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二册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一）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方禹脩陳眘公兩先生鑒定

陳臥子先生評選

皇明經世文編

雲間平露堂梓行

本衙藏板翻刻千里必究

序

文章莫尚乎經濟矣
明興
高皇帝提三尺劒攬羣策
以定天下
聖子神孫翼翼繩繩三
百年來名臣輩出如
嶽如河如鸞如龍所

以謀謨於總章之上
諷議於簡策之下者
固已麟炳往古灼乎
來茲矣亦各挺世而
彰際時而建故贊君
德則商霖周衮之功
弼盛猷則調燭陳符
之事語財賦則管商

桒孔不足言其能論掌故則鄭玄王肅不足侈其學山川險易則裴楷賈躭之曉練

天文星律則洛下一行之精明邊備則營平代國不能勝其討謨河漕則王景韋堅

無以驕其治辨此其人皆奮迹本朝不求異代而又世有明哲之后時逢不諱之朝

故直言極諫不絕於公車草野朁謀常叅其末議學士家不知近事往往是往古而

非當今然而傳曰法
後王則以
昭代之人文經
昭代之國事豈有不足

者耶今
皇帝勤思大業宵旦未遑
仰
二祖之風猷闡

列宗之光烈將以對揚厥
美旁求俊乂而
先朝股肱膂輔之臣折
衝禦侮之士或有欽

其績而不覩其文覩
其文而不識其用者
則後起之徒毋乃闇
汶惑昧不克當於

天子之意主日聖而臣日愚卿大夫之辱也責待罪守郡十有一年政拙心長勞輕過重

猶幸此鄉多文雅之彥若徐文學孚遠陳進士子龍宋孝廉徵璧皆負韜世之才懷救時之術相與網羅往哲搜抉巨文取其關於軍國濟於時用者上自洪武迄于今

皇帝改元輯爲經世一編文從其人人從其代覽其規畫足以益才智聽其敷奏足以壯

忠懷考其始終足以
識時變非徒後一代
之鴻章亦將以爲
明時之獻納云爾

襄西方岳貢禹修父
題

序

雲間陳臥子仝徐闇公宋
尚木所集經世編成郡守
以其書示余余讀而歎曰
猗歟吉哉我
國家治安三百年
列聖之所疇咨諸臣之所竭
思大約可見于茲矣夫士
大夫之學術知今而不知
古其蔽也凡陋知古而不

知今其蔽也迂疎必欲兼之則知古易而知今難者前代之事業有成史諸儒之所論列類聚羣分各有典要學者加歲月之功固已舉其流畧矣至于

本朝之所以麟炳往古焯乎來兹者雖典制多陳而謨謀未著金匱石室之所藏旣不能無掛漏于上文苑

家乘之所緝又不能無散軼于下則雖深心掌故之家窮年搜討未究萬一今三君俱以通達淹茂之才懷濟世安邦之畧採遺文于二百七十年之間襄盛事于數月之内而郡守又能于政事之暇兼綜條貫以揚厲厥事故功相得而速成後之君子其欲覽

觀于斯者豈非有不勞之
獲哉嗟乎是數十百人者
皆 國家之名公鉅卿得
志于時者之所爲也不然
則其時之不及爲而徒其
四
言之存也不然則其人之
不足錄而其言之不可癈
者也 本朝
二祖以來賢聖繼作山嶽降
靈英人傑士比肩相望昌

言偉論不絕于時然求其
說行于君而功見于世如
三楊之於
宣宗于忠肅之於
景帝李文達之於
五
英宗劉忠宣之於
孝宗永嘉之於
世宗江陵之於
神宗寥寥寡儔不可槩見故
得君行道古人以爲難而

其他議出而爭起策行而謗生者不可勝計及其事定之日則是非得失朗然皆見數傳之後猶可獲其言之利焉愚嘗觀西漢之

六

隆宣帝練羣臣核名實而丞相高平侯數上封事皆稱上旨然其所以爲能者不過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如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之而已今

皇帝神聖非漢宣中庸之主能較其萬一而十四朝之鴻文偉畧有不止于賈董

七

諸人者假使公卿之中有一人爲高平侯則夷狄安足禦而盜賊安足平哉余待罪江南未閑軍旅然於異度之士廉勤之長未嘗

不盡心焉旣嘉三君有當
世之志而又多　太守能
博盡英才之意以布之天
下而即以卜諸賢異日之
所樹也於是乎言

東陽張國維題

讀雲閣諸名公
皇明經世編有言
方今
聖明
天縱丙夜觀書支日通章

其於天下古今之故可
知矣一切尋啻獻替如
奏十日鈞天又聞蟋蟀

之鳴其讙能聽之矣古
人謂明主可以理奪大
要在聞所未聞夫事
堯舜之主而欲令聞所未
二
聞吾見其難矣唐文皇
每與群臣言其臣皆恍
惚墨食如試子鎖棘聽
有司蒺策叵不知出何

典籍也惟魏徵展盡底
蘊時見更端起予此非
徵之才具猶優蓋見文
皇之好學而黽勉從事
三
者也況乎事
堯舜之主而不思所以黽
勉于効忠之路也夫欲
黽勉于効忠之路如臥

子所輯經世編其不可
不讀也魏相非條上本
朝故事而欲以傾筐倒
篋以事綜核之漢宣吾

四

知其淺瑕不難見也忠
孝之性雖不可以假人
然而聞見空疎徒知自
勉不可强也且目不足

以研變覽腸不足以貯
理于是乎略不能以措
治道不可以格君敷奏
則隔靴諸責則透裏此

五

非不才不忠之過而不
學之過也故卧子之經
世編所以廣為臣者勸
忠之路也非

神聖之主其臣莫及忍不能令群下自知不足而盡相勉于好學而非有識大之賢者亦不能奮訏謨于繁蕪而要其歸于明良之揆令二百七十年之偉人呼其名于紙上儼然廷立而議為

六

顧忠者謀斷之先資而取法取裁皆于是乎有當也是則卧子之力也夫

七

北海任濬書

序

明興二百七十有餘載遐靈四暢
元氣周匝才激風烈所在瀰
淪蓋文治之隆於斯極矣而
規模宏闊綱密目繁始未嘗

不詳明整肅而後凌遲也木
蠹蟲生薪炎鼎沸識者於是
致歎
祖宗朝允文允武之實政廢為簿
書期會之虛文意寓風刺抑

重有憂矣矧今日而憂特甚
南寇北奴日益滋大乃文人
柔弱既已論卑氣塌無當
上旨凡而呫哦誦記自章句而外
無聞焉毋論天文斗宿地脉

龍蛇通靈遐光元聲大律之
書未曾夢見卽昭彰如漕馬
鹽茶按部如九邊圖塞星列
碁布如坵壍圖甲揭鼓如屯
鑄爛陳如孫吳諸葛兵法持

一往叩東支西吾如拾敗芟於零霜丐殘羹於覆鼎縱有所得皆出棄餘又剏嗜欲營營本原淆混生般憂逼仄之時希倖於優游福勝之事懷此道也以往卽奈何欲佐

聖王成唐虞三代之治乎同盟徐闇公陳臥子宋尚木三君子慨然念之收拾

昭代爰集群文彙成一書顏曰經世觀其昭統品題宏敷理體疏義鋪張瑣瑣法物誠哉一代之鴻章千秋之盛業也原夫三君子之用心蓋不勝郅隆之樂江河之感焉當

二祖開天文思萌蘗意王剏革胡元驅除內宄從龍靖難諸賢大功既成無煩議論迨夫

景陵恢彌天之羅

裕陵啓綢繆之釁

茂泰以還迄今
康廟家謀戶斷蓋巳方軌周模備
存殷鑒
永陵在位四十餘年會當煩興雲
龍輻輳天蓋多頴賢才以啓

隆慶之治而我
皇祖適逢其盛四十年以前父老
欣欣願望太平揆厥原本良
由
聖主從容以論思哲臣誠明而抒

讜或振臂伸眉於盤錯之中
或慘澹經營於寤言之頃或
舍巳而攬衆多之謀或違僉
而行獨斷之智或度事如神
赴若影響或遲應若鈍屹如

山嶽披綜排宕颯颯向人恨
不同時乃爾歔歎是猶溯泉
而達伊洛觸目而見琳瑯三
君子之爲此也蓋其樂也若
迺櫼菼之數兆乎陰陽治亂

之間間不容髮石畫奪造化之功祕謀犯鬼神之忌則亦有策勒金碑身膏銅釜
裕陵之復辟
康陵之阻轍

永陵之議禮英風偉論既如此艱難義命又如彼抑或韜略蘊神多難臭事入微於身前言徵於定後低徊惻惻而莫可誰何者未易勝數抑或所言

平平聞見忽置浸淫潰壞輒追曩謨坐此之類亦云多矣是故言之未必即行及其行之而已不可復智昧相乘循環無已此

聖帝謀臣所以撫膺長歎於失時也豈非魏徵之所反覆而爭陸贄之所危坐而議者歟三君子之爲此也是則其感矣感之維何

國朝良法美意未變於皆士大夫矜文學之彥修儒雅之容十室獨有顧激風搖之動見露肘致煩

天子咨嗟改容欲詘文右武有君

無臣辱在科目

聖人之憂士大夫之恥也洪惟

二祖

列宗先後輝映經濟之材不借異代以余約略近輓在

英宗則以王于兩忠肅爲倡周文襄耿清惠爲輔在

憲宗則以王端毅項襄毅爲傑李襄敏陳康懿爲輔在

孝宗則以馬端肅劉忠宣爲冠倪

文毅一人爲輔在

武宗則以王文成李康惠爲首胡端敏爲輔在

世宗則以張永嘉爲冠徐文貞爲輔是皆具命世之才經世之

識持世之學故其勳名爛然
文章暐約於今爲烈功等開
剏他如周襄敏以片言而釋
諸將疑阻黃文簡之策阿魯
台一言洞徹如立高岡李文

正之辨倉糧談言微中遂免
輸邊之煩又其尤者倪文毅
邊事狀略䰟動指寒今猶在
星辰河嶽間其論邊漕也毋
憚一時之勞而失久遠之利
李康惠之築堡屯田劉忠宣
之兵政弊端十事言重詞複
中有大美存焉若是者全篇
固貧徽譔隻語亦存綱略稱
此以求揄美闡幽雖屑必錄

片羽碎金偶見亦鮮本
聖門不以人廢之條奉
明王言者無罪之例茲義所存梗
槩備焉矣或有難者曰大禹
疏河未聞旁搜水經咎由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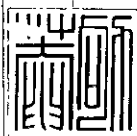
刑豈必曾讀律令若之爲是業也糟者猶糟粕者猶粕恐刻舟再譏於昭明膠柱徒姍於鼓瑟曰是不然絕智奇才不常有而中才常有患坐不

讀書耳譬彼賤工妄施琢削必患血指守高曾之規矩寸量尺度雖無五鳳樓之觀而一架一椽聊備結構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三君子者豈不知

聖明在上必有殊尤曠絕之佐厝國事於盤石運前籌於掌握是編蓋爲中才說法而要之二伯餘年典章煌煌昭揭即

絕智奇才豈有舍筏而登寶山羃炬而洞雞鼎者張芝評事曰一識所效有限而見聽所及者廣柳河東亦言具方剛之力不得馳驅疆埸佐戎

行致众命欲報國恩惟有文章然則二三君子之從事於斯也其志意亦已較然明白於天下矣

客越盟社弟黃澍拜識

序

余每開卷恨今人不如古人然居今之世爲今之人慕說讀書上視古人其難倍之三代以來著書寢廣秦火蕩滅所存頗微漢儒與學論說日繁窮年皓首後世莫及然業有專家學者通一即享高名降而今日聚書如林談兩京則遺魏晉言六朝則闕唐宋

此詳彼畧仰屋竟夜其難一也前代文字爾雅可觀得其一篇諷詠不倦世代漸移語言俚雜卷充棟宇披排欲曬其難二也有志之士撇雕章

句放意典墳非不自命豪傑然逡廵兩難之間垂老而無一成者多矣余閒語同志讀書大事當分經史古今爲四部讀經者輯儒家讀史者辨

世代讀古者通典實讀今者專本朝就性所近分部而治合數人之力治其一部不出二十年其學必成同志聞者咸是余說而雲間徐闇公陳

臥子宋尚木尤樂爲之天才英絕閉關討論直欲以一人兼四部不難也客年與余盱衡當代思就國史余謂賢者識大宜先經濟三君子唯唯

遂大搜羣集采擇典要名經
世文編卷凡五百偉哉是書
明興以來未有也右文之朝人
尚史學綜覽
昭代著作多塗鄭鄧體倣史記
徐序四
焦霄傳記人物典章捃於勞
徐治法速於吳鄧書雖通行
義例未顯王弇州朱烏程鄭
上饒李湘陰饒進賢周梁谿
各有論譔雅稱史裁然或功

半而人亡或身沒而言隱孰
有分別政事明白讜言如文
編者哉三子志存治世詞不
苟榮進善退惡一禀春秋文
編所載綱羅稍寬有補兵食
張序五
中禮樂者殷勤收錄不忍遐
遺使
明主見而樹髀執事聞而交儆
用其言而顯其人棄其人而
存其言賞罰自在也其思深

其文遠矣
成祖建極大典始脩
英宗紹業統志克撰
列聖相承如會典集禮諸書累
有　勑纂煌煌乎

高祖之志也
聖人在上制作方盛設以三子
典職其間筆削良史必能夐
越前代豈特雲臺高議東觀
頌德而已哉宋時司馬文正

既作資治通鑑復與劉道原
議取其時實錄正史旁采異
聞續爲後紀後以召相不果
至今宋無佳鑑海內痛惜今
三子悠游林麓天假以時載

筆之始又先以　國家爲端
他日繼涑水者其在雲間乎

社弟張溥題

序

經世編者吾郡諸子志在用世參訂徃詰備一代經濟之書也書成屬予予不合時宜爲世所棄亦奚當

於用世而盲是問雖然予惟學士大夫半生窮經一旦逢年名利嬰情入則問舍求田出則養交持祿其於經濟一途蔑如也

國家卒有緩急安所恃哉古今人不甚相遠古人經生時即以天下爲已任何至今動稱乏才也今

天子明聖急求忠良共圖治

平而人材自逆豎攙折之後正氣甫伸邪氛未淨小人當國災害並至於是奴冠交訌兵餉兩詘致煩

至尊宵旰而士大夫俛仰自

若轉展推避急則首鼠兩端緩則泄沓一意於是
天子乃心厭薄之下
明詔使得各舉所知破格拔用之甚者樽俎折衝封疆

禦侮往往思借才於草土幽憂之中冀收萬一或然之效雖言者以綱常大義動色爭之而不可得豈
聖衷所繇得已哉亦士大夫經濟濶疎積漸使然耳今海內文章氣誼之盛恒首推吾吳而亦以此叢異巳者之射的若諸子尚論
昭代取經世大畧表而出之

勅成斯編爰自
二祖開天豪傑挺生
列宗繼統名世輩出近如
世廟聰明獨斷蚤擅中興之名

神祖端拱若神卒成久道之化其間立德立言立功士大夫彬彬經濟之效犂然可攷蓋於文章之外孜孜討論更進一籌其志甚銳

彼異已者即能妬其文能弃奪其志否乎予被放以來杜門寡交臥子闇公尚木獨時相過從臥子讀書養氣其勁骨熱腸亟當爲

世用尚木與闇公諸子益以曠世才閉戶著述究心千秋之業予嘗覽斯編一代兵農禮樂刑政之大端賅是矣而於忠佞是非之

際尤凜凜致辨焉以故言以人傳者重其人亟錄其文言不以人廢者存其文必斥其人諸子涇渭在胸邪正在目其用意深而取

裁當故足多也以予所知
閩中黄石齋先生負重名
項抗疏歸來直聲震天下
而不能不心賞斯編聞巳
爲之玄晏矣予更何庸贅

一詞予惟以諸子之志如
此他日出而以天下爲巳
任必可以副
聖天子求賢圖治之至意洗
士大夫經濟闊疎之舊恥
則斯編固其嚆矢焉爾
同郡許譽卿題於南村
草堂之遯閣

序

有經世之才必濟以經世之學有經世之識始抒爲經世之文才與學與識兼備而人重焉雖無文可也才與學與

識兼備而文行焉雖欲無文而亦不可得也人之才必不能過乎天地而决不能以學與識讓之天地天地之文亦不能過乎人而嘗以學與識

懸恨乎人三代以上六經以前夫人而皆才人也則夫人而皆文人也才之所以壞則利祿之塗壞之學與識之所以昏則利祿之獘昏之吾聞

諸班固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寖盛枝葉繁滋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人葢利祿

之路然也不特此也利祿之
路既懸科目科目之設必以
文辭故三百篇之詩盡在聲
歌自置詩博士不聞有一篇
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

數自置易博士不見有一卦
之易皇頡制字畫懸六書漢
立小學凡文字之家不明一
字之宗伶倫制律畫本七音
江左重聲韻凡音律之家不

達一音之旨何況後世設立
巍科苟且俳耦所崇一經反
不能上口經壞而所以經世
之術皆壞即在文字之中語
言之內荒唐紕繆爲弊已極

又安望其扶陰陽挽否泰審
治亂之數拯迷復之凶經綸
於屯始而斡旋於蠱終取天
地已釋之擔而肩之荷之乎
高皇帝百戰以洗羶腥當草昧

之初制科之始即曰我取士欲得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而後用之旁求所孚皷桴交應文武之業蔚然並興其後

列聖薰陶治化濃郁貞臣亮士挾節建勲咸本之以躬行汲之以脩古先之以膽識殫之以斐誠萋萋盈林球刀入序拔英掞藻炳虎雕龍乃浣其

質而覌之猶然白賁也至今日而齊紫敗素什倍買之蓋一涉利祿猶之入紫然三入而纁五入而緅七入而緇迄九入而始得紫不知適以奪

朱而涬素則亦安用此燁燁眩目者為於是羔羊告替鶴梁漫盈豹霧空饑鳳阿罷響吾郡二三憂天恤緯之士起而旰之為之述盛軌發隆躅

懼閟實之弗調則誠陳水火慮棟橈之或折則資集拱榱守邉果賴於當羆餙法要先於束矢譬颺姚乘則以禮爲樂基披𡡉圖則假貢爲征始

鑒二代則悟兵爲刑端采薇天保有外內之分江漢黍苗有小大之別而總期於按劑切脈探穴下砭即熙明之協唱爲板蕩之于喁本豐美之形儀壯瘠弱之神氣諸君子之用心苦而用力亦滋勤矣陳臥子徐闇公宋尚木才俱通敏而學識淵宏其測指遠其取義章其出謀揆慮逹國

體之宜而汲汲爲救時之用即所纂述率取胸中成竹而自抒寫之豈其持土鼓執塗羨古方今病之不相當乎試閱五百卷中條例森嚴義類

精鑿牘而不厭博而有要亦在覽者深思而自得之耳昝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盧亦嘗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

失温公亦曰吾作通鑑惟王勝之嘗閱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一帙已欠伸思睡矣吾願世之有志經世者歛其才識而一用之於學豈惟多識畜德爲世鉅儒雖以阿衡管葛自處可也何利祿之足云

同郡馮明玠題

序

蓋天下有文章淹雅之家有經術幹理之家二者其致不同當其執卷操筆所趣各殊矣余嘗聞諸長者云新都楊文忠公江陵張文忠公自釋褐以後即棄去向所業文詞盡取

國朝典故誦之手指心憶得其條理及其當國沛然施之無不如意二公當艱難之時而能措置安平功業駿朗不偶然也今天下學士大夫無不搜討緗素琢磨文筆而於本朝故實罕所措心以故劇藻則有餘而應務則不足語云高論百王不如憲章當代余嘗得

高廟實錄副本恭誦數四雖莛叩鐘音不測其洪蘊而運化

之迹有可曉睹觀夫當日立
制之初意與夫後來沿習浸
以失之末舉而本不存目設
而綱不振者蓋已多矣嘗欲
探其源流別其同異條其可

施於當今者數十事以爲能
行此數十事則治平不足言
矣而才識庸陋卒卒未能也
又念
祖制所以浸失者雖則奉行之

吏未能虔共厥職而其變易
亦有繇也蓋以法立而例生
始簡而後煩或小小補葺一
時一事人以爲便而移改旣
多形埶頓乖向者

聖祖之制所謂如繩貫如絲連
一經一緯不復可識也然則
欲追復
祖制當先觀
列聖以來諸名賢之議論推其

所以出入於
祖宗之制度其爲損爲益輕重
較如則今日所以補救之宜
可得而知也余是以從陳宋
二子之後上承

郡大夫先生之旨收緝
明興以來名賢文集與其奏疏
凡數百家其爲書凡千餘種
取其文之關乎國事者凡得
如干卷夫條上故事俾我

明聖光復
祖烈者輔弼大臣之事也辨論
得失博采所聞以左右當事
者賢公卿之責也余雅意所
在不欲以文士自業然而身

賤素久無所用於世今之所
成豈敢妄希兩文忠之事乎
蓋賤者效焉貴者嘗焉他日
有魏弱翁其人者當國省覽
此書以爲有裨鹽梅之用庶

幾因是推其繇來以漸窺

高皇帝之淵微或有弘益哉或

有弘益哉

華亭徐孚遠闇公氏題於

華隱堂

徐孚遠印

闇公氏

序

古者有記事之史有記言

之史言之要者大都見於

記事之文矣導發其端使

知所繇條晰其緒使知所

究非言莫詳甚矣事之有

藉於言也而况宗臣碩彥

敷奏之章論難之語所謂

訏謨遠猷上以備一代之

典則下以資後世之師法

不爲之裒綴後之君子何以考焉此予與徐子宋子經世編所繇輯也

明興二百七十年海內治平駕周漂漢賢才輩生勛在

竹帛而遺文緒論未有統彙散於江海葢有三患焉一曰朝無良史二曰國無世家三曰士無實學夫金匱之藏非遠臣所知然有

大纂修莫不載在方冊永樂中命閣臣士奇等輯名臣奏議葢前代綦備矣

昭代之文至今闕焉章奏貯諸省中以待纂集幸無蠹

敗率割裂其義不足觀又古者大臣沒或求其遺書副在太史今無有也漢之武宣及隋唐之盛遣使四出懸金購書今無有也雖

欲不散軼安可得哉故曰
朝無良史六季以前無論
矣唐宋以科舉取士而世
家冑族相望於朝家集宗
功藏之祖廟今者貴仕多

寒畯公卿鮮賢胤至有給
簡冊於爨婢易緗素於市
見者即欲搜討文獻微矣
故曰國無世家俗儒是古
而非今文士擷華而舍實

夫保殘守缺則訓詁之文
充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
繪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
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
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

求其書者葢寡宜天下才
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
積此三患故成書也難夫
孔子觀於周蕭相收於秦
大率皆天下要書足以資

世用者嘉謨令典通今者之龜鑒謀國者之兵衛也失今不採集更數十年亡散益甚後死者之責其曷諉焉予自幼讀書不好章

句喜論當世之故時從父老談名公偉人之迹至於忘寢及長而北之燕趙之郊遊　京師凡諸司之所掌輶軒之所及見其人未

嘗不問遇其書未嘗不藏雖苦蹇陋多遺忘然布諸載籍者概可見廬居之暇因相簡輯徐子宋子皆海內英俊予所稟則以幸厥

成者也雖罣漏缺失不敢當記言之義使權家尚其謀儒家守其典史家廣其事或有取焉爾或曰晉漢東平王求太史公書而大

臣以爲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地形阸塞在焉不宜賜諸侯王今此書多議兵食論形勢國之大計何以示人予曰不然

祖宗立國規模宏遠
先朝大臣學術醇正非有縱横奇詭之論也夫王業之深淺觀於人才之盛衰我
明既代有翊運輔世之臣而
主上旁求俊乂用人如江湖則是編也豈惟益智其以教忠哉

華亭陳子龍題

鑒定名公姓氏

孫愷陽先生
錢機山先生
周挹齋先生
錢御冷先生
何象岡先生
方書田先生
陳肖公先生
張華東先生

鄭玄嶽先生
范質公先生
張石林先生
羅湘中先生
錢牧齋先生
惠元孺先生
董見龍先生
曹能始先生
陳益吾先生

孫意白先生
侯六真先生
黃東里先生
葛屺瞻先生
吳鹿友先生
方仁植先生
葉曾城先生
李素我先生
房海客先生

董邃初先生
宋先之先生
方孩未先生
徐厚源先生
許霞城先生
沈桐岡先生
李萍槎先生
王念生先生
沈雲中先生

馬瑤草先生
顧九疇先生
姜居之先生
張二無先生
蔡雲怡先生
鄭潛菴先生
曾霖寰先生
李若鶴先生
張異度先生

王澄川先生
黃石齋先生
盧九台先生
張玉笥先生
任文水先生
許朗城先生
王昆華先生
陳賛臯先生
王孺初先生

倪鴻寶先生
黃鶴嶺先生
王覺斯先生
孫松石先生
馮留仙先生
馮鄴仙先生
方禹修先生
何蘧宿先生
徐寶摩先生

喬聖任先生
馮厺生先生
吳朗公先生
張六鉡先生
華鳳超先生
唐梅臣先生
徐大玉先生
黃東涯先生
熊魚山先生

項水心先生
宋九青先生
鄭澹石先生
陳平人先生
翁水因先生
張鯢淵先生
侯豫瞻先生
李括蒼先生
何玄子先生

楊方壺先生
盧德水先生
袁臨侯先生
李子木先生
周芮公先生
路皓月先生
趙匡谷先生
唐存少先生
黃元公先生

金子駿先生
管誠齋先生
金伯玉先生
史道隣先生
張受先先生
賴宇肩先生
劉胤平先生
張訒叟先生
曹履垣先生

徐勿齋先生
曹峨雪先生
梁眉居先生
姚永言先生
王園長先生
徐錫餘先生
孫魯山先生
徐參義先生
宋令申先生

葉大木先生
胡去非先生
李燧軒先生
周仲馭先生
陳嘿菴先生
馬素修先生
王炳藜先生
熊雪堂先生
楊機部先生

朱子美先生
吳嘿直先生
許平遠先生
屠愚仙先生
成寶慈先生
張太羹先生
張天如先生
王有三先生
陳大來先生

羅紋山先生
吳駿公先生
劉念先先生
徐退谷先生
沈蒼嶼先生
錢大鶴先生
胡平六先生
程九屏先生
楊幼麟先生

李寶弓先生
李唐谷先生
吳來之先生
左大來先生
文用昭先生
陳幾亭先生
朱聞玄先生
馬培原先生
袁特丘先生

陳大士先生
王依日先生
黃禎臻先生
周彝仲先生
姜神超先生
陳寒山先生
翁象韓先生
吳存初先生
楊扶曦先生
李香巖先生
唐損占先生
劉晉卿先生
倪伯屏先生
陳武匡先生
李載陽先生
唐敏乙先生
錢希聲先生
陳素菴先生

廖孟符先生
唐瞿瞿先生
吳雪因先生
張公亮先生
周簡臣先生
趙景之先生
吳人撫先生
黃仲霖先生
洪西巖先生
余賡之先生
熊伯甘先生
曹秋嶽先生
吳志衍先生
趙黃澤先生
時子求先生
高棗旃先生
顧餘拭先生
牛鶴沙先生

許平若先生

袁與立先生

施沛然先生

夏瑗公先生

吳坦公先生

包長明先生

張又仲先生

凡例

一儒者幼而志學長而博綜及致治施政至或本本眩瞀措置乖方此益浮文無裨實用擬古未能通今也唐宋以來如通典通考暨奏疏衍義諸書允爲切要亦旣繁多乃

本朝典故缺焉未陳其藏之金匱石室者聞見局促曾未得覩記所拜手而獻抵掌而陳者若左右史所記小生宿儒又病於抄撮不足

揄揚盛美網羅前後此有志之士所撫膺而歎也徐子孚遠陳子子龍因與徵璧取

國朝名臣文集擷其精英勒成一書如采木於山探珠於淵多者多取少者少取至本集所不載而經國所必須者又爲旁采以助高深共爲文五百卷有奇人數稱是志在徵實額曰經世云

一

本朝

二祖

列宗聖喆相繼作人養士蘊毓涵淪昌明之運太平累葉人才之盛周漢以來所未嘗有然輿同升降抑亦可考

高

文二朝開天理物之佐大者比勛皐禹次者儷美蕭曹然其英謀讜論見於文章者寥落無聞

意造膝詭辭世莫得聆者歟至

仁

宣而後俗尚醇龐士貴器度其人類溫良而博厚其文多簡質而平易此一盛也及

英

景而後訖於

孝宗士生其間所遭不同大要以氣幹節槩爲主或貞固强力爲國家任大事或淸端直諒爲

國家寢大奸彊有虎臣朝有耆德又一盛也
武皇之季隙由稗政而偉人傑士王國克生意天
以肇
肅皇中興之治乎其時士大夫博通敏幹足以倚
辦故
肅皇維才大度驅使豪傑迭用迭舍未嘗乏竭至
繼世以後而碩輔信臣相與解單于之辮烽
火不起五十餘年豈非得人之效哉是班生

所以致歎於孝武也此又一盛也
神祖當豐亨豫大之時恭已無爲而朝論漸分黨
議斯起於是矜重氣節標尚議論爭
國本擊礦稅辨綸扉之邪正訟計典之枉直以
至視朝起廢披鱗請劍章滿公車豈非公論
說伸而清議足傳歟此又一盛也至
熹宗在御宵人竊柄閉隱之歎於斯爲極我
皇上與始離始照十年之間宵衣旰食而太平未
臻殷憂日切夫國家之景運既如彼我
皇之聖明又如此必有異人並出以助緝熙不愧
肅皇之世者當拭目觀其盛耳予與徐子陳子論
昭代人才之槩而於名公貴卿深有望云
一天下有一定之理有萬變之事正心誠意
之言親賢遠佞之說治忽之分罔不由茲然
義簡而直數語可盡故集中惟元臣正士入
告我

后者載數十首以槩其餘至於萬變之事代不
同制人各異師苟非條析講求何以規摹得
失若乃方幅之內或以迂闊見譏廓落之談
復以功利相擯鄙人不敏敬聞命矣
一天祿石渠推爲仙苑然圖書之府如東觀
蘭臺牙籤玉軸七略四部各有副餘至若
本朝
二祖

列宗文謨武訓制作輝煌或親灑
宸翰或儒臣纂成藏於祕館心畫所形洵足軌
範百王昭垂萬代惟是紀言紀事厥有專司
而治體事功人文國典關係一代夫釆野史
則多失實蒐家乘則恒溢美斯編折衷兩端
間有標識庶竊取乎識小之義爲異日作史
之資云爾

一從遊賡歌爲太平之本銘功頌德備盛世
之章

仁
宜以前略載其文以見我
明致治之由郅隆之運其後
敬皇泰交多握手之語
世宗制作饒典頌之文要以章疏爲重故不詳錄

一河嶽英靈誕生名世風雲之會爲龍爲蛇
或將或侯矣夫

太祖之制非係軍功不容封賞乃開國以降文臣
得封者可以指屈或因緣時會或崇尚拳武
律之儒將俱非本色若劉青田王文成忠智
有餘功勳鐘鼎雖有議者吾無間然

一古之傑士言足載道不爲雕飾如薛文清
岳文毅劉忠宣章文懿羅文肅顧文端馮恭
定高忠憲之徒有日星河嶽之望乃吉人辭
寡於斯足徵錄其數篇以爲模範

一國初武臣固多人傑下掩寇鄧上步韓陳
而語言文釆不少槩見後若張定典楊襄國
郭定襄戚少保之流或橫槊而成或授簡記
室雄心可寄壯猷足錄矣

一
本朝文士風雲月露非不斐然然求之經濟十
不一二至若宋文憲之精粹李空同之諒直
王浚川之練達王弇州之博識寧非卓爾之

叅濟世之彥哉。罕有通才。未嘗一槩。其他若
丘文莊、霍文敏、馮文敏、徐文定、學術淵深。足
爲世用。一稱立言之家。一爲實用之準。
一士人遇合。或富貴白有才位相符。又或僨
轅負乘。一跌不振。其有長才大略。橫遭謗議。
賢人君子。混跡抱關者。若龐總督之弘通。林
次崖之恢闊。霍勉齋之詳整。徐伯繼之切實。
王東溟之淹雅。葉綱齋之明審。乃鵬翼先溷。

驥足未展。雖跡近沉冥。而事多衡要。即憂時
之藎計。發幽夜之遺光。要使覽者考其遺文
留連時遇。窮達之際。無間焉爾。
一異同辨難。特以彼我未通。遂成河漢。就其
所陳。各成一說。如大禮之議。張桂與新都並
存。河套之復。襄愍與東涯各異。一客咎也。或
主開關。或主授爵。一倭奴也。或主封貢。或主
征討。又若軍伍之虛實。邊墻之修廢。膠萊海
運之通塞。得失雖殊。都有可採。不妨兩存。以
俟棟擇。
一此書非關彰癉。彈劾之文。不能盡錄。若其
大者。非名教所裨。即治亂攸關。若乃其言足
存。不以人廢。分宜老奸。秩宗之文。采其數篇。
特於卷首。直斥其名。若近者熊芝岡。剛悖自
用。已經服法。然籌策東隅。多有英論。無諱之
朝。可以昭揭。其他大臣有陰柔之號者。邊臣功

足掩過者。僅以其文。不暇詳論。
一
高皇詔廢中書。
文皇政歸內閣。三楊秉鈞而後。勢以益重。至嘉隆
之間。幾幾眞相矣。若洛陽餘姚之讜亮。永嘉
丹徒之才略。新都華亭之弘博。新鄭江陵之
英毅。山陰歸德之端方。內輔君德。外總機務。
朝政之清濁。海內之安危。職任綦重。裒輯尤

詮。

一冢宰統率百揆。然九品既設。三途並登。科舉重而德行衰。資格錮而賢才絀。此其大較也。第重守令。一內外均勞逸。一時雖奉爲成書。轉瞬成知其虛語。夫循資序級。可避嫌猜。精選審官。不由學問。是以鑑別妍醜。必濯水壺。裁量短長。要須玉尺矣。

一國之大事。惟在戎索。董正六師。以匡王國。惟大司馬是賴。强本弱枝。制變弭患。雖事難險度。而桃席度師。或躬親簡練。而旌麾改色。

本朝如于忠肅。王莊毅。項襄毅。俞肅敏。馬端肅。劉忠宣。王恭襄。李康惠。王康毅。王襄敏。楊襄敎諸公之在樞密。尤爲矯矯。廣收詳著。以沓撻伐。

一國家外夷之患。北虜爲急。兩粤次之。滇蜀又次之。倭夷又次之。西羌又次之。誠欲九塞塵淸。四隅海燕。方叔召虎。一時咸慕風采。奕世猶仰威名。指受方略。半係督撫。如北摧勁虜。則詳于王威寧。南伐麓川。則詳于王靖遠。兩廣寇亂。則詳于韓襄毅。勦滅土達。綏戢荊襄。則詳于項襄毅。處置寧藩。則詳于王文成。河套恢復。則詳于曾襄愍。倭奴抄掠。則詳於胡少保。威總戎。唐荊川。順義封貢。則詳于王鑑川。平播剿詳于李襄毅。水藺地界。則詳于郭青螺。西征則詳于梅客生。東征則詳于宋桐岡。若經略奴酋。則詳于熊芝岡。撫賞插部。則詳於王霽宇。水西本末。則詳于朱恒岳。姑舉數端。以該遠近。至于山川扼塞之形。營陣車騎之制。部落種類之異。測候偵探之法。凡可資於韜鈐。罔弗施夫羅弋。

一當世所急。民窮本患。至徵兵輸餉。所在驛騷。然乞活鼠竊。已經數見。雖同飇風旋即草

雜。當時繼索在我。勳撫互施。取則不遠。皆爲前鑑。其謀可垂遠。事多切今者。摭采無遺。庶厲志萌纓仗劍討賊者。知所審焉。

一安上治民。莫大乎禮。若朝覲會同。郊祀燕享。冠婚賓射。及

天潢之裁制。外夷之賓服。莫不厥有常經。宏以通變。故凡議禮諸家。同異論難。迄無定說。苟援引經史。根據典實。確然不磨者。皆爲博采。豈惟多識之助。抑亦後事之師。

一司農專領度支。豐儉盈縮。必資心計。夫帝王之本務。墾土力田。富強之雄資。官山煑海。若乃出入不符。本末並失。縱憑修綆。難言巧炊矣。故廣屯種。典鼓鑄。汰冗濫。準食貨。其大端也。若徐文定之農書。袁運司之鹽法。摘其成者。良可孤行。茲特表而出之。

一明罰勅法。司寇是賴。然民狎民畏。仁人所

以救世。世輕世重。君子首宜盡心。夫一跌不可贖者。刑也。一成不可壞者。例也。罪惟五等。例有萬條。覽于斯編。失入失出。交譏焉爾。

一冬官之任。最爲繁劇。夫代材架屋。大匠爲衆人之師。利用前民。小物而衆工所聚。非精研無以鑑別。即歷練未能周知。有若劉莊襄之造車。余肅敏之修邊。潘司空之治河。徐文定之制器。考其遺制。允爲國工。

一予少遊燕趙。見雄邊子弟。據鞍顧盼。心竊好之。然每過神駿。未能辨別。向擬上自周秦。下至今茲。細而種類年齒之殊。大而生長蕃育之道。俱爲寫其形容。詳其沿革。乃日月轉有志未逮。夫以走逐飛。必須良產。違害就利。莫如官牧。觀乎斯編。可知駉政廢修之因。并識夷夏強弱之勢矣。

一郡公　禹翁方師素抱安濟之略。聿登著

作之堂。居恒揚藝論文。窮日不倦。其訓廸士子。專以通達時務爲亟。經世一編。尤所注意退食之餘。首勤評閱。雖一麾出守。十年不遷。而窮達一致。喜愠不形。亮節貞心。于斯可見。

一予輩志識固陋。鮮所取衷。幸高賢大良。一時雲會。若李寶翁先生。李載翁先生。王依翁先生。吳雲翁先生。皆具良史之才。宦游吾土。士紳咸奉規範。此編出入。共禀　鑑裁。遭逢

之盛。良爲侈矣。

一執友陳眉公先生。棲心隱逸。道風映世。丹砂岣嶁。渺然塵外。其孫希天仙覺才氣英邁。甫係髫齡。熟于史學。予輩山齋信宿。時承提命。每至夜分。因得稔識前言往行。此編去取。多所商確。睎睎黄髮。非特後輩典型。允爲熙朝文獻矣。

一同郡先輩。若徐厚翁先生及唐繕部存少閭。予輩搜借艱苦。俱發鄴架之藏。悉供傳寫。至許霞翁先生。移書遠近。廣收博覽。裨益尤多。若徐匆齋。馬素修。張西銘三先生。及張受先。黄仲霖。吳志衍。夏彝仲。吳坦公。搜軼編於吳越閩浙。張訒叟。吳來之。朱聞玄。郵遺集於齊魯燕趙。他若宛平金伯玉鉉。王敬哉崇簡。崔道母子忠。王大含谷。桐城方密之以智。孫克咸臨。萊陽宋澄嵐繼澄。侯官陳道掌元綸。

陳克理兆相。金沙周介生鍾。丹陽荊實君廷實。檇李錢孚于嘉徵。錢彥林栴。錢雍涌涍。黄復仲子錫。陸芳洲上瀾。朱子莊茂曙。歸安唐子儀起鳳。虎林嚴子岸渡。張幼青㟲。茂苑楊維斗廷樞。許孟宏元溥。姚瑞初宗典。姚文初宗昌。玉峯王與游志慶。吳江周安期燧。吳日生昜。嘐水侯雍瞻岐曾。傅令融凝之。婁東王子彥瑞國。吳純祜國杰。張無近王治。維揚

鄭超宗元勳海虞顧麟士夢麟彭城萬年少壽祺皆係夙友素知瓊琚之贈遙睇臨風二酉之鐵傾廂倒篋矣

一四方蘭讚若楊子常彝楊龍友文驄則分教吾土樂與晨夕其他諸友或夙係同好或本未謀面但曾任較讐暨名集惠寄者俱登姓氏不沒其實

一此集始于戊寅仲春成于戊寅仲冬寒暑

未週而披覽億萬審別精詳遠近嘆咤以為神速良由徐子陳子博覽多通縱橫文雅並用五官都由一目選輯之功十居其七予質鈍才弱追隨逸步自嗤蹇拙以二子左縈右拂奔命不遑間有選輯十居其二若溯厥始事則周勒卣立勳李舒章雯彭燕又賓何慤人剛徐聖期鳳彩盛隣汝翼進及家伯氏子建存標家季轅文徵輿咸共商酌遠李子久滯京邸周子壯遊梁苑彭子棲遲邗上何子寄跡鴛水徐子盛子則各操月旦伯氏家季則潛心論述曾無接談之暇未假專日之工若友人吳繩如嘉胤唐尹季允諧李存我待問張子美安茂朱早服積蔡季直維單質生恂郁子衡汝持沈臨秋泓陸子玄慶曾朱宗遠顯董士開雲申郁選士繼垣張子服寬張子退密錢子璧穀李素心愫徐惠朗桓鑒邵

霏玉梅芬徐武靜致遠李原澳是楨華芳乘玉芳皆卓然命世之姿夙具同心咸資討論

一茲編義在救時無取掠美盛者並列數部少者僅登一齣當不以所載多寡軒輕昔賢若乃卷帙舛錯配合參差則以困于酬應未遑一一整齊見嗤名輩知所不免

一名臣爵里姓氏具載獻徵諸書然多有掛漏遍搜羣籍頗糜歲時茲以卷帙浩汗難於

稽考。分條析緒。復于卷首。另編總目。使覽者開卷燎然。特爲詳便。此則友人謝提月延楨一人所輯。其功不可泯也。

一藏書之府。文集最少。多者百種。少者數家。四方良朋。惠而好我。發緘色動。及至開卷。恒苦重複。予等因遣使迭出。往復數四。或求其子姓所藏。或托于宦跡所至。搜集千種。繕寫數萬。至條陳冗泛。尺牘寒暄。及文移重疊。又悉加剪截。乃成斯集。雖未敢云

聖朝之洪謨。亦足當經世之龜鑑矣。

一

國朝太平三百載。文獻之盛。無過今時。然而世祿之家。忘其先功名。卿之後。或降皁隸。其他湮滅而無聞者。何可勝計。如韓襄毅徐武功。皆本吳產。襄毅疏草。武功文集。訪其後人。竟未可得。瑯琊纓簪累葉。代有文人。而恩質司

馬之集。已失其半。靈寶四許。鼎盛一時。閒宦其地者云。諸集皆已散軼。訪求之難。大槩可見。以故名公鉅卿。不能盡備。海內同志。有司空之富者。幸惠寄抄錄。以俟續選。

一此編以詳備爲主。極目賞心。初無限制。及工巳告竣。而又得名集百部。予輩悉欲摭錄。乃書賈捆載。遲重爲嫌。難于行遠。凡係續收。割入續集。

一茲編體裁。期于櫜括典實。曉暢事情。故閣部居十之五。督撫居十之四。臺諫翰苑諸司。居十之一。而鱗次位置。則首先代言。其次奏疏。又其次尺牘。又其次雜文云。

華亭宋徵璧漫記

皇明經世文編姓氏爵里總目

宋　濂字景濂浦江人元時爲翰林編修高帝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洪武九年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正德中謚文憲

劉　基字伯溫青田人元時爲處州府判棄官歸高帝聘至金陵吳元年拜御史中丞三年加弘文閣學士封誠意伯八年賜告歸卒正德九年特贈太師謚文成

王　禕字子充義烏人元時上書時宰不報隱青

巖山戊戌徵至金陵署中書省掾累官翰林待制洪武五年六月使雲南被害建文元年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得謚者自公始正統六年改謚忠文

宋　訥字仲敏滑縣人元時舉進士洪武十三年徵至除國子助敎十五年初置殿閣大學士遂以公爲文淵閣大學士後遷祭酒最稱職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正德中謚文恪

貝　瓊字廷琚崇德人隱居殳山洪武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敎博士

蘇伯衡字平仲或曰名平仲字伯衡子由九世孫金華人元鄉貢進士入明選爲國子學錄陞學正擢國史編修以疾辭二十一年徵爲考試官復辭歸以壽終于家

朱　升字允升休寧人元鄉貢進士王師下徽州召見吳元年授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洪武二年致仕

桂彥良初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洪

武六年徵至闕下擢太子正字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傅十三年罷王府傅相改長史司右長史十八年以疾賜歸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以明經歷入太學分敎平遥縣洪武九年應詔陳言觸上怒庾死獄中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洪武十五年以薦召見二十五年又以薦授漢府敎授蜀獻王聘爲師建文即位召爲侍講學士比定官制改爲文學博士靖難起中朝詔檄皆出公手遂死

節爲萬曆時賜諡正學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第二擢翰林修撰歷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卽位歷吏部又改御史大夫死於靖難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以庶吉士改御史坐罪歸凡數年以遺詔奔喪謫海州衞吏建文元年召入翰林待詔靖難後召入文淵閣以論交阯失旨逐出爲參議永樂八年入奏事會上北征公爲高煦所奏下詔獄十三

年卒

王叔英字元采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累官翰林修撰靖難兵起公奉詔至廣德州遂自經楊文貞其所薦士也

姚廣孝初名天僖長洲人至正間爲僧改名宗衍字斯道洪武四年詔取高僧公至金陵未幾從燕王之國靖難兵起軍中進止皆公參贊悉中機宜改爲太子少師復姓改今名 上令蓄髮辭十六年卒贈太師榮國公諡恭靖

張輔祥符人河間忠武王子也以靖難功歷陞指揮同知初封新城侯三下交南進封英國公正統十四年死于土木之難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諡忠烈

蹇義字宜之巴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建文卽位陞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仕至吏部尚書正統元年卒贈太師諡忠定

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由鄉薦授戶部主事建文卽位陞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進尚書永樂時治

水江南諫北征繫內官監仁廟卽位復戶部尚書宣德五年卒贈太師諡忠靖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建文以薦舉除吳府審理副靖難後改編修入直文淵閣文皇北征兩下公獄卒釋之累官少師兵部尚書正統八年卒贈太師諡文貞

楊榮初名子榮字勉仁建文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靖難後召七臣入內閣公年最少 上更名榮以公曉暢軍旅累從出塞進文淵閣大學

士工部尚書附少傅卒贈太師諡文敏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元年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後入內閣屢從北征榆木川之變實護喪歸累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宣德六年卒贈少保諡文靖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年鄉舉會試乙科授華亭教諭永樂初授翰林檢討與解縉等七人同入閣尋出為國子祭酒洪熙元年以太子賓客致仕年八十三卒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永樂中為給事中累官禮部尚書加少傅天順元年卒年八十九諡忠安

黃福字如錫昌樂人元鄉貢士洪武中上書論大計　上奇其才三十一年超陞工部右侍郎永樂初郡縣交阯公以尚書總理藩憲宣德中累陞至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兵部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公始也正統五年卒諡忠宣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授刑部主事讒搆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獻陵即位公具疏諫　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爪折其肋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明日又下獄宣德元年　上以公觸仁考怒命斬公西市公得見　上上憐之復其官尋陞學士正統三年陞祭酒景泰元年卒諡文毅

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洪武中以明經薦舉永樂時官至左庶子

王翺字九皋沿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以翰林

院庶吉士歷陞僉都御史正統初鎮守江西四年贊理松番六年鎮陝西七年提督遼東軍務遂留撫十二年出塞破虜尋陞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召還臺加宮保成化三年致仕卒贈太保諡文肅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宣德五年擢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凡在任二十二年累陞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諡文襄

孫原貞初名瑀以字行德興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授禮部主事正統中歷陞布政以平盜功進兵部尚書巡撫浙江天順初致仕成化十一年卒

周　叙字功叙吉水人永樂十六年進士累官至翰林侍講學士雖以文學為職尤注意國事前後章論剴切

吳　節字與儉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景泰天順中歷陞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尋致仕成化十七年卒賜祭葬

王　直字行儉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宣德初進少詹正統八年為吏部尚書裕陵復位請老去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楊　溥字弘濟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靖難後為東宮洗馬　上北征宮僚輒下獄公一繫十年獻陵即位擢陞太常卿兼學士入內閣累陞至少保正統十一年卒贈太師謚文定

陳　循字德遵太和人永樂進士第一拜修撰景泰初累遷學士入內閣進戶部侍郎再進尚書英廟復辟謫戍遼東天順五年釋歸

王　驥字尚德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由兵科給事中歷仕順天府尹宣德二年陞行在兵部侍郎坐事下獄尋復陞尚書正統二年總甘凉軍務虜引去六年征雲南大捷封靖遠伯天順元年復兼兵部尚書加祿四年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毅

范　濟元末人入明因事謫戍興州衛宣德初上書言事　上感其言擢為司訓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累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凡在任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久不調意豁如也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謚文定

劉　球字求永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由禮部主事改翰林侍講王振忌公死于獄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謚忠愍

薛　瑄字德溫河津人永樂二十年進士擢御史

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公出為山東僉事尋
召大理少卿三楊欲公一見瑫振公正色拒之
振誣公繫獄十四年起大理丞禦虜北門復辟
以禮部侍郎兼大學士入內閣天順八年卒謚
文清

岳　正字季方正統十三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天
順元年改修撰尋召入內閣曹石忌公才以飛
語中之不數月內批除欽州同知復為其黨中
公私事下公獄謫戍肅州曹石恐　上思公放

歸田歷興化知府三年致仕未幾卒嘉靖中贈
太常卿謚文肅

于　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元
年授御史從討漢庶人巡按江西五年陞兵部
右侍郎巡撫晉豫時年三十三　上北狩公輔
郕王景泰時加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復辟後以
搆誅成化二年復公官弘治三年特贈太傅謚
肅愍後改忠肅

朱　鑑號簡齋晉江人永樂十五年鄉舉正統十

以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十四年務守鴈門
陞副都仍前任景泰三年致仕

李　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正統元年
授驗封主事陞選郎十四年扈駕土木景帝立
陞兵部右侍郎尋改戶部天順元年入內閣曹
石潛公與武功伯同下獄尋釋謫福建叅政瀕
辭仍留吏部侍郎進尚書八年太子即位進少
保成化二年外艱詔起復是年冬卒贈太師謚
文達

徐有貞初名珵後改今名字元武吳人宣德八年
進士改庶吉士景帝即位擢御史四年河決陞
僉都御史治河績最著後以奪門功陞兵部尚
書封武功伯世指揮使入內閣為曹石所譖下
獄謫廣東叅政行至德州復逮詔獄論斷會赦
變得宥編置金齒後賜歸田卒于吳

商　輅字弘載淳安人宣德乙卯發解正統九年
會試十年廷試皆第一景帝監國入內閣歷陞
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天順復辟除名成化二

年驛召至京復入內閣累陞吏部尚書謹身殿
學士十三年加少保致仕卒贈太傅謚文毅

王　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累遷江西河南布政使成化元年陞右副都御史正德六年進尚書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

郭　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永樂二十二年充勲衛正統初屢立戰功陞指揮僉事十四年　上北狩公守大同景泰初曾以八百騎破虜數

萬戰功第一歷陞左都督封定襄伯天順元年奪爵尋謫戍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卒贈侯謚忠武

張　純江陵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景泰三年為左副都御史尋陞南兵部尚書天順元年致仕卒

劉　斌順義人正統十年進士景泰中為給事中

楊　洪六合人嗣政以軍功世襲中百戶公嗣官調開平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以都督守獨石十三年封昌平伯十四年　上北狩公守宣府坐事下獄尋出公禦虜有功進封侯景泰二年還鎮宣府卒贈穎國公謚武襄

馬　昂字志高滄洲人由鄉舉入國學薦陞監察御史正統八年陞副都御史參贊甘肅軍務尋致仕景泰四年薦起總督軍務巡撫兩廣天順二年陞兵部尚書四年致仕卒贈少保謚恭襄

李　賓字廷用順義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景泰時歷陞副都御史天順初年以平曹吉祥之亂進左都加太子少保成化十三年致仕弘治

十八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楊　鼎字宗器咸寧人正統四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常建言修飭戎備通漕三邊不果行胡虜大舉詔公撫守近畿經略有功累遷至戶部尚書成化十五年致仕二十一年卒謚莊敏

白　圭南宮人正統七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尋陞浙江布政使天順改元轉都御史巡撫湖廣累陞兵部尚書以軍功進太子少保十一年卒

李　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為監察御

史景泰二年公以僉都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繼巡撫遼東成化二年以軍功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爲吏部尚書五年致仕卒謚襄敏

王　竑字公度江夏人正統四年進士初爲戶科給事中景泰初陞僉都御史守居庸二年總漕淮上兼巡撫清理鹽法復辟謫浙江參政尋除名天順五年起公兵部尚書未幾去位卒正德中謚莊毅

周弘謨字堯謨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歷官翰林

宮坊成化十四年陞禮部右侍郎十六年陞尚書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弘治元年致仕三年卒謚文安

耿　裕字好問平定人景泰五年進士由庶吉士爲工科給事中以父清惠公在內臺改檢討成化二十二年進禮部尚書尋改南弘治元年召尚書禮部六年復尚書吏部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林　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由刑科給事中景泰三年議易儲忤旨改司直裕陵復辟超陞都御史巡撫大同累陞刑部尚書太子少保卒贈少保謚莊敏

項　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邑　上北狩羈虜中飼馬走七晝夜達宣府陞陝西按察使天順三年以副都御史留撫四年討平土達滿四六年討荊襄流民累陞兵部尚書汪直惡公落職尋直敗復官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章　綸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南京禮部主事屢有論建景泰中疏言　上皇汪后及沂王　上怒下公獄復辟拜禮部侍郎尋改南京吏部成化十二年卒特贈尚書謚恭毅

鍾　同字世京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授御史劾陳時政闕失因被杖凡三下獄竟死獄中後贈大理寺左寺丞謚恭愍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正統元年進士由翰林編修歷陞通政司參議兼侍讀成化二年召入內

閣累進禮部侍郎凡三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
安

彭　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歷
官翰林侍讀與商輅同入内閣景泰初以憂去
天順元年復入内閣成化五年進吏部尚書大
學士如故十一年陞少保卒贈太傅謚文憲

王崇之北直滑縣人天順元年進士

張　海字文淵德州人成化三年進士由户科給

事中累陞順天府尹弘治二年陞兵部侍郎未
幾降山西參政弘治十年致仕卒

張　寧字靖之海盐人景泰五年進士拜給事中
英宗將大用之爲大臣所忌陞汀州知府尋卒

劉　珝字叔温壽光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由庶吉
士累陞侍講成化十年陞吏部左侍郎明年兼
翰林學士入内閣累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
士公惡鄙萬安卒爲所中二十一年致仕去贈
太保謚文和

劉　健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編修成
化中累陞少詹弘治元年陞禮部侍郎召入内
閣累進至少傅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
正德初逆瑾恨公奪公官瑾誅得復致仕嘉靖
時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謚文靖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神童　景帝召見成化
三年進士由翰林庶吉士累陞侍講學士弘治
八年入内閣十一年以太子出閣加太子少師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正德初劉謝皆去

公獨留尋致仕歸正德　年卒贈太師謚文正

韓　雍字永熙吳人正統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
景泰時以薦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
天順二年巡撫大同戎政大治七年陞兵部侍
郎天順末年坐事左遷成化元年以都御史贊
理兩廣軍務討平斷藤峽開府梧州公得承制
專決尋引疾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

姚　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吏科給
事中景泰初超陞南京禮部侍郎成化七年満

九載加太子少保未幾卒贈少保諡文敏

葉　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由兵科給事中景泰二年陞參政督宣府軍餉天順二年召爲僉都御史巡撫兩廣成化五年陞禮部侍郎改吏部卒年五十五諡文莊

原　傑字子英陽城人正統十年進士由監察御史歷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尋督撫江西兼撫荊襄進南京兵部尚書成化十三年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初授戶部郎歷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十三年爲兵部尚書凡兩出總督二十三年以左都御史致仕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肅敏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營楚有名累官至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正德三年致仕五年卒贈太傅諡端肅

徐　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累官吏部侍郎泰陵即位入內閣陞尚書弘治七年加少

傅十一年卒贈太傅諡文靖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由司經洗馬陞吏部侍郎屢疏請老以尚書致仕成化末卒諡文懿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初授南禮部主事成化十七年陞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二關兵事尋召爲刑部尚書請老卒諡文肅

秦　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劾中官降北黃驛丞累陞參政成化十八年

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尋改河南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四年陞南京戶部尚書十一年致仕十四年召公以原官兼憲職巡撫陝西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卒贈少保諡襄毅

王　越字世昌濬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有名天順末以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成化初歷陞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三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屢出大同以軍功封威寧伯十八年奪公封編管陸安弘治十年起公總制寧夏甘涼軍務加

少保兼太子太傅十一年卒軍中贈太傅諡襄
敏
丘　濬字仲源瓊山人景泰五年進士由庶吉士
累陞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弘治元年陞禮部
尚書四年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
閣八年卒贈太傅諡文莊
倪　岳字舜咨錢塘人天順元年進士歷陞侍讀
學士成化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十四年卒
贈少保諡文毅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庶吉士
授兵部職方郎中弘治六年以浙江左布政擢
右副都御史治河十年虜入塞以戶部侍郎出
經畫十三年總督兩廣尋陞兵部尚書正德元
年致仕劉瑾矯制下公獄尋赦歸瑾誅復官卒
贈太保諡忠宣
彭　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爲刑部郎
建言兩下詔獄成化六年陞四川按察使歷陞
都御史巡撫江南順天弘治初入爲吏部侍郎

四年尚書刑部六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惠
安
白　昂武進人天順元年進士累官左都御史成
化七年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十二年致仕
十六年卒贈太保諡康惠
徐　恪字公肅常熟人成化二年進士以葉文莊
疏薦擢御史十一年陞湖廣參議累官至工部
侍郎卒
鄒　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廿三年進士爲庶吉

士己酉以公妄言朝政下獄彭韶辭疾不判免
遷石城所吏目總督秦紘重之特遣督鹽年二
十六卒
楊　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庶吉
士拜給事中累陞禮部侍郎管尚書卒諡文恪
羅　倫字彝正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授翰
林修撰時起復大學士李公賢公抗疏劾之遂
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四年召還原官改南京
翰林院供職十四年卒諡文毅

許　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巡甘肅山東弘治元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九年陞右都御史撫陝西尋以戶部侍郎提督大同軍務正德初爲兵部尚書後改吏部爲劉瑾所惡除籍瑾誅復官致仕卒贈太子太保嘉靖初謚襄毅

韓　文字貫道洪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給事中劾汪直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兵部尚書弘治初召爲戶部尚書正德初瑾矯

詔奪公官逮詔獄瑾誅復官致仕嘉靖初加太子太保賜詔存問卒贈太傅謚忠定

林　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三年進士起家爲郎建言逮獄尋復官按權璫罪三封還詔書及爲巡撫都御史兩平大寇累官刑部尚書嘉靖初卒贈太子少保謚貞肅

屠　勳字元勳平湖人成化五年進士累官至刑部尚書正德十一年卒謚康僖

黃　越字尚矩寧都人成化五年進士弘治十三年仕至南京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烈

李　傑字世賢常熟人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正德元年改禮部尚書忤逆瑾意致仕卒

程敏政字克勤休寧人成化二年進士弘治十一年任詹事尋加禮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

楊　璿字叔璣無錫人正統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陞副都御史撫治荊襄改撫北直節制邊關巡撫河南成化十四年卒賜葬祭

王　復字初陽固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給事中陞通政參議尋陞禮部侍郎使虜迎駕還陞通政使成化初擢兵部尚書以陝西多故出巡邊得便宜行事尋改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儲　巏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由考功司主事歷陞戶部侍郎逆瑾專政公奪致仕瑾誅公起南京吏部力辭得免卒謚文懿

謝　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第一累

陞侍講學士弘治八年入內閣泰陵大漸入受
顧命正德元年致仕尋削籍嘉靖六年春復召
入閣明年乞歸卒年八十贈太傅諡文正

費宏字　鉛山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歷禮
部左右侍郎至尚書正德六年召入內閣九年
致仕嘉靖初起少保入閣累加少師六年致仕
卒贈太保諡文憲

喬宇字希大樂平人成化十八年進士由知縣
累官至吏部尚書諡莊簡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三年進士由刑部主
事歷陞都御史巡撫遼東總制川廣等處加宮
保掌本院事後爲民嘉靖初徵爲兵部尚書加
少保致仕

王憲字維綱東平人弘治三年進士授知縣入
爲御史歷陞右都御史巡撫遼東後撫鄖陽大
同陞兵部侍郎尋晉尚書嘉靖六年以原官兼
左都總制三邊累請乞休復起兵部尚書卒追
贈少保諡康毅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知太湖
縣歷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正德末請告嘉靖
中起吏部尚書尋改刑部疏論時事改兵部尚
書兼都御史提督團營八年爲本兵十年卒贈
少保諡康惠

柴昇字公照內鄉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擢給
事中正德二年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又改陝
西歷任都御史兵工二部尚書尋歸嘉靖元年
年八十遣官存問二年卒贈太子少保

叢蘭字廷秀文登人弘治三年進士累官南京
工部尚書嘉靖二年卒贈太子少保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由工部
主事歷陞戶兵吏三部尚書加少師正德十六
年下獄謫戍綏德嘉靖六年起兵部尚書提督
陝西軍務尋改吏部卒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庶吉
士歷陞吏部尚書兼學士爲逆瑾所惡改南京
年召入內閣十六年累加少師致仕嘉靖時卒

贈太師謚文康

楊一清字應寧丹徒人八歲爲奇童薦入翰林秀才成化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十五年歷陞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塩政十八年經略邊務正德元年改總制三邊二年爲瑾所忌引疾歸五年起公討賊寧夏授策張永竟誅瑾十年入內閣尋歸嘉靖四年起公兵部尚書兼憲職提督軍務未幾召入內閣尋加少師兼文華殿大學士歸八年削籍九年卒得復官二十七年贈太保

謚文襄

王鏊字濟之吳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初授翰林編修累陞吏部侍郎兼學士正德元年召入內閣四年四月致仕卒贈太傅謚文恪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翰林累陞少詹學士正德二年召入內閣十一年憂去服闋復爲內閣迎立 世廟封伯爵不受一品考績進太傅力爭大禮去削籍隆慶時贈官謚文忠

姜洪字希範廣德州人成化十四年進士官至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正德七年卒

范珠富順人成化十一年進士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爲南京戶部主事歷陞參政卒號凌谿先生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與公爲江東四才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歷陞禮部尚書正德十二年入內閣進少傅嘉靖初封伯固辭議禮不合免歸隆慶中

謚文定

羅玘字景鳴建昌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弘治二年授編修累陞吏部左侍郎正德七年致仕世稱圭峯先生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

何孟春字子元弘治六年進士郴州人由庶吉士授兵部職方郎歷陞右都御史巡撫雲南尋遷南吏部侍郎卒所著有餘冬錄序間日分義燕演條約隆慶中贈禮部尚書謚文簡

張文字京載新喻人弘治六年進士官戶科都給事中

顧清字士廉華亭人弘治六年進士由庶吉士累陞禮部右侍郎尋陞尚書致仕謚文僖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歷陞吏部侍郎正德十二年入內閣累加禮部尚書加少保嘉靖三年致仕年八十三卒贈太保謚文簡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抗疏乞誅逆瑾謫龍場驛丞瑾誅歷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宸濠反公討平之紹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尋提督兩廣卒贈侯隆慶中謚文成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由推官歷

陞江西按察使備兵東鄉抗疏劾宸濠下錦衣獄尋謫戍瀋陽嘉靖初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未幾召為兵部侍郎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九年卒贈少保謚端敏

許讚字廷美靈寶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大明推官召為監察御史正德二年以父進冢宰改編修逆瑾惡公出為知縣歷陞至戶部尚書去任嘉靖十五年起吏部尚書加少保二十三年入內閣二十五年以致仕懇辭削籍尋卒復公官仍贈少師謚文簡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嘗監三關被搆下獄尋得釋十八年應詔陳言下獄正德改元為韓文草疏請誅八閹降布政司經歷三年以他事械赴京尋釋瑾敗起為提學副使落職閑住嘉靖八年卒後謚景文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尋提學關中未幾卒年三十九公八歲能賦詩十五舉于鄉十九登進士與李獻吉齊名

憂悄時事尚節義部眾利有國士之風

康　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第一人
授修撰言官以鄉里指爲瑾黨罷歸卒

王九思字敬夫鄠縣人弘治九年進士授簡討九
年考滿調吏部𣲖謫壽州同知正德六年致仕
卒年八十四所著有渼陂正續集碧山續稿新
稿行于世

劉　玉字咸栗萬安人弘治九年進士自縣令召
爲御史疏論劉瑾下獄瑾誅起副使歷陞南僉

都提督江防嘉靖初以平濠功陞刑部侍郎尋
以事下獄罷歸卒于家隆慶初詔贈刑部尚書
謚端毅

汪　循字進甫婺源人弘治　年進士官至順天
府判

劉　龍字舜卿襄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編修
正德初改兵部郎尋擢吏部瑾誅復翰林嘉靖
初升門遷部侍郎六年陞南吏部尚書又改南
兵部參贊機務尋致仕三十二年卒明年贈太
子太保謚文安

石　珤字邦彥藁城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由庶
吉士累陞禮部尚書嘉靖四年入內閣閣臣忌
之欲循公權令兼學士專管誥敕六年致仕卒
初贈少保謚文隱嘉靖閣臣之廉貧亡踰公者
後改謚文介

劉　麟字元瑞安仁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刑部主
事以忤逆瑾除名瑾敗遷按察使嘉靖元年擢
副都御史撫負定累遷工部尚書以諫織造件

旨致仕後以獻陵宮殿雨漏追論落職卒年八
十三贈工部尚書謚清惠

何　瑭字粹夫武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由庶吉
士累官至右都御史嘉靖二十九年卒贈禮部
尚書謚文定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由戶部主
事正德時歷陞山東布政嘉靖初擢都御史總
治鄖陽尋致仕六年起應天巡撫未任卒賜謚
簡肅

孫懋字德夫正德六年進士知蒲城縣召爲給事中疏劾江彬諫止巡幸歷按察使以詰中校下詔獄貶典史累陞應天府尹致仕嘉靖三十年卒贈右都御史

周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由行人改給事中歷陞藩臬嘉靖初擢副都御史尋陞工部尚書總督河道嘉靖二十五年陞吏部尚書明年卒諡恭肅

張邦奇字常甫鄞縣人弘治八年進士由庶吉士

累陞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兵部參贊機務嘉靖二十三年卒諡文定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給事中正德中謫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爲御史爲內臣所搆下獄謫縣丞遷知縣嘉靖初歷陞右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尚書免歸卒隆慶初復其官贈少保諡肅敏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爲戶部主事進瑾用事謝政歸家居數年嘉靖改元起吏部郎病卒

萬鏜字仕鳴進賢人弘治十八年進士仕刑部主事調吏部陞南京都御史嘉靖初年以言事免官歸會湖廣貴州苗叛起公勦撫之擢南京刑部尚書考滿歸嘉靖四十四年卒年八十一

董玘字文玉會稽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第二授編修爲劉瑾所忌出爲知州遷刑部郎調吏部瑾誅還官翰林累陞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尋落職卒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

魏校字子材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元

年授刑部主事轉兵部歷陞太常卿卒諡恭簡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安陽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累陞侍讀學士嘉靖元年陞祭酒未幾擢南京禮部侍郎卒贈尚書諡文敏

夏良勝字于中建德人正德三年進士起家刑部主事調吏部諫南巡下獄嘉靖初復其官歷陞太常寺卿降知州八年以議禮繫獄謫戍遼陽卒工衛

陸深字子淵上海人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
士授編修忤逆瑾改南禮部主事瑾誅復編修
嘉靖初爲經筵講官言事謫延平同知尋督學
浙江歷陞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扈從承天以
公掌行在院印改正詹事二十年致仕卒贈禮
部侍郎謚文裕

黃綰字宗賢黃巖人承祖文毅公廕授後軍都
事大禮議起公具疏與焉自工部郎歷陞禮部
侍郎奉勅撫大同尋知貢舉陞禮部尚書充安

南正使罷歸卒所著有石龍集石龍奏議思古
堂筆記等書行于世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正德三年進士由
歷陞僉都御史督理甘肅屯政尋撫陝西累陞
兵部侍郎加左都御史總理三邊軍務嘉靖十
六年陞尚書二十四年卒贈少保謚莊襄

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正德三年進士由推官擢
御史歷陞延撫山西尋改順天嘉靖十六年陞
兵部尚書十八年總理三關軍務尋加太子少
保平安南晉光祿大夫二十三年爲民

韓邦奇字　朝邑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吏部主
事歷陞南京右都御史尋進兵部尚書嘉靖三
十六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

余珊字　桐城人正德三年進士

林希元字茂貞福建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大理
寺評事嘉靖初條上新政切中時弊尋謫泗州
判官竟以抗節不屈當路棄官歸凡三年以薦
累遷大理寺丞尋以言事落職知欽州累陞兵

備僉事世稱次厓先生

史道字克弘涿郡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選庶吉
士授給事中疏劾江彬救王瓊之死嘉靖初下
獄尋起備兵潁川歷陞都御史十五年巡撫大
同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三十六年卒

謝汝儀字國正鄞縣人正德九年進士授餘干令
擢御史累陞至按察司使卒所著有果卷集

馬卿字敬臣林慮人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
士正德二年授給事中出爲大名知府歷任布

政使嘉靖二年擢爲知府累陞副都御史總理
漕運卒于官
舒　芬字國裳浙江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授
修撰會疏諫南巡廷杖幾斃謫福建市舶提舉
嘉靖二年復官翰林議禮執不當考　獻帝之
說杖如前尋丁艱歸卒
楊　愼字用修成都人正德六年進士第一授修
撰嘉靖初爲經筵講官尋以議禮跪門哭諫下
獄廷杖謫戍雲南永昌衛卒以隆慶元年贈光

祿寺少卿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爲推官入
爲兵部主事武廟南征公疏諫械杖于廷嘉靖
初擢爲車駕郎中歷陞至按察使尋以莫登庸
竊據擢公僉都御史備禦南詔陞爲大理寺卿
章　僑字處仁蘭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
嘉靖初選給事中遇事盡言八年出爲衢州知
府累陞福建布政使卒
徐　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廣平

知府歷陞布政尋以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歷少
司馬晉戶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莊裕
秦　金字國聲無錫人弘治六年進士由戶部主
事歷陞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嘉靖二年爲戶部
尚書六年引疾十年復起爲南戶兵二部尚書
尋致仕三十三年卒謚端敏
王以旂字士招江陵人正德六年進士授知縣擢
御史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嘉靖二十六年召
爲工部尚書尋轉左都御史明年爲兵部尚書

代曾銑爲陝西總督卒贈少保謚襄敏
蔣　曙字　全州人弘治九年進士嘉靖五年
以工部侍郎兼僉都御史採木六年卒于官
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選庶吉
士改授知州歷陞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嘉靖庚
戌陞本兵尋奪職歸三十九年起戎政尚書明
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張孚敬初名璁字秉用永嘉人正德十五年進士
嘉靖三年以議禮歷兵部侍郎六年以禮部尚

尚召入內閣八年致仕午大計召還十年以雷
震致仕十一年召還又致仕十三年召還加少
師十四年病乞休尋卒贈太師謚文忠

杜 萇字　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由知縣遷
刑部主事議禮稱旨累陞禮部尚書嘉靖八年
入內閣加少保十年致仕卒贈太傅謚文襄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由庶吉
士改禮部郎歷陞吏部尚書嘉靖十一年召入
內閣十二年官少保致仕尋卒贈太保謚文襄

席 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由知縣正
德中歷陞布政嘉靖元年以副都御史巡撫湖
廣尋改南兵部侍郎以議禮稱旨陞禮部尚書
六年加武英殿大學士三日卒贈太傅謚文襄

王 軏江都人開平衛籍弘治十二年進士嘉靖
十五年累陞南京兵部尚書十八年致仕卒

霍 韜字渭先南海人正德八年進士未娶引例
告歸嘉靖元年起爲職方主事尋以議禮遷少
詹兼侍講學士累陞至禮部尚書十九年卒贈
太子太保謚文敏

唐 龍字虞佐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由知縣歷
陞太僕寺卿尋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尋陞兵
部尚書總制三邊嘉靖二十五年改吏部奪職
卒贈少保謚文襄

毛 憲字式之武進人正德六年進士擢給事中
嘉靖十二年卒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
士與舒芬等上疏諫南巡跪門廷杖尋出知泗
州嘉靖登極召爲給事中與張桂不合出爲江

西提學僉事尋卒學者私謚爲清憲先生

張 岳字維喬泉州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
諫南巡下獄杖闕下幾死嘉靖初起原官歷任
鄖陽江西兩廣撫臣陞右都掌院事尋以楚苗
猖獗由公總督三省底寧分宜忌公降兵部侍
郎卒復其官贈太子少保謚襄惠

鄭自璧字秉東祥符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十四年
由庶吉士授給事中嘉靖三年陞兵科都諫遇

事歷十六年降江陰縣丞

張袞字補華江陰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御史已復改編修累陞國子祭酒尋以光
祿寺卿致仕嘉靖四十三年卒

張珩字　石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御史
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巳巡撫寧夏總督陜西
三邊嘉靖二十五年進戶部尚書尋謫戍慶陽
已復起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遷兵部侍郎卒

楊選字　章丘人正德十六年進士三十七
年以僉都兩撫大同陞兵部侍郎尋下詔獄卒

潘潢字　婺源人正德十六年進士由知縣
擢戶部主事歷陞戶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
書嘉靖三十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馮恩字子仁華亭人嘉靖二年進士以行人擢
南臺御史十一年因彗星見疏斥都御史汪鋐
詔下獄以子行可請闕乞代死免死戍雷州隆
慶初卹其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卒

鄒守愚字君哲莆田人嘉靖五年進士由戶部主
事歷陞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晉戶部侍郎三十
四年奉命秋祀河嶽卒于泰贈都御史謚襄惠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由行人
擢兵科給事中以議禮稱旨進翰林侍讀學士
嘉靖十五年入內閣累加少師二十年削免尋
復職二十一年又革職二十四年復任二十七
年降尚書致仕十二月論斬隆慶中謚文愍

何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少與弟良傅負俊才以
二陸比之嘉靖時貢入太學授南京翰林院孔
目所著有柘湖集

朱紈字子純長洲人正德十六年進士由知縣
陞職方郎調吏部累任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
嘉靖二十六年改撫浙江兼福建海道有禦賊
功以海禁嚴為閩人所構革職聽勘發憤卒所
著有甓餘集

許相卿字　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告歸十
六年授給事中嘉靖改元抗疏論政令不當者
數事三年免歸屢詔不起尋卒

鄭一鵬字九萬莆田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給事中嘉靖三年伏闕請正大禮廷杖然志操益勵先後論劾凡十餘疏六年以言事復廷杖削籍卒隆慶初贈光祿寺卿

章商臣字希尹長興人嘉靖二年進士由御史累陞四川參議尋以考察罷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由知縣入為御史言九邊事凡十餘奏尋擢副都御史督餉南畿四十二年巡撫雲南晉南京工部尚

書歸卒

龔輝字實卿餘姚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奉勑採木屢疏請停免得旨允其奏累陞布政使二十三年擢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二十九年陞工部侍郎致仕卒所著有西槎疏草全陝政要諸書

袁袠字永之吳人嘉靖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部武選主事為胡端敏公所重以失火下獄尋戍湖州尋赦歸累陞廣西提學卒

蘇祐字允吉濮縣人嘉靖五年進士授縣令徵為御史出按宣大監軍討平亂卒尋陞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移撫山西二十八年以兵部左侍郎總督宣大邊務凡十年進兵部尚書分宜忌公削籍為民萬曆元年復官致仕卒所著有三關紀要逌旃瑣言奏議等書

鄭曉字窒甫海鹽人嘉靖二年進士授職方主事著九邊圖誌議禮下獄被杖尋遷吏部分宜忌之謫貶和州判官後累陞右都御史協理戎

政掌部事楊襄毅宜大還公遷刑部尚書以言官論列削籍卒復官隆慶初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端簡

嚴嵩字惟中分宜人正德　年進士由庶吉士歷陞吏部尚書嘉靖二十一年入內閣二十九年夏言以罪去獨為首相攻者數起卒不去至四十一年始致仕尋以子世蕃貪縱棄市削其恩廕并籍其家嵩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無弔者年八十六

李　默字時言甌寧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庶吉士改戶部主事改吏部尋謫寧國判歷陞吏部侍郎尋進尚書分宜與趙文華忌公疏公謗訕下獄卒隆慶初詔復官遣官諭祭營葬如例

程文德字　永康人嘉靖八年進士由編修以論汪鋐下獄謫典史歷陞吏部侍郎尋加學士掌詹事府事管撰玄文不稱旨調南吏部尋削籍卒後復其官仍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聶　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由華亭知縣歷陞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嘉靖三十一年陞兵部尚書尋致仕卒隆慶元年贈少保謚貞襄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五年進士由戶部主事歷陞梧州知府尋擢征南副使以軍功陞一級二十二年擢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修築邊牆議復河套尋以破虜陞兵部尚書丁艱起復以疏中字誤落為民尋詔復公兵部尚書而公卒矣隆慶年謚襄敏

錢　琦字公良海鹽人正德三年進士起家部郎力諫南巡仕至太守卒所著東畬集

王學夔字一臣安福人正德九年進士初任刑部主事調考功郎諫南巡跪門五日廷杖幾死嘉靖初陞太僕卿尋陞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累晉南京兵部尚書隆萬間兩膺存問卒年九十四謚莊簡

毛鳳韶字瑞成麻城人正德十五年進士為御史有直聲尋謫嘉定州判官終雲南僉事有聚峯文集藏于家

陳時明字際豐堂邑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嘉靖元年授給事中六年陞左參議尋致仕卒

曾　忭字汝誠泰和人嘉靖五年進士授知縣選

給事中司掌兵垣十四年爲民穆廟登極復職
仍晉階致仕

楊爵字伯修富平人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改
御史上封事兩繫詔獄凡八年釋歸爲民穆宗隆
慶元年追贈光祿寺卿謚忠介

楊名字實卿遂寧人嘉靖八年進士一甲授編
修建言爲民

許論字廷議靈寶人嘉靖五年進士由推官爲
兵部主事上九邊圖說歷陞僉都御史巡撫薊

州等處兵部侍郎總督宣大諸軍三十五年部
進本兵加太子太保尋復總督宣大軍務四十四
年卒謚恭襄

侯綸字　大原人正德六年進士歷陞兵部
侍郎嘉靖二十八年起戶部侍郎總督糧儲二
十九年致仕卒

張秉壺字國鎮莆田人嘉靖十七年進士二十二
年由知縣拜給事中三十年陞尚寶司卿改大
僕三十五年免官卒

趙伸字　旅縣人正德九年進士仕至僉都
御史

黃佐字　香山人正德十五年進士累官刑
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王朝用字　南充人正德十五年進士嘉靖十
五年時爲兩淮巡鹽御史

屠應埈字文升平湖人文僖子也嘉靖五年進士
由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尋復官翰林晉諭德解
職歸卒所著有蘭暉堂集

孫陞字志高餘姚人忠烈子也嘉靖十四年進
士由庶吉士累陞禮部侍郎尋晉尚書卒謚文
恪

曾銑字　黃巖人嘉靖八年進士由知縣爲
御史巡按遼東會兵變公捕首惡誅之遼人定
因不次見擢比總督陝西時首倡復套議大學
士言力持其議分宜故有仇鸞遂以結交近侍
律論死隆慶初事白贈尚書謚襄愍萬曆中詔
建祠以祀之云

姚 淶字惟東慈谿人嘉靖二年進士第一授修撰議禮被杖尋復官累陞侍讀學士卒作有邊圖海運策

張 治字文邦茶陵人嘉靖二年進士爲庶吉士授編修二十七年累陞至南京吏部尚書明年入內閣未幾卒贈少保諡文隱隆慶初改文毅

張時徹字惟靜四明人嘉靖二年進士初授禮部主事歷任藩司以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改江西三十四年累陞南京兵部尚書尋致仕歸卒

徐 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二年進士授編修以議孔子像出爲延平推官歷陞副使尋以太子出閣召拜洗馬累遷至禮部尚書三十一年召入內閣嵩去公爲首揆凡七年隆慶二年致仕卒贈太師諡文貞

胡 松字汝茂滁州人嘉靖八年進士由知州歷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南京兵部尚書尋改吏部嘉靖四十五年卒于位贈太子少保諡莊肅

魏 煥字原德長沙人嘉靖八年進士兵部職方郎擢四川僉事所著有續九邊圖考

王邦直字東溟即墨人由明經嘉靖中爲盐山丞上書條奏十事優旨褒答後精研律呂著樂書正聲四十卷人比之韓洛苑云

趙炳然字 劍州人嘉靖八年進士授御史歷陞都御史巡撫湖廣浙江晉兵部尚書出總宣大山西邊務尋回掌部事隆慶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襄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庚戌虜薄都城公以諭德兼御史領勅宣諭督戰尋下獄被杖謫荔波典史累陞戶部侍郎爲相嵩所忌奪其官隆慶改元起公官三年召入內閣仍兼都察院左都四年歸卒贈少保諡文肅

茅 坤字順甫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爲縣令入爲司勳累陞至大名備兵副使尋奪官世稱鹿門先生

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五年進士累官提學副使

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嘉靖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數上疏言事下獄爲民陞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止東宮以崇國本又罷爲民尋以薦爲職方郎歷陞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關尋解官聽調卒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嘉靖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轉吏部尋以科道部屬咸選入翰林公遂與焉尋爲右司諫以言事爲民薦起職方郎奉勅經略浙江倭寇陞僉都御史巡撫仍管前事三十九年卒

王維楨字允寧華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累陞國子祭酒三十四年關中地震人民壓死者過半公亦不免焉

王燁字孟韜金壇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爲吉安推官擢給事中數言事皆剴切論分宜遷僉事尋落職卒有樗菴集行世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四

胡宗憲字　績溪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爲縣令擢御史巡按湖廣尋以倭警拜僉都御史總督浙直江福軍務屢戰奏捷卒以計殲渠魁倭寇悉平晉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以人言落職械至京師卒于獄天下惜之已復官萬曆十七年時予祭葬

阮鶚字　桐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御史歷陞僉都御史巡撫浙江與總督胡定計擒斬徐海等尋移鎮閩坐糜費被逮落職尋卒

任環字應乾潞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由知縣尋爲蘇州同知三十二年值倭寇東南公獨訓練民兵與力戰屢捷擢按察司僉事備兵蘇松尋以公加副使廕一子千戶世襲陞叅政丁憂歸卒後贈光祿寺卿

唐樞字　歸安人嘉靖五年爲刑部主事以問李福達獄革職爲民條陳禦倭之策最爲詳核所著有木鐘臺集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五

鄭若曾字　人嘉靖倭寇浙直時都御史

曹邦輔辟爲記室參軍後胡宗憲亦雅重之凡

誓師與紀功之言皆其筆也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由禮部

主事爲山東學憲有文名其文與唐荊川專宗

宋人世所謂晉江毘陵者是也

歐陽鐸字崇道泰和人嘉靖　年進士由行人

歷陞南院副都御史尋撫應天定田賦之法凡

數十百條遷少宰未幾乞休歸卒贈工部尚書

諡恭簡

徐獻忠字伯臣華亭人嘉靖初鄉舉爲奉化令歸

卒

章煥字　吳縣人嘉靖十七年進士三十四

年累陞光祿寺卿三十八年以副都御史專督

漕運明年坐事下獄謫戍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嘉靖八年進士由知縣陞

職方郎超拜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歷陞兵部尚

書尋改吏部隆慶二年請告四年起冢宰行兵

部事萬曆初晉少師兼太子太師尋致仕卒贈

太傅諡襄毅

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八年進士授推官擢

兵部主事二十七年以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尋

總督宣大歷陞左都掌院事致仕歸卒贈太子

太保諡端肅

袁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編

修歷陞禮部尚書四十一年召入內閣累加少

傅四十四年卒諡文榮

馮璋字　慈谿人嘉靖十七年進士

李春芳字子實興化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第一

累官禮部尚書四十四年入內閣穆宗朝爲首

輔尋致仕卒贈太師諡文定

嚴訥字敏卿常熟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

士累陞禮部尚書無何冢宰缺上手詔用公四

十四年召入內閣尋致仕卒贈少保諡文靖

聞人詮字　餘姚人嘉靖十五年進士

屠仲律字　平湖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

王忬字民應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選御史按順天值庚戌之變公守通州擢僉都御史巡撫浙江三十二年移撫大同已移節鎮薊遼進右都御史尋下獄死隆慶改元子世貞白冤狀詔復原職贈兵部尚書

蕭端蒙字曰啓潮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庶吉

士改御史按貴州疏設撫臣增試三十三年復命卒

江東字　朝城人嘉靖八年進士由戶部主事歷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尋總督三邊歷兵部侍郎協理戎政兼督宣大薊遼等六鎮嘉靖四十四年卒贈少保諡恭襄

王之誥字　石首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累官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十五年陞兵部侍郎總督宣大以軍功加右都御史隆慶元年同稽五

年爲南京兵部尚書萬曆元年改刑部尋給養歸十七年卒

薛應旂字　武進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累官提學副使

陸粲字浚明長洲人嘉靖二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給事中尋以論擬衛勳張桂凡兩下獄謫都勻驛丞遷永新知縣尋致仕歸

陸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

士嘉靖四十五年累陞至吏部侍郎屢疏乞休萬曆元年陞禮部尚書尋致仕歸卒年九十七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公清風高節海內所仰重者五十餘年子司寇名彥章者能先世其家聲云

陸樹德字與成華亭人文定弟也嘉靖三十六年進士由推官拜刑部主事尋改給事中累陞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卒

張翀字子儀柳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上疏劾嚴嵩父子奸狀下詔獄戍都勻

隆慶初召補吏部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四
年巡撫湖廣萬曆二年兆總督漕運入爲刑部
侍郎卒

楊繼盛字仲芳保定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
吏部主事三十年遷兵部郎疏斥馬市被逮貶
狄道典史陞知縣遷戶部郎又遷刑部郎尋調
兵部武選三十二年論嚴嵩十罪五奸詔下獄
杖一百在獄三年竟死西市萬曆元年贈太常
寺少卿諡忠愍

沈鍊字純甫麗水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爲縣令
遷錦衣衛經歷疏劾嚴嵩謫戍保安尋爲楊順
路楷所搆殺隆慶初得白贈公光祿寺卿并補
順楷下獄抵罪

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
人尋拜御史疏劾嚴嵩八大罪謫平陽縣丞尋
卒隆慶初贈光祿寺卿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由知縣
擢刑部主事歷陞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召爲工
部侍郎四十一年改吏部四十三年擢工部尚
書總理河漕尋召還萬曆二年致仕卒

翁大立字元本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累陞工
部侍郎隆慶五年改兵部萬曆初爲南京工部
尚書尋改兵部致仕

馬森字　懷寧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初爲戶
部主事推稅九江出爲郡守遷副使歷陞戶部
尚書萬曆八年卒賜祭葬如例

靳學顏字　濟寧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推官

累官至左布政入爲太僕卿以副都御史巡撫
山西進吏部侍郎卒

張瀚字子文錢塘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由工部
主事歷陞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隆慶末陞南工
部尚書萬曆元年改吏部五年忤江陵致仕二
十一年卒諡恭懿

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
士授編修穆宗爲裕王公爲講官累遷至禮部
尚書隆慶元年召入內閣加少傅尋養病歸二

年復以原官起掌吏部與江陵協策封欽俺荅後無邊患者五十年隆慶六年罷歸卒謚文襄

殷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隆慶二年累陞至禮部尚書兼詹事四年召入内閣五年致仕卒贈太保謚文通

劉燾字丕冒天津人嘉靖十七年進士起家部郎四十二年陞僉都御史總督薊遼尋以軍功加右都總督兩廣隆慶二年晉兵部侍郎四年陞左都御史提督神樞營未任卒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嘉靖時以鄉舉爲教諭陞知縣入爲戶部主事上疏下獄隆慶登極時出公獄還其官累陞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尋解官歸萬曆初起都御史掌南院卒于官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嘉靖二十年進士爲庶吉士三十一年爲裕邸講讀官歷陞詹翰隆慶元年召入内閣累加少傅四年致仕卒贈太保謚文端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爲裕邸講官四十五年累陞禮部尚書隆慶五年召入内閣未一年卽致仕江陵新鄭用事時也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陞禮部主事歷任藩臬擢副都御史督餉南畿萬曆元年陞禮部尚書三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恭

林燫字貞卿閩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瀚之孫廷機子也選庶吉士授檢討歷官國子祭酒

萬曆五年晉南禮部尚書八年卒

陸穩字汝成湖州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歷陞布政使四十年擢右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以平賊功遷兵部侍郎仍撫其地尋改南京兵部侍郎罷歸卒

蔡汝楠字子木德清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爲行人累陞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嘉靖四十年爲兵部侍郎尋改南工部卒于官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陞都御史巡撫寧夏隆慶初總督三邊改宣大萬曆五年陞兵部尚書未幾歸十六年卒贈太保謚襄毅公在宣大時畫俺答事定封貢縛叛人約屬老邊患遂息是爲蹟絶云

方逢時字行可嘉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由知縣累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總督薊遼把漢之降俺答之款與有力焉累陞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四十四年卒予卹典祭葬擬謚

譚綸字子理宜黃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初任南庫部會倭薄留都公募壯士禦却之以知兵名凡再奪情勦廣寇殲倭奴歷任督撫陝西兩廣薊遼等處尋陞兵部尚書萬曆五年致仕尋卒謚襄敏

霍冀字堯封孝義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推官選爲御史尋擢僉都御史出撫寧夏久之晉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四鎮兵務隆慶二年召爲本兵四年閒住卒復其官給卹典如例

張居正字時大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隆慶元年以裕邸講臣召入內閣萬曆初新鄭去位公爲首揆慨然以天下爲已任輔政數年海內稱其功累加至太師卒贈上柱國謚文忠尋爲言者追論削奪後論定復官

林潤字若雨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由知縣擢南臺御史首論鄢懋卿及劾嚴世蕃累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卒

鄒應龍字翼之長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爲御史巡按江西疏劾分宜貪穢上納其言萬曆初累官兵部左侍郎尋以巡撫雲南失事論奪十六年復其官卒賜祭葬如例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出爲順德守擢陝西提學副使無何請予告歸隆慶初用薦起按察使尋以憂歸卒

宗臣字子相興化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爲吏部考功郎外補閩藩學副疾卒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

刑部主事歷青州兵備父大司馬忬爲分宜所
陷公棄官歸隆慶元年訟父寃起補大名尋以
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累陞南京刑部尚書卒贈
太子少保
王世懋字敬美世貞弟也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値
大司馬喪歸隆慶元年拜禮部主事十二年累
陞福建提學副使尋進南京太常卿卒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中
書舍人擢給事中坐與王李交通浮薄外謫

汪道昆字伯玉歙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起家
部郎歷陞僉都御史撫治鄖襄隆慶四年改撫
湖廣明年爲少司馬尋卒
張佳胤字肖甫銅梁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爲滁
縣令有政聲累陞副都御史巡撫應天移撫宣
府入爲兵部侍郎浙江兵變奉旨往鎭四日底
定破倭于溫州晋兵部尚書世稱公有文武才
三十九年卒謚
趙錦字元朴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由知
縣徵爲南臺御史三十一年疏論分宜下獄廷
杖削籍隆慶元年起御史二年巡撫貴州召爲
工部侍郎江陵用事公致仕十一年爲左都御
史十九年爲刑部尚書不赴卒贈太子太保
劉　鳳字子威吳人嘉靖　年進士授御史
出爲藩臬其文苦屈于驕賦尤長
徐學謨字思重嘉定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累官
湖廣巡撫萬曆初爲禮部尚書將宗伯久屬詞
臣公以外吏入明習典故人皆服之尋卒

吳桂芳號濟石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
部主事倭寇方訌出公守揚州歷陞左布政擢
鄖陽巡撫尋以兵部侍郎總督兩廣蕩三賊召
入署部事尋晉工部尚書總督河漕卒于官贈
太子少保
王宗沐字　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累官
工部侍郎公管理河漕甚爲稱職
戚繼光字元敬登州衛人由指揮使征閩浙倭寇
有功萬曆初總理薊遼加左都督少保江陵復

攺鎮嶺南公用兵善節制以己意創障法南北
著大勳其鎮薊門也用南兵勤訓練凡墩臺營
壘之制至今師之時俺荅欵士蠻寇遼薊門宴
然公是以不得封如遼東李氏矣

萬　恭字　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官
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尋陞　部侍郎

塗澤民字　漢州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任
福建巡撫

何起鳴字來山內江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累陞

工部侍郎萬曆十三年以營陵功進尚書十五
年致仕卒卹卒贈太子少保

徐　陟字子明華亭人文貞弟也嘉靖二十六年
進士為職方郎歷陞刑部侍郎

龎尚鵬字　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為御
史巡按浙江疏易兩役為條鞭至今便之累陞
副都御史巡撫甘肅累加兵部侍郎尋卒

楊　成字　長洲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累官
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萬曆八年為南工部尚書

十年攺禮部予告十七年起南兵部尚書叅贊
機務加宮保致仕卒謚莊簡

宋儀望字望之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為吳
縣令擢御史未幾起為大理寺丞尋落職補知
州歷陞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晉大理寺卿卒

張學顏字子愚肥鄉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知
縣選給事中陞僉事隆慶五年以僉都御史巡
撫遼東萬曆六年陞戶部尚書尋攺兵部累加
太子太保

張　鹵字召和儀封人嘉靖三十六年進士為縣
令擢給事中隆慶五年巡撫浙江已移撫保定
陞大理寺卿左遷南太常致仕卒

葉春及字化甫歸善人領嘉靖鄉薦伏闕上書論
時政授惠安令為權貴所疾中以考功法都御
史艾穆疏薦守興國累遷戶部郎中卒所著有
絅齋集

李邦義字宜之連州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知
縣擢給事中四十五年陞順天府丞歷陞太常

寺卿隆慶三年自陳調南京用萃以疾請歸卒

王得春字茂先安邑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推官擢給事中四十年降太興縣丞歷陞雲南僉事隆慶五年罷歸

霍與瑕字子壁南海人尚書韜子也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擢御史凡所論劾皆有關實政

魏時亮字舜卿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給事中隆慶三年陞太僕寺卿四年免歸萬曆十二年奉旨敘錄起光祿寺卿歷副

都御史晉南刑部尚書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嘉靖乙丑年進士累官至太僕寺丞卒

沈思孝字 嘉興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爲刑部郎疏論江陵廷杖謫戍萬曆二十三年爲都御史協理戎政尋致仕

吳中行字 武進人隆慶辛未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疏論江陵奪情爲廷杖削籍十一年特旨起用歷陞諭德尋乞歸起南掌院不赴

卒賜祭

張四維字子維蒲坂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陞吏部侍郎引疾歸萬曆二年以原官起公三年召入內閣累加少師十一年丁憂十三年卒贈太師謚文毅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由濬縣令爲吏部文選郎歷陞工部侍郎尋告歸江陵沒薦起吏部侍郎尋改南刑部萬曆十九年爲冢宰明年致仕二十五年卒謚莊簡

潘季馴字 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累陞副都御史兼理河道萬曆十二年爲民十九年復起工部尚書提督河道尋致仕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萬曆元年謫吏部郎與江陵忤歸十二年以原官起公歷遷僉都御史巡撫江西累陞至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孫丕揚字 富平人嘉靖二十五年進士授行人選御史爲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累陞吏部尚

青萬曆四十二年卒諡

申時行字汝默吳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
修撰萬曆元年晉宮庶兄勸講考六年累陞吏
部侍郎召入內閣十二年累加至少師十九年
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定

何東序字崇教猗氏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戶
部主事尋司餉遼東擢副使備兵紫荊超侍僉
都御史巡撫榆林禦吉能賓兎奏捷晉一階丁
憂歸卒所著有九愚山房集榆關奏議

姜寶字鳳阿丹陽人嘉靖三十年進士由庶吉
士歷陞詹翰萬曆十五年爲南京禮部尚書尋
加太子少保致仕

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松
江府推官擢給事中比以言事謫戍驯象所隆
慶元年起吏科尋以僉都巡撫廣東調副使未
任萬曆十二年起通政遷吏部侍郎累陞左都
御史十八年卒予官贈太子少保謚忠恪後以
人言追奪

褚鈇字世威榆次人嘉靖四十三年進士由郎
署萬曆二十一年累陞戶部侍郎兼副都御史
總理糧儲二十三年晉戶部尚書總督漕運尋
致仕卒

溫純字希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知
縣隆慶二年極給事中發大璫陳洪奸狀直聲
甚振以失新鄭意出爲參政隆慶末以原官起
用不數月周歷諸衛與江陵左謝病去江陵殁
擢兵部侍郎巡撫浙江累陞至左都御史加太

子太保卒贈少保諡 公暑拂柄相而卒以
通顯終世稱其有三原之風焉

戚元佐字希仲秀水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爲禮
部郎穆廟登極典禮多所匡贊歷陞尚寶司卿
卒

楊俊民初名州民登第改今名字伯章襄毅子也
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萬曆六年撫
治鄖陽移鎮山東尋督理漕河巡撫鳳陽累陞
戶部尚書卒贈少保兼太子太傅

徐元泰字大來宣城人嘉靖四十二年進士累官右都御史巡撫四川陞兵部右侍郎萬曆二十一年爲南京兵部尚書

余有丁字丙仲鄞縣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編修累陞吏部侍郎萬曆十年召入內閣十二年卒贈太保謚文敏

許國字維楨歙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累官禮部尚書入內閣十九年以力請册立不得旨遂致仕歸卒贈太保謚文穆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士授編修萬曆十二年累陞吏部侍郎召入內閣十四年憂去服闋復任二十年致仕三十二年卒贈少保謚文端

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編修萬曆元年充穆宗實錄總裁累陞禮部侍郎十二年以尚書召入內閣十九年告假歸省明年還朝二十二年進少傅致仕卒贈太保謚文肅

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隆慶五年進士授檢討萬曆五年疏論江陵不奔喪被杖削籍十一年起原官累陞吏部侍郎乞休之疏凡十二上至二十一年歸尋卒謚文毅

徐貞明字伯繼貴溪人隆慶五年進士由知縣擢給事中萬曆三年降太平知事累陞至尚寶司丞十三年陞本司少卿兼河南道御史督理墾田水利占西北水利者莫備于公惜未竟其用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工

部主事調吏部建言謫判萬曆二年遷南吏部郎久之以僉都巡撫福建歷陞兵部左侍郎三十二年卒贈工部尚書

宋應昌號桐岡仁和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知州歷陞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萬曆二十年倭奴突入朝鮮國王李昖走竄拜公兵部侍郎經略朝鮮得首功尋乞致仕歸爲言官論劾削籍二十三年卒詔復其官

鄭雒字　安肅人嘉靖　年進士累陞

副都御史總督宣大萬曆十一年進兵部尚書十七年入爲協理戎政二十一年出爲三邊經略封貢既定歸我叛人修飭邊政營講諸虜其功最著三十二年卒贈太保諡襄敏

郭惟賢字希宇晉江人萬曆甲戌　年進士爲御史以建言歸尋起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萬曆二十三年陞副都協理院事乙巳起戶部右侍郎

蕭彥字思學涇縣人隆慶五年進士授杭州推官擢給事中萬曆十三年陞太常寺少卿尋以

僉都巡撫貴州調雲南十七年撫鄖陽尋總督兩廣陞戶部侍郎卒于官

張位字　南昌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累官禮部侍郎萬曆十九年召入內閣二十六年晉少保尋以人言罷位卒

沈懋孝字晴峯平湖人隆慶二年進士入翰林尋陞南司業以科場事謫判兩淮遂拂衣歸所著有長水集

萬象春字仁甫無錫人萬曆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給事中十三年陞參政歷陞左布政二十五年以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尋晉兵部侍郎卒

魏允貞字見泉南樂人萬曆五年進士由推官擢御史以言事謫外自謫籍陞郎署累官副都御史爲山西巡撫甚有惠政凡朝廷大事無不盡言有乃心王室之風惜子廣微附逆敗其家聲云

趙世卿字南渚歷城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上匡時封事語侵江陵陞長史尋以祭

去江陵去累陞戶部侍郎三十年晉大司農三十九年去位卒

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萬曆八年進士十三年由知縣擢給事中十九年陞吏科都給事中疏陳時政最爲詳切二十年以言事奉旨降雜職尋爲民

王任重字　晉江人隆慶二年進士由知縣歷陞行太僕寺卿萬曆二十一年陞雲南參政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累官山西

巡撫御史二十一年陞刑部侍郎疏陳織造採
木開礦皇店之害忤上開輒閤說爲邪臣所疾
幾中以危法尋以病歸

沈　鯉字　歸德人嘉靖四十三年進士由庶
吉士累陞官詹萬曆十二年爲禮部尚書十六
年致仕三十年上思其忠召入內閣屢以國本
爲言凡四年累加少傅致仕歸卒贈　諡文
端

郭子章字青螺泰和人隆慶五年進士累陞都御
史巡撫貴州讐服水西與李襄毅共平播因功
最著得世蔭

李三才字道甫臨潼人居通州萬曆二年進士仕
至工部尚書漕運總督以上疏剖別邪正削籍
去公恢奇自喜學本縱橫世之君子皆以爲豪
傑焉

李化龍字于田阜丘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由縣令
歷陞太僕寺卿尋以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屢戰
敗虜晉少司馬楊應龍反擢總督軍務以平播

功進少保予世襲三十二年河決拜工部尚書
總督河道力主開泇漕運賴以濟爲三十七年
陞兵部尚書加少傅四十年卒贈太師諡襄毅

李　植字培卿大同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爲御史
有直聲爭大峪壽陵忤政府後至遼東巡撫副
都御史卒

陳于陛字元忠南充人太傅文端子也隆慶二年
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萬曆二十二年歷陞至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未幾召入內閣二十四
年卒于官贈太保諡文憲

張養蒙字泰亨澤州人萬曆五年進士由庶吉士
授給事中十九年陞太僕寺卿累陞副都御史
二十五年因征倭陞戶部侍郎總督運餉于朝
鮮二十七年回部三十年卒贈戶部尚書諡毅
敏

侯先春字元甫無錫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太常寺
博士擢給事中累陞兵科都諫二十九年以言事
謫按察司知事歷陞文選主事

許弘綱字少微東陽人萬曆八年進士爲御史有
直聲嘗以建言削籍後以薦起副都御史爲兩
廣總督四十一年以副都署院事尋致仕歸
史孟麟字際明無錫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由庶吉
士授給事中二十九年陞太常少卿以憂歸四
十二年以原官起用尋致仕
劉應秋字見陽吉水人萬曆十一年進士一甲歷
陞國子祭酒二十七年建言謫外光廟登極以
東宮舊恩贈禮部侍郎謚文節

曹時聘字　獲鹿人隆慶五年歷部郎累官工
部侍郎總理河道卒與祭葬如例
楊寅秋字時中泰和人萬曆二年進士歷官四川
副使著有平播錄
徐學聚字敎輿蘭谿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知縣
十七年擢給事中十九年陞僉事累陞布政三
十二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尋回籍卒
馮時可字元成華亭人恩子也隆慶五年進士以
職方郎起家歷任藩臬所有文章聲稱而編勤

沈一貫字　鄞縣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
累陞南京禮部尚書萬曆二十年召入內閣爲
首揆者凡九年屢爲言者所攻三十四年與歸
德同致仕卒謚文恭
朱賡字少欽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由庶吉士
授編修十六年累陞禮部尚書二十九年召入
內閣四明歸德同日歸遂秉政三十六年卒謚
文懿
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萬曆五年進士由庶吉士
累陞禮部侍郎二十七年進本部尚書明年卒
官謚文恪

張棟字　崑山人萬曆五年進士授新建令
選給事中尋以國本抗疏削籍爲民卒贈太常
寺卿擬謚
于慎行字無垢一字可遠東阿人隆慶二年進士
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陞禮部尚書三十三年疏
請冊立不報引疾歸三十六年召入內閣未任
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馮琦字　臨朐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累陞禮部侍郎尋改本部尚書卒謚文敏

薛三才字中孺定海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給事中陞參政三十七年以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四十一年陞右都御史總督薊遼尋卒謚恭敏

王德完字子醇廣安州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給事中二十八年建言廷杖爲民天啓初起太僕卿陞左副都御史推方爲圓不滿人望焉尋卒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萬曆五年進士流劾江陵廷杖謫戍貴州十一年起用擢給事中十二年復以言事調南京刑部照磨十三年陞兵部職方司主事尋歸家居凡三十年天啓中累陞左都御史三年致仕卒謚忠憲

涂宗濬字　南昌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由知縣拜御史尋爲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尋總督宣大撫下失兒有功還朝推兵部尚書未任卒

周孔教字懷魯臨川人萬曆庚辰年進士累遷通政司使三十二年以僉都御史巡撫應天三十六年總理河道

梅國禎字克生麻城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爲固安令徵拜御史會哱承恩之變公抗疏請爲監軍卒平之俘承恩以獻論功僅遷太僕卿未幾巡撫大同進兵部侍郎督三鎮逆務卒贈右都御史

楊道賓字　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二授編修遷祭酒三十六年爲禮部侍郎三十七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爲編修累陞禮部侍郎以言事忤政府意妖書事起爲那人所構幾致不測得罷歸卒謚文毅

唐文獻字元徵華亭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一拜翰林修撰累陞左庶子充東宮講官與江夏郭美命友善妖書事起公正言相明頗賴以免焉

晉禮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光宗推舊恩予
太子少保謚文恪公在講席及掌計俱有彊直
聲

董其昌字玄宰華亭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庶吉
士歷藩臬天啓初推光廟講官舊恩召爲太常
卿仕至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傅公
樂易容物書法爲本朝之冠

焦竑字弱侯日照人居應天萬曆十七年進士
第一授修撰爲日講官坐言事謫外

許維新字周翰山東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由部郎
爲松江守有惠政仕至納言天啓初致仕

顧憲成字涇陽無錫人萬曆八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調吏部謫判桂陽州後以舉清廉第一仍還
吏部尋削籍歸講學于龜山先生之道南祠世
所謂東林也後起光祿寺卿不就卒謚端文

孫慎行字　武進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入詞
林歷陞禮部尚書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二年進士授推官擢
戶部主事尋改吏部癸巳內計澄汰殆盡致削
籍林居三十年天啓元年以工部侍郎掌都察
院事臺綱肅清尋晉吏部尚書逆賢以公爲黨
魁因推山西巡撫事逐之去大禍旣作以八十
家臣戍死代州天下傷焉崇禎時贈太子太保
謚忠毅

李廷機字九我晉江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選庶吉
士歷陞禮部侍郎三十五年召入內閣爲言者
屢攻首尾四年竟未入直致仕歸卒謚文節

葉向高字　福清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選庶吉
士累陞禮部尚書三十七年召入內閣明年山
陰卒公遂當國凡五年致仕歸天啓初起爲首
揆逆賢擅政公引疾歸卒謚文忠

王象乾字　新城人中隆慶五年進士由知縣
累陞布政巡視北口道節省款賞數十萬尋爲
川貴總督加副都御史總督薊遼四十年陞大
司馬署冢宰凡二年封印自歸天啓初起總督
薊遼撫定插漢予告　今上初復召總督宣大

以病歸年九十二卒

陳懿典字　　嘉興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選庶吉
士累官翰林院學士卒

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隆慶戊辰年進士爲庶吉
士時有文章聲與婁江新都友善後外歷藩臬
仕至南京禮部尚書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推官
三十年擢爲給事中四十年陞太常寺卿累遷
南右都御史天啓四年爲民崇禎改元起左都

壽患病卒

宋一韓字聞遠陳州衛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推
官三十年擢給事中四十年建言降南京大理
寺評事四十二年叙兵科功陞俸一級尋卒

邢　侗字子愿臨朐人萬曆甲戌年進士累官藩
臬善書法世稱邢董云

汪若霖字時甫光州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行人
二十八年選爲給事中三十四年歷陞禮科都
給事中是年以建言謫穎州判官尋卒

駱問禮字　　武康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甫知
縣授兵部主事二十六年擢爲御史至四十三
年告病歸

余懋衡字平伯婺源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知縣
擢御史三十九年陞大理寺丞天啓初累陞吏
部尚書四年養病尋削籍

王　紀字　　芮城人萬曆　　年進士授禮部
主事屢疏乞建國本歷陞刑部尚書以輔臣沈
潅詔事客氏公歷陳其奸遂削籍去卒謚莊毅

袁世振字仲建祁州衛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
知縣歷陞戶部郎中四十三年陞疏理兩淮鹽
法副使立新舊間搬之法人甚便之尋中考功
法鐫秩去

周之龍字左卿湘潭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刑
部主事調工部郎中管理漕運所著有河漕一
峴

黃承玄字與參嘉興人萬曆　　年進士歷陞
應天府府尹尋以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卒

朱燮元字　山陰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陞四
川布政晉因之變即擢巡撫尋為貴州總督歷
加兵部尚書少師左柱國
熊廷弼字　江夏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推
官擢御史按遼策奴酋之必叛屢上疏陳列四
十八年東事起陞大理寺丞兼御史為宣慰尋
陞兵部侍郎經略遼東天啓元年遼陽陷起兵
部尚書經略廣寧陷與王化貞同入關進繫論
死廷弼負氣自用然論遼事不可掩難服國法
論者以為不死于封疆而死于門戶云

李之藻字我存仁和人萬曆戊戌　年進士為部
郎罷歸東事起以薦累陞太僕寺少卿贊理軍
務後卒于家公曉暢兵法亦精於泰西之學也
徐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選庶
吉士累陞少詹事值遼事起兼御史練兵天啓
中罷歸　今上登極起禮部尚書修治曆法尋
召入內閣卒謚文定公博學多聞于律曆河渠
屯田兵法靡不究心獨得泰西之秘其言咸裨

實用云
高攀龍字士麟無錫人萬曆　年進士任行
人疏侵閣臣降揭陽典史天啓改元起光祿丞
尋超拜左都御史與趙忠毅對掌銓憲首糾大
墨崔呈秀明歲閹逮治命謂大臣義不辱國草
遺表從容赴水死後贈兵部尚書謚忠憲
左光斗字　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中
書舍人擢御史慨然以澄清為任首上核宮俾
封疏觸寺切齒之歷陞僉都御史因楊忠烈二
十四大罪之疏既入魏璫并逐公次年被逮榜
死　今上登極贈太子少保公深沈饒智略數
年間力持清議故羣小之恨公甚于忠烈云

楊漣字大洪應山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為常
熟令舉清廉第一選給事中因論醫藥事光廟
鑒其忠遂與大臣同受顧命累遷副都御史逆
賢禍國列二十四大罪請誅之削籍去次年就
逮榜死後贈　謚忠烈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行

人擢給事中力攻奸輔方從哲沈㴶為邪類所
嫉逆賢禍起罷歸明年被逮榜死　今上初贈
太常寺少卿謚忠節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癸丑進士翰林庶吉士以
忤璫逮問死詔獄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丙辰進士由推官拜御史
以忤璫逮問死詔獄

丘禾嘉字少鶴貴州人由鄉舉歷任遼東巡撫大
凌之議與樞輔不合然大凌卒不守云壽陞太

僕寺卿卒

文震孟字文起長洲人天啓二年進士第一拜修
撰建言降外逆賢矯政革職為民　今上初起
侍讀數上封事論劾長垣及請重定實錄尤為
切要八年入內閣以爭言官事忤首揆意罷歸
卒

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改庶
吉士授檢討逆賢矯柄革職為民　今上初起
右贊善累陞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卒公端直沉
毅負公輔之望與文公震孟稱舅甥一時齊名
云

宋懋澄字幼清華亭人中萬曆壬子鄉試閎覽負
奇所著有九籥正續集

黃廷鵠字孟舉青浦人中萬曆已酉鄉試歷任順
天經歷崇禎初年上為臣不易錄

杜麟徵字仁趾青浦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刑部主
事調兵部職方司主事卒

陳組綬字伯玉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兵部職

方司主事卒所纂有職方圖考

姓氏補遺

戈 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擢給事中遇事敢言十八年陞大理寺卿洪熙元年免朝祭未幾陞副都御史馳驛往四川罷伐木之役宣德元年爲民尋卒

李 棠字宗楷縉雲人宣德五年進士由刑部員外擢侍郎尋巡撫廣西末及三年獲俘馘以萬計朝廷嘉其勳兼提督征蠻軍務事天順中卒

徐廷章字公器羅山人景泰二年進士拜給事中

正門達之罪直聲震中外累陞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故無邊墻奏虜數入廷章修築之迄今以爲保障

章 懋字德懋金華人成化二年進士入爲庶吉士諫上元張燈左遷臨武知縣累陞福建僉事尋謝事歸讀書講學凡二十年學者稱楓山先生弘治中起南司業正德初以少宗伯致仕嘉靖初陞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

梁 材字大用應天籍大成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縣令歷陞布政嘉靖六年擢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尋總督雲貴川廣糧餉晉 部尚書劾翊國公郭勳反爲所中途落職歸卒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李士翺字汝翔長山人嘉靖二年進士拜御史累陞工部尚書尋改戶部尚書卒

錢 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官行人選爲給事中公留心邊務論列治體皆歷歷言之十七年以言事罷爲民卒隆慶元年贈太

常寺少卿著有承啓堂稿國朝名臣事實備邊策河套議海防略藏于家

康太和字原中莆田人嘉靖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所著有犢峯集

方日乾字子健福清人嘉靖二年進士爲御史

方 廉新城人嘉靖二十年進士初授南康推官爲松江守時倭奴薄城公設奇禦變中外恃以爲安倭平賜金綺遇爵尋爲江南巡撫歷陞工部侍郎卒

管志道字登之太倉州人隆慶六年進士授兵部
主事歷僉憲致仕世稱東溟先生

支大綸字華平嘉興人萬曆二年進士

徐顯卿字　長洲人隆慶三年進士歷官侍郎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庶吉
士爲御史建言爲民天啓初起任工部尚書逆
賢惡之落職崇禎元年復官謚恭定

楊師孔字冷然貴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初爲山
陽知縣尋督學滇中攝兵事邀曲靖之師夾攻

安氏敗之歷陞浙江左政司參議卒

侯震暘字起東嘉定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初授
行人擢給事中天啓四年謫外任崇禎改元起
原官卒贈太常寺卿

吳　仲

錢　楩

明經世文編總目

卷次	書名	作者
卷一〇七	柴司馬奏疏	柴昇
卷一〇八	叢司空奏疏	叢蘭
卷一〇九	王晉溪本兵敷奏一	王瓊
卷一一〇	王晉溪本兵敷奏二	王瓊
卷一一一	王晉溪本兵敷奏三	王瓊
卷一一二	顧文僖公集	顧清
卷一一三	梁文康集	梁儲
卷一一四	楊石淙文集一	楊一清
卷一一五	楊石淙文集二	楊一清
卷一一六	楊石淙文集三	楊一清
卷一一七	楊石淙文集四	楊一清
卷一一八	楊石淙文集五	楊一清
卷一一九	楊石淙綸扉奏略	楊一清
卷一二〇	王文恪公文集	王鏊
卷一二一	楊石齋集	楊廷和
卷一二二	姜中丞奏疏	姜洪
	范□□奏疏	范珠
卷一二三	凌谿先生集	朱應登
卷一二四	蔣文定公湘皋集	蔣冕
卷一二五	羅圭峰集	羅玘
卷一二六	何文簡公集	何孟春
卷一二七	何文簡奏疏	何孟春
卷一二八	張司農奏疏	張文
卷一二九	毛文簡集	毛紀
	石文介集	石珤
卷一三〇	王文成公文集一	王守仁
卷一三一	王文成公文集二	王守仁
卷一三二	王文成公文集三	王守仁
卷一三三	胡端敏公奏議一	胡世寧
卷一三四	胡端敏公奏議二	胡世寧
卷一三五	胡端敏公奏議三	胡世寧
卷一三六	胡端敏公奏議四	胡世寧
卷一三七	許文簡公奏疏	許讚
卷一三八	李崆文奏疏	李夢陽
卷一三九	何大復文集	何景明
	王渼陂文集	王九思
卷一四〇	康對山文集	康海
卷一四一	劉端毅奏疏	劉玉
	汪□□奏疏	汪鋐
卷一四二	劉文安公集	劉龍
卷一四三	劉清惠公文集	劉麟
卷一四四	何柏齋先生文集	何瑭
卷一四五	孫中丞奏疏	孫懋
	方簡肅公奏疏	方良永

卷	書名	著者
卷一八五	崔文敏公文集一	崔銑
卷一八六	崔文敏公文集二	崔銑
卷一八七	崔文敏公文集三	崔銑
卷一八八	崔文敏公文集四	崔銑
卷一八九	康漁石集	唐龍
卷一九〇	毛給諫文集	毛憲
卷一九一	汪青湖集	汪應軫
卷一九二	鄭給諫奏疏	鄭自璧
卷一九三	張淨峰文集一	張岳
卷一九四	張淨峰文集二	張岳
卷一九五	張水南集	張袞
卷一九六	張襄敏奏疏	張珩
	楊中丞奏疏	楊選
卷一九七	潘簡肅公集一	潘潢
卷一九八	潘簡肅公集二	潘潢
卷一九九	潘簡肅公集三	潘潢
卷二〇〇	馮侍御芻蕘錄	馮恩
卷二〇一	鄒襄惠公侯知堂集	鄒守愚
卷二〇二	夏文愍公文集一	夏言
卷二〇三	夏文愍公文集二	夏言
卷二〇四	何翰林集	何良俊
卷二〇五	朱中丞甓餘集一	朱紈
卷二〇六	朱中丞甓餘集二	朱紈
卷二〇七	許黃門集	許相卿
卷二〇八	鄭黃門奏議	鄭一鵬
	阜大理奏議	阜商臣
卷二〇九	李司農集	李士翱
卷二一〇	方侍御奏疏	方日乾
卷二一一	呂司馬奏疏	呂光洵
	龔□□集	龔輝
卷二一二	歐陽南野文集	歐陽鐸
卷二一三	留省稿	康太和
卷二一四	承啓堂文集一	錢薇
卷二一五	承啓堂文集二	錢薇
卷二一六	蘇司馬奏議	蘇祐
卷二一七	鄭端簡公文集一	鄭曉
卷二一八	鄭端簡公文集二	鄭曉
卷二一九	南宮奏議	嚴嵩
卷二二〇	羣玉樓集	李默
卷二二一	程文恭公集	程文德
卷二二二	蔣貞襄集	[illegible]豹
卷二二三	翁東涯文集一	翁萬達
卷二二四	翁東涯文集二	翁萬達
卷二二五	翁東涯文集三	翁萬達

卷	書名	著者
卷四六五	陳學士集	陳懿典
卷四六六	太泌山房稿	李維楨
卷四六七	宋都諫奏疏	宋一韓
卷四六八	來禽館文集	邢侗
卷四六九	汪給諫文集	汪若霖
卷四七〇	萬一樓集	駱問禮
卷四七一	余太宰疏稿一	余懋衡
卷四七二	余太宰疏稿二	余懋衡
卷四七三	畿南奏議	王紀
卷四七四	兩淮鹽政編一	袁世振
卷四七五	兩淮鹽政編二	袁世振
卷四七六	兩淮鹽政編三	袁世振
卷四七七	兩淮鹽政編四	袁世振
卷四七八	周司農集	周之龍
卷四七九	黃中丞奏疏	黃承玄
卷四八〇	熊經略集一	熊廷弼
卷四八一	熊經略集二	熊廷弼
卷四八二	熊經略集三	熊廷弼
卷四八三	李我存集一	李之藻
卷四八四	李我存集二	李之藻
卷四八五	丘中丞奏疏	丘禾嘉
卷四八六	朱司馬督蜀黔疏草一	朱燮元
卷四八七	朱司馬督蜀黔疏草二	朱燮元
卷四八八	徐文定公集一	徐光啟
卷四八九	徐文定公集二	徐光啟
卷四九〇	徐文定公集三	徐光啟
卷四九一	徐文定公集四	徐光啟
卷四九二	徐文定公集五	徐光啟
卷四九三	徐文定公集六	徐光啟
卷四九四	馮恭定奏疏	馮從吾
	高忠憲公奏疏	高攀龍
卷四九五	左宮保奏疏	左光斗
卷四九六	楊忠烈公集	楊漣
卷四九七	魏忠節公集	魏大中
卷四九八	繆太史集	繆昌期
	李侍御集	李應昇
卷四九九	侯吏垣疏	侯震暘
	楊方伯集	楊師孔
卷五〇〇	文閣學奏疏	文震孟
卷五〇一	姚宮詹文集	姚希孟
卷五〇二	宋幼清九籥集	宋懋澄
卷五〇三	希聲館集	黃廷鵠
卷五〇四	杜駕部集	杜麟徵
	陳駕部文集	陳組綬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方禹脩先生
陳眉公先生　評定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選輯

宋學士文集　頌　宋濂

平江漢頌　平陳友諒　文法具備也

天命　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之師。與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

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皡皡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餙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貨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惟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讋。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鈎。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

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僞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遂潛保小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

艤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綃有差。臣猶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

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濂備著其事，撰爲詞頌一通，以流瀉續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旂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創。閬胡不然，復豕而陸。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屢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飆火奮激。旟旐揚揚，艕艭將將。矛戈洸洸，鎧冑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巳無荊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蔡駁，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雷發。殺氣貫蒙，不舒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

櫓艣湊驅，筍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于湖奧，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甘萬死，以絕其衡。我師見之，千艘如龍。似兎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腦及顱，什若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饑予哺。昔何昏迷，今始徹寤。奏凱而

旋騎吹彏搖形于樂歌節以鐲鐃飲至于廟頒賞千
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
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升平可坐而
筴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溢疇能敵之惟 皇明斷
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
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泊乎合淝事以幸集
尚傳策書況茲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
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

還用仁與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鳳陽新鐘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讋萬邦咸臣用群
臣奏臨濠爲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
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
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
衆志以俾治化侯之受 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
金工何成諭以 天子明命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
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摶泥成範盡其銑角衡之度 詞意古奧
侈弇爲甬篆帶以方侯其燦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
赤銅六萬五千斤筮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巳巳涖
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
禮既成橐籥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鋒
液既澄氣憤雲洩循竇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
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釁隙以厭
除不祥鍾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
圍三十四尺有奇渾融其輪囷燁燁其容輝信技殫
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筍簴

聚千夫之力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
電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聳愕會濂扈從 青
宮幸鳳陽親覩盛美侯遂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之
世金部有七黃鍾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鍾又爲黃鍾 論有本
之本所謂景鍾大鍾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
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寖
失故法小鍾或數尺大鍾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
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孚洽神人
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

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罪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　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之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濬哲，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洩。聰于濛梁，眞龍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飭梟氏，乃具爐錘，乃烹乃鬻，化金爲水。赤氣夜明，如月之升，流亟而頹，入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鉏不鋙，輪圓順軌。恍放其型，敢愛斯牲，塗

釁禮成，熒光如星。于夫齊力，臺構懸楯，交扛孔甄，載考載擊。宅兮困困，觸兮賁賁，摩乾盪坤，以警昕昏。發德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博碩而麗，聲與正通，拓美集祥，熏于家邦。惟　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精樂之原，鍾實爲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于衆，是傳是誦。

表

進　大明律表　大明律

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僞日滋，強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爲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後食可湌。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爲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于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奉魏律爲二十篇，

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群臣，諄復數千言，唯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于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躡元弊，不異白粲中之沙礫，禾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　御以

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
民也。今又特　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
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
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　奏、揭於西廡之壁、　親御
翰墨、爲之裁定。由是仰見　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
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
愼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
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
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

典、吉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
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
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
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慮前至唐禁戒意）
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
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
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
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
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

輕之宜云。謹俯伏　闕廷、投進奉表以　聞、臣等誠
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洪武七年　月　日具官臣
等上表、

進元史表　元史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
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
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强
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
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

旣近取于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
居庸以瞰中原、　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
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遺之規模、成混
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
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而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
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
之朝、嬖幸蠱惑于中、權姦蒙蔽于外、漢罔祇因於疏（此自古亂階、豈獨元人哉）
濶、周綱遽至于陵遲、風憲皆爲不補之猶、將士盡成
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于重

滇海岳竟歸於真主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奉天承
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　正統　大
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徵鴻音斯
播載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此盛德事百王所無）
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
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
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　天語之丁
寧愈見　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
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

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
黃篪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啟分科脩
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指蒐實事）
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
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它書參考之無憑
雖竭忠勤難逃疏漏若自正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
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濂自愧其才識之有限弗
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
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于歲月筆則
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
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二卷表六
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
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叙

大明日曆叙　大明日曆

（此總開國之蹟加普人所作制業較居注者是也）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修　大明日曆
成粵從　皇上興臨濠踐　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
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複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

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
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
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
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
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此帝定古來未有）
一也元季驛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聖論洪業）
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輯（推古云勝）
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
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

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禀全
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
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
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
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　后妃居中不預一髮
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
惟給事埽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
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　朝廷有事
征伐則　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

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　帝力難名度
六事實駕夏越千古
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畧之運功
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
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
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
也況　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
以究夫　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　燕閒
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
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謁其大要於首簡

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擬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
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
修　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
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
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臣樂韶鳳纂修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
林編修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
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謄校謄寫則臣伯宗臣濂
及鄉貢進士臣黃昶國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
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濂謹序

洪武正韻序　正韻

聖祖最重此書亦定制華俗之一也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
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
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
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
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
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
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

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見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

皇上。稽古右文。萬機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　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

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蕡。臣荅祿與權。欽遵　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于方言。無以達于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叅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謄藁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　賜名曰洪武正韻。勑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奥。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愼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

僅稍異於類謠。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　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音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更見有關係）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　德音。受　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於古云。

郊禋慶成詩序

郊禋慶成

（盛禮爭處一郊祀此亦前王所不盡及）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即有事于　昊天上帝。以　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于今五載。弗懈益恭。粤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辛酉。日長至。復遵其時。前期丙辰。　上御奉天殿。集臣工于庭。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宮。有司汛掃反土。鄉爲田燭。各戒具修。罔敢弗肅。及期行事。百辟卿士。後先駿奔。牲拴肥腯。圭幣溫縠。器用質雅。酒齊苾芬。樂舞具舉。升煙上闡。　皇心內外。質文兩盡。　上帝居歆。福釐攸降。既竣事。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工部侍郎牛諒。晉府參軍熊鼎。磨勘司令吳雲。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秘書監丞陶誼。晉府錄事張孟兼。吳府錄事吳從善。咸謂　皇帝升中于天。國之大典。幸際熙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適以唐詩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爲韻。各賦詩一章。而屬濂序之。（文氣整老）濂聞郊祀之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寖涉不經。且惑於六天六帝之說。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

惟　皇上。壹據禮經。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恪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歛陽舒。降甘風雨。覃及寰宇。物無疵厲。行見鳳凰降而龜龍假矣。聲歌之發。茲非其時乎。（引二詩通下論健）昔者周人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二詩辭氣奧密。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何自而明之。羣公之什。優柔而雅馴。整肅而泰豫。足以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其有得周人之微旨。所可愧者濂非卜商之識。僭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

斯何。雖然一代之成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槩亦頗著見於間云。是歲十有二月甲戌朔金華宋濂謹序。

應制冬日詩序　冬日應制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　上御外朝。遣中貴人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讀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待制臣禕。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序次稹）右。既而命大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　上屢命盡觴。內官承　上旨。監勸甚力。臣濂數以弗勝杯酌固辭。

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　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復繫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臣濂最先。臣禕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　上覽之大悅。臣素最後。詩以民瘼爲言。　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念蒼生之意乎。於是各霑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際光膺　聖眷如此。不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爲卷。而以題辭爲屬。臣聞之。在唐中世。嘗夏日炎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爲可愛。凉生殿閣爲足矜。後代多譏之。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其於冬日沍寒之際。形諸篇翰。固不忘於聽政。羣臣賡歌。復以逸豫爲戒。憂勤爲勸。而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白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乎。揆之於唐。初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濂不佞。庸敢以是序諸篇端。　上所賦詩別以金龍箋繕謄。其副尊閣於家。示不可褻也。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京畿鄉闈

昊天有成命。　皇明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於是大興文教。寵綏四方。乃洪武三年夏

五月。以科目選士。詔內外之官。胥此焉出。閏三月。畿甸之士。將集試於京府。禮部以聞。　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令治書侍御史臣嵇偵。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館學士臣稼起居注臣韶鳳。尚寶丞臣潛。國史臣濂。佐其事。各賜幣帛而勞進之。既受命。不敢宿於家。即相率詣試所。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先一日。夜漏下十刻。始命題。至次日黎明給之。兵後學廢。不敢求備於人。其來試一百三十有三。在選者過半焉。既撤棘。僉謂遭逢

盛際文運方開不可無紀述以示於後爰以諸執事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錄而俾濂序之濂惟天下弗靖者幾二十年干戈相尋曾無寧日今得以涵濡文化而囿于詩書禮樂之中者果誰之賜歟是知 帝德廣被其大難名不可以一言而盡也棫樸之詩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聖天子之造士可謂至矣烝民之詩有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為士者尚思盡瘁報國以無負于科目哉是為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勤卣 選輯

顧開雍偉南 參閱

宋學士文集

議 宋濂

治河議 治河

（本集不收係舊作蓋元時冀寧憲治河也）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䰟名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沈兩珪有郎及白馬以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為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歷代尋河源至元時始知其處）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滙為阿剌腦兒二澤又東流為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從南會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為九派曰孫斡

譯云九度也水尚清淺可渡又東約行五百里始滾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剌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侖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至昆侖之南又東流過濶即闊提二地哈剌別里赤與納憐哈剌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侖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侖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釃為二渠載之高地洚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致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逺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疏為屯氏諸

河河且入于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八而入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覩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之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

濬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蓄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于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記

觀心亭記

觀心亭　趙千言亭

昊天純祐九有民全以所覆畀我　大明皇帝執符御曆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于泰寧然猶孜孜夙夜敬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勑工曹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甓爲墉塗以赭泥中寘輔坐前闢形戶越七日壬

子落城　上親幸焉召臣濂語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乎跳躑終不能度越範闌況有事于天地廟社尤用祗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冲漠體道凝神誠一弗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臣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爲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

心若存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源清而弗擾庶績咸熙否則天飛淵淪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所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 皇帝陛下法天啟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 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喻者矣雖然庶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為一而祥刑敉政壹出自天衍億萬年無

疆之休亦永無窮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 詔旨輒稽古書而為之記別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閱江樓記 閱江樓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為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 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于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為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廷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夷之遠

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感興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

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 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渤泥入貢記 入貢

濂承古溪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渤泥國冬十一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 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為臣子者柰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鄉几寘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造舟入貢爾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闍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鄂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聞王曰蘇祿來攻王師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鄂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旦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鄂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為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闍婆來人沐宗敏無低況猥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既與王別舟

行至海口，王又戚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
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愉復走王所反
覆論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
酒爲別酹地祝曰願使者早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
歸敝邪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
等入　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
云其所貢物鶴項生玳瑁孔雀大片龍腦米龍腦黃蠟降
眞香沉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鄙陋
不足觀　皇太子牋用銀牋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

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爲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
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
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纏蔽
膝首插紫花布被髮跣足其物産只古貝黃蠟降眞
龜筒代用檳榔煮海爲鹽瀝椰漿爲酒無稻麥捕生
魚蝦爲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漿澄濾膩
如粉食之器不備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
畢則棄之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
嚴以五月十二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
燕饗則刲羊豕雞鵝鳴鼓擊鈸以爲樂此其大凡也
先生職在太史願爲詳記之以昭　聖化所被之盛
瀕閩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
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
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
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弩使副蒲亞
利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
麻喏復遣使如前自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
復至方今　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　璽

書一頒輒稽首聽順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
奉宣　德音辭令所加足以讋服其心亦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修國史者采焉秩
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
慮無役不諧故卒能成功云

銘

五輪沙漏銘　宋濂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池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
輪軸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衡奠之軸端有輪

輪圍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軸長尺，圍如初，從莄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齒三十六，軸杪亦傳六齒，鈎三輪旋之。三輪之圍，軸若齒與二輪同。其如初，軸杪亦傳六齒，鈎四輪旋之。四輪如三輪，唯莄與二輪同，輪杪亦傳六齒，鈎中輪旋之。中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杪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盈百，斲木爲日形，承以雲擺於軸中。五輪犬牙相入。次第運益遲，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爲何

時何刻也。餘輪各有楹，附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藏几腹，謦露几面。刻黃衣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鉦。亦運衍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大畧也。初，瀏陽水善冰，雖爨與沃湯，不能爲漏。新安詹希元乃抽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爲古未嘗聞。較之郭守敬七寶燈漏，鍾鼓應時而自鳴者，殆將無媿予。浦陽鄭君永與希元游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請余銘，銘曰：挈壺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自詹始。水澤腹堅沙弗止，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制益美，詩惜分陰視斯晷。

題跋

恭題御賜書後　御書

昔在乙巳之春，臣濂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臥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上顧近臣黼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耶？黼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上憂形于色曰：宋起居純篤之士，不叅以分毫人爲，侍予五年矣，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否？黼對如初。越二日又問，黼復對如初。

上惻然曰：爾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雖然同處，疾必易愈。愈且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黼至導宣　上旨，臣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　上勅黃門內使出大府金幣，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于道，時方嚴肩輿之禁，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爲之請，將令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　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內臣存問，賚以綺幣白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

謝表一通進　上幷致書　太子以寓箴規之意
上覽之再三喜甚謂太子曰此書汝當日誦一過復
親御翰賜書褒荅其文則　上所自製字乃侍臣代
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則　上之親筆
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繒各一命　太子署名緘封遣
使者卽臣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　上深仁如
天厚澤如地凡閒于兩間者莫不沐浴神化鼓舞至
治以臣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念臣
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卽典儒臺未幾詔入禁中授

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恩
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痾之故又勤宸念眷注優異錫
予便蕃此固上天雨露之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
生成之性而臣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效之者何
日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
單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荅　上賜復追蔬遭
遇之盛於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　上恩云

恭題御製方竹記後　　御製方竹記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詔一二臣隣諮詢治
道時吏部尚書臣詹同在　帝左右歷談古帝王循
窮格物理而偶及於竹　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
同對曰其類實繁昔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
如蟠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舟有未
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
有名方竹者最爲俶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
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節
帝曰信有諸乎臣同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旣退獲
一枝以獻　帝摩挲觀之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

是親御翰染草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中序絡
致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爲人俊偉氣象稽之傳記
罕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
而詔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忭
躍將趨拜墀下　帝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爲
臣同捧歸裝潢飾以龍文玉軸持示太子贊善臣
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侍　帝前十又五年當
帝爲文性或不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
食之頃入經出史袞袞千餘言仰見天光昭回赫著

簡素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敷之爲卿雲散之爲彩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祖皆産乎北其勛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
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内外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之所未有況乎神藻煥發陰麗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　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　聖製雖多未嘗輕以與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

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　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千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乙未臣濂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恭跋　御製詩後　御製詩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内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爲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
宸衷廼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群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請　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置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太官

進天厨奇珍内臣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跽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
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桮酌志不攝氣或愆于禮度無以上承　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醻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竊又復懿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强一吸至盡　上大悦臣顔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

日晡宣送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本御府黃綾案
牒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
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
臣右重書以遺臣遂前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
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
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
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
承父師明訓常隳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　聖明
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

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　恩榮夐絕前此所
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
寵屢加雲翰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揣度何足以堪
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
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郤衆庶故能明其德洪
惟　皇上尊賢下士諒求黃虞治道度越于唐宋遠
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
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踊躍奮厲以揚于　王庭哉
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
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恩
寵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
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
報其上臣雖無所獻爲願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
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
久臣敢竊援斯義確玉爲軸裝潢成卷什襲珍藏以
貽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
士大夫聞風慕嚮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
月戊午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輯
彭賓燕又參閱

劉誠意文集

頌 劉基

祀方丘頌并序 方丘

維洪武二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皇帝將祀
地示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舊宮。詔百僚集射

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
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
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羣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
下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祇承。 天
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
是歲雨彌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
百僚告于 太廟。遂居于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
夜二鼓。有風徐來。淋潦頓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
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
火不揚。百禮既洽。于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
誠意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
熏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
符契。大命所集。 皇天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
學士臣基謹獻頌曰。濬哲惟 帝。父天母地。維孝維
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物以將之。神祇在德。匪惟其
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木流之
無嶸儀斧發。豈無牛羊。而不以祭。穹祇赫怒。監觀萬
方。式求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

三尺劍。鼎一旅。奠命于長淮。長淮具宗。濟于大江。大
江假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望
風占公獻其琛寶。稽首龍墀。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
濟踰河。雲旆所指。鐵馬金戈。蹴踏泰岱。憑陵華嵩。鏟
夷燕趙。獮獫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斬逆懷降。允
協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懾懾。戴 天子德
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既禋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
仁。神馮之報。圜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虞。越商踰
周。小臣作詩。以繼大雅。

平西蜀頌并序　平蜀

臣聞天命眞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統，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豪傑，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　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荊湖，再伐而舉全吳，三伐而海甸廓清，西伐而東粵南閩悉歸版圖。於是肆伐中原，拾宋掇秦，挈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明

鬼慄，匍匐俯伏。玄菟、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鏤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號，大臣皆請討之。　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伐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塘，殺其將，其郡邑鎭戍，望風送款。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耶！固知天命有在，而羣雄並起，爲之驅除也。臣基受恩深厚，無能補報，適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已，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聖德萬一，亦聊以寫葵藿向日之忱。

其辭曰：惟彼蜀國，自蠶叢，山川阻閡，與華不通。金牛啓道，厥竅斯鑿，蜿蜒岩嵬，始通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震驚北方。劍閣倚天，瞿唐折地，仰不可攀，俯不可視。奮茲羌戎，恃其險阻，罔知天命，大邦是距。洸洸虎臣，受命于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如雷如霆，天子之威，廟算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指，山山摧羌，人失魂魄，懼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泥首軍門，面縛銜璧。六軍奏凱，聲動玄黃，黎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雲甘露，自天降祥。臣拜稽首，受天之祐，受天之祐，天子萬壽。

甘露頌并序　甘露

欽惟　皇帝順天應人，奄有九土，武功既成，文治大洽，格恭天地，孝敬　祖宗，山川鬼神，莫不祇肅。是以億兆歸心，遐邇嚮化，羌夷蠻貊，無有弗庭。　皇帝愈加謙恤，深惟上天付畀之重，夙夜兢業，思與羣臣庶民咸躋雍熙，以承天眷。敎誨戒飭，諄諄切切，日不厭數。於是乎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薦和孕精，悉發悉達

禾麥呈瑞，年穀屢登，倉廩之積，如岡如坻。民用紓矣。
邦本固矣。乃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沾潤草
木，瑩若凝脂，美若醍醐。五年十有一月又降，今年仍
降如初。臣聞瑞應圖曰，王者德至于天，則甘露降。鍾
山京國之鎮，帝業所基，而甘露每降于茲，則天之所
以彰我　皇帝之德，而引國祚於悠久之意，豈不顯
顯矣乎。昔者軒轅黃帝得瑪瑙之甕，甘露降之滿盈，
黃帝食之而壽。今甘露連年屢降，則天之所以壽我
皇帝於千萬歲之意，又豈不昭昭矣乎。於是羣臣莫

不欣懌，有姓莫不蹈舞，手相慶。而在廷之臣咸爲詩
歌，咸爲賦頌，以詠盛事。於是臣基謹再拜稽首而獻
頌曰：古帝軒轅，德協于天。天降甘露，俾服延年。明明
我　皇，統坤握乾，受籙豪猶，樹德佑賢，命將出師，廓
清四邊，滄溟帖清，嶺嶠收烽，宏功茂烈，烜赫八埏。郊
社宗廟，享祀豐潔，日月星辰，嶽鎮海川，敬罔不至，誠
罔不宜，寅畏天命，翼翼虔虔，匪直臣庶，聲聲惓惓，惟
恐弗及，惟恐或愆。皇天后土，眷顧式堅，瑰祥信禎，來
集連連，膏露流滋，如瑤如璐，味奪醴齊，光粲珠蠙，高
穹斗極，深浹重淵，被之竹栢，竹栢鮮鮮，被之鳴鵠鶴，
嵩嫣嫣，璧月宵炯，銀河曉旋，天乳耀芒，燁于穹圓，霏
霏其霧，泥泥其泉，吉吉其飴，馥馥其荃。瑞我　聖皇，
神恬氣全，萬姓率德，七曜順躔。　皇壽如山，如黃如
玄，超三軼五，煥後輝前。小臣作頌，願附史編。

序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贍遠

易不云乎，有子考無咎。庚子之歲，予與金華宋先生
俱來京師。時　上渡江未久，浙東方歸附，先生與予

及予同鄉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
談笑，雖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無芥于心，
惟先生泰然耳。日與文彥士相從游不倦，人咸異焉。
時先生有子二人，長曰瓚，字仲圭；次曰璲，字仲珩，皆
克家，蓋夙以家事付二子久矣，故先生得以優游授
道于浦江鄭氏之義門。至今又十有五年矣。去年秋
七月，予自家重赴京，先生時爲翰林侍讀學士，執手
相盼睞，喜溢眉目。先生長予一歲，予須髮已白過太
半，齒落什三四，左手頑不掉，耳聵，足蹣跚不能趨，而

先生髮鬚黝黑、齒牙朱貝、顏渥丹、步履坦坦、不落俯
班後、起戴星入國史館、握筆寫細字如蠅頭、日
數千、且僕僕走承召命、暮歸作詩文四五、少不下二
三、先生素儒家無童僕、僕在京寓皆成去、公館彌十
有十五里、惟次子璲從、竭者從、夫人又病在寓、璲
來往省視父母、且奉湯藥不違朝夕、今年春、長子
璉造二將自金華來、夫人病亦愈、於是先生以事命
璉暫還故里、而在朝群公大夫士咸賦詩餞璉、求其
即還、則璉之能善事其父、就善交其朋友者可見、嗚

呼若先生可謂有子無忝者矣、宜其老而愈康且樂
也、璉又工楷篆隸草書、賦詩屬文、皆足以繼承家業、
故於臣行事以為之、且繼以詩、

送□□□歸金華覲省序

世之□□□有一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樂之
大□□以是為係乎天、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
也、□君子之欲顯父母、心無窮也、顯父母之道無過
乎立身揚名、而鮮有能及其父母之目見、是故君子
之急於仕者、良有由也、且父母之鞠子、亦孰不望其
能立功立事、超乎群倫之上、以光大其祖宗之門戶
也哉、故於其初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不啕啕乎
為老婦之慈以嬌之於膝下也、天下之為父母者亦
孰無是心哉、而當其生存之時、獲見其顯者、蓋十百
之中、不能二三、信乎其係乎天而不由乎人也、為人
子而知愛其父母、則其中心為何如哉、是故孳孳汲
汲不違自已、仰馳光而興慕、俯逝水而長懷、當此之
時、將爲爲而可哉、金華黃生以明經舉于鄉、就試浙
江、省貢于春官、時年二十有二、是歲　上閱天下

貢士、春多年少、慮其未熟於世故、倒廩之國學、使習
開朝廷律令、練達治政、然後授之職、俾勿壞以殖天
下之民、於是生亦與焉、其明年、翰林學士宋公濂
奉命修實錄、生以工書服勞史館、又善於所執事
受命修國齋雅、其年冬十有一月、給假還金華、覲
省父母、其與生俱浙東人、故翰林群大夫士賦詩送
其□而觀其序、於其夫生曷當於父母俱存、兄弟無
故、亦已哉、且又有祖母在、學日進以充其身、又際盛
代、事聖主、受命侍從、哲王出入禁闥、此人人之所聯

望而不敢覬者，生於是乎兼之，其爲樂不亦大哉。甚既爲之序，而繼以詩，且有深望于生，惟與其服膺乎不愧不怍之訓，以接跡於古昔聖賢而後已也。嗚呼，生其勉乎哉。

跋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斷獄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

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寃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覈成案，苟無其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太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爲哉。於是大信刀筆之眞能生死人矣。既又問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叙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寃獄，嘗附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摘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寃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於階，覘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閭里之間，則彊梁橫行，怨讎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訴去，則輒以打告無復來者。由是卒護簡訟之名。嗚呼，與闘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簡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

氣，拘而爲鬪殺，激而爲盜賊，鬱而爲災沴，上應乎天譴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彭賓燕又　選輯

搆李王言遠庭　參閱

王忠文公集

序

王禕

送胡仲淵叅謀序　叅謀

至正十五年二月有詔命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恩寧晉公鎮禦饒城公幕下有文武士曰胡君仲淵實預在行君之學本於仁義禮樂而於天文兵法術數技藝靡不精通葢有用之材而其志慨然欲以功名自見者也先是溫之戍卒殺其守帥據城以畔時公以浙東元帥往討之訪得君龍泉山中而問策焉君以謂溫城險而賊守固可以計取不可以力攻公一用其謀晝賊果就擒故溫城之平公之功君之策也及是公有饒城之命復倚君叅謀軍事而饒處江湖之會最爲江浙屏蔽自數年來竊爲盜區斯民生業蕩析殆盡今遺孽尚在軍旅仍戒嚴殺戮撫綏之際誠

主帥所宜愼以公之明決而君以沉機邃略濟之吾知寇不足平民不足安矣是以君子旣多公能求士爲國且益望君必將爲知己盡相與以有成也君嘗爲禕言今天下之弊在於南北用武未有休息而將帥之權不相統一朝廷之命令不能明信此殆不容言矣至于軍卒之單寡而無所於調發錢粮虛匱而無所於徵需變而通之則其有衛夫軍旅錢粮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徭橫斂悉不復以病民止令民有田者苗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又減而計之當亦不下糧十五萬兵一萬五千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矣其操識持論異于尋常大抵此類而周亦未遂於施用也嗚呼自我世祖皇帝平定天下建不拔之基以開長治久安之道規模宏遠矣其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所宜憑藉夫何僅及百年而天下遽已日入於敝若或不可支持甚而理財制兵之術旣窮皆坐視而不卹是皆事變終不

可為乎抑亦任當世之責者未之思焉耳宋儒有言管仲復生商鞅不死天下乃可得而治其言雖失於有激然而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意者變通之術誠不可以非其人以任之諸葛孔明王景略之流不世出此有識之士之所爲深慨也今天子在位日久圖治日切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士之懷奇見而欲立功名者寧能不見於設施而有不盡用之歎耶匪朝伊夕叅政公行大用君之所自見必又有大於今日者矣於其行辭故道夫人之所望於君者序以爲贈焉

送鄭仲宗序 詔徵富民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西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既集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爲書以摹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上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禕及起居注臣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以訓諭斯民之意乎臣禕謹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三代而下爲人主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教今 陛下以天下爲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是提耳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子弟此政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又問卿等亦嘗見鄉人有論否乎臣濂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來受訓諭爲臣言 陛下教之之旨甚至今還且將以所賜書重刻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 聖意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爲

贈仲宗卽所謂義門鄭氏者夫仲宗之來旣承 聖天子之丁寧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加之者矣而顧又求言於禕何耶禕也聞之三代之民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哉蓋其性質本善而又熏陶漸磨之素至故一鼓舞間莫不興起於爲善而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宗之家十葉聚食藹然有仁義之風庶幾一家之三代今又服受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興於仁讓上下相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上德

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禕故具志其事書以告仲宗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之勤則凡賦詩者當能稱誦之茲不復道

記

錢清江浮橋記 水利

錢清江古名浦陽江俗名小江在山陰東北五十里江北則蕭山境也禹貢三江既入韋昭注三江者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十道志云婺州浦江一名浦陽江蓋江之導源實出於此北流一百二十里入諸暨

溪又東北流縣峽山直入臨浦灣以達于海十三州志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浦陽江亦謂縣臨浦而北則達浙江而入海也而酈道元水經注云浦陽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東流南屈又東迴北轉逕剡縣又云浦陽江東北逕始寧又云東逕上虞烏傷今義烏浦江乃其故地謂之導源信矣始寧即上虞剡縣今嵊縣信如其言以為東迴北轉則是自山陰會稽泝曹娥江縣上虞至嵊縣也非也又云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歸海餘暨即諸暨距餘姚二百餘里謂餘姚西北浙江入海亦非也又云臨平江上通浦江下注浙江臨平在浙江之西其源殊別謂浦陽江與之通尤非也蓋道元之論以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故川舊瀆難以取悉又未嘗身履浙江以東故其謬如此案地理志柯水東北逕永興東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永興即蕭山而山陰北二十里有柯橋其下為柯水注于江然則浦陽江發源浦江逕諸暨入臨浦而後合柯水繇蕭山以達於浙江而為海古今蓋不易也其復名錢清者後

漢劉寵作守郡中大化及去山陰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尋投諸江故後人因名江曰錢清今俗唯稱錢清而不復道其為浦陽者迹因人而著也江自臨浦而東若干里是為柯水所注即所謂錢清其地控驛道而江流至是勢以益大又潮汐之所經操舟而渡動致覆溺舊有浮橋蓋比舟為梁以濟不通而近歲廢不治厲深濟盈涉者告病至正十七年秋寧夏吳君以寓臺行軍都鎮撫分鎮蕭山山陰兩縣覩橋之廢慨然歎曰是不亦有

司之缺失,亟命裒民戶之義助,斥公帑之羨儲,計其物力,度程而新作之。凡為舟十有二,上架板皮相屬以為梁,其長三百有六十尺,廣十有七尺,聯之以鐵絙,絙如橋之長,而維其兩端於南北岸,使梁常比而梁常屬,與波濤相上下,雖水漲悍而往來者固無虞。人莫不以為利也。橋成,衆欲書其事於石,以永君惠,而又以文屬之禕。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橋梁之修,有司之常事耳。今會稽蕞臺治所,號稱會府,而錢清當四會之衝,橋以濟

人,厥繫斯重,乃皆坐視其廢,曾弗之顧。君方摯兵民一枋以護臺治,成望素著,而且以惠利及物為先務,故茲橋以廢為成,有所不難。夫焉可以有司之常事例論乎?是故門關道路、廬館舟梁,修除以時,非直為觀美也,凡以通國野,敬賓旅,恤老幼,遷有無,實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又謹著之。當時覘陳議鄭,皆不越是。而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今君之于橋役,不以諉之有司,而汲汲力成之,其可謂善為政矣。君名買里古思,字善卿,起家進士,調紹興錄事司達魯花赤,今擢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經歷,仍留鎮山陰廣山云、

詔誥

封建諸王詔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蔭,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

長子為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為秦王,第三子為晉王,第四子為燕王,第五子為吳王,第六子為楚王,第七子為齊王,第八子為潭王,第九子為趙王,第十子為魯王,姪孫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翊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嶽瀆名號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蜂沸上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人神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

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人神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科舉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于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于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

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庭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繇科學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眾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租稅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盛功故國家尤當

以恤民爲先務朕爲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租糧尚慮凋敝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爲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邮應天太平已嘗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爲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稅秋糧亦皆

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父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爲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處爲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來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封安南占城二國詔　安南占城

皇帝詔曰朕居中國統天下法古先帝王一視同仁每欲使四夷俱安近者海外諸國皆來臣服貢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爲爾兩國言之和睦鄰境乃保國之善道故善爲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攜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而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至于天地神人同憤共怒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諭爾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當即罷兵以和睦鄰境爲念畏天保民安

緝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招諭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群雄平定華夷唯西北邊備未修蓋以擴廓帖木兒猶守孤忠保其餘衆居于沙漠以爲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

聽其賀宗哲孫翥趙恒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阿都剌除回回司天少監誥　曆法

天文之學、其出于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蓋慎之也、以爾阿都剌、敏而多識、回回天文之說、實世守之、朕仰觀天象、敬授民時、乃循近制、仍設其職、而命爾復居厥官、爾尚勤於推測、謹於敷陳、恪守攸司、以稱予意、

議

泉貨議　泉貨

天下之物、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貨者言其用、其制先有銅錢、後有楮幣、銅錢之制、自五帝三王、下更歷代、莫之有改、其為法最古、而楮幣之制、所謂關會交鈔者、又所以權錢而行、金宋之末造也、之二物者、握之非有補于暖也、食之非有補於仙也、而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

而平天下命之曰衡、於國家者、恒賴以為生民之大命、而不能以一日廢、一日或廢、則國家之命、幾乎息矣、故曰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國朝因時制宜、襲近代之法、一切用鈔、而錢盡廢不用、自中統至元鈔之行、且一百年、中更至大、雖嘗改法、然旋亦即復舊、乃自頃歲以中統交鈔重其貫陌、與至元寶鈔相等並行、京師復鑄至正新錢、使配異代舊錢、與二鈔兼用、其意殆將合古而達今、而不知適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統本輕、至元本重、二鈔並行、則民必取重而棄輕、鈔乃虛文、錢乃實器、錢鈔兼用、則民必舍虛而取實、故自變法以來、民間或爭用中統、或純用至元、好惡不常、以及近時、又皆絕不用二鈔、而惟錢之是用、而又京師鼓鑄尋廢、所鑄錢流布不甚廣、於是民間所用者、悉異代之舊錢矣、嗟乎、二鈔者國家之所用、而民則以為棄物而弗之用、舊錢者國家未嘗專以為用、而民爭相寶愛而用之、是天下之民、反操國家之柄、而國家之命、已下制於民、泉貨之弊、莫此時為甚矣、詔旨屢餝、禁令愈嚴、民頑然相

視而弗之恤而上之人亦坐視其法之弊衆無策以救之民情所至如水就下勢之趨嚮不可復遏是故善爲天下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以爲利上之人何故而不爲今外省相得承制行事亦既審察民情即江浙省府治鼓鑄累月之間因用頗賴以資給則其爲效固有不可誣者然其所鑄兩當十大錢止用于杭城而不足以行遠則有流布諸路者抑亦易視之弗信泉貨之弊自若也愚竊以爲今日鈔法宜姑置弗問而錢法當在所速講錢法之議有二一曰廣

開鼓鑄二曰罷鑄大錢考之史傳漢郡國皆得開鑪而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唐亦即出銅所在置監天下鑪九十有九宋鑄錢總二十六監而諸路所鑄其數多寡各有差其法皆爲不可廢賈誼所謂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者此謂不可使民私鑄耳非謂官不當廣鑄也夫錢便於貿易而銅不便于轉輸轉輸不便故即其所出而鼓鑄貿易相便故隨其所在而流布此勢之必然而國朝至大中亦置江淮等六監此可見鼓鑄之當廣矣自周景王楚莊王欲鑄大錢其臣即以爲非漢之赤仄以一當五王莽之大錢五十蜀之直百後周之當千唐之乾元後唐之永通宋之熙寧皆爲當十大都一時苟且之爲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蓋大錢質輕而利重利重故盜鑄者多質輕故實愛者少小錢費厚而利均費厚故盜鑄者少利均故貿易者平此亦勢之必然故歷代大錢皆旋踵而廢而至大大錢今亦存者無幾此可見大錢之鑄當罷矣由是言之鼓鑄不可不開而監局之置不可不

廣大錢不可不罷而小錢之鑄不可不多爲今之計無踰此者且今江浙地大物衆省府鼓鑄固必仍舊其浙東西江東閩中諸路宜各斟酌所在分置監局或一州二州即爲一鑪而凡所鑄錢必以漢五銖唐開元金大定宋大觀及今至正小錢爲則其大錢更不復鑄夫鼓鑄廣則造錢多而人易致小錢多則稱物均而人知貴易致則其用不匱知貴則其行可久推而放之其法將偏諸天下而準固不特江浙一省而已至于權銅有禁尤當加嚴宜如唐制佛像以鍮

錫土木爲之唯鑑磬釘環鈕得用銅餘皆禁絶又民間所有銅皆得入官官爲鼓鑄除工本之費更取其三而以七歸于民而又鼓鑄之餘關防嚴密製作精緻定其輕重而有度平其出納而有常如是則今日之錢可流地上異代之錢將不銷自廢大命國家之命以復古之道因民之利以遂民之生計宜無踰此者上之人胡爲而不敢行也抑嘗因是復有其說古者三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白金爲下後世或爲二幣秦制黃金以鎰爲名及銅錢是也今誠使官民公

（今銀爲錢前代亦有其制惟外夷用之）私並得鑄黃金白金爲錢因其質之高下輕重而定（當今黃金白銀爲通幣則亦不須範之爲錢矣）價之貴賤多寡使與銅錢母子相權而行當亦無不可者且今公私貿易若干銅錢重不可致遠率皆挾（當時欲以銅錢權白金今時則以白金權銅錢）用二金籍使有司不明立之制而使之用公私之間有不以之爲用者乎是則用黃金白金爲錢與銅錢並行亦所謂因其所利而利之者也或者顧謂廢錢（廢鈔用錢此元運將終之徵）而用鈔實祖宗之成憲而于術數之說爲有符今唯用錢無乃稽之典章驗之圖讖有相乖違者乎是不然天下之法雖聖人不能使之久而無弊及其弊也固未嘗無法以捄之論而通之存乎人焉耳而可泥于拘攣之見偏於尋常之論哉記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夫弛而不張張而不弛要皆非先王之所以爲天下者弛之張之與時宜之斯爲善矣嗟乎當今時事之急可言者衆矣然孰有急于泉貨者故述斯議庶上之人得採擇焉

疏

祈天永命疏

（忠文公奏本亦惟此一疏載于家乘故存之）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

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策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于法天道莫急于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

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

稅民心咸悅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漸而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乎心者自然忠厚施于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以聞無謂老生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張官處中參閱

宋文恪集

碑記 宋訥

大明勅建太學碑 重建太學

洪武十四年夏，上詔群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

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于雞鳴山下，高爽平達，覽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與一代學乎，群臣稽首曰 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 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 明詔，夙夜匪懈，樞楯像楷來積如草，鑿山載石，輿土築基，梓人効藝，以宏其制，又遣僉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彝倫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廚有室，井覆有亭，物貯以庫，倉廩蔬圃，草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間，東西有館，助教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廟在學東，先以增其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爲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太祖之意若此何嫌于塑廟之易邪）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月 天子遣使祀 先師，以太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有七日 上躬臨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乃達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龔斅執經，祭酒臣吳顒講經，既畢，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

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 上又賜勅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過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 命述興造始末爲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此亦進御之）萬世，帝王之典，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 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

古凡我文臣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砥相勵，無負聖祖，則正人端士蒙出而為國家楨幹，庶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矣。當自今始。顧臣庸陋，敢不對揚帝命，式昭盛代之興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惟 聖皇，臣伏萬方，乘時經綸，文偃武揚，儲賢發祥，載整乾綱，乃相學基，雞鳴山陽，平遠高爽，非巷非闤，武煒京邑，隱若天藏，考制定規， 聖度昌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遑，工師用勸，劬技允臧，有廟有廡，有廊有堂，鱗比而重，翬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鏘

鏘，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 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儀，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 聖製昭宣，啓迪激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庠，爰極作明，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肱 朝廷，都俞巖廊，以弘文化，慶祚靈長，萬禩 皇圖，萬世無疆。

敕建歷代帝王廟碑　歷代帝王廟

兩儀判而人極立，人紀建而君道興，越自上古，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于今。欽惟 聖天子受 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民極，纘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爽而勿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于欽天山陽，越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逵奏成功，詔文劉禮部臣請為之記，臣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帝王膺德於躬，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

三皇五帝，祭于肆類，僅見于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于今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 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而神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于庭，金玉其相，袞冕煒煌，聚精會神，咸宅于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涓吉， 上御寶極，制命大臣齋明承事，籩豆靜嘉，粢盛豐潔，告虔

告頋神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宇宙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爲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奉晉及隋觀其功德不能無愧故斥而不與是可見　皇上敦名實重

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無斁謹爲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皡皡同底于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于元氏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貫翼翼新宮有恤而閟貌像既嚴呈靈斯蒸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暨祚我　皇明以克永世

送田文起序　吏胥

明善復初儒者之學也學以濟時行道爲心儒術飾吏以濟時矣其從事則法律焉天下亦豈有捨儒而可以爲吏者儒道與天地並扶天經立人紀自古有天下者何嘗一日無所待于儒乎甚矣吾儒有益于國家而成致治之功也滑縣吏田文起甫以曹子八國學師明師友益友非一日矣問學抱負濟時行道之心益未嘗少替　聖朝郡縣吏多以儒選文起親老且貧執役乎吏以爲養親計發所蘊爲簿書間推擇學于法律內縣以廉幹稱洪武丁巳夏四月北平

提刑按察司嘉其言行有道也舉而用焉則贊風紀持憲法必有以彰大其功名矣昔趙廣漢起河間郡吏王尊起涿郡書佐鮑宣起縣之鄉嗇夫丙吉起魯之獄吏漢代人材多出吏胥而超越後代者又不無所本也蓋孝武之世公孫弘奏請畢太守卒史皆通一藝自是吏胥乃從事于文學禮義之中而公卿士吏彬彬矣其視區區法律習者殆不及耳文起往矣以天資之美學問濟之不爲外物累不爲法律誡行

道濟時求無負明吾復初之學，然後爲儒者之功効也。雖儒術飾吏，亦何功于儒乎。文起勉旃，是爲序。

送國子生劉士能還京序　分教

昔孟軻氏論王政于齊梁，兩言庠序之教。蓋庠序天理人心之本所在，維持風化者孰要于此哉。是不可一日廢也。安東劉士能成童在庠序，既冠始入縣學。洪武甲寅，朝廷以縣試升胄館，乙卯以國子選爲分教。士于斯時亦榮矣。夫吾古之謂學，人材由庠序而出，國學之設，不過公卿大夫之子弟，非養天下之

士也。凡民俊秀得預乎教養者，員亦有差，乃知天下爲學者，少長習熟于黌庠遂序之間，培植涵養，殆非一日。有掖師以昔其孝弟，有黌正以正其齒序，至于禮射行藝，又有祭之之官。古人重黌庠遂序也如此，宜乎人材盛于周也。聖天子以教化原于學校，郡縣之學，既設官以教也，又增廣生員，擇國子而分教焉。是即黌庠遂序之學乎。若士能者，其一也。由是大而一郡，小而一縣，近而一黨一鄉，冠帶濟濟者有焉，絃誦洋洋者有焉，藹然三代庠序之風也。爲師者日嚴于教，爲子弟者日相淬厲，則人材出而視古無愧，必有嘉謨正論，興庠序之教于天下也。因士能過予告別，故直書以爲序焉。

貝淸江集

序　貝瓊

送楊文啓序　教授

國子生天台林伯雲來，言其鄉先生楊大啓者，隱黃岩之大閭，其道足以自樂，泊然無以求于外，恒言天下之至貴無以加吾之所貴，故不知貴之爲貴；天下

之大利無以易吾之所利，故不知利之爲利。不知貴之爲貴，貫有尊于人者也；不知利之爲利，利有重于人者也。吾何慕彼哉。于是衣褐衣，飯脫粟，鼓琴而歌先王之風，衆莫知其底蘊。時出游佳山水間，過四明，上天姥，泛錢湖，觀禹穴，將終其身，與流遁忘返者爲徒。洪武三年，朝廷用薦者言，徵至京師，欲命以官，復而不就，遂授荆州儒學教授，欣然而往。幸先生之之言，遂起而復曰：予雖未識文啓，蓋亦一世之高士，猶于出處而不苟者，又何待于贈耶。抑聞天台默齋

民耳。昔公之在青州也，大伍犁闘彝。及來鳳一也。邰拔無淫縱，夫以區區一文人，充幕府之選，非素有威嚴敢擊斷，爲其所憚，何以使之禁其一切之欲，惴惴焉聽約束于朝暮如此邪。葢有其法而行之，以公無私，孰得而干攻犯令也。則今之往也，位雖下而勢實尊，名雖小而事益專。以其已著而卜其所行，余知其易易然矣。于是客皆善其說，遂與之劇飲而別。因書爲送行序，而工詩者系其後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李之楠仙植　參閱

蘇平仲文集

制　蘇伯衡

梅思禮授大督府副使制　獎懽効順

建國初忠武大都督府留使如副掌戎籍兼尊官廣官以臨蕃國任莫重于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也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胸襟韜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胄作鎮藩維保此是人處來歸者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彊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于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而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囂去遠識擬伏波允我師徒東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効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舉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蓋圖於報効

代僭學士封靖西王制　此喻寳之肯也想亦終入沙漠

朕惟竇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載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眷爾外藩忠于內附爲績既懋其報宜豐具位某裔在北朝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于遐陬撫御合宜官府各修其職芸思咸兼著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審于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受境知同馬援之識鼎于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俾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土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邇實切寵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藎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策問
大成爲泉戶以策問求代吉也

問爲人君者莫貴于勤莫大于斷莫難于任其臣尚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史之傳飡同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于孟明漢昭之于霍光燕噲之

於予之德宗之于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爲說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爲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効之反以備請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庶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漁能開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爲國故漢收河北兵不再興唐復河隴未嘗出師今西蕃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欲使戎狄賓服不敢南向而牧馬洮隴幽薊之民目不覩旗旄耳不聞鉦鼓而安于耕鑿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爲法雖不同而先後當相資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爲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爲治未有不本于古而可行于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冊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于上

問羲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皋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于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苟班資之崇庳而恥于効一官歟抑拘于數易之制而其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去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于一職與夫急于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勢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衮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也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爲法乎則涉于避嫌以崔爲法乎則近于專擅權致威福下移之譏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爲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于伊尹傅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傅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

揚傲久亡不自以為歉而其君亦不以為疑是果何
道也若皆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于常崔之間抑可
不可與講明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
胄子之教尊之于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于學正
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濶而弗
講歟古者與師其出也受成于學其反也獻俘獻馘
于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
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於六藝爲

器之本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
爲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佻達城
闕則其習至于今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
而有愧豈非學校徒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疎
略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闕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借
明大義而不汁借偽或指斥權臣而寬責不恤亦皆
見之而君子以為盛事果何以致之歟豈所謂不待
文王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于京師而二三
游焉息焉質服稽行以自發揮者若致自

凡古法之當施于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無限之以
脩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責也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于古訓于
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
因者循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
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經持天下之大
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與擬拾于煨燼之餘
僅得一二爲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
君世主行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為務也而不害其為

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
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
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于師乎古者
矣而無救于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
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大哉高帝之大度文
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
莽之惡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
貴求其實不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
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

乃為言歟幸推其故

送譚鎮撫調平陽序　國初鎮撫

都指揮使徐公、以平陽岸大海、內與南閩接壤、外連（衛有鎮撫所亦有鎮撫以丁戶為者將而鎮撫佐之則譚氏乃所鎮撫也其于武弁為至微矣而蘇）日本諸藩、雖宿重兵、而守將不足以任折衝、既簡千（先生尊之以文學為大祖所優禮者乃其居鄉）夫長之材者往代之、復命鎮撫譚侯濟翁往佐焉、聞（乃勢臨之士翁為推而揚之之然與國初武弁之）命之日、濟翁方與吾黨之士、就謁胡先生金華山中、胡先生方刲羊豕、傳酒醴、相燕勞、酒行而報至、濟翁（重何如哉此可以觀世道矣故存之）命焉、竟席滿坐咸慨然不懌、曰譚侯其遂去我等矣、自今我等、嘗誰慰藉哉、竟酒無一人醉者、嗟乎文武之士、異趣久矣、求其見能且不可得、尚何相切之望乎、今吾黨顧于濟翁如此、夫豈不以于濟翁而復見折節下士之風哉、蓋余之留京師也、聞方今藩翰、惟浙東諸大將、能忘勢以禮天下之士、而平章李公左丞林公、指揮徐公夏公、實表厲焉、余恒欲然以不得遊其下風為憾、暨辭免編摩之職來歸、則李公林公皆徵入朝、徐公夏公皆移鎮錢塘、所見克紹其風猷、而士樂翕然嚮之者、上則師長朱侯、下則鎮撫表仁仲、及吾濟翁、皆其人也、而幸托交焉、濟翁暇日過余升堂、節席必讓、周旋必度、語諾必謹、相接以文、而相與以誠、始余見之、意其新交際適然耳、既而其後交際皆然、今且四五年、朝夕聚首、其交際未嘗不然、過相規也、疑相質也、急相賙也、喜相慶也、有無相通也、患難相恤也、疾病相憂也、歲時必聚吾門、拜吾親、而時致異味奉焉、曰而之親猶兄弟也、托姻聯於吾、而以空乏叩其門、必有以賑焉、曰而之親戚猶吾之親戚也、四方俊乂、遊吾土而知吾者、禮之惟恐不至焉、曰而之朋友猶我之朋友也、嗟乎無所肖似若余、（衛其自謙若余所）豈足言士哉、而濟翁禮貌之乃爾、則其於鴻生魁彥、可知已、且濟翁友余於里居家食之日、固知其不能延譽、而使之增重於時、于是從而禮貌焉、則凡濟翁之交際、豈要名譽而借助聲勢哉、夫亦志乎道而已矣、豈易得哉、而今又當別去、則于濟翁之別也、豈不異于人之別歟、茲吾黨所為眷眷者耶、濟翁之美眾矣、余獨表其一節、以告平陽之士、尚聞其風聲、爭磨治洗濯、以求交于濟翁、而無槩視為武弁之流哉、先民有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濟翁能

取友以宏其德器，而增崇其遠大之業，雖當方面而有餘裕矣，況佐平陽乎。此余之所望于濟翁而亦濟翁之志也。

送晉王相汪君序

晉府相傳

國初諸王出閣，命文臣文武二傅，亦兼官也

聖天子統一函夏，勵惟治道，念大爲國之藩屏，在乎

「[illegible]之封[illegible]，皆[illegible]并常制也

衆建親王，爰以癸酉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爲王。」授之冊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簡朝之重臣爲之保傅，親御便殿，面諭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樹府寺，衍儀衛，董官聯，施政敎，以待諸王出閣，而寵舒汪

君實拜晉王相。昔三王之于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爲之師，爲之傅，爲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秩差後二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天下所賜履，表裏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閫，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倜儻傑出之資，夙承訓于家庭，又嘗師武咸余公，其與學雄文，宏材遠略，卓乎非流輩所可及。方之渡江也，嘗被知遇，出入左右，敭歷中外，惟其所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鐘，大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今由二千石擢拜是官，豈汪君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爲子傅，唐太宗謂李勣不遺于李密，故托勣以孤幼。帝者爲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在中臺也，數犯　天威，陛陳讜論，可爲晉王，豈復有過于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勣之所輔導者，

此言得躰

雖有本支之異，而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佚與勣，蓋千載同符也已。鞠躬盡瘁，啓沃彌綸，以

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切，以追河間東平之賢，使晉邸觕爲令王，保有社稷，與國同休，永永無窮，上紓負　聖天子建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君之所優爲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餞，而屬余敘之，於是乎述。

皇明經世文編卷七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王會荃星宰參閱

朱學士集

序

送分憲張公序　按察　朱升

天台張君行按來徽，責言于故人升，以廣其政。升以民生休戚在長吏，長吏之賢在通其民情。蓋自古經畧之初，軍國百需之出于民，勢不得已。編民供億，公上是固其職。長吏于此時也，其撫字之仁與催科之嚴，二者不得並行焉，亦勢也。然于其間得無亦有下所不堪，上所不及知，長吏必當以聞者乎。姑以此時此土至淺近之一事言之，茗貢課株十賦其一，而一株之額粗精二兩，此乃沃土所有，而我徽瘠土也。每百株賦其十株，責其納茗二十兩，殫其地之出而供其本色，已不堪矣。今又不收本色，以錢米代之。茗之粗者，此時此土值米不及三升，而令納一斗；精者值

米不及五六升，而令納二斗。窮山荒疃採摘之家，雖竭其廬之入，亦不能應。此乃事之章章不可行者，上之人惟不知耳，豈有知其不可而不改其令者乎。君之行按也，長吏有能為深長之計，通達民情，壤蠹弊，聞隆于，委曲條陳以聞，則賢于人者也，君則課之最以進之。其有明知蠹弊，坐視旁觀，如茗課淺近之事，而尚不為君一言，則長吏之不賢者也，君則課之殿以退之。則長吏有所勸懲，民情得以上達，而耳目之職舉矣。君之聰明特達，豈真有資于人言者。僕別君數年，聵音破聲，非復舊日，然于君而耿耿者固在，是以因下問而不容已于言。丁未四月朱升序

行樞密院判官鄧公勳德頌　定亂

歲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蘄渡江者，蹂饒陷徽，江東大擾。至于丁酉六月之間，勝負相尋，徽民受兵者凡十有二矣，而猶不知所終也。于是泗水鄧公奉江南行省平章朱公命，由宣取徽，先聲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公淑德風成，威信昭著，始至即立城壁，作廬舍，（作事猶疾如日）旬日竣事，而民不知有役。納降附，下條教，村疃帖

服從民不知有軍，分兵戍諸縣，掄才以官治之。軍民有職，上下相維，遺黎乃知免矣。將官張思總戍休寧縣，能宣布公之德美，以福其民庶。又請邑士朱升作頌以傳之。頌曰：徽之爲郡，介乎萬山，昔有革代，招附以安。𡘾歲淮兵，渡江寇浙，直搗于徽，肆其燔劫。突來薦食，奔北相仍，六勝六負，哀哉民生。猶與辨章，秣陵開省，動業崇崇，紀綱井井。既克宛陵，南復楚强，有獻于公，請事徽方。公曰噫嘻，無窮于遠，最爾山城，其邊三面，策名日否，彼隣伉封，全有三關，浙右囊中。公曰

噫嘻，茲爲重役，總率招徠，必資淑德。曰鄧友德，蘭萬其萊，汝父汝兄，致命邦家。宣衆未降，長鎗餘黨，既屯于徽，懼殘彼壤，事有機速，爲我南行。汝視吾養，汝家吾承。鄧公曰唯，惟辨章令，辨章之心，徽人之命。爰救渠帥，卽日啓行，衛兵之胡，新附之湯，江淮之雄，苗獠之銳，列騎聯旗，兩州相綴。惟徽厥亂，賊郭久空，諸軍畢入，誅其萊遂，既柵既城，以營以守。將士分功，成之旬入，乃納降附，漿酒溫存，受其雞豚，爲之饔餐，使觀其軍，使行其壘，意氣包涵，家人笑語。民曰此軍，與我爲儕，曩者轢我，今吾服懷。士曰此軍，非曩之匹，閫幕衣冠，中原典則。（此事亦令○何○習○○）曩之來者，驅民爲兵，何爲强弱，徒殲厥生。曩之來者，每事報復，指摘吹求，熾然荼毒。今茲下令，軍民判然，不教之衆，奔北之先。今茲下令，新白令甲，無長澆風，酷爲指揮，流離還定，漸復其初。里有耕桑，家有詩書，凡此之功，在于鎭靜。萬喙同聲，歸功于鄧，鎭靜之道，制勝之規。謝公指顧，秦敗淮淝，鎭靜之道，致治之式。昔師蕭公，民以寧一。緊公懿質，辨章蒞之，進之于學，卜而成之，實臺元功。少年杖策，人謂

我公，今之高密，以究勞績，以開隆平。秉心勿替，引我民生。徽民願公，祝公眉壽，仰彼昊蒼，夕晰稽首。成將承德，請作詩章，刻之縣齋，以傳無疆。

桂正字集

疏　桂彥良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太平治要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于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

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則人皆化于為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厚地利。中原為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于四方（先皆建言也）地狹民貧、戶口衆處，（擧亦屢矣，而卒不効者，中原不講于水田故也）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此法亦可以處降附者）亡田，使荒閑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財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所在

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民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于民，既猶父之于子，則民之于君，亦猶子之愛敬于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聖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翳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

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脈。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佑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為法，秦隋之失為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其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

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于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于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性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于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嘗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

州知縣，于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勤淳厚者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繆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苟不欽恤而許獄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其公明正大仁

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教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訓詁文辭而已。今天下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龍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自就月將，得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馭戎狄。大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爲

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騷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勤兵于遠哉。北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釁隙，一舉而蕩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

之俊才，或隱于耕釣版築，或出于商賈屠酤，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令于秀才等項，悉已聚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胥卜，或以微罪困于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衆，學識超衆者，則與薦之，開其自効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庶可以得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二，自可當于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大下之善爲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

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明混一華夏統御萬邦
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宜大開
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府
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
政得失民瘼利獘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
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
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
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職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宋子建存標參閱

葉居升奏疏

疏　葉伯巨

萬言書　分封用刑求治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

術。姑以所聞于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于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明　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黃高及我太祖引不知分）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小大與之患亦勢之不得已也）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

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弟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于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

孫也。當時一割其地，則遽推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
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
五胡雲擾之患。繇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
証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禍者歟。昔賈誼勸
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
易使以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
則必無七國之禍。顧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
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
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

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
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
觀列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于民心，
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延長，悉繇于
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
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
而禁民　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

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徹樂減膳，而寓
矜恤之意于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
之，但欲其並生于天地之間也。然而不幸有入于
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于民之肌
膚，淪于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
享國久遠，若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
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
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
而不能守之。　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

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
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
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
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
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
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
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借，
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　聖衷，致
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　上意。深刻者多獲功

守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儆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 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 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即路溫舒之論

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寬省。猶患及此。況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黜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

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 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于小人。天下亂則君

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于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于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潔。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上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人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

謀久遠蕃庶耻或事倍功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爭
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徙大族于山
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陵所在龍興
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
何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
聽其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
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
何罪哉夫揣强敵勁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
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

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
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谷人跡不能追
從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生
死則彼有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
今捕亡之數十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
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十里之地雖大不得寧息況新
附之民日前兵難流于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
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于民
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

守令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
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
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
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
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
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
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縣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
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
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

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
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
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
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家小住屯者聽其
耕種起科已逃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
此則 人主是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
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
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
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

天下之治亂安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休養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修行亦可謂安矣而 皇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

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

世俗流失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為郡縣守令為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賦役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

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定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是明時已如是尚以作士之難也）未以教養為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鬬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

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修舉綱目、約有萬事、至于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贓多者為稱職、以事績少者為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

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于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于禮部升于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于太學、或未教用、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行、然世間奇才、等有如顏回耿弇

鄧禹者、固可拘于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剛愨人
唐允諸尹季參閱

方正學文集

頌 方孝孺

郊祀頌 郊祀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羣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於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秘清、方當出郊龍旂、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王輅臨門、降趾而趨、陟陛登殿、秉璧奠贄、興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翕忽臨當、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爲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

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祇悅豫、民承受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今皇上聰明神武、協替六合之內、光昭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浹于旬日、纖翳靡形、白叟鮐翁、嘆未嘗遘、茲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覩陛下自卽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閔儲積、而不忍以斂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佑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猾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

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滌穢腥上帝
攸喜依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
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大賚
是廣衍揚不陳囹圄虛空魏扭之逋奚貸之負厥數
千億棄而勿取執爲螟螣撲之除之降以風雨俾涵
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
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
上辛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歛戢群陰天開
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
儼恪肅雍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

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璣勢切穹蒼鼎俎旣豐幣玉
旣飭炬燭煒煌騂牲芬苾乘奠徐來及門而趨執圭
屛息仰覲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覲其
色笑分命臣僚獻于羣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
岳祇海王瀆伯厥薰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
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
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祐拜跪周旋如奉
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彧彧望情

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躬坐法宮端拱
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鄰惟天
惟祖匪德曷親政或未修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
諮度勿厚其斂重困細民勿苛爾刑必臻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紹述
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庇弗使君子
陽剛是崇是任民所願欲胥肝推行其所畏惡絕于
未萌人心旣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
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銘

省躬殿銘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
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羣生欣豫溥海
內外薰爲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視政對
勵靡追復于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
殿買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
尚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自汝
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

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于四海者，在乎身
而致此身于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
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
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
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愼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
舜，可以爲至矣，而兢業不懈，勳若禹湯武王，可謂難
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祗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
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
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

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
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
于勤而終于肆，或勉强于衆庶瞻覩之時，而放逸于（漸次切入本旨）
閑居獨處之際，其不能比隆于古，豈無所由然哉，惟
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
聖人之學，日蒞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冶庶類
而措斯民於治安者，既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
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覩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屏
扆而若祖宗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爲一，思慮罔歉，靡

有弗欽，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
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
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
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illegible]）
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illegible]）
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illegible]）
協，年穀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
年矣，臣幸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
畀兆民，民之慘舒，繫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

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敬，恭己無爲，百度以貞，四
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交荒，邦用弗昌，至
聖昨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
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既昃而食，淵
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
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
仁暢達，容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
自謙抑，內殿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
書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

循乎道。恩欲其普。政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察民情。上祇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微。古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為福基。身心既謹。復省于事。曷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臨八埏。華構有嚴。寔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書

與友人論井田

井田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分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寔足以乘勢有為。舉而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為是夸談也。然毋患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為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于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横為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聵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于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歃血而噬毛。衣皮而寢革。為巢為窟。以相居。

拊手鼓腹以為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鐘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矩方禮義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于今。風俗美于今。上下親洽過于今。國之盛强且久過于今。曷為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為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為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為井田也。欺漢家之老寡而奪其璽。稱制下海内。海内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内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

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强欲堙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雷霆遊則濤湧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託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

行者是橋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于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于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疏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閒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于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

善爲辭性頗質又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而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于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宜

序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試錄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旣昭大敷文治閔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聚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間列于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

穡于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撟刀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斂于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于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黙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于朝，羣才列于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于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于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事，通判王子修贊其政，于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于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絶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既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于四方，垂于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某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于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階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遠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于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爲社稷鎭，行乎藩

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爲學之士矣。苟或貿貿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尚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京闈小錄

語名山大川者，不稱其高深，而必稱其出雲雨，語靈區奧壤者，不稱其饒沃，而必稱其宜黍稷，論天下國家富盛昌隆，豈不以賢才之衆多乎。周之詩人稱周之所由興，不言其它，而惟及乎士君子之衆，曰思皇多士，生此皇國。夫四海亦廣矣，千載亦遠矣，賢士君子奚爲獨出於文王之時而聚于其國哉，蓋國家之興，天也，天之祐乎國家，莫大乎錫之以賢才，賢才多而道德政教無不舉，國家未有不享悠久治平之福者也。聖天子有天下，羣士景從，海宇晏寧，然聖心猶以爲未也，大設學以陶鈞士類，而收之以科舉，每三歲天下大比，洪武丙子，京府當試太學暨畿甸郡邑士至者千餘人，司選拔者皆時之耆俊，而茅之昏陋亦忝預焉。既試而閱其文，通古今識正道者彬彬以

數百計監察御史及京府官僚議以爲今歲士盛于往昔宜循舊比請于朝以定去留詔定其數三百于是縉紳相賀以爲自開國以來取士未有盛於斯者將錄其名與其文之美者以傳而俾序其故自唐以降夷狄橫中國微至五代而極宋興以太祖之雄而不能攘莽丹宇內不完中葉遂割爲三至于元而又極聖人奉天明命汛掃萬方彌天際海罔不臣順行仁立政涵育撫馴豐功盛德在宇宙間雖前聖之粒蒸民俾人紀者莫之能先也天道報施用錫萬年之

祚賢才之盛于斯時夫豈偶然哉聖人之心上與天通凡有所欲天必輔之聖心所屬雖非恒人之所及知然豈無所望于多士者乎爲士者幸生乎今其必識天命之當然知其生之不偶然而效所知竭所能以輔安宗社黎民於無窮如成周多士爲邦家之基斯善矣苟不能然而爲科舉之學爲已足不思其遠且大者如食焉而忘其事吾恐有媿于古人矣豈所望于盛時之士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皇帝既即位大詔紀今年元爲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幸太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跽盥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爲崇文祗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小大喜悅皆思自奮以進庸于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內士集于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涖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乙巳而畢屏蕪黜陋選擢俊良益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

將于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即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于茲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共守之苟無賢才即謂之空虛而不能爲國士之宜重也蓋如此今高皇帝垂憲于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得才視昔有加其爲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爲時並出輔成寬大之化養育黎民登于太和以

傳祚于無窮。詎不盛哉。棫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送徐思勉之山東按察司僉事詩序　送行

以刑罰禁人。不若以禮義化人之易入也。以言貌察人。不若以行事試人之易見也。古人治道　于今而有遇焉。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為昔者治之以法。而犯者滋衆。豈非教化有未至歟。乃蠲逋租。赦死刑。選擢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未及期年。萬姓協和。四方不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為榮。而不貪祿知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為常。而耻言貨財。上而朝廷。下而窮邦小邑。皆思洗濯瑕垢。以自歸于善。可謂盛矣。上猶以為未也。親擇廷臣二十有四人。為採訪使。以觀風謠。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繇是天下忻然。謂太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厲。各思建明。圖盡以求稱任使之意。及既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

其半。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　天子以為可用。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兵民。思勉精敏勁正。所奏舉皆切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俾授按察僉事。將行。其僚友喜思勉之受知于上。而樂聖朝賢才之衆也。為詩以餞之。而以首簡為屬。昔周之中興也。宣王善于修政。用賢而賢才衆多。詩人歌之。韓奕烝民崧高諸篇。皆餞行之辭也。而烝民特為仲山甫而作。其揄揚德業為尤盛。至今觀者如逢其時。見仲山甫焉。今思勉之職視仲山甫未必同。而徂齊則同。將王命則又同。第未知詩所述作。能如尹吉甫之壯麗溫厚。與典訓並傳否。雖然。世有聖君。不患無賢臣。德業既盛。不患無歌頌之者　上聖明。不媿三代賢主。思勉能以古人自望。仲山甫之事。寧知其果不可冀耶。詠歌之士。必有揚焜燿以照千古者矣。抑尹吉甫之言有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其部使者之事也。予不能詩。請為思勉賦之。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士人從軍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羇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德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美官官于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國家旣蕩四海甦干戈職戰守者如林而少者豈一

兵乎而使孝先爲之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于民有所補益課其積效孰爲寡多烏可狗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噫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指乎以己視人則己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均爲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于人且不忍爲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崇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

效大也府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于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爲子則爲孝繇是而臣則爲忠有益于人紀豈不甚大其于爲人豈不甚可貴乎于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以身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

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記

御史府記　御史府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卹窮計者孝之勞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奴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

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令頗祖宗神靈斷獄顛
簡其吏。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
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
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
院隣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即詹事府爲御
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
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
安于爲善；以刑制之，則棄于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
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

御史之官始于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
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
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
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
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衰
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
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于國、利于民者，則言之；爲民
之蠧、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于私而枉其所守，毋
懾于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
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
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
危言以規榮利，于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
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
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
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何剛愨人參閱

金川玉屑集

策　練子寧

廷對策　命官

此文余學士縉所無集古之跡

臣對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得人之難下詢芻蕘之陋其謀之不可謂不廣其求之不可謂不切矣臣不知　陛下果能有以聽之歟抑將少布衣賤賤之臣不足以與天下之大計姑有以試之歟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之　陛下舉是名以問也臣敢不舉實以爲對也若夫好言以招禍觸諱以亡身則非臣之所敢恤也伏讀　聖策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由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所以名世者爲此也嗟夫敬事而畏人神一語此乃唐虞三代聖人命官之一本也　陛下能

以是今古書昔命世之臣則必以是而擇夫今日命世之臣矣彼區區管商之謀申韓之習烏足爲　陛下道哉。　陛下既有意於唐虞三代之臣臣不敢復引漢唐之臣以爲對請以唐虞三代之臣終焉昔者舜之命九官十二牧也曰欽哉惟時亮天工武王之稱有夏之臣曰惟御事厥樂有恭伊尹之戒太甲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周公之戒成王曰小人怨女詈女惟皇自敬德夫能以是而告夫君則能以是而自諸已可見矣曰欽曰恭曰克誠曰敬德又豈有出於　陛下所謂敬畏之外者哉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者亦孰非敬畏之發見也是故語其大輔人君則上而唐虞放勳重華之極治語其福臻黎庶則下而三代乃有刑措不用之丕績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率是道也伏讀　聖策曰朕自代元統一華夷官遵古制律放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臣以爲　陛下以天錫之資居表正之位即位以來十有八載孜孜求賢爲生民計日夜念此至熟也主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

然而未敢遽爲陛下道也夫人君之道在於知人人臣之職在於任事君有知人之明則臣有任事之實矣昔者皐陶之陳謨曰在知人文王之任宅俊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大抵人各有心不可測度知人之難從古病之然古之聖人未嘗患其難而不以是爲先務也故唐虞之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輕易而授之也文王之於三宅也既得其人以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任矣又備其才以備常伯常任準人之選

焉未嘗造次而任之也今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無他爲亦察之不詳而用之大驟之過也伏覩陛下自頃歲以來銳勵精圖作新政治於是紛然擢用天下之士以其成厥功或以聰明正直爲名或以孝弟力田爲選或以賢良方正爲科陛下責望之意非不深也委任之意非不甚專也然而報國之效皆如捕風豈是數者之果不足以爲治哉亦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之故也是故古之用人者日夜思之必其人之足以當其任也然後以是任畀之而不疑今也不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明初法至嚴明故）陛下求賢之急雖孜孜而賢才不足以副陛下之望者殆此也且夫天下之才生之爲難成之爲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之難矣又豈忍以區區之小故而仰付於刀鋸斧鉞之地哉昔漢武帝以英武之資而所用之人或朝奏暮召小不如意則誅戮隨之耳故汲黯有言曰以有限之才縱無窮之誅武帝曰不然天下之才無窮特患人君不能用之臣以爲武帝非不能用之患在不能知之耳苟誠知之也大以成

其大小以成其小量其才而任之以官因其能而授之以職果姦邪也則誅之戮之果庸劣也則黜之退之又何忍于殺戮而後曰吾能用天下之才也哉使武帝之計爲是是堯舜三代之道爲不足法矣伏讀聖策曰其有能者委以腹心多而從而志異純德君子授以祿位但能敷古於事未干中才下士廉恥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泉永不克已張君之惡若非真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已奈何爲治臣聞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才德俱全謂之

聖人。才德俱亡，謂之愚人。才德俱全，固世之所罕矣。臣竊觀自秦漢以來竊人主之柄，以成天下之禍者，舉皆才勝德之小人也。又豈特面從而志異哉。若夫純德君子，但能數古，於事束手者，無他，亦歷涉之不詳，練習之不熟故耳。故三代之教，八歲入小學，而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後世有皓首不能周知其名數者。十五入大學，而教之修己治人之道，而後世有沒齒而不能行其萬一者。此古之君子，皆卓然有爲，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臣伏覩 陛下升御

以來，與天下之學，較育天下之賢士，亦云至矣。然而敎之之術，尚有未盡，故士之成就者，亦尚有所未至也。臣願 陛下求胡瑗之法，立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各治一經；治事齋者，各治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内自京邑，外達府州縣，各妙選其術之尤者，以爲學校之師，而歲考其成績，則成德之君子，不患其束手無措矣。至于下士之徒，無恥之輩，則臣所謂才德俱亡之謂也，是固宜在擯棄之列矣。 陛下能詳于其始，則可略於其終；能努于其先，則可逸于其後。知人之道，苟無其缺，則施之職任，各得其當。又焉有奈何爲治之嘆哉。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命之曰：爾諸文士，雖在進學之秋，未悔乎應與任，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此 陛下憐臣之愚，而欲臣盡其說也。又曰：旣承命，悉乃心力，志振名世，有斯衆始，必如朕意。此 陛下導臣之進，而欲臣以古人自期也。（國初名臣[illegible]取斯篇）臣之所謂可否者，前旣已陳之矣。至於利鈍，則非臣所較計也。 陛下之欲臣以名世自期者，臣則請服膺於敬事而畏人神之一語矣。

至於阿曲以求恩，逢迎以徼寵，不以責難陳善之道進乎 陛下曰：必如 陛下之意焉，則非臣之所學也。臣等荷 陛下生成之恩，受 陛下教育之德，倘不以芻蕘之賤而棄臣，則所謂欲得夫名世之臣者，在 陛下致之之有其方，知之之盡其道爾。愚陋之言，無足采錄，惟 陛下憫其拳拳之忠，而有以致之。不勝幸甚。臣謹對。

書

與葉知縣書

許瓚

正月二十一日寧羌奉書大尹執事僕待從之邑令斬然有棄紀中義不得與有司私接未敢一日接執事之論也雖然君子之于事也非所當言而言之謂之僭於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吝僭與吝皆非君子之所為也今既有當言之義於執事矣豈敢拘牽常制而終默默而已耶執事以　天子之命出宰茲土一邑之治否執事榮辱係焉執事其可謂職止於簿書期會之間而昧于消禍救亂之遠慮耶蓋因盜賊起於飢寒禮義生于富足夫惟君子而後能不動心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金川玉屑集　[illegible]　七　甘露堂

饑寒苟非其人則無所不至矣曩者草昧之初　聖人未出梟頑之徒假燒香誦佛之名以嘯召無賴而無知之民亦紛然而從之蓋其初也惑于妖怪之說。[illegible]而其究于禍災而其終也卒剽掠攻劫而為盜賊之計故有國之典必剿殲而除獮之而鄰守縣令尤嚴於日夜偵察以去夫生民之大害比聞鄉落盛于彌勒之說而私奉其名號者間有之矣此豈非賢守令之責歟僕不幸居于茲土而又食　天子之祿以為王臣其可忽于未然之禍而不相告耶雖然古之治民之責也蓋所以治之者執事之責也今為執事之計者無他勸諭日明　朝廷之禁以徧諭夫鄉邑之民使之曉然知禍福之所在然後嚴責各鄉之里甲使之更相譏察以去姦邪之萌敢有容匿者以其罪罪之而命巡捕諸司各於所隸廉捕苟得其罪許諸色人得以風聞其有邀受賄賂私相縱釋及懷挾私仇誣執平民者皆坐以罪擇其兇惡之尤者一二人置諸法以明示之則奸猾破膽而自散矣語曰滔天之波始于涓涓燎原之烈延于細微杜漸之不可不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金川玉屑集　[illegible]　八　甘露堂

也今竊聽於鄉邑之間其勢亦可謂滔滔而駸駸矣執事其亦少加意焉夫移風易俗使斯民陰受其福非俗吏之所能而賢良之吏所以見稱于史籍也執事起身文儒其必素以古人自期矣奚待于僕之喋喋哉僕于執事有不當私見之禮而有當公言之義故不敢以衷迷之故而忘　邑之大變至於條目之委曲則尤賢哲令之所當盡心非尺牘之所能具陳也惟執事察之

序

送白稅入京序　闕稅

臨江當東南水陸之衝，而淦又居上游，凡閩廣之貨登于舟車者，必道是，乃得他適，故關市之稅，常重他縣，苟司稅者不得其人，則商賈之經邑者，指日牵引潛伏遠去，期不窺於是而後止，則用之入干上者，未見其贏，而民之役於是者，已告病於下矣，故必得廉介端慎之士，躬通練達之材，權其輕重，制其盈縮，然後商賈之貨，溢于市廛，而民之役於是者，可計日而待更焉，然則征榷之職雖卑，而非得其人不可也，洪

武十年平陽白氏，初來蒞是職于淦，敏而廉，介而通，商賈之出於是者，皆頌其賢，而緡錢之入，民無過病者焉，於戲，其余所謂得其人者矣，今年秋以秩滿，將如京師，士大夫惜其去者，咸為作詩歌以贈之，余于君有先後之好，衆以為宜為此序者也，故不能辭

記

杏林書隱記　儒術

淦姜君彥思結屋數楹於東山麓故居之北，内蓄圖書，外植大杏，帶以清流，環以群山，扁之曰杏林書隱，以消息其間，且志先世之舊也，暇日彥思邀余過之，與之周覽嘆息，徘徊四顧，而竊有感焉，方元之盛時，吳楚庶富甲天下，淦號得其百二，觀富之居，如官府，如王公之第宅者，不可勝數，誇奇競侈，窮丹雘而被文繡者，甍相銜，地相接也，當是時，豈知有杏林書隱之異耶，一旦勢窮運屈，而向之炎炎赫赫者，雲散烏沒，數年之間，欲求其敗瓦遺垣，無復存者，而彥思獨能守其先人之基，益事修葺，以繼其先志，蓋杏林書隱之異，至於是而始見也，姜之先人，世以儒顯，有譯

史諱某者，尤嗜書，積書之富，侔於秘閣，曰書隱者，其別號也，彥思雖業于醫，而留意於儒術，經史百氏，悉窺其蘊，以世之崎嶇齟齬而不合，遂以醫藥而閟其聲光，由是觀之，姜氏之澤尚未既也，余與彥思為同邑人，而又獲聯于姻友，欲彥思之世其德，而益裕其後也，遂書所感以記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一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彭　賓燕又　選輯
何　剛慤人　參閱

解學士文集

封事　解縉

大庖西封事　昌言

上諭公曰爾試思當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公退即日具疏遂上　皇帝封事臣伏奉　聖旨朕令命爾

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能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譖魏徵于唐太宗者為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皋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群盜拯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待言佈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不邇聲色不為遊畋既皆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

之功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繇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

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惡
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
矣未聞　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
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
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
輙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
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
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
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

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
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
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兎園
寒士抄緝穢蕪略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于考閱
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
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
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
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
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時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口
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
以惠萬世以承唐虞　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
太學而孔子則自　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師
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
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晳
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
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
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大常非

俗樂之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
民不遷于淫巧易制寺閹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
執戟　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
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眾職定久
任法而加封待臣子于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
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
偷罷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
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祈斷所謂瑜伽
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

懸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汽十年石磗。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脩。毋令逮繫。六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為明。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致。陛

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以畏民者則未至也。且粢盛之潔。衣服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帝朝參厲祀事故借以此意以喝之)鬼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為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勞。甚非所以(方選去于帝前中指御史令其亦有此言可謂惜于學)勵清要長風采也。(啖有不稱耶)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曾承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誅。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其不當刑。其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皐陶曰宥之三哉。

臣篤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慾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 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當時有詔斷不以仕者故罰此法)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人才以備資勵而不以而不詩)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于

朝首縣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剝殷之殘家纈魑戕貪販之儕與馬牀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恍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騎肪官人沒商賈之童謠出于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于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丕忠良也

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琢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後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直于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為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　陛下天資至高合于道德微有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　陛下洞燭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姦雄已懾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　聖躬康寧　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為名諭衆以神仙為徵應謂某所有某仙某神爭佐　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珂已焚之矣屢求弗

得真偽莫辨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為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妄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數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殖

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
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禆辦以當役役
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
別或胥吏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
胥之弊也欲救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
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
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
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宴安墮名城銷

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
望風而靡艮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武備隳之過也
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　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
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
習之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挍以延天
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
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
嗣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
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何肉之

罪止于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
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
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係也孔子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故貴賤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
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
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廻
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
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挈踞曲
拳于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

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
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
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衷之欲言固不止此奉　命
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
以將來取舉惟　陛下幸垂鑒焉

獻太平十策　太平十策

此與前所上封事相與為表裏

臣聞有堯舜三代之君而法堯舜三代之治則超過
唐宋而太平千萬世者理道之必然也欽惟　皇帝
陛下德侔天地誠堯舜三代之君而今之治尚未及

居宋。此臣所以日夜有望於　陛下也。況臣受　陛下之恩，至深至厚，刻骨銘心，思所以補報，因思當今之急務，王政之大端，不過十事而已。一曰參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興禮樂，五曰眘輔導之官，六曰新學校之正，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稅斂，九曰務農，十曰講武。謹條陳以獻，名曰太平十策。惟　陛下憫其愚忠，少加采覽焉。一曰參井田均田之法。本無難事，但以為江南地狹田少，不可井治溝洫，勞民而不易成，且一時動搖，令民失

業，故歷代紛紜，莫知適從。唐太宗固有意矣，而無其臣；周世宗亦有志矣，而無其時。則太平萬世之法，固有待于今日也。為今之計，參井田均田之法而行之，不以拘拘于方里而井，勞民動眾，設溝治途，而事事合古也。宜令戶部會今天下丁口若干，田畝若干，令民二百丁為一里，里同巷，過失相規，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中為堂，右有塾，左為庠。推其父老年高德厚一人處于中堂，朝夕告粥而取正焉。擇有文行一人居于右塾，民年八歲者入焉，教以灑掃應

對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一人居于左庠，民年十五者入焉，教以詩書禮樂，修己治人之方，毋敢縱逸。每丁受田若干畝，廬舍邑居，池井畜牧，山林蔬菜之地若干畝，樹藝各隨其土之所宜。一里之人，各治其私田若干畝，而共耕公田若干畝。山林畜牧之地亦如之。民年二十受田，老免及身後還田，賣買田地則有重刑。朝而畢出，各事其事；暮而畢入，習學左庠，後為中堂，婦人相聚以治女工。有地狹人稠、土地磽瘠之鄉，有司資以舟車，給其衣食，徙之江淮之間閑曠之地，

孰不懽然以相從哉。如此貧富何患其不均，訟詞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不治。太平萬世，理有必然也。一先將古人井田均田小宗之法，及小學朱子家禮、顏氏家訓、呂氏鄉約、女教，及今義門鄭氏家範等書，類聚考訂，刊行天下，長幼習讀。有親族異產者，務要卽時同居共爨。如有不遵，遷于化外。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夫眾建諸侯而少其地，此萬世不易之論，周家以是長久，天下之所共知也。世儒議論紛紜，不足稽考。為今之計，異姓不可封也。惟諸王所封之地，宜以

一縣令主治之。一循古者諸侯之制，擇賢以補進世子襲爵，其庶子十歲以上者，則于水陸都會山川要害之處別封以一縣，擇賢能之人輔之。如此則歲有封建，不過五六十年之間，州縣將盡為侯國，而天下諸侯皆　陛下子孫矣，豈不萬年磐石之固哉。一惟帝子封王，王之嫡子襲王爵，庶子定封侯，九年考其賢者封王，次賢者封公，其有過降為伯子男。封地廣狹並同。有無子者，他國庶子繼立，務要親疏昭穆，得其至當。一先將古者侯國制度考定成書，刊行天下

通知。先給一本諸王。一古人削地之法不可行。蓋削地益地，後致強弱不同。三曰正官名。今之六部，即古之六官。而尚書之官，本漢朝內臣，如尚衣尚寶之類。而以為六卿，名實不相符矣。侍郎之名亦自不通，宜改從古。四曰興禮樂。一今天下祭祀無樂，宜詳定頒行天下。一古者庶人皆通音樂，今天下和平，宜令百姓並習音樂。一宜令天下訪求精曉音律通究禮典者，條陳畫圖以進。一天下生員，每間日習禮樂，如出物畫圖曉示之後，無能通曉者，或選樂生往教，或令自求師。如是數年之後，今大常樂舞生及教坊司皆可罷斥矣。一禁天下胡琴羌笛。一應俗樂禁庶人不可作鬪社。一京城及天下官路，宜分為五級，廣若干步。中為御道，高於地若干丈，其左官員儒士行路一，農商行路一，其右工人行路一，婦人行路一。使四民不收之人無自出焉，古人男女異路，亦此意也。並以欄墻隔之，墻高及肩，於上印刻禁戒，不許參越。其士農工商之人，異其衣冠，使四民不收之人無容其身。士緇布冠烏紗深衣，漆為之骨，簪履襪以白皮布任用。

黑質白緣，其常服許戴今之頭巾及大明帽，圓領衫絲條皂靴等。生員並用。農工商賈不許。農臺笠棕草任用，上衣稍長，下及于膝，布裳履襪以布，布草任用。色以皂。工帽以皂皮為之，布褶履襪以布，布草任用以皂。商臺笠以竹，直領衫履襪白布，布草任用以白。五曰審輔導之官。夫輔導諸王，宜擇方正之士以佐王。王必敬而禮之，朝夕諮訪。今後凡王府官宜審試之。一教世子之法，及前後左右之官，今皆未備，宜先令搜求古法及賈誼之策而行之。六曰新學較之政

一每縣學生員三十人，府學百人，每歲春秋二季遞之儒士試于學，試中曰俊士，始入縣學，縣設公宴迎犒至其家，縣官親送，二年各縣之生員試于府，以八月試，中曰選士，始入府學，宴迎之禮亦如之，三年鄉試會試殿試如今制，始曰進士，每歲府學貢十人于國學，曰貢士，試中，縣官備犒名至其家，府縣濫取，並有重罰，一開制科取士，不用大臣保舉，餘從宋制，宜少取數名，並賜進士及第，前進士及三甲者許應，一宜令天下投進詩書著述，官為刊行，令福建各處書

坊，今國學見在書板文淵閣見在書籍，參考有無，諸行刊完於京城及大勝港等處，官開書局，就于局前立牌，刻詳書目及紙墨二本，令民買販，關津免稅，每水陸通會州縣立書坊一所，制度如前，一法帖本亦宜求善本類聚刻石一本。一曰省繁冗，一州縣地方民戶大小不均，宜均平之，官員繁冗，不足為治，州縣繁要去處止用正官一員，首領官一員，僻遠去處止用一員，若所用得人，一人為之有餘矣，一各處卷宗太煩，大卷宗有遺失，今後每年一縣將簿十二本赴

此段係議定要之獻

京，用給勘合，回縣書寫案卷，其各衙門行移狀辭等項，刪去繁文，止用小紙勘合一張，廣狹隨文多少，務要與簿相等，立卷隨即粘上於簿，歲終六本解赴京，六本收本處，一後堂設案六隻，櫥六箇，吏當官前寫辦文書，一置一櫃於公廳，專收文簿，朝則官啟之，暮則官封之，一如事多未一年而卷簿滿者，許奏添，一以里長代吏胥禁子，一年一更，此亦絕奸吏之良法也，一各宜立鑄鈔庫，一偽造鈔者滋多，刑之不絕，宜于鈔上置半印勘合，流泒字號，簽一貫一號，兩貫同

號，真偽可辨矣，八曰薄稅斂，一宜令天下錢鈔金銀穀帛金銀使用，一商賈之利有盈虧，都會之地有興廢，今稅有定額，民必受害，宜令各處稅課隨時多少從實徵收，或令百姓各人戶上，先行補納官收稅錢，至冬均給還之，則眾輕易舉，官民俱利，百姓無巡攔之困矣，九曰務農，農者天下之本，而食者民之天，故蓄積多而備先具，兵荒水旱誠不足憂也，及今豐歲宜于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一每一里設明浚一人

以今之耆宿爲之專一巡察以警勸惰以農桑實要
等書教之二先將農桑集要齊民要術及樹藝水利
等書類聚考訂頒行天下令各家通曉一義倉之法
宜悉講求即令天下民自建立則雖有水旱不足憂
矣十曰講武二宜依唐宋舊制開武舉蓋郭子儀之
徒亦出于是也一古今通患郡縣無城器械不完芻
糧不備妖賊長驅所在風靡今太平之世正宜于各
處州縣皆立城池令民冬月修築就各處立武學一
各處夜則擊柝守城各處生員尤當講兵書習武事

文武並用父長之術也一軍器木石草穀宜於武學
之後各置倉庫每歲成造時時簡視務要堅良一武
舉準科舉之制一國學宜高大其制環之以水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早則升堂一揖退而會食
各處其所聽其自相講貫學門之內聽其自然止禁
其褻言戲動無故而出學四時之季一試有不善責
令改之一不改降之下等再不改免冠責之三不改
加刑焉四不改屏之遠方三年而不悔投之四裔終
身不齒一將武經之屬考校而使之習武舉定式宜
參唐宋制一大將凱還宴于學宮凡武舉之人皆令
入學可用則受之以職其不才則罷黜之

右十策謹如前萬一可采伏望　內降手勅付大臣
施行臣復切念前者妄論邊謀干瀆聖聽戰兢累日
以待斧鉞之誅　陛下憐之不已赦其罪戾臣愈感
恩浸入心骨知　陛下既以臣爲親臣矣臣固不敢
自同于衆人也若此陳獻非云報國以見臣一介愚
蒙拳拳之忠耳至于臣之許國天長地久皆建功立
效之時惟　陛下幸垂憐之

頌

河清頌

臣縉承詔總修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
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
十一月三門磧下黃河清實啟聖之徵　帝業緣是
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荆楚又明年定兩浙又
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逾年　帝位紀元
洪武之年三門磧黃河復清　帝業緣是而盛高麗
來朝爲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至逾二十年　皇帝

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二
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積下黃河清先是熒光
燭天隱隱紛紛倏然捲收洞徹見底淪漣五采間日
迸耀乙酉之旦河兩旁近白光湯混如金鎔如鉛汞
如玻璃色悠漾不定素練捲而挈之也居二日有玄
文如綃輕幕水上如犁雲隱空已迴若漆光可鑑黝
然靜深非泥而縮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
翡翠如青琉璃如遠山黛繞積下如蒼虬翠蛟飛舞
于流荇文藻之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

日紹雲上波初陽迤邐花丹紛披倏如胭脂浮流薄
滅一洗下見沙石如芙蓉丹砂燦然郁烈于耀瑜綿
綺之間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霏屑隱約浮沉
流薄采鳳羽毛鱗鬣泳飛潛動金芝暈文琮玉在練
錯雜斑映瑩無纖塵又如築琥珀以為堤釀金香而
洋之也已迴微碧與天一色橫渡亂流者扣舷鼓櫂
洞見眉髮疑若步空虛凌倒影挖銀河而下之也于
是夾河觀者耄倪歡呼嘖舌罕遇自河津傳濟下晉
絳之人相率來觀有相摩也自韓城抵于泰之
人觀者扶携背項相望足相躡也四方之人行旅道
之莫不為之驚喜歎息閱玩坐起裴褎而不能去者
晉高平王遣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至皆圖其狀泰
王上表賀獻圖與晉人克合于是羣臣上表永樂三
年春正月戊戌越十八日乙卯迴復其舊實三旬有
二日按所上圖咨詢羣言既審同異恭惟　皇帝陛
下謙抑弗居謂何德臻茲稱　太祖高皇帝神靈然
自　陛下即位以來四方萬國之外咸慕德高麗
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爪哇西洋琉球真蠟拂林覧邦

緬甸波勒迤北兀良哈女真野人西番哈梅朵耳烏
思尼巴天竺否召不約咸至于庭瑞應大來震動天
地不可掩抑太平之業將繇是而極盛臣縉職司紀
載歡欣無已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啟　聖明休命赫奕洪河屢清龍門之衢昔在
太祖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洸濊九土洪河孔神佳氣
協順應茲昌運歲在辛丑雲雷搆迍河清獻瑞既肇
龍門人文所指六合風靡景貺朝宗如河之水功德
格天即位紀元龍門河清應於明年東夷始服三陲

接踵如何奔趨有赴無壅我　皇繼統永樂紀元龍
門河清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所闢功在生民宇
宙無極惟茲瑞應先後同符　太祖在天昭昭不誣
禹功　帝德世萬世億帝德禹功與河俱東河源崑
崙太古積雪九河駿奔濺日沃鐵闢石廻瀠盤束地
底龍門天開弦激蝟起衝奔九地激電走影噴喑怒
雷渟汩沸鼎經緯天文橫絕地紀貫一百川羅絡萬
里五行之生莫先于水四瀆之列莫大于此考
厥粤古是常昭茲大運塞其榮光虹飛雨霽霧密霞

流倏陽忽陰乍闢乍收其騰氤氳其下繽繽其旁囷
囷共隙紜紜海市青紅神僊艷淑翳鳳驂麟朝暾若
木轉盼一空伏波疑靡沉沙躍金璧瓌薦璧驚鷗鵠
翠下顧毛羽隔岸見魚空行曳尾星芒耀斗月影夾
鏡倒浸廻光動植交映既白既玄翁忽丹青黃旗紫
蓋春卉秋英五方歲融五緯宣精五運合一五采流
形事有絕世久而後應物有絕倫久而後盛地闢天
開多歷年所堯舜重華卓冠萬古草木成若卿雲爛
垂下羽翮將簫韶鳳儀于時河清榮先既案不游不

驚貢賦絡繹冀通島夷夾右兗滌九河斡輪濟漯浮
于積石龍門會于渭汭匪緩而瀉曷勝舟載盈發謙
流時移變易不有來今曷知古昔於昭　大明　聖
聖相承殊音重譯日造在庭堯舜惟欽我皇日敬緝
寀丹書與漢金鏡祥謂不祥　聖不自聖惟謙受益
惟人無競河流載清尚戒如帶　聖壽如天萬世永
賴河流載清龍門如礪　聖德同天永賴萬世

四夷咸賓頌　四夷

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樂嘉與萬方共臍仁壽

一德咸孚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
日本暹羅東南若琉球中山南北有安南占城西南
海東洋爪哇鬼方緬國木邦孟定麓川咸遠八百老
撾里車西若烏思尼八剌西北畏吾何奴哈迷遠者
數萬朝聞夕引奉貢儀物皆至京師其文辭稱述盛
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見于外殊音重譯異服奇
誠懽忻攸同嚮慕無已庶衆聚懽天下忻喜咸相謂
聖神光被如日月之照臨天行雨施妙運莫測垂裳
拱手于穆清而有生之類盛見于四方萬里之遠哉

舞輻輳而歸之來享來王而不能已吾民何幸而詠
茲嘉會寔萬世一時也朝之羣臣亦咸相謂虞舜有
三苗之征周公有戎狄之膺宣王逐獫狁兩秦漢及
隋疲敝中國方與之爭無時或寧唐宋否極上天厭
罪命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
大孝高皇帝起而定之不令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
風四十餘年　皇帝以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
者接迹而至宜有詩歌垂之頌聲軼遠古而過之又
咸謂臣縉宜為義不可辭則合羣臣之言從容奏寫

皇帝曰咨周家九夷通道犬保進旅獒之訓虞廷干
羽既舞伯益有儆戒之箴故愚者常以小康肆志賢
者不以外物動心朕方兢業于初服是何足云頌聲
其為作君臣相勞之歌以繼虞周之治臣縉竊謂自
古頌美而寓規諫皆臣子惓誠委曲之小心臣愚不
及此乃自　皇上發之是誠萬世一時也謹拜手稽
首而獻詩曰　皇帝明德與天同運華夏奠安四夷
效順限山順海風氣不通不招不約奔走來同梯陟
峻阪航涉濤瀧冱寒燀若赤雪玄霜殊形詭魄異服
紛龐鬆髮焦赤睒睒深黃猊犽猳喙黎面文身祝髮
椎結皮裳卉巾離披落索搖拽縈縵聱轉殊音侏離
禽言呼嗢重譯含館授粲竊物式陳寶金玉齒革
羽毛服食器用　皇帝勤儉異物非重厚往薄來懷
柔無外八表同仁廣玄孚以心感人人心自歸其
來無求翔衍或追惟彼漢唐好大喜功求之不貌而
未是役苟得其人不為窮強苟得其地不足廣疆耳
目細玩惟彼所產貺玩惑心侮之已晚　皇帝明德
謹之于細慎始惟終圖難于易照乘之珠衆庶所喜

詎若得賢照于萬里四夷畢來　庶榮之曷若中夏
一民無飢明良責難安不忘危小臣作戒賢聖是師

序

瑞應歌辭序　解縉

臣伏惟　聖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
統天大孝高皇帝開天闢地之鴻業運合乾坤包涵
宇宙鈞陶顯幽自受命降神淵潛濠梁至在位七十
有一年天人洽合和應大來若所在紅光燭天絳衣
神人端簡致詞遂中避疾有紫衣饋食丹師出淮則

淮泗水湧，渡江而青雲隨之，親征婺州，五色雲覆軍
上，下寧國亦然，攻鷄籠山，有龍盤幟，英丹彭蠡，至馬
當，有白龍夾舟而上，甘露降，五緯聚，河流清，龍馬來
廷，野蠶成繭，草木孕花，並帶連理，嘉禾瑞麥之生，見
疊至，雨暘時若，隨禱應期，五穀屢豐，賢俊登庸，下至
技術，皆可名世，謙恭抑畏，始終貫始，巍巍蕩蕩，不可
悉記。洪惟　聖天子達孝甚仁，纘承大寶，重華日月，
光前啟後，瑞應同符，蓋以騶虞、神龜、醴泉、寶蓋、青鸞、
白鶴、白象、黃犀、神人呼、化日舒長、四夷畢來，視前益

盛，而謙恭之詔，屢戒飭臣工者甚至，尤與　太祖同
符合轍，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此日者也。臣職在太
史，謹備書其事業，爲永樂歌辭二十有二篇，薦之郊
未知今日[illegible]配廟樂章[illegible]用此歌
廟，勒之金石，頌揚神明，永樂無極。騶虞出于鈞許之
神后山，獻之朝，爲騶虞獻第一。樹石考陵，求厥跌龍
潭山之麓，得龜呈第二。三門磧下黃河清凡三十有
二日，爲洪河清第三。醴泉出神樂觀，爲醴泉湧第四。
有事于冶城，觀五色雲降自天中，爲慶雲垂第五。甘
露屢降鍾山冶城，草木沾潤，凝輝粲然，爲甘露降第
六。山東野蠶成繭，遺山谷，作野蠶第七。北京暨四縣，
嘉禾屢生，作嘉禾生第八。河南關隴暨四方郡縣，瑞
麥疊見，作瑞麥秀第九。禋薦上帝，有寶蓋浮空而至，
于正陽門入于宮城，勅不以宣，作寶蓋第十。有老父
羽衣至神樂觀，大呼萬歲者三，及復都邑，已而忽不
見，迺知其神人也，赦勿以言，作神人呼第十一。有瑞
石呈圖，日月合璧，重輪宛然，作瑞石圖第十二。青鸞
下朝天宮，作青鸞第十三。白鶴翔者以萬數，作白鶴
第十四。得白鹿于北京，作白鹿第十五。占城白象，作

白象第十六。廣西以白兎進，作白兎第十七。南夷屢
獻靈犀，作靈犀第十八。蒲盧上有文曰太平，或取以
獻上，郡之爲木孕文第十九。瑞雪應期，作瑞雪第二
十。雨暘時若，作雨暘時第二十一。登俊登庸第二十
二。化日舒長，作永樂第二十三。四夷畢來，作四夷來
第二十四。

送習賢良丞河州序

國朝初置陝西行都司于河州，控西夷數萬里，跨崑
崙，通天竺，西南距川，入于南海，元勳大臣先後至共

處軍衛陝西肅夷戎率服通道置驛烟火相望迺罷行都司革河州寧河等府縣設軍民指揮司治之與中原郡縣等而善馬之出布于天下先是民商夷虜利相售易或相殺害而中國之貨馬貴中國之貨以蕃著為上蕃夷人肥膩澒則萃聚穹廬中置金煮蕃茗調以乾酪而濟其肉食如中國之用酒飲酒醴反若蕃茗者其俗非一日矣予前年謫茲覽其山川訪其舊誌神禹之導河積石寔自此始而積石西去河州數千里宋立積石軍固唐虞三代之舊治周衰而猶

于夷至今數千年而復其舊則其飲食嗜欲宜稍近于中國而　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馬司河州歲運巴陝之茶于司官茶而民得以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殺害之風帖息而茶之繆惡亦少數年之間河州之馬如雞豚之畜而夷人亦往來慕知識效信義有仕為臣者不但茶馬之供而已習君寅賓新余之玉筍人初為廣得倉曹滿階茶馬使於河州也故備述其事以送之且知是司也夷夏之交義利之辨寅賓尚忠信而篤牧河州洵唐虞三代之邦也且以告予兄商君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二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選輯

夏允彝瑗公　參閱

王翰林奏疏

疏　王叔英

貧治策疏　富民之術

東帶升之疏敘貧生此疏敘以富舒窮錄見石畫之文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二事曰庶富教是也為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

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實本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于此者亦頗知其畧矣恒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斂未平而田多荒蕪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冗雜之衆而失力于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負此三者生之未衆之害也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為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蓄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于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幾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不行富强兼

併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繇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恒產未制之害是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稅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于民者多故田之係于民者其賦不得不重惟係于官者其賦輕而亦有過于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商帝特法畝田册一定吏不敢請民不敢訴故肥瘠輕重多有未均者）造籍徇私以肥為瘠賦當輕而反重者往往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為重而未必重于富民之

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于輸富民之租者。繇是官民之田，其實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于生之之本乎。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爲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餘丁，不爲商則爲工，是亦不耕而食於農者。人之務末者衆，而務本者寡，實繇乎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以裁減歸農

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爲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而後世爲其徒者，多繇避徭役而托于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繇是爲之者衆。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于汙民，是則于其本教既忍違之，況可律之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爲生，無補于世道，而有敗于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獲福，且輟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嘗議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者少，實繇於此。此僧道有汙雜之衆，可以省除，助農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爲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爲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每病于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爲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貸于商賈。況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而施奇技淫巧，爲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

而無益于實用。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穫；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侔其一旦之售。繇是務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斯三者豈非有害于生之末衆者乎。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古之王者止以六軍而議焉）過三軍。（上若合天下皆自宗之，如今制，則兩京之兵何啻數萬哉）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實繇于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後世事漸繁

然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難豐亦係于此斯二者豈非有害于食之者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必于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寖多

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蓋係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繇其不能省事故也至于民稀州縣人

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奈何而民不窮困乎蓋縣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害于爲之者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洿池而魚鼈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于徭役者衆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急于近利者衆故其入洿池不以數罟竭其材木不給魚鼈不息此所謂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民無餘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因置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于收穫之後勸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

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夫吉凶之禮擬于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自給至于婚姻之事往往假借于人務爲浮靡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窮竭家貲設作齋醮者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禱之淫祠苟之祭物或竭己貲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于人而收田盡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

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耶。凡此數者特其大畧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徧舉也。　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爲害則除之。明其爲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待問存我
李 雯舒章 參閱

榮國恭靖公集

頌 姚廣孝

神龜頌（并序）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洪武三十一年陟遐以來，至今永樂二年，已及七祀，今 上皇帝陛下，爲繼體之 君，受 命膺籙，思念 太祖神功聖德夙夜靡寧，欲立碑 孝陵，而未得其石，乃召石工四出尋採，而不有獲，一日工至龍潭俄遇一石，長濶數丈，鑁土深三丈，未見其根，偶于石罅中，得一石龜，僅盈尺，隆脊而昂首，蟠尾而藏足，其爪光燁燁射人，工獲之而進焉， 上大悅，擇日於 奉天門賜文武羣臣觀看，羣臣莫不忻忭稱賀，實爲希世之大寶也，噫此豈非 聖君孝誠之至感乎上下神祇，而致斯祥哉， 皇祖在天之靈，得不慰悅而昭鑒也，太子少師臣姚廣孝，不揣短才，忝官文職，睹茲嘉禎，豈容默默，於是稽首頓首，獻以頌曰，

於赫 皇祖，道齊邃古， 上帝錫祜，肇基洪武，爲天下之父，爲天下之父，孰敢不來服，惟 帝用賓，棄我下民，我民其傷，如喪吾親， 嗣皇爲 君，桓撥孔厘，舊邦維新，思我 皇祖夙夜靡有寧，烈烈 神功，巍巍 聖德，後古是則，須以銘刻，用彼玄石，玄石潛密，遐搜罔得，猗龍潭之陽，石乃發祥，嗣皇孝彰，神龜是張，龜文其甲，惟 天之假，非果非獵，非使非蔡，大寶煥若，著 君之明達，維龜匪偶，千歲奚久，其神深守，其神深守徵 君之壽，君壽無疆，股肱惟良，以綏遐荒，子孫用光，萬世其永昌

平安南頌（并序）

見時編臣僚有頌榮公其一也

臣廣孝頓首載拜上言，臣伏見 皇帝陛下，自洪武三十二年已來，奸臣惡黨，亂我家邦， 陛下惟 皇祖社稷是慮，不免興兵躬行征討，歷風霜，冒矢石，雖百戰百勝，而未嘗有殺人之心，內難既平，登 大寶位，改元永樂，今四三年，乾坤清寧，民用輯和，天下太

康日月所照之處、罔不來庭、奇珍異獸、進無虛日、臣
子覩之無任忻忭、臣竊自念　陛下萬歲、與臣子同
享太平之福於無窮也、比者安南孽臣叛逆無道、
陛下乃命將出師、一舉而夷其城、戮其醜、四海萬邦
聞之、莫不中心悅服、永樂五年丁亥三月初吉、捷奏
夜廷、文武百官具服上表稱　賀、臣忝居文職、不愧
年耄才疎、謹撰鄙言、以頌　陛下神功聖德之萬一
也、臣冒死百拜以進、其詞曰、於赫　皇帝、惟古聖智、
不殺爲心、德同天地、內難既平、四方惟寧、干戈用藏、

六合雷聲、　君明臣良、天下太康、適紓適熙、適播適
揚、普天率土、罔不歸附、競先効奇、獻琛輸賦、以慰元
元、以畢安安、鳥章惟煌、皆識衣冠、而勝靡厄、有秋可
穫、萬邦同懽、率繇禮樂、蠢爾安南、姦驕貪婪、不保其
國、弗畏于天、　上待以義、每加柔惠、不思修省、狃獄
愈肆、以侵我疆、以虐我民、　天若不討、　天失其仁
爰振師旅、拯民疾苦、乃命上將、如彼方虎、軍行南圖、
一出　睿謨、授以節鉞、無埂弗鉏、　天兵烈烈、威震
百粤、狐鼠跳梁、自取誅滅、破城以夷、厥醜以殄、海波
不動、春日遲遲、神武無敵、光照　天德、殺以不義、以
生萬國、羽書南來、奏捷　彤墀、羣臣稽首、載踶陳詞、
炎荒既靜、銅柱斯永、刻石天庭、終古不泯
平胡頌　并序
臣昔聞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
大孝高皇帝、繼天立極、平定四海、成大一統、分封諸
子以蕃　王室、緊我　太祖、見引先朝事得僭　皇帝陛下叢具
大智、雄武英斷、出於人上、遂封於燕、　太祖嘗謂羣
臣曰、吾　王坐鎮朔漠、朕無北顧之憂矣、四十餘年、

天清地謐、胡虜不飛者皆　皇帝之力也、洪武戊寅
太祖賓天、　皇帝繼登　大寶、應天順人、四國仰化、
九夷來歸、梯山航海、貢犀象而獻寶玉者、庭無虛
日、三軍萬姓、雍和緝熙、若唐虞之世、天地神明、至於
昆蟲草木、罔不喜豫、　陛下端居　九重、退奸進賢、
崇德信道、以詩書爲宮室、禮樂爲園苑、文章爲冠裳、
仁義爲心腑、恭儉淵默、正己南面、古之賢王、遠不及
矣、惟此殘胡遺孽、梗化不庭、跳踉草野、肆虐僭殺、
皇帝曰、吁、此胡虜者、生於沙漠、昏懵無知、而未嘗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所以從逆滋惡徒欲殄厥命耳朕
甚憐之且遣使賚　勑書以撫諭欲其自省改惡而
全生也豈意胡賊反不順　命拘殺我信使寇擾我
邊陲　皇帝不得不怒乃謂廷臣曰胡賊禽獸人也
不知禮義惟務橫逆罪不可宥朕當親率六軍以討
之羣臣載拜稽顙言曰臯爾胡虜狐豕之類跳踉叫
呶於無人之境豈知　天之大小也若舉兵討之烏
足以當我熊虎之將願　陛下運籌於　九重之上
決勝於萬里之外可也氷谷雪磧人所不堪其可枉

聖駕而勞玉體歟　皇帝曰吁卿等所言愛朕之過
也豈不聞軒轅氏之戰蚩尤於涿鹿乎朕但知殺賊
以安天下何恤此行勞苦爾卿等無載言於是卽命
將帥整師旅齊隊伍節鉦鼓禡旗纛鑿山開道輓粟
飛芻百物畢備差日啓行爰于永樂庚寅二月春日
載陽東風扇和　陛下出九重之城御六龍之車百
靈導於前萬騎擁於後金盾雕戈而耀日羽旄彩幟
以遮天虎賁之士何其勇也魚麗之陣何其大也號（見詩一大常卒似練整肅紀律日行師神速如此）
令一出遵行恐後奉公惟匪不速而疾曾未及月卽

抵虜境羣兇敓散無處逃命擣其窟穴盡其醜類所
獲馬駝牛羊不計其數掃淨朔漠洗清草野士卒卷
甲兵不血刃誠爲王者之師自古所無有也凱奏
駕還山川清明父老黔黎爭拜於道昔之呻吟者皆
化爲謳歌矣。　皇帝乘　鑾輅登　天門御　宸極
告　社廟天日順祥神人胥慶　太祖昔封　帝于
燕。坐鎭朔漠。孰知今日之明驗也如此　太祖在天
之靈寧不慰悅也哉。　皇帝陛下。神功聖德當載之
史冊。被之絃歌。勒之金石以垂萬祀。此臣子之所先

務也臣廣孝忝在文職雖短才淺學不足以發揮盛
烈豈可默默而已乎遂作頌百拜以獻頌曰於赫
皇帝。奮以雄武受封燕兮。坐鎭朔漠胡塵不飛。四十
年兮。　太祖賓遐纘登　寶位握乾符兮道齊三皇
子養萬姓永蘇圖兮聲色犬馬珠玉金貝。不爲寶兮。
詩書禮樂制度文章。是所好兮。退奸進賢。化育流行
天下平兮。胡虜無知倡獗草野。侮邊城兮。　皇帝赫
怒卽日舉兵。　躬行討兮。狐豕之類彼惡敢當。若摧
槁兮。六師煌煌。萬騎晉晉示　天威兮直抵虜境。羣

兇奮皇無所依兮，殲厥大憝宥其徒衆，何寬仁兮乜
卒衆叩，兵不血刃，發如春兮凱奏　駕還歸馬放牛，
如雲集兮。父老羅拜，來迎　鑾輿歌且懌兮，與於山
川告于　社廟，鬼神會兮北南一覽盡歸　王化，大
無外兮　神功烈烈。　聖德巍巍，與　天齊兮。紀諸
史冊刻之金石昭萬世兮。

書

與夏尚書　太祖實錄

僕衰老，欽蒙　聖恩優存在家，終日杜門沉坐，惟觀
佛待盡，餘無足言者，區區所念　太祖實錄萬世法
則此是　國家至重之事，屆孝年來奉　命監修忝
與閣下同事，然僕老且病，才短識陋，罔知所以，不過
書名而已。闕家意實錄中最難書者，發迹、定鼎、征伐（中間凡紀事繁簡得宜言有條理外乃）
等項，且喜稾完呈（是叙功之公以）　進了當其餘事類，全賴閣下與
祭酒學士諭德諸總裁先生商議，凡事訪問稽考，從
實修纂補遺潤色，次第成書，以副　上意也，如或延
緩，歲月寖久，亦非所宜，惟閣下諒察

定興忠烈王集

檄　張輔

檄諭安南（是時新城侯爲大將故撰文諭之）

安南密邇中國，自我　太祖高皇帝，肇膺　天命，統
一寰區，其王陳日煃，率先歸順，錫爵頒恩，傳序承宗
多歷年所，賊人黎季犛父子爲其臣輔，擅政專權，久
懷覬覦，竟行弒奪，李犛易姓名爲胡一元，子黎蒼爲
胡奃，謬托姻親，益彰威福，手弒其主，戕及合家，肆逞
兇暴，虐于一國，草木禽獸，不得其寧，天地鬼神之所
共怒。　皇上即位之初，隆懷遠之德，黎賊父子遣使
入朝，挾姦請命，稱陳氏宗族已絕，已爲其甥，暫權國
事，朝廷惟務推誠，未嘗詐逆，而前安南王之孫爲所
迫逐，逃入老撾，轉詣京師，訴其罪惡，朝廷初未之信
後因安南使人識其非僞，悲喜慰勞，不忘故主，遂以
璽書告諭，且欲興師，黎賊父子，知國王之有後，慮
大兵之下誅，遣使陳詞，乞赦誣罔，請迎歸國，以君事
之，朝廷信而不疑，略其舊過，嘉與自新，悉從所請，遣
使者以兵五千，護送還國，而黎賊父子，包藏禍心，設
伏境上，遮拒天兵，阻遏天使，戕殺前安南國王之孫

使臣以聞。皇上震怒，特命將兵八十萬，討除逆賊。惟茲伐暴之師，必著聲惡之實。賊人黎季犛父子兩弑前安南國王，以據其國，罪一也。賊殺陳氏子孫宗族殆盡，罪二也。不奉朝廷正朔，僭改國名大虞，（依托胡氏乃以爲虞之後也故改爲）妄稱尊號，紀元元聖，罪三也。視國人如仇讎，淫刑峻法，暴殺無辜，重斂煩徵，剝削不已，使民手足無措，窮餓罔係，或死填溝壑，或生逃他境，罪四也。世本姓黎，背其祖宗，擅自改易，罪五也。憑陳氏之親，妄稱暫權國事，以上罔朝廷，罪六也。聞國王有孫，在京師，誑詞陳請

迎歸本國，以臣事之，及朝廷赦其前過，俯從所請，而盜肆邪謀，邀拒天兵，阻遏天使，罪七也。其安南國王之孫，始被迫逐，萬死一生。皇上仁聖，矜憫存恤，資給護送，俾還本土，黎賊父子不思感悔，竟誘殺之，逆天滅理，罪八也。寧遠州世奉中國職貢，黎賊恃強奪其七寨，占管人民，役虜男女，罪九也。又殺其土官刁吉罕之壻刁猛慢，虜其女襲，亦以爲驅使，強徵差發銀兩，驅役百端，罪十也。威逼各處土官，趨走執役，發兵搜捕夾民，致一槩驚走，罪十一也。使占思明府祿州西平州永平寨之地，及朝廷遣使索取，巧詞支吾，所還舊地，十無二三，罪十二也。還地之後，又遣賊徒擄西平州，劫殺朝廷命官，復謀來窺廣西，罪十三也。占城國王占巴的賴新遭父喪，即舉兵攻其舊州，格列等地，罪十四也。又攻占城板達郎白黑等四州，盡掠其人民孳畜，罪十五也。又加兵占城，取其象百餘隻，及占沙離牙等地，罪十六也。占城爲中國藩臣，既受朝廷印章服物，黎賊乃自造鍍金銀印九章，冕服玉帶等物，以逼賜其王，罪十七也。責占城國王惟尊

中國，不重安南，以此一年凡兩加兵，罪十八也。天使以占城使者同往本國，黎賊以兵劫之于尸毘奈港口，罪十九也。朝貢中國，不遣陪臣，乃取罪人假以官職，使之爲使，如此欺侮不敬，罪二十也。斯其大者，餘不悉舉。惟黎賊父子不臣之罪，有天罔赦，理不能容。其諸國人遭罹荼毒，積有歲年，深可憐憫。天兵之來，正爲弔恤民之困苦，復陳氏之宗祀，已嚴飭將士，秋毫無犯，可皆安堵如故，勿妄驚疑。其脅從官吏，事出威逼，皆非本心，從可各安職役，皆不加罪。若曾同惡協

謀今能改心易慮翻然效順亦許自新原江官福存
仍其作其有各國之人見在安南經商或被拘留者
可悉赴軍門自陳即與護送還國其有願留買賣者
聽若能爲一國之人造福生擒黎賊父子送至軍門
者重加爵賞敢有昏迷不悛助惡拒命天戈一指掃
蕩無遺待黎賊父子就擒之日即會集爾官員將吏
國人耆老選求陳氏子孫復其王爵雪幽冤于地下
解倒懸于國中上以副　皇上之心下以慰爾民之
望

露布

進平南獻俘露布　平南露布

臣張輔上言伏以天討有罪聿興弔伐之師武功告
成爰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廓清蓋刻惡必鋤
其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蘖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
名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胡查者僻居炎徼負固
海隅豺狼之殘酷蛇虺之遺毒戕賊國王潛移陳氏
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　朝廷之邊境攻圍郡使僭
暴降邪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衆人懷拏戮之

憂橫斂爲民家破戶魁之害鄉冤動地怨毒彌天
聖恩寬許其自新狂悖終而不改擁逆　天朝之
使賊殺故王之孫兇甚三苗所法豈容於原宥罪浮
反側漢兵必事於剪除臣等恭奉　制書總率師旅
鵰鶚鷹鸇先雲氣而度十南貔虎熊羆挾風威而踰嶺
表屢破重關之險飛渡長江遂拔多邦之城殲夷巢
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鼠竄之兇東都克平西都取
下餘孽如蟻蝗之聚迅掃於盤灘困牧賊黨猶獝火
之然撲滅於嚕江仙侶市廛安堵郡邑嚮風士民上

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士人效順願同追勦若何
胥萬人乃駕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困虎兕
於柙中暫爾偷生須臾延命因疑我師而設備欲致
彼賊以就誅狂悖猶欲鴟張飄然傍懷豕突傳報賊
衆引兵駕舟以來使憤激諸軍鳴劍抵掌而往捕臣
彬臣旭戒行既達都督柳升驚報條來賊復入於黃
江船悉來於悶海遣偽將朝射仁鑑等於今年三月
二十日犯鹹子關臣輔遂張弩弓躍馬督陳以麾兵
調驍騎將軍吳旺劉塔出遊擊將軍林貴木兒神機

將軍張勝、丁能、朱貴、横海將軍王玉、都指揮黃欽指
揮李欽等、領精兵而直前、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僉
事柳升、黃中、鷹揚將軍江浩、徐泰、都指揮徐正等、率
舟師而力戰、奮勵游水之逆徒、殲其拏兇、斃其首將、
瀘水盡赤、長江流壅、而血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
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
矢銃兩注而莫之敢遏、銃砲雷鞫而所向無前、大肆
剪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臣輔率驃騎將
軍朱榮等、乘勢追襲、由嚕江至於黃江、賊首敗、其徒

黨棄架奔逃、獲海艦及其戰艦、直抵悶海、聞賊首等
輕舟復竄海濱、遂洗滌脅從、綏懷降附、臣晟等率其
都指揮俞讓等、亦由嚕江直至龍王海口、援到戰守
船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
遂振旅于膠水、復陳師于交州、誓殄賊以寧邊、當奮
身而勵衆、議留臣旭備禦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
步官軍倍道兼進、直窮海陬、追擒賊首、臣輔仍調柳
升撝海將軍魯麟等、并土人知府莫遂等、臣晟調指
揮李[illegible]等、并土人知府阮太等、各領戰艦、由水路窮追、

四月二十三日、師過清花府磊江、賊衆猶聚[illegible]
致毒、欲逞螳臂以當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剿殺、戈船
邀擊而夾岸奔走、干戟爭馳而望風披靡、殘兇敗衂、
士氣倍增、二十九日、舟師至典吏門涇鵲淺、晴久水
涸、賊衆棄舟而先遁、我軍進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
雨下、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船過千艘、豈人力之
能致、不待渡河而冰合、奚勞拜井而泉流、有開必先、
屢罪人之斯得、惟動丕應、仰　聖德之格天、師進演
州府茶龍縣、探知首賊遁于義安府深江、狐疑猶豫、

方謀三窟以庇身、雷勵風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
率都指揮陳懷、巫凱等、由土田縣舉厥江東、臣彬率
都指揮俞讓、盧旺、俞共、指揮王英等舉厥江西、各從
陸路掩襲、游寇震慄、焚舟欲竄于新平、餘黨離披、投
杖來降于海口、臣輔復調黃中、神機將軍程寬、張勝、
丁能、驃騎將軍劉賽、因不花、游擊將軍朱廣、王恕等、
循海而追躡、率大軍馳躡至日南州、柳升等督麟舟
師先於奇羅海口、敗殺賊徒、奪其戰艄、五月十一日
[illegible]
其所領永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七人生擒賊首黎

季犛黃中所領指揮陳欽率交州右衛軍人李保等
十人於海戶山中擒獲賊男黎澄、十二日莫遂下頭
目武如卿等五人、于盎海畔高望山生擒賊首黎滄
及其男黎柄、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擬阮
太等報、初十日于奇羅海口擒獲賊弟季貔并姪黎
源等、其胡杜范六才阮彥光段擊等賊之爪距、亦
阮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謹杜滿等賊之心膂、悉皆
降附、過師杭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
相慶、寬宥迫脅、招撫流離、本宜　恩命、獲遂更生、犛

魑魅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
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僭竊跳梁、
狃于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矧茲逆犛
生蠹覆載、不容人神共憤、今父子兄弟、皆綁縛于轅
門、宗族偽官、咸生擒於麾下、自謂蠻烟瘴雨之癘處
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　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
全封而莫敢敵、戡定之速、邁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
還、陋六月之伐玁狁、雪前代之遺恨、解邦民之倒懸、
將士歡呼、知天心之助順、蠻夷舞忭、信人道之惡盈

畀付　聖謨淵深、明見萬里之外、　天威烜赫、坐收
三捷之功、數百種雕題鴃舌之民、咸蹄言拔幾千里
魚鹽繁衍之地、盡入與圖、復隆古之封疆、幷中華之
體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戶
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
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九
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別奏條上、臣等令將生擒
到賊首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等、獻俘　闕下、其餘
解送擒獲幷降附偽官、別具奏聞、臣等曾無汗血之

勞、獲伸敵愾之志、者遵成算、得效微勤、平定南夷、克
清大憝、獻俘血告　廟社、仰荅　神靈、盛醼以賜蠻
夷用昭　天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
無任歡呼欣忭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陳玄素鑑先　叅閱

蹇忠定公疏

疏　蹇義

銓官事宜疏　銓選

在京各衙門官原有定額近因事煩額外添設不無冗員宜令各衙門依定額選留餘並送部別用在外

大小衙門官亦有多設宜令所隷上司嚴行考覈其罷軟不勝及老疾貪墨者悉送赴部今年所取進士諸司無缺銓注各王府教授伴讀多缺擬于第三甲内選用仍令食進士八品之祿第二甲第三甲進士擬量留七十員分隷諸司觀政進缺取用餘悉遣歸進學凡冠帶舉人亦令歸進學以待後科會試諸司歷事監生例于三月後授官近因少缺有一年未授者而内府辦事監生止是謄寫奏本查理文冊稽筭（此係書内官之故）數日別無政務比内官監奏准半歲授官而歷事監生有政務者授官反遲今後宜令所司内府辦事監生月日滿者定例給賞仍令回監進學依次歷事出身

上言十事疏　時政利弊

其一曰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爲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内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此即宗皆上今代者行）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民人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

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擢用其所保非才或授職之後闒茸貪污舉主連坐　其二曰在外諸司官吏節令雖有所轄上司及巡按監察御史考察然卒苟虛故事而已宜從吏部都察院申飭務在考察嚴明賢否有別若因循苟且仍使不才者僥倖在職所轄上司以違制論分巡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各以失職論其所屬官員在任應考而貪緣推避及所轄上司不依期考察者事發各坐以罪　其三曰在外軍民利病未害上達者蓋内諸司官吏不恤下情共爲蒙蔽

宜選在京四品以上文職官廉明識厚者，分行天下。詢訪軍民利病，廉察官吏賢否，舉求遺逸，敦禮高年，存問孤窮，伸理冤滯，則下情庶可周知，官吏有所恐懼也。其四曰刑部都察院職典刑名，而大理寺尤專詳讞，居是職者，必得其人。其官屬宜從堂上正佐官精加考覈，庸劣不稱者黜之，貪婪苛刻者罪之。其有作奸犯科者，責令互相糾舉，不許故縱，違者一體論罪。其五曰舊制刑部都察院罪囚，皆送大理寺審錄，無冤，然後發落，有異詞者駁正之，所以法得其平。

罪得其當。今大理寺乃同原問官會審，設有冤抑，囚何敢辯。宜令如舊制，敢再紊成法者罪之。其六曰在京各衙成造海船等件，所有物料，雖是官給，然有匠作原計數少，或該科放支斤兩不足，率令軍民賠補，頭會箕斂，侵損非細。宜令工部委官與管工官從實覆計不足之數，官為補支，不得科擾軍民。該庫關領之際，必依足數放支，巡視御史等官就于庫外覆較明白，封記放出。若官吏減損其數，而御史等官不行執法，從公較驗，一體罪之。其七曰工部買辦諸色物料，中間或京庫見有，或非急用之物，一槩派下有司，得以科擾作弊。宜令工部查非急用之物，暫皆（今派色物料派州縣者有此[illegible]也[illegible]可[illegible]如[illegible]之使額而已）停止。若京庫見有，則就關支，免致科派，民受其害。其八曰各處人民賠納官物，多有貧難，賠償不得，而以其情告官，官不為理，更加催促，計窮勢迫，願投充軍。原其本情，豈所得已。今後若有此等，令准所告，其賠納官物免追。其九曰各處逃軍逃囚，多有藏匿山林，畏罪不出，因而糾衆為非。宜令兵部榜諭，許以自新，就于所在官司首告，與免本罪，仍押還原伍，囚送

所司發落。其十曰各處犯罪，問發北京為民，及充軍種田者，或有逃逸，例皆全家起發。若有原籍丁多，糧重，應當別差，及充軍等項，全家起發，似亦未宜。今後如有此等，止取一丁連家小先發赴屯，如得原逃正身，依律斷遣，免其全家起發。

夏忠靖公集

頌

夏原吉

河清頌（并序） 河清

永樂二年，冬十二月十七日，至永樂三年春正月十

八月黃河水清凡數百里於是泰王及高平王相繼
奉表稱賀　上謙讓弗居群臣固請咸謂不可不承
天心以虛靈既遂俯狥輿情受賀于奉天殿慶協神
人歡騰朝野猗歟盛哉誠亘古以來非常之奇遇也
臣伏念自古王者政平地出醴泉聖人在位海不揚
波禎祥所見必有非偶然者矧今　皇上以天縱聖
神側平內難循賢命良省刑薄賦恩覃乎遠邇德被
乎鳥魚至和氤氳充滿無間由是嘉禾生仁獸至野
蠒成神龜出然猶未足以擅厥美適致黃河水清綿

亘數百里豈非天意欲以彰　皇上之潔白一心溶
清九有內體乾德外著陽剛故特以此而為休徵之
應哉是蓋不獨為　皇上一身之慶而且為華夏億
兆民之慶不獨為　朝廷今日之祥而且為宗社千
萬世之祥矣臣原吉忝綴六卿獲聽盛事雖佴才淺
學莫克稱揚然忻忭之餘不容自默謹拜手稽首而
獻頌曰於皇　太祖孔神孔武受命自天奄有下土
綱陳紀立禮備樂明熙熙皞皞民樂太平龍馭上征
作賓上帝群姦肆欺搆難生厲穆穆我　皇應天順
人嗣承寶曆大命維新適揚聖武迺闢奸側僞兆瑞
心蠻夷奉贄餘孽屏息至和誕敷天錫靈貺用作眞
符既有嘉禾復有仁獸野蠒神龜迭見先後所發未
艾黃河載清亘數百里湛徹虛明華彩畢呈光輝交
煥漂浮日星涵濡雲漢無污不滌無垢不消無微不
鑑無蘊不照造化周旋孰為臻此垂象從類以彰厥
美繫　皇秉心淵淨潔澄日新又新　聖德孔宏爰
熙庶務昭融洞徹光臨下土如彼日月體信達順上
格于天天道不違因河以宣彼河斯清匪水所發維

皇治功維　皇心法治功心法昌徵于河源深流長
遺祉之多　聖子神孫繩繩繼繼於千萬年永配天
地

平安南頌 并序　平安南

聖天子以　皇天眷顧之隆　太祖高皇帝付託之
重乃　御大歷服典司神人綱舉目張禮明樂備品
物咸遂福祥並臻五年于茲矣而安南賊臣黎季犛
賊恭其君魚肉其民侵逼鄰邦侮辱朝使　皇上以
戎狄蠻貊不可律以中國憲度逭誅贖罰久矣季犛

不知悔禍，益肆姦狂，於是內而有官，外而占城，合辭請討。皇上乃徇輿情，命大將帥師征之，中軍犄其中，左軍折其翼，右軍犄其角，而占城舟師復扼其奔逸之路，季犛自知罪在不赦，冒眾力抗，然而上下解體，兵敗身縛，其務從將領，遐遠部落，悉皆蒲伏乞哀，受命于吏，請比內郡，乃立都指揮布政按察諸司，選用守令，以撫安其眾，累世逋寇，一朝剪除，報至闕庭，中外稱慶，臣按周宣王平淮夷，唐太宗擒頡利，當時文人咸形諸賦詠，以紀宏休，臣職備史曹，敢不採摭事實，揄揚帝載，發為歌頌，以顯示無極，頌曰：於昭上帝，眷命我皇上，承大統，下撫萬方，孰危未寧，孰昧未明，敷我彝典，俾各遂成，旰食宵衣，不自滿假，方吐圓鱸，咸藉陶冶，萬山宗泰，眾星拱北，駢首弭志，無思不服，相彼安南，猶米黑子，敢爾跳梁，干我天紀，命將往問，出車彭彭，彼頑率醜，奮臂以亢，乃哀其徒，鷄翎是扼，金鼓一鳴，倒戈以北，湯湯富良，彼恃天塹，我師飛越，膽寒心顫，土崩瓦解，逃生無門，艸薙禽獮，噍類罔存，爰立司牧，附守設宰，申問無辜，恤其飢餒，乃匍

乃宣于仁，于禮簞食壺漿，我皇久徯，稽顙致詞，始迷不知，詎意今朝，重覩漢儀，歸語耄倪，服我彊畝，我怙我恃，父母不遠，仰祝聖主，億載萬年，聖子神孫，寶祚綿綿，周伐淮夷，江漢歌雅，宋擒劉鋹，凱歌獻社，斯皆內地，奚足揄揚，矧茲駿功，可無頌章，爰摭事實，載陳盛美，勒忠即頌，垂示無已。

（今漢事而引宋事何其不典蔡鄭公之作不宜引以文也）

瑞應騶虞頌 并序

騶虞

洪惟皇帝陛下，纘承大統，克勤庶政，聲教誕敷，仁恩旁洽，天地既位，萬物自育，而瑞應駢臻，不可殫記，乃宣德四年春，滁之來安，有騶虞二，見于石固山，南京守臣襄城伯臣李隆，以之獻于闕下，詔賜群臣觀之，蓋猊首虎軀，白質黑章，修尾鬝目，而其性甚馴，真盛世之瑞物也，臣原吉退而稽諸載籍，曰騶虞仁獸也，天下太平，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竊嘗考之往古，惟見詠于周之詩人，自時厥後，于數百年之間，曠焉莫之覩，我朝自太祖高皇帝，肇興鴻業，至于太宗文皇帝，紹承厥緒，積德累仁，至深至厚，海內康寧，四方無警，然後騶虞迭出，臣獲見焉，及我皇上踐

祚以來、禮樂刑政號令法度之施、一遵　祖宗之舊、與民爲信、無所更革、故和氣充周、而茲仁獸復見于滁、滁固畿內之地。且又兩瑞並出、匹休麗美、何其盛哉、　聖德之所感孚、　皇天之所眷佑、于此瑞可見矣、昔者白雉獻于越裳。天馬來自西域。猶且紀諸策書。見于歌詠、傳誦至今。矧茲嘉瑞、出于中國畿內之近者乎。是宜被之聲詩以昭　聖德垂示無窮、臣雖摛于文辭、然躬覩盛美、不敢以默、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惟我　聖皇總統萬方。禮樂明備、治具畢張。民

安其所。物無疵癘。和氣絪縕。鍾爲嘉瑞、惟茲嘉瑞、匪熊匪羆。匪角匪鱗、曰惟騶虞。玄靈之文、玉雪之質、修尾回風、雙瞳炯日。飢不暴物。行避生蘗。由心之仁、匪人之驅、神行電邁。千里一息、其性則然。不以其力、侶遊儷美、同出一時、不產他邦。乃在郊畿、守臣致之。獻于丹闕、自然馴伏、　聖情欣悅、百辟瓌覩、歡動明廷、曰惟茲獸、瑞世之徵、惟瑞之徵、惟　天子聖、聖德格天、受天之慶、惟慶之錫、惟　天子明、聖壽齊天、億千萬齡、

瑞應白烏頌 并序　白烏

景陵全盛之朝、又值好文之主、當時侍從多上制者。德典頌之文、未称盛美、可嘆也、

皇帝臨御之五年、實爲宣德之四年、廣東海陽民以二白烏來獻、進覽之次、賜羣臣觀于廷。雪質瓊姿、玄幹玉喙、怡然馴淑之態、充然慈孝之心、誠盛代之嘉禎、太平之上瑞、其出也、豈偶然哉、謹按瑞應圖曰、帝王禮敬宗廟、備于孝慈、則白烏見、又曰帝王肅敬宗廟仁孝篤至、則白烏見、欽惟我　皇上稟聰明睿智之資、備文武聖神之德、自纂承丕緒以來、夙夜孜孜勵精圖治、簡任賢俊、而興修禮樂、旌別淑慝、以振立

紀綱、明罰愼刑、期民無愁嘆之聲、薄賦輕徭、與野有謳歌之樂、至于承事宗廟、則尤嚴禮敬、奉養　聖母則篤盡孝誠、無一事而不適中、無一物之不得所、是以穹祇昭格、海宇清寧、和氣充溢乎兩間、皇風彌布乎六合、凡諸福之祥、諸物之瑞、莫不駢臻疊至、以應昌期、然不能一二足也、故此白烏雙見于海陬、而其民之愛戴乎上者、不遠萬里、貢于闕廷、以兆我國家萬萬年太平悠久之徵、以昭我　皇上萬萬年仁孝廣大之德、猗歟盛哉、臣叨列清班、獲睹奇瑞、雖才識

疎陋，不足以稱揚盛美，然欣忭之餘，不能自默，謹拜
手稽首，而獻頌曰，於昭我 皇，聖神文武，纂承丕圖，
撫有九土，九土奕奕，兆姓蚩蚩，匪弘治化，曷臻雍熙，
乃殫 聖衷，乃勤 聖躬，宵分而衣，日昃而食，旌別
淑慝，登崇俊良，制禮作樂，振紀立綱，禮樂昭宣，紀綱
明肅，惟賦惟刑，是輕是恤，百度既修，庶績咸熙，仰惟
宗廟，敢忘孝思，孝思維何，本先追遠，禴祠烝嘗，一嚴
禮典，載惟 聖母，壽慶天齊，致孝致養，前聖曷希，於
周有昌，於虞有舜， 皇心之同，篤盡敬順，敬順既篤，

聖德茲隆，穹祇昭格，神明感通，克充兩間，和氣勃鬱，
靈貺薦臻，嘉祥疊出，乃歲己酉七月仲秋，爰有雙鳥，
見于海甸，雪質鮮明，霜姿瑩潔，修喙若瓊，玄眸點墨，
不驚而擾，不暴而侵，馴淑之態，孝慈之心，貯以雕籠，
繫以文組，遠駕星軺，入貢天闕，龍顏悅視，臣鄰聚觀，
懽騰丹陛，喜溢金鑾，惟此雙鳥，實罔之瑞， 聖壽以
彰， 聖心以慰，嘒嘒小兆，叨際清時，覩此嘉瑞，贊詠
敢稽，惟 皇聖明，道超三五，安輯羣黎，紹其祖武，惟
皇聖明，壽齊天地，萬億子孫，傳承無替，

疏

蘇松水利疏　開濬三江

上以蘇松水患爲憂，命臣時往疏治，八月遣都御史（忠靖公治水東吳所施方略具於文集及水學宗 詳[illegible]）
俞士吉齎水利集以賜臣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是原
吉上奏，但臣未識不稱，重貽宵旰之憂，夙夜驚惕，惟
勤恪勗，欽承 聖諭，慨感交集，臣與同事官屬，及諳
曉水利者，參致輿論，頗得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最
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
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

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
稼，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吳淞江諸浦，導其壅塞，以入
于海，但吳淞江延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
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
衝，沙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之長橋至
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
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一百三十餘里，潮沙
漸漲，潮汐沙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濬，工
費浩大，且灩沙游泥，浮泛動蕩，難以施工，臣等相視

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流，傍有范家浜至南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時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爲便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五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盛翼進隣汝參閱

楊文貞公文集

勅　楊士奇

勅諭文武羣臣求言幷復弋謙朝參　求言

用文貞公言復弋謙朝參仍令代草求言勅

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幾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數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欣然聽納、言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此皆羣臣所共知者、間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無槩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

非忍此奏皆難爲頌矣

章奏其賣直沽名、欲寘諸法、朕特優容令在職視事、不得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葢少、豈以爲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歟、自今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亦何以爲忠、朕之一時、不能含容、葢未嘗不自省、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攄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參、故諭、

洪熙元年三月初七日

勅諭吏部申明薦舉　保舉

文貞以吏部未能盡知人才建議令大臣保舉方面及守令官自是吏多稱職治功著爲

勅諭吏部、至理之務、必先安民、安民之方、必擇守令、自昔聖帝明君、咸循茲道、朕孜孜夙夜、以恤民爲心、而詢諸四方、民不得所、多緣守令非人、即位之初、首詔求賢、今旣數月矣、薦者無幾、賢才之生、何地無之、惟賢知賢、各以其類、寧有不知者乎、薦賢爲國、事君之義、其令在京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給事中、在外布政司按察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各舉所知、除見任府州縣正佐官、及犯贓罪者、不許薦舉、其餘見任及屆在下僚官員、幷軍民中有廉潔公正、才堪撫字者、悉以名聞、務合至公、以資實用、不許徇私濫舉、如所舉之人受贓、有犯贓罪者、倂舉者連坐、蔽賢不舉、國有明憲、夫天下生民之安否、係於守令之得失、

彌尚愼重簡畀，以副朕惓惓斯民之心。欽哉。故諭。

洪熙元年八月初六日

太皇太后諭二兄書　戒勅外戚

太皇太后致書長兄彭城伯張昶、二兄都督張昇：（此書仰見聖德淵懿，遠過東漢明德皇后與諸兄書也）吾起於寒微，叨蒙國恩，榮及祖宗，濫受褒寵。諸兄嗣膺重爵厚祿，合門貴富，與功臣等，此皆　列聖天地之賜也，顧豈常有汗馬之勞哉？夫受非分之福，宜存非分之虞。古之人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不思保全永遠之道哉？吾不幸，　仁宗皇帝早逝，長子　宣

宗皇帝又繼逝矣。今　長孫皇帝以幼沖嗣大寶，內間保持輔翼，實係於吾，夙夜兢兢，如執玉，如捧盈，不遑寧處，懼弗堪負荷，上負　宗廟聖靈，及辱吾先人。罔念外家，欲令皆善。二兄同氣至親，可不體吾之此心哉？尚其循禮度，修恭儉，以率子孫家人，俾咸愼蹈，毋作愆過，庶以光　國家之榮命，而吾先人之祀亦永有依賴矣。勉之哉！勉之哉！二兄自今惟朔望公朝，有政議悉勿預聞。惟二兄亮之。

宣德十年二月十五日

疏

請開經筵疏　經筵

伏惟　皇上肇登寶位，上以繼承　列聖，下以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則宗社永安，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煖，　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愼擇賢良廉謹之臣。臣士奇叩頭對曰：此

國家第一事，正惟其時。伏望　皇上留心。不幸　宣宗皇帝上賓，中外皆同哀戚之心，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開經筵議事甚遠切此）臣等深切惓惓之至，謹具合行事宜陳奏，伏惟采納。謹具以聞。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未有不學而能成德者。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爲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

體者數人以共其職庶以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
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其名陳奏取自　上裁
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得濫
預薦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謹擇

一　天子就學其事體與　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
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

一　皇上聖德正在今日輔養本源（此亦本之論未知可援）書曰僕臣正厥
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時已在左右不可易稱者）
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

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
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止端莊立心行已正
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
得以上惑聰明此事關係最重伏望　太皇太后陛
下　皇太后殿下皆留（與今書不同）　聖心爲　皇上愼選左右
隨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
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情
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
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
魚之肆蓋言愼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
天子之左右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
萬萬留意臣深受　國恩無能補報惓惓愚忠不敢
不盡伏乞　采納　宗社生民萬年太平之福

辯方政被誣疏　邊將

蒙　欽發下鎭守大同太監郭敬題本二本奏總兵（邊將不奏此事體難以措辦文貞此奏）
官都督方政專權等事臣看得所奏事件未知虛實（特旨擒賊）
恭方政自永樂宣德年間奉　命率兵在外皆有功
績此人實是廉勤公正上能敬事　朝廷下能撫恤
軍民衆所共知衆所共推豈有纔到大同未及三月
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敬在彼與曹儉通同爲非專
務貪利不理邊備以致累次失機　宣宗皇帝屢遣
勑切責之仍不悛改且郭敬初聞　朝廷命方政往
大同總兵心已不喜曾親來文淵閣對臣等極毀方（知此立說其確）
政之短極誇曹儉之能臣等已料其到彼必然不合
或致設計傾陷方政今已果然臣伏思於今邊務緊
急之時將臣可任用者　朝廷當保全之欲請　勑
諭郭敬命其改過自新自今與方政協和辦事又慮

方政知郭敬奏其違法等件虛實未明必然心中猜疑若不寫 勅去釋方政之疑令其如舊安心辦事則官軍窺覘必不聽其號令有誤邊備爲此今擬寫勅稿二道封進謹題請旨

論勾補南北邊軍疏 勾補軍丁

爲兵備事（衛籍隨處不能久上下則多逃死此疏斟酌情法詳剴可行）切見今差監察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隷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隷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

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瘴癘且其衛所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遠艱難盤纏不得接濟在途逃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罪亦有艱難死於溝壑而不知者深爲可憫況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甚是未當（論甚明切）查得永樂十年二月初五日 太宗皇帝聖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今後事故來勾丁補役不要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或一所都着就那裏當軍原衛軍伍別着人補若在北京衛分當軍的不動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日 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今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緣海地方的也就留在那裏衛所操備宣德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准兵部奏今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遼東甘肅等處并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當軍又奉 聖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

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還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操此皆 祖宗成憲蓋洪武中有犯罪死者 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極遠充軍所以懲治有罪此 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罪者已死補役者皆非犯罪之人 朝廷憫其遠道艱難留於附近衛所操備此 太宗皇帝 宣宗皇帝之仁也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等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靖虜衛又以廣西缺軍命發南方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遼東等處

軍丁悉發廣西都司屬衛收操，亦是仰體 祖宗之
仁。近來該部執稱原隸隊伍，難以改發。此只是畏避
文案繁勞（作司官者之情不盡如此）而不思兵備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近
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 請清出軍丁，暫發
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緣南北俱有邊境，令俱少軍。若
只於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濟。臣等
愚見，今所急缺邊軍者，欲乞除逃軍外，以山東、山西、
河南、陝西、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
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

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京、直隸，今後清出
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
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去，待補足其缺之後，再有清
出者，却於腹裏衛所補伍。如此則兵備有實，下人不
困。臣謹陳愚見，伏乞 特命公侯伯之老成者，及都
督、尚書、侍郎、都御史，會議可否，謹具奏聞，伏候恩旨。

論旌褒景東知府陶瓚等疏 激勸土官

為激勸事。該兵部御奏 聖旨，陞授景東府知府陶
瓚散官，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及褒封陶瓚祖母阿嚢
為太淑人，令臣寫 敕施行。此誠 皇上旌忠報功
之盛德。臣竊聞自古帝王得馭夷狄之道者，以守在
四夷，以夷狄攻夷狄，二者而已。蓋先以恩德結近
邊之夷，則遠外之夷為其所制，勢不能為患於邊。大
抵蠻情頑獷勁悍，必其同類制之，則易為力。今景東
之勝，蓋出於此。然其中有忠義之心，願奮力報 國
者，正當厚恩待之，以堅其良心。其陶瓚及祖母阿嚢，
率領頭目，已量功陞賞，實授以職，惟陶瓚以上官知
府，難陞職事，并其祖母止授散官及封號。臣等愚見，

欲乞 聖恩，皆給賜誥命，及賜以對品之帶各一，使
得永遠寶藏，庶感戴尤切，而圖報之誠益堅矣。其木
邦宣慰使罕蓋法與祖母美罕板，忠義報國之誠，亦
與陶瓚、阿嚢同。兵部已請 敕褒封賞賚，奉 聖旨
令臣寫敕。臣愚見欲乞 恩旨，同陶瓚、阿嚢一體頒
給，庶於邊夷有所激勸。蓋所費者約，而所勵者益多。
謹具題奏，伏惟 聖裁。

計議除授方面等官疏 保舉

昨日太監金英傳奉 聖旨：今後除授方面官及府

州正官、若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還依洪武永樂年間例行、欽此、本官後又令臣計議、臣伏思宣德七年以前其前項官員多不得人、旨如受害、欽奉　宣宗皇帝勅旨、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民安、非其人則民受害、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舉保、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贓罪、併罰舉者、欽此、以後凡所保者、多得其人。皇上臨御以來、悉遵　先皇帝勅旨而行、令各處方面官、與府州正官、十有八九得人停當、所以百姓得安、其間或十有一二舉不得人、却是保舉之人審察不明、亦或實是徇私、爲是該部不行糾舉、以致四品等官舉保知縣者十有三四、舉保不當、然所保得當者還多、自今舉官之人、亦已多知謹畏、不敢輕易濫舉、恐累及自身、臣愚見伏望　聖明仍遵　宣宗皇帝勅旨而行、大抵　宣宗皇帝仁民之心、皆是上體

○保舉之弊自當少于衛貴等官耳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三聖仁民之心而行、非是有所更改、但因時損益耳、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相承之政、皆因時損益、所謂因時損益者、或太過則當損、不足則當益、以合於時宜也、昔我太宗皇帝於洪武之政、　仁宗皇帝於永樂之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亦皆是上體　祖宗保民之心、而行故當其時無人曾有異議、　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者尚多、此保官一令是第一事、蓋用人者帝王之首務也、伏望　皇上奮獨斷之明、令後舉保方面、及府州正官、悉遵　宣宗皇帝勅旨而行、昔唐太宗行仁義之政、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明驗所在、可無疑也、　聖旨所論保官則恩出于下、切緣衆臣保之後、吏部審擇、具名奏請、必得　聖旨俞允、然後授官、如不賜允、即不得除授、凡授官者莫不感戴　聖恩、恩實非出于下也、此令行於　宣宗皇帝在位之時、數年不聞人有異議、惟近年始有一等京官不才輕薄、無人保舉者、造爲誚

保官一事文貞貫成望收其此爲大臣敢盡之

謡傳播中外其意專欲蹟壞　先帝之良法不行則
此等無狀小人皆得升用此等小人升用則百姓受
（先行二善事必有小人阻壞在）
害天下何繇治平自古朝中用一正人行一良法則
（上文行之耳）
小人皆不便之毀之壞之如孔子初攝魯相國之小
人作歌謗之及久而定也國人愛之作歌頌之又惟
恐其死也在古聖賢尚然可以觀小人之心矣伏望
聖斷只依　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
（下此語使足服人）
贓須明正濫舉之罪并罷其官便是臣濫舉亦請究
治不宥庶幾其餘有所警省臣受　四朝大恩當切

慚愧無能補報惟念用人賢否關係生民休戚　國
家治忽今若知而不言是臣不忠之罪大矣是以謹
竭愚誠冒瀆　天聽伏惟　聖裁

論遣將征勅麓川疏　計處麓川

昨日欽蒙　上命寫召李隆勅書臣已謹遵寫稿進
呈伏竊思之南京根本之地李隆受先朝簡拔守備
十六七年本官謹慎小心克稱委託軍民獲安　朝
廷無南顧之憂今以麓川之事　召之然麓川遐荒
小夷屢拒　朝命罔當問罪今以將貴之才勇復擇

一二人善戰者為之佐輔又以文臣王驥歷練老成
贊理之足任其事況李隆之才長於守備未閑其有
攻戰之能若論攻戰李隆必不及李安又將貴新封
為伯李隆嗣承伯爵三十餘年　朝班次序將貴當
在李隆之下若使將貴總兵而李隆為副似有未當
雖出　上命李隆固不敢違然彼此心不相孚亦難
行事臣愚見欲俟將貴至日與之計議佐輔必欲得
人亦未為遲如此庶幾事得穩當而成功可冀臣又
（麓川之事本末備貞）
有愚忠冒瀆　天聽昔　太宗皇帝征討有罪必先

（文貞此疏殊為[illegible]）
遣人再三撫諭及其不從然後加兵今麓川拒　命
臣亦深切惡之非欲釋其罪但思古人有言兵者凶
器戰者危事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輕用者恐害及無
辜有傷天地之和氣也又慮用兵遠方雖有將有兵
而糧食不足猝難為力亦所當計臣又思自麓川拒
（善為[illegible]）
命比　先朝廷所遣撫諭　敕書恐有阻隔未曾到
彼又雲南總兵官將彼所差之人悉置於死是以此
賊心懷疑懼不敢再遣人來近其所遣怕怕力絲觀
來已蒙　皇上恩賞特旨許令改過赦宥其罪就命

齊　勑回還臣竊計此　勑到彼賊必遣人再來其
情僞爲之處置近者又有　勑令沐昂等聞之不
遣則使此賊終不知　皇上天地大恩無隙改過將
來必勞天兵伏望　皇上體天之心今且日務選將
操兵積糧以備征用姑先放忻怕力線觀齋　勑回
彼使知　皇上大恩以圖改悔縱使彼執迷不改亦
且綏其備敵之心待雲南糧儲有積將士操習精銳
即一鼓進兵勦滅以昭　天討亦未爲遲況留此二
三人實不足爲輕重但恐留之日久使賊之逆志益

堅而爲備愈固或啟其寇伏之計況彼烟瘴之地大
軍難以久駐而賊得窺伺官軍進退以爲出沒急難
成功臣悽悽愚忠非敢爲綏兵之計但願大兵之行
必出萬全以爲　國家久安長治之道冐瀆　天聽
伏惟　聖裁

論褒諡黄福疏　褒諡老成

爲激勸事近據禮部手本該本部奏南京參贊機務
少保戶部尚書黄福喪禮傳奉　聖旨行移本院撰
述祭文欽此臣等伏惟　皇上臨御以來禮待臣下
悉出於厚今福蒙　祭營葬光榮甚盛存沒感戴矣
臣等竊惟黄福洪武年間自衛幕官因言事　太祖
皇帝深見嘉獎超陞工部侍郎　太宗皇帝初登大
位陞工部尚書後建北京析設行部　命爲行部
尚書及平定交阯初設布政司按察司又　命黄福
仍尚書之職前往交阯撫綏其民布政按察二司印
信並付福掌管一切公務皆總於福福在交阯十有
餘年處事甚得人心　仁宗皇帝監國備知其賢即
位之初特遣人齎　勑召還　命兼詹事輔導儲君

宣宗皇帝在位念南京重地以福老臣命於南京戶
部管事　皇上嗣位之初陞福少保令參贊機務中
外之人皆忻悅　朝廷用人之當福感戴　聖恩與
襄城伯李隆同心協力以副委任蓋福爲人廉潔正
直剛果無私且明識大體身雖老病念念在公官雖
貴顯不營私蓄四十年來大臣之中正色居官少見
其比今蒙　聖恩固已深厚但臣等欲望　天恩賜
諡二字及贈一官用褒賢良用垂勸勵蓋自古治平
之朝及　祖宗之世皆用此典臣等所目見者太

宗皇帝於太子少師姚廣孝、大學士胡廣、皆賜謚、諡
官、仁宗皇帝登極、贈謚尤多、尚書侍郎下至少卿
少詹事詹事院判之賢且良者、皆得蒙　恩。今黃福
比前之得贈謚者、歷官尤久、勤勞尤多、操節之正、始
終一致、伏望　天恩、特命該部、依　先朝例、賜謚贈
官、庶使在位臣僚、觀感興起、臣等非敢私於黃福、但
欲　國家典禮施之公當、謹陳愚見、伏惟　聖裁、

論荒政　救荒

爲預備事、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

湯之民至于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
皆有預備之政、我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爲心、
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
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在近倉之處、僉點大戶
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
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浚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
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
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
有行移、亦皆視爲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
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
難可見、況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
全無、倉亦不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却妄捏
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設官府、其原
開陂塘、養魚者有、堙塞爲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
方爲甚、雖聞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
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渰沒
田禾、及閘壩蓄洩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爲農患、大
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

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
因循、亦不及之、此事雖然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
聖仁、特命該部、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
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俟後來豐熟舉行、其見
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間舊制、凡倉穀陂
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即於農閒時日、
用人修理、穀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有侵盜者、根
究明白、悉令賠償、貧窮見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
干之人攤派、若其侵盜證佐明白、有不服賠償者、准

主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及賠償實數
開長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有損壞悉於農閒用
人修理有强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亦免其罪即
令退還不還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還陂
塘及圩岸閘壩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應修築者
以次用功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政使
司府州縣除近被災傷去處外凡令秋成豐稔之處
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
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

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繇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穀及任
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仍行該部查理計其治
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
歷州縣亦要取勘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
損壞修理實績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
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
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正官糾劾奏聞庶
幾官有實積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
祖宗恤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臣等愚見如此

頌三篇

瑞應麒麟頌有序　祥瑞

宣德八年閏八月西南海外諸番國或其王親行或（瑞麟入貢者榔大少有[illegible]故載之）
遣子弟或遣大酋泛海越數十萬里而來朝貢然麟
獅象珠玉珍貝奇異之品用達誠意[illegible]麟凡四而出
非一所其言曰蠻夷之人遐處海外瞻仰中國如天
之上比十數年來海波無虞山島所聚種作蕃阜民
咸安適聞之老長言此太平之象也必有　聖人奉
天命主中夏施仁布義肆延被我遐裔已而祥麟出

焉老長又言是上天所生以寧中國　聖人瑞者其
遂獻焉敢祇以獻遂煩[illegible]再薦獻於廷群臣百職以
及陛觸虎貢萬衆歡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聞自古帝王受
天命有天下者能體天之心用天之道以稱天之付
畀天必悅鑒而昭答嘉貺歷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數聖人其效可見已恭惟　皇帝陛下以
大聖之德躬膺天命嗣　祖宗之大統臨御以來一
以至仁覆幬天下所食[illegible]衣[illegible]惟[illegible]濟無間遐邇撫
綏一心是以凡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之處靡不

歸誠向化朝覲貢獻日聚闕下四境清寧獄塵不作此皆 陛下聖德之得人心者也夫得人心者得天心之本也是以連歲四方上奏嘉禾秀麥豐年之瑞上而星文之祥下而物產之瑞騈赴疊臻不可數計雖間者霖雨稍稍而恤民為祈天之實弘敷德音覃布仁澤 璽書所至抃舞載道甘霖隨降田穀以豐此 陛下聖德之得天心者也亦豈必麟見而後始驗於今日哉然麟仁獸也四靈之首王者至仁則出出則天下平非若其他禎祥之比今茲之出實以彰

上天嘉祐 聖仁之隆且厚也而率來自遠方者又以彰 聖德之無遠弗屆也臣士奇叨在侍近目睹嘉祥倍萬忻懌謹譔瑞應麒麟頌一篇上進伏惟電覽焉頌曰 天眷下民爰命仁聖俾育其生俾復其性惟 皇奉民允篤於下爰育爰訓孜孜夙夜日時兆庶咸予赤子仁之所施權輿于邇薄海內外爰間爰限如淩之潤遜通漸遠惟 皇聖仁顧顯一心曰天付畀予罔弗欽若普九有仁浹義孚生息有遂蹈履弗渝既富既穀亦泰以嬉仰足于公俯給于私三光昭明五緯順軌四序調均百祥駢臻爰暨四方遠于八紘民用康寧物用阜盈乃有靈祥麕身牛尾馬蹄肉角崇丈又二音中律呂步中矩規粲粲其文循循其儀厥名曰麟四靈之首見于夷邦夷其敢有曰天生之實瑞 天王我惟祗獻用告嘉祥乃蹈綠波乃造龍墀金門含耀紫殿騰輝在廷文武舞蹈愉懌惟天降祥允昭 聖德惟 皇施仁六合一春表仁之祥孰大於麟來自遐邦昭德覃布踰三倍二與時合數天鑒在上丕顯嘉徵 皇仁在御丕隆治平簡

冊有紀播示無極臣工有頌洋洋川溢臣叨禁近陳詩稽首惟 皇萬年惟 皇萬壽

出師頌有序 征安南 明用師之非得已

永樂四年安南黎蒼作亂 朝廷屢遣詔使諭之弗悛益驕賊弒其主毒虐國人甚於水火乃奔訴告咸集闕下 皇上震怒召文武羣臣諭曰予承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有弗迪而逃誅斯遏抑厥自新乃有弗廸底于再三而猶弗悛惟予弗君今諸藩弗迪予必不釋羣臣合辭力贊必決乃昭告

天地宗社山川、　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章
率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暨神機橫海驍騎游擊鷹
揚五將軍、率兵八十萬討賊、七月某日師行、　上臨（時尚在南部）
江送之、既禡、申命總兵能若曰、汝其率師往行天討、
恤彼交人、沿襲悖兇、神人共忿、必誅不釋、厥暨同惡、
必誅不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汝往欽哉、惟茲安南、
咸朕所統、厥民溺困于盜、閔攸訴告、汝其往尹、罔有
侵害、或有侵害、既殄戮盜、猶底汝罰、汝往欽哉、能拜
稽受命、祇承惟謹、遂大饗將士、是日天宇朗霽、雲物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卷之一　征安南　三十三　平露堂

不作、戈矛耀日、旗旆亘雲、士壯馬肥、紀律齊肅、巨艦
蔽江、長風鼓颿、神龜電馳、不疾而速、浩浩乎已氣吞
跌爲之壞於萬里之外矣、　天顏悅懌、豫必成功、鸞
旆旋麾、瑞彩騰霄、臣簪筆從屬車、親聆　玉音之敷
仁、覘總戎之恭　命、士氣之奮發、嘉應之孔昭、敬作
出師頌一首、其詞曰、　天眷　皇明、咸畀所覆、凡厥
有生、俾各得所、惟　皇奉天、仁懷義撫、日月所照括、
嬉鼓舞遨、彼交南在岡南裔、乃有蠋慝、爲毒爲厲、哀
哀無辜、罹[illegible]、誘弗遷益悍、　皇赫斯怒、
爰急拯焚、乃敷綸言、乃告明神、誕日誓師、大江之滸、
天宇澄霽、郊無纖氛、如虎如貔、師徒勁堅、如雲如克、
旗旐飄翩、甲胄弓矢、戈矛戚干、其列秩秩、其氣桓桓、
帝謂汝能、汝仁且武、其總率師、往靖夷土、除惡務盡、
綏良務溥、仁義之行、毋違天者、臣能拜稽、臣敢忘敬、
帝德承天、臣職奉命、惟　帝之聖、舜禹爲君、惟能之
賢、方召爲臣、南交氛壹、不日澄鮮、王師勞勩、不日凱
旋、八表一統、　皇明御天、小臣作頌、豫歌太平、

御書閣頌（有序）　御書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卷之一　御書　三十四　平露堂

臣士奇自布衣被召、　太宗皇帝入繼大統、首擢翰
林編修、初建內閣於奉天門內、簡任翰林之臣七人（此內閣所自肇也）
其中、所職代言、屬時更新、凡制詔命令誥勅之文日
夥、而禮典庶政之議、及事之關機密者、咸屬焉、　車
駕屢賜臨幸、七人恆早朝、退卽趨閣治職事、莫乃出、
七人者、士奇與焉、越三月、進侍講、又明年、冊　仁宗
皇帝爲皇太子、簡內閣六人兼春坊官、士奇與兼左
坊中允、兩職之務、敬修惟謹、又明年、陞諭德、仍兼侍
講、永樂七年、　車駕將巡北京、　命皇太子監國、簡

留文臣四人輔導其兩人出內閣士奇與焉　上進
而諭之曰唐太宗簡輔監國必命房玄齡卿等其識
朕此意加敬愼之四人頓首受命自是　車駕北征
監國之輔無改然四人者其中有事去者終在侍兩
人士奇與焉進翰林學士仍兼諭德侍　皇太子覲
北京遂改左春坊大學士繼翰林兼職專輔問學
仁皇嘗指兩人諭羣臣此吾左右臂也既嗣大位屢
進其官初進士奇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遂
進少保又進少傅兼兵部尚書繼事　宣宗皇帝者

十年　三聖所以寵任保全之皆一心嗚呼今　龍
御升遐皆遠矣每捧讀向之所受寶章褒翰追惟天
地生成日月照臨之大德未嘗不撫心悲摧攀附無
所欽遇　皇上嗣臨人賓用人循舊進臣少師仍兼
尚書大學士所以信任之褒寵之益有加焉顧臣衰
病徐尚繼約無庸何能少裨分寸但感刻之誠惓惓
惟日思所受　四朝詔勅及詩敬用錄副勒諸貞石
藏於私家垂之綿永且攄在以度之名　御書之閣
謹拜手稽首而頌曰　天命　明聖統有萬邦啓于
帝堯暨舜禹湯憲天爲理仁流下民有教有育百興
有章東西朔南來享來王天監于德日忱于肖爰篤
厥祜彌永以厚爰錫文武俾左俾右咸奮勵績疏附
奔奏惟　帝念茲靡勤弗酬或隆之褒或崇之爵
四聖一道秉持有確有效于勤敬受靡怍顧臣耄愚
材樗量分寵福胥均負乘惕若維　皇四聖天德洋
洋鳳翥龍騰慶雲五章豈臣眇微獨蒙厥慶斗牛之
下高山大江與被嘉榮華潤悠長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盛翼進鄰汝　參閱

楊文貞公文集

序

楊士奇

三朝聖諭錄序　聖諭

太宗皇帝初正大統。簡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詔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士奇首膺簡擢。賜五品服。肇建內閣。簡七人專典密務。皆進官。士奇與焉。屬特幾務孔殷。常旦及五百官奏事退。內閣之臣造扆前進呈文字商幾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既建儲。簡翰林之臣兼輔導。士奇與焉。且上前奏事。退必造東朝參侍經幄。車駕北巡。簡內閣二人輔監國。士奇與焉。仁宗皇帝嗣位。所以寵任士奇者。始終皆如永樂。士奇祗事　聖上有二十年。寵念所向。官愈進。賓東之觀。夙夜靡寧焉耳。　二聖遊衍。當時其事之臣或亡或退。獨士奇今年七十有入。衰病昏髦。猶濫佔朝行未已也。　誠孝昭皇后上仙。梓宮歸祔。士奇奉命祗送。旬月乃竣事。其勞且疲敝。　三陵之下。追念舊恩。五內摧痛。因記憶楊前所得玉音之存者。輯而錄之。釐爲三卷。永樂居前。洪熙次之。宣德又次之。蓋其平生所得。此殆什之一二。而潦倒荒迷。非惟不能悉述。亦不能悉記也。有疑之者曰。廷陛之密。可存於私乎。輒應之曰。吾惟懼乎慮泯吾　君之盛美是懼。而況它邮哉。不觀於古乎。歐陽文忠公著奏事錄及濮議。司馬文正公著手錄。且記當時君臣問對之辭。委曲而詳盡。所以著一代明良契合之盛事。蓋昔之人臣。有了遭遇。皆然義之所不能已也。況臣之所錄有　聖德焉。有　聖訓焉。有特恩焉。臣惟懼錄之不能詳也。而奚暇它邮哉。疑者既釋。敬號曰聖諭錄。

西巡扈從詩序　西巡

宣德甲寅秋。居庸之外。懷來保安宣府萬全皆大熟。上慮邊人安於足給而忽於備也。乃九月甲申。車駕巡邊。飭之詔。扈從者士奇。勉仁弘濟德遵。士奇年

七十特給輿卒二十人而道中氣候清和勑息舒徐號令嚴肅行者不勞居者無擾間　駐蹕平曠命將士飛放馳射用閱武也是月丁酉宿洗馬林蓋去宣府西百八十里洗馬林者舊名落麻林語訛也時北虜阿魯台之衆為瓦剌摧敗狼狽叡息塞下左右從史希合之臣多請掩捕之者　上曰朕知飭備耳困人于厄非王者事不聽從臣中士奇為最不習兵事間以文事承顧問而　寵遇恒均一夕召問士奇卿數日馬上亦賦詩否士奇惶恐叩首　上慰勞再

三旣班師十月甲辰至北京扈從往復裁二十日其間情之所至亦時見諸賦詠凡得小詩若干首記憶前五年從巡邊至宣府往復二十日在道未嘗不寓興于詩而以今觀昔年益邁氣力益衰詞意益鄙陋無足采特以其發于一時之息從而將來亦可攷見歲月故遂錄之而不棄云

（月前宜須叙之）

賜遊西苑詩序　內苑

（右上同遊是歲事錄存之以見也後之一文字詳載）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　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　勑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遊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璡臣濙臣中侍郎臣璟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　命以行時少保臣淮求自退休承　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　勑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大監臣誠奉宣聖旨令徧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圜殿返而觀改作之淸署殿臣誠為臣勇等言二殿皆　皇上奉侍　皇太后宴遊

（于此一事尚由盛也）

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肅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　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歎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遍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卉木之芳華飛翥潛躍之各適其性萬象畢陳的次羅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　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府之珍令

成醉而歸。又拜受　命。方爵散行時久不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賡如簧和鳴不已。衆爵以古觴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焉息焉。且本天倫之樂於茲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偕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于是萃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如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間於茲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送龔憲使致事詩序　致政

宣宗皇帝臨御。深惟安民之道。詔吏部凡布政司按察司正貳及府州正闕。令京官三品以上奏舉。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為國為民者。如所舉後受賕并罰舉者。　皇上嗣統。申飭舊章而加嚴焉。由是被命之臣咸顒顒不敢以忽。凡所奏舉。十率七八稱得人。於時按察使尤難其選。吾友豫章龔鐩子諫。起科目。仕擢給事中。陞雲南僉憲。改廣西。又改廣東。用少保東萊黃公奏。陞四川按察使。　命初下。中外忻忻喜　朝廷官人之當於其職。且重黃公之明知人也。

咸餘子諫聲譽益起。蓋士大夫公議。今憲使之賢。子諫表表在甲乙數。子諫宋吏部侍郎竹鄉先生之後。篤志而清修。耿介而直諒。有學術。明大體。皆古事過直雖忤不悔。所至不尚威嚴。而政紀清肅。除害興利。具有成績。如在雲南。為決放屯兵引水灌田。歲免夏旱之虞。廣西叛猺猖獗。郡縣不能制。子諫親督官兵進討。擒戮猺寇二千餘。生縶兇渠。送京師斬于都市。悉還所掠良民男女數百人。四川時。釋平人死罪於十年之久未決者五十餘人。皆著人耳目。其所建議便民尤多。蓋其心夙夜在民。所歷官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跋涉險遠。而冰蘗之操久益確。仕四十餘年。貧如家食。曾園田無寸尺之益。而視舊加損。此其人豈貴富之能累其心哉。今年七十有二。告于　朝乞致事歸。天官卿吉遂雖老。尚堪事。執未應退。蓋重賢者之去也。　上念其涉歷之久且艱。竟從之。優老之仁也。子諫既拜　命。過予曰。故人能無一言識別乎。嗟乎。久勞懷逸。人人同情。何獨子諫哉。故賦近體詩二章。寄久要之情云耳。

記

旌義堂記　賑荒

正統三年六月十日、上遣行人齎敕獎勵　璽書旌江西吉安府泰和縣民蕭彥爲義民、蓋自　上登御以來、四方之人、仰體　皇仁、出穀縣官、預備賑荒事日有聞於上、悉賜璽書旌褒、時上奇兼常內側勿私怪斯衆樂與吾郡而未聞吾邑有一人繼者、蓋歷三歲、始見于襄、吾與襄同邑有連、且嘗作賓蕭氏館、固知襄必能爲義、然猶怪其獨緩也、今年過鄉里、里耆

老爲余言襄之圖效義久矣、屬時令丞闕、簿攝令事、襄具材作義廩、言於縣、請以錄官、又言願出穀納廩、以備賑飢、縣吏需重賂乃行、襄私竊歎曰、以賂吏行如及飢時襄以賑民乎、不肯賂吏、亦竟不行、明年吉安府通判余君來掌縣事、襄復言之、余君大喜、即日遣其佐視襄所作廩、而內其穀凡千二百石、遂聞于朝、斯其所由緩也、嗟乎、水旱在古聖人之世不能無惟古聖人有備焉、故其民不病、今民比比能仰體皇仁、爲先事之備、食祿者乃有不能、或又貪祿以爲已利、彼獨何心、如余君之明治以憂民患、卓然共令之循良有司何可多得哉、若蕭氏之務義、庶有自來井坊於襄也、管襄之大父思和甫、父安正甫、當元季寇亂、所在靡寧、思和甫父子挺然幹任義、保障其一鄉、終亂不見兵禍、至于今號其里門桃源、我國家靖寧內定、設制簡富民長萬石、區俾董催賦、思和甫與焉、惟義之行、上下賴之、後安正甫繼焉、一循其父之義、及襄偕弟應文繼焉、皆循大父父之義、尤恪慎介然不一毫苟取其區之民、有橫恣不律者、率略之

弗較、有饑寠不給者、恆加䘏之、蓋蕭氏施義其鄉、昉于襄之大父父、而至于襄益篤也、　玉音下逮、能光燁煥、貞無忝也矣、豈若世之驟興於一人、偶見於一善、而濫冒寵錫者之可同日語哉、予既名襄所居堂曰旌義、襄來北京、屬書之、予惟其室書者有二、泰和之民以效義荷　璽書旌褒自襄始、一也、余公之廉公明決、二也、遂幷蕭氏世德書之、

賜印章記

仁宗皇帝賜印章二、其一範白金、廣方寸、文曰繩愆

糾繆。暨臨御之初召少傅臣蹇義少保臣楊士奇至
思善門諭之曰卿二人自吾監國時相輔益甚厚今
不可以薄但吾有過舉如未得即見可具進其故以
此封識進來 賜義與臣各一章且各賜小素揭帖
仍俾進所言蓋求益于下之切也又召義與臣各賜
象牙圖書一臣得楊貞一印皆有御書蓋念其嘗効
分寸之勞也。宣宗皇帝賜方寸銀章二其一文曰
貞一居士 蓋取 先帝所賜貞一章而舉二字賜臣
爲號也其一文曰清方貞靖時覽貞一章既顧謂臣

曰此 先帝之灼知汝也然吾知汝亦非淺指清方
貞靖謂臣曰此汝之所有而吾所素知也遂以賜臣
又諭之曰士奇必以所輔 先帝者輔我臣叩首對
曰不敢不竭盡愚誠既拜受賜時皆以爲千載之遭
際 希闊之大恩也蓋 仁宗初賜臣二人繩愆糾
繆章後數日亦賜夏原吉臣冒昧進曰臣與楊榮金
幼孜實同職任今賜不及二人幸 天恩均之言且
出上遂 賜榮幼孜同一章至 宣廟賜清方貞靖
章是時蹇義楊榮胡濙皆有賜其文則各因其人而

不同於乎 仁廟求益之誠可以驗勞之不忘與 宣
廟之不改父臣而褒寵之加厚皆自古罕見今 二
聖遠矣臣之孱弱愚劣終不能效禆益萬一徒捧遺
賜而永慟謹志之以示子孫俾珍襲云

重榮堂記 賑災

皇帝臨御之初璽書數下以恤民爲首務念旱潦之
弗時而饑窘之可憫命所司存問給濟又分命廷臣
四出修備荒之政於是四方之民祇體 上心競出
穀于公庾以爲荒歲賑給之助無間遠邇風動雲集

傳所謂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者也旌褒之命
濟日不下輝映日月光華古今何其盛哉新淦界江
西李孟都宣德七年嘗出穀五百石縣如制建坊表
之鄉人榮之正統五年今刑部侍郎薛君修荒政于
江右重宣 上德以風勵其民孟都躍然感激復出
穀千五百石事聞 賜璽書旌爲義民勞以羊酒孟
都祇詣闕謝 命光祿賜酒饌孟都荷 天恩之隆
厚歸而命其度璽書之堂曰重榮介武選員外郎毛
谷英來請記以侈 上賜以永示其後之人予歎曰

此治世盛事也蓋自吾童丱時嘗聞老長言昔我
國家未一區宇也民困於元季兵戈寇盜烏散而鼠
竄流離顛躓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所在皆然夫
豈計復見今日而爲太平之幸民哉吾已且感且惋
既復曰何以報 上之賜哉吾謹識之非忘而自吾
之幼而壯而老至于今八十年朝廷淸明禮教修舉
四境晏然民遠近咸安其業無强凌衆暴之虞而有
仰事俯育之樂朝恬夕嬉終歲泰然而恒適者 皇
上天地之賜豈可一日以昧報乎民知體 上心而

思效義此天理之良心有在矣夫能一爲之可書況如
一再爲之又其所出者加倍于前如孟都然者尤以
見好義之有誠重榮之當其信可書哉谷英歷官多
明于知人且愛道及孟都之先人有爲通判爲長史
爲縣尹者皆以忠厚爲政夫譬之木一本所出其性
無異則李氏之及人豈直孟都而已乎丙午及之李
氏之後世尚世承之勿隳

題後

恭題 三朝賜誥命刻石後

太宗文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臣皆未有得
賜誥勅者惟永樂十年文臣得 賜誥及封贈祖父
母妻者尚書八人太子少師一人翰林則內閣之臣
五人臣士奇亦與數焉當時甚重之也 仁宗昭皇
帝初臨御循洪武之制文臣考最者悉 賜誥勅封
贈而并及輔臣時制草已定 上親御宸翰於輔臣
制內增二語勿慮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

息嗚呼 明聖之心二帝三王之心也臣祗事
聖賜誥凡十有五通永樂四通洪熙十通宣德一通
臣士奇心恒愧悚駑鈍無庸不能效報萬分之一上
有忝於榮命然不敢忽也謹繕寫刻石以永示子孫

恭題 天恩卷後 恩遇

臣士奇永樂八年五月十八日於文華殿陳情題本
錄副時 太宗皇帝親征北虜 仁宗皇帝監國南
京中外政務悉聽 令旨裁處臣士奇以左春坊左
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留輔導同母之弟羅京聞非京

俾田之令寓書告別士奇將行答不得已且北歸東
情。仁廟一再覽之以示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
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
兼翰林院侍讀黃淮曰士奇素無片語及私此 從
之領忠曰所承旨爲從役亦免之即親灑宸翰題十九
字於題本之後付給事中施行十九字即所得令旨
也又命忠速行承旨衛且今官給驛口糧脚力歸天
地大德士奇之不肖何以能報也既拜恩命遂辭口
糧脚力之賜及部牒至永昌憲先數日卒衛即日發

遣憲妻子男女五口歸泰和從京同居依先人之墳
墓與親戚于里閈優游恬嬉於無事之域蓋未嘗一
日忘 朝廷保全之恩也京今歲來省士奇於北京
兄弟相對皆蒼顏白頭每論往事感激之至零涕無
已京請錄當時陳情題本以垂示羅氏子孫遂弁志
其槩嗚呼羅氏後世尚勉思力學務善持身保家以
不忝朝廷之大德於永遠哉。

恭題朱孔易所受勑命後 書者

宣德二年翰林院編修臣朱孔易所受 勑命門道
孔易一道其父母妻各一道孔易請通錄刻以藏閒
廟臣士奇識于後臣記憶永樂初 詔求四方善書
士寫外制又 詔簡其尤善者於翰林寫內制且出
秘府古名人法書俾有暇益進所能於時孔易兼工
署書駸駸詹希元矩度風韻偉然傑出也一日 上
御右順門召孔易書大善殿扁衆筆立就深荷嘉獎
即日授中書舍人明日有 旨凡寫內制者皆授中
書舍人益善書授官自孔易始後作京宮殿成禁扁
皆孔易書遂陞編修又五年始授此勑編修史官也

勑文首末則當時通命史官之詞孔易歷事 四朝
皆以法書被知遇受 勑役無幾陞春坊中允今雖
老筆力愈勁蒼然歲寒松柏也位之所進殆未可量
綸章之褒亦殆未止於此乎謹拜手識于後云

恭題謝庭循所授 御製詩卷後 御製詩

答我 宣宗皇帝萬幾之暇講論道德之餘閒游執
書藝時非厚重端雅之士不得給事左右永嘉謝庭
循獨見愛重恒侍燕閒蓋庭循温謹有文每承顧問
必以正對尤精繪事每有所進必荷褒錫此卷其一

也。上素重官職，不輕授，未幾，進庭循五品，爲錦衣
衛千戶，蓋亦兼重其爲人也。今官車遠矣，庭循珍襲
此卷甚謹，以臣士奇宣德舊臣，間出示之。臣拜稽瞻
誦，感愴歔欷，黯然發于中，有不能已焉。嗟夫，是賜也，非
庭循不能得，亦非庭循不足以當，猗歟盛矣。若龍光
寶氣，上燭雲漢，必有神物護持於永遠。謝氏之榮，豈
有窮乎。

恭題　勑諭致仕官羅崇後　典史致仕

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勑江都縣典史致仕臣羅

崇一道。臣崇既褒潢成，歲又五年。上巡幸北京，詔
吏部驛召天下致仕官，暫任以政。崇至署麻城縣，且
行，出此　勑示臣士奇，屬識一言。臣士奇俯伏端誦。
仰惟　皇上達孝推恩，優禮耆德。聖德隆盛，而崇
老還遭逢榮幸，欣躍感激，懷報當何如哉。孔子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忠者臣道之當然。今　皇上
宵旰圖治，孜孜焉安民之爲急。崇是行，誠能精白一
心，以宣揚德意，惠撫其民，使咸獲生遂，庶幾盡爲臣
以忠之義，以不忝負此　勑，而寶藏之，傳于子孫，光
輝烜赫，其有窮乎。崇尚懋敬之哉。

都城覽勝詩後　北京城

正統四年，重作北京城之九門成。崇臺傑宇，巋巍弘
壯，環城之池，既浚既築，隄堅水深，澄潔如鏡，煥然一
新。耆老聚觀，忻悅嗟嘆，以爲前所未有。蓋京都之偉
望，萬年之盛致也。于是少師建安楊公、少保南郡楊
公，偕學士諸公，以暇日登正陽門之樓而縱覽焉。高
山長川之環固，平原廣甸之衍迤，泰壇清廟之崇嚴。
宮闕樓觀之壯麗，官府居民之鱗次，屢市衢道之棊

布，朝覲會同之麇至，車騎遝來之坌集，粲然明雲霞，
滃然含烟霧。四顧畢得之，而胸次軒豁，趣與景會，樂
哉乎游也。南郡公有詩，諸公皆倚和之，綴輯成卷，是
時僕以　賜告南歸，不及與遊，既獲覩羣什而歆豔
焉。皆所謂登高能賦之大夫者也。諷詠之餘，因慨嘆
凡事之成，各有其時。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既立郊
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及也。已而國家屢有
事，久未暇及。皇上嗣大位之五年，仁恩覃霈，海宇
乂寧，始及於斯，而不日成之，豈非得其時者乎。夫得

其時而不得其人，猶未也。蓋嘗聞之 命之初下，工部侍郎蔡信颺言於衆曰：役大非徵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 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餼廩，均其勞逸，材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中告成。蓋一出安之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且善爲畫也。謂事之成非繇於人乎？嗟夫，一事之成，猶必得人，則於爲國家天下之重且大，不可推見乎。

碑

靈慈宮碑 海神

踰淮而濟而汶，兩京之通道也。凡南方兩淮兩廣江東西湖湘湖閩黔蜀，其方伯郡邑百司與夫海外番國蠻夷君長之貢獻朝覲受事請命者，商賈之懋遷者，往還交錯，蚤暮不息，而事之重且大者，軍國所用租賦悉出南方郡邑。永樂初，命平江伯陳瑄率舟師道海運北京。然道險，所致無幾，乃浚濟寧臨清之河以達北京，以便饋運。歲終數千艘，每春冰泮則首尾相銜而上，河陿且淺，一雨輒驟溢，雨止復竭，加有淺閘之艱且險，舟稍不戒，非覆則膠，時平江公仍奉命督饋運，慨然念曰：凡大山長川，皆有主宰之神，能事神則受福。往年吾董海運，凡海道神祠，吾過之必顒顒持敬，如神之臨乎前也，間遇風濤及魚龍百怪有作，輒叩神祐，靡不響應。今茲河祀未建，非缺典歟？遂作祠于淮北之清江浦，以祀天妃之神。蓋公素所持敬者，凡淮人及四方往來公私之人，有所于祠下，亦皆響應。守臣以聞， 賜祠額曰靈慈宮，命有司歲用春秋祭。於是董饋運參將都指揮僉事湯公節請

書麗牲之石。蓋世俗所傳神靈迹事遠不可質，惟神者天之所命，天固以利物爲心也。神斯無不在，誠斯無不格，誠神乎而幽澤降，自然之理也。既爲書，作宮所自，又作迎享送神之辭，俾歌以將事。辭曰：

潔芬馨兮芳筵，奠蘋蘩兮清醴，吹參差兮鼓瑟，紛望拜兮堂下。神來降兮雲中，導霓旌兮鸞蓋，從海若兮河伯，錯玉節兮瑤珮。神戾止兮儋安，悅下人兮倘恍，風泠泠兮靡幕，恍若睹兮居歆。神昭昭兮在上，人總總兮在下，紛有祈兮不齊，神均錫兮靈祐。東道陸兮

廣坱舟衜川兮安流風與雨兮時若物有成兮神之
麻歲祈報兮有祀神倐逝矣忽旋上衞　國兮下民
生神惠同淮流兮千萬億年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上木 陳子龍臥子 彭賓燕又 選輯
周立勳勒卣參閱

楊文敏公文集

頌 楊榮

平安南頌 平安南

皇天眷命于大明，開千萬世太平之鴻業。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順天應人，掃清六合，凡際天薄海，大小蠻夷之國，罔不臣服，歲皆貢獻，襁遝後先，無有少懈。自歷代以來，土地之廣，幅員之長，未有若今日之盛若也哉。皇上既嗣大統，奉若天道，率由舊章，臣（[illegible]）民守職，夙夜匪寧，而海外諸番，僻遠之邦，素未（[illegible]）入中國者，亦莫不梯山航海，稽顙扶服，奉表獻方物，以得瞻覲。天開蠲吉，是蓋遠人向慕之誠，寔由皇上懷柔之有其道也。邇者安南賊人黎季犛及子蒼，濟惡不悛，滅絕倫理，欺天罔聖，久蓄禍心，肆虐狼吞，噬之暴，興狐鼠狡黠之謀，賊弒其主，侵我邊境，以逞兇計，奪占城，要取其貢賦，僭稱大號，毒痡其生民，奸宄日滋，其頑益甚。朝臣屢請加兵致討，皇上尚念無知，遣使諭以禍福，俾其自新，而賊怙終弗悛，復上表欺誑，請迎陳氏孫，詐避禍來京者，歸立之。（[illegible]）皇上信之不疑，遣使送還本國，而賊乃伏兵於途要而殺之。事聞，皇上召廷臣諭之曰：今四方寧靖無事，干戈惟茲安南小醜，以蕞爾之地，恃其險遠，敢逞兇逆，其可置之度外乎？羣臣咸進言曰：悖逆不道，國有常憲，此而不誅，何以警眾？于是不得已，告于神明，命征夷將軍率偏師往討其罪。師行，皇上乃載謀載惟，躬詣龍江，禡纛而遣之，（是時賊已[illegible]郡地）授以神謨睿算，仍戒其毋妄殺無辜，毋毀人墳墓廬室，毋剽掠子女財帛，曾未數月，師駐郡疆，不疾不徐，紀律嚴明，甲胄精飭，旌旗炫耀，鉦鼓有節，諸將士感恩慕義，人懷敵愾之心，奮迅鼓勇，徑由坡壘，破雞翎，飛渡富良江，直搗東都，遂平西都。而賊黨帥時殄滅，所過秋毫不犯，市肆不易，百姓引領望風來歸者，日以萬計。將臣乃敷宣恩意，拯其焚溺，釋其脅從，遍求陳氏子孫立之，已無遺類。

國中官吏耆老咸詣轅門請復古郡縣以隸中國設
官兼治庶幾咸沐　聖朝清化以脫遐荒夷狄之陋
俗以永永福其子孫於無窮也捷音入奏　皇上一
從所請以其地為郡縣設官兼理詔為陳氏立祠設
官典祀悉除苛虐用其才良而恤其無告者中外聞
之莫不歡欣鼓舞以為　皇上恢弘基業之功光昭
於　祖宗而安輯黎庶之恩徧及於天下也臣榮備
員禁掖欣覩盛事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皇　太
祖統一萬邦普天率土東延來王歲時貢獻厥篚相

望如彼葵藿傾心太陽赫赫綿拱而治嘉祥屢臻靈
物畢至文武將相視同一體龍興雲從風行草靡南
平江漢北定朔方中原晏然以耕以桑閩浙蜀滇悉
歸版章定鼎金陵既盛而昌我　皇繼統一遵成憲
敬天勤民登庸俊彥信賞必罰殫惡彰善俾俾熙熙
恭己南面萬里遐遠如覩目前幽側荒僻無不濡焉
聰明神聖廣運如天無微不被無幽不宥咨爾南夷
肆逆悖逆施詐萬狀罔知紀極在廷臣庶咸請加誅滅
以振皇威以靖遠人　皇帝曰吁藐爲狂狡敢肆凶

頑自致天討乃命大將以遏凶暴以授我師以控蠻
島鐙伏煌煌旟旐央央鉦鼓喧鈞師律而臧涉彼鉅
海鯨波不揚平蹐險阻虎豹遁藏蠢爾醜夷蔑爾土
壤蜂蟻之衆狐豸之黨潛形宂巢孰使狂圖天戈一
麾梟偏勝我　帝戒將臣神武不殺殲厥渠魁下人
可活我師我旅毋飢毋渴綿綿翼翼其何能遏　帝
戒將臣奮揚威武相其原隰深入其阻苑倪毋睾載
用輯撫雖云遐荒我疆我土將臣所往悉諭　聖恩
振揚威武雷擊電奔逆豎潛伏殲拔厥根以解倒懸

以雪陳冤　帝謂將臣爾訪陳氏厥胤伊何求立續
嗣咨詢陪臣曰無餘裔國人盡傷款獻懇詈　帝曰
吁哉惟彼南人雖在蠻貊同乎大鈞棄而弗理禍亂
彌臻滌瑕盪穢紹紀維新邦之耆老咸詣轅門請置
郡邑維屏維藩教以忠孝俾知彝倫耕食鑿飲同我
夏人邦人有言荷戈執戟昏迷弗恭妖狐所惑今見
王師如拯焚溺輸誠歸向刻瘢洗滌邦人有言聚嘯
跳踉獨天所制莫知其方今覩義旗正正堂堂引拔
崖谷之康莊扶攜涕泣指誓天日銷兵歸田裂幟

入寇救其狠暴以傚贄實世世臣妾永保寧謐將臣
撫循以寬以勤征夫鼓舞行旅歡欣歸牛休馬喜動
風雲萬姓咸同吾 皇至仁撫昔人矣大賚勳庸功
踰銅柱勒碑崇崇凡在戎行咸預頒齎不稽首惟
皇之功惟 皇之功克紹 太祖惟 皇之甚超軼
前古惟 皇之德上侔堯禹於萬斯年作民父母

平胡頌 平胡

臣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平胡元亂為生民主悉
復中國古先聖王之政四夷萬國罔不臣屬獨元之

遺孽遠竄沙漠猶敎弗遵 太祖皇帝屢命將出師
極加追勦雖獲其部落賊酋無算而萌孽尚未盡除
逮今 皇上即位朝廷清明海宇寧謐諸夷之國奔
走貢獻雖古昔所未賓服者亦皆嚮風慕義相率來
朝侏偽椎髻輻湊京師惟胡寇竄處塞外弗底于治高皇帝亦數[illegible]
皇上不忍絕之數遣使諭以天道禍福俾知逆順之
理庶幾感悟同樂雍熙而乃悍然弗顧兇悖尤甚輒
殺使臣抄掠邊疆日肆毒虐 皇上謂豺狼之性無
厭不剪滅之後必為中國患乃永樂七年春二月巡

狩北京明年春正月命 皇太子祭告 天地神祇
二月丁未 皇上躬率六師往征之旌旗甲冑絲亘
千里塞外廣漠之地若鹹之水惟此人馬飲之泉與所至井泉
湧出瑞雪交下天人協相士無渴飢軍聲大振勇氣
增倍五月己卯直抵斡難河虜酋本雅失里知天兵
奄至狼狽失據遂率其衆逆戰 皇上率師進擊之
鐵騎蹴踏烟塵蔽空駿聲雷勻矢鋒雨集虜衆震恐
失措遂皆奔潰本雅失里單騎脫逃餘衆悉降獲輜
重牛羊馬駝不可勝數六月甲辰師至靖虜鎮虜酋

阿魯台復率衆潛伏險阻來拒我師 皇上躬率扁
貴數百人攻破之殺戮無算阿魯台潛遁沙漠萬里
氛祲廓清蕩滌部落狡黠靡遺奏凱班師天威震動
乃七月壬午還至北京文武中外之臣暨四方蠻夷
之國莫不奉表稱賀臣聞古昔帝王盛治之世皆不
免於夷狄之患自周以來歷漢唐以至于宋乃有若
獫狁匈奴突厥契丹之類數侵中國流毒生靈雖有
賢智之主驍勇之將僅得少挫其鋒而已孰能殄滅
而蕩除之驅至宋亡遂入主中夏生民幾乎左衽而

後天生一太祖高皇帝出而撻之，芟夷羣雄，攘斥戎狄，君主天下四十餘年。皇上以神武之資，繼志述事，旄鉞一麾，而龍沙萬里之外，罔有遺患，以為聖子神孫萬年無疆之業，其於古昔因循不究以貽後艱者，肯壞不侔矣。聖德神功，巍然煥然，直與天地準，夫豈淺見薄識所能形容萬一哉。然臣榮猥以菲才，叨職翰墨，備員扈從，於戎馬之間，親覩皇上躬御戎衣，以臨六軍，神謨廟算，機敏睿發，出奇料敵，變化若神，天戈所至，罔不披靡，是以掃除胡孽，易若拾

芥，以致此萬世不拔之功業也。其可無所紀述，以昭示後世，謹為頌，拜手稽首以獻，其詞曰：皇帝臨御，聖德同天，仁聲義聞，漸被八埏，車書混同，統馭夷夏，韡韡熙熙，率底于化，椎髻冉裘，奔走嚮風，厥篚相望，罔敢不恭，惟此胡孽，潛伏荒漠，假息涵淹，僅有部落，蠢聚草莽，侵撓邊疆，狐鼠蠢蠢，敢恣跳梁，帝勿加兵，諭使自悔，反拘使臣，困致戕害，帝曰豺狼，莫克撫循，桀驁弗悛，慢天虐民，乃誓六師，大舉北狩，龍旂央央，旄鉞左右，戎馬萬乘，桓桓天兵，金鼓一震，陰山為傾，瑞雪旹降，甘泉屢涌，士無渴飢，悉奮驍勇，直搗巢穴，萬里長驅，醜虜大駭，敢逃天誅，帝訓諸將，毋恣殺戮，彼雖殊類，均此化育，乃鋤役勁，乃殲渠魁，降附則釋，以懷以綏，獲其輜重，羊牛駝馬，大漠其空，無有遺者，剪除遺枿，湯滌羶腥，赫赫天威，震動朔庭，奏凱龍沙，班師振旅，士卒歌呼，萬姓蹈舞，乃至京師，乃開明堂，飲至策勳，鼓鐘鏘鏘，帝曰羣臣，予豈究武，實奉天罰，用昭太祖，尉逐獫狁，漢擊匈奴，孰若我師，剪刈無餘，中葉外夷，遠遁無聞，億萬斯年，罔有遺患。

黃河載清，海不揚波，億萬斯年，播之頌歌。

記

進士題名記　壹十題名

永樂辛丑，寔皇上正大統之二十年，先是上巡狩北京，營建都邑，至是告成，春正月元日，乃御奉天殿，受朝，萬國來同，景命維新，而是歲適當會試貢士（初建北京[illegible]試貢士之始，故識之）之期，領鄉薦而萃京師者三千人，禮部拔其尤者二百一人，三月望日，上臨軒策試，越二日，以曾鶴齡為第一，劉矩次之，裴綸又次之，賜進士及第，餘賜進

士出身有差揭黃榜于長安門外公卿大夫暨士庶人咸謂都邑肇建而人才彙進如此夫豈偶然哉莫不歡欣鼓舞以爲曠觀盛事誠曠世之嘉遇也有司復請題名于國子監上命臣榮爲記臣惟昔周之武王遷都于鎬謂學行禮以宣敎化以作新人才而其子孫傳緒至于永久蓋啓之者有其道也方今都邑告成之日聖天子諮詢治道登進賢良以隆文明之運迓于萬載之太平斯世斯人亦何幸歟諸君子遭際明時題名於太學太學賢關天下公論所在

有其名必有其實以副之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皇上之盛德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尚有望于諸君子共勉之哉臣榮謹記

御賜圖書記　楊文敏公集

宣德二年二月戊寅上御文華殿召榮諭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爲臣者匡正之臣有過則爲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卿嘗祇事我皇考仁宗昭皇帝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及今佐朕左右益加敬慎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特賜卿鍍金銀刻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者以表卿之忠實也曰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者以著卿族系之所自出併表其名與字也卿尚體朕至意永永無斁臣榮竊惟人臣之義惟忠與誠乃能贊輔國家光膺寵命以享爵祿於悠久苟阿徇以取容迎合以求悅不顧事體之重輕不念民情之休戚縱己之所欲言任己之所欲爲則將無所不至矣其可乎哉臣榮自惟非

才夙夜祇懼惟恐有負委托之重爲愧耳至于非分之恩曷敢希冀追惟初仕以至于今歷事三聖日得侍近清光屢沐天地大恩眷待之隆錫賚之厚非一言可述今復蒙恩賜以範銀圖書獎諭之重製作之精誠古今罕有臣榮敢不敬承佩服傳之子孫永爲家寶哉故敢具述于左方以見皇上眷待恩禮之隆它日或可以備採錄云

重建孟瀆河閘記　孟瀆河閘

君子之立政有可以益國而利乎民者知無不爲爲

之有方雖疲民力而民忘其勞耗其財而民不自恤苟或役民於非所當務則謗怨隨之其能置聲當昔為利後世者幾希孔子曰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其信然矣乎工部侍郎廬陵周君忱奉命巡撫蘇常諸郡常之武進啟有孟瀆河閘以通東南漕運及商販之舟且溉傍近田數千頃歲久闕壞公私病焉常守莫君愚圖所以脩之以役費繁重弗敢專謀於周君議以克合遂發焦啟節省稅賦浮費以市財傭丁募在如蕭制是出而不致

之都民皆懽忻趨事作於舊址之旁丈餘其下先鋪列巨栰貫以長椿而後寘石焉東西石甃縱以丈計為十有六崇以丈計為二百五中廣視縱當八之一南北為雁翅狀以殺水勢中夾木石繫以納懸板而上下之經始於宣德八年九月而畢工於是年之冬用徒匠以日計二萬三千七百六十木以株計八千九百石以丈計三千五百灰以斤計三十二萬磚以片計十有二萬始終董其役者知縣朱恕効勞為多旨者民惲和閘成而獲利如故莫若以為苟無記述則後世莫知所自遂因通州張齡來京請記於予予述閘志兩浙運河貫郡城西行二十里歷犇牛呂城二壩以達京口舟行既艱而河小不足以通巨艦唐元和中刺史孟簡始令開此河自犇牛北行七十里至河莊鎮入揚子江舟無巨細皆得逕達于江而免過京口之勞第其水上引運河源遠不能常續下仰江潮上來不能常存節于是置閘河上為之節制使人以時啓閉其利益博其惠之在人可謂深且久矣人以其姓名河謂之孟瀆又謂之孟子故閘亦以孟瀆

為稱閘廢民失其利今得周莫二君子協謀而更置之二君子之惠足以繼簡而流於無窮是可尚也

固安隄記

天下之難治者莫踰于水而治水之先者尤莫踰京師故大禹之跡首在冀州豈非以水之利害所繫者大而帝識之內安慎其防以為宏遠之圖也歟盧溝之河發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發為渾泉而為桑乾河歷門應州雲中山西諸水皆會焉愈遠益大過懷來行兩山間拘束齟齬而不

[illegible]京城西[illegible]十里有經山之東地勢平而土疏
疏衝決震蕩遷徙靡常後魏鄗督河北道諸軍事建
寅侯劉靖及子平鄉侯弘築戾陵堰以防之水患以
息後人思其功謂之劉師堰歷世既久水勢漸更下
流十五里距廬溝不遠有曰狼窩口時復衝決浸流
而東淹沒田廬民弗安業 聖朝建北京視河爲襟
帶永樂間屢嘗修築輒復頹圯今 聖天子嗣位命
工部侍郎李庸內官監少監阮山義選作厥事復命
太監阮公安少保工部尚書吳公中總其事庀材其

務存堅久勿爲苟且既幾暫勞永逸率公效命材謀
具濟經始于正統元年冬畢工于二年夏凡用工匠
二萬餘月給糧餉以萬計累石重甃培袝加厚崇二
丈三尺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昔益堅既告成
賜名固安隄命置守護者二十家建神祠于上有司
以時修祠禮凡督事者悉賜鈔幣以勞之其視築堤
發堰役費加倍而堅實亦過之仰惟 聖明至德播
際穹壤而於京畿益圖鞏固以寧濟斯民於千萬年
諸公亦能同寅協恭用成厥功益可久可固而利益
于世者不小皆所當書

序

神應泉詩序 神應泉

其事詳于少保金公所著北征錄中

欽惟 皇上御極以來海宇寧謐祥瑞屢臻華夏蠻
夷罔不率俾四海內外皞皞熙熙薰然泰和惟北虜
遺孽倔強梗化拘戮信使寇擾邊場 皇上赫怒躬
率六師往征之三月丙子駐師于凌霄峰厥地高燥
泉水歉乏是故忽天雨雪彌布于地士馬充足莫不
歡騰鼓舞以爲 皇上至誠格天之所致也遂踰錦

水磧歷磨虜川涉金剛阜所經之處平沙曠漠鹻水
悉化爲甘泉丙申駐蹕于清水源地鹹水澗忽涌泉
上出滔滔汩汩瑩徹清潔斯須滂洋將士環睹驚駭
嘆異咸以爲除滅殘胡之徵也 皇上召中官汲取
嘗之味甚甘美仍賜將士皆飲乃命之曰神應泉臣
以非才承恩扈從日近 天顏親覩靈異莫効涓埃
之報願爲歌詩以頌 公德於無窮謹拜手稽首以獻

大祀宿齋壇倡和詩序 大祀齋壇

正統己未春正月十有五日甲午昧爽 皇上以明

自乙未大祀天地，乘法駕，從百官，恭詣南郊，省視犧牲品物，已乃御齋殿，凝神端穆，貌嚴對越，左右侍衛與臣工執事者，亦皆秉寅清之忱，思以駿奔自效，罔敢或怠，夜三鼓， 上具袞冕登壇，升降祼獻，天宇澄霽，月星明潤，大樂迭奏，聲歌協和，神祇洋洋，來享來格，禮成和風飄揚，香靄芬馥，聖心悅懌，凡與祭者，莫不歡欣，以為 皇上誠敬純孝之至，昭乎感格，以至於此，神之儲祥降福於國家者，豈有窮哉，予以衰邁猥承恩命，以相大禮，深竊慶幸，乃賦二詩，以紀其實，

而詞林諸君子屬和者甚衆，得詩凡若干首，夫以予之譾才，固不能詩，而國之祀禮，莫大於郊穹祇百靈，於是乎饗， 皇上至誠大孝，於是乎盡，而臣子助祭精白之心，亦於是乎見，非常祀之比也，詩之作，其可已哉，

送徐都指揮還建寧序 都閫還閩

[illegible]

建寧居七閩之上游，襟山環水，東隣括蒼，北距上饒，而西南之間，遙控交廣，凡福興泉漳諸郡，品物之貢輸，三吳兩浙商賈之來往，罔不輻湊於斯，遂為要會，

莫有逾於此也， 國朝洪武初，以其地重，人獨特設福建行都司，以建寧左右，延平，汀，邵五衛所隸之，皆遴選武臣之賢能者，以掌衛事，時徐侯彥實之先公為建寧右衛指揮，莅事明敏，訓練有方，凡都司之事，有所疑弗能決者，必咨問之，然後行，公夙夜悉心，勤於所事，毫髮罔敢忽怠，蹤是忠義聞于 朝廷，信賞著于蒞服，惜其發功，而弗獲大施，于是吾郡之士民至于今思慕之不忘，厥後侯以長嗣襲職，復蒞建寧，蓋侯自幼習優游邑里，軍民利病，罔不究心，及在官

之日，公廉弗擾，士民悉安，官長咸加敬禮焉，洪武壬午，侯率師駐守汶上，值今 上舉兵靖難，將渡大江，而侯獨挺身來歸，遂授任使，擢官至指揮同知，去年以靖難建功故擢夏奉表至行在，特蒙召見，恩眷益隆，留數月，乃遣， 皇上復以為是職未足以盡其才也，遂詔陞本都司都指揮僉事，給驛以還，凡列于朝者，靡不榮之，予始家居時，嘗知于侯，今承乏詞林，聯邇閭□于里外，而心情之相契，有加無替，故于其歸也，予秋官主事葉溥惟淵，洎建之士大夫寓于北者，相與出餞于郊

外惟淵乃舉酒屬予爲序以華其行予時以匆冗弗暇今侯之子禎以隨侍　皇太孫殿下練習于京師得賜歸省惟淵暨諸友復詣予請序以發揚侯之令德予不可以再辭謹撫實而復之曰夫人之所以遭遇於時得以享厚祿豐爵者必其德有諸己才足以有爲而後位稱其德才副其用故能致遠大之事功而膺爵祿于悠久也侯之爲人德足以惠衆而敦俗才足以修政而立事而其威儀風裁使閫外肅然枹鼓不驚士民安堵綽然有古良將之風此其所以荷
恩眷而承寵命也夫

雜著

題北京八景卷後

予嘗攷天下山川形勝雄偉壯麗可爲京都者莫踰於金陵至若地勢寬厚關塞險固總挾中原之夷曠者又莫過於燕薊雖云長安有崤函之固洛邑爲天地之中要之帝王都會爲億萬年太平悠久之基者莫金陵燕薊若也欽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九有以金陵龍蟠虎踞長江天塹遂定都焉迨我
皇上繼承大統又以燕薊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內跨中原外控朔漠實爲天下都會乃詔建北京焉及今十餘年　車駕凡兩巡狩榮叨祿翰林既嘗歷觀金陵之勝今而復忝扈從得以追陪文臣之末隨侍
皇上遍閱北京山川之槩退而與諸僚友討論莫不稱歎以爲斯文千載之奇逢一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光大侍翰林侍讀兼左春坊左中允鄒公仲熙考求其迹以昔人有燕山八景之作而簡冊無聞今　聖朝天下一統　皇上建都于茲誠非往昔之比不可無賦詠以播于無極於是仲熙倡爲

北京八景之詩學士胡公兩和其韵而又序之僚友同賦者凡十三人榮亦厠名其間亦何幸哉竊自幼時嘗閱地誌考其山川形勝心目爲之開明精神爲之飛動思欲遨遊覽觀而不可得及今得以徧歷兩京又得屢承　上命奉使西北由江淮道大梁洛邑踰關中以至玉門關之外及侍　皇上兩率師出塞肅清胡虜北至極漠西抵和林觀兩京之地王氣所鍾寔爲天下形勝之最東南西北道里適均真足以

拄制萬方而爲　聖子神孫萬世磐石之基也榮以非材叨逢恩遇沂塵海岳效報未能茲以北京八景圖并詩裝潢成因舉足迹所至者于卷末具以諸景之槩所以得名流于圖者誠非欲跨耀於人人將以告夫來者俾有攷於斯不惟知天下山川形勝之重。而又有以知八景所在如目親覩有若予輩之菲薄。叨承　國家眷遇之厚樂其職於優游得以詠歌帝都之勝於無窮者皆　上賜也然則覩於是者豈無感發興起以自奮于　明時者哉因書此于末簡以識歲月云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上木　夏允彝瑗公　選輯
宋徵輿轅文參閱

金文靖集

贊　金幼孜

太祖皇帝御書贊

金文靖文集所名即其文可未若總少特存贊與敘細上見當時之盛云

皇上宴閒出示　太祖皇帝所書御製嘉禾詩一首。雲章爛然輝映日星。羣臣駭躍爭先覩之。即日摹刻

諸石刻成取石本裝潢成卷。越十有二月。御奉天門。頒賜羣臣公卿。幼孜幸得與賜焉。臣竊惟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右。提一旅以靖禍亂。混一六合。休養羣生。修禮樂以致太平。涵濡漸漬垂四十年。百僚效職四夷承風。惟時嘉禾屢登。四郊之民無凍餒之憂。廟堂之上。垂拱雍容。聖情悅豫。親御翰墨著為歌詩。渢渢乎洋洋乎。雄偉壯麗。渾然天成。至其字畫之超詣天機。逸發森若飛動。雖龍跳虎臥。鳳翥鸞翔。不足以喻其妙。此誠天縱之能。聖學之餘也　皇上纘承丕緒。祗廸先猷。披閱手澤。如對　尊嚴。用勒堅珉。藏之秘府。以昭示萬億年。永永無極。顧臣菲薄。而亦竊獲此賜。寵榮焜燿。稱頌難名。謹當珍襲傳之子孫。視為至寶。乃稽首頓首再拜而為贊

麒麟贊

臣聞麒麟天下之大瑞也。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麒麟見。又云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其情。則麒麟見。又云王者德洞淪冥。化及羣動。則麒麟見。是則麟之出。必聖人在位。當天下文明

之日。固不可以幸而數致也。欽惟　聖天子嗣大歷服。法天圖治。勵精宵旰。致理萬機。仁聲義問。洽于遠邇。德教覃被。民物和會。四方萬國。靡不嚮戴。于是天監　聖德。景貺屢臻。而十有七年之間。諸福之物。紛紜充牣。史不絕書。乃永樂甲午秋九月。西南夷有曰榜葛剌國。以麒麟貢。明年乙未秋九月。有曰麻林國以麒麟貢。今年秋復有曰阿丹國。以麒麟貢。五六年間。麒麟凡三至京師。烜赫昭彰。震耀中外。誠千萬世之嘉遇。而太平之上瑞也。昔者皇帝道隆德盛。麟徘

出于閩周南雖托諸歌詠而未覩其眞降及漢唐寥
寥無聞今　聖天子德協重華功高曠古厚澤深仁
涵汲無間而茲麟之祈屢見而不已蓋上天以是彰
顯　聖德爲王化之大成誠宗社生靈萬萬年無疆
之慶也臣忝列禁林目覩嘉禎不勝榮幸用述爲賛
以傳之久遠謹拜手稽首以獻賛曰猗歟仁獸異狀
奇形二儀胚腪玄楞降精龍顱聳拔肉角挺生紫毛
白理龜紋縱橫其質潔濯其儀彬彬有趾弗踶惟仁
是遵有角弗觸惟義之循步中規矩音協韶鈞養綏

撫綏嘉恩遐四時乘化其鳴弗悠是名獻麟出應
于天待時而至弗後弗先萬里來賓載邁載馳瑤光
燭霄卿雲下垂重瞳屢顧衆拤以嬉大開明堂坐以
納之於惟我　皇法天圖治聲教流行東漸西被無
幽弗燭無遠弗暨川瀆出奔稽首奉贄爰集大瑞後
先駢臻何以致之惟　皇之仁惟　皇之仁洽于八
埏極天際地罔不尊親惟　皇謙恭弗自爲聖匪物
之珍協于仁政惟　皇奉天不斷大命聖壽萬年四
方之慶

頌

瑞應龍馬頌 有序

聖天子以仁聖大德覆育四海綏緝兆民自蒞祚以
來　天心昭答神靈協順雨暘時若年穀屢登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諸福之物若麒麟騶虞神龜白象文
犀赤豹慶雲醴泉甘露嘉禾芝艸珍奇異產之屬駢
臻沓至不可殫紀乃永樂庚子冬十月山東諸城縣
民崔叉謀以龍馬來獻其色青蒼肉騣隱起背有奇
文交互錯綜若龍鱗然赤鬣肉尾麟臆鳳膺蚊腴潤

澤狀甚奇異詢諸其民云所居之地有潭瀕海深不
可測時有神物蜿蜒雲霧之中隱見潭上家有牝馬
恒牧于茲忽一夕風雲驟作遂產此馬若有神靈據
呵光彩照耀上燭霄漢遠邇嗟異咸曰此龍馬也宜
聞于朝以彰　天庥爲千萬世太平之光臣載稽往
牒以爲有聖人在位則龍馬隨方而至所以彰明
聖德表應太平今　聖德格天和氣充周禮樂明備
人文昭宣萬方又寧海宇熙洽而龍馬之至適當新
都告成之日所以誕啓鴻圖光昭景運誠國家宗社

萬萬年悠久之徵臣以謭淺忝職文字每遇嘉禎必
有歌詠以播揚盛美傳于後世況此異瑞所應非常
豈可無述故不辭蕪陋謹爲頌一篇以獻其辭曰聖
皇御天統一華夏靡遐弗靖靡驁弗化日暘日雨時
序罔愆有穀斯稙屢爲豐年和氣交敷絪緼旁達諸
福駢臻至無虛日渚城之墟近接瀛濱有源汪洋滃
澈淪雲霧晦冥雷電恍惚蜿蜒上下維此靈物駛
駣牝馬來牧于茲有龍覆之孕此奇姿變化翕張瑞
物斯育肉騣礧磈方瞳燁爍匪鐵匪駰匪驪匪黃色

合玄霧寶青而蒼鱗臆斑斑背負奇文縱橫參錯如
龍之鱗蘭筋權奇肉尾赤鬣逸氣稜稜超騰驍捷維
此上瑞叶應昌期龍馬之生適符盛時麒麟在郊騶
虞在囿神龜游沼龍馬在廄維天降祥實應其應以
隆寶祚以昌景命榮水獻圖湄洋效瑞 聖皇在位
龍馬斯至 聖皇御統道合乾剛龍馬之來寔應嘉
祥嘉祥薦臻粵由 聖德臣作歌詩播于無極

瑞應騶虞頌

臣聞天子有大德則克當天心以享天命故上天慇
愷昭答景貺以兆億萬年無疆之慶洪惟 聖天子
祗膺大命統承寶祚敬恭天地嚴奉宗廟輯和人民
七緯順度九有寧謐乃宣德己酉春正月南京守臣
來言有騶虞二見于滁州之石固山謹卜日遣人馳
獻粤二月十有三日達闕下上賜文武臣僚洎四夷
朝貢之使觀之白質玄章脩體明潤馴擾安適弗懾
弗驚中外抃舞歡揚咸曰此國家上瑞天下太平之
徵非偶然而致者臣竊惟 太宗文皇帝以聖神文
武之資統馭華夷深仁厚澤涵浸無外在位之日四

方以祥瑞進者輻輳于廷而騶虞凡兩見至今日猶
赫赫如前日事惟我 聖天子以聖繼聖化洽宇內
仁及庶類踐阼以來嘉祥屢至而未有若斯仁獸
者駢臻並見于一日之間徵之往牒實爲希奇自非
聖天子之至仁大德足以上當天心曷克臻茲誠宜
播之聲歌編之簡冊以丕昭鴻休于無窮臣不勝欣
躍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維皇嗣統膺命上天睿知
文武以馭八埏祗率舊章法祖圖治選賢簡能以布
庶位五行順序三光昭明四方來同萬姓以寧治了

幽潛跂行喙息總總林林咸被茂澤太和絪緼充溢兩儀涵濡薰祥溢蕃而滋乃有仁獸崭出畿內造化胚腪適與時會其見于何滁山之陽瑞靄祥氛爲之低昂穆穆睒睒有白其質亦玄以文匪孳之匹不角不牙匪兕匪貙蹈義含仁惟德之符正月令辰榮光四被守臣告祥山靈效異祇網既除罻羅弗張乃服輭車載趨載行既安且馴不虓以怒祥飈洪川彤雲載路維春二月進于九重天光低徊風日朗融于時都人于時卿士于時蠻夷咸稱上瑞兆時聖徵有煒

其光至仁之應太平之祥在昔 太宗功成治定騶虞再見亦惟德之應維皇奉天昭格 上帝眉壽萬年同于天地

序

贈兵部尚書陳公赴交阯序

交南事詳一黃忠宣交藩集中陳公者疑即黃公集引補陳以參贊軍事者也黃公與此之書題交阯

交阯去中國最遠限山瀕海僻處南徼萬里外自古以來夷人相虎呑迭爲雄長漢唐之世雖嘗置郡縣然反側叛服卒無寧歲下逮宋元遂弗能制由是肆上錫封建國安南更歷數傳桀驁滋甚以至黎氏父子戕殺其主乘黃屋左纛賜張狠傲將與中國抗衡歲時貢獻往來狙詐益甚 天子震怒命大將帥偏師往討之首惡就擒凡黨與相煽結者悉殲薙無遺遂以其地爲郡縣建交阯布政司以統之方王師之南征也吏部侍郎陳公以遠資受命以從公爲人沉默謹愿小心周密其在閫外也凡軍旅之調度餽餉之經營邊務之計畫以至胥吏簿札之細微皆預領而發決之暨交阯既平號令更新選吏以理其民公勞來綏輯哺飢煦寒而又以宣 上之德意納之于

春陽和煦之中近年以來瀕海之區寇孽伺釁乘險負固復相聚動搖掠民資畜爲生活用是弗寧事聞仍詔大將軍英國公臣輔提兵往靖之公復受命以從至海上逾年遂擣其巢穴縛首禍者數人俘獻闕下交阯肅清民大喜以寧去年秋九月班師公從大將軍入覲宸衷豫悅特賜宴賚擢陞兵部尚書光華寵耀榮及友朋而公尤栗栗焉傴僂謙遜若不能勝者烏乎此可謂厚德之君子者矣居閒 聖天子因念及交阯方內附禮樂教化未大洽于民且其地

方數千里，爲交南重鎭，非假大臣以鎭撫之，則不足以昭宣威德。惟公負才能聲望于其民，情俗尚之所安，政令寬猛之所宜，與其山川城守之所備，皆嘗圖回而熟察之。乃復命公以往，朝之縉紳與公游者皆賦詩酌酒，飲餞于都門之外，而屬余敘之。予謂士之未遇也，患不得其位；既得其位也，患其道之不能行。位得矣，道行矣，而上足以結主知，下足以爲民望，此尤古人之所難，而不可以必焉者也。若公之遭逢盛際，德足以稱位，才足以任事，道行志得，爲

聖天子之所眷注。十年之間，出入勞勤，揚天威于萬里，馳英聲于海上，而屹然爲交南之望，方且自致于青雲之上，建立功業，以古之名臣自期待，此其志則公之獨得，而他人固有所不識也。公行矣，尚周爰諮宣詔德音，以副　聖天子一視同仁之意，使交南之民屬望于公者如始來之日，則惠之所及者遠矣。公行矣，尚愼重之哉。

灤京百詠集序

北征錄刪蕃事或存作詩以詠之

予嘗扈從北征，出居庸，歷燕然，道興和，逾陰山，度磧鹵大漢，以抵臚朐河，復緣流東行，經闊灤海子，過黑松林，觀兵靜虜鎭，既又南行，盲折入涼流峽，登應昌而至灤河，又西行，過烏桓，經李陵臺，趨獨石，涉龍門，出李老谷，迤邐紆徐，度鎗竿嶺，遵懷來而歸。往復七閱月，周廻數萬里，凡山川道路之險夷，風雲氣候之變化，鑾輿早晚之次舍，車服儀衛之嚴整，甲兵旗旄之雄壯，軍旅號令之宣布，禡師振武之儀容，破敵納降之威烈，隨其所見，輒記而錄之，且又時時作爲歌詩，以述其所懷，雖音韻鄙陋，不足以擬諸古作，然因其言以即其事，亦足以見當時儒臣遭遇之盛者矣。

予自幼聞西雲楊先生以詩名，今觀其所爲灤京百詠，則知先生在元時，以布衣職供奉，嘗載筆屬車之後，固得備述當時所見，而播諸歌詠者如此。然燕山至灤京，僅千里，不過爲歲時巡幸之所，度先生往來正當有元君臣恬嬉之日，是以不轉瞬間，海內分裂，而灤京不守，遂爲煨燼，數十年來，元之故老始盡，無有能道其事者。獨余幸得親至灤河之上，竊從畸人遷客諮訪當日之遺事，猶獲聞其一二。登高懷古，覽

故宮之消歇，睇河山之悠邈，以追憶一代之興衰，因以著之篇什，固有不勝其感歎者矣。因觀先生所著，(北方勝國之文獻也國可滅史不可滅夫誠[illegible])而微以予之所見，敢略述其概，以冠諸篇端。然則後之君子，欲求有元兩京之故實，與夫一代興亡盛衰之故，尚于先生之言有徵乎。

送新復古之官臨江序　鄒緝

我太祖高皇帝，削平禍亂，混一區宇，制禮作樂，誕宣人文，稽古建官，庶職咸備，而尤注意于釋氏之教。(守備[illegible]彼有以發弊而已[illegible]) 且復設官以攝之，上率下承，蓋將明其道，化其愚，啟其暗，通其窒，礙而納之于至善之域焉。

永樂庚子冬，臨江之都綱缺，有以復古為薦者，遂得往持天寧講寺，將行，中允吳公仲平相率搢紳大夫，詩以既之。而屬余以序。夫都綱之任，所以長率釋流，以宏其教宗。而講師之業，又所以宣明大覺，以會其指歸。兼是二職者，亦可謂難矣。復古廬陵人，自少著根宿植，神清秀朗，勤勤焉唯浮圖以為尚，遂託跡方外，既若干年，印首京剎之座，粗衣菲食，謹持律戒，窮討秘義，晝夜不怠，造般若之奧，悅三觀之旨，體用不遺，內外相資，絕欲縱之愆，無偏頗之失，今而領都綱之任，專講師之席，將俾人崇其教，滌穢除累，道暗去礙，以同造夫大覺至善之域。上以陰翊皇度，下以揚闡宗風，庶幾不負朝家崇獎之意，而于佛氏之道，亦重有光矣。復古尚勉之。

稱著

恭題仁廟御書後

仁宗皇帝居東宮時，尤重文學，侍從之臣，凡賜賚洎有所陳請，必親為題識，當時被其容禮者不數人，今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直，其一也。

直永樂初科進士，由庶吉士擢翰林修撰，器識文學，蚤已受知，前後膺賜者二，陳詩者一，皆仁廟親御宸翰，題識批答者，首則端午賜扇，次則以直目疾賜藥，次則直遭喪將歸，賜白金為道里費，又其一則直以父在職年老乞致仕，特敕吏部准所請，其上皆著直姓名，可謂一時之顯者矣。直謹裝潢為卷，用彰寵既，以貽不朽，俾幼孜識之。

書楊少傅陳情題本副錄後

余嘗觀先正范文正公生二歲而孤，母謝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洎文正貴，以朱氏長育之德，每思厚報，凡朝廷所加賞，輒丐以逮之，甚至朱氏兄弟卒，皆為殯葬，歲別致祭享。嗚呼，文正存心若是之厚者，其忠孝之大節，豈不因是而可見哉。今觀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西昌楊公士奇，其事殆與文正公同，而存心之厚，又千載而相符者也。公生歲餘，其先君子少傅公弃世，賴繼父前進士羅君子理撫育數歲之勤。後子理官德安，坐累謫戍永昌卒，二子

長憲補戍役，次京家居養母，母卒亦坐累，當種田北京時，太宗皇帝親征北虜，仁宗皇帝居東宮監國，留公輔導。公念憲兄弟不幸皆以事遠役，母夫人墳墓無所託，具其情以聞，意欲丐宥京以歸奉歲時莫埽。卒之感動淵衷，親洒寶翰，命永昌軍役并免之。觀公之追念其親，逮于羅氏，洎仁廟之所以體臣下之情，垂保全之德，皆本乎人心天理之至，而曠古所無之典也。何其盛哉。距今二十年，京來省公于北京，攜錄當時題本以垂示羅氏子孫。公既識之，復出以示予。惟公以宏才碩學，歷事　三聖，勳業在　朝廷，聲名滿天下，其位遇之隆，倚任之重，蓋有過于文正，而其平生出處之槩，存心之厚，則未始有異也。且世之人，一隸戎籍，子孫往往貽累于無窮。今羅氏子孫獲享安逸之利若此者，固荷　朝廷恩德之大，而寔本于公忠孝之所推也。拜觀之餘，敬書此于末，為羅氏之後人尚世世念之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九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徐孚遠闇公　盛翼進隣汝　選輯
徐桓鑒惠朗　參閱

胡祭酒集

序　胡儼

送趙季通調北京國子司業序　國學

師道之不振久矣至元爲甚余聞諸鄉先生云虞文靖公嘗言初元之建學也自許文正公是時風俗簡畧人材樸茂文正因時立教一時士類多所造就許公歿而學政寖弛師道日廢及吳文正公來爲監官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又以浮議鼓扇公遂不愜而去他日有成里爲司業者諸生羣然來張子過此幾非在我之言爲問成里出倉卒未能即對連日幾非諸生遂以此語榜其座繼而魯公子翀與虞公來掌教事始教之日諸生有寫東坡洗兒詩于行舍壁間詩中有愚魯二字意蓋含諸二公也其驕蹇傲誕類如此可勝道哉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膺

君師之任深知其弊故於建學立師凡若此者一切禁戒而痛絕之本道德以爲之訓通典禮以爲之法嚴教條以示之約束品節防範周至詳密俾過不及者一歸于中正故爲師者得以振其紀綱爲弟子者得以安其體分數十年間名卿材大夫士彬彬間出而人材治效之盛邁于前代遠矣　皇上聰明睿智治定功成首幸大學御筵講經文武就列環橋門觀聽者動以萬計聿新乎文教光昭乎鴻業繼志述事又有以超軼前代者也天台趙季通先生于時爲博士嘗被恩榮矣今以司業調北京胄監掌其監事丞圖書于舟遂祖餞于道六館師生送之江之滸有指而言者曰司業往矣公可無言乎余曰趙先生之德之大　聖天子所簡拔人之所共知何待言耶雖然余又嘗聞昔安定胡先生掌太學以法度檢束士初其徒少能安之久乃化服數百年間士君子論能振立師道者安定其人也故君子所爲不求近效當要其成要其成者有其道古之道亦曰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先生持此以往鑒前代之所失體　皇上

之至意遵　太祖之成憲與其君子日從事于詩書
禮樂講明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振起乎
斯文以淑諸人以行諸世庶上不負君命下有以慰
士子之心先生往矣余日望之

金諭德北征詩集序　北征扈從

虜中所見震服春秋嘗紀者漢武帝唐太宗

永樂八年春二月　聖天子親駕北庭御羣帥以統

文皇帝亘古今以來惟有一可備當年侍從之今

六師問罪索虜維時扈從之臣妙選將相大臣暨文

太得相如子雲者皆闕焉其一守也

武之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與學
士胡公廣子楊公實在帷幄秉代言之政儼與戶部

尚書夏公時被命留北京鑾輿之發拜送于郊見吾
幼孜烏帽貂裘腰弓服矢馳馬於屬車萬騎之中莫
不壯其志而榮其行也及　皇師滅虜而歸幼孜乃
出示北征詩集屬予為序余誦之凡若干首道路之
所經風氣之所接山川關塞之所登覽雲霞草木霜
露晦明之景與凡師徒之次軍容之盛既得以叶其
奇氣見之咏歌矣至于沐道德之光贊謀猷之密覩
際風雲之會而發揮乎敵愾之氣詞雄句傑音韻鏗
鏘有以遠揚大聲如金鍾大鏞震乎寥廓之外而光
前振後者有非他人所得與也故是編之作非特寫
一時榮遇而已蓋將紀千載不朽之盛事而傳之無
窮焉幼孜之志亦或在此乎後之覽者固將有得於
斯文敬序以弁其端

友桐軒詩序　鼓琴

金川之玉峽毛咨詢其先吉水人父肖夫為陳氏贅
壻始徙今居咨詢性嗜琴以友桐名其軒今年秋領
鄉書將之京求賢士大夫之賦詠先余為之序夫琴
者古先聖王之雅樂君子無故不去蓋取其中和之

音養吾中和之德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格神人和上
下移風易俗合于八音宜乎君子之所尚也余少時
亦嘗從事於斯承頻奉歡之際先祭酒公聽之嘗曰
吾聽白雪有八荒無塵萬籟俱寂之意聽春江有波
濤浩蕩魚龍鼓舞之勢聽歸樵有伐木丁丁山鳴谷
應野猿幽鳥之音聽佩蘭有楚江湘浦和風麗日幽
人詠士之興聽夢蝶有蘧蘧栩栩齊物之心聽御風
有憑虛欲仙泠然善之感於離騷楚歌則如逐臣慕
君勇士赴敵慷慨不勝其情也於長清短清則如雪

天清曉風鼓瓊林瑶綿之振乎寥廓也於水央則有擊空明泝流光放仰滄浪之樂於大雅則黃鍾一鈞始終條理有太漢玄酒之味獨於秋鴻如萬里關山黃雲白草銜枝入塞風迎電馳霜降水落月冷江空。閒沙依渚嘹嘹嚦嚦顧侶呼羣超然遠舉而琴於斯爲盛乎又嘗承之禁林得侍　太宗文皇帝於武英道講之餘　帝命出御泉觀鼓南熏之操雍之以猗蘭之曲和鳴肅雍宜暢道德游魚出聽於金河龍驤仰秣於天廄感通之至鳳儀獸舞品物咸遂于今三

十餘年矣儼自嬰末疾手足不仁每對桐君不能一加指於冰絃之上追憶君臣父子之間悵然今昔不覺涕淚之交零也容尚以英妙之年得琴中之趣而又取以爲友迥然拔乎流俗矣。

胡忠安奏疏

疏　　　　　　胡　濙

論虜情疏　虜情

昨譯出瓦剌番文一道令臣等詳議以聞觀其語意專在求討使臣以爲久遠和好彼雖譎詐未保其終然始則奉迓　上皇今又遣我制使虜使絡譯乎道馳馬迭貢于廷其歸向之誠悔過之善亦有不可誣者夫厚往薄來致治之常經今彼使再來此不一報似非所謂厚柔遠也往年土木之事爲臣子者罔不痛心切齒　皇上所以拳拳宵旰不能忘也然在邊無儲積之素在野有弁亾之憂所謂將軍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心者也邇者邊報稍息無一人敢言戰者甚至張惶失措此係國家安危之大計伏望　皇上憫邊境之艱難生民之困苦仰惟宗社付託之重

俯詢遠人歸化之誠量遣使臣往伸和好仍勅在京總兵等官操練軍馬修飭器械嚴切守備庶得在彼無可執之詞在我有預爲之計

攢造黃冊事宜疏　攢造黃冊

今天下攢造黃冊宜清理戶口錢糧比聞各處逃民有倚軍衛屯堡及藏匿別府州縣不回原籍者請調刻榜諭務在遵守違者必罪不宥一各處人戶或充軍役并有埰集充軍其戶下人丁及貼戶畏避原籍糧差匿于衛所屯堡者所司挨查申報上司照名行

取、都司衛所、占恡不發者、令撫民侍郎巡按御史具
奏拏問。一南北二京富戶倉腳夫等役、于京城居住
者、多有逃回原籍、及避他處、應天順天二府、即查究
挨捕。若親隣里老舉首及自首者、俱免罪。或知而不
首、及占恡不發者、逮問如律、正逃者發口外充軍。一
各府州縣頑民往往逃避地方、該管官務究所逃地
方、設法招回復業、善加撫恤、不許生事擾害。一各處
若有豪戶及官員軍民之家、衛所屯堡隱藏逃民、許
其首送發回、俱免罪。若隱蔽及占恡不發者、逮問如

律。一但有遷民及自願爲民并爲事發爲民在逃者
所司申部挨拏、如有容隱不行首官發遣者、拏問如
律。一各處軍衛有司、常宜省諭旗甲里老人等、除有
引客商外、但係他處人民、即報官拘審、發回原籍。若
縱容不舉、該管旗甲親隣里老、俱坐以罪。一逃戶彼
處產業已成、而原籍委無可倚、或年老殘疾、單丁力
弱、路遠不能回還、或原籍有人、而戶下子姪出贅他
處、或安于生理不願回者、許于所在有司供報原係
軍民匠籍、行查果無違礙、就彼入籍。若來歷不明并
原籍尚有產業、丁多力壯、路近可回者、不許一槩改
附、變亂版籍。一逃戶復業之後、有彼人侵占庄宅田
地、即與追還、牛具種子、或有未備、必相周急。若鄉里
豪戶、仍問取索私債、并所司不加撫綏、許撫民等官
拏問、仍杖限責令招回復業。一行取逃民及軍人隱
占戶丁、有司里老照冊挨查、仍申上司及撫民官巡
按御史都司布政司按察司、立案拘取解還、如容隱
不發、通行糾舉、仍于宣德六年終、各將已取逃戶口
數奏聞。一軍職官有陞調改降、及罷職充軍者、原任

家屬、居久成業、或墳墓在彼、及文職官在任病故、并
爲事等項、家屬不能還鄉、或葬父母于彼、守墳住坐
者、許于所在入籍、納糧當差。一福建廣東廣西雲南
貴州五布政司、所屬逃民數少、俱不添設官員、其三
司并衛所府州縣及土官衙門、凡遇行取逃民軍人
貼戶人丁、并本處人民有逃他境者、俱照前例施行
一人下攢造黃冊、各該衙門將所管人戶丁口錢糧
逐一清理、不許朦朧失實、違者究罪

僧道度牒疏

僧道度牒

洪武間天下僧道給過度牒者令僧錄司道錄司造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即爲僞冒迫今年久前令寢廢有亾殁遺留度牒未經銷繳爲他人有者有逃匿軍民及囚犯僞造者有盜賣影射及私自簪剃者奸弊百端眞僞莫辨乞自今以後給度牒者仍造冊頒行天下寺觀以防奸詐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何如召祖藩參閱

黃忠宣文集

書　黃福

與廣西思明府知府黃廣成　協討安南

區區安南，即古交州，聲教之所素及，梯航之所常貢，隸漢九郡，置唐五筦，後雖叛服不常，篡弒相繼，宋因

循而不取，元姑息而外置，然偏師一出，闔境弗寧，或納款軍門，或遁潛海島，子獲洪真，弟降益稷，頑夷傾覆不絕者幾希，是知取之不難，而削之甚易也，今聖天子體堯舜之仁，邁湯武之勇，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此初屯出兵檄　蠢爾黎賊，負固恃遠，自為弗靖，廢厥職而久蓄陰謀，上害尚方也　弒其主而敢為首惡，覆人宗社，奪人爵土，僭號改元，作威作福，數其罪不止一端，究其由亦非一日，民怨既深，天討不容，朝廷于是出弔伐之師，為興繼之舉，戎事之大，需用必多，為不可勞民遠供，特就用于近境，爾思明列大邊藩，密邇交土，休戚相關，有無懋遷，諭土官而宜明他如此　未必無不可為鄉導之人，未必無不可為行間之士，儲積有日，備禦有方，府之富庶，孰有大于爾者，涉獵經史，作為文章，禮士夫，善騎射，隣土賢之，僚屬德之，守稱得人，孰能出爾右者，心一或盡，事罔弗克，使兵或不集，則曰令不我行也，權或不足，則曰民不我信也，箭藥不備，則曰我法未施也，交業未獲，則曰我計未奇也，如此而存心，則爾之心，盡臣之職修矣，天兵南下，交土悉平，彼外侮既去，爾邊祇獲安，將見

民社之寄，勝珪組之寵遠矣，他日太史公大書曰，某年征安南，安南悉平，思明知府某從征有功，表白如此，錚錚然，瑩瑩然，在人耳目千古之下，仰如一日，真奇男子也，不亦賢乎，閣下返旆之後，豈期餘孽乘間竊犯吾疆，張威肆侮，一至于此，上勞宸慮，再遣偏師，致我閣下復有此行，此皆承宣未至，守禦無方之所致也，來書諭意，斷不妄及，今大軍再至，聲勢非常，料彼逆賊，雖相魚肉，乘人之利，其勢尚鋭，我軍遠來，舟楫未多，殆不可輕視，然以總戎之英武，士卒之奮勇

臨區之賊，易能逃我籌算之外哉。不爲帳下所執，必有海外之行。雖然，平賊若易，而招民爲難。招民雖難，而足食爲尤難也。

與本司右參議莫劭　交人歸化

（自分南北後，非人物皆湮沒不復存錄，惟黃公）閣下炎服一布衣，有志學古人，在陳黎十數年，不啻（之赤子參截兵事，不可不參詳其一也）若蟠泥之螭，栖棘之鳳也。天兵南下，海徼一清，閣下識順逆，知背向，執義旗，從義師，遂成區區之功。聖天子一視同仁，見賢必用，于是得脫虎狼之口，大際風雲之會。交阯既平，置府州縣，總以布政司，閣下出

渫跣之鄉，入都會之地，沐寵渥，授重寄，拜參而回，榮亦極矣。簡定再亂之日，韋冠履而弄戈矛者有之，跳奈宗以賣蠻爵者有之。其如疾風之勁草，盤根之利器，爲有邪，爲無邪，而閣下獨仗一段義氣，一片赤心，入而淡禮樂，出而力招徠，諭民而民循，殺賊而賊敗，兵少却力，猶能支身被創，志猶不屈，卒能收功古隴。著績轅門，此皆天人相協，忠孝所致也。亦豈偶然哉。他日由斯而見元戎，由元戎而達諸　天子，銘彝鼎，被絃歌，蓋不汝釋也。今總戎諸公，大率軍馬，水陸並進，破賊子，下黃江，收盤灘數十萬之雞題，敗之于一旦，何其易也。（其歸何化本是十八萬，公恐其一日）方今東哨雲屯，西通清化，中駐重兵，嚴號令，（思是叛門大軍戶恐輸之）明賞罰，秣馬厲兵，招亡納叛，開不殺之門，行子民之惠，是以民望徯蘇，保抱攜持，無遠弗届，革舊染之汚，布維新之政，在此際也。不審閣下知之否乎。人回以此告報，其亦以此事爲事，以此心爲心，益盡忠赤以行所學，毋自滿假以移雅操。勉旃勉旃，幸勿自畫。

奉黃都督中公　交事

人來審知勞心焦思，訓兵保民，出私藏以濟人，廣軍屯以養士，使彼一方，咸賴以安，數萬之賊，不敢輕犯，良由閣下之在彼也。雖然用心軍民，固亦至矣，猶有所未至者。雲屯至升華，皆交阯也。今而清化以西，演乂平順，皆爲賊有，賊恃勃姑爭江僥倖之勝，益肆猖獗，而我軍自英公回後，未嘗一行其志，向雖遣胡彥臣等入貢，不過佯爲降附，而陰爲圖復，獨幸　朝廷推赤待人，信而無疑，既施之以莫大之恩，復授之以非常之職，謂不滿其所望不可也。獨彼蠻情譎詐，恐

違。朝廷至誠愛人之意，而復有覬覦也。覬今所爲總戎一書可知。大槩且拜官謝恩，奉詔送使，豐之常也。今而如此，不知彼賊意之所向，計之所出，果何如哉。胡彥臣到彼，又不知計較如何。大人宜多選人探聽，并遣書催促廒降附真僞，蹤跡果否，可知其然，瘡賊之爲害如此，計畫如此，譎詐如此，果何法以制之。閣下提兵有年，以此蕞爾之衆，數年不得殄除，第恐日過一日，師老財殫，誠非細故。今英公垂至，聲勢非常，閣下宜以彼中事體，賊之動靜，及吾施設之宜，決

勝之計，悉白之，以俾其畧早除餘孽，以濟夷民，豈不美乎。誠如是也，功業之就，豈可與守清化同年而語哉。吾小子才力綿薄，大尚不聞，治體不知，叨蒙重寄，日惟憂懼而已。

復陳武卿

憑當以事勢料之，英公出師兩月，有賊成擒，交阯地方向五年來，兵民懷畏，草木知名，今陳季擴所據之衆有數，所據之地不多，將以舟楫輕便，出沒易爲，兼我見駐之兵，爲數如此，是以賊得延殘，至于今日。始

而遣人入貢，實無誠心，不過欲老我師而陷爲求全復舉之計。朝廷推赤待人，施曠蕩之恩，授不次之任，并以來人勞之使回，復以　明詔大赦其罪，恩至渥矣。彼復何辭哉。此回不來，是彼自絕，吾軍終不已也。必用合進水陸並行，事勢至此，彼將奔走不暇，豈敢發一矢哉。于是駐軍于演又之地，取給于附近之民，分兵捜捕，席捲長驅，將見彼賊無寄足之地，而謂有生路哉。群醜之獲，于是不誣。愚料如此，不知大人妙算何如。惟冀熟慮，使一舉事定，不勞再舉，可也。諭

選辦者而往，徧詢于衆，不過守一官盡一職者耳。至于軍國之重，何能知之，不敢輕率發去，冀指揮擬于今日。回適有黃指揮，若人送陳季擴一書到，今將此書并三月間所奉之書抄白全文，隨此奉去，伏冀詳度。

以戰守之議答陳武卿

大人君子，凡有所爲，必有所慮，作于始，必慮其終，謀于外，必慮其內，苟無遠慮，必有近憂。且賊師等輩，水上之服習舟楫之便利，不結巢以召攻伐，不迎戰以

校勝負移人畜于彼險遠之所就糧食于我復業之地我出彼入我東彼西使我奔赴之不暇保障之不偏我軍日疲我民日弊此其長也賊計如此而不熟慮可乎今我內無倉廩之實外無藩籬之固我若遠舉守或不嚴賊一伺隙乘虛而來江海相連千里一息風帆之捷如蹈無人之境爲害之大又豈前日可比今雖僉議一軍專守一軍前征似爲長計但恐我軍一出彼必空壁而行既不可窮追又不宜深入若果勢不容已恃勇携衆長驅而前彼必併力來擣我

虛而我守軍一戰而還可爲全美倘不能支縱得報通星馳來援則亦緩不及事也使不遠追則無以成功哨則不能糊口于此之際則將進乎退乎欲剿食于沿海之居民則民心怨而恩信虧欲旋師于交阯之壘則倉廩虛而軍士餒事勢至此誠爲兩難古人以戎爲國之大事可不慮乎向承下問雖已言矣言不見聽聽而不行與不言無異今視事勢如此雖未辱問爲此積慮自不容默爲今之計莫若將征守之軍通取見數相地衡要量撥軍兵或城或柵俱爲守

計就于所在沃野儘力耕種內選官軍士兵之精銳者船隻之堅利者各得二百餘艘官軍土兵相參一元戎統之沿海上下往來巡哨遇賊即擊俾勿輕入以犯我境布置既定我守兵無戰鬬之勞我居民無剽掠之擾專治鎡錤盡心畎畝限至西成如數而入計我軍之所屯兼有司之所徵鹽商之所中今秋所得不下十數萬餘我食既足我守又備彼賊擣虛之計不行資我之糧不得風濤洶湧舟楫顛危可恃久（若賊侵之後賊情必然）乎彼既自疲疑惑必作自相魚肉者有之各據便利

者有之待至于此然後我以厭飫精銳之衆討彼烏合疲弊之徒得時乘利鮮有不克若計不出此惟務（前公之策欲以長計困之乎哉）速成欲殲渠之衆一鼓而成擒交阯之地一戰而平（戰必利）定卽用班師不勞再舉愚雖不敏未敢許也

奉陳貳卿　交州戰守

區區猥諸方面碌碌庸庸量力既無所措之衆論謀又無一得之愚惟以倉廩不充爲懼盜賊不息爲憂編氓不安爲慮也今而治外者有英公桓桓之多守內者有黔公赳赳之衆內外相資堪爲停當以吾楞

慹何容咨焉故自奉書之後一無所陳也但報聲息
理糧餉而已矣且守之之法必立營以爲根基發哨
以張聲勢庶使賊人遠遁不敢近侵若顧首顧尾或
去或來使賊有可乘之机民有被賊之擾尤爲不可
然地方廣濶海口數多守此失彼應東悞西論至于
此亦有難處不可以言盡意也近來黔公比之向日
病稍減輕雖已視事猶不勝衣聞欲勉强于七月初
三日親率大軍下哨未知果否土兵種屯委官各得
一劄倚仗之力重若萬鈞今而又容緩造船隻先力

屯田亦吾輩與土官朝夕之所議詵也此帖一臨若
合符節尤大有力逃兵不拘原桐之例區區亦同此
心將征者糧差量除屯者糧差全免逃者許卽赴官
首令屯種不許搜罪今奉鈞諭如出一口吾桐行之
益壯且信矣此目前事也請以戎事論之今觀帥容
之黠猾利我兵分以乘我虛以掣我勢今征守各任
彼已不得行其策矣雖然帥容之猾黠不爲守不爲
戰者向以我師遠舉內而無備彼賊得行其擣虛之
計今征守雖曰各任其事然不過爲聲勢以自守爲

表裏以相資而已若謂征者策馬鳴戈以陸行乘風
鼓栧以水戰入演又擣化州覆彼巢掣彼勢因糧以
爲我食招民以爲我用長驅直入而無後顧者不知
果也否乎若謂守者大發舟師沿海上下乘風隨潮
聲彼擊此出大全駐悶江哨禁海過太平出没如神
使賊不得知我之虛實探我之向止使各海口皆有
守兵海外賊船無一橋入境民得安業軍不廢用不
知能是否乎征者旣不可深入以遠成功守者又不
能全美以保無虞向已面談其事矣今前軍動靜莫

知所以余姑料之彼賊固無迎敵之勢我之土兵有
逆回之聲雖云糧有所獲但可給我軍而已交趾之
衆想不得遠濟事勢如此必欲深入以速成功誰敢
中過但恐土兵多懼遠出益以逃散損我軍聲莫若
將土兵人船擇其堅大者留爲向導以助聲勢餘悉
放回就將哨回用剩之糧使之儘船帶回納交趾官
倉兵守本處海口仍令預爲來年夏田此戎事之一
端也我軍若佯爲深入實不遠行以修船之故而欲
速回者但一旋營難再輕舉終不可坐而度日若以

也，則時非所宜，以食則倉無所積，事至于此，不知圖下何以處焉。今余料之，莫若駐軍于清演上下，搜其窩，招撫人民，爲久駐之勢。我得食，而賊飢，彼生疑而狼狽，搘虛之計沮，擊我之勢失，而我待至秋深禾熟，若退水乾，乃取彼糧以食我卒，揚言追賊于下流而遂班師于交阯，然後徐議進止。若欲以彼賊不與戰之機，以我軍不可分之勢，上聞請益，止與黔公約哨海上，一言而決，蓋不必直在交阯也，理固不殊，事雖遙度，倘有可乘之機，有可擊之勢，則又在明公臨事好謀而已矣。

荅陳武卿　交州稾序

書中所論必行之策，其目有六，此皆公相平昔之所用心，豈待今日而始注意也。而猶披瀝中誠，兼擣下問，輙忘目陋，謹布愚誠。夫劾謀効力，得土得民，鎭之以武威，綏之以文德，治自古昔，豈惟今日。况交州至生蕨清化，及于九真演乂，達乎新平化州，海口風濤山林瘴癘，迢迢數千里，殆不可以近地目也。若以謂恤我軍力，不可以有用之軍而守無用之地，惜我人才，不可以可使之才，而治不可使之民，以演乂新平爲凋弊之所，升華順化爲寂寞之地，置于度外，屬之蹊封而止，清化以裏，量其要衝，添置衞所，經營舊疆，此非君子遠大之言，開拓疆宇之事也。若曰驅其種類，貨我近境，悉夷其城邑，空彼遠地，則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弔民伐罪之初意也。愚以謂旣得其地，必[illegible]保其民，欲保其民，必守以兵，爲守之道，豈有他圖，必也自演乂至于新平，由新平及于順化，量其山海之要衝，度其里路之遠近，當置衞者置衞，可立所者立所，多撥守兵，悉令足伍，又必淸與夫等，俾總管者得

人，星羅棋布，務犄勢以相應，撥此間流土官同彼處舊酋長土官就治于有民之所，流官遙治于有兵之地，仍擇有智識有力量都司官二三人，布政司官一二人，置于乂安，總司控制，徐用官兵，絡彼土兵，以翅沿海之盜，選東都之權兼行守哨，撙節食用，待其民情旣定，治道頗張，將所在官軍專爲操守，以示全盛之武威，留守土軍，分撥屯田，以爲足食之長計，任土人之勞，養我軍之銳，食足兵强，何爲不可。減能如

是久而不更四三年後必有可觀者焉苟或不然而惟分此閘之土官以治彼處之民留此閘之土兵以守彼處之地乃一時之苟且非長久之治安則他日又不免有如阮帥者作也但所有地方廣濶合守去處衆多又恐我軍有數而或分守不敷識時務之俊人為利便之長計則又在總戎之與公相精思熟慮處置得宜不待區區遥度而膚料也如解甿渠除尤惡乃握兵者當為之事亦何待他人言耶運糧民去久不見回非惟惧農抑恐失信宜待以寬俾蚤回為幸

奉守乂安徐寔訓齋　交州臬司

愚嘗謂乂安民物繁阜水陸要衝為升化之根柢清演之門屏蓋不可與他郡槩論也所以鎮之以方面官員守之以衛所精鋭故論議而上有人經營而下有力獨彼落落者慮不出此而區區于他圖亦何能免公論之皎皎脫天網之恢恢耶吾之所以扼腕而切齒者此也幸而吾友今有是行抑其有為喜而不寐下車之日撫字恤民令行禁止去因仍苟且之弊科蘖受取予之宜左雅者近悅遠來傷觀者包羞蒙垢為海西一道之福交南三司之光低頭拜東野舍我其誰哉吾三司之官同稱方面而不知按察司者又責任之重不可與二司同日也何者上為萬乘之耳目視欲明而不蔽聽欲聰而不塞下為百司之繩鑑分人曲直別人妍媸大而發人奸擿人伏削人爵奪人權何事不可預何為不能成斯固吾官之能事然亦職分之當為也今有可為而未為者又不可不以告也蓋民之所賴者兵兵之所仰者食乂安積糧

二十萬斛而乃置于下濕之地雨作而勞疏殺河溢而督隄防其能不浸淹而漂流者僥倖爾元戎今有釣判而閤下又能見義勇為使有雨水可保無虞不特此也城池之未高深郡邑之猶貪鄙人有流亡鄉無絃誦營而私販者公然盗而寇攘者匆午避役者輻輳于豪右乘勢者毒螫于貧窮悍犯禁條蓋不一也閤下于此宜皆有以處之不待予之喋喋也倘有執故態蔽憲章出無稽之言沮有為之志者尤當面叱其非而責以大義可也

奏總兵官英國公　交南善後策

交阯平定以來八年之內已有三變而兵亦三加矣原其所自皆由惡本未盡除守兵不足用故也黎氏雖除而簡定在簡定雖去而季擴在今季擴既擒師鎔景異之徒又以悉在網羅而無漏者似爲無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再變何者陳元搭乃季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爲簡定季擴之續乎僞官頭目今雖降附待之爲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爲阮帥景異之亂乎今

成功之將在斯全盛之兵在此吾忝爲守官不于此時此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衛之策以圖長久之治而乃亦曰安南從此無事矣是謂自欺也欺人也慮至于斯言何容已謹將鄙見逐一條陳尚冀采擇幸寬狂妄

一本處地方前者賊未就擒蒙調三總戎大軍到來征守猶必三年之久而始克清大憝今交阯都司衛所原守官軍見在既少而演又新平順化地方又濶迢迢千里無一兵守而止以土兵若若謂羈縻于一時則可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之信也二總戎若留一鎮守猶爲庶幾倘皆振旅而歸恐俘獻未至京闕而警報已徹　聖聰矣乞垂圖之

一交阯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萬七千餘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致頻兵屢舉今事故之數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反仄之民而以舊日所遺一分之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添置軍衛補完空伍庶免後艱今將各設衛所去處開列于後

演又一帶　黄江上下　太平等處海口　譚舍江　銳江　魯江　鹹子關　廣威太堂等處　靖安州萬寧等處　太原府富良等處　鎮夷關等處　海潮希江等處

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呂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爲虛設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禦鎮夷關本關止今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臨留有相應之利衛所官軍免輪守之患

一歸化石濂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帶水陸

數百里、寥寥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于誰、莫若于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于臨安府堡集三所民兵、立一衛于歸化州、如潼關澤州犬牙相制之例、以控制上下、地方便益、

一丘溫坡壘隘留三衛所、原堡廣西土兵、近年以來。官不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在役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盜常竊發、路每不通、如于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于丘溫鎮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土兵、更選土官之能事者管

之、嚴禁不許雇倩代役、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川在役、如此庶便、一廣西田州府、去本處鎮夷關不遠、彼處兵強弩利、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今田州府知府爲事發隨韓總兵立功、如將本人改授武職、令選本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于鎮夷關立衛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

一靖安州萬寧等縣、近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欽州地方、最爲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衛、或撥彼處衛所官軍、或堡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于萬寧等處設立、以控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便益

一本處土兵、首賊未就擒時、急于用人、許將各處人民聽役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于奉命、無敢有違、有狥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讐捉去耆正吏卒者、有全縣之民俱被占取者、亦有一家父子兄弟各自充兵、及單丁貧窘、自充一兵者、後雖委都布司官清理、而土官紛紛言少、又不准除歸併、因循苟且、至于今月今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狼籍、屯田者糧徵不足

荊楚連綿、是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至法廢事壞、難救其失。必須再令都司布政司官嚴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并官下影占家人田奴盡行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當實丁多者爲兵役、先議合用若干衛所、應堡若干土兵、然後照數堡集、總小甲千百長選管如例、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選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即分地方、以近就近。置立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尊屯守。不許亂差、有警不拘其管軍伴當、亦如舊例、就

予所管土兵內定數撥用，仍造花名貫址文冊，三司各收一本照証，按察司仍常委官點閘，不許廢弛，如此庶便。

一各處僞官頭目，及先曾授官，後又從逆，今招出降，此等反亥之徒，宜爲區處，或量與官爵，或分給田地，使之得所，以終餘年，不可置于閑散，懷抑鬱抱不平，以貽後患。

序

送英國公班師凱旋序　平交土師

凡人所以能大過人者，甫其有志也。胤矦志在爲夏，而觀扈之罪明；吉甫志在爲周，而玁狁之患息；衛霍志于漢，而沙漠平；褒鄂志于唐，而關陝定。前輩嘗云：有志者事竟成，豈虛語哉。然志在我而不假于人也，惟其所爲也明，而不岐，故其所之也久，而充濟氣不能動人，不能奪，故無往而不遂吾之志也。矧今上有聖君，而下豈無有志之臣乎。交阯地去中國僅萬里，地多山海，人尚譎詐，近代土酋，擅據聲教，自用，而黎氏之虐又甚我。皇上始出吊伐之師，以

新城矦進爵英國張公率而討之。公將家子，素以智勇稱，以民社爲念，仗鉞南來，不以將爲榮，而毋以民爲念，乃躬擐甲胄，身先士卒，不逾年，而黎氏父子俘獻闕庭，其志益可知矣。既守以兵，復治以吏，遂振旅而歸，意必交阯之郡邑，已同中夏之阜安也。未幾有簡定者，假陳氏後而自立，海徼雕題應者一日千計，侵漁我土，蠶食我民，有犯城壘勢。皇上復命公將兵討之，又逾年而生致簡定于轅門，獻俘奏凱，境內帖然，公之志于此，又可知矣。是時也，人皆曰：南越從

此無事矣。夫何不旋踵，而餘孽阮帥、鄧鎔景異之輩，又假季擴爲陳後，據順化演乂之地，聚寇據奸宄之人，出没海口，剽竊居民，害又浮于簡定。皇上以斯民水火之念，再命公討之，賊以罪惡貫盈，度無生計，乃奔于化州。化州爲交之遠州，阻山限海，實不可以他地比，而軍中或于土人，亦有以不經涉而危之者。公乃排群議，獨以身先。永樂十一年七月，率舟師由海洋抵順化，遂覆其巢穴，奪其舟楫，彼既計窮，遂大奔散，各爲生計。公與黔國沐公議棄舟躡跋履巉巖

出入林箐、追至邏鑾境、元惡盡獲、乃復下不殺之令、大施拯援之恩、于是簞食壺漿、迎者爭先、垂髫戴白、降者恐後、五府之民、千里之地、不逾旬而悉歸于甄陶之內、然則公之志、至大至遠、為何如邪、大陟至險之壽、止至危之地、獲至惡之賊、求至愚之衆、以收至大之功、成至美之名、非志之至遠大者、孰能臻茲、向使持之不堅、期之不遠、旅進旅退、或作或輟、將墮彼計而中途廢矣、又塞以志為言、先輩嘗論定關中必曰馮鄧、取江左必曰預濬、擒鄭賓唐勣之長、破儂張

宋青之勇、意殊不知一平交阯、三縛渠魁、易草莽為桑麻、變雕題為華夏、藹然禮義之俗、儼然富庶之鄉、豐功盛烈、又豈止于定關中取江左區區者同日而語哉、公之志也如此、故其所就也如此、方今唐虞在上、周召滿朝、而公方年富力強、誠能學道盡忠、慎終如始、則將與國家天地同其悠久、俾奏與絃歌、銘播無窮、此又公之所當志而吾所願覩也、故于凱旋之際、不道其別、而惟推其志、公其鑑之、

送黄參議領官入覲序　交藩入覲

士君子得行其志者、以其有所遇也、是以岐有鳳鳴、而三宅三俊生、洛有龜呈而八元八凱出、龍飛雲從、虎嘯風烈、是豈偶然哉、永樂四年、交阯既平、居者按堵、降者雲屯、元戎今英國張公、體　皇上一視同仁之意、降不殺、才不遺、而大參黄公來在他人之先、而（既云交南所用其人亦足以係土人之望）才能又出他人一頭地、遂授南策州守、未幾元戎班師歸、乃得從入覲、　皇上嘉其俊偉、與其忠誠、遂升今職、大加錫賚、榮蒞藩司、其所遇也、蓋可知矣、惟茲交阯之民、久阻中華聲教、服而叛、叛而服、今已三見

矣、子乃率三府之民兵、守丘溫之重地、制賊而賊膽破、撫民而民心歸、監蒞司之重任、辭不義之候封、忠赤既堅、予奪權、名譽益著于參輸、其所遇也、又可見矣、十有三年、寇既息、民既安、中華之治教遠及、南越之夷俗不變、農桑以勸、學校以興、蔚然有太平之氣象、凡吏于土者、莫不願入楓宸以覲清光、于是率邵邑之衆、吏各以土宜、將誠入貢、愚掌蒞臬、喜逢盛事、遂拜表以助入賀、愚惟自古才能之士、施設非難、而遭遇為難、大參在陳黎之際、才能無所損、而棲遲不

得用者。豈其命之不幸邪。實黎氏之不幸也。今而不
階科目之勤勞。遂授方面之重寄。展素蘊之奇才。叅
藩省之大政。弭輕生之盜。安好亂之民。令行禁止。俗
美風移。俾萬里炎蒸之域。視之如輦轂之下。噫誰之
力歟。亦其所遇而能然也。其入謝也。陟明之公。車服
之用。晝錦之榮。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所遇之
大。果有過于此者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彭容有如 參閱

鄒庶子奏疏

疏 鄒緝

奉天殿災疏 修省實政

臣伏奉勅書、以今月初八日、奉天殿災、勅諭文武羣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

警懼、以回天意、臣惟 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怠、而羣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讟上興、上天眷懷、遂加譴罰、陛下心存警懼、咨訪羣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聖覽、伏惟少垂察焉、切以 皇上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所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既廣、科派亦繁、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需無藝、掊尅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竭盡生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為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蚕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伐斬桑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為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

資矣。加之官司督責、催征暴歛。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嘆滿室。且如前兩歲買辦青綠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概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歛鈔遍（此時鈔法尚行）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已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為止。蓋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為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為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

一爾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恤人民爲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羣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被壞。或摧毀其墻壁，或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汗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遑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

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　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害下民如此其甚。　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内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答應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爲承應，及其還也，即加讒毀，以爲不肯辦事。朝廷不爲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

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汚成風，恬不爲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内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飢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爲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斂不息。京師之内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粃不足，至食草本。此亦耗民食以養無用者也。至于報

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執常役，閑游往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此爲名，以圖規避，非眞有報効之心。此其可以信用之乎。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段，鑄銅錢，遣内官賫往外蕃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與人民畜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

是時寄養馬戶之害已如此

令賠償馬戶貧困則恆鬻賣妻子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帝徙胡人於河南內地羣臣皆諫以為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許令韃靼胡人入中國以（或日亦欲示向故羈縻降胡以為己用）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覘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況此蕃夷習俗既殊所性豈肯背其本土遠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察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即遣歸本國不必留之以為後日子孫之患也至於宮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意以求之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絕之也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國用無度亦其一耳凡此數事皆足以損傷和氣下失民心上逆天意怨讟之興實由於此夫奉天殿者　陛下正朝之殿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出政之所古之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其為災之大自古以來未之或有誠所謂非常之

變也非省躬責己深察所以致災之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以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以回上天譴怒之意也夫應天以實不以文臣願　陛下深下明詔散遣工匠營造之人停止役作使天下之人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樂之心罷絕下番買馬之役勿令復出四夷外國來朝貢者賜賚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餘後復議之蓋四夷歸附朝貢雖足以為中國之盛然使之久居於此窺見中國之虛實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之利也彼皆人面獸心不識恩義徒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為中國患矣凡官濫員宜沙汰之使歸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俟其官有闕則取用之簡拔賢才申行薦舉嚴考官吏有貪贓蠹政壞法為民之害者在內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在外則令按察司官按覈其實而罪黜之勿復寬貸若有廉能之官善績昭著者令保薦於朝量加陞擢使有激勸大抵敦教化厚風俗勵廉恥勸善良此有國之先務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則廉恥之

道立而奸貪之俗自止息矣前者常有監生生員告乞畢了侍親因而獲罪發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告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槩查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至於宮廟齋祠之事亦宜罷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滯當條罪者無大干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湔洗使之自新常爲京職者則降出于外復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斂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飢荒之民則令

所在有司發廩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爲之主候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脈今皆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欲爲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爲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致教化以修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衣食足則人知重廉恥樂妻子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凌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天命凝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絕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爲疑惑賜予有節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充實財用可舒而

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祿廩使有以養其廉恥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屬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弭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修飭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盜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勞其民當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數年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爲之不宜

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　陛下於其後彼
小人者不知國家憂戚之大計惟欲諂諛順旨以希
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為無害則誤　陛下益
甚殆非國家之利也
李忠文奏疏
疏　　李時勉
便民事疏　察吏　漕運　恤軍
天下有司官吏不能皆賢屢蒙勑監察御史按察司
考覈黜陟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

阿附者多考平常而貪墨姦詭善於趨媚者反考稱
職人無懲勸宜歲勑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
治行仍命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
著者請加賚增秩以勵其志貪贓掊尅怠政廢職者
請即時黜罰以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
否混淆他日廉勘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連年四方
蠻夷朝貢之使相望于道實罷中國宜明詔海外諸
國近者三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之便又
江西湖廣浙江并直隸應天等府州縣秋糧每歲運
赴北京道路險遠困敝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濱
撥運之法
河置立倉厫量地遠近分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
少紓民力又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
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可矜憫宜勑軍官加意撫
恤增給月糧寬餘丁差徭役使給其家又比來兵政
不修武備廢弛宜勑內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
用備不虞
論政治疏　備邊　褒忠　求賢
宣宗初年上
憂國忘家者臣子之誠心聽言致治者人君之大德

臣身居草野心在朝廷方臥病床帷忽聞大駕有沙
漠之征恨不面陳利害未幾又聞被留之報臣拊心
痛哭而不能止既而　皇上即位詔下人始懽忻踴
躍有太平之望臣惟國家之事已往者付之無可奈
何未來之治伏望　陛下敬慎以制之臣聞制治於
未亂保邦於未危者此治國之要道昔在李唐當開
元天寶之間正車書混同之日使有憂危之心則後
來安有夷狄之禍惟　陛下鑒前古之失究方今之
弊留心政務加意武備以安中國以禦四夷則不勝

幸甚所有可言之事略舉一二以聞

一備邊之道在選將練兵二者而已選將在通兵法將不知兵法雖使日練精兵亦無所用臣見今武臣子弟襲職惟走馬跳溝射箭而已京師無賴之徒多買快馬教習以規厚利就使試中問以兵法皆不能對故武臣子弟宜先令熟武經七書使知兵法者教之及至通曉令教場演武軍官既試以走馬射箭走陣之法又出題問以閫營列陣破敵攻守之事中有能鋪陳應對者即知兵法者也可以擇而用之昔人學劍者以劍爲一人敵不足學去學萬人敵今走馬射箭正所謂一人敵也兵法則萬人敵也夫爲將固當知古兵法而用兵又在審日時之利日時之利在用奇門蓋奇門乃黃帝戰蚩尤時所立法也專於行兵用之古之爲將未有不用此者乞擇武臣子弟年少聰明者俾學習之既知兵法又諳此術則用兵之際必多取勝也

一臣聞蹈危難而殞身者人臣之至行以美名而得謚者朝廷之大恩然如宋信國公文天祥之孤忠大節而尚無謚將作監丞歐陽均之死于使事亦無謚

元信豐尹李廉率衆保障縣境與其子先後俱死於賊至今俱無謚誠爲缺典今文武從臣扈駕北征必有橫罹兵戈仗節死義者多俱宜撫恤孤嫠優給其家其有應謚贈祭者令禮官稽考加之恩典以勸方來

一旁求俊乂固國家之盛典簡命大臣尤國家之重務此諸葛武侯所以拳拳以親賢臣遠小人爲其君告也夫賢臣日親則可以致治道之興隆小人日遠則可以免綱紀之頹廢此萬世之勸戒也陛下嗣位之初宜擇正直大臣有德望冠于當時者以爲輔弼使朝夕納誨于前其于庶位亦以求賢能稱達之才而用之以幹理庶務則政治興而萬事理矣曩者在朝用人多有出于閹宦之門是以用之多不得其人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至於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此誠王政之大端不可以不慎者也夫以將帥之選既得其人在廷在外又得正直有爲之才若用之以撫中國則恩澤流而人民安用之以馭夷狄則干戈振而邊患息然後特遣使祗迎大駕還於中土有日矣唐史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

古。惟共時矣。臣年老日薄西山不能負弩矢以任勞力姑述所聞以進惟賜裁察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無錫楊世愈爾韓　參閱

王忠肅公奏疏

疏　　王翺

邊情事　撫輯兩廣猺獞

訪得兩廣軍民、自洪武年間以來、一向安妥、後因黃(黃蕭養之)蕭養之徒作耗、(亂與上下之黨同形共後為董與楊信民等所破誅)在於有司者、不設法處置、惟務妥安

兵、政無備、以致招集無藉、釀成兇禍、展轉不能禁遏、及至戰艦抵岸、蠻賊寇城、又各畏縮推避、略無禦寇之謀、相顧愴惶、莫效安民之策、遂使賊兵所至、村墮為墟、刼掠其資財、繫縲其妻子、封豕長蛇、大肆其毒、一方受害、不可勝言、推原其故、皆由彼處統馭之將非人、既不能安保預備於無事之日、又不能禁禦招撫於賊發之後故也。本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又到廣西、見彼處二人、種類非一、其曰生猺熟猺、曰獞人、狘人、曰狑人、曰獠人、皆獷悍慓疾之名、曰溪、曰集、曰峒、曰隘、咸負固自保之所、既無城郭可居、亦無溝池可守、不過依山傍險、為自全計、雖其衣服言語、與中國不同、然其好惡情性、則與良民無異、平居之際、亦各往來以營生、至於有急、自相屯聚而保護、觀其背叛不服、實非本心、乃出於不得已也。皆緣將臣所司不得其人、德不足以綏懷、威不足以攝服、甚至欺其遠方無告、搆釁殘忍、使不得安其身、謂其蠢爾無知生(此今動皆由於此)倒是非、俾不得順其性、既害其生、又拂其性、雖良善懦弱之人、猶不免於動作、況素無教令、而稟性強梁

者動之則易、安之實難、遂致攻刼鄉村、侵擾百姓、或報復私讐、或貪取小利、或聚或散、出沒不時、兩廣之民日見凋弊、殺傷殘患、不能聊生、上賴神謀廟筭、其首惡俱已殄滅、尚有一二餘黨未除、以致猶厪聖慮、命臣等前去撫勦、除差人四散招撫猺老獞老人等、總兵官會同土官土兵前來、申以　朝廷恩威之重、諭以善惡禍福之由、彼皆稽顙俯伏、歡忻鼓舞、許自還改、禮待而歸、及各處猺獞人等、所在衆多、不能一一招撫、亦皆轉相告戒、且又密切訪、得彼皆自謂

朝廷見差大官人毎招我今後不要出去作反各歸鄉尚生理且臣始到兩廣之時查得賊尚有三四起自九月以後少有報到聲息間有一一亦皆鼠竊狗偷今亦散去此皆　陛下神威遠著聖化旁行遂致蠻夷之圖感恩思報回邪之党不戮自夷然臣猶未敢保其始終不出有悞朝廷久遠之計葢彼蛮野情欲可知苟得其所養而安其所利可保久安若一有所擾而不遂所欲則其反側又必難制臣親臨彼境頗識其情今已回還敢陳愚見冒瀆　宸聰伏願

皇上量同天地赦舊圖新仍勑該部行移廣東廣西總兵鎮守大臣并各都布按三司府州縣等官趂此邊務稍靖之時務求久遠常行之計洗心滌慮革去前非其餘各猺獞人等已歸者必撫之以恩未來者必中之以義號令必信賞罰必公臣惡必誅小過必宥而又整飭戎伍堅甲利兵以臨之使彼既畏其義又畏其威則悍然不逞之氣自消矣若有仍前侵軼致生釁端必罪不宥如此則海隅嶺表之民庶得安生不勝幸甚

便宜五事疏　四川事宜

一松潘衛臨極邊去四川城八百餘里番寇常出為（湖廣總兵不居常永而居武昌）害總兵官都督陳懷常居四川城中緩急非便雖曰（四川總兵不居松潘而居成都皆非制也）委官領軍豈能盡如約束若令懷往彼鎮守則士卒奉令番寇畏威邊境平寧軍民安便其二松潘茂州諸衛所官軍月粮皆成都諸府州縣百姓運送道途參差不齊多被番人劫掠若令暫于成都等衛倉收貯俟農隙之際類集有粮之人齊力起運都司撥軍護送布政司委官交量非惟道路無虞亦得收受無弊

其三四川所屬吏典自洪武至今多不給由在鄉起滅詞訟把持官府良民受害若立限許令自首免罪其不首者事發之日皆發附近衛所充軍屯田里老人等隱匿者各治以罪則訟息民安政清事理其四四川諸府縣社學久廢民不知教所以爭訟多而禮讓少若依洪武中事例不問土官衙門俱設社學使民夷子弟皆知讀書則禮義興行民俗歸厚其五四川會州衛開設銀場布政司歲運粮八千餘石供給鋪夫往復數千里若以四川三司及所屬衙門所問

罪囚、除文職官吏犯贓及眞犯死罪外，其餘皆依陝西囚人納米贖罪例。自備糧米，往彼納足，依運磚例發遣，則民省轉輸，官足供給。

周文襄公集

疏　　周忱

起滅詞訟疏

伏讀洪武間教民榜文，及近年建言榜文，歷言民間詞訟自願息者聽，事不干已而相告訐，及官吏羅織以挾賄賂者有罰。果有冤抑實情，亦宜以次陳訴，果有全家被害，方許親隣申訴。近者刁民不遵，獄詞騰涌，一則圖賴人民，一則牽連雜事，蓋人命可以聳動官府，驚嚇鄉民，雜事卒難窮治，可以欺詐取財，箝制官吏，及至發遣充軍，擺站納米運磚，又復逃潛，變易姓名，起滅詞訟。臣請除反叛重事外，餘俱照欽定榜例，以次陳訴，庶幾獄訟得清。

鹽課事疏　　松江鹽課

華亭上海二縣灶丁，計負鹽課六十三萬二千餘引，催責不已，前塩不敷，灶丁日以逃竄，宜官鑄鐵鍋一二百口，給與負鹽灶丁，令其戶下人口協助煎辦，庶鹽課易完。一松江煎鹽之人，近者名曰團丁，遠者名曰灶丁，惟團丁諳練煎鹽，然貧窘者多，使其食足，何患鹽課不完。前代嘗行贍鹽官田，洪武初雖給耕種，但起科納糧。今二縣灶丁，每年應徵運秋糧，無慮五六餘萬，欲將灶丁秋糧存留本處，免其兌軍遠運，銀以所節省耗米于各場收貯，養贍貧難團丁及催人，備煎逃戶額鹽，其遠鄉灶戶所貼柴鹵錢米，亦于倉囤收貯，明白支銷，如此則官無枉費，人不逃竄。一松江鹽場總催頭目，二年一代，中間富實良善者少，貧難刻薄者多，催納之際，巧生事端，百計朘削，以致灶丁不能安業，流移轉徙，職此之由。今後總催頭目宜點選殷實良善之人，常川應當，若有仍前剝民者，逮問革役，丁力消乏者，照名僉補，如此則事易集而人不擾。一鹽課之利，歲有定數，不在于官則在于私，所以連年不完者，蓋由私鹽得售，故官課日虧，雖有軍民官巡捕，中間有徇私故縱者，有通同販賣者，有誣號平民者，賞罰不明，人懷幸免，宜令華亭上海并蘇

州嘉定三縣點選行止服衆者爲老人。分定地方，率所在總小甲防守官司，往來巡視，但遇私販發露，必究經過河路罪及縱容之人。如此則鹽徒息僥倖之心，而兇惡漸可絶矣。

松江鹽課疏　鹽課

近命臣兼理松江鹽課，訪得各場去年以前，共逋負鹽五十三萬六千九百二十餘引，今年又該正額鹽一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引有奇，切惟煮海之功，日有定數，今以數年逋負責其一日償之，民何以堪。乞

將逋負之數自今年爲始，每年正額之外，帶補一分，則民力得以少紓，國計可以漸辦。

折收本色疏　備荒

應天鎮江太平寧國諸府，舊有石臼等湖，其中港溝淺瀨魚課，其外平圩淺灘，聽民牧收孳畜，採捆茭蘆，不得耕種，是以每遇山溪泛漲，水有所洩，不爲民患。近者富豪之家，築成圩田，排過湖水，每遇水漲，患即及民，宜悉平之。又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文襄在江南勞心經畫事事精詳）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于民，以所得銀物上納京庫，則官稅不損，民亦得濟。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蘇松戶口　周忱

（文襄公在江南留心大計如此至今民思也）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

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　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勑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兢兢無怠，天下之民感戴　宏恩，扶老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窟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憂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　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

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遁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于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肯輕其鄉而樂于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臣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鄰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乃所謂大戶苞蔭者其豪富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或以威力強奪人子賜之姓而目爲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舖店冒作義男女壻代與領牌上

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涯岸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冒給隣境文引及河泊由帖往來于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充軍于中外衛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于北京者有一家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于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停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與街

寨巷闘舖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真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栟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四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滙、吳松江等所，棋列於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愈肆豪强，遂使避役奸氓，轉相依附。或入屯爲之佃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粮差，負

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然不答。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隣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于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于此縣者有焉。畏粮重者必就無粮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以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甚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于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衲。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遊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清秀者，稱爲行童；年紀强壯者，稱爲善友。假服緇黃，僞持錫鉢，或合作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

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幇閑者，常有三五輩。（此不獨蘇松，京師尤甚。）由是僧道之徒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略，而天下郡縣未必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僞，變亂版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粮則挾他名而詭報。惰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況其鈌乏稅額，累累如此，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爲。惟恐驗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

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人。如此其多。則不倖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恍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額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

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恍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于無徵矣。是皆惰逃不禁。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撿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鈍駑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 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撿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恍事出激切。不覺覼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顧開雍偉南
徐纘高孝若　參閱

張中丞奏疏

疏　　張純

復仇疏　土木封事

一迎復　聖駕窃謂蜂蟻尚有君臣豺狼猶知報本況將相大臣坐享朝廷之爵位詎忍　聖駕蒙塵胡虜而不思迎復之計乎乞命在廷文武群臣朝夕計

議何人可以爲將帥何人可以運謀畧何策可以迎還　聖駕何術可以報仇讐恥務在精思遠慮一舉萬全如此不惟可以報君父之恩亦可以奠安宗社矣一開廣言路臣聞國家之有言路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元氣行則陰陽順序而百物生言路通則耳目開廣而庶政理今朝廷雖有言路之官而無敢言之士者蓋小人專權言輒有禍以此人皆箝口結舌非爲抱葉之蝉立仗之馬邇者夷虜犯邊　上皇親征

在朝群臣悉皆切諫柰爲小人所沮致勞萬乘之尊留滯虜廷言路不通其禍至此伏望屏除小人進用君子言之當者從其謀言不當者恕其罪如此則下情得以上達而言路無壅塞之弊矣一分兵耀武切照南京應天瀋陽右等衛官軍俱赴大教場新江口操備限以大江阻以風濤有連日不能往復者有連舟覆於風波者又且江非地方徒設各衛之名而無操軍之實乞將應天等衛見在大教場新江口操備官軍退回江北教場操練委廉能智勇都指揮一員總督其事務要器械鋒利紀律嚴明如此則江南江

北之兵威振揚而或遠或近之姦宄消弭矣一考察文官切惟文職分理庶務中間多有不才者惟貪巳之富貴不顧民之疾苦間有廉以律身公以蒞事者因無激勸之典視彼貪墨之徒安享富貴久則亦不免爲私欲牽制而日習爲汙下矣乞命庶能公正御史給事中分往浙江等布政司及南北直隷將司府州縣大小衙門官員彼公考察果有廉能幹濟深得民心者存留管事開具上聞朝廷加以褒異之典其

貪酷不才、罷軟無爲者、黜退爲民、老疾者許令致仕、如此則賢而有德者、愈有所勸、貪而不良者、皆知所懲矣。一激勸武職、切惟士卒爲國家之爪牙、爲軍職者、當撫之以恩德、庶可以捍外而衛內、敵愾而禦侮、柰何近年以來、管軍頭目、不思朝廷養兵待用之意、大肆肥已貪暴之心、或侵欺其月糧、或科斂其財物、剝削之弊、非一言能盡、及至事發問斷、不過贖罪復職。乞令內外風憲官用心體訪、如軍職中平昔貪酷不才、剝削小軍、起蓋房屋、置買莊田者、或體訪得出、

或因人告發、重則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全家發邊遠充軍、輕則量情決打、枷項羞辱、如此則激勸之典行、不待刑驅法治、而自然感化矣。一禁革倉弊、切照南京各衛軍名十級、俱用各衛有丁精壯軍人八百餘名、散在各倉、收支糧米、此輩又非官府公心僉點、盡是用財買求應當、及至著役、即肆貪暴、有指以頂服看堆爲名。而强取財物者。有假以扶籮撻斛爲由。而勒要銀兩者、或臨收而故意踢斛淋尖、或未收而生事輒加箠楚。作弊多端、難以枚舉。乞勅該部將南京

各倉軍士退回教場練操、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於附近府州縣僉點相應民人、克當斗級、收支糧米、如此、則奸弊自然消弭、輸納自然便益。一殄除盜賊、切惟盜賊之興、其實有所自也、大抵管民者侵漁剋害、管軍者貪暴豪猾、軍民窮於衣食。不得已而爲盜。乞命內外風憲官、用心詳察激勸、其文武官有能守已以廉、御下以恩者、奏聞陞賞、其殘忍貪暴不能恤人者、文職爲民、武職充軍、仍差御史錦衣衛官于南北水陸路、往來緝捕、如此、則盜息而人安矣。一援擢賢

臣、切見洪武永樂年間、中外大小官員有爲事充軍擺站者、有降用爲民者、蓋此等多由監生進士出身、淬歷年歲、熟於治體、今後除曾犯人命贓私外、其一應爲事充軍等項、才行超越、而聲譽素著者、許令薦拔授官蒞事。不猶愈于用初學之士。如此則國家得老成爲用矣。一選任風憲、切惟近年以來、內外風憲多不得人。或庸陋委靡、或奸狡譎詐。或緘默畏縮。或因循苟且此輩比比皆是、尚何望其激濁揚清繩愆糾繆哉。乞將御史如前項不稱者。盡行沙汰。出爲別

風憲所關非小

可直宜有力平流遷序

官所有缺員於進士監生內選除務得才賦學克志端行潔者俾任是官如此則敗法亂紀者去矣一旁求豪傑切惟三辰不軌選士爲相四夷不貢拔卒爲將又何可以拘拘於資級也哉昔成湯舉伊尹於有莘之野高宗舉傅說于版築之間文王舉太公於渭水之濱是以賢才輩出天下治安乞令內外大小文武官員各舉所知或經明行修而才德出衆者或智謀勇敢而諳曉兵器者有司禮送赴京試驗其可者量授官職如此則韜光晦跡者出矣一增祿養廉臣

聞人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貪致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乞將內外大小官員除月俸六十石以上者其餘量添一二以給身家之用如此則國家有養廉之資臣下勵守廉之志矣一斟酌漕運臣聞通漕運者在於得人省漕費者在于節用永樂年間漕運得平江伯陳瑄區畫有法軍民兩便近年以來不得其人以致各衛所管運官員惟事刻剝甚至欽軍財爲沿途酒色之資與販私貨而人船苦于裝載作弊之端難以枚舉乞別選公正大臣協同督運仍令該部會計若有五年之積官軍可以輪班漕運如此則軍士少得休息糧米不致虛費矣一練將訓兵臣聞欲保治平之業者莫先于練將欲消外侮之心者無過乎訓兵切見近年以來在外各都司衛所管軍官員惟務剝削軍士聚斂財物豈思治兵習戰以防不虞乞每都司衛所各選有風力御史一員往來專一提督閱視操練務要號令嚴肅兵政修舉如此則朝廷有所依賴海宇可以無虞矣

劉黃門奏疏

疏　劉球

復讐疏

即今北虜雖已漸退然　上皇未返大讐未復而南方福建廣東四川寇盜未息　陛下正當宵旰不遑寢食更張萬事以新中興之治臣竊觀歷代政治陵夷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何則古昔帝王之政全體皆善無得而議下如漢唐宋其創業垂統大槩稍正而不能無缺畧及其久也不能無廢墜流弊然亦惟大

賢君子知幾識微之士能知之能言之從而補其缺
畧舉其廢墜救其流弊我國家法度致治最為詳密
然數十年來政壞弊積夫以法度為治固不可以善
治今併法度而亡之是以貴賤相欺上下之情不通
而民用大困天象屢垂變告旱蝗災害薦臻去年黃
河潰今年海水枯此雖庸夫俗士俱得非議時政不
必大賢君子知幾識微之士而後能知之能言之也
臣聞古之聖君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惟恐一言之
不入乎耳者無他蓋欲盡聞天下之善盡知天下之

情盡通天下之故四海之內九州之外一民一物一
有一害則不周悉夫然後能興至理以享太平之業
而收雍熈之效也臣忝備言職謹將時務條陳一為
政莫先於得人然得人必自大臣始今在京各衙門
惟文淵閣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乃朝廷樞機所關苟
非其人則曠位妨政而欲天下平治難矣臣願 陛
下慎選賢才以充厥位選之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
曰才所謂德者剛健無私忠貞自守非碌碌庸庸無
毀無譽而已所謂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賢才非包藏

隱忍持祿保位而已所謂才者奮發有為應變無窮
非小慧辯捷圓熟案牘而已備此三者然後可勝股
肱之任至于在內百寮與在外司府州縣之職其責
又在吏部方今用人惟進士監生二途進士銓授固
有定額至如監生之除全由吏部即欲辨其孰賢孰
不肖雖聖人難之故必立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
然後賢否可知今則不然考課之法不過紀歲月循
資格而已自非干犯于士師雖有罪終身不被黜罰
人亦何苦而為善何懼而不為惡何苦而為廉何懼

而不為貪哉為今之計乞分遣公正御史巡行天下
會同巡撫等官考察府州縣官之庸奸貪酷者黜削
有差以慰民心一有天下者雖不可以窮兵而黷武
亦不可以休兵而偃武也我朝 祖宗之於兵養之
也厚練之也精律之也嚴是以當時戰勝攻取無敵
于天下近數十年典兵官員既私役正軍又私役餘
丁甚至計取月錢糧不全支是致軍士救飢寒之不
暇尚何操習訓練之務哉正如公侯伯都督指揮等
官但知家室之營金帛之積輕裘肥馬之是尚兵機

帶策之罔知。一旦有警。令總率三軍。幾何而不至于喪師誤國也。臣願 陛下革積習之弊。復 祖宗之制。且精選敢死士五千人。別紀其名。與之約。其爵賞（勿賤之宜也）須錄後嗣。以作興其志。使人持長刀各堅盔甲。選驍將領之。別爲一營。專任前鋒。凡與賊戰。先令攻以火器。因賊少却。我悉麾敢死士迎戰而前。以身鑽馬首。橫斫馬足。虜雖閑於弓矢。然迫近則不得發。於是大軍乘而攻之。則戰無不捷。虜不難勝。而 上皇車駕。不旋軫可復矣。一民惟邦本。故人君於民。不可不思保恤之也。然恤民之道。當先困窮。蓋困窮之民。田多者不過十餘畝。少者或六七畝。或二三畝。或無田而傭佃於人。卒無水旱之厄。所獲亦不能克數月之食。況復旱澇乘之。欲無飢寒。胡可得乎。及賦稅之出。方役之征。區長里正。往往避强凌弱。而豪宗右室。每縱吞噬。貪官汙吏。復肆侵虐。雖屢歷明詔。然富民沾恩者多。貧民蒙恩者少。宜令各處巡撫等官。視督有司官吏。勤加撫恤。抑遏富豪。務使小民均蒙實惠。一賞罰人主之大權。而必貴乎明信焉。賞罰明則行之當。而天下悅服。賞罰信則行之果。而天下不疑。國家十餘年以苟且姑息爲政。所賞者未必皆善。所罰者未必皆惡。此所以不足示勸懲。而事功不立。政令不行人主之大權。幾乎息焉。臣願 陛下總攬乾剛。一賞一罰。必明必信。則威德誕布。而天下信服矣。一寃抑不理。亂之階也。昔秦以無道毒天下。而人不忍其憤。故陳吳劉項。起而因以覆秦。今者遐方窮陬之人。紛然赴愬京師者日數十百人。而天子之都。士師之庭獄訟如郡邑。如此則天下之寃抑不得伸者。因可槩

見。而執政者曾不以告于朝廷。臣恐積怨之民。將有乘之。而起爲亂者矣。乞勅巡按御史并諸處巡撫鎮守等官。分行撫巡。辯理寃枉。以慰民心。以除亂階。（如此不但可申寃抑兼省告訐）一用兵之事有三。曰攻。曰戰。曰守。中國之禦夷狄。無所事乎攻。惟守與戰而已。蓋寇在外。則據險而守。寇在內。則提兵而戰。守爲策之善。而戰非吾之利也。臣向言紫荊關守加兵守備。兵未及加。而虜已破關入矣。今幸遂之出境。乞速勅各關濬壕塹。完壘壁。加精兵于要害之處。以援其急。勿蹈前失。使虜得乘間而入。

一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自皆以修身為本、今四海之人何啻億萬其心惟 陛下綏之而使之來好惡億萬其情惟 陛下動之而使之和 陛下言之而善行之而當則天下從言之未善行之未當則天下違是 陛下以一身而繫萬民也 陛下嗣大曆登大寶而位參天地惟能達順致和則天地之氣變化交通而萬物育不能達順致和則天地之氣乖戾閉塞而萬物索是 陛下以一身而繫萬化也古之帝王自修身齊家治國以至于平天下又自至誠盡性以至于盡人物之性而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於此至矣然迴其源實自窮理始蓋理窮則所見者明而天下之萬事萬物舉不足以疑其心所見者遠而天下之近功小利舉不足以塞其量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皆用是道也臣願 陛下法古帝王以窮理為修身盡性之要以修身盡性為治平參贊之本數御經筵務擇名儒相與討論以資至治究性命道德之微於六經稽古今事變之迹于諸史則聖學日新舉而措之政事將見生民遂而四海寧天

地位而萬物育而 陛下之功業可與古聖帝王齊驅並駕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彭賓燕又
王之翰子大　參閱

孫司馬奏議

疏　孫原貞

大戒

臣聞洊水儆予，六事自責，雖大舜成湯之世，不能無水旱之災，然聖君之自儆自責如此，誠宜彌天變之

災，遂民生之福也，先因雨暘弗順，自去歲冬至今歲春，或積雪連旬，或窮陰彌月，　陛下發成湯自責之詔，又謂君臣一體，宜同此心，下諭群臣，各以致災之由，彌變之道，愚臣謹按洪範久陰恒寒，茲謂咎徵，陛下敬天恤民之誠，感乎上下，而陰謀不足慮也，羣臣尤當思過自新上體　宸衷，祇畏　天戒，此臣所以深思熟慮，仰答無由，而朝夕惕若也，願惟　陛下道合重華，德符智勇，自即位以來，不邇聲色，不興土木，不事遊畋，不濫刑罰，不好遠方珍物，使民只足供

取民只常賦，其他一無所需，可謂清心寡慾仁愛兆民之至，尚因何咎而致茲天變哉，是蓋犯邊之虜未賓，冗食之兵未汰，屯堡之田未盡耕稼，轉漕之粟未足供給之民未盡復業，孳牧之馬未免追賠，若此等事，殫天下之財，困天下之力，公私耗竭，軍民咨嗟，災變之應，其或在茲，然數者之弊，皆洪武年間所無，積漸于永樂之後，以至今日，其弊尤甚，但因襲已久，未易遽更，或任其事者樂因循，憚改作，必有非議之者，臣願　陛下日御　經筵，與股肱大臣考古帝王之

良規，參　祖宗之成法，以為今日之經制，臨機獨斷，務在必行，則陰陽和，寒暑時，而嘉祥應矣，今將所論事件開坐謹題請　旨，一論虜寇，北夷之俗，孳牧駝馬牛羊以給衣食，飲其酪，食其肉，衣其毛革，造弓矢刀鋌以為兵器，馳騁射獵，勇于戰鬬，自古為中國患，及至有元，入為君主，此天地之大變也，天命我太祖高皇帝，恢復中華，滌去汙俗，還變浮風，其遺類逬歸北漠，罔敢南侵，至永樂辛丑，竊掠與和，　太宗文皇帝，躬率六師，往問其罪，臣忝從征，時和寧王死

時兀良哈三部落之衆。不相統一。彼此疑畏。各先遠逃。保其種類。是以天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所獲其馬牛羊以歸。今和寧王兀良哈之衆俱爲死刺所併。正統已巳。虜寇入塞。我兵失利。遂犯京畿。 陛下赫怒。誓師奮擊。虜敗而還。後嘗慕義。遣使來朝。人輒千餘。馬至萬數。是蓋覘我虛實。輕辱中國。且養兵休士。略不驚我邊鄙。此其志在中國。實今日之大患也。況虜勢方張。聲振西戎。威驚女直。今三邊阻絕。間諜無所入。應援無所通。非中國

得志之秋。雖衛霍將兵。未可窮追遠討。以望成功。宜選賢將。積穀休兵。優養士卒。撫之有恩。敎之有法。謹烽火。整器械。固守邊疆。且聞虜先入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爲糧。不將輜重。故其人馬不罷。銳氣無損。來如風雨。卒莫能拒。去如絕絃。速不可追。自然之勢也。是以攻城步戰。非其所長。突騎奔衝實其所便。若復侵邊。必須度我兵勢。未能出奇設伏止兵忍與爭鋒。恐損軍威。宜如李牧之養銳[illegible]趙（虜情、邊備一其令狎之貽擊之）充國之且屯且守。候其部衆志驕心離。以計破之。庶頓失也。

一論冗兵。夫兵貴精不貴多。昔周瑜破曹操于赤壁。謝玄破苻堅于合淝。李靖于定襄破突厥於陰山。破頡利。斯皆以少擊衆。而多者反敗。是則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惟京師根本之地。宜聚重兵以臨制四方。然以前代及我 朝洪武中兵制較之。今在京有親軍及五府屬衛之兵。又有衛 陵寢。牧 國馬。服匠役。并續調外來操備之兵。其間冗食者不爲不多。而欲府庫充。倉廩實。豈不難哉。乞 命文武大臣。簡其精銳。習戰陣以振武威。汰其冗雜。給屯田以

歸農業。其西北備邊之兵。以次簡閱。養精銳。汰冗雜則不惟內外兵精。足以禦侮防奸。而歲省粟帛。可勝計哉。

一論購官。切照在京各衛所帶俸都指揮千百戶鎭撫。或永樂先靖內難。或宣德正統以至景泰年間。各處征討有功。陞授以官。因諸處衛所官無缺員。既不如職授任。又不領隊管軍。一向隨伍跳役。食六品至三品之條。充一卒之用。養之徒厚。用之實輕。在京錢糧供給艱難。亦非所以貴貴而勸有功也。乞敕兵部。同總兵官。於各帶俸官內。簡選有謀略及驍

若干並數存留組隊管操，修築照依舊例，於大寧山東、河南等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衞所見今來京操備軍內精選充撥，就令各官到任，或除授在外都司衞所管屯等項，不惟各安職任，亦以大省軍儲。自後倉儲充實，漸減漕運，減一分，軍民省一分之勞；減二分，軍民省二分之費。傳曰：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則國常足矣。

一論逃民。臣前任河南參政，隷查各處逃戶，周知文冊，通計二十餘萬戶，內山東、山西、順天等府逃戶數多。其河南之開封、汝寧，山東兗州，直隸

之鳳陽、大名，此幾府地境相連，往時沿黃河湖濼蒲葦之鄉，後河滾水消，遂變膏腴之地，逋逃潛住其間者尤眾。近因河溢橫流，此幾處水荒，流民復散，間有回鄉，多轉徙南陽、唐、鄧、湖廣、襄、樊、漢、沔之間趁食，恐其饑寒相聚為盜，聞 朝廷遣官賑卹，已不失所，未至為非。緣此等逃民始因躲避糧差，終至違悖德化，食地利而不輸租賦，曠丁力而不應差徭，棄故鄉而不聽招回，往他郡而不從約束。累 詔寬卹，其原籍與所在官司兩難挨究，莫之如何。況今聲教所暨，四海歸心，獨此輩恃 恩玩法，梗化若此。然以中原腹心之地，爲流民淵藪，如昔陳涉、王常、張角諸盜，皆由此起。今 聖明撫運，萬無此虞，然慮積歲滋久，時遇饑荒，安知無奸盜扇禍其間，毒流百姓，故宜防之於未然。合候年穀豐登，乞 敕遣近臣，先往此幾處，着落司府州縣，各委官沿村逐戶挨勘的實，籍貫丁口明白，驗家口以給田業，隨土宜以課農桑，舉鄉飲以尊其父兄，立鄉學以訓其子弟，建鄉社使知報本，設義倉使知備荒，時加巡察撫綏，德禮以化之，刑法以

齊之，徐議其賦役，俾爲治世之良民，庶無後來之患。

一論馬政。治兵以備戎狄，畜馬爲先。如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唐于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疋。宋在京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三百餘人，飼馬二十餘萬匹。然牧馬之地無考，較其養馬十疋，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繁，而芻馬之田數不登，餵養之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廣，較

其養馬一人，不啻十疋。又有戶馬，則蠲其科賦保馬
則蠲其征役。比前代馬政，牧于官者多，牧于民者少。
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徐，太僕所領，牧
于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伍，苑馬寺四，監一十九，
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馬之人，與牧地馬
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所管馬疋，先係順天
八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係山東河南。是蓋牧
于官者，其法漸廢，牧于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蠲其科
賦，復其征役，及種馬倒死，馬駒有虧，未免督責追賠

其續增馬數，又合添俵，民甚苦之。宜令各太僕苑馬
寺查勘置設各監苑之初，養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
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如便孳牧，將後該俵馬匹，與
寺苑領養，又歲選其堪騎操者，給與馬隊官軍領操
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為多，牧民再增，幸甚。 一
論權奸。昔堯舜之世，靜言庸違之共工，不得不流，方
命圮族之鯀，不得不殛。況後世之臣，豈無共鯀其人
哉。我 太祖皇帝時，置中書省以總政權，初用李善
長為左丞相，得幸，朝臣之無忠義者，陰與構禍，繼用
胡惟庸為左丞相，得幸，結構羣小，寅緣為姦，後先敗
露，相繼誅夷。 詔罷中書，以抑權奸。 太宗皇帝時，
錦衣衛紀綱得幸，希 旨弄權，貪利僭分，事覺併誅
其黨，復籍其家，榜示天下，垂戒後世。 太上皇帝信
任王振，得幸專權，擅作威福，內外官僚，罔不畏憚，正
直氣沮，莫敢言其非，邪佞朋伎，惟欲附其勢，同刻應
對，或至屈膝，臣僚參謁，或至叩頭，奢僭已極，智能自
矜，不知用將在謀，用兵有法，輕視虜寇，意圖要功，強
萬乘之尊，擁數十萬之衆，雖智由 天錫，然目未見

敵，身未經戰，且帷幄運籌，智能莫預，安能定 廟筭
以授諸將哉。是以諸將不知 主謀，諸軍不知將令，
乃欲破虜勍敵，鋒刃未接，營陣已陷，當 國家全盛
天下無事之秋，軍非不精，馬非不良，兵甲非不堅利，
臨機失措，不戰而喪師辱 主，為戎狄所笑，自古以
來，未之有也。權奸誤國若此，雖其自取殺身赤族之
誅，虜且乘勢入關，犯京都，驚陵寢，賴 陛下委任將
相，協力運謀，誓師問罪，虜雖遁去，尤恐 上皇乘輿
播越沙漠，困處穹廬，固知 聖情靡寧，猶以君道自

尊、聲色不動、彼雖殊俗、莫不膽感敬服、終執臣禮
陛下遣使省問、復諭虜以恭迎　上皇、恩意有加、義
以責之、誠以動之、慮方悔罪款塞、奉送　上皇法駕
還京、　陛下得以解鴒原之憂、中國臣民得以解不
共戴天之仇、實不幸中之大幸也、斯皆往事、鑒戒昭
然、今所任用未聞有此、尤宜慎之於未然、伏願　陛
下燕閑之暇、日御便殿、集勲舊之臣、延英俊之士、訪
論治道、商確政事、好問好察、以通下情、明目達聰、以
廣　上智、忠佞自見、誠偽莫逃、然必總攬威權、自奮

乾斷、法堯舜之除凶、惟允體祖宗之去邪勿疑、務兼
聽以納讜言、毋偏信以長奸計、則賢善日進、內外官
皆正人、而權幸者自遠矣

邊務　備倭

英宗復辟之後公撫西浙恐倭寇乘機故此疏具防海之畧

切見去歲日本國王差使臣來　朝、人伴動計千數
來到浙江、肆為狂悖、恐中間有夾帶、先年攻刼爵溪
等處倭賊。且在寧波住久、竊窺邊海港汊、得知水道
今雖回還、其心莫測。明年風汛時月、恐倭賊或至犯
邊、緣此先沿海各衛所原設戰船、各有水寨併艘官
軍、常川在船哨備、私擅回營者必。正統二年、革散下
寨、將船掣回各衛所港汊、守備官軍回城近便。故多
有棄船戀家。船隻不修、器械不整、聞知巡海三司官
來點閘、隨即赴船聽點、其遠去者催人應名點視。巡
海官去、仍復前弊、是以船隻內有朽爛遭風等項數
多。今浙江水旱民饑。難便補造、其水寨卒難復設。若
不設法、須為整備船隻、揀選官軍、修造兵器、訓練武
藝、遇警不無失措、臣同　欽差鎮守浙江都知監右
監丞阮隨計議得邊防急務、案行浙江都布按三司

各行巡海官整備外、及照按察司巡海僉事黃瓛巡
海一年、將滿該替、本官公勤廉謹、提督有方、軍民悅
服、加蒙　准題、乞　敕該部量與增秩、與同參政曹
凱、職專巡海備倭、庶邊備得人、軍政整肅、緣係處置
備倭事宜、開坐謹題請　旨、一體訪備倭指揮千
百戶中有智勇過人、善撫士卒者、每處四五人。各管
原船。按期調換。今選當先船上領軍勦賊。一將沿
海各衛所官快船內旗軍。揀練武藝、試驗弓弩、鎗叉
牌銃等項。隨其所能。演習慣熟者、每船十四五人。或

二三十人，各記姓名，仍在原船操守，遇警將原選船內旗軍照名換充，遇船當先勦賊。一將各衛所官快船隻揀選新造堅固便于駕使者，每處四五隻，逐一點看船內繩纜蓬櫓等項器具，俱要堅完，臨期當先勦賊，其餘船隻并器具俱要修整完備。一四百料以上船隻，使風搖櫓，攻捕賊船，回旋進退，遲鈍不便，體得沿海魚船熟知海道，不畏風濤，駕使便捷，遠出哨探，賊船不疑，臨機得用，行仰布按二司、巡海官員，轉令沿海府縣委官河泊所取勘居民并魚戶船

隻，每縣定與字號，編定總小甲，為照各衛所原設風快船，若是大海外洋，不堪駕用，合將船內官軍演習弓弩火銃，量船大小，每船或十數人，或二十餘人，設伏船內，遇有賊船，協助官快船四面夾攻，以取全勝，無警聽令捕魚辦課，府縣委官、河泊所仍要約束，不許生事。一訪得近年倭寇登岸，其船來有遲速，不同，俱約在三姑桂山南麂等海灑停泊取齊，合着魚船伏兵先去此幾處捕魚為由哨探，遇有賊船一隻二隻，先到就用弓弩火銃飛石攻打，如賊船到多，急

報官快船官軍禦敵，魚船夾攻，則賊成擒矣。其魚戶稍水人等有功，一體具 奏陞賞。一如所選船五隻，置五色旗號，再添五隻，又置五色長號帶，遇有海賊聲息，每船記用方色旗號，桅上高懸，臨敵之際，看驗某色旗帶船隻敢勇當先，某色退縮不進，以憑賞罰。一整點器械旗幟金鼓盔甲刀鎗弓弩叉牌銃砲等項，逐一看驗，俱要鮮明鋒利堅完，若有損壞欠缺，如法修補。一沿海衛所，某處遇警，飛報鄰近衛所，備倭官軍務要督率船隻互相策應，先行分諮某

衛所與某衛所相去幾程，海道可以策應某處衛所，臨期不許推委失悞。一選撥能慣打飛石旗軍，各船拾取石塊，預備應用。一各船整備小克罐三五百箇，小鐵菱角多辦，臨期將罐多半用汙泥和菱角裝罐內，打過賊船，賊皆跣足，可以制之。又將餘罐裝盛石灰于內，紙糊罐口，打過賊船，可迷賊人眼目。一各船整備標鎗二百根，臨期望十上着人用以勦賊。一戰船一隻，內執事舵工一名，斑守二名，碇守一名，修理船隻器具，皆係四人掌管，杏得照比先永樂年

問下西洋船隻事例，比各軍於正支月粮外，又增五斗，自正統二年，革去水寨，其執事人所增月粮亦俱減去，因與衆軍一例，是以多不用心，以致船壞不修，器具不整，臨期悞用，乞敕該部照舊增支，以勵勤勞

一捕獲賊船，將船內貨物，通船見數，以憑論功高下，定給充賞

皇明經世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董 會逢吉 參閱

周學士奏疏

疏 周叙

復仇疏 土木封事

臣幸生逢 聖明、不意國家近日有大不可忍言之
事、臣自聞令諭、日夜撫膺揮涕、寢食不寧、又無才力
智能、可以赴難復讐、恨不即自殞絕、謹竭愚忠、有可

上報朝廷之萬一者、不敢隱默不言、恭惟郕王殿下
承 聖母皇太后、命為監國、則天下事、皆在於殿下
一人之身也、昔周公輔成王、當承平之日。今 殿下
輔 皇太子于有事之秋、視周公之時。又甚艱大、雖
於監國之時即為代立之疑忠亮如是
日日望 聖駕早還。以慰臣民之思。然虜情叵測、時
月悠遠。天下之大、蒼生之衆。易以搖惑殿下、得不於
此深謀熟慮之乎、蓋 殿下於 聖上、親則兄弟、宜
則君臣。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宜與群臣如越王之臥
薪嘗膽、以報吳讐、如使智者獻謀、勇者効力。必盡殲
虜寇而已。為今之計、先須博選群士。甲詞重幣、暫為
與南宋遣使不同
君父屈諭、以答時通好恩待之厚。今因奸臣誤國。興
兵搆怨、遂失南北之歡。若能即返 聖駕。則結好和
親。世世利賴、不然。則堂堂天朝。疆域萬里。兵甲數百
萬衆。得不思汛掃沙漠以圖報復哉。必求其人可使
者遣之。庶或有濟。至若能返與否。必當遴將練兵。慎
固邊疆。防其再舉。俟上天悔禍。宗社靈長。休養生息
訓甲練兵分遣良將。搗其巢穴。擊其虜酋。以伸萬世

之憤。未為晚也。愚昧之誠不能自已、僅陳芻蕘之言
條列于後、伏乞鑒納、一曰勵剛明君上之德。貴于明
而尤貴乎剛。明則物無遁情。剛則事不牽制。全是二
者。乃克有濟。易曰剛健。書曰欽明古昔聖哲允勵乎
此。故能駕馭英豪。平治宇內。前此奸臣蔽主之明。權
移于下。致茲禍敗。 殿下膺資天賦。至剛至明。如斷
馬順之事。中外震惕稱快。伏乞益加奮勵、不懈初終
二曰親經史、古今治理。國家興亡具載典籍讀而知
之。可為鑒戒。伏望 殿下延問群臣。開閣置書。史選

學識純正者與之講論義理因可詢訪時政庶聰明
日益治道有資三曰修軍政方今切務莫逾選將練
兵然思何以致之將必多方推舉親召問以慰勉之
軍士必設法召募時鼓動以來之勤訓練恤飢寒作
之以氣結之以恩庶幾可底成功日夕與大臣老將
計議精兵足食之要不惟臨事有濟抑且國威振揚
四曰選賢才國家治亂係于人才賢否而人才難知
自古所病亦必思求所以知之之道夫君子難進易
退二者混淆治道衰矣厥今人才布滿有位其賢否

則不可不察數年以來權奸專政小人蒙耻冒進成
風其間卓然守氷霜之操者僅保少禍而已自茲以
往宜慎選舉以求之嚴考察以別之峻拔擢以激勸
之且吏部正官及諸司屬職實庶官之本其素賢者
留之不堪者遷調之俾之講求用人之要專其責委
斯賢才可得治理有望五曰安民心夫民心向背國
之存亡攸係不可不思所以安之今邊事方興用軍
供饋皆資民力緩之不能集事急之必至生變處之
可謂難矣苟不固結其心惟刑驅勢迫以用之詎可

經久哉若得人居守令長民之職則處置適宜徭役
有要民心服從乞令左右大臣選擇賢才庶守令得
人事妥足安六曰廣言路在昔帝舜大聖詢於芻蕘
好問好察故治底無爲人樂煕皞誠以一人之知見
有限天下之事變無窮能集衆善則舉措克當故歷
代君臣聽言則治諱言則亂史籍可鑒前此內臣王
振肆奸擅政殺害忠良中外屏息不敢出口茲遇
殿下受監國重寄繫宗社生民之托當明目達聰之
時伏乞再申教令許人人建白不拘忌諱惟裁擇可

否施行七曰復面奏伏見　列聖臨御之時早朝大
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商榷政
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自正統以來王
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群臣不得召對或有召對亦
不敢詳盡以致今日之禍恭惟　殿下監國親政宜
復舊章凡各衙門官務令各向前說事止與數對者
相知他人皆不能預聞庶得吐露肝膽陳布嘉謀
殿下亦須秘重毋少宣泄或令輔弼大臣隔日隨從
于　皇太后簾前奏決大事以權一事之宜庶國事

有歸中外有類，入日修庶政，天下一統，萬幾日臻，孰
然則監司之責　太守蓋行謝廉之任
非當理，但事有輕重，勢有緩急，況今弊政之餘，尤難
爲功，得不思其緊切者施之哉。如選任大臣以端治
本，嚴賞罰以聳觀聽，崇奬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軍
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餽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
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召募，革去賞賜
以澄貪濁，禁抑權貴中鹽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
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遞，整搠腹裏軍馬
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輔政大臣逐一詳審，條列

施行，則內修外攘，大讐可復，邦國奠安矣。

吳學士奏疏

疏　吳節

邊務疏　土木封事

當英廟未北狩之時也先使衆數有賞賚故衰弑等　皆以付恩責也先

人君負天下之大任，必合天下之衆謀而後能成莫
大之功，建不世之業，從古以來，未有不謀而成者也。
往者太監王振，以滌除太平爲名，遣小人陳友等招
致北虜，連年進馬，因此探知中國虛實，遠來寇邊。振
素不習邊務，又不納群言，輕導乘輿遠出，以挑禍釁。
邇者猾虜又假以送　駕爲由，深闖關隘，直抵京師。
諸將大臣既不能出奇効力，殲遠來疲弊之寇，又不
能料探設伏，以遏其歸路，致令一夕遁去，坐失事機，
一至于此，誠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昔趙宋以一隅之
地，尚能與虜角勝，況我國家萬方一統，金湯完固，軍
旅衆多，謀臣猛將如林，而不能得志醜虜者乎。然欲
得志，亦在乎經營籌畫之審而已矣。伏惟　陛下會
合衆謀，審而行之，運乾剛之斷，鑒委靡之失，則建中
興赫赫之功，端在斯時矣。謹陳邊務十事：一曰明賞

罰。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蓋
賞貴重，罰貴嚴，賞重則人勸，功罰嚴則人致命。近者
達賊臨城，總兵官石亨等建大營于城外，各門之兵
俱受節制，又定與賞罰之令，亦重且專矣。而亨等惟
事姑息，軍士有私自逃回而不知者，有臨陣退走而
不問者，有此軍進戰而彼軍不救者，此皆法所難容。
而亨始終不戮一人以徇，臣恐設有逆虜復至，則人
以退逃爲幸，其誰與爲戰。乞申命亨等，自今凡若此
者，即斬以徇，則號令嚴明，兵陣整肅，雖赴水火無不

如志矣二曰料虜情夫醜虜自鷄兒嶺得志以來輕視中國及叛人喜寧導之深入於是越關而來直抵都城後雖遁去然聞其黨尚藏易州淶水諸山中遣人四出刼掠此必欲據保定一路以爲賊藪又倚紫荆關近可爲走路其所以四出刼掠者蓋欲誘我逐兵分散其勢而取勝也乞命楊洪孫鏜范廣諸將勿貪小利勿急近功務探虜情或與對壘相持或夜刼其營或設伏以邀其歸路使其匹馬隻輪無返則兵威振而醜虜不敢復睥睨金湯之固矣三曰定遠謀

夫醜虜也先深入中國其精鋭必與偕來聞其老營此形格勢禁之道尚在開平猶兒莊二虜脫脫不花王子往來其中乞令楊俊仍往宣府將兵益以附近諸衛之兵潛遣人偵伺其虛實日夜併走其虜營擒其王子來獻京師則賊必駭散而大業有光矣四曰耀兵威今之將臣賊至則設兵衛賊去則令老弱守之臣愚以爲敵在近畿不可須刻怠忽宜於城內設木馬令軍餘習學超距城外令軍士披甲執弓間列旗幟日遣御史等官巡視或虜人探聽見城上旗幟精明士卒圍繞足以折其邪心不敢輕蹂京都之地矣五曰謹和議夫和議所以通好也平時兩國往來未始不可方今之際切不可妄議夫城下之盟小國所恥執宋伐宋春秋所不忍言彼趙宋偏安江左秦檜主和猶爲古今切齒況方今萬方順軌虜雖陸梁而吾城池鞏固無缺甲兵足用人心親附勤王之師日集奚急于和哉今使虜使再至止可給以賞賜勿遣人酬荅俟諸將功業就緒然後遣人以正誼責之祇迎 上皇有日也至若大將軍體貌尊嚴不宜與虜使狎自今乞勿

令石亨陪宴則虜使畏其威名折衝消患之效庶乎有在矣六曰勤政務 祖宗自開國以來設午朝引諸近臣商榷政務況今國家多難之餘尤宜切切咨詢治道復午朝之典仍引近臣於便殿與之計議用人得失戰陳利鈍生民休戚及古人成法之可行於今者則君臣一體政務罔不周知大綱舉而萬目張矣七曰固根本夫京師國家根本之地頃以虜寇內侵近臣中多有以遷都回南爲言者至今其議未息夫以盤庚平時遷耿尚不免訛言况危急之秋而可

輕手動搖人心者乎。此其不可也明矣。八曰發陵
寢。天壽山守衛官軍多調往各處守關。致令達賊刼
掠。雞犬皆空。家屬逃竄。若夷虜復來。輒剪松栢。蹂踐
輦路。則萬世之下何以自支。宜命大臣招集舊兵。益
以鎮守之兵。深溝高壘。以防寇盜。則 皇靈安慰。而
福被無窮矣。九曰安民心。令昌平至保定一路。被賊
殺掠。軍民逃匿。無以自存。近者諸將漸有擒殺達賊。
取還人口。所得牛畜。悉送京師。宜令被掠所在軍民
辯識。給與耕種。其無人識領者。悉付有司餵養。俾有

所籍以給春耕。又聞河間以南人民妄傳虜至。逃竄
未已。乞榜示諸將殺退胡虜功蹟。以安衆心。十曰獎
死士。鶏兒嶺等處戰死武臣。俱係忠勇之士。已蒙遣
人焚瘞。宜令所管頭目。於官錢內支買牲醴儀物。于
其家祭勞。明著恩意。撫其妻子。如此則生者歎羨。死
者有勞。遇有戰鬪。雖死無憾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李雯舒章　周立勳勒卣
宋徵璧尚木　參閱

王抑菴集

記　王直

常州府重建黃田閘記　常州建閘

水之有閘，所以時啓閉，謹蓄泄，通舟楫之去來，資田疇之灌溉，其爲利大矣。然唯仁民愛物之君子，斯能因其利而利之。不然則怠惰縱弛，苟目前之安，忽經久之利，其爲民病，豈小哉。予於黃田閘之重建，而知其用心之厚也。常州江陰城北黃田港，引江潮貫城中，而出於南門，凡二十里，會夏港之蔡涇，以達于運河，實舟楫走集之地，附郭良田數千頃，皆賴其灌溉。港因潮之消長爲淺深，長則溢，消則涸，溢則舟通而足以溉田，涸則田不得受利，而舟膠且敗者有矣。唐長慶中，李德裕觀察浙西，始建閘於城北，潮長即啓以行舟，消即閉以蓄水，人賴其利。歷歲滋久，緒治不

繼，日就頹毀。自洪武丙子以來，人失利也久矣。前之爲郡縣者數十人，莫有少慨於心者。宣德中，工部郎中村林莫侯愚，被簡拔來爲郡，上賜璽書，俾興利除害。侯詢知其事，歎曰：此亦利害之大者也。今田利漕舟皆賴此，其可後乎。然以始至不暇爲，久之政通民和，即具奏其事。上命巡撫侍郎周忱經度之。周公廬陵人，忠以奉國，仁以惠民，而侯與之協議，重建于舊址南五丈許，以避水之衝。念役重費殷，不忍賦於下，公常廣儲蓄以備災，度可支數十年，欲稍發所備米市材傭工，一切不以煩民，計其費以聞。詔可之，乃命通判邵武張侯齡董其役，然諸調度皆出周公。買石洞庭山，礱琢而後致之。凡用石工五十人，木工十人，金工五人，土工十人，役夫二千五百人，石四萬五千尺，木二萬一千一百根，磚三十萬一千箇，石灰四千石，鐵一萬一千斤，食米二千九百石。經始於正統元年八月，而以其年十月成。自是歲獲大穰，舟行無害，耕夫揖徒，商人估客，鼓舞而贊誦，與郡中父老皆大喜曰：茲閘之建，吾郡襟抱嚴固，風氣完復，吾

民其永有利哉

御書記　仁宗御書

仁宗皇帝御書五十一宗臣直之所寶也永樂七年太宗皇帝巡幸北京仁宗爲皇太子監國今少師吏部尚書臣蹇義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臣黃淮前兵部尚書臣金忠皆兼領宮臣職輔導臣直爲翰林修撰亦忝侍近凡朝廷機密重務軍書表奏之達行在者必使預執筆焉臣直庸瑣朴愚奉事唯謹

仁宗皇帝以爲可用不之棄湛恩厚澤往往及之此御書之所由來也其編修王直四宗是年端午賜扇之所題謂爲編修者蓋誤也七月臣直以目疾不能朝上聞命製藥使臣士奇持以賜其賜王直等九字蓋上所封題者也時先臣伯貞知瓊州府年六十八矣臣直以爲老言於上上俾致事而歸其王直告父年老以下二十二字蓋批示吏部者八年冬太宗皇帝車駕還京師臣直仍領舊職有司以先王致事年不應律亦變易不行然仁宗皇帝恩德之在臣父子者豈敢忘哉越二年癸巳臣直扈從　太宗皇帝來北京又三年丙申先臣亦以內艱起復詣行在旣卽肇慶府未行以疾卒臣直奉柩南還過京師見　上於文華殿語當時事及先臣之故　上憐之命光祿寺給在途飲食之用旣辭又命內臣持白金以賜其白金一斤以下十六字亦　上所封題者也於乎以臣之愚得親侍者僅二年而　上寵賚之如此嘗竊論之天之覆物其雨露之潤澤日月之照臨不間於大小貴賤無不被其榮者　仁宗皇帝聖

德如天此臣之所以蒙幸也自是而後臣直連丁內艱前後去　朝廷者六七年及其再來適當龍飛之際於是蒙恩陞學士擢庶子方致身策鈍以圖報而鼎湖之駕舉矣臣直所以長號痛憶而不能已也於是以常所受　宸翰裝類成卷寶而藏之以寄其遐思昔蘇軾爲王鞏正記宋仁宗飛白書有云寶烏號之弓者不若藏此筆今臣直亦云蓋　上之精神恩澤所寓也嗚呼攀髯不可及矣瞻雲漢之昭回仰聖神之如在臣直其何以自盡哉唯當勉修臣職以不

辱大賜庶幾少報萬一云耳卷既完謹書其所以受
賜之故庶覽者有考焉

寧夏預備倉儲記　寧夏倉儲

寧夏西陲重鎮負山而阻河外制夷狄內固關隴古所謂用武之地也國朝既設寧夏五衛及靈州千戶所又發內地官軍數萬騎訓練以壹戍且命太監來公循鎮于此而都督史公恭佩征西將軍印總是師都督丁公共爲參將又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公濂贊理其軍事諸公負文武之才秉忠愛之心政令

肅然小大和洽邊塵不驚烽火幾息而安內攘外之功立矣皇上至仁如天遠邇一視謂四方雖無虞而救災恤患不可以無備乃詔中外擇賢臣發府庫之財以益倉廩之粟俾或遇凶歲貧者可以不饑而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當旌其義復其家寧夏之儲則專以委金公金公既受命夙夜圖議以求稱上意而來公史公丁公又皆與之協同力一心慎選寧夏諸衛指揮而下廉公有爲者得王輔等人分理其事以陝西都指揮同知張泰董之按察僉事許資涖之伐材爲倉凡二十六所出官府貨貝糴糧貯其中金公又申天子恤下之仁與旌義之令誕告於有衆於是諸衛所之士及王府之屬與其地之富民茅貴等皆感激奮起曰吾儕生於斯長於斯而遭遇聖明四夷賓貢無戰伐之勞暴徵橫賦之擾得安居樂業而有餘積者皆上之賜也今聖心惓惓以養人爲務慮有水旱之災而豫爲之防唐堯殷湯之德不過也其可以負哉即發所貯公之官俾自爲斂散共得糧六萬六千八百三十石有奇又督寧夏河

渠提舉司修治漢唐諸渠及諸壩口以溉田木以根計草以束計總之爲數一百七十七萬六千四百六十九既成而右僉都御史盧公睿適來又爲之規畫處置而功益大備蓋始于正統五年十月至次年三月竣事于是寧夏之人有當仰給于官者皆大喜曰上之愛我至矣雖遇荒歉吾不以饑死必矣金公既還朝間與予道其事曰往年西陲有不足朝廷轉內郡之粟以給之道途險遠運者率費十而致一今茅貴等所輸以饋運計之其省費可知矣濂何能得此

於人哉。上篤于仁，有以啓其好義之心焉耳。既蒙旌褒給復矣，然非託之金石，則何以示久遠勸將來。先生爲我記之，俾刻焉。予謂上之仁、諸公之惠與茅貴等之義，皆不可不書。若河渠之修，殫力如此，而思善繼永勿壞，故不辭而爲書之。若其人之姓名與其所輸之數及倉之所在，則具載於碑陰。

美靖遠伯王公功成詩序　文臣封伯

自開國以從文臣以武功封者，始於靖遠。此文亦以紀異也。

予嘗觀大古之命將，皆文武之才，非特三代盛時爲然也。周宣中興，有玁狁之難，而用尹吉甫，以其文武具備，衆之所法也。降至春秋，晉侯命將，猶以詩書禮樂爲上。及其論戰，亦本于仁義禮信，則所尚可知已。自是而後，文武異途，斬伐擊刺，獨武將任之，而文學之臣不與焉。豈能文者不皆習武事邪？抑文不適於用邪？有唐伐蔡，久無功，乃命裴丞相度爲都統，以賞罰用命不用命，遂滅蔡。當時環蔡皆銳兵宿將，然功必待度而後集，則文學之臣豈盡出武將下哉。撫師以仁，用師以義，勝雖在力而制勝在心，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儒者之道如此，是果不識于用耶？亦何其寡寥潤絕也。於今乃得見之，豈非君子之所樂道者哉。

靖遠伯王公尚德，兼資文武，有異才。昔爲兵部尚書時，嘗受命總督西陲軍務，陞兵出塞千餘里，襲虜巢，殺之幾盡，聲震西北邊。自是累歲無寇患，文武之士莫不帖然服，欣然喜，而誦公之功不置。及麓川叛逆，久勞師旅而功未成，上既以定西侯蔣公統其軍，而復命公總督之。將士聞公來，勇氣百倍，皆樂戰。公督衆深入，盡破諸賊砦，圍其巢穴，以火攻，兵勢銳甚，賊之脫而走者蓋無幾，遂定其地而歸。人咸謂公無愧于古人。凡能文者皆作詩美之，蓋颯颯乎其言也。予與公同業，而迂懦不振，喜公之功有成，而古之道復見也，故樂爲天下道之。雖然，是詩也，豈獨著公之美哉。昔者申伯、仲山甫有行，尹吉甫作詩送之，崧高、烝民是也。而序者謂爲美宣王，蓋任賢使能以致中興，宣王之美見矣。今聖明在上，知公之賢，用公之篤，是以有成功，則是詩也，雖爲公而作，然謂之美朝廷可也。故爲序之，百世之下欲知今日之盛者，必于此有徵焉。

卷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沈泓臨秋 參閱

楊文定公奏疏

奏 楊溥

預備倉奏 積貯

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

之政我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為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況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却妄捏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瞞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戶侵占以為私己池塘養魚者有湮塞為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為甚雖聞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塌坍一遇水漲渰沒田禾及闢埧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為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

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 聖人特命該部移行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候後來豐熟舉行其見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年間舊制凡倉穀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即於農閑時月用人修理設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有侵盜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捕塞若有侵盜証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准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

仍將舊有貽價實數開奏具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損壞悉於農隙用人修理有強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亦免其罪仰令退還不退還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陂塘及圩岸開填應修去處亦令有司問於應修築者以次用工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災傷附近去處外凡秋成豐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內令開報境內四

倉儲穀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看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蹟一體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官糾劾奏聞庶幾官有實蹟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種無旱澇之虞
祖宗恤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

陳芳洲文集

詔

陳循

立東宮詔　立東宮

皇太后詔天下邇因虜寇犯邊荼害生靈皇帝恐禍連　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留賊庭尚念臣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曰見深立爲皇太子（[illegible]此詔知）正位東宮（後來易儲諸公不得無[illegible]矣）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於戲國必有君而社稷爲之安君必有儲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撫安軍民詔　撫虜

詔曰朕以凉德嗣承大統仰惟　祖宗創業之艱宵旰孳孳勉圖治理重以　大兄太上皇帝鑾輿未復痛恨日深方詰兵數十萬欲以問罪於虜而虜以使來請迎復者屢皆許　太上皇帝詔旨謂若重遣金帛以來虜必欵送還京　朝廷固疑其詐而於理難辭拒悉勉從之柰何其詐愈行而誰愈熾乃十月十五日也先悉衆躬詣城下仍以請迎爲和爲詞朕遣大臣出迓徧歷虜營不見　大兄鑾輿所在遂焚書

斬伐，拚六師扔之，斬獲其類無筭，虜衆大潰，乘夜奔遁，倫尊散伏於近郊者，亦皆搜戮無遺，京師內外，爲之帖然，尚慮四方遠近，罔聞克捷，猶懷驚悸，耕鑿未遑，室家靡定，無以慰安人心，特茲詔示，其各復爾舊，寧爾生，永彰殺伐之功，此處尚少郭倪兩擊數語共樂雍熙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勅諭

勅諭北平章院使 貢夷

皇帝勅諭北平章院使孛來幷大小頭目，朝廷自

我 祖宗以來至於今日，恭膺 天命，主宰華夷，福善禍淫，惟天是法，是以四方萬國莫不仰戴恩威，歸順之者天必賜以全安，背逆之者，天必降以禍亂，此又 天眷我朝不待其用民力而良善自生，凶惡自殄也，往者也先逆天背道，擾我中國，殺害乃王，僭號曾不幾時，滅身在瞬息，豈非背逆朝廷者，天必降以禍亂，而寃惡自殄乎，今爾等能敬順 天道，尊事朝廷，痛改也先前非，遣人以馬來貢，雖目暫時困窮，終可以免危亡，豈非歸順朝廷者，天必賜以安全而良善自生乎，今使臣回已行厚加宴賞，并以賞賜判賜爾等馬價綵幣表裏等物，及所奏討物件，一一付與領回給授，至可收領，所求米粮盤費騾馬弓甲一節，盤費賞賜之物，即是米糧，重大馬上難帶，至於車馬甲冑弓箭，自古帝王非有大功勞於國者不賞，今我國家武庫兵器爲萬惟大軍出征則給與，況有祖宗明訓，尤戒不可與人，豈可助人讐殺，失上天好生之心，故皆不與，特諭爾等知之，爾等宜體天心，一以敬順爲務，毋蹈前失，庶幾永遠享福，故諭

疏

條議疏 存用文武大臣

自古大臣以道事君，不深于道，則必以人事君，況今之急務，尤當爲朝廷得人，朝廷得人，莫先六卿，致仕刑部右侍郎何文淵年與臣等，自進士出身歷御史知府至今官，臣每見其行已澁宮，操守慎密，至于難進易退，不苟得患失，又皆不在人下，近日六卿之中，擢用一二，誠當其選，若文淵者宜召之至京，以備方來之選，則六卿愈見得人，庶官何患無賢，且文淵甘

自引退久矣臣非爲文淵來再進欲爲六卿得人以及庶官故也守居庸關副都御史羅通雖發身科目而曉暢軍事非他人所及竊謂京師猶腹心邊鄙猶手足其間固有輕重緩急朝廷以通爲能而委以治兵必當就重違輕就急違緩若止令守一關所用已小矣（此亦名言較肝之歷也）臣亦非爲通求遷秩欲京師訓練攻戰者得人故也大同天城陽和宣府一帶邊城聞石亨言一城得五百人以守虜雖衆不能破是邊城而不務戰尚矣徒貯善戰兵將于務守之城堡何益石亨楊洪及

洪之子俊皆今之善戰者前日都人長幼一聞洪父子兵來皆相與喜以其素有善戰之聲在人耳也善戰而使之守猶善行者而使之坐豈不棄其所長乎亨及洪父子又皆虜所畏憚而不敢攻大同宣府者（有云欲使京師重寄先使宣害盡）也與其虜畏憚我手足孰若畏憚我腹心臣亦非敢爲洪父子求進用欲虜畏憚京師如昔畏憚宣府等城而不敢攻故也關不可無守而守不必驍兵守關不可無人而人不必謀士洪父子驍兵之將通善謀之士況洪父子所領又皆慣戰之兵宜留在京使亨與洪通二人引置京軍之間兼習歲餘京軍必可用矣或令俊代其父協守宣府亦可自昔用人或德或才未嘗求備而求備者聖賢之所戒也四人者才德雖未必皆備隨長器使皆足有濟伏乞　聖明奮乾剛之斷允臣所言非獨臣之私幸實天下萬世國家之幸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盛翼進鄰汝
蔡 縱季直 參閱

王靖遠忠毅侯奏疏

疏　王驥

請陝西兵分班赴京疏　陝西班軍

胙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曹斂等奏所屬衛所路當衝要軍士差遣者多見在者少欲盡留兩班赴京操備官軍五千九百六十人守備有古令臣同成國公朱勇計議臣等以為陝西去京路遠官軍半年一更往復奔馳不得休息宜將操備之數分作三班更代則一班之人在京常有二班在衛守備彼此不失庶幾兩便

請選擇衛所官員疏　衛所官員

鎮守山西都督僉事李謙言欲嚴飭武備莫若委任得人則事無不舉成國公朱勇亦言比者各都司衛所俱缺老成能幹之人掌事多有托故經年離職不思在任躬親撫卹整齊軍伍逃亡愈多虛費供億臣詳勇等所言宜行各處巡按監察御史按察司及總兵鎮守官從公推選每都司衛所掌印官各一人及選老成能幹佐貳官二人常留一人在任理事專一整飭軍馬繕修器械完固城池比較屯種稽考勘合勾軍之人若有作弊即須究問軍器缺少則依洪武永樂中舊例有司支給物料成造凡有調遣軍馬須憑各委官員差調如軍士缺少器械不精臨期誤事悉治其罪非有警急重務不許輒差仍以選定官員職名徑自造冊回奏又天下衛所凡勾軍丁須憑兵部勘合在外衛所則于都司填給直隸衛所皆兵部編與收用本部俱無稽考是以差去之人肆情延緩軍伍久缺勘合無銷妄將南北直隸衛所原發去勘（今行此法然文移往返動經歲月也）合并底簿拘回五軍都督府收掌各衛應取軍丁皆赴府出給嚴限拘銷每至年終則所給勘合差去人名造冊送部查理比較庶革舊弊

計處軍士疏

南京龍虎左豹韜右二衛調到軍士聞在營口衆月

糧不足養贍，致逃亡者多，請令襄城伯李隆審勘果有不能養贍者，留正軍當房家口在營，仍留一丁協助生理，其餘願還原籍者聽。又廣西貴州二都司所轄衛所軍多逃亡，勾軍官旗千五百餘人，淹延在外有至二十年不還者，都司亦不循例以戶丁補役，致使部伍久虛，調用不足。比者貴州奏取廣西操備官軍，有旨候逃故者勾補足用，乃許發回，議欲移文總兵官蕭授、山雲嚴督貴州廣西二都司屬衛勾軍官旗，凡所勾軍士，務欲完足，有沒埋作弊者，具實以聞。

北虜疏

北虜阿魯台為瓦剌所破，其部落潰散，外懼瓦剌，內畏官軍，不得已內附。皇上棄其舊過，大霈仁恩，賜以官爵，給之土田，及屋宇器用，鞍馬牛羊等物，雖三代聖王綏柔遠夷之道，何以加此。臣等竊觀此輩狼子野心，強則侵犯邊境，弱則垂首乞憐。今其降者皆出敗亡之際，困苦無依，假名歸順，心實不然。若一槩授之以官，非惟官爵濫及，而亦供億為艱。請自今以後非率部屬及攜家來歸者，俱發遣江南衛所管束，以聽征調。

京衛勾軍疏　（京衛勾軍）

在京衛所勾補軍士，多無房屋居住，及被官旗侵害，乞勅行在工部相撥空地，起蓋營房，然亦不能濟目前之急，宜差監察御史、給事中各一員，督五城兵馬（北須約束嚴明）丁原分定衛所地方，將新到軍士暫于軍民等家借（布置撥入之急）住，給與月糧，修整營房，仍令原委官員不時巡視，敢有私役科差者，具奏問罪，仍移文在外都司衛所，一體存恤。

邊務五事疏

一陝西各衛操備官軍，缺馬數多，議將布政司官庫收貯綿布，平價買馬三千一百匹，仍于在京操練馬內選揀四千匹，送給官軍騎操，其都督蔣貴所領官軍，月久艱難，宜于在京官軍再選二千代回，仍勅南北太僕寺選馬一萬五千匹，給各營調習候用。一賞罰以示勸懲，宜將甘肅折糧銀六千兩，及布絹八千匹，分委各總兵官掌之，凡有功者量其輕重，從公給（此道軍法最嚴明，用此斬）賞，其臨陣畏縮者，即軍中斬之。（一緩急股慄所以所向有功）一為事官各處立功

殺賊者，限滿復職，求嘗責其功效，故玩愒成風，惟觀滿限，令議定功次獲三首級者，贖其死罪，獲二級者贖其徒流罪，俱令復職，功倍者原衛掌事，無功者死罪終身，徒流滿日，雖復職仍于軍前哨備。一操備官軍衣鞋，日久損敝，貧乏無措，請以陝西布政司及行都司收貯大布，人給二疋，俾為禦寒之具。一近年荒歉，樽節邊儲，軍士月支本色米五斗，多係青稞粗糧，贍養不給，餘折布疋，米貴布賤，不償所直，議支稞者加一斗，其折大布者月一疋，庶少裨之

平虜方略疏

臣奉敕往甘肅集邊將圖上平虜方略，今會總兵等官鄧銘等議兵貴合而能分，若合兵于一處，則賊來或東或西，我軍疲于奔命，宜分兵四處，各命將臣分領守禦，自莊浪西抵古浪城，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界，以屬都 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至板井，以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直抵永昌北至臙脂堡，西至深溝墩，以屬都督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以屬都督肅清，俾其各守地方，訓練士卒，賊至則各自拒禦，去勿窮追，如賊大舉入寇，則互相應援，併力截殺，如此則內外有備，將士齊心，軍無奔走之勞，民省轉輸之苦。

邊務疏　邊務

一近令邊衛菜果園俱依內地納鈔，然甘肅十三衛所僻居極邊，寒早暖遲，雖有山桃野杏，俱酸澁不堪食，又商旅少通，鈔甚難得，請悉蠲之。一近制屯田種子，令于在城官倉上納，來春復于官倉關領播種，然

諸屯去城遠者二三百里，往返不 一遵舊制于各屯設倉收貯，及時遣官給散。一征哨官軍去家不及一月者，宜按月給與行糧。一甘肅地方在在有鹽，官總官軍取去，庶令納鈔。一邊徼地方土寒，五穀稀少米價甚高，西安諸府運至折糧布絹，設如民間所取給之，則損值多矣，宜如甘肅價給軍。

覆何文淵疏　麓川叛寇

[illegible]

該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淵奏：唐虞之時，有苗弗率

[illegible]

帝舜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

羽干兩階七旬，有苗格，然彼不臣服于大禹徂征之時，而來格于帝德誕敷之月，此其慕義之心終不可得而泯滅也。今麓川叛寇思任發逞兇造禍，反逆效德，廷臣合詞請兵征討，臣竊以為麓川之在南陲，一彈丸之地而已，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免萬餘，以大軍臨之，何往無不克？然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若寬其斧鉞之誅，興我羽旄之舞，命雲南總兵官都督沐昂量調官軍，同僉都御史丁璿于金齒操備，且耕且守，仍令雲南都布按三司各委堂上官一

員，躬詣彼處宣揚聖化，使之感虞舜之敷德，同有苗之格心，詎不勞征伐，而稽首來王矣。如是而更冥頑弗率，然後命昂等調發官軍相機剿絕，并徒王法之所不容，而亦神人之所共怒也。臣等竊得文淵所言，與今日事勢似有不同，蓋唐虞之時，去古未遠，其地不過九州。要荒之外，止于羈縻而已，然苗民來格，猶不免有三危之竄。今我國家混一四海，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思任發自父祖以來，荷國厚恩，授職宣慰，宥今六十餘年，乃敢糾集醜類，屢抗王師，蹂蒙我邦馳恩，彼邦怙終稔惡，釋此不誅，誠恐木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處覘視窺覦，不惟示弱外邦，抑且貽患邊境。乞于先選定西伯將貴都督李安并今選都督劉聚、都指揮宮聚、冉保內命三員為總兵官及左右副將，其副將二員分統南京、湖廣、貴州、四川等處官軍土軍人等，教習訓練，仍命戶部左侍郎徐晞往來巡督，兵行之日，與先差僉都御史丁璿協同儹餉，然猶先遣彼處通曉夷語頭目人等諭以禍福，曉以順逆，賊若革心，或詣軍門輸款，或遣子姪來貢，復還所掠，取自

上裁。如其不然，會合各處軍馬，屯聚金齒，先期遣人齎勑諭木邦、車里、八百、緬甸人候等處起集夷兵，或分道，或併力，或左右夾攻，或內外相應，刻期並進，直擣賊巢，擒其渠魁，獻俘闕下，誅其黨惡，梟首藁街，以虔天威，以靖邊境，庶洩神人之怒，快遠邇之心。此實臣等區區之至願也。

貴州軍粮疏 貴州屯田

貴州官軍月粮皆于四川開支，相去甚遠，舟車不通，各衛差一二人總領其粮，動以千數，皆賤糶之而軍

士不過得鹽一斤半斤而已。况四川之根皆百姓肩
挑背負積之甚艱而出之甚賤以致軍士妻子衣食
不給皆剋蔽很度日而親管官員又不矜恤剋削萬
端按察司及御史以地方廣闊巡歷不周俾被害軍
士飲恨呑聲無可控訴亦見貴州二十衛所屯田池
塘共九十五萬七千六百餘畝所收子粒足給官軍
而屯田之法久廢徒存虛名良田為官豪所占子粒
所收百不及一貧窮軍士無寸地可耕妻子凍餒人
不聊生誠為可慮乞選堂上官一人及推能幹按察

司副使或僉事一員照陝西例于行在錦衣衛管事
官選調一員署貴州都司事。使其提督衛所鎮撫蠻
夷經理屯田詢察賢否庶幾奸弊可革。邊境寧謐

麓川奏捷疏　麓川奏捷

去年十一月初十日既破上江賊寨由夾象石渡下
江逼高黎貢山道閏月初至騰衝留左副總兵都督
同知李安領軍隄備臣等由南甸至羅卜思莊令指
揮江洪等率精銳八千人哨至杉木籠山賊首思任
發令陶孟崩者罕心等率其衆二萬餘據高山中立

硬寨左右山顛連環為七營首尾相應左參將宮聚
右副總兵劉聚分左右翼攀緣山嶺林木而上攻之
不下臣等遂同內官蕭保由中路進左右翼亦賈勇
夾擊賊遂潰殺靠者罕心等斬首數百餘級餘賊遁
歸巢穴乘勝進受頼龍巴至馬安山軍勢大振下十
二月初直擣賊巢山險陡峻周廻餘三十里立柵開
塹深廣不可越東南一面傍江壁立臣令前哨官軍
三千人周視攻取地利賊伏兵泥溝箐驅象陣突起
為我軍所敗賊復從永毛摩泥寨至馬安山潛出我

軍後臣等令軍中。毋得擅動即調都指揮方瑛等率
軍六千突入賊寨賊首衣黃衣居帳中麾衆拒敵我
軍擊敗之斬首數百餘級賊投崖谷自相蹂踐死者
甚衆未幾賊驅象八十餘復來衝陣我軍伏起奮整
陸力戰敗之而原委右參將冉保勳衛陳儀報云已
從東路會合木邦人馬招徠夷民一十二寨降孟通
賊首刀門顛元江府同知杜凱等亦報率里車大侯
夷兵五萬招降孟連長官司亦保等寨攻破烏木弄
戛邦等寨斬首二千三百九十餘級除黨招剛火頂

人等率夷民詣軍門降撫令復業五千餘戶差人守
把西洋渡以阻賊奔竄之路就通本邦信息俱刻期
至麓川兼應臣等於是添造攻具畫圖分定地方期
以環圍齊攻仍遣人齎檄招諭賊誓以守拒而不納
遂令貴攻西中門臣驥攻西北門都指揮李信內官
吉祥攻西南門官聚攻南江上二門蕭保劉聚攻東
北門昔保攻東北出象門分遣少卿李賁郎中侯進
等往來督戰且令軍士廣積薪草會西風大作隨風
舉火烟焰漲天死者不計其數房舍庫藏皆為煨燼

明日獲思任發從者詰之云賊父子三人挈妻拏七
人象馬數十從間道渡江往遁孟養等處其餘老稚
數萬人俱就溺浮屍蔽江獲原給虎符金牌信符宣
慰司印及賊所擄掠騰衝千戶所等衛門印三十二
顆隨平其巢穴撫其流散臣等于是月十五日班師
臣惟自賊梗化于今有年虐殺酋長吞噬部落罪惡
貫盈神人共怒臣等奉命伐叛王師所至無不克捷
雖賊首父子竄身草野然夷醜皆其讐敵終就殄滅
是皆　皇上聖德神武所致實宗社萬萬年之福也

請理軍政疏　軍政

近因清理軍政查得永樂十九年分調北京官軍其
戶丁寄住南京者幾四萬人緣其不服屯種操練又
不聽原衛管束任往遊手閑曠恣肆為非況俱在京
生長習知軍旅之事若令發遣赴北京操守實為有
益乞將一丁至五丁者全家起發十丁以下有置成
產業者五丁起發五丁存留屯操二十丁至三十丁
者如例中半起留丁多不願留者聽從起遣庶幾兩
京官軍各得其用屯操有增而人無閑曠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九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夏之旭元初　參閱

范司訓奏疏

疏　范濟

詣闕上書　明楮幣

一申明楮幣夫楮幣之法萌於漢武之皮幣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財物不足供給于是造白鹿皮爲幣或爲龍爲馬爲龜各立直而不乖凡朝聘之士以

薦貢獻之物以爲廷實之需國用賴以少紓至唐憲宗有飛錢之制令商賈至京師委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以取號曰飛錢楮幣之所始也宋張詠守蜀以錢重不便商賈作交會法仁宗時蜀人以交子起民爭訟議者請官自立務可以利民而息爭競蜀人便之乾道中會子始行凡民間輸納官吏俸給並以錢金帛半之元因之造元統交鈔以絲爲本銀五十兩易絲鈔一百兩後又造中統鈔一貫同交鈔一兩二貫同白銀一兩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弊更造至元鈔頒行天下中統鈔通行如故大率至元鈔一貫當中統鈔五貫子母相權官民通用務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倒換商賈欲國輕便以中統鈔五貫赴庫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計官吏俸給內府供用各王歲賜出支若干天下日收稅課若干各銀場窯冶日該課程若干計民間所存貯者萬無百焉以此愈久新舊行之無厭由計慮之得其宜也洎辛卯兵起天下瓜分藩鎭各據疆土農事盡廢而楮幣無所施矣天命我

國家混一天下物阜民安九夷八蠻朝貢中國　太祖皇帝命大臣權天下財物之輕重造大明通行寶鈔以鈔一貫準銀一兩民權趨之華夷諸國莫不奉行迄今五十餘年其法少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臣愚切稽聖人之訓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伏乞陛下斷自宸衷謀之勳舊詢之大臣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寶鈔若干務使新者不冗舊者兼行取元日所造之數而損益之審國家之用而經度之每季印造

幾何內府供用幾何給賜幾何天下稅課日收幾何
官吏俸給幾何以此出入之數每加斟甚用之不奢
取之適宜俾鈔罕而物廣鈔重而物輕則鈔法流通
永永無弊又其要在於嚴僞造之條凡僞造者必坐
及親隣里甲又必開倒鈔庫專收昏爛不堪行使之
鈔辨其眞僞每貫取工墨五分隨解各于上司又或
一季或一月在內部察院五府戶部刑部委官在外
巡按監察御史三司官府縣官公同以不堪之鈔燒
燬實爲官民兩便此楮幣首末立法之大略伏乞

陛下詳擇焉其二屯兵要地夫要地者若朔州大同
開平宜府大寧諸處皆關嶺之外實中國之藩籬邊
塞之要地其土或可耕可據宜令將率兵廣屯種修
城堡治器械謹烽火勤訓練以備胡虜萬一入寇毋
貪其小利毋利其遠來必以飽待飢以逸待勞俟其
憊而擊之必有所獲矧夫我屋居火食寇乃草行露
宿所恃者馬耳彼人馬飢疲豈能持久遲則追之追
則當防其詐或更由迭走以勞我師此亦用兵之一
端也今邊境將士精銳訓練守備俱有其法胡虜遠
遁不敢南向臣愚尤慮及此伏乞　陛下更留意焉
其三訓練精銳夫士卒貴乎壯勇尤在於訓練近年
以來多以爲故事官吏人民充軍其間白面書生有
之老弱疾病有之列之行伍虛費錢糧遇征差有力
者則用錢買免貧弱者乃備數而行軍裝不能措辦
糇糧不能自給心寒膽怯而望其赴敵力戰是以往
往自斃而脫身逃竄勢又必至今宜選揀壯勇日加
訓練增糧賞以優之不堪訓練者令守城擊柝或爲
各官之從庶幾各得其用強弱不混伏乞　陛下勅

兵部五軍嚴加簡閱其四勾軍擾害臣任軍伍四十
餘年詳陳勾軍之弊凡衛所勾軍有差官六七員者
百戶所差軍旗或二人或三人者俱是有力少壯及
平日結交官長規避征差之徒重賄貪饕官吏得往
勾軍及至州縣專以威勢虐害里甲既豐其饋餽又
需其財物以合取之人及有丁者釋之乃詐爲死亡
無丁可取是以宿留不回有違限二年三年者有在
彼典顧婦女成家者及還則以所得財物賄其枉法
官吏原奉勘合朦朧呈繳較其所取之丁不及差遣

之數欲求軍不缺伍難矣自今事故軍士令各衛造
冊衛申都府兵部發勘合勾取令布政司按察司督
責府州縣依發去勾軍冊內鄉貫姓名一一勾取起
解定以到衛限期仍取衛所收管繳報年終朝覲於
實徵內開寫節次取發到某里軍人若干名死亡戶
絕者若干名具奏其官吏姓名并里甲隣人保結文
狀繳申府部以憑稽考庶免差人勾擾之弊其五勸
課農桑夫農桑衣食之本嘗聞神農之教有云雖石
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由是

言之兵者城之守也食者兵之給也非兵無以守城
非食無以給兵兵足而城安食足而兵勇兵食二者
有國之先務也洪武間每衛七分屯田三分守城且
耕且守軍無閒飢近年調度頗繁營造日久虛有屯
種之名而田多荒蕪軍仰倉粟而兼養馬採草伐薪
燒炭諸役兵之力疲農之業廢矣竊嘗思趙充國之
屯先零鄧艾之屯壽春魏武之屯許下倉廩不盈
溢唐置府兵無事則兵寓於農有事則農歸於伍行
之日久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今國家輿圖之廣南極

交廣北至窮荒東接朝鮮西覽戎番邊城萬里烽堠
無警伏望 陛下勑戍守之將令戍卒閒暇士每
百人限以幾頃耕牛田器五穀之種皆官給之守將
督勵凡力田勤惰明立賞罰以示勸懲則農業不廢
軍民皆有所贍矣其六興舉學校夫學校風化之源
人材之所自出其要在於明經致用三代而下至漢
唐宋為卿為相率由是出若宋之寇準范仲淹韓琦
輩以明體適用之學懷致君澤民之心出入將相功
在社稷者是也國朝自洪武之初開設學校內有監

外有學教養之法甚備士之由科第由歲貢而進者
彬彬然列於朝矣然近時士氣失養委靡不振何敢
望其致君澤民以企及前人哉伏乞 陛下勑郡縣
學簡民間俊秀子弟性行端謹者為生徒俾講習經
史俟其有成而後充貢既貢國學朝廷則優待之厚
養之祭酒司業博士則教之訓之賢者舉而用之使
其氣不餒則其志益充出而為用者豈無其人若宋
之諸賢哉其七息偃兵戈蓋聞武以止戈為貴兵以
靖亂為武非聖人好用之乃不得已也湯伐夏救民

武士去商除暴因其不道民怨天怒而伐之也豈有私於其間哉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振乾剛之德舉一旅之師逐胡元之昏君除羣雄之暴虐大一統之基圖致文明之盛治誠繼美乎湯武者也然治定功成不恃富彊不尚功力不窮兵不畋遊不巡幸不奢不踰禮儉而得中誠帝王之模範後世之龜鑑也然安不忘危者固人君所當謹以忿用兵者尤人君所當戒臣請以漢唐之事言之漢高帝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帝以復讐帝以忿恥為已事唐太宗

率師禦突厥於便橋未聞靖勣諫帝以弗禦帝以忿憤而決戰此高帝太宗不以犬羊之觸犯而輕用我中國之將士也洪武五年　太祖皇帝令將出師當涉沙漠以糧餉不繼旋師即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訓兵練將清野以待自時厥後內修政教外嚴邊戍廣屯田興學校課農桑罷貪吏徙頑民不三五歲間胡酋朶兒只把獻女不顏帖木兒乃兒不花西番三副使瘦啖子等相繼擒獲納哈出亦降臣愚伏望　陛下遠監漢唐近監　太祖惟以安不

忘危為戒毋以忿怒不平為念棄沙漠不毛之地惘華夏禮義之民俾婦不孀老不獨盡力於田蠶貢賦於上國邊塞無傷痍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無夭夙將見胡虜自服琛物自至皇祚永隆於萬萬年矣其八沙汰冗員夫官者理天之工也民者國家之本也爵者君之命也受君上之爵治邦國之民以理天工豈容置繁冗之員以朘民之膏血哉在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制六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城兆民厥後設官愈多而治效愈不及古是以官不在

多而在乎得人國家平定之物因時損益以府為州州為縣何歟傷大亂之後土廣民稀也洪武七年以糧不及俸又減併小縣自此糧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知縣丞簿民少者止設知縣典史政教敷行民安事輯近年以來藩憲二司府州縣官比之原設倍而又增政愈不治民愈不寧奸弊日生欺詐日作其中官有不能聽斷者吏有不諳文移者乃容留繕寫之人在官既影射差徭又撥置事務詞訟繁多民受

其害賄賂公行刑獄淹滯此皆官冗吏濫之所致也
伏乞　陛下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吏依洪武中額設
員數冗濫者悉汰之又嚴加考覈公其黜陟務求賢
能以治衆職斯足以理天工子天民而天下大治矣

濟故元進士也洪武中以文學舉為廣西知府坐
累謫戍典州疏上時年八十四矣

上命吏部以為儒學訓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嘉胤繩如

彭　賓燕又　參閱

陳文定公澹然全書

序　陳敬宗

贈大司馬王公總督南征奏凱序 麓川

即王驥也。讀威寧集，麻小稱將略。文集奏疏則累不見云

國家統御中夏七十餘年，四海臣妾，萬方職貢，際天極地，罔不歸心，而蕞爾小寇，麓川思任發，自恃南徼險遠，屯聚蜂蟻之衆，梗化弗庭。乃正統辛酉，皇上命將出師往征之。一時同拜命者，監軍則太監吉公，總師則定西伯蔣公，左右參將則都督李公、劉公，綜領糧餉則戶部侍郎徐公，而糾進軍律，則僉都御史丁公，並六君子，皆智謀勇畧之士也。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王公，蓄文武將相雄剛之才德，凡素著西鄙韓范之功，簡在聖衷，非一日矣。于是復命公總督于其間，俾專賞罰黜陟，以勵懲勸。朝廷倚任六卿大臣，莫此爲重。公遂祗承上命以行，精選驍卒，堅利

戈甲，整齊部伍，凡[illegible]十萬，旂旗蔽江而南，號令嚴明，軍中肅然，靡不惕厲，惟恐其或後也。師抵順寧，公命分東南二路以進，復誓之曰：萬里行師，以征弗庭，茲當襄糧深入，諸將士用命不用命，死生所係，宜共戮力滅賊，以圖報稱。且與六君子熟計之曰：反寇之所恃者，山之險，木柵之堅耳。山險未可輕，木柵則宜縱火而焚之，以兵此萬全之策也。衆皆然之。自是南路則破大候州，破上潞江，破杉木籠，破馬安山，皆如初計；東路則破永帖烏木，又破丙隆孟雷、孟通諸寨，亦如初計。師抵麓川，鼓鼙震驚，如霆如雷，騎卒驍勇，如熊如虎。賊自柵中窺之，莫不縮頸吐舌，以爲官軍從天而下也。亟欲從其震懾攻之。公曰：兵貴不驕，無風未宜縱火，姑少慎之，天道必有陰助之者。言未既，風起，縱火破之，亦如初計。賊之先後死於鋒鏑，與其赴火投江而死者，蓋未可以數萬計也。於是遠近大小巢穴，爲之一空，相望數千里之間，洗滌掃蕩，妖氛廓清，乃遂班師，振旅奏凱而旋。夫以聖上威德無遠弗屆，諸將帥雄才大略，無敵弗克，而又得公駕馭豪

將以作其氣與其克成大勳宜矣哉易之豫曰利建
侯行師程子以爲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
功今觀公于將士雖有専制予奪之權然未嘗不與
六符了者同心同德以協和其計謀也得豫卦行師
之利焉然則永清南徼俾　朝廷無復南顧之憂者
公之功豈淺淺哉銘鼎彝而紀竹帛炳炳然直與古
之儒將爭光後先昔周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李唐裴
度平吳元濟江漢皇武之雅至今頌稱後世少司馬
　李公謂公之功業炳炳如此又安可無述作以

紀其盛乃屬予言贈之公名驥自永樂丙戌進士授
兵科給事中由西按察司副使兵部侍郎而擢今官
出入有遭遇之極蓋不特縉紳之光寔爲　邦家之
光也是爲序

　贈太學生石大用序太學

太學生石大用鄜州豐順縣人自邑庠生登太學有文定公秋溝丸時下振以禮敬哀書公反其畫像
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唯強力植志務學不少意不社見振時公今爲祭酒一八年不遷云
自衛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爲人正統甲
子夏祭酒李先生困首本了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
鬱先生老皆弗能勝大用愛然號于衆曰師猶父也
父師罹艱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願衆志不與已合
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
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惡難詩歌脊令
況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難之且慰之以
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
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　上蒙旨釋之于是在廷文
武縉紳莫不嘆息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
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

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請留城守闕
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泣涕餞送立石紀德
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爲昔李膺嵇康
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
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于百年
不可復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
大用誠意悃愊能感動　天聽排釋難困于時刻之
間則其賢似有過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五倫而
五倫弗得弗明故于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爲師

為弟子者、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于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締典故而已、而于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于太學者、無非實德、太學生恒二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衆、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于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訓導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于陽公、大用之于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

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擢京闈鄉試高等、說者咸以為積善之報、理或然矣、

記

重建武學碑記 武學

洪惟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撫有萬方、聿新治化、首建太學于京師、暨設庠校于郡縣、以養天下之賢、爰念文教誕敷、繇乎武功之肯定、中外宣力武臣、雖已報功錫爵、而故官子孫、不可無教養以世其祿、于是作室數百區、于定淮橋之南、給祿以養之、名之曰故官營、建孔廟堂齋于虎踞關之北、延儒師以教之、名曰武學、甚盛典也、歲久學舍傾圯、講肄弗勤、乃正統辛酉、 朝廷命駙馬都尉趙公輝徵而新之、飭五材、訓百工、則有若少司寇括蒼吳公、董率役夫、勸懲策勵、則有若指揮咸貴、千戶嚴武、經畫布置、總督程度、則惟出于駙馬公之心計也、於是有矗其甍、有覺其楹、而如翬斯飛矣、約之閣閣、築之橐橐而周墉聿崇矣、 先聖有神栖之殿、師生有講肄之堂、有游息之齋、以及庖廩次舍、罔不悉備、深廣高亢、

輪奐為之一新、猗歟盛哉、惟昔文武一道也、三代而上、教出于一、而文武之才、各適其用、書曰、侯以明之、詩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于學、皆是矣、至唐開元以後、別設武學、置武成廟、而文武之教始異、宋皆仍之、設教授武博武諭、誘誨學者、其法則兼試策論弓馬、以弓馬定去留、而以策論定高下、此特當時訓武之方、非如今日兼寓報功之恩也、念夫東征西伐之際、諸將官衝冒矢石、出入死生、以成大功、固已賞延于世、而其子孫幼而寡識、使不教之以詩書六藝、俾知

君臣父子忠孝大節。不教之以武經兵法。俾知智謀明略神機玅算之方。雖其力足以挽強引重越騎運槊。不過一卒之麤材耳。襲父祖之勳業。則有忝焉。今乃使之博通文武才能。以俟異日 朝廷之顯用。得人之盛。有非唐宋之可擬倫者。雖然。不難為弟子。而難為于其師。文武之學。非十倍于弟子者。不足以當之。有是師而弟子無成功。吾亦未之聞也。趙公必有以處之矣。旣落成。趙公屬予言記之。于是乎書。

寧波府重修茅洲閘記　寧波府閘

慈谿縣東十五里。舊有茅洲閘。一名茅砧碶。不知創始何時。既久而廢。宋寶祐間。沿海制置使吳潛。再置閘于邑之西嶼鄉。緣築址沮洳之中。伏流穿漏。停蓄易洩。歲屢弗穫。故元至正初。郡人倪可久築。以是閘之病白于部使者。遷之于南五十步而近 國朝洪武末年。邑民復以不便。奏遷于北。上石弗堅。隨修隨崩。有悞灌溉甚久。今耆老白于郡太守陸公謀欲遷築之。太守詢其故。答曰水利之不便也。蓋海潮出于大江。而西流轉繞丈亭。分入內江。而復東經三販。夾田官庄三橋而達于茅洲。又自茅洲經化紙駱駝二橋閘。沿洄曲折。二百餘里。始達定海城下而止。其間分入鄞縣之甬東。分入三縣之諸港。通可溉田四萬八千餘畝。其利甚博。然以迭建之閘。或門少而狹。或石崩而塞。或啓閉閘板。不及其時。故潮水不得洽消而流。閘北之水未及。而閘南之潮巳退。有悞灌溉。益多矣。太守公聞其言而嘆曰。此長民者之過也。乃遂首捐巳俸。以倡邦民之樂助者。而遷築于寶祐之舊址焉。於是次石工傭丁夫伐鉅石而壘五閘。每閘高

一丈。闊若干。聯一石。架于其上。以通行旅之往來。每閘各下木板以為蓄洩潮水之備。潮來則啓板以納其入。潮退則下板以止其出。遇有亢旱。三時皆得灌溉之利。而無凶荒之虞。嗟夫。太守之用心。父母斯民之心也。思德亦大矣。予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夫養民之政。莫急于五穀。五穀之資。莫急于水利。蓄水利之本。尤莫急于閘堨。閘堨堅則水不洩。水不洩則灌溉足。灌溉足則五穀秀而實。穎而栗。雖有鑠石流金焚林焦土之亢暵。亦將無所慮其患矣。此太

守公所以汲汲于是閘之遷築者急先務也夫自井田溝洫之制廢而水利之說興自後凡有民社之寄者莫不以水利爲急務焉若漢之召信臣爲南陽太守造鉗盧陂溉田三萬餘頃其後杜詩繼爲南陽復脩其業故當時有召父杜母之歌章帝建中初王景爲廬江太守修築芍陂以溉萬頃之田順帝永和中馬臻爲會稽太守開鏡湖溉田九千餘頃唐長慶中白居易出刺杭州浚錢塘湖溉田一千五頃宋乾道中知明州張津開東錢湖以溉田當時民受豐穰之

利者史有不一之書今太守公甫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而陞今官廟明豈弟德量宏擴智慮深遠克舉其任于凡脩廢舉墜之中而尤惓惓于水利之是急者重民命也芧洲之遷太守可謂知重民命者矣嗟夫太守公其賢于人也遠矣哉是役之費募石工夫工挖若干經始于天順戊寅成于次年　月　日費不科于民工不出于官成大功于聲色不動之中誠可謂難也矣

新建武學夫子廟碑記　武學夫子碑

聖朝設太學以崇文設武學以訓武文以致太平武以戡禍亂文武兼資長久之術也夫以二帝三王之聖文德足以熙洽矣而猶不免于三苗葛伯崇密牧野之師非好用干戈也勢有不得已耳此武事所以不可不講也稽諸唐開元之世嘗置師尚父廟配之以留侯張良哲之以古名將十人祭之以春秋二仲上戊牲樂皆視文宣王貞元初尊太公爲武成王列古今名將六十人圖其像而配享焉宋慶曆至紹興又建武學于武成王廟設教授武博武諭博士學諭

等官選文武知兵者任之而教學者以兵書弓馬武藝不一之事當時程子嘗判武學朱子亦嘗爲武學博士可謂重矣　國家假武修文八十餘年而武生恒寓教於應天郡庠師不專其訓弟子不專其業廢弛多矣乃正統壬戌監察御史彭勗以爲言　朝廷命別設武學得吉地于南京敦化坊選除教授訓導以專教京衛武官之子習讀兵書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及忠義可訓者講釋之冀其有成也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豐城侯李公賢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徐公

琦疏請復剏先師孔子廟于是學之東奉安聖賢牌位于殿于廡一遵太學之制遂移軒敞金碧焜燿凡過謁望師生謁拜于階墀之下肅雍瞻仰莫不悚然而起敬猗歟盛矣起事于正統戊辰十月訖工于景泰庚午七月首倡是議者則李徐二公費之襄之則工部尚書周公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純都督僉事趙公倫也百工告成乃相與請予言爲記惟孔子之道廣大配天地昭明侔日星前乎百王之旣往其德因之而益顯後乎百王之方來其治資之以爲

法正三綱而敘五常尊中夏而賤夷狄禮樂征伐文武弛張莫不繇孔子而後定誠所謂萬世所永賴者也或曰前代尊武成王俾廟享于武學之中今而易以孔子竊恐名之弗稱也嗟乎是何足以知孔子哉孔子用兵之法乃帝王仁義之師也其言具載六經若易之師卦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又曰小人勿用書之牧誓曰不愆于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詩之皇矣則曰是致是附是肆是絕得弛張之道焉春秋夾谷之會齊師鼓譟而起孔子折之以禮而齊侯知愧禮之王制天子出師受成于學執有罪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是皆王者仁義之師宏綱大紀之要孔子錄之以垂憲于萬世者如此兵書云乎哉使司教者先曉之以六經行師之正而又諭之以七書料敵制勝之奇講釋習熟無非文武之道異日出爲　朝廷之用盡滌邊隱策勳立業將不在于古名將之下斯上不負建學立師之盛典下不負諸名公作興勸勵之盛心庶其可無愧矣諸生勉乎哉是爲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一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徐鳳彩聖期
鄭重光右愚　參閱

劉忠愍公奏疏

疏　劉球

修省十事疏　修省

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之答聲影之隨形而國家之成敗興亡莫不繫之董

子所謂國家失道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也人君遇天戒豈得不嚴於修省哉昔者桑穀生朝太戊修政而殷道興雉雊于鼎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爲虐宣王修行而王化行皆能修省以奉天故災之降不爲其國害反爲其國福也昨者雷震　奉天殿鴟吻　皇上素服輟朝下罪已之詔出省躬之言令群臣各省厥職修省之意至矣固足以答天心而弭災異矣臣竊以爲今日修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共一勤聖學以正心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以時者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之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是臣願　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爲心視政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惟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　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其二親政務以攬權綱夫政自已出則權不下移故

太祖　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順門或便殿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于上　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　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大君子爲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惟分別之不可不精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之分惟　皇上察之於已詢之於人果賢而可親也

則親之果不肯而當遠也卽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堯命伯夷猶讓于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不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繡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鄙意巡按御史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不可例若或地方有大災大獄及不時需出始足以震動一方若今之每年差則尖巡之官似貫徒爲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郡縣之累可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臣爲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姦墨無狀其實顯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具奏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其六愼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

奉 敕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既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 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等項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幸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之以示戒者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 國家赤子須之禦暴而赴鬪豈宜獨役而不加恤況各衛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其八寬逋賦以卹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多不准減或准亦徒事虛文使民不得受其實惠以致窮困流徒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卽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其九息兵戒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動漢高帝以武定天下

非不善兵，然彼匈奴自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與必
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皆爵賞不
可勝紀。今猺賊未滅，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以從緬
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
過許諸延謀諳貢，暴諸遠道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
求與彼邦分有麓川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
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少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
增二麓川，設有蹉跌，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
皇上好生惡死，因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真足

與天地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窮寇，而驅十
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
況群寇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無悔過祈免
之意。若　敕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
生致，只斬寇首來獻，即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四
面之地，分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使仍居
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為宜還蔣貴，
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十餘萬生靈之命，其
十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

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遣來
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
合之衆，長驅入寇，為患也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
今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閱督
操備，預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
公武舉之人，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
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不缺，而外患
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感上天之昭格，
致太平之福，慶者意誠在此。

諫伐麓川疏　麓川　劉球

公上此疏，王振不從，其後北邊空虛，釀土木之變者未必胎於此

天子之馭夷狄，必寬宥于其小，而謹防于其大，所以
適緩急之宜，為天下久安計也。故周伐崇不克，即退
修德教以待其降，至于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
之。漢征南粵不利，即為罷兵，賜書以通好，至于匈奴
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入邊，復命魏尚守
雲中以拒之。以成周西漢之力，被滅崇越易如振槁，
皆釋不誅，惟汲汲玁狁匈奴之備，何也，蓋不窮兵于
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也。今麓川

殘寇思任發本依山負谷。羈縻納貢之夷。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未殲厥渠魁。亦多殺其群醜。 皇上念此小夷。僻居南徼。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特降璽書原其罪惡。使得自新。是即周漢修教賜書之意也。柰何邊將不能宣達 聖意。欲屯十二萬兵于雲南以懸其降。不降則攻之。而不慮王師不可輕出。夷性不可猝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是皆兵法所忌也。况江南近年水旱相仍。軍民俱困。若復動衆。恐至紛擾。臣竊以爲終宜緩誅。如周漢之于崇越也。

至如北虜。猶古玁狁匈奴。世爲邊患。今雖少抑。然部曲尚彊。戎馬尚衆。未可保其終不寇邊。居安思危。此緩其將迴。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恐沿邊將士意懈。謂朝廷必以此虜爲不足慮。遂生怠心。弛其邊防。卒然有警。恐致失措。竊以爲宜防其患。如周漢之于玁狁匈奴也。伏望 皇上罷大舉之議。惟令大臣推選謀將。輔以才識大臣。仍舉內外文武之臣。無分見任謫降。但有才幹者十數人。隨往雲南。量調見操官軍分屯于金齒等處要害之地。如趙充國屯田湟中以降叛羌故事。且耕且練。廣其儲蓄。習其水土。固結木邦諸夷。以爲我援。一則乘間視寇虛實。不時進攻。一則因便諭以禍福。撫其向化。明加賞罰。責以成功。如此將不煩大兵。而寇自可服。至于西北邊境。及令無事。宜敕諸將及參贊文臣。巡視塞垣。當築者築之。溝澗當濬者濬之。城堡烽堠。當增修者皆修之。仍勤訓練。廣儲蓄。利器械。嚴哨望。凡備邊之事。悉令修舉。以防不虞。是誠國家萬萬年太平之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選輯
吳嘉胤繩如　參閱

薛文清公集

序　薛瑄

送趙都指揮協贊序　京營協贊

聖天子中興景運文德誕敷之餘卽大詰兵戎分京師操守之士爲十營營各有督將總其綱協贊貳其

事皆特進之選景泰五年春果敢營協贊員缺詔於諸將中選有才畧者以充之夏官以山東都指揮僉事趙澥良佐者累世將家以名上　詔允所請良佐卽奉命往贊其營之營之日督將安共賢士卒服其畧營中之事大稱其姻友王昌問來求文以序其事余亦識良佐之父於十餘年前且知良佐舊矣良佐之伯祖德勝公佐　太祖高皇帝芟除群雄混一四海以功封梁國公享祀功臣廟其祖亦以功任都指揮父任鄧州衛指揮陞山東都指揮卒良佐襲授濟寧衛指揮使後爲知者薦陞前職遂領士卒分番操守京師良佐雖四世將門生長驕富獨能折節讀書廉靜少欲自奉如寒士視膏梁子田園之利便財產之豐殖是務第宅之崇廣衣馬之鮮好是尚洎夫迷心於珍奇難得之貨溺意於妖冶妨行之物良佐皆能脫去其好而輕之如鴻毛故才畧雖良佐所素習而立行超卓尤爲士大夫所稱重是以連被薦擢有今茲協贊之榮駸駸乎重用其可量哉夫今茲之協贊他日之重用皆將業也世之擇將者類皆以韜畧

才勇爲先余獨以仁義爲將之本夫能使士卒親之如父母投之所往不避水火而無堅不摧者仁義結其心也不然韜畧雖長其如士卒不同心何才勇雖長其如士卒不同力何其欲成將業也難矣良佐能折節讀書儉於私養而脫去膏梁利欲之習庶幾乎知仁義之道矣能由是深求力行以推之於師律必思東征之若何而恤其勞苦古人之若何而受命不問家事若何而庫廩不有餘積若何而分賜不入私家若何而志滅強寇何以家爲若何與下人同其甘

苦若此之類悉以江義之心相行之不怠自今茲
之協贊他將之重用無召而不得士卒之親愛。如是
而輔之以韜略才勇于以行師也其重如岳峯其整
如列星其疾如飈風之不可遏浩乎如江河之流行。
雖甚勍者亦將仆滅之不暇。折衝禦侮殄寇安民隱
然為時望。將業由是而可成哉。受封當時垂聲竹帛。
不惟有以仰答　聖朝選將錫命之榮抑且有光於
前烈多矣。良佐其尚知所本勉於今而需其後是為
序。

上講學章　勸講學

薛瑄

大理寺右寺丞臣薛瑄謹題為緝熙聖學事切見近
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
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
臣愚以為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
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世祖肅宗二）
擐甲冑討除群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賢君亦得講學之力之[illegible]說進人主[illegible]不遑關所）
閒。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罪然後[illegible]也）
掌。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成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掃

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臣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
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
削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
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為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
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
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
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
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慮深遠。
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

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
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
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
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
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為何
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
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臣庶可日修其職講
讀官之職既脩飭　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
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

聖德日明。于以脩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脩明之効。于以攘夷虜。則脩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且漢光武唐太宗一時英主耳。猶能勤講學於搶攘之時。以收戡靖之績。伏惟 皇上有唐堯虞舜之聖德。將以立殷周中興之大功。誠於此時舉行開講之事。以緝熙聖學。則神功聖德。高出千古矣。又豈漢唐二主之可

比哉。臣猥以衰邁懦菲之資。章句迂僻之學。自忝科第。屢叨法從。昔嘗獲罪 先朝。放歸田里。分將終老丘園。瞑目溝壑。幸沐 皇上龍飛九五。運啟昌期。將以立莫大之治功。故不遺草茅之賤士。拔臣布衣之之中。授以淸要之職。日夜思慮。愧無補報。故敢昧死。妄陳前言。伏望 皇上開天日之光。采而行之。不勝懇悃之至。

岳文毅公集

議 岳正

正統己巳曆議

正及第之明年。歲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裝。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仰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時有五官司曆椎相知者。因以所私問之。曰。天行歲徙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法。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

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古者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夫乃不端其本而齊其末歟。司曆曰如子言誠然。且曰。若然者子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耶。司曆掀髯笑曰。能者必不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營之。能無損其本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司

悟君意也後果有士才之變

序

送張鳴玉詩序　許學徵改撰　　岳　正

軍法必世繼，繼絕以嫡，嫡絕以支，支絕以同姓，不奉
上詔者，不得遽自免，免者非國戚黨，必左右大臣，不
爾亦親幸眷愛最貴重者。不戚黨，不左右大臣，不親
幸眷愛最貴重者，冠方冠，被褐布衣，徒憑其所脩掉
三寸之舌，談笑而免焉，此其人也。顧不可常乎哉。張
生名珩，字鳴玉，世居錢塘，錢塘人有居於黔者，絕世

無繼，有司以鳴玉父為同姓當往。鳴玉曰：柰何有親
不得朝夕繼養，乃令坐若萬里戍邪。請代以行。主者
以故事育德郡膠者不必遽遣，貢于大司馬。大司馬
上于　天子。天子若曰：昔者明王立賢無方。尚旁求
俊彥於汚賤，而致拔擢焉。顧可重辱吾士而內之尺
籍哉。詔近臣試其藝，詔大司馬去其籍，詔黔守臣罷
其役。生乃得復故膠，卒業待用。嘗與游者樂生茲舉
之盛，相與送之，作為歌詩，屬其大意，彙次為書，謂正
宜序所以作之者之故。正不佞竊頌　天子之德，嘉
信君之是貴，而著士之所脩果不沮負如是也。於是
乎書。

潘尊用拜吏科都給事中序

正以罪去　國，此入　朝七八年，向之所與共事者，
十得五六，而所謂同年進士者，僅十數人而已。此十
數人者，多在郎署，不聞有所振拔，又聞有引而去者，
其在給舍纔二人，而閩產潘尊用其一也。尊用以天
順八年之秋，始用資序拜都給事中於吏科。夫六科
之任，古納言之官也。讒說殄行，無世無之，而後世風

移俗薄，較古尤甚，如巷伯青蠅諸詩所言者。當堯舜
在上，禹稷契益皋陶伯夷相師讓於下。不能不資龍
以保極盛之治。後世願治之主，欲比隆前古，而不求
賢給舍以任之，不尤難乎哉。　先帝在御，乾綱獨運，
羣臣將順之不暇，在吏部者又得老成心膂士之為
吏科者，固無事可駁也。然容生寬，寬生縱，縱生怠，亦
其勢之所不能無者。尊用受　命適承其弊，初不以
辭色動之，而亦自檢點，以或有過之是懼者，亦有
代夫賜縮之賢，未足以格天動物，而自麻一下，雖其

郭汾陽之元勳名德，亦爲之遜，黎幹而下，不足道也，賢者之有益於人國家者如此，然所謂賢者，於世多不見用，用亦不能大，大亦未必能久，何邪，蓋賢者自處淡然，與物無競，其功名事業，必因事會而見，未嘗汲汲以求之，不我用焉，雖終老於耕釣不悔也，若尊用者一官二十年，循資緣例，始得一調，此巧宦者之所訕笑，而正所據以知其爲賢者也，雖然一給舍尚能如此，使舉而措之百僚之上，則其事業炳耀，上躋唐虞九官之盛，其孰能禦之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何剛慤人 選輯

宋存標子建 參閱

于忠肅公文集

疏 于謙

議和虜不便疏

據鎮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強壯、審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還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為讐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賫金繒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穹廬、虜騎已至關口、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遣還惟勅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敗我兵、擁兵近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帛、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姦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恥、屈己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守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效勁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黠虜自知數窮、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止于如此也、及照許貴明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銳意滅

賊那乃借爲和議退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言事理。又係備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賫文切責。許貴令其整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期滅賊。以贖前罪。如仍退縮誤事。治以重罪。仍通差人賫文前去遼西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荊倒馬等關。只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整搠人馬。固守地方。如遇賊寇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信哄誘。因而失誤機務。仍通行

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總兵等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人節。使之感激思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

兵部爲邊務疏 邊務

各官奏稱北先下番使臣馬清馬雲。曾許賊酋也先。討娶嬪御樂。曾唱婦女。及以後使臣到彼和番。又許也先與中國和親一節。臣等切見比年以來。因脫脫不花王并太史也先等年例遣人朝貢。 朝廷厚加禮遇。遣使報聘。以示恩信。爲和好也。豈期差去使臣止知貪利以肥家。不思屈節而辱 國。於虜情之虛實。略不以 聞。禮義之大節。全不暇顧。及回還復 命。又復架捏虛詞。誇大張皇。肆爲欺罔。甚至透漏消息。而陰結虜人。妄報根脚。而希求陞賞。以致賊虜放肆。有輕 中國之心。邊境不寧。釀成今日之禍。今照馬清馬雲。前項辱 命緣繇。雖係擒獲達賊把速台所說。未可憑信。然此事中外臣民知之已久。事不妄傳。必有所自。若不明白處治。無以痛快人心。合將馬清馬雲拿送法司。嚴加勘問。明白具奏。 請。定奪處治。

庶使典法昭明。臣民稱快。其言賊首也先說稱若中國差人講和。送 太上皇回來等因。顯是逆賊益逞奸詐之謀。故爲誕妄之說。誘我邊將。弛我邊備。假以講和爲名。意在乘虛深入。合無差人馳驛賫文與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同守備雁門偏頭等關都督同知等官杜忠等。嚴加訓練官軍。用心守禦城池。倘遇賊寇侵犯。務要効死盡力。隨宜守戰。不許聽信哄誘。失誤事機。仍令郭登等差人密切眼同原差奏事人等訪究得見下落。通行具奏。及照差來夜不收

升二，庶勇餘丁御賊不避艱險，各報聲息勞苦可憐，合無俱量陞一級，以勵將來。

令諸將預定安邊策疏　預陳邊事

照得宣府人同地方，卽目達賊侵擾，去來不常，或攻圍城池，或剽掠人畜，或以輕騎襲我輜重，或以人少誘我官軍，聲東擊西，出此入彼，邊民不得耕種，士馬不得休息。臣切料此賊必欲騷擾大同宣府，使之公私匱乏，不能固守，此其奸計不淺，有必來侵犯京師之意。今　朝廷所倚任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衞穎

范廣張軏數臣，其次則署都督僉事張義雷通諸人。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京師軍馬雖操練頗有次第，然萬人之命，懸于一將，將有必戰之心，則士有効死之力。苟計不先定，心不齊一，彼此異見，而將無必戰之心，上下隔絕，而士無効死之力，緩急之間，恐誤大計。伏望　皇上聖明，乞　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衞穎范廣張軏張義雷通等，各陳已見，以爲今日虜勢如此之猖獗，邊務如此之艱難，當何處置可得寧妥。萬一虜寇侵犯京師，或近畿甸州縣，及山西等處地方，當何設法禦敵，戰守或除戰守之外，別有何策可以安邊保民，不須會同計議文飾虛詞，務在各出已長，直言無隱，令石亨等各另具題封進，　皇上聖斷采擇其可行者，請　勅各官遵守施行，若是果有窒碍，亦聽各官陳奏，必期上爲　朝廷分憂，下爲邊境除患，不許面爲承順，退有後言，蔽至互爲異同，以悞國家大計。況耕當問農，織當問婢，今日之事，若不責成於石亨楊洪諸人，而欲以臣等書生之淺見，以爲議論，則是徒爲紛紛而未能濟事也。臣材本庸劣，叨

掌兵機，切見方今邊務，甚爲危急，計慮預防，間不容髮，謹陳愚見，伏候　聖裁，具題　旨令各官開寫來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武清侯石亨奏稱彼處糧草不敷，已將原領馬步官軍，挑選一萬五千餘員名，令都指揮田貴等，率領回還保定易州有糧草去處操守牧放，遇有賊寇侵犯，會合夾攻一節，切詳足食者足兵之道，治內者攘外之本，今既本處糧草供給不前，而京師亦當增兵操守，合無將前項退回官軍，不必在於保定等處屯駐，令該府差人沿途催趕

四衛親令本領赴京操練隄備不許在途延緩及其大同地方係西北重地合當嚴謹守備今本處所積糧儲有限日逐支用無窮又兼馬草全無措辦而虜情詭詐窺伺知石亨等率領大軍在於大同城內住劄分遣虜衆剽掠牽制我軍使其內外隔絕應援不繼意在乘虛竊襲趁此青草未發之時賊人馬匹瘦弱之際若不設法處置非惟師行日久而財用匱之抑且京師有警而缺人調用合無請　勑石亨令會同彼處總兵鎮守等官從長計議如果彼處邊備

整理已有次第見在糧草委實不敷其石亨所帶官軍應合回京就便會本處人題奏將石亨取回其所帶官軍內挑選精壯者一二千或三五千俱與遊擊將軍石彪兼同原帶官軍五千有名仍在大同協同郭登等巡哨相機行事候邊境寧謐另行具奏取回其餘官軍一同石亨回還不許猶豫不決致貽方來之患其言要將山西民壯暫留代州操練一節委的內外兩得其便亦合准擬將山西府縣所選大同民壯令發代州聽守把鴈門關都御史朱鑑等調度操練遇警調用仍加意撫恤不許親管官旗人等生事虐害因而逃竄

題備邊保民疏　備邊保民

參看得陳典庸奏稱要令總兵官各率大軍於極邊去處屯駐遏勦一節臣等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於增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係西北重鎮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所積糧儲不繼聲息緊急　欽命總兵官石亨等往大同整飭邊備　命遊擊將軍楊能總兵官范廣等

往宣府巡視懷來一帶為因糧草不足以給軍馬難於駐劄以此將范廣石亨等取回存留楊能在彼巡哨及遊擊將軍石彪又將所帶官軍內威遠衛留一千馬匹所留六百山陰所留五百有名今盛暑方隆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甦道路之供億未備若再選將調軍前去宣府大同屯駐非惟二處糧儲愈為耗竭抑且虛勞士馬迄無成功及查宣府大同在城官軍自行守備而京城守禦為重軍馬未可輕動合無行移朱謙郭登等令其整防人馬固

守地方。遇有賊寇來攻。務要相機守戰。若是賊人深入。亦要討度邀截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勦滅之功。既不許畏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行紫荊倒馬白羊偏頭鴈門等關口守備官員。及鎮守易州等處總兵等官。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為邊境之應援。內為京師之屏蔽。并令京營總兵等官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官軍。時常點看器械馬匹。候今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略。奏請調兵殺賊。若

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教閱振作。諭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使下有所感發。自然所向成功。不許姑息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怠慢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誤大事。具

題

軍務疏　軍務

照得近該宣府等處并紫荊關總兵守備官員節奏達賊糾集人衆。意圖深入為寇等因。言雖未可憑信。事亦不可不備。及照京師官軍。已經議奏分定京城九門列營操練、設若虜寇來京侵擾。臣等仰遵　聖算。罄竭愚衷。當鼓舞大衆。相機戰守。必不出犬羊之下。京師可保無虞。（凡此中地俱不可以無備）但以涿鹿保定真定易州一帶城池。外則接連關口。內則切近都城。恐虜寇深入。覘知京城有備。不敢侵犯。卽時分投剽刼各處城池。不無腹裏人民被其驚擾。縱使京師調軍前去截殺。又恐道途寫遠。士馬疲勞。一時追逐不及。緩急難於濟事。（此明軍備而不可用故條咸及之今則以爲具文矣）查得涿州除原有涿鹿等三衞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陳旺沈奐率領在京官軍共七千五百員名。保

定除原有大寧都司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衞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石端等率領在京官軍共七千員名。真定除真定神武右二衞原有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王信張晉率領在京官軍三千七百員名。易州除調茂山衞全伍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王虹率領在京官軍六千五百員名。俱各前去修守城池。應援內外。又有總兵官劉安右副都御史曹泰統領在京各營精銳馬隊官軍五千員名。往來巡守各城各關。今議得雖有前項官軍在於各營操守。然恐各

官因見分定地方遇警不能相機策應雖有總兵官
劉安等巡守官軍又恐地方廣闊倉卒不能周遍臨
期因而誤事未便合無再於在京揀精銳馬隊官軍
五千員名請　勑右都督楊俊充遊擊將軍率領前（此明都督充游擊與今時資格不同）
項官軍并口外原跟隨本營慣戰頭目人等前去涿
州保定真定滄州河間等府州地方往來巡哨遇有
達賊去處聽楊俊節制出軍截殺不許退避輕易縱
賊剽掠其總兵官劉安等令策應易州并白洋紫荊
倒馬等一帶關口守備官軍相機殺賊若有機會可

與楊俊會合亦要同心協力以圖成功不許自相矛（有中籌之處有軍有策之處有軍便處責正上勢可以決擊成功）
盾因而僨事其合用行糧草料行移戶部差官預先
整理如此庶內外得以應援而虜賊不敢深入緩急
得以相濟而人民有所倚仗

議處兀良哈達子疏　議處夷情

照得近該鎮守山西內官懷忠都御史羅通并守備
偏頭關都督同知杜忠鎮守鴈門關都御史朱鑑等
節奏有達賊或百十餘人或千餘人到於山西腹裏
保德等州河曲等縣殺剮人畜等因今訪得虜中走
回人口并山西奏事人員說稱前項達賊不是也先
部下人數係兀良哈達子約有三千餘人一向在於（俱係國殞甥的）
櫃子山屯駐四散出沒剽掠因無官軍截殺所以益
肆猖獗今照山西見有遊擊將軍石彪率領官軍三
千五百員名在於太原府又調到延綏官軍四千員
名在於平陽府操守偏頭關官軍三千員名在於太
原府操守俱係久在邊方慣戰人數其山西都司所
屬衛所及偏頭雁門二關并境外大同威遠渾源懷
仁朔州等處各有守備官軍若不從長設法調度官

軍將前項達賊早為截殺即目山西太原府州縣人
民已是被其虜掠驚疑逃竄數多慮恐各賊因來腹
裏搶刼得慣熟知道途險易遠近往來得肆侵掠非
惟大同糧草難以搬運接濟抑恐中原人民不得安
生合無各另請　勑王良羅通石彪同偏頭鴈門二
關守備杜忠翁信都御史朱鑑及大同總兵官郭登
都御史沈固并鎮守大同西路右參將許貴從長會
議量度前賊實有若干的於何處駐劄或用官軍若
干合當分為幾路何者為正兵出戰何者為奇兵掩

襲何以分擾其前何以邀截其後何處係賊人出沒
要害去處用兵若干拒截何處係賊營寨所在用兵
若干開門逐一區畫停當務在先勝後戰就令石彪
統領各項官軍并各城民壯人等或令羅通等隨後
策應翁信杜忠各出精兵夾擊或許貴等量調土馬
按伏邀拒務在同心協力計出萬全作急勦殺以圖
成功不許自分彼此互相推調因而玩寇重貽邊患
緣係會議調兵勦殺賊寇事理具題得 旨會同各
官計議得大同宣府地方先處圖了虜略乃得一意備他先自虜寇犯邊以來官軍消

耗數少沿邊墩臺堡寨俱被賊坍撥無人瞭望致使
出入自踩縱橫剽掠以致城門終日緊閉不數放出
樵采頭畜餓死房屋拆盡田禾不得收割草束俱被
焚燒况今春農在邇若不設法掃蕩賊寇人心委的
不安合無請 勅石亨楊洪各帶精銳馬步官軍四
萬員名內步軍三萬五千馬軍五千石亨自紫荊關
往大同楊洪自居庸關往宣府沿途巡哨就行提督
守備官軍人等堵塞關口修理墻榨墩堡及布列營
陣將設隄備賊若勢大來攻以計破之如賊勢小以

其[illegible]之逐賊遠去依舊瞭守[illegible]設彼處軍餘人等耕
種秋成一體撥軍防守戶部差官措備糧草供給軍
餉候布置停當事體寧帖仍舊回京其餘計議未盡
事件安從各官臨時處置務在區畫得宜經久利便
上足以鞏固京師下足以控制邊境令將各官寫出
邊境事宜議擬開立前件開坐具題

議處邊計疏 邊計

禮科抄出禮部尚書楊寧題達賊犯邊獨石龍門一
帶永寧懷來邊將皆棄城不守以致數十年之經營

數十萬之蓄積一切委諸草莽罪不容誅事往難論
比聞欲調官軍復守獨石龍門等處斯固攸宜臣切
惟爲政當理內及外守邊當自近及遠京師者五方
之本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皆京師藩籬也各處
見在軍馬以之專守尚慮未足爲固而又分之以守
獨石等處則兵愈寡而勢愈弱一旦邊報卒至救援
大學以資力不足守宗意守近外事爲便然當料不及切恐人心惶惶事如前日未可知也獨石等處
理資力不給則所折必一搖則永寧諸處人心必不自安誠不可不慮又况
足食而後足兵今宣府大同皆告缺糧以近邊猶爾

又安能遠供億也。今之計邊儲者，或曰軍運，或曰民運，或曰納粟冠帶，或曰開種鹽糧，或曰銀貨雜買，言者紛紛，而皆不求其本。夫有播而後有穫，春耕而後秋斂，奈之何不務其本而惟末之圖。古人屯金城，屯渭濱，屯寨下，具有成法，實邊之道，無以逾此。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來則禦之，去則備之，法之良也。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意之善也。今之為邊將者，士卒不恤，而一意希求陞賞，外侮不禦，而一槩妄報功次（[illegible]冒功之弊），有斬獲一

二首級而報功至一二百人者，有止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而全不聞數者。其為欺妄，不言可知。此果何功於　朝廷，何益於邊備。至如臨陣死者，此固皆可憫。然軍勝而死，此勇進而喪生，其忠可奇。軍敗而死，此退走而被追殺（謂法軍士指傷在背後者，非不得優卹，以其退走故也），正當論主將之罪，令一槩陞一級，是死者以退走為功，而生者不以敗亡為懼，又非所以示勸懲也。臣愚以為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京師藩籬，當益兵積糧，選將固守。彼固則此自安，獨石、龍門等處，姑候此有餘力，然後議及。遺下糧米

設法戶近就近撥運給軍。允刻新來和好，必不即為邊患，一帶田地，可以趁時設法屯種，令各該總兵、參將等官，親行勸課。如是田多軍少，先儘軍種，遺下餘田，聽令近邊官豪勢要一應人等，有力之家，儘力開耕（[illegible]），無種子者，官為借給，秋成抵斗還官。明行榜示，景泰二年，子粒并地畝稅糧俱免徵納，所得花利，令自糶賣，仍行納粟冠帶、開中鹽糧、銀貨糴買等法，人人見利而趨，則耕者不勸而勤，得穀必倍，可資邊儲。并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近邊去處，宜令各衛所府州縣

官專委一員提督，春農布種，仍與設法置買牛具種子，俱從巡按御史、管屯僉事比較。其有用心勸得穀多者，指實具奏，量加褒賞，以勸其餘，則家給人足，可資供餽。沿邊守將，遇有聲息，且須預將在外人畜收入城堡，嬰城固守，俟賊老氣惰，然後乘便擊之。如彼肆無忌憚，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計無不克。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不限親疎，必殺不宥，然後人知勸懲。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

級希求陞賞者合無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
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量有節減庶得爵賞不濫
奏 聖旨戶部兵部看詳議來說除屯種等項戶部
另行外查得先該本部照得獨石龍門長安嶺等處
俱係萬全都司所屬緊關城池去年虜衆深入俱各
損棄失守茲當聲息稍寧可以措置雖經具奏令總
兵等官朱謙等修設整理誠恐各官遷延有妨邊備
已經節次議擬奏 准令都督僉事董斌提督前項
官軍修理城池防護糧儲等項及昌平侯楊洪原留

在京開平龍門等衛官軍三千員名并其餘俱係戶
外衛分在京報効等項官軍俱令都指揮楊能盡數
領回原衛所操守近該董斌題稱獨石馬營雲州鵰
鶚長安嶺等處城池委係外控虜境內庇宣府懷來
○獨○石○自○是○要○地○
一帶若獨石馬營等處城守嚴固則腹裏衛所自然
無虞本議將前項城池重復整飭修設屯營誠安邊
禦侮長策合設都指揮一員在彼分守地方并將萬
全都司推選有謀有勇之人分派獨石馬營李家莊
鵰鶚龍門等處專一守備操練聽伊調遣等因具題

抄出本部依擬奏 准通行去後今尚書楊寧奏要
將獨石龍門等處俟有餘力然後議及一節臣等切
邊險不得輒弃即設者
詳各處土地城池俱係 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
門一帶正係極臨虜境緊要去處外爲邊境之藩籬
內爲京師之屏蔽去年虜酋糾衆入寇守臣慮恐勢
孤援寡因而捐棄失守至今清議不容今也先等已
求請和邊報不甚緊急所宜興滯補敝修設故疆以
爲久遠之計以圖復讐之舉況前項城堡已 命董
斌提督并原守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即目正在營置

之際彼處總兵鎮守等官並不曾奏難以修復緣係
豈可自餒自畫輕易擲棄且我退一尺則賊進一尺
我失一寸則賊得一寸得失進退之機安危治亂所
繫就使干戈擾攘之日尚當固守封疆況升平無事
之時不安自蹙土地兼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兵馬
而非那移他處官軍今以理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
合無通行請 勅宣府總兵參將鎮守參贊巡撫官
員將獨石馬營赤城雲州李家莊鵰鶚龍門長安嶺
等處一帶邊務查照本部節次議奏事理會同計議

區處斟酌人情之勞逸，相看地形之夷險，先其急而後其緩，舉其大而略其小。果係緊關去處，亟緊修復；不係緊關去處，從緩整理。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疏，必殺不宥。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節減一節。臣切惟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在乎嚴明。近年以來，因南北滅寇紛擾，所在用兵撫捕，其有功官軍，中間若有

不時着本部議擬行令重覆體勘明白，方纔定奪陞賞。而總兵參佐等官，若有失機誤事，亦往往覆奏降黜。如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荊關及大同、宣府等處官軍，俱係殺敗賊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該總兵等官，造冊奏要陞賞，節行駁勘明白，若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勸人心？其有逗縮觀潰，如陽和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死於鋒鏑，未嘗陞用一人。况兵家之事，以捷勝破敵為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為勛績。若止以斬首多寡定為陞賞崇卑，則人皆貪戀首級，未免為敵

所謂。今後有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緣無指實，無憑查究，合無通行各處文武大臣，今後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人奮勇當先為首，何人協力跟隨為從，何人生擒賊徒，何人斬獲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不許徇私泛濫，將無功之人一槩冒請陞授。及奏將邊遇有警息，預將人畜收入城堡固守，俟賊師老氣惰，然後擊之。如彼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等情，俱係用兵常法，亦係見行事理，別無定奪。緣節該奉　欽依兵部看計議來

說事理具題。

議處走回人口自請行邊疏　行邊

參照邪四女所說前項達賊往南行走，去邊不遠，雖木寨是何部落，及所說的言，未委虛的。緣木婦係在涞水地方搶去，先前也先入寇之時，正從此處回還，本婦被擄在彼，今又帶同前來，則知前賊係也先部落無疑。若不早為區處，嚴謹隄備，即目雨水霑足，青草長茂，誠恐各賊在於近邊去處駐劄牧放，分遣哨探，四散侵擾，非惟邊人不得田作，而日加疲敝，抑且

道路梗澀不通、而難於饋運、則人心終日驚疑、邊備愈難措置、臣等會同總兵官石亨等議得、前賊雖侵犯之跡未著、而寇邊之意已萌、防微杜漸、不可不慮、除選差乖覺夜不收星馳前去懷來宣府、令彼處鎮守總兵等官、一體差遣夜不收同去、獨石馬營等處密切哨探、是否帶有家小人衆、即今見在何處屯駐、其人馬號色、是何種類、有無南牧犯邊之意、作急從實回報、如果事情緊急、臣謙先行親詣懷來宣府等處計議、相度賊勢衆寡、事情緩急、仍令石彪留通帶

領原議奏官軍六千員名、每人關與銀一兩、布二疋。炒二升、隨即啓行前去懷來屯駐、相機行事、務在奮勇設謀、以濟邊務、既不許擁兵自衞、坐靡糧儲、亦不許率易輕出、致墮賊計、及行總督軍務尚書石璞等將石璞原先議奏挑選宣府龍門懷來萬全官軍一萬餘員名、兼同石彪等帶去官軍、相看賊人衆寡事勢緩急、若是賊人四散出沒、可以乘虛掩襲、就便調遣官軍、或乘夜撲捕、或按伏邀截、務要成功、以挫其鋒、以遏其進、以壯軍士之氣、以安邊人之心、設若賊勢浩大、難於爭鋒、務要堅壁清野、持重自守、差人馳奏京師、調遣大軍、總兵等官統領前去、臣謙就便督同隨宜設法、分投應援、庶幾有備無虞、邊事不失、仍令戶部設法措備糧草、本部通行大同遼東陝西延綏甘肅寧夏永平山海密雲古北口居庸紫荊倒馬白羊偏頭雁門廣昌等處關口總兵鎮守官員、各要整搠人馬、用心隄備、遇警相機行事、不許因循怠忽、致有疎虞、

朶顏三衞入貢疏　三衞入貢

照得近該瓦剌也先續差使臣察赤輕等二十七名來京進貢、該宣府總兵官紀廣等問討鐵牌看驗、說稱止有番書一紙、差伊帶領朶顏三衞達子來、因爲阿魯台和寧王的跟脚在三衞、來取不與、著軍馬來收三衞、如今放回、怕邊上人驚、差我須他每來　朝、見今三衞老小車輛盡在小黃河牛頭山一帶住劄打圍等因、本部已經覆奏通行隄備去後、今照朶顏三衞達子素號驍悍、叛服不常、不耻敗亡、敢爲剽掠、觀勢強弱、以爲從違、先因也先犯邊、各種部落多有

結連往往在於近邊去處潛藏出沒，剽掠人畜，其爲
邊患不可勝言。既被也先收捕，今又放令回還，名爲
在邊住種，其實奸詐難測，安知不爲也先腹心而爲
我邊患害？況小黃河牛頭山一帶，正係虜寇出入要
途，不可不備。今既察赤輕帶領來朝，若使待之如常，
置之不問，非惟不足以發其奸，抑且不足以弭其患。
合無令通事都督僉事昌英等，將察赤輕帶來朵顏
三衞使臣，嚴加曉諭，備述先前擾邊之罪，朝廷恩
定留衞當在寬嚴之間只得如此
同天地，因其臣順東朝，一切不問，爾等當感恩思報

毋蹈前非，仍請　勑令其齎回曉諭朵顏三衞頭目
人等，爾等崇國恩開設衞分，享有官爵，務要敬順
天道，尊事朝廷，鈐束部落，以爲我藩籬。若有外寇侵
擾，必須奮勇勦殺。如有貳心，必不容貸。如此庶使恩
威得以並行，爽虜知所感懼。

請旨仍將復倪疏　　自將討虜

近該各邊送到走回人口，屢報虜酋脫脫不花與也
先讐殺，而大同等處亦報烟火聲息，臣等切惟也先
違背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生釁，侵擾邊境，荼
毒生靈，雖悔過摅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
容。臣謙備員總督，臣亨叨在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
報　朝廷之恩，思所以雪前日之恥。今犬羊自相吞
噬，是天授以復讐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散擾
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東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
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遁，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威。
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臣謙往宣府，
臣亨往大同，其餘將佐，於范廣、楊俊、孫鏜、過興、張義、
雷通、石彪、郭英、劉深、崔禎、劉鑑等內定奪前去。蓋京

師非無軍馬，若帶去太多，恐貴邊備；且兵貴乎精，不
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聽
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另行奏請定奪。
如蒙　允，臣等所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挑選停
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
天氣漸和，啓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搠軍
馬，以爲聲援，預備糧應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具
奏。臣等素乏謀勇之材，又無勳閥之望，叨受恩寵，任
奇兵戎，苟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

是負天地生成之恩。其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臣等昧死具題。

勦賊納順疏　勦賊納順

安插夷種止是不易

看照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近遼東地方。近來相率投降者多。　朝廷推曠蕩之　恩。宥其反側之罪。許以改過自新。授以官職。加以賞勞。而遼東總兵等官。遲遲定議。就於遼東自在州。幷東寧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此等之人。狼子野心。不可測度。即今彼處犯邊賊寇。未必不係野人女直。并兀良哈

三衛殘寇。誠恐此等安插男婦。因見犯邊賊寇得志我軍失利。遂起奸謀。透漏消息。結連內應。其貽後患。決非細故。矧近日遼東安插達人。糾合謀反出城。潛從賊寇者。動以百十計。此其明驗。不可不防。合無行令寇深。公同宋文毅曹義等。通行計議。區畫將已安插夷人。若何設法關防撫恤鈐束。以銷意外之虞。以為經久之便。既不許視為泛常。全不介意。亦不許彰露形跡。致生激變。及今後來降者。合無起送赴京處置。或量與官賞。令回原處住種。何者為宜。或別有長策。可以安內攘外。防息弭奸。令寇深等明白具疏。星馳回奏。不許因循遲延。及勘議不當。因而處置乖方重為邊患。仍令該府通行永平山海宣府總兵等官。將前項賊情。用心隄備。遇警相機行事。緣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建置五團營疏　建置團營

忠肅公知悉中京營弊其詳盡在此疏中

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虜寇之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既廑　聖慮。今

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為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人又立把總都指揮官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負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閘。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

邦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姓名衛所年貌查驗若
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
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勸生疎者一體懲治
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領之號令體
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于調遣大意前
項團操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
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
或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
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

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
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
父兄比之向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
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
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
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
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
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
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

攻則我軍火銃火之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賊勢不
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
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
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
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
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 皇上
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
將各營已選團操幷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
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勝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

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
演習弓馬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
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鬭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
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
于困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
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雖臣等愚
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
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醜虜狡捷去來之間如
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

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蒙 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潔己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國恩。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奉 旨，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習軍馬，有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恤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易為調用。欽此。總督軍務兵部尚書于謙等為軍務事，會議得賊首也先，悖逆天道，屯聚虜衆，近我邊疆，若不預

為設法選練，設使遣將調兵，軍不識將，將不識軍情，不能為用。今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有總兵掌管，規矩不同，倘遇調遣，驟擬前去，非惟軍將俱不相識，抑恐號令不一，誤事不小。合無於五軍、三千、神機等營選揀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內五軍營八萬，神機營五萬，三千營二萬，分為十營，一營一萬五千，用坐營都督一員，五千用彈壓指揮一員，共用三員，一千名用都指揮一員，或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一十五員，五百名又用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三十員，每隊用管

隊官二員，前項坐營把總等官，各於營內選揀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等往來提督，管操太監劉永成原管神機營，既讓原管三千營，取自 上裁，令其提督操練。監鎗內臣隨同前去，各營監鎗，如有聲息，各調官軍若干，或用一營、二營、三營，就著某總兵官及坐營都督統領前去，互相策應征勦，其餘官軍，令的當頭目管領，各於本營操練。如此庶得號令歸一，人易遵守，內外兩得其濟，臨敵必能成功。緣係會議軍務，守禦京師事理，具題。奉 旨，今照總兵官

石亨見今挑選到五軍、三千、神機營精銳官軍六萬員名，分作三營團操，內神機營精銳官軍二萬員名，均派三營照舊操練外，臣等原先議奏方畧，內要領大將軍砲十六箇，并量領火砲、飛鎗、手把銃以備衝敵之用，俱未嘗關領。今照火砲之具，實乃軍威，亦賊人平昔所畏，必須下營之時領出，聽總兵等官設法令軍士演放操習，慣熟量其高低遠近緩急疾徐，一旦臨敵，方能不亂，而有成功。又況今日夜不收往獨石等處哨探回還，說稱哨馬營一帶俱有達賊

駐劄其勢浩大，竊料此賊候秋高馬肥，氣候漸凉，不無有侵犯邊方深入爲寇之意。兵家之事以先戒爲寶，防患之策以預備爲要。况神機營撥到官軍數多砲少，周匝擺列不敷，切恐臨期難以禦敵。乞　勑工部，合無將後項開列銃砲火器等件，照數作急于內府關出，交與總兵等官石亨等，如法收貯，隨宜操演。并大將軍砲十六箇，斤重數多，人力不能背負，合用馳載車輛，亦乞行移工部成造。具題。

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疏　運糧實邊

臣等看議得，邊兵以足食爲本，攘外以安內爲先。陝西一省之民，供四鎮之軍，賦繁役重，食少人多，故每歲有收，用猶不足，不免於內帑取給也。况前此連歲遭內。今歷時不雨，夏麥失望，秋糧未期，軍民皇皇，如在湯火。彊者肆刼奪，壯者流它鄉，老弱者甘心死亡。變在不測，此可憂者一也。使各邊告靖，猶可多方內救也。今榆林之兵旅方殷，甘寧之聲息日至，秋高大舉，將何以支。此可憂者二也。使地方稍有蓄積，猶可高價召致也。今附邊既搜括殆盡，腹裏又侵削無遺，一旦有事，束手無措。此可憂者三也。使鄰境有收，猶可糴買就食也。今河南湖廣赤地千里，麥禾一空，雖有高價，無處告糴。此可憂者四也。　國家於歲用不蓄米糧，及遇不時告給，俱是發銀，（發銀不如人錢甘無可隨）徒以輕齎便事也。然亦不過買米而已。至于各邊糧草缺乏，召商報納，徒以目前易辦也。然商人所買，未嘗他有以益之也，亦不過買之附邊而已。一方所產，止有此數，買用既多，則米價不得不貴矣。附邊既盡，則腹裏不得不搬矣。財費於內帑，利歸于商人，害及于百姓，未有能濟

（歐陽永叔十之內夏用兵亦有此患）

者也。然則如之何，亦在修腹裏糧運而已矣。臣等惟自古帝王都於關中，百官六軍之俸，其勢必取之外郡。故傳稱蕭何運餉不絕糧給。乞嚴限各該撫按官急將河南運道（此是大經濟）照舊修復，查照先年例，將附近河南湖廣原派臨德二倉京運糧米，扣該數十萬石，各運至陝州金州等處接濟，應用此一時之權也。若其永久之利，乞將附近河南一府陝州等處每歲夏秋折色京邊糧米內扣二十八萬石，收納本色坐派陝西。將戶部原補陝西歲用不足糧銀抵補前項河南折

色之數以後再不解銀著爲定例聽從水陸之便運至陝西渭南草店子等處立倉收貯照數放支臣等又查得河南陝州地方年豐每米一石不下四五錢年歉不過七八錢况河南布政司坐派前項折色每石亦在八九錢之數改爲本色民亦樂輸再將弘農潼關等衛班軍改爲運軍其運糧船隻亦聽該部從長計處其河南西安府一帶遞運所仍議添設牛夫車輛脚費以免重累俱各差部運仍於陝州建立戶部分司查得臨德小灘各倉事例歲差主事一員監

收其餘地方俱聽撫按官行分守官督理預使糧道疏通軍儲充實或責價以助邊或抵斗以借民或宅運以給軍或移口以就食或作賑濟或准俸粮隨其所施無不如意內實而外自充本固而末自定雖有水旱蟲蝝之災夷狄盜賊之禍不至如今日之岌岌矣伏惟聖明留意宗社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四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illegible]閱
宋徵輿轅文　參閱

于忠肅公文集

疏　于謙

宣府軍務疏　宣府軍務

兵科抄出，總督邊儲參贊軍務都御史李秉公具題，臣聞軍士有强弱者，必先於慎揀選，軍職有賢否者，

必在乎公進退，切照宣府等處關操軍士，中間有身體雖壯而膽氣怯弱，弓馬生疎者，有身雖矮小而膽氣雄壯，弓馬嫻閑者，此等之人，把總管隊官員深知其曾經警出戰，必先揀選其把總管隊官，必公其議論，第其優劣，某軍有勇而弓馬閑熟，某軍無勇而弓馬生疎，雖有私情，不敢苟且，為其生死同致其憂也，成敗同任其責也，關係其重，各不敢輕忽，得宣府見操軍馬，先該提督軍務尚書石璞選其精壯者一萬一千餘名，定為頭撥，每名月加米一斗，其餘定為次撥，三撥照舊支給月糧八斗，近該臣奏要左右參將楊能楊信各領官軍一千員名，協同獨石馬營等處官軍，俱理邊防，其參將楊能說稱尚書石璞挑選軍士，止是出於己見，不曾詢問下人，一時挑選不精，因而各隊軍士强弱不一，如今過口遇有緊急聲息，須用合兵勦殺賊寇，當與鎮守等官柏玉公同管隊官員選揀身力精壯，弓馬嫻閑軍士一千餘名，其所選堪中軍士，次撥者多，頭撥者少，甚至又有領馬軍人馬堪與戰，人無鬬志者，將好馬搭配，選中軍士，暫且

過口，候回還，俱入各隊混同操練，臣看得不堪過口軍人，各為頭撥，食糧雖多，而寔怯懦，選中過口軍人，名非頭撥，食糧雖少，其實精銳，不惟人心多不肯平，誠恐過警不得實用，當與總兵官紀廣詳議，要將見操軍士，重別揀選精壯，弓馬熟閑者定為頭撥，遇有警急，當先殺賊，其餘定為次撥三撥，分兵應援，都督紀廣辭推頭撥官軍規矩已定，曾經具奏，不可更改，臣切詳看論，無當否合輿情者為確論，法無定在協公道者為良法，為總兵者，自合廣詢衆論，俯順下情

務使兒操官軍強弱不至于混淆勇怯不雜於並進。庶幾人馬相得兵將相識倘有警急庶克有濟今都督紀廣不恤人言偏執已見掌兵柄如兒戲視邊備若等閑似此因循故常遇警豈能成事再照各城堡見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多有年力衰憊之人素無膽略濫分兵權況卽今邊報不絕人心未安挑選官軍尤爲急務若不早爲處置誠恐有悞大計乞 勅兵部從長計議合無令臣公同各處鎮守等官著落把總管隊官將見操軍士挑選身力少壯弓馬熟閑定

分兵之要

爲頭撥其餘定爲次撥三撥各另編成隊伍如頭撥軍士馬匹矮小者就於次撥好馬內對換騎操其管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內有年力衰憊無謀無勇及曾經告發糾劾害軍等項官員就便黜退令其隨操或守城管事另選有謀有勇官員專委把總管隊常用操習以防調度仍將挑選過官軍數目明白開奏如此則官員知所勸戒遇敵可圖成功奉 旨欽遵到部臣等切詳禦侮之道莫先於練兵練兵之要必分其強弱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曰兵以治爲勝

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鬪萬人之衆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此言兵不貴多貴乎精多而不精莫若少而精之爲愈也切照宣府地方正係控制虜境拱衛京師要害去處近賊不時出沒騷擾而近非差遣使臣朝貢往來於此經過宜簡練士卒整肅兵威以捍禦寇盜固藩籬以防不測之虞以爲經久之計豈期總兵官紀廣不恤人言偏執已見以因循爲得計視邊務如尋常執稱規矩已定不肯採納輿情推原本心不過將各衛所精壯軍士私役在已或辦

納月錢或種田覓利懼怕盡數送出以失私役以此不肯揀選執拘混淆況揀選軍士定爲頭撥次撥二撥操練正係京師見行亦非李秉公聽見若不照依李秉公與鎮守等官內官柏玉議奏事理趁此邊報稍寧上緊選揀萬一虜寇遲彼兒奸仍復擾我邊境軍士素無分別強弱混爲一途未免彼此負累進止兩難不能成功尤恐因而壞事又況獨石馬營等處地界接連尤要謹愼防備簡練兵卒乃爲至要合無一一准其所奏

湖廣賊情疏　湖廣賊情

先該湖廣三司等官節奏，見有苗賊或□五百或□千餘人侵擾劫掠殺傷官軍，本部已經□□□□行令總督總兵等官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珤等，調度官軍設法撫捕。去後經今月久，功効蔑聞，而前項賊寇聚有二千餘徒，比舊愈加數多，其勢愈加猖獗，且聲言要打武岡城池等語。而梁珤等非惟不能設法奮勇勦殺，抑且並無一字奏報，顯是各官因循怠忽，互相推調，不肯躬親督兵撫捕，若不督併勦除，即

目與帥轉餉，已及三年之上，地方不定，人心搖惑，而武岡州又係有　王國去處。此衡州、長沙、岳州、武昌一帶大江接連，慮恐賊勢益張，沿江上下聞風驚懼，貽後患未便。又況寇不可玩，兵不可久，玩則賊情愈肆，久則供給浩繁，財力屈殫，皆非經理之道。治安之策，合無覆文與王來、梁珤等，上體朝廷付托之重，下念軍民擾攘之艱，躬親統率官軍將武岡州等處苗賊，作急招撫勦捕，務在和同計議，協力齊心，以收萬全之功，不許頓望遷延，玩愒歲月，致貽一方之患。若今日各官苟且文具，倘或賊寇勢大，卒難撲校，所[illegible]誤事機，罪將何逭？若果官軍剿遣不敷，必從將[illegible]量武岡州所在軍衛有司官軍民壯人等，隨宜調用，務剛成功，以保地方，以安人心，仍將撫捕賊寇盡絕緣繇具實回奏。

兵部爲揀選武職疏　揀選武職

臣等切惟兵者，國之大事，所以防奸而禦侮，保大而安民。然軍必有將，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兵法有大將，有萬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百人之將，要使小大之任各得其人，然後調度之際克濟乃事。國朝用兵之制，一本之以古法，而參之以時宜。一軍之中，有總兵，有左右副總兵、參將，又有坐營把總管隊等項官員，往往擇其人以任之，蓋欲防奸禦侮，保大安民者也。奈何近年以來，爲因承平日久，兵備懈弛，總兵之統馭之术，偏裨失遴選之道，其把總管隊等官多有夤緣冒進，非才濫充，以致軍士不揚，戰陣無勇，甚則貪圖賄賂，剝削害軍，視兵政爲等閑，與士卒如仇敵，失利僨事，職此之繇。邇者恭覩累　勅在京總兵

等官留意訓練官軍從公揀任將士臣謙謬膺總督之任與同總兵官石亨等祗奉　德音仰將各營把總等項官員分別賢否具奏黜陟已定近取勘到各營坐營把總管隊官員姓名效用在部備照令將選定把總等項官員照依先前定擬用心提督操練不許循情作弊因而輕易動那以致誤事故陞調等項應合選人代替者該營把總等官務要遴選至公堪把總者令其把總堪管隊者令其管隊仍將選補過把總管隊官員職名具奏任用及開報本部以憑

查考果有坐營等官將把總管隊官員私自拿動委用者定從總督總兵官指實參奏拿問治以重罪庶使體統不紊而任用得人武備修舉而不誤邊事緣係處置軍務事理具題

議處賊卜花禿疏　議處卜花禿

臣等切詳　朝廷之慶賞刑威猶天之風霆雨露故中國之馭夷狄必使　恩威並行然後遠邇畏服切照卜花禿原係建州右衛已故都督凡察男當正統十四年達賊犯邊之時跟隨伊父節來我邊剽掠人畜後又糾合賊徒潛入遼陽地方偷搶馬匹射死舍丁又將走回餘丁佟得受斫行殺死其爲兇惡罪犯深重雖都督童山李滿住等俱係同類夷人親屬先前董山等赴京通事昌英等審得各人俱要殺死卜花禿以報伏怨則是卜花禿非徒獲罪於　朝廷抑且致怨於同類今雖自來服罪非其本心實出於遼東差去都指揮王武等之所誘致雖　皇上洪恩俯從寬宥奈夷情奸詐亦難姑息若不量爲處置使之稍有警懼非惟外夷聞風而無所勸懲抑且此賊兇

強而終爲患害況獷獸出押而吞噬之性尚存飢鷹去鞲而飛揚之態自若防患慮後不得不嚴合無賁文與遼東總兵官曹義等從長計議候卜花禿回還到彼或暫且羈留遼東密切防範仍行文與海西建州各種女直野人頭目使其知卜花禿先前不合背叛　朝廷侵擾邊境原情定罪合置極刑　朝廷但念其躬親赴京服罪寬宥其死令在遼東隨軍聽調使其革心向化剗肚易行永不敢爲非候本人果能變惡爲善另行定奪就令曹義差人將卜花禿押送

李滿住董山等處令其收管務在如法嚴開鈴束不得縱令生事為非倘或別事發露一體坐罪此外別有長策奇計可以使賊子知懼不為後患夷人聞風亦知警畏安從曹義等一面施行一面差人具緣奏報不許心懷猶豫處置乖方以致事體誤失自貽後患緣係處置夷事具題

覆教習功臣子孫疏　教習勳衛

刑部右侍郎江淵題伏惟　國家隆古崇德報功之典凡勳臣之家前代既加襃銀後世子孫得以承襲

爵祿或遇蒙任使管理軍務然彼皆出自膏粱素享富貴惟務安佚不習勞苦賢智者少荒怠者多嘗有事之際輒欲委以機務莫不張惶失措一籌莫展不但有負　朝廷恩遇之隆抑且恐誤天下要切之事詳其所自皆繇平日養成驕惰不學無術之所致也乞將近年襲替過公侯伯等官及未襲替其餘子弟各家除與學職正大教官一員專教其習讀經典武經等書講明君臣父子綱常之道仍令隨各營總兵官日逐操練觀用兵進退奇正之法如此實為有資於　朝廷任用且使各官皆得展効才力不致坐享厚祿始終保全與國成休矣具題本　官抄出到部參照切詳將臣之任不博於古典無以達事理之宜不練習於平時無以應倉卒之變比因國家承平日久將臣子弟往往溺於流俗幸于世好以致卓異者少庸碌者多茲當多事之秋正安簡將之日所據公侯駙馬伯之家雖間有奏討學錄訓導等項在家教書然其中亦有不曾奏討者合無行移五軍都督府轉行各該公侯駙馬伯查勘各家若無教官訓誨子

弟者令其逕自具奏吏部查照明白即便簡拔學識正大相應之人奏請除與專一教習經書開導禮義使知尊卑之分及公侯駙馬伯持身處事之道并隨住弟男子姪若有年力精壯堪以操習者俱開　本部月逐赴營隨同總兵官演練武藝不許晏安怠惰因循度日以負　朝廷之恩以忝父祖之業如此庶禮義之道明而將不乏人騎射之藝熟而用不誤事緣係　欽依兵部看了來說

擒獲達賊疏　擒獲達賊

切惟中國之馭夷狄，固當振之以兵威，尤當撫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强而結其心也。今也先節次遣人朝貢，其請許之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聽迎接，其奄克帖木兒既不騎坐鞍馬，又不潛入邊城，明説迎接使臣，別無奸細情節，而守墩官軍就將本人搶拿，只貪一時之近功，不顧 朝廷之大體，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便輕信起解，今訪得奄克帖木兒見行監問，切以爲此特一介虜爾，殺之不足爲武，而或有以啓釁，舍之不以爲怯，而或有益於事。如蒙 聖恩，乞 勅法司再行研審，委的止是探聽使臣消息，別無其餘重情，請 勅令該府差人，連奄克帖木兒賞送前去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處收領，撫令聽候邊上，如有也先差來之人，就彼交與領回，仍諭也先以 朝廷忠厚撫待之意，使之感激。本部仍行都督方善，并各邊總兵鎮守等官，令後各要整搠軍馬，固守地方，果有賊寇侵犯，相機勦殺，若虜中遣人來邊打話，止是一二人三五人，別無奸細情弊，及遠探蹤跡後，再無跟

蹤跡掩襲人馬，就便撫令回還，不許貪圖小利，邀功生事，以啟邊釁，以貽後患，亦不許指此爲繇，縱賊入境剽掠，以誤邊務。緣係請 勅及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怠廢軍政疏　軍政

該刑科等衙門劾奏都督同知衞頴等交通飲酒，好宿樂婦，怠廢軍政等情，欽蒙 聖恩寬宥，弗加罪責。然臣等切惟衞頴等俱以凡才叨膺重任，權居都府，分掌兵戎，不能宣力而竭忠，乃敢縱欲而敗度，況終

日飲酒爲樂，又復用錢買妓，若非剝削害軍，此物從何而得，即目虜人雖已請和，而邊報未嘗寧息，舊址未安，當臣子臥薪嘗膽之時，大舉未圖，宜將帥捐軀致命之日，而衞頴等所爲若此，上辜 朝廷之恩，下失軍士之望，惟騁一己之嗜欲，豈卹衆情之艱難，曩者土木之潰，大事幾危，正繇爲將帥者，平日貪淫敗度，受財賣軍，互相交通，夤緣黨比，戰鬭之事不習，兵戎之政不修，將帥互爲讐仇，上下自相矛盾，以致臨敵無功，望風先解，前日之覆轍未久，而衞頴等又復

效尤廉恥蕩然全無忌憚此者在營軍士逃者數多動以萬計安知不為衛頴等賣放逼迫所致杜漸防微不可不慎且賞從賤罰從貴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術也今衛頴等位重任隆而貪婪無度則下人何所取法而管軍者何以為戒所據各人罪名已蒙 聖恩寬宥而此等驕倚之求終難任爪牙之寄合無將衛頴范廣陶瑾張義郭英穆晟俱不許管理府衛事務及坐營領軍調往開平獨石大同一帶操守殺賊以贖前罪庶使法令昭明而餘人知懼恩義

並行而戎政修舉臣等猥以駑鈍叨掌兵戎顧惟將帥之用舍繫乎 國家之安危事有當言不敢緘默

覆大同守禦疏 大同守禦

鎮守大同太監裴當題制虜之道在於有備無虞用兵之方貴乎知彼知己今大同見操官軍除東西二路外馬隊官軍止有六千餘員名以近守則有餘以遠戰則不足步隊官軍雖有八千八百餘員名止可排營列陣不能爭先趨利數內亦有精壯好漢為因無馬俱各步操乞 勑該部量撥精銳馬隊官軍一萬餘騎前來除外另帶附餘馬數千匹每馬就馱行糧數斗則給軍食用亦可存省邊儲其附餘馬匹聽臣等於步隊內選人騎操如若馬步軍士數少即於正統十四年原選各衛所餘丁并大同府民壯查照原來量為增減整點齊備聽候有警相機調用如此則軍威強壯邊事可以有為人無浮冗供給不致缺乏臣等再照大同府四州七縣之民生長邊方安其習俗性既勇悍尤耐飢寒自昔至今多於腹裏及遼南衛所充當軍役其各該衛分有二三千里有五七

千里者或歲久年深拋家失業者供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路程窵遠中途死者有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者有之或因貪贓官吏受囑賣放者有之起解者未至逃亡者復來該衛無實用之人原籍有清勾之擾既僉長解又歛盤纏況今兵燹以來鄉里凋零至極軍伍既不能足民戶因而靠損若得就近於大同等衛所當軍（衛軍近充補既服水土又省逃亡清勾誠良法也）情願自備鞍馬不敢便支糧賞奮勇殺賊以圖補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 祖宗制度難於更改但 國家政務有經有權夷狄事機

有急有緩今者北虜之於西夷大同之與他處非惟理勢輕重有不同其實事機急緩之懸絶若不先其所當重者急者而後其所當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其可乞　勑該部從長計議除太原府等處邊衛軍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旗軍等項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者不爲常例俱各於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於大同前後二衛帶管收操待後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先衛

分開籍冊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背井離鄉之苦得遂安家戀土之情若使撫恤有方教演有法（敷陳至理極明）遇有警急一則不忍棄其祖宗墳塋一則不忍毀其宗族產業無不心懷敵愾樂於戰鬪比與山西河南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戶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兩得也臣等看得裴當稱要大同府所屬州縣清解各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俱於大同附近衛充當軍役一節緣校尉力士幼軍俱係隨　侍等項緊要人數不多

難以存留外所據清解各衛旗軍合無准言不爲常例存留彼處操備聽調殺賊候邊方寧息另行定奪仍令各該有司軍衛將清勾收發過旗軍姓名通類造册繳部以憑查考不許指此爲詞推故停留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兵部爲懷柔遠人疏

吏科抄出吏部左侍郎何文淵題臣訪得貴州地方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思州宣慰司管屬土民仍設都司衛門鎮守其地　太祖高皇帝命鎮遠侯顧

成在彼鎮守事簡民安遠人畏服永樂十一年湖廣布政司參政蔣廷瓚具奏於貴州開設布按二司將思南分立宣慰司地方改設六府每府所管不過三四長官司人民每司不過一二百戶官多民少縣差弓兵皂隸門子庫子膳夫等項應答不前官吏在彼廉潔者少貪墨者多又從取索民財土民受逼日漸困窮以致去歲苗賊反叛殺害軍民總兵官宮聚又生事激變水西等處土官共起謀逆刼殺地方燒毀衙門驅擄人口官軍征討屢常交鋒殺人盈野自去

春以來米糧艱難人多餓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
災未必不繇於斯今兵疲民困又遣將南征師旅之
行糧餉為先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備運供給勞
苦萬端恐生他變貴州地方山嶺高峻林木深奧雖
有雄兵猛將急難成功又且土人之性叛服不常懇
乞　勑兵部計議其被賊燒毀衙門弗復起蓋布按
二司并各府大小官吏及從征官軍俱各取回地方
止照洪武年間設立宣慰司衙門管屬土人設都司
衛門都指揮等官以鈐束軍衛遣大將一員前去鎮

守仍降　勑書出給賞賜命大臣一員便於言語者
前去招撫便宜行事宣布恩威賞勞土官土人候譎
北胡寇寧息另行計議於今多事之秋且置此小寇
於度外等因具題奉　旨欽遵到部臣等切詳貴州
地方雖僻在一隅人多頑獷係我　太祖高皇帝開
創于前　太宗文皇帝經營于後迨今八十餘年法
改土為流則難改流為土則易若因事并地宣以易
制已定地方無虞比年以來為因邊將處置乖方加
按復于
以征南之師數出兵疲於久戍民困於遠輸遂致各
種賊寇乘機生發殺掠人畜上干　聖慮勞師遠征
已及一年之上各該城池雖被蠻賊圍困而各城官
員皆能効力死守及總兵總督參將巡按三司等官
又不曾要將貴州地方遺棄并征進官軍取回緣繇
具奏況土地　祖宗之土地人民　祖宗之人民豈
可輕易棄擲兼且事干邊務難以遥制合無行令總
督軍務本部左侍郎侯璡總兵官保定伯梁珤等將
本官所言取回各衛門官員等項緣繇公同勘議明
白務在斟酌停當處置合宜上不違　祖宗之成法
下不貽邊境之後患通行具實回奏定奪其言要出

給賞賜命大臣一員前去招撫一節緣此賊勢已猖
獗惡已稔盈四出紛擾種類不一倚山箐而爲險効
蜂蟻而屯聚既無所措定處又無常管頭目非得深
曉夷情熟知道路之人卒難招撫訪得何文淵先巳
出守貴州備諳本處山川險易夷情向背合無將本
即此是議一人于事尚恐亦未當
官量與陞職請　勑升關領賞賜前去貴州與同侯
璡等相度賊勢使宜招撫惟復不必差官只差人馳
驛賫文與侯璡公同總兵官梁珤等審度前項賊情
量宜撫捕務在日下寧帖緣奉　欽依該衛門看事

理貝者。

兵部為求討等事疏　處置夷番

巡撫四川都御史李匡咨稱訪得舊威州在保縣之外八十里唐李德裕謂其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號為無憂城臣竊謂此地若漢人得而守之番人不敢東向若番人得而守之則漢人不可西行本州與朴頭党者木尾石夕蘭日駐陸寨先係保縣管轄克羅俄監粲伊父南葛自永樂八年歸附之後凡有進貢俱從日駐等寨

經過於保縣出境宣德七年雜谷安撫司安撫定目思結將前項六寨占據阻截董卜道路正統七年間草坡賊人作耗都司調軍征勦其董卜乘時調領番兵迎合官軍勦賊就送馬匹從草坡出境赴京進貢奏要開通古敦過路該四川三司勘得古敦係雅州靈關其路險峽正統八年間　勑令董卜仍從銅門山朴頭日駐保縣出境被雜谷仍前阻當正統十二年間定日思結病故伊弟阿拜管事將守把達思蠻長官司豆若寨頭目松蓬挫辱及有阿拜異母兄朶兒只兒結伊姐嫁克羅俄監粲為妾忿恨不承襲管事與弟觀綽達兒并松蓬俱去投托董卜。正統十三年間董卜撥人守把豆若寨搶占達思蠻長官司地方正統十四年董卜以追還日駐等寨給還保縣為名搶占雜谷安撫司地方就將雜谷原占保縣舊維州亦行撥人守把景泰元年間董卜要進馬匹盔甲從保縣出境內官御史三司官不能必其順逆之勢備錄具奏欽蒙　勑令董卜將馬匹盔甲免進景泰二年三月內董卜差人進貢至保縣地方三司官親

詣撫却其差來之人。執稱未奉之先馬匹已行出境續被雜谷達思蠻番人將董卜差來之人截殺連馬趕逐回還本年十月二十四日董卜差人二千餘衆護送馬一百餘匹赴保縣交割其餘番人盡行退還自後頗聽撫諭將原窩張阿賞杜阿泰王伋的丁師保董伯浩等俱發回威州保縣復業訖。今該前因臣與內官陳涓并三司掌印官親詣威州會同侍郎等官羅綺等計議得舊維州先係保縣管轄後為雜谷侵奪今為董卜占據若得此州城量行撥人守把則

可以杜董卜覬覦之心不得此州城仍係番人居住未可以絕董卜往來之路已經會參房通事人等前去撫諭克羅俄監察者將舊維州退還保縣未報回報聞有疊溪千戶所該管永鎮等衛地方番人聚衆上路殺虜官軍侍郎羅綺內官陳滑各往松潘等處行事去訖臣竊以爲欲杜董卜覬覦之心必須得此州城欲消董卜反側之意必須厚加管待向使懷柔之道不至斷得此州城亦爲無用阻彼一路亦爲徒勞攷之於古唐司徒中書令韋皋嘗與吐蕃大戰於

維州由是吐蕃非因雅州維州之險而不來也今阻昔之維州之路則保縣一方閉美矣又令其從遠關而今則雅州一方何罪焉況且又有一路從草坡出汶川縣一路從徐擇壩出灌縣一路從清溪口出崇慶州是皆不可阻之路若或四路並出竟將何術制（番人今在四川者也撫處極多不專在二地勢此論多誤）馭抑聞本番之故非起於小節之不周臣自受任以來仰體 聖心凡遇番使之至尤其加意以令款徠漸覺聽撫兼且番使之來雖曰進貢實則圖其口腹（此得番人本情）利吾賜予以故韋皋治蜀開清溪道以通羣蠻入貢

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羈縻之既而軍府厭於廩給同平章事杜悰奏減其數羣蠻遂叛伏望 聖恩因其使人之來嘉其向化之忠俟其回還即令賫 敕與克羅俄監察者將舊維州礀房退還保縣掌管臣在成都日少仍乞 敕四川三司并鎮守等官凡遇董卜使人之至必須撫之以恩待之以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馬匹既已阻却盔甲仍令進奉則在我懷柔之道得而番人反側之意定矣臣之愚見如此具題奉 旨欽遵抄出移咨到部看

得董卜韓胡宣慰使司掌司事都指揮同知克羅俄監察自恃部落強盛陰懷異圖非止一日其控御之術防閑之道誠不可不加之意今既都御史李匡訪議彼中地方險易事情緩急要行請 敕克羅俄監察將舊維州礀房退還保縣掌管并請 敕四川三司鎮守等官凡遇董卜韓胡使人之至必須撫之以恩待之以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阻却馬匹令進盔甲係干處置夷情合當請 敕李匡嘗知克羅俄監察之奸當念地方撫巡之重其於一應夷情邊

備務要博采衆長折以中道剛柔兼濟寬猛適宜本之以廉明濟之以通變毋生事而激變毋縱惡而長奸毋貪小利以啓賊討毋邀近功而妨遠圖必須十分用心不許纖毫怠慢致貽後患緣係處置夷情具題

兵部為邊情事疏

照得董卜求討書籍一節考之唐玄宗之世吐番遣使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以為與之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尚書裴光庭以為吐蕃

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內外體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於是玄宗賜以詩書今照董卜求討前項書籍臣以為成都記即成都府志書也一府之形圖闕隘於此乎載不可以此誌與之使其知成都之地方也方輿勝覽天下之形像關隘於此乎載不可以此書與之使其知天下之地方也其餘書籍可以與之誦讀使其知忠君親上之道佩仁服義之飾若或不與彼來朝之人市於書肆之中亦不甚難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以固結其心書籍係董卜所無有 朝廷所未賜臣不敢以私與乞 勅禮部計議將董卜所求書籍選人量加頒賜因而 勅令將舊維州地方退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可免兩傾之憂臣之愚見如此該禮部欽奉 聖旨欽遵到部除奏討書籍另行奏請給與外所據令將舊維州地方退還保縣一節移咨到部參照董卜韓胡克羅俄監粲其譎詐之心桀驁之狀陰懷異圖非止一日今雖要令將舊維州退還本縣誠恐本人反復多端貪戀土地人民不

肯退出併雜谷安撫司達思蠻長官司雖稱退還亦不見著實其稱印信帶出遊方等語俱屬虛詐又稱雜谷達思蠻雖得地方俱聽董卜節制則是雖有退還之名其實占管如故李匡所謂洗心向化未必不為虛言今無行移羅綺再行公同鎮守周貴等從長計議其於夷情邊務如果董卜韓胡革心向化別無變詐不實就便差人齎文與克羅俄監粲以謂爾今奏討書籍 朝廷已允其請但舊維州係附近保縣去處爾既有恭順之心不失臣節宜將本州地方退

回本縣以表臣順毋得猶豫狐疑自持兩端仍令羅
綺當知克羅俄監黎之好當念地方付托之重必審
勢度情必輕利重義令後番夷齎送物件難不可遽
然辭却以生夷人疑貳之心亦不可輕易接受以啓
夷人輕侮之意務在處置停當俾上下相安緩急有
濟緣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具題

兵部爲邊務事疏 處置三衞

該提調軍務都御史鄒來學議得近來虜寇當背義
肆惡之餘有去逆效順之舉欲將人馬當回恐阻夷

人向化之心亦 朝廷柔遠之意兼以傳說境外事
情已示陰放人關差人伴送及具奏外臣等切詳朶
顏等三衞餘孽先年勢孤鼠伏一隅不足爲慮自正
統十四年也先猖獗犯邊已結成一黨乘機搶掠今
既臨洞也先遠遁而復來本處居住盤係也先部落
之數假以進貢爲名包藏禍心有未可測或自起不
忠之覺而探我道路之險易或糾合也先之徒而窺
我兵馬之虛實即目遼東屢被其患䑕竊之計稍遂
犬豕之態益驕臣等所鎮永平山海一帶相去賊巢

不遠履霜堅冰之戒政在今日乞勅該部計議今後
後遇有外夷來者除歸順及有專報聲息等項
當即具奏許令入關其餘來非時節及無真實境外
事情合無照依 太上皇帝勅旨就便阻回候 聖
節及冬節前來進貢照例審實驗放伴送赴京仍要
多方密切差人哨瞭如或此賊勢衆離邊寫遠必須
指實具奏定奪倘若近邊屯聚意在搔擾我有可爲
之勢即便調領所部軍馬出其相機設法剿捕以弭
後日之患具題奉

旨欽遵到部參照奏稱兀良哈
泰寧朶顏福餘三衞達賊頭目照依比先年間 勅
旨今後歸順傳報聲息許令入關其餘就便阻回候
冬年令節照例赴京一節臣等議得前項夷人自
祖宗以來世受官員屏蔽我邊往來通使不絕後因
在邊出沒大出官軍征勦以此堅彼黨與之心遂懷
叛逆之意乃者也先大衆犯邊皆倚此賊爲前鋒鄉
道自也先革心向化遣使朝貢請和遣去而兀良哈
三衞達子亦各回還本處雖時有人馬在邊出入窺
有窺伺之心未曾明白寇擾近又節次遣使臣赴京

進馬。朝廷禮待如初。今若無故一旦阻絕。彼必以為有興謀。因懷疑二。或弃投也先。或自相糾衆。侵擾邊方。自貽後患。兼之此輩部落。正在南北二邊之間。凡我被擄之人。自逃歸逃回者。必從此處經過。平居無事之時。尚且彼其截虜。今若拒而不納。則是愈激其變。萬一犬羊致叛。阻絕道路。使我人不得回還。非惟失陷之人。自是永無歸期。抑且虜中消息。從此無繇知會。有此窒礙。理難拒絕。況朝廷之馭夷狄。本之以大公。待之以寬恕。來則不拒。去則不追。斯乃防

奸禦侮保邊弭患長策。即目京師內外。百穀茂盛。人民安和。守有城池。操有軍馬。彼雖欲來探我虛實。我則示以赤誠無偽。或者因此知我有備。益堅向化之誠。若果遽然斷絕。慮恐自開邊釁。且虜寇奸詐。固不可量。有大計所關。亦不在於兀良哈三衛數人還之間。便透漏中國消息。且也先之遣使來朝中國。除謀不測。且之此輩尤甚。揆之事體。亦可以拒絕之乎。兼措置邊務。撫柔外夷。有常守經。有當行權者。斯時虜寇也先等。吞併諸種部落。正在縱橫之際。而兀良哈三衛名雖遣使朝貢。實則暗受也先約束。所宜行權。以盡懷柔之道。庶使醜虜無詞。不敢輕動。臣等又惟犬羊之性無常。所利者貨財飲食。其受制於也先。未必心悅誠服。不過威脅勢迫而已。朝廷待以恩信。加以賞勞。既得彼之歡心。安知不為我邊屏蔽。臣等再三籌慮。所奏難准。合無行移水平山海等處提督軍務都御史鄒來學。嚴督一帶邊關守備官軍。晝夜謹慎防閑。遇有虜使到關。審問來歷明白。別無寇擾情弊。隨即驗放。差人伴送赴京。不許日久留難。致

生疑惑。以開邊釁。其間如果虜使數多。帶有器械衣甲。及哨探隨後。別有虜騎按伏。事在不測。情有可疑。宜從各官設法處置。相機戰守。仍一面星馳差人具奏。不許指此為繇。一槩縱令入境。而失誤邊務。自取重罪。

覆中書舍人何英疏　陝西鎮守

兵科抄出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英題。臣聞宣德年間。尾刺脫截殺散阿魯台。其治下散漫餘寇阿魯台兒只帖等五六百人。潛躲於甘州等處邊境攪擾

陝西百姓，數年轉輸，甚至艱苦，今非賊也，先殺散脫
脫不花部下敗殘窮寇，無所依歸者甚多，欲歸也，先
則自相猜忌而不敢歸，欲往遼東大同宣府沿邊一
帶，則畏懼邊軍并三衛達子而不敢往，只得在於甘
涼寧夏沿邊逃躲潛住，臣今思莊浪達賊節次殺死
官軍，搶掠人畜，於近邊擺撥者，正此窮賊也，况虜中
多係甘肅住坐回回，熟知地方邊境城池及楚肅二
府養馬草場去處，倘黃河結凍，餘寇糾合，復來近邊
攪擾，實為未便，乞
勅該部選差熟於幹辦通曉夷

情一二人，齎捧　勅諭，詳寫榜文，前去莊浪等處跟
尋殺死官軍為惡達賊，宣布　朝廷恩威，諭以利害，
如從則招撫來降，倘或執拗不改前非，則量調涼州
莊浪等處見操官軍，相機勦殺，以除邊患，便益，奉旨
該通到部，參照中書舍人何英奏稱，其言要差通曉
夷情一二人前去莊浪，跟隨招撫殺死官軍達賊一
節，議得賊虜之情譎詐多端，去來不常，居止靡定，部
落星散，實難結以恩信，大衆軍馬尚然追之不及，今
一二人，却往何處跟尋，兼且也先既已不使使臣，今

卻令人跟尋殘寇，則是自起釁端，而非安邊禦侮之
道，况近日甘肅一帶擾邊達賊，又未審的係何部落，
設若京師差人到彼跟尋，萬一疎虞，未免失所受辱，
非惟因而透漏邊境消息，抑且啟虜謂我將臣之無
謀，徒惹邊患，無益於事，委的窒礙難行，但于邊務夷
情，合無齎文與甘肅總兵官王敬，公同參贊軍務都
御史宋傑等，從長勘議，前項賊寇是何部落，有無來
歷，即今應否差人前去招撫，如果相應，就於彼處選
差諳曉夷情人員，徑自設法相機進止，前去哨探，得

見實明，　朝廷恩威，諭以利害禍福，令其歸欵效順，
差人伴送赴京，自有重大陞賞，若賊情奸詐，恐有後
害，難以差人，亦要謹慎防範，遇警隨宜戰守，然此事
[illegible]必須斷以大義，決不可猶豫狐疑，苟且誤計，
及輕易舉動，致損軍威，有乖事體，仍先將應否緣繇
差人馳奏，毋得遲誤，若各官輕率怠忽，處置不當，貽
日誤事，罪有所歸。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錢薾進及甫參閱

宋簡齋先生奏議

疏　宋鑑

請減屯軍子粒禁革奸弊疏　屯軍子粒

據廣東都指揮僉事張玉咨呈稱節據清遠碣石雷州海南神電廣海等衛南雄韶州捷勝靖海甲子門

等所管屯指揮千百戶楊璟等呈據各該屯田旗軍劉良受等連名狀告俱克各衛所旗軍蒙撥屯種辦納子粒遞年本軍例納細糧六石切思原撥荒田每軍多者二十畝少者十數畝多係深山窮遠及濱海去處其間有水源灌注者少山坡者多望雨成熟旱澇不收且如民田每畝起科多者四五升少者一二升尚且辦納不前今屯軍田土每畝納糧三斗二十畝者納糧六石又有不及畝數者一般辦納秀實艱難與民爭種互相告訐連年不絕永樂宣德年間惟納稻穀俱係各衛所自行收納虛多實少亦可趨延今納細糧撥與有司兒數收納俱要實米到倉誠革奸弊但軍士有新舊不同丁力有多寡不等致有典賣兒女者有貧乏逃亡者甚至不得已糾合爲非尚圖衣食者況兼遞年雨水不均禾稼不熟誠恐追徵細糧逼迫逃竄苦乞優恤減分辦納等因備呈據此案照先爲戒諭事該欽奉勅諭內一款凡軍民一切利病及今可以濟時郵患除奸去弊之事許指實直言無隱體得廣東福建俱係濱海去處瘴癘之地

山多田少地瘠人貧附近好田多被頭目占種所撥旗軍屯田俱係深山窮遠處所山嵐瘴氣所侵軍民亡故不少以此俱怕前去名雖下屯實在衛所有田者少無田者多及至比較之時又將徵收銀兩送與官旗攬納一遇逃併有力者照例納足無力者典賣妻孥每遇管屯等官遞年春種之時指以查點青苗等項科斂打發秋成之際指以比較子粒等因索要使用計其一年所積不勾一年所需以有數之軍士恣無窮之漁獵所以逃亡數多屯守無備深負　皇

上軫軍之盛意經國之遠圖如蒙乞勅該部計議暫
將此等地方子粒減分徵納以舒軍士及行各按察
司專委廉幹僉事一員往來提督除革姦弊實為便
益（正德五年十一月時為監察御史）

請開設京衛武學疏（開設京衛武學）

該成國公朱勇等揀選到弓馬慣熟幼官一百員銓
選教官訓教歷代臣鑑及武經等書使知尊君親上
之道竭忠報國之心委臣前去提調稽其進業除依
奉外又該本官推訪到曾經戰陣勇敢當先都指揮

指揮千百戶等官紀廣等五十一員本年三月十四
日奉　聖旨也要他熟讀武經百將傳等書曉得用
兵方略以待試用吏部俱已奏除訓導楊義等六員
前去行在前軍都督府兩廂空室內各另立學分教
欽遵前去幼官學內提調訓誨及去紀廣等學內稽
其進業都指揮等官送兒必失等多有告稱年老不
能識字難以熟讀及稱說公差等項不來聽教又有
訓導各另學堂偏執己見講解不一各官難以聽受
恐非設學教養經久利便之成規也臣稽諸典籍成

周以射御賓興已有用武取士之意齊以兵法召募
遂有用武取士之名唐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之科
故初舉而得裴端復再舉而得郭子儀此武舉得人
之驗也漢有博士之官宋有武學之設故程顥學問
淵源而召判武學陳瑩中學術醇正而擢為博士此
武學官制之備也臣伏覩　皇上嗣位以來屢勅五
軍都督府及在外各都司衛所有推舉武職之條有
比試軍職之例即成周漢唐武舉之科也今公侯伯
已設教官訓其子孫都指揮以下等官又設訓導教

誨即漢唐宋武學博士之制也至於各都司衛所莫
不有學實　皇上深謀遠慮作養武職之盛意然外
而衛所雖蒙設學未見考試其成功內而京師雖已
設教未蒙設立武學蓋學制之設未備則教法之條
不立武舉之科未啟則得人之效未著況一應公文
難以行移訓導未知隷何管屬如蒙乞勅該部計議
在京亦合開設武學須降印信立學規之典興武舉
之科議官制定員名訪保學問淵源者以總其綱學
術醇正者以分其目自公侯伯都督以下等官應襲

兒男及教養英俊幼官，趁其年少，不妨操備，選送武學習讀歷代臣鑑等書，講明武經、孫吳等法。每年一小比，三年一大比，如有弓馬慣熟、兵法精通、智謀宏遠、文武雙全者，量加陞賞，錄名聽用。一長可取者，亦與錄名，再比二次三次不中者，黜退別項差用。非應襲兒男，自願入學習舉業者，聽其考試，照例出身。及照今選年老不能記誦官員，合無俱與幼官一處會同聽講用兵方畧，并武經等書，然後同齋習讀，則講解歸一，勸課有方，亦無時過後學之患，而大小武職

皆得人矣。仍行各處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學校一體訓教，著令提調學校僉事，并監察御史等官照依考試，如式者具其名實奏聞，以備取用，其不中式者亦如之。如此，則建武學教之於未用之初，立武舉試之於將用之際，殆見學制以備，教法以立，武舉以設，而公侯伯等官之子孫，他日必無驕奢僨事之失，將來俱得實才，爲國之用矣。正統六年三月上，時爲監察御史

請補軍民冊籍疏　軍民冊籍

國家以民數爲重，軍民以冊籍爲先。凡在有司，理當收貯。洪武元年以來軍民等項戶口，俱以版籍爲定，每次重造一樣五本，戶部及司府州縣各收一本，存照以備日久吊查，俾奸巧移易者不得售其私，避重就輕者不得更其役，立法之意至矣備矣。臣近往太原等府、遼沁等州縣清理軍伍，爲因各處軍民告訴軍役，要吊洪武初年原垛軍冊查理分豁，其各該官吏推稱年久，俱各無存，多被吏書更改作弊，將軍作民，民捏爲軍，以致連年告訐，互相推調，空缺軍伍。乞各府州縣掌印官員，查自洪武元年以來原造軍民

籍冊，并節次原垛及抽丁等項軍冊到官，逐一點看，爲補修整完備。其迷失損壞燒毀無存者，着令吏書前赴各該上司查寫回還，務要不失祖戶姓名、原垛丁口，其充軍來歷、衛所、鄉貫，備細緣由，依式補造，照舊改正，比對無差，發庫收架，如法安置，時常晒晾，庶版籍定，軍伍清，而偷盜棄毀之弊亦可革矣。正統十年上，時爲[illegible]

撫安軍民疏　邊防

邇爲撫安軍民事，奉勅爾等即曉諭撫安人民各安

生民，切令驚惶，但不用心撫恤，致小民失所，或因而生事為非，但重罪不宥，爾三司仍各委的當堂上官，作急前來鎮守代州一帶沿邊地方，提督鴈門關官軍，守把關口，嚴謹設備防慎。本司已委左參議羅恪前去會同提督守備，外切照山西地方極臨邊境，所轄官吏軍民人等，欽蒙　皇上洪福厚恩，不知兵者八十餘年矣。所以終歲勤動，備運邊儲，供給軍餉，冀衛民生，豈期大同一旦失機，致賊長驅，逞兇殺虜，腹裏橫行，如入無人之境，遠勞　聖慮，幸師親征，人心

已安，賊必遠遁。然恐此寇詭詐百端，姦計萬狀，或詐降，或請和，或去而復來，或散而復合，或設伏我要衝，或邀截我歸路，或聲東而擊西，或佯北而突南，或攻城捜山而刼虜我民財，或出哨安營而窺伺我兵勢，雖萬無此虞，亦不可不為先備也。如蒙准言，乞多擇智謀大將，挑選精銳騎兵，每一營用總兵一員，參將二員，騎兵或一萬，或二萬，不可過多，多則難擇，惟在三令五申之嚴，須用四首八尾之法，布列安營，守衛行在，先發夜不收，徼行以潛覘其動靜，次發遊奕先鋒，升高以觀其隱伏，量敵而進，應勝而合，然後發兵四出，策兵繼從，分彼之勢，破彼之謀，又各為正奇，夾擊其左右，或攻其無備，或出其不意，或勦其後，後或擣其暮歸，或據險以乘之，或多方以誤之，勿拘于一營，勿局于一陣，或設伏以邀截其歸路，或出奇以夾擊其奔衝，務要左右相援，首尾相應，切不可孤軍深入，亦不可追逼窮寇，慎防佯北之詐，謹備奔衝之突。凡敢勇當先，殺賊有功者，則速陞賞，畏法逃遁，不行策應者，則速責罰，以勵我兵勢，以奮我兵威，使彼虜

無所加眾，無所用立，見孤奔竄突，膽喪心摧，決勝于須臾，安邊于悠久，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兵法有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書之所載，理必不誣，欲求萬全，在茲一舉，惟　皇上裁之。又照山西地方，即日人心未寧，雖有三司，事難專主，伏望　聖恩暫遣大臣，或侍郎，或都御史一員，馳驛前來，便宜行事，撫安人心，計整邊務，候邊境寧息之日，依舊取回。（二十九年八月　邊時務左參政）

隄防達賊懇乞容悉疏　[illegible]

欽奉　皇太后明詔遭因虜寇犯邊荼害生靈、皇帝思輔連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其賊庭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　皇上生在深宮長於內府不知兵是凶器將是危官留萬乘之尊輕爲孤注之舉欲固宗社惟在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可也欲禦虜寇惟在選將練兵積粟補邊可也奈何舍唐虞三代之聖謨却乃蹈懷愍徽欽之覆轍況今年五月初四日上天垂象見有目者皆得而見也欽天監豈有不知又可深入賊境者乎是何姦邪竊弄神器左使　皇上蹈此危機荼毒生靈將留大駕上貽　聖母陛下之憂下爲官吏軍民之苦誠可痛哭流涕而長嘆息者也然既往者雖不可追而方來者尤所當謹臣恐此寇詭詐百端奸計萬狀、節將所獲盔甲器械等物運去而復來常以所掠金銀錦段等寶取去而復索腹裏橫行剽掠牛羊騾馬動數十萬計到處搜山殺虜軍民男婦亦數十萬今尚在關外劄營節據飛報搶虜却說前往又去結親、

意在寬我之心實欲中彼奸計攻我無備出我不意又欲因我怠而來擊此皆兵法也不可不嘗不可不防前和不已必至結姻結姻不已必索歲幣歲幣不已必欲分疆以國家有限之物充醜虜無已之求若不整兵報復殆見生靈不安欲計長治之策未見其可也兵法有云千里而趨利者蹶上將百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今彼寇以數千里而趨利其兵將不蹶我軍以佚待勞而失利却蹶上將軍窮究其原豈無其故彼以賞罰得專其權號令得行其志父子相救兄弟相援所掠之物皆歸於私室此所以乘勝長驅莫之能禦我以賞罰必聞於朝廷號令皆制於監軍將佐不和士卒無恩所得之物必解於公家此所以財力殫貨愈見敗衂今以結親爲由遣使來京一則覘我虛實以報彼酋二則通我達軍以圖內應所謀者大其志不小假以送駕爲名始得開關迎接我欲出兵拒抗彼則指駕爲辭其謀既深我慮宜遠爲今之計宗社爲重急於擇將速於練兵擇將務必智勇之才任將須要權謀由已暫停中貴監軍之制假以生

後賞罰之權使我志無所撓計有所施重整漢官之兵復募非勇之士鑿奸邪所積之財發太倉庫給之衆能勦一賊者賞銀十兩陞以總旗斬二賊者賞銀二十兩陞以百戶殺一副將者賞銀百兩陞以千戶能運籌制勝斬將搴旗者賞銀千兩陞以指揮能破敵營陣安攘定國者賞銀萬兩不次陞用有傷官軍賞以粟帛陣亡官軍陞襲子孫惜閫功成勿惜國帑給賞自已之軍民勝鐵外夷之礮箭孰不奮勇號不當先徵取各道勤王之兵名爲討賊復仇之衆京師

大軍出居庸直隸大軍出紫荊河南山西出雁門與大官府等衛大軍指日刻期諸道並進逕剿大同併力夾攻互相策應出奇擒捕相機追勦務使孤奔蹴突驚喪心權決勝於須臾安攘於悠久俾駕回還宮禁自道則功可成而恥可雪否則恐以送親爲由乘機陸梁自進倚突京師驚犯陵寢閉門劫迫求予受制諸邊將兵・時雖至天下大勢何日得安勿謂此爲不足憂勿謂和議爲可息苟安於一時貽悔于後日即日雲渾應朔等州縣天城陽和等衛所官吏軍民人畜已因兩萬月餘賊兵尚在往來遊騎各處搜掠田禾不得收成柴薪不得出採牛羊不得放牧田不得照騐糧食將盡薪務無遺急於索兵勝於拯溺猶懸待解倚饑待哺倘或坐視不顧臣恐各城不攻而自拔矣也先如果欲送駕回京結爲親姻和好實則未爲可喜否則愈當隄防先令收其散黨招回逃騎令我軍民出中人息令我牛羊劍破容歸無捨賞之使有生之樂遣人通報撫彼誓盟務必盡去人口須要收其甲兵单人单騎方許送駕仍令弱將

況兵若庸慎防賊黨乘機猖獗暫且苟安於今日再作計整於來年伏望　聖母陛下　郕王殿下念祖宗開創之勞將相披臥之苦置此多方欲傳萬世取之不易守之實難豈可委任奸邪致使專權用事切照大監王振毒亂天下震驚神器自沉南草寇生發立意指以誅王振爲名自侍講劉球之死中外皆以殺諫官爲譏爲儆之懼莫甚於此古云事歸朝廷則治事歸宦官則亡史有所載理必不誣矣　太監與皇帝與羣臣議事必屏去左右恐泄事機有妨國

晨昏鐘鼓在前。今以奉天殿爲正宮居中鎮，亦不
安在後矣。左爲青龍，右爲白虎，前爲朱雀，後爲玄武，
左街陽，右爲陰，左爲華夏，右爲夷狄。青龍宜動，白虎
朱雀玄武宜靜。自永樂宣德以來，各衙門在東，青龍
頭旺，慶壽寺衰微，浮圖破壞，故不爲災，作居安穩，國
家無事。近年以來，却將白虎頭上慶壽寺重新修蓋，
朝暮焚香，鐘鼓齊鳴，又將二浮圖與新修理，虎嫌生
角，龍怕無睛。此開慶壽寺金人所造，革之可也，何爲
重修？二浮圖胡人所拗，除之可也，奚爲復建？加以西

山一帶新造寺宇數多，本欲求福，殊不知反助其爲
虐耳。以致江南草寇生發，塞北犬戎衝突，皆因白虎
頭與旺之所致也。雖有關於天數，亦必本於人事。陰
陽之術，不可盡信；地理之書，亦不可不信。細民之家
尚欲趨吉避凶，況皇城之內，可不避凶？如蒙乞勅在廷文武
大臣詳議，先將慶壽寺廢其粒，移其人，在其門，究其
鐘鼓，去其二浮圖，候邊境寧息無事之日，果欲尊佛，
將寺移去東邊舊工部地方起造，改爲龍興寺，可建
二浮圖，任其鳴鐘擊鼓，以聳青龍頭，仍將順天府鐘鼓

樓移來東宗基廠之內起蓋，晨昏扣撞，以敵白虎樓。
又將順天府移來舊都察院，及將大興宛平二儒
學移來舊吏戶禮三部地方開設，以配三法司，務使
青龍動而且興，白虎靜而且安。其玄武門迤北順天
府地方取正，蓋作庫藏，以收天下黃冊圖籍，以壓玄
武之地。或得餘暇，再於城之東南巽地之角起蓋功
臣廟，可助外防之龍。庶得四勢動靜相宜，八方氣候
相應，則殘胡自敗，草寇不作，而國安民康，天下太平
矣。[illegible]

皇明紀□編

陳言邊務疏略　邊務

目覩傳說虜中之言，未委虛的，然賊情譎詐，不可不
備。今訪得各處邊將，罔念子孫有世襲之榮；各處軍
士，不念朝廷有陞賞之貴，各顧身家，不肯殺賊，每以
軍少難敵爲辭，屢以糧缺不供頻奏，釀成邊患，致增
宸憂。殊不知兵貴練而不貴多，戰貴速而不貴久。
兵多則費財，戰久則挫銳。昔蘇建以三千而擊匈奴
二十餘萬，岳飛以三千而破金兵三十餘萬，是其驗
也。豈在多乎？惟在兵將一心，號令賞罰，攻戰調度之

法何如耳若軍令不嚴操習無法人心不齊器械不利縱有百萬何益之有用之守城不過食糧互相詐欺而已用之禦寇不過退走自相蹂踐而已斬首者不過一二而被戮者則舉一而遺百生擒者不過二三而追奪者則張百而成千徵其勦殺之功冒賞覬(虜在外設人而要以上聞動千兵何以加哉)總兵既無擒殺之積軍壯又無畏法之心以致調征避難者相繼而逃臨陣畏死者成隊而退習爲常事全無紀律再不假以威權申以軍令誠恐因循月久姑息日深草場不敢放收糧道不得速通馬必瘦死

人不聊生必墮賊計致誤事機及訪得大同見有都指揮二十餘員俱在一城守備乞將沿邊渾源等州、山陰馬邑等縣各委能幹都指揮一員或二員統領馬步官軍民壯一千或二千員就彼操備各守地方一則防運邊儲一則護民耕種賊少至審勢相機剿殺賊大至則通報出奇夾攻或擊其前或邀其後齊力斬獲殊死鏖戰破彼之謀摧彼之鋒其敢勇當先斬首生擒者就行照例陞賞調征在逃臨陣先退者許令便宜殺罰以警軍壯以肅軍威庶得將令嚴明人心齊一事寧之日造冊奏聞則賞功之典速見而人樂于趨事罰罪之法速行而人懼于逃躲使或仍循故事務拘常法若不假之以威不借之以權雖有善復生鮮有能成其功者也殆見屯師日久邊儲日乏馬無薪芻人無糧食賊勢猖獗民心驚惶以守不固以攻不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其欲賊兵自回邊境自息是欲却步求前豈可得乎。(景泰元年為巡撫山西時上)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選輯
徐桓鑒惠朗 叅閱

李文達文集

疏

李賢

論太學疏 太學

宣宗曾太學之士有兒科給事中御史者士思得不自奮勵其後以入貲世祿家子承蔭雖有名卿偽其難信從邪

竊惟太學者天下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才胥此焉出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定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備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僧道未盡舉也乃建太學於國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爲祭酒崇以師道以振立風以增士氣其

愛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愛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蹟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與永樂初年 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頹然廢弛不過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疏無從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爲文具噉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爲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住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爲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嘆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爲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爲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

所致無惟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褱
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爲太息者也今　陛下春秋
鼎盛纘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愼舉所當舉則天
下之人莫不懽心措所當措則天下之人莫不解體
可不愼歟我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
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
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舛矣然成事不說
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極壯麗不過佛寺一所之費
況佛寺無益于　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

皇上興廢舉墜乞　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
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
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
治我　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
不期自至而　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
凡陋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于　天聽不
勝惶汗之至

上中興正本疏　聖政

公爲文選郎中上此疏於景帝後給事中李秉薦

臣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　朝廷之闕遺
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
論之詳矣若夫關於　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
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
爲　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　陛下之心
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
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
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曰勤聖學二曰顧
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曰愼舉措六曰崇
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

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
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
之道也皆切於　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奉行者
伏乞留中萬幾之暇時賜省覽於　陛下身心未必
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大命之眷
顧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最急而
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
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
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

四邦本勵將帥以作士氣修政事以攘夷狄開壅蔽以通下情敬大臣以資治道特皆　陛下之餘事耳伏望　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辟之踪蓋　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之逆耳者惟　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將上殿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

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　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剴切當　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功業煥然必出於尋常萬萬非但臣之受賜而已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昧死進言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一曰勤聖學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務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久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為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

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懵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　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糟迹務考義理之奥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為要務以居敬存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為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好學致之也伏願　聖明留意

二曰顧箴警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

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魯廟有欹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跡寫為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為規鑑以宴安為鴆毒內外交養而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為虛

文畧不省覽是以流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往往皆然伏願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撫往事之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於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退朝燕處此心不忘於以防過於未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惟 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為戒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皋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成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進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慾不可縱縱慾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

忘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為法絕去嗜欲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為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為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 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四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能不為玩

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所盤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罷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獒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爲耳目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於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於此必不牽於彼伏乞陛下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紬繹其義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觀左右之人或以

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耶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耶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 陛下之心胸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 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然觀前代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 陛下留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修 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爲 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慎舉措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慎也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視以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懼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爲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書

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嚬一笑夫一嚬一笑尚不可輕發況見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 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事必心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待之或乖於理而即止焉又望 陛下內而宦寺侍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所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 陛

下之衆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六曰崇節儉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 [illegible]
若帝堯茅茨不翦土階三尺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 [illegible]
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太和
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惜百金之費身
衣弋綈席用莞蒲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
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鑑秦而止嘗曰欲盛則
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
燒羊恐饑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珍

珠遂白不觀惡其奢華器用止於漆素衣裯止於黃
絁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
君之時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尚
自然家給人足也況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寺
諸司消乏買辦皆於前日近因殿災驚擾人民尚未
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
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之 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
乎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七曰畏天變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

之為人君者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變
災為祥轉禍為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
恐懼修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
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
詔欲自焚而得雨蝗死仁宗寐雨為沴而引咎格天
久旱不雨而露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
災為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
崩河決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
謂至矣當時若能發黜姦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以

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為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
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修省
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況人君精誠所
感其應尤速伏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
天監并各處奏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答天意
懍然儆畏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
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為守成之令
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
哉臣區區螻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

幸甚、

八曰勉貴近、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爲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巖、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淸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淸忠奉公、面言切諫、或排去姦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捍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寃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貪功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僇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 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愼恪勤匪懈、守 祖宗

之法、絕外人之交、益能以覆轍爲戒也、猶望 陛下一日之間、接文武羣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於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有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冊、傳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播令名於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往國祚所以悠遠者、由上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於淸談、虛曠放達。而士風大喪、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門好事盡輸純直、眞謾勞煩舌漏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實乎、眞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騖苟進何可取、上風安得不恬退乎、黜勞家士不與孤寒並。進錄廉吏後

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淸廉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 陛下取法於宋以振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淸廉、抑僥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我 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代也、惟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

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
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
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年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
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
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
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
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
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
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

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心
之道也蘇軾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摶漆言其難散故
也五霸之民如以水摶沙言其易散故臣伏願 陛
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 祖宗恤民隱之心
發矜憐惻怛之念於 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
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
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
民被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
愛戴 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摶漆而不散

或遇寇賊姦宄之變必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
宗社可安於永久雖歷億萬斯年可也惟 陛下注
意熟察幸甚

達官支俸疏　　達官支俸

公爲進士時上此疏三楊當國竟寢而不報其後土木之變曹吉祥之亂皆如公言幾先之哲也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
赤子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
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
惠于禽獸況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
切見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

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
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
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
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者
寡矣此又非幸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粮而資無限
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
荒旱五穀不登而國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
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京軍民竭財殫力
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

師者幸也若其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官吏之剋斧責之愈急是以不服教外往往洮竄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達官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竭其力使饑之赤子卒至于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飽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人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存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御饑寒

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大此達官臣愚以為除一官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于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惟幾惟康不可以不察也臣切見達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

腥羶終身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在胡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所為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

而達官尊聚京師臣竊恐懼而不安寢伏願　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

請給官員誥勅疏　李文達公集

臣聞誥勅者勸善懲惡之良法激勵名節之具也夫豈無益之費哉洪惟國朝制治可職掌于誥勅一事至為詳備可為萬世法程也凡大小官員有私過者終身不得無私過者方許請給既與之後少有私過

輒行追奪。于是為官者未得之前，兢兢小心；既得之後，益加謹慎。收士之方，惟此為要。此事一行，則天下之士莫不懲惡去惡，為善修身飭行，顧惜名節。是以所懼者少，所勸者多。若此法不行，則士皆失望。善惡不分，名節不振。其有廉潔自守者，反為貪夫所笑，曰無與于我，何苦如是。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于利途矣。民之被害可勝言哉。是朝廷所惜者寡，而下民所傷者衆。臣竊惜之。然此事非但勸其在位之士，其未仕者見在任者蒙此恩榮，推及父母，光耀鄉里，莫不爭

自奮發，皆志經史，明體適用，竭才殫智，願為國家之用矣。譬之以餌致魚，則投餌之費小，得魚之利大。夫有國家者未有舍此而不為也。我國朝自洪武、永樂以來，于是天下之士鼓舞歡欣，無不感激。迨 皇上即位以來，率由舊章，近者行在吏部欽奉 詔意，令後只照依待九年考滿，方與，不許照諸司職掌施行。臣民不曉 聖意所在，若以為織造費財，則臣已言之于前，謂所費者少，而所利者多。若以為各官得之易而令不保守，欲復追奪，則臣所日見，保守者什九，追奪者什一二。況中人之材，可為善，可為惡。授職三年，即得 誥勅，不勝榮幸，遂革非向善，戰兢保守，而為端正之士矣。若待九年，則此等之人，必不持久，遂流于貪，又豈能成就端正之士哉。況九年方與，則得給者十無一二，不得給者十常八九。何哉？凡內外官員九年之中，多不能齊，有歷任四五年而轉遷者，有歷任六七年而陞者，有父母年老而不能待者，有已身多故而不遂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感激者少，怠忽者多。我 國家勸善懲惡之法，有欠激勵名節之

事有虧，而下民亦未能不被其害。伏願 皇上留意守 祖宗之成憲，遵 先帝之良法，昭曠典，布宏澤，乞勅該部，今後誥勅仍照諸司職掌施行，在京官員三年考滿，職守無過者，依例請給；在外官員三年與本身，六年請封贈。如此，則天下之士，善不患不勸，惡不患不懲，名節不患不振，下民不患不安矣。

論禦虜疏 禦虜

比虜使來，索使臣，明詔不允，惟欲富國強兵，報讎雪恥。且命文武大臣共議長策，臣雖不與其議之列，伏

黄 天討感激奮發忠憤之心耿耿不寐夫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 皇上之心如此凡食君之祿者寧不
惕然於心乎昔者魯國有鄭漆室女憂之況列於侍
從立於 朝廷者其憂之當何如也臣聞虜寇東收
女直等處西取回回部落又欲大舉入寇竊料虜不
過中國一大郡以天下之衆不能取勝者未得其策
故也且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臣
觀今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拒箭
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

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
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車有
巾有蓋爲先驅焉臣惟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
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火鎗
是也論中國之長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若用
之得法虜之弓馬弗能當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
非火鎗之過也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若還
須迎避其身以毋其膽然後發而取中不然畏其箭
矢傷已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
周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
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刀每車前後占地五
步若用車一千輛一方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方
共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宛有郡之城內藏
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
人彼若近前火鎗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
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
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是虜寇馳騁之所若此等邊
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

巢穴不然但用退敵驅之出境使我軍民得以耕作
營其衣食所謂長策莫善於此雖然此策固善又在
將帥之智何如耳夫今之士卒猶古之士卒善用兵
者申其號令嚴其紀律以作其氣以鼓其勇使之畏
威懷德効力用命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雖赴水
火不敢退縮惟知有將帥不知有敵人如此而不取
勝者臣未之聞也況 朝廷於將帥恃彰剖封之典
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可謂厚矣然而不能爲
國家折衝禦侮搴旗斬將以雪前日之恥以伸 朝

廷之威，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安其心也。臣聞天道好還，胡虜自犯邊以來，肆其凶暴，所向得利，其志益驕。中國之人被其殘毒甚矣。今又不知止足，欲生釁端，安知不自取敗亡耶。此雖在於人事之修，或亦天道之必然也。此臣所以拳拳以取勝之策為獻，伏望陛下采而用之，俾工部修造此車，不為甚費，所謂有備無患，事乃克濟者也。

邊防事宜　邊防

一各邊兵備，近多廢弛，雖巡撫有官，而任久人玩。今

是務方殷，宜及時整飭。請於在京尚書、都御史內，簡命二員，一員自大同抵遼東，一員自陝西延綏抵甘肅，巡歷邊關，凡軍馬、甲兵等事，務為講處。總兵等官臧否，具實奏聞。都指揮以下，隨黜陟與。凡邊境事宜，悉聽區處。

一侯伯都督中，練達老成，可繫人望者甚少。今多事之時，設有調遣，臨期乏人。請命文武大臣及有司官，于都指揮及指揮中，不拘內外，各舉所知一二員，有智謀材勇可統兵者，授以署職，送營領隊，以備警急調用，不稱連坐。

一薊州、永平、山海、密雲，乃京畿屏蔽；河南、山東，臨清俱地當要衝。今河南已有副都御史王恕撫治流民，（其後山東用其說割）宜令就彼巡撫山東。薊州等處，宜增巡撫重臣，而臨（州用閻本）清一方，就令山東巡撫官兼理。

一陝西被寇，山西鄰近澤、潞等處，原有操備放回義壯，請敕巡撫都御史李侃取回操守。彼處民人壯勇可禦敵者，就令隨宜招集，以備調用。陝西內地亦多壯勇之人，而監察御史李綱即今在彼招募土軍。請

就敕綱於彼招集，選官統領操守聽調，無事之日，放仍歸農。

一陝西洮河、岷等衛所，俱有土軍，即今平涼地方虜寇出沒，請敕陝西巡按並都布按二司官，分往諸衛所，招集調赴總兵官楊信處隨征，所得財畜，悉給予之，有功依例陞賞。

一密雲古北口，懷來、永寧，國之北門，地當衝要，往年虜寇從此突入，而今獨石等處，邊報不絕，不可不備。請于京營選撥官軍四千，委都指揮二員，一員赴密

雲古北口、一員赴懷來永寧、各同彼處鎮守守備官
防禦候明春無事回營客雲鎮守指揮王榮名位尚
輕難于行事宜量陞署都指揮僉事仍舊鎮守、
一京師根本之地居重馭輕尤所當急今京營官軍
調征數多宜以原選休定左等二十三衛放回養馬
官軍二萬員名取回京營仍舊操備
一各邊總兵鎮守參將等官俱受重托而間有庸懦
懲為怯姦避難者宜會官訪察斟酌更代近給事中
任弘亦陳此議已蒙允行今議得鎮守遼東右參將

都督僉事劉端巡撫遼東都御史盧祥俱年力
衰老鎮守寧夏總兵都督僉事張榮鎮守蘭縣有都
指揮同知管斌大同隨同總兵官行事都督僉事張
鵬鎮守薊州等處總兵都指揮僉事吳得俱才不勝
任宜皆召還都指揮使孫璟見充參將守備寧遠請
勅就代劉端其吳得張榮管斌盧祥員缺兵部另會
官推舉張鵬乃隨同行事官員彼既有總兵副總兵
等官不必再推若都指揮僉事趙英原鎮莊浪而趨
撫都御史徐廷章近又奏保都指揮使曾鑑鎮守未
免頗頗合勅趙英別赴紅城子守備庶幾允當、
一在京番將及軍多有空閒舍餘善于騎射樂于効
用者合出榜招募送營操備就于本衛給糧遇警聽
調有功依例陞賞、
一南京根本重地舊有守備及協同官員而今止付
成國公朱儀恐遇有警缺人調度請仍推選廉能武
職重臣一員協同守備
一潼關乃陝西河南要衝。而今陝西地方。虜寇深入。
不可不慮。宜增設某勇都指揮一員守備。令其操練

軍馬控制險要。以備不虞。

碑記

薊州新開運河碑記 新開運河

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然必有過人
之才識見高遠。灼知有利而無害。然欲興焉。不然則
率易妄作。利不可得而害已隨之。古人所謂興一利
不如除一害者。良有以哉。洪惟我 朝奠安海宇以
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為加審。東北之境。控弦之
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粮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

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餘艘抵薊州爲倉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之中流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逆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爲憂天順改元

皇上光復大位政令一新天下臣民莫不欣欣鼓舞興起事功而巡守薊州諸臣深慮及此詢諸父老之諳於地理云海濱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

聞上命守臣都督僉事宗勝董其役勝尋以疾在告復命參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蒞其事二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武夫爵人撫恤獎厲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効力以是歲二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黙相其間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且謂斯舉使　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利在焉非小補也乃立石於傍走書至京師乞予言以紀其事予嘗考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今二三君子能興斯利於數百載之後蓋非率爾妄作者矣嗚呼興利固難而保利尤難若夫繼諸君而巡守此地者尚體諸君之所以興起繼修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是宜大書傳之久遠且爲來者勸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李 雯舒章 參閱

徐武功文集

徐有貞

疏

言河灣治河三策疏 河灣治河

計開

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堙塞昔禹鑿龍門闢伊闕無非爲疏導計故漢武之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汴渠踰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決故作驅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爲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河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堙塞之患矣

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恒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河水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于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里餘其內則有古大金隄可倚以爲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溢爲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

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莫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弗能今運河自永樂間尚書宋禮即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其水丈餘可以流洪（以日之水高尚有六尺安可行若河水不下之口地言于則置閘禁可也）往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爲設淺舖又督軍丁等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汙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處臨河上下固懸絕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

條議五事疏 武功五事

一國之武備莫先于治兵要使國兵足以制邊兵邊兵足以制夷狄可也我朝　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鎮壓北虜乘冬遣將出塞燒荒哨瞭今宜于每年九月盡勅坐營將官廵邊分為三路。一出宣府以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以抵萬全。一出山海以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虜寇出沒即相機勦殺每歲冬出春歸休息一月仍于教場操練如此則京軍皆習見邊情臨敵不懼虜寇懾伏無敢窺邊矣。

一西邊去京師窵遠自延安綏德以至寧夏甘肅地

方數千里隔山隔絕寇入路多遇有警急猝難應救。今西安八府之民不下二十餘萬戶其中大戶有四（恐即用近邊一帶之民爲便取於西陲內地或致擾民）五十丁者有二三十丁者有十餘丁者乞差御史給事中與兵部官會同陝西都督都御史并方面堂上官集民點選五丁以上者戶取一人為兵願兩三丁為兵者聽從免其粮差每府立為一營委廉幹官管領教之戰陣遇有征進官軍一例關支行粮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如此則兵力不患于不足守備充實而朝廷無西顧之憂矣

一任將之法在乎用之當其才御之得其道今朝廷大臣舉用將官並不問其才之長短智勇有無。一槩舉之。有指揮即陞都指揮都指揮即陞都督者初離署事旋復實授曾無功實遽登重任及至用之鮮不憤事雖加黜責無補前愆宜令兵部堂上官會同公侯伯老成大臣從公察舉務要酌知其才能智勇僉以本職叅隨各處總兵官分領軍馬勾當邊事如果能幹乃可命為叅將等職待其顯立戰功然後陞其官爵如此則為將臣者皆知激勸奮立功效矣。

一兵不貴多而貴精兵精則一可當百臨敵之際一夫奮勇而千百隨之矣宜令兵部堂上官會同御史給事中公侯伯等官於教場內公同點選逐隊閱視軍士有年及六十以上衰老殘疾怯弱者並皆揀退令歸衛所戶有壯丁即令替役補隊。其各處邊關之兵亦各差官依在京例一體揀選並為定法或三年五年一行經久無弊則中外之兵皆精矣

一國家用兵必資智勇之人豈必盡出于將軍之中大凡天下之民有心計者皆能運智有膂力者皆能

勁勇如唐有軍謀之科宋有武舉之選是也方今
聖朝一統之盛欲設法選舉豈患無才乞勅兵部行
移天下軍衛有司訪察軍民之家但有軍謀勇力之
人並從選舉不限南北不拘額數舉選到京間以攻
守之策試以弓馬膂力取中者月給口粮二石分隸（取勇士斷可若智士智能以二石米羈之）
在京各營然後差撥各處總兵官条隨使用有功之
日照例授以武職如此則凡天下智勇之士舉無遺
憾爲國家之用矣。

碑畧

勅修河道工完碑畧

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
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
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
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險固而之
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
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
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
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

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廢之株也今欲救
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
爲之防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起
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濼又九
里而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
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
灣又三里而至于李隼之涯由李隼而上又二十里
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伾之淵

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
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過則潰閘而淤運河微則資其流而已）
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
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
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特出
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區出餘波而
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
知事必集乃条綜古法第而爲之加神用焉既作大
堰其上捷以水門其下綠以防隄堰之崇三十有六

尺其厚什之長倍之門之廣二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堤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洸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洸渠田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

鄰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泄漲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禰潁河州縣之民與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使民力

天子從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勃因
馮瑞振振仲參閱

商文毅公文集

疏　　商輅

邊務疏　邊務

題爲邊務事、臣切惟守邊一事、乃爲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

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名雖爲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爲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特患失於姑息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貪緣在京居住、即目獨石宣府等處、多係各處新撥幷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矣、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乞勅兵部、即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四年以前（人情久于京師則不肯復歸邊衆）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究、幷其家小盡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恡、如違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官軍善戰、合留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

師百萬人馬、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爲久遠之計、其爲益豈不大哉、惟　陛下不惑群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屏自固矣、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客關可地、又被彼處鎭守總兵參將、幷都指揮等官、占爲己

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利肥已。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無近便用地可耕。即目守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使戶外軍大。但庄田尚存。未免占奪軍民之業。而彼處親臨管軍頭目。尚有占種田地數多。私役軍夫。攙借官牛等項。其弊仍未盡革。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不即將前項田地撥與各城軍民耕種。則衣食無出足給。而邊城愈見空虛。乞勅戶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等官。將在京官員。

應有庄田并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分派。與附近軍民為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酌量。從輕起科。仍乞勅各該鎮守總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班。每上班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數督令耕種。俟收成之後。併力備禦。仍禁革管軍頭目不許多種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給。而民間之轉輸可省。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驗。著在史冊。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不可以無庄田。則或于腹裏遠處地方。量宜撥換。戶外之地。決不可聽其置作庄田。侵損守邊軍士。有悞國家大計。實為不便。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荊倒馬一帶關口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荊倒馬等關係在京撥去輪班官軍。衣食不足。全無固志。賊寇若來。不過為逃走之計耳。此事屢有人言。而本部未即施行者。其意蓋

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為下策。何也。若邊方失守。則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馬。虜寇在遠。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利保定等處官軍供給柴草。因而占留。若果有此。尤為不可。乞勅兵部將保定真定等處在京備操官軍。發回附近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戍守。如有不敷。於附近衛所通相撥補。即將見在各關輪班官軍。盡

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宛重支口糧，抑且避
關得人，而師翠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慮。凡前三
事於守邊守關，頗為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礙，伏望
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招撫流移疏

臣聞河南開封等府，并南直隸鳳陽府等處地方，逃
年為因水患，田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往
濟寧臨清等處，四散趁食居住。中間有係正統十四
年以後，山西并北直隸真保定等處軍民，被達賊驚

散逃移未久，及原籍見有田產之家，雖已陸續回還
復業，其正統十四年以前逃移在外，年久軍民，及陝
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在戶外地方，及原無田產之
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動以萬計。近開各處有司，
遇有外縣逃民到來，一切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
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前項艱難地方，及素無
產業，或係在外逃匠，因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顧復業
之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至失所，不
無激變。及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原處地
方居住，其日雖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
係於此，不可不慮。臣切照畿內順天等八府所屬計
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并官員莊田，及
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拋荒并空閑無礙
田地。如蒙勅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遍行山東等處逃
民聚集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仰令
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於順天府等
八府所屬州縣，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設法
賑恤。其寬恤等項，榜內有當開寫者，悉照本部節次

奏准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行移各府巡撫、巡按
等官，督同各有司，遇有逃民到來，仰令報名在官，酌
量鄉村廣狹，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
逃民數多，則發遣於有田州分住居，某縣田地數多，
逃民數少，亦須將別縣逃民通融分撥。或某州可安
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項，止撥五百項。蓋
人少易於賑恤，田多以備後來。其口糧種具等項，或
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假貸，俟有收成之日，照
數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

時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俟三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匠。隨所設施。合新附之戶籍。增舊收之版圖。强本安邦。莫善於此。

弭災疏　弭災

臣等嘗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發災變以譴告之。尤莫大於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人君修省過咎以修德政。欽祟天道以保天命。變禍爲祥。轉危爲安也　皇上嗣位以來數年之間。災變迭見。臣等忝職

近輔。不能少裨德政之萬一。覩茲災異。惶懼寔深。謹陳愚見。條具數事以聞。伏望　聖明采納施行

一節財用。夫貨財軍國所仰。不可一日無者也。要在樽節用之。苟或侈靡妄費。則府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旱澇饑荒。何以賑濟。近年以來朝廷貨財。多爲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舖行人等。多估價值貢官。規取庫藏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土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鄉人。近來近京間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槩給與金印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留。其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勑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諳曉玉石之人。辨驗等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就賣。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槩帶來。沿途扛運。應付艱難。如違許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僧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

遺下印信。令各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給者。許該部該科叅奏發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矣。

一郤貢獻。蓋人君一心。攻之者衆。倘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窮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可勝言矣。洪惟　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珍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非出於所貢之人。必取於民。取於民不足。又取於土官夷人之家。一物

之進必十倍其直。然後方可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
此爲甚甚至水路萬里之遥人夫轉運不勝其擾況
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侵內之患良繇自戕有
以召之也臣等伏望　陛下申頒詔旨今後除常例
歲貢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
宥如是不惟上下綏靖而無擾其于又安中國感格
遠人之道兼之矣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惟　聖明留
意

一開言路臣等嘗閱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出於

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將或反
是雖近臣不能自通故易以天地交而爲泰不交而
爲否臣等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以及軍民匠役
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其言中
理即爲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
置而不問所以廣耳目防壅蔽而達下情也故當時
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太平至治良有以
也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
人直言無隱有以見　皇上之心即　太祖高皇帝
求言之心也奈何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
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臣等仰望　聖明廓宇
宙之量容涓滴之微明詔在庭文武群臣凡有災之
繇弭災之策悉陳以聞言之善者俯賜聽納見于施
行言之不善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達萬
事何憂不理災害何憂不息哉

一慎刑罰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焉用之貴在得中
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盭妖孽滋興可不愼

敷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恤于
京師或値災變必遣官詳審于天下慎刑之心蓋與
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
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今日告鳴
明日或可得以辨彼天下之廣萬姓之衆中間冒枉
刑憲者不知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窮遠者豈
無經年含冤死于犴獄者乎在此　聖明之世不能
不爲之惻然也合勑法司遴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屬
照例請勑分授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

重加研審務使情眞罪當輕重適中毫厘不爽庶入
無寃枉邪氣潛消而諸孽不作矣
一省工役古者力役惟取于冬蓋以時循人力也苟
力不節以時勞筋苦骨民不堪生而怨讟以興怨讟
旣興和氣有弗乖戾者乎此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
鼛鼓緩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良以此
耳茲者朝廷修建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
觀京師閑禦內外之意旣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
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弁以佚道

使人孰能然歟伏望仰體先王軫念赤子審今日與
作緩急除城樓城垣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卽須德
音悉令停止庶軍士得以休息怨讟不生和氣漸臻
矣
一足軍餉臣等切見往年西北用兵榆林一帶糧草
艱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年租稅起運
每草一束用銀二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一兩五錢
若榆納本色上下山坡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
早爲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蹈前跡民何以堪近者
廷臣嘗議及此臣等尤恐所司奏行不至合勅戶部
仍查算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彀幾時之用該
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
屯田拖欠子粒採把未完草束或開中鹽引招商上
納粃束米豆或將腹裏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
恤以漸轉般赴邊收貯或將官銀及贓罰銀兩運赴
彼處趁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
行具實回奏毋得視爲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
經用兵亦查蓄積之數務令邊鄙充實庶不臨期悞
事

一飭邊備臣等見得遼東并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
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朶顏三衛爲我藩籬雖
有鼠竊狗偷不爲大患今此三衛旣被潵都魯等脅
屬以彼之强從此鄉導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
况居庸迤南至紫荊等關口尤係京城切近屏蔽雖
有御史近年點閘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勅吏部奏
選歷練大臣或歷練老臣給事中二員請勅分投前
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

邊牆垣口子逐一看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并力深濬厚築以垂經久整點烟墩修葺堅固以便哨望不許虛應故事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修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致緩不及事

一重地方臣等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

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薦興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而蠻夷土官衙門易以生事可為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宜獨無合勑吏部推選剛直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請勑前去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要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請革西廠疏

請革西廠

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　祖任賢使能政事修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繇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拏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為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有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舉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

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汪直之失雖為未甚而群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有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己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己而黜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知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為　聖德之累　陛下若

（勢不得不然）（得論奏之體）

為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繇逯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鑒。我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入心。陛下為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況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災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于安人心。而乃反此所為。使人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測。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皇上體天地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

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通政。杜濫受于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之權。付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放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于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延聖壽於萬年。保皇圖於不拔。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陛下生成之德。寘諸宥容之地。一念愛君之心。拳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略。具題以聞。伏候聖斷。謹俯伏俟命。

序

璽書錄序　山西巡撫

國家建都北方。控制胡虜。為近。自都城至居庸。不百里。至獨石不數百里。即虜境。其間城堡之設。藩衛之寄。視他處尤要。於是宿重兵。選驍將。謹烽堠。嚴巡哨。畫制敵禦寇之法。宜慎密。總戎者固難乎其人。而其指示方略。防革奸弊。勸賞黜罰之責。則惟熟于政體者

十世故。廉公有為。文臣一入者是任。又難乎其人焉。皇上即位之三年。獨石等處缺文臣協贊戎政。詔舉在位僉議。以山西右叅政葉盛才德卓異。因具名以聞。上曰。是嘗任兵科都給事中者。屢進讜言。可屬大事。朕固識之。即日降勅諭俾往涖其事。時獨石八城堡。承漫散之餘。兵皆新集。倉無宿儲。人無固志。盛奉命惟謹。晝夜規畫。至廢寢食。未幾庶事修舉。兵客振肅。廩庾充實。人樂戰守。用是朝廷無北顧之憂。厥功懋矣。盛在邊凡五載。所奉璽書四十餘通。茲特

具錄屬轄序將什襲以爲寶訓。臣輅備員內閣每邊方有警　皇上率御便殿召臣等預謀授成算。俾撰勑往諭如盛所錄是已雖然璽書所及或因邊報或因奏請隨事諭旨　皇上垂意邊政此特一二耳若盛以雄才偉略其所施設蓋有出於璽書之外者如立社學置醫坊設煖鋪築義塚利人之具難於枚舉可謂克當閫寄者矣胡虜遁迹居人安業有臣如此　上復何憂昔裴度節度河東朝廷遣使宣諭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盛嘉勞賜級璽書將復就道矣

贈行人劉儁立使西南夷序　使西南夷

我國家混一區宇薄海內外凡重譯之地靡不臣服乃滿剌加國僻處海隅去京師不啻數萬里蕞其地越古城琉球諸國而益遠所謂重譯之地是已我太祖太宗盛德覆冒海外于時滿剌加國王陪臣嘗與朝會受封冊奠正朔承錫賚用以誇示鄰境及其國人者數矣中更繼代其王不克自振行李不通自外於聲教者已數十年而其國以益弱茲遠贄擅無答佛那沙既襲王位輒選陪臣之才者使奉表詣闕下請命我　皇上憐其誠意特降璽書遣使往諭俾正王位撫其國衆恩甚厚也時吉水劉儁立以行人受命欣然就道同朝士夫咸往餞之而屬予爲言予惟國家撫御華夷此固　列聖配天之大德我　皇上克篤前烈之所致然而殊方萬里咸德所以宣布聲教所以漸被則惟使命是繫故曰天道不言而歲功成品物亨者四時五行之吏宣其氣也予亦曰聖人不言而萬邦寧遠夷服者廷臣之奉使宣其德也儁立以明經進士拜今官嘗屢使四方廉介有爲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茲行也奉宣德意於萬里外使蕃邦君臣知有中國之尊與夫禮樂聲華之盛以益堅其歸嚮之誠則奉使之功豈不偉哉異時入覲帝廷超遷重任予蓋深有望焉其勉之哉

記

濮州新開河渠記　濮州新河

濮地曠衍民以農爲業州之南四百里黃河也正統戊辰秋河徙滎澤浸流州境自臨濮迤北至港上地可萬餘頃悉爲巨浸民以失業迨景泰丙子河復故

道漫流稍息臨濮地間出然無以洩其流乾溢靡常農業久廢民多轉徙失所者成化丁亥春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原公傑行郡至濮因民之艱召官屬謂曰上地以養民河渠以洩水即如此地農業所資非有河渠其浸淫之患寧有極乎況因民之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先王美政也與其因循歲月以坐受其害孰若一勞永逸之足以徼後功乎衆皆曰然于是都憲躬為相度地勢指以開濬疏導之方命東昌同知陳儁董其役肇工於是歲二月未逾月而告完

河長七十里深皆及泉以防壅塞兩岸築堤廣二丈高半之長與河等以防泛溢復令范縣遞相濬築二十里許下接故渠以達張秋運河是歲水不為患農業驟興獲利者數千家是役也判官徐伯良齊諒典科辛寬撫綏有道民不知勞明年春都憲復按濮以水患雖息河堤未固又命新任知州張雲益工濬築高深視舊倍之兩堤各植楊柳培護以圖堅久州民相與語曰自今以始吾儕得享粒食之樂以免于墊溺流離之苦者都憲之功與二三大夫之力也安可以無述乃羣請於州守守不能拒因述始末走書求記將刻石樹之河堤之旁使後之人得以考其成而嗣其功以永其利共用心善矣嗟夫天下事未有不可以人力而成者況河渠乎昔者河決瓠子民嘗受害矣已而武帝臨幸沉白馬蒼璧令羣臣負薪卒以填塞築宮其上道河北行而水患遂息蓋以人力勝之也今茲河流既順而濮之為患將餘浸耳然河渠一開而水勢有歸地利可興民生以遂謂非人力成之而何矧今朝廷丁寧未始不以水利為急若都憲

可謂能奉宣德意而濮有司可謂能舉其職業者矣漢穿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公起後且溉且糞長我禾黍雖彼以瀦水此以洩水為用不同而為利一也濮之民寧無歌是而歌者予用書此為記以復守之請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徐鳳彩聖期 參閱

王端毅公文集

狀 王恕

參鎮守官參隨擾害夷方謝狀 鎮守參隨

臣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統馭天下，慮恐大小官員軍民人等假托公差爲名，前往外夷衙門生事擾害，需索財物，致生邊患，故降 勅諭金牌信符，及勅合底簿關防詐僞，以盡撫綏之道。列聖相承，率繇舊章，每於踐阼之初，換與勘合底簿。勅諭昭昭，篇首立法甚嚴，是以臣民遵守，不敢違犯，夷人得以安生，莫不慕義向化，恪修職貢。頃自太監錢能到於雲南，傲慢自賢，罔遵 聖訓，不時差人前去外夷衙門，假公營私，需索攪擾，失夷人心，職貢因之以缺。今滂甸州告稱，前項京官節次要伊銀兩等情，臣再三體訪，委的是實。然此輩之到彼，而非特攪擾外夷衙門，而腹裏地方無不被害，人情大爲之不堪。除給榜文發去該州禁約，及已故知州景抽法，伊男承襲之事另行外，查得吳京官即吳源，係散官，江和即姜和，係指揮，錢京官即錢聰，係勇士，福安即劉安，與楊能，俱百戶，係跟隨錢能人員，錢五係錢能義男，合無差官將各犯拏解到京，查金牌信符衙門，勅諭事例，治以重罪，就將追出贓物，給該州出銀人收領。如此，則法令昭明，而姦頑知所警懼，恩信不失，而遠人自然悅服。

乞嚴賞罰以禁盜賊奏狀 滇南官軍

照得衛所官軍，本爲防姦禦侮，緝捕盜賊，征討不庭而設，非徒費軍實，張虛聲而爲觀美也。且雲南地方，諸種蠻夷雜處，其人兇悍好殺，不以盜賊爲恥，盔甲鎗刀弓箭挨牌等項軍器，家家有之。動輒三五十人，或一二百人，結爲羣黨，各執軍器，流劫村寨，抄搶家財，殺死人命，或截路搶劫商旅貨物，略無忌憚。各處雖有哨堡巡司，及巡捕官軍，非惟賊衆軍寡，不能抵敵，亦繇馭之無法，所以不能成功，何也？伏睹 大明律失悞軍事條內，別無與賊對敵殺

傳官軍罪坐管軍頭目之人況勝負兵家之常雖智如良平勇如信布亦不能保其必勝奈何近來庸懦不才頭目因向時領軍將校或以輕進被參或以損軍得罪以此遇賊先以退縮保軍爲心略無向前勦賊之志幸而稍得其利輒便虛增首級妄報功次以圖陞賞不幸而折損官軍就行隱匿不聞設辭遮掩以避其罪況進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如此爲將校者誰肯提軍出戰爲士卒者誰肯奮不顧身此官軍遇賊所以不能成功者然也設若臨陣奮勇與賊對敵而死者厚恤其家不罪領軍之官若能

成功厚加賞賚其臨陣退縮不能奮勇効死致賊猖獗殺害良民失陷地方照依軍法處治設或鼓之再戰誰敢退縮誰不向前此馭之之法也如此則賊不期破而自破功不必成而自成矣且雲南强賊比之它處數加十倍雖曰習俗之使然其致之也則有繇焉或土官令家奴糾合部民而爲之或管莊之人招引無籍軍而爲之盜以土官弁管莊之人爲主人賍俱藏於其家誰敢前去搜捕此雲南强盜所以多於他處也況雲南去京萬里非可以朝發而夕至若將問成該決强盜照依常例奏請至秋後然後行刑動經監候一年之上或二三年者亦有之比及奏請

罰行實速使人知所懼

至日或死于獄中而不受刑者多矣將何以警兇惡而快人心乞 勑該部計議今後官軍人等與賊對敵而死者官給銀物以卹其家本管頭目督軍同戰救援不及者不罪如或有功次量加賞賚若遇賊退縮不能奮勇不能督戰及見同征軍士被圍故不救援者俱以軍法處治土官弁管莊之人縱賊爲非者

亦治以重罪仍將今後拿獲弁見問未結强盜都布按三司會問明白同見監已問結强盜俱引赴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處會審無冤委官押發市曹就便處決仍將首級發於打劫地方梟掛示衆然後具奏如此則賞罰當而官軍知所勸法令嚴而盜賊不敢肆矣

駕帖不可無印信疏 駕帖印信

近聞雲南中衞百戶汪清來自京師賚捧 駕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衣衞百戶宋鑑臣竊有疑焉伏聞

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子皆所以防詐僞也今聞齎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該臣等題爲外夷脫回中華軍丁事都察院覆本奏奉　聖旨是名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礙錢能奏來處置欽此今原差郎中等官鍾蕃等齎領前項　旨意公文於本年九月初六日到雲南提取犯人盧安等到官勒問間百戶汪清又齎　駕帖於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郎中鍾蕃

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之所疑者無他但爲事體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若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　駕帖内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大臣[illegible]恩[illegible]之[illegible]）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果出于　上意而不死則是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　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繇是言之　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遠孤蹤劾奏炙手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狼之尾捋虺蛇之首眞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前項事情

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阯守鎭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啓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公亦言[illegible]）今日錢能等所爲之事殆有甚焉（[illegible]）將來之禍誠不可測（[illegible]）　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爲　陛下言之況交通外國之事兵部奏　准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覺擾夷方之事木邦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是

以不得不從實　上聞其罪彼與否　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若臣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而欺　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使幸而免之亦豈忠臣孝子之心之忍爲乎黨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爲也有此情悃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

參提奪占南甸田地軍職奏狀　中使科擾

竊惟外夷之人性如犬羊馭之以道則歸順馭之失策則背叛故　祖宗時因其慕義向化臣伏中閱是

以待之以誠信，撫之以恩義，嘗降　勑禁止官負軍民人等，不許假托公差前去夷方擾害，非徒安外夷，實所以安中國也。若外夷安則邊方無事，而中國自安；外夷不安則邊方多事，而中國亦不得安。今外夷南甸宣撫司百夫長刁克贊告稱，各官占伊前項村寨田地，以致百姓逃竄，差發拖欠，節緣縣侵擾外夷地方。再理若不拿問處置，誠恐失夷人心，因而激變，引惹邊釁，不無勞師費財，為中國憂，所係甚大，非但區區田土而已。查得尹指揮係尹泉，陳指揮係陳輔，明指揮係明廣，尹千戶係尹銘，蘭千戶係蘭鑑，俱騰衝司；鮑千戶係鮑鑰，金齒司知事謝慶係土官。合無將各官與百夫長刁克贊等拘提到官，坐委雲南都布按三司堂上公正官各一員，押帶前去告田處所，從公踏勘，如所告是實，即將田地斷給刁克贊管領，招撫逃民復業耕種，辦納差發，有罪之人問擬如律。若有虛詐，亦當宣布　恩威，諭以禍福，使之知所警懼，不敢違犯。干礙太監錢能，另行奏　請定奪。如此則彊圉畏法，而詞訟自息，遠人安業，而邊釁不生矣。

論中使科擾民所得物件奏狀　中使科擾

臣惟自古人臣之事君，以聲色貨利珍奇方術為容悅以取寵幸者，未有不壞天下之事，而為社稷之憂也。切見內官監太監王敬前來江南採取藥餌，收買書籍，　朝廷止賜鹽七千引公用，止可直銀八千餘兩，却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衛，逼要銀三萬二千五百兩，不知餘鹽八千五百引從何而來，多取價利，作何花銷？又有鹽數十船發去江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府等處官賣，不知又得銀幾千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官民，取受銀三萬六千餘兩，玩器藥餌等物，并跟隨人員私下取受者，不在其數。又令蘇州府織綵粧五毒大紅紗五百餘疋，每疋直價銀十五六兩，止給銀六兩五錢，及其交納，每疋反勒要機戶解扛銀五兩，虧民數多，使之破家蕩產，含冤莫訴。其在江西、浙江二布政司，并南京及沿途索要官民金銀并玩器等物，不知又有幾千萬數。臣聞千戶王臣本非勳賢，叨享祿位，專弄左道邪術，豈知經國大體，而太監王敬聽伊撥置，刻剝軍民，舳艫

相銜滿載而歸以覬 寵幸殊不知取之不義得之
不以其道所以失人心者在此所以損 國體者在
此所以傷和氣而致災沴者亦在此也若但見其易
而不思其難樂其有而不恤其無往者過而來者續
用日侈而財日匱非民之福亦非 國家之福也況
各人假公營私明取暗受者多使 朝廷擔其名此
尤不可之甚者也除王敬等在江西等處賣鹽并取
索銀兩臣不知備細者不開外今將臣所知者開坐
具題

議事奏狀 查核錢糧

一查得成化七年奏 准將江南應天府并蘇松等
府該起運瓜洲淮安二處水次常盈倉糧俱撥官軍
過江就各處倉場交兌每石除原定加耗外另加過
江水腳米一斗所以軍得腳價民免遠運彼此有益
交相稱便成化十三年十四年仍令民運赴瓜淮交
兌民有盤費之損軍無加增之益繇是言之則知民
運至瓜淮不若軍到江南領運之便明甚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將今後儹運瓜洲淮安二處水次
常盈倉糧照例加與腳耗仍令官軍過江交兌當去
各處水次領兌庶幾軍民兩便漕運不悞

前件仍照舊例民運於瓜淮及常盈倉兌納

一蘇松常鎮及嘉湖杭七府歲輸正耗稅糧八百餘
萬石租重差繁民多逃移松江一府二縣之民已包
納坍江逃絶人戶稅糧五萬有餘其他可知且杭鎮
二府稅糧雖多不過起運南京各衛倉徐州等倉及
兌軍儹運而已蘇松常嘉湖五府稅糧除起運兩京
內官監供用庫光祿寺衙門白熟粳米白菉糯米一

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餘石每石連加耗腳價盤用
有用糙米四石三斗二升者有用糙米三石三升者
有用糙米二石七斗者共用糙米四十餘萬石蘇松
常三府又起運兩京各衛門并公侯駙馬伯祿米二
十八萬餘石連加耗腳價盤用共用糙米五十餘萬
石約用運夫二萬有餘行備衣糧盤費又不可以數
計況涉歷江湖過閘過壩盤灘剝淺辛苦萬狀或不
幸又有遭風覆沒之虞四五箇月不得到京及至到
京或遇陰雨不得曬晾動輒守候一兩箇月不能進

倉如遇各衙門忠誠爲　國知民艱苦官員隨即照數收受出給關單糧納受福若遇惟利是嗜不知民難官員百般刁蹬任意需索捉斛較量衡撒在地者皆不作數或百十石或五七十石一例折算照數添補以致借債賠補破產還債年年如此民財如之何不殫財殫力屈民難過活誠恐久則致生他變不特收糧之弊如此而各庫收受一應官物其弊亦然請勑戒諭兩京一應收受錢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各公乃心憫念民難如遇錢糧到於倉庫辨驗堪中隨

即收受毋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面毋多稱斤重爲　國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仍前不悛剝削糧納許巡倉巡庫御史指實參奏不分內外一體拿問如此則法無偏私而人自畏服東南生靈之福也

前件准擬行文禁約

一查得在京光祿寺歲用白熟粳米三萬八千一百二十五石南京光祿寺歲用白熟粳米一萬五千石在京光祿寺日支飯米臣不知其數南京光祿寺日支飯米臣頗知其槩其每日所造之飯止供南京尚寶司六科巡城都督本寺及四署官數員而已其餘則送各監局匠人本寺廚役及以此米送淮清橋三飯堂造飯濟貧人抵此米以一百分爲率官員所食不及一分而匠人廚役貧子所食反有九十九分之上且此白熟米得之非易方其初收之時鄉民選取一色好稻舂碾成米篩簸揀好者取之其不好者退之勞費民力頗多實非常米可比在　廷文武大臣非公差見辭奉　旨賜酒飯則不得食而匠人廚役

貧子反得食之況環衛之士與　朝廷守宮禁防奸細比之匠人廚役貧子輕重不同環衛之士止食四門倉之米所造之飯而匠人廚役貧子却食如此好米非惟人民辦納艱難抑且貴賤輕重不分乞　敕該部會議合無今後兩京光祿寺合用祇待近侍官員及四夷使臣等項方許會計白熟粳米其餘匠人廚役飯食與夫飯堂造飯之米另項會計次等熟米但以熟米不分顆粒大小顏色紅白一例收受支給如此非但辦納者頗省勞費而飯食亦有差矣

處置地方奏狀　明　王恕

議得荊襄一帶山林深險，土地肥饒，力耕火種，易於收穫。各處流民僧道人等逃避移其中，用强結夥立寨，官吏不敢科徵，里甲不敢差遣，以致驕慢日生，縱橫日熾。茲者仰賴

皇上聖德中興，賊寇俱已殄滅。若不乘時處置抑恐，餘黨復滋，重貽後患。緣係該部奏准行令臣等會議區畫久安長治良策奏請定奪事理，未敢擅便，今將處置地方緣繇，逐一開坐，具題請旨。

一、襄陽荊州三衛并夷陵千戶所官軍，永樂宣德年間俱在本處操守地方。彼時山中雖有流民，畏懼軍衛，不敢嘯聚為非。正統十四年，為因摘調鎮遠、靖州等衛官軍前去貴州、雲南等處征進，致令邊城缺守，苗賊出沒。該總督軍務都御史王來奏准暫將荊襄等衛官軍調去彼處分作兩班，輪流備禦，候邊衛清勾軍士足伍之日，另行定奪。隨後又將三班軍餘亦調前去征進。今已十五六年，邊衛隊伍計必完足，前項官軍仍舊輪班，一向本處城池空虛，武備廢弛，以致賊首千斤劉等得以何隙為非。今當殄滅之餘，合行各該衛所，除運糧并頭班備禦官軍外，其二班三班官軍餘丁每衛不過七八百名，合無令頭班官軍照舊前去備禦，將二班三班官軍餘丁存留本處操守城池，振揚威武。遇有警急，易於調用。如此則盜賊知所畏懼，而地方可以永寧矣。

一、襄陽府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欲馬大市、竹溪、格兜坡、潭頭坪、馬腦關、三扒峪、梆兒崖頭、沙河、湯家河、洞庭廟、玉女廟、長口椰、白馬欄、青峰、壽陽、柏木嶺坪、後坪、洪坪等處，土地肥饒，道路險阻，各處流移人戶在彼潛住者不下萬數。近者賊首千斤劉等一起，眾皆響應，相從為非。查得此年間因見本縣山水險惡，流民數多，盜賊不時生發，所以設立一千戶所，在彼守禦。後因節將官軍餘丁差調各邊備禦征進并漕運去訖，止留老弱殘疾之人，不堪防禦，致賊窺伺為患。且前項地方溪水雖多，灘浪峻急，舟楫不通，漕運艱難，合無將本所原調各邊備禦征進并運糧官軍盡數掣回本所操守城

池振揚軍威遇賊生發易爲剿遣撲滅其該所資發運糧官軍多從巡撫三司等官計議於各衛所一撥數撥補如此則城池有人操守而緩急遂不致悞事矣。

一襄陽府均州地里當四方之中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穀城光化相爲唇齒本州地方流民比竹山房縣等處流民不相上下彼有警則此戒嚴此缺守則彼警擾自然之勢無足怪者本州原設一千戶所官軍一以守禦本處地方一以控制附近縣分永樂年

間奉勅全存修理宮觀一應備邊征進軍糧等項俱不差調切緣太岳太和山宮觀在前用工修蓋完固卽今煥然如新中間縱有損壞用工不多查得本所定有食糧正軍一千二百餘員名餘丁三千餘名[illegible]得有輪班修理之名其實做役在閒不曾做工合無將正軍盡數令其在城日逐操練振揚軍威遇有本處并鄖近縣分賊盜生發聽分巡分守等官調度拘捕各處并邊方有警及運糧等項不許一槩差調其餘丁三千餘名照舊輪班修理遇有大營造之時仍令正軍盡數用工如此非惟可以保障一方軍民亦可以防護各山宮觀矣

一襄陽府均州南漳穀城竹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荆州府當陽遠安等處俱有各處流移人民并逃軍逃囚人帶領家小在彼耕種趁食潛住年久結構爲非均房二處各有千戶所守禦鄖縣上津竹山三處俱離均房二千戶所不遠穀城南漳離襄陽衛不遠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惟遠安縣西北抵房縣千戶所五百餘里西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

南抵荆州三衛三百四十餘里又離荆門南漳當陽等州縣俱各窵遠況本縣止有一里半民遇有賊盜生發急無官軍救援照得已革去荆襄護衛官軍見在荆州三衛帶管合無於內查屯田近遠安者摘調一千戶所發去遠安縣與民相兼用工修築城池設立千戶所衛門守禦地方如今所不勾一千戶所就於別所輳撥遇賊生發隨卽撲捕如此則軍威彼此相接而盜賊不敢輕動矣

一襄陽府房縣南漳穀城襄陽四縣荆州府當陽縣

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疆域廣濶道路險阻要害去處因無巡司盤詰以此各處流移人戸逃軍逃囚僧道人等往往來彼或開山耕種或結菴居住偹藏年久聚集爲非看得房縣版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坊灘當陽縣漳河口俱係強賊出没流民經行緊關去處合無前項地方每處設立一巡檢司照例銓官撥吏就于該縣僉點弓兵一百名令其常川盤詰往來巡視除住種年久附籍已定流民聽其本分生理外其不肯附籍者發回原籍

當差造作非爲皆拿送官司治罪私自結菴僧道放將菴舍拆毀有度牒者遞送原出家寺院識認住坐無度牒者解發本管官司問罪還俗遇有賊盜生發就便相機撲滅仍仰嚴加禁約今後各處趂食流民僧道之一應無文引之人俱不許擅入前項山場巡司官兵人敢有假公營私生事害人者許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分巡官拿問如律如此則控制有人而流移不復聚衆關防嚴緊而賊盜日漸消弭矣

一襄陽府均州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城棗陽光化宜城荊州府當陽遠安等州縣在前因是土民不及里數俱係裁減衙門州設知州判官吏目縣設知縣典史一切照各州縣土民雖少而地土廣濶中間趂食流民屯田軍餘與土民參雜住種者不計其數詞訟日逐紛紜盜賊不時生發原設官員俱全尚且分理不周一遇公差考滿等項輒委雜職官員署事非惟不能幹辦公務抑且因而侵漁百姓以致事多就悞民多受害合無將前項裁減州縣州添設同知一員縣添設縣丞一員令其專一撫安人民緝捕盜賊防

革奸弊如此不惟撫捕二事責有所歸而一應公務舉無所失矣

駁議聽選官王瓚建言江北五衛免赴京操奏狀　江北五衛

臣等會同南京守備太監安寧等計議照得江北應天等衛官軍自永樂年間起一向俱在江南操備續於景泰四年該應天衛經歷姜永奏稱本處城池無人操守奏准將南京見操應天等五衛官軍舍餘數内摘發一千員名委南京旗手衛指揮革貴管領提

督在於江北浦子口教場操練守城外。天順三年，又該南京和陽衛百戶周忠建言江北應天等九衛官軍，俱赴南京操備，隔江往來風波艱苦，各要將本衛官軍俱在江北操守等因，奏行該前守備魏國公徐承宗等議得　朝廷根本之地，操守係干重務，馬軍惟當增益，若將前項官軍輕易調動，萬一有警，卒難取用，已經奏奉　欽依將前項衛分官軍照舊存留南京各營操備，今聽選官王璡未知事體，又要將應天等五衛官軍放回本處浦子口操備。查得江北應

天等九衛見在南京大小教場，并神機營、新江口操練官軍舍餘共二千餘員名，及查南京各衛見操官軍舍餘中間亦有在於江北屯所居住，而赴南京操練者。又如直隸建陽等衛官軍前來南京輪班操備，俱各經過大江，比之應天等衛門路程尤遠，若令軍上各就近便操備，則江南操軍愈見數少，將何守備京城，而為居重馭輕之道。況江北浦子口見有指揮崔琪在彼守禦，各衛見在官軍舍餘，亦足以守城操。飭合無將前項衛所官軍原調南京各營操備者，仍

令照舊操守，保障京師，實為良便。

言開河事宜并乞先修舊塘水閘奏狀　開河事宜

臣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為之淺澀，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前向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闊不用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

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捲埽打壩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堤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況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潤一十二丈，起土以為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于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一萬二千

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閉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椿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通東河道內通通泰等五州縣二千戶所官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給修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撈。看運判船以便挑浚軍兩利加以天旱而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價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不得聊生。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蒲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濶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勾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在近年以來止是打造土坝攔水隨修隨坍

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條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滌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條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磚石椿木等料價值并所作工價銀二千餘兩臣雖無識。竊之於衆咸以謂若將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也但係前項工程浩大。合用人力錢糧數多。況揚州府地方。連年災傷人民窮困已極倉庫錢糧不敷兼且邇來　玄象示警。黠虜入寇人心驚疑。如斯之役未易輕舉須候時和歲豐。人力寬舒方可爲之。惟修理陳公等塘閘座一事。既不起倩人夫止用前項工價爲之頗易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於本府收貯解京船料銅錢內委官支給收買物料。修造閘座。亦可以蓄積水利接濟運河。

處置運糧餘丁月糧奏狀　處置糧運

上逃名以補所官自貸而漕糧轉運交故較難故武

廣東清吏司案呈抄蒙　欽差南京守備太監安寧

并之補當者皆營運者妻之貧者貧者既不

等節該欽奉　勅爾等會同將南京各該衛所旗軍

而今有照丁編軍之時亦照其補有少若者以身

并新江口等處寄操旗軍查勘酌量選補運糧若正

軍數少即將殷實餘丁照湊照依正軍事例免其一
丁差使幫貼月支米一石養贍家口行糧賞賜一體
關給欽此欽遵除該年依 勑選補外自是以後各
衛所餘丁因見運糧者月支米一石又有行糧賞賜
別差者無有糧賞所以皆願運糧而不願別差衛所
官吏受其親囑凡遇運糧旗軍逃故多不下正軍內
選差輙將餘丁撥補甚有將在運旗軍埋故掣回改
差就以餘丁更替及至逃故等項旗軍復役補役又
不送赴上運替回餘丁改差所以食糧餘丁一年多

似一年在倉京儲一歲少如一歲又如在外衛所旗
軍有月支本色米八十者有月支本色米六十者而
運糧餘丁一例俱支米一石比運糧正軍支米反多
若不處置非惟錢糧妄費抑且恩澤不均乞 勑該
部計議合無通行內外軍衛衙門今後不許將運糧
旗軍捏故掣回改差果有逃故等項仍照先年 勑
書內事理先儘操備等項旗軍查勘酌量選補若正
軍數少方許將餘丁照湊如運糧逃故正軍復役補
役即令上運替回餘丁改差在外衛所運糧餘丁若
該衛所正軍食糧一石者亦與糧一石食糧八斗者
亦與糧八斗食糧六斗者亦與糧六斗不可使餘丁
食糧多于正軍其選補運糧旗軍餘丁俱于運糧完
足回營之日選補仍將選過餘丁造冊南京各衛送
南京戶部在外衛所送所在有司查照收糧敢有不
先儘正軍選補及將運糧正軍捏故掣回改差濫點
餘丁頂替虛實錢糧者參奏拏問如此則錢糧不至
于虛費而恩亦庶乎均一矣

申明茶法奏狀 茶法

查得本部先於景泰五年爲因各處茶商人等多將
舊引影射私茶不行銷繳查照清理鹽法事例具奏
該戶部依擬奏 准出榜曉諭及行各處巡按巡鹽
巡河巡江監察御史監收船料提督洪閘郎中等官
禁治搜檢各批驗所追繳退引等因已經通行遵守
外今照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
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路引聽其另
名開報或將引綠賣賣產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
得的確名籍行追繳引難矣況茶貨出山經過官司

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亦宜參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又如南直隸常州廬州池州徽州浙江湖州嚴州衢州紹興江西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武昌寶慶長沙荊州四川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州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項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納課遠近不同帶用多少因之）買引縣公犯茶禁今部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窵遠遲延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况批驗所遏引該與截角今前項三所部管賣引不行批驗照遏名實不稱有乖職掌臣等切惟印造茶引鹽引禁治私茶私鹽係是　太祖高皇帝舊制今官不修職民不守法茶禁廢弛一至于斯若不申明禁約非惟虧　國家之課程抑恐壞　祖宗之制度合無請給　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賣茶及茶商興販茶貨造引給縣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縣內條例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

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仍令前項產茶府州斟酌所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干合用引縣若干預先具數差人赴本部關領前引回還收貯出榜召商中買仍要照驗茶商路引果無詐僞即將其人姓名貫址附簿照引給與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前引造冊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繳本部鈔送該庫交收紙劄造引仍具數領關次年合用引縣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批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人茶拿送本處官司問理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貫址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繇造冊申達所轄轉繳本部查考如有日前停藏舊引未曾繳到者榜文到日限三箇月以裏赴所在官司告繳與免本罪敢有不遵條件興販私茶者許巡按巡鹽巡河巡江監察御史監收船料提督洪閘郎中等官及各該軍衞有司守把關隘人員拿問挑擔馱載及引領牙行停藏之家俱依律治罪盤獲私茶并船車頭畜等物俱入官如將引縣照茶依例批驗截角所賣畢[illegible]

赴伍費所在官司告繳。封送原引衙門通類解部查
銷、如此則職掌定而政務修、法令明而姦蠹息矣。

議封贈繼母奏狀　封贈繼母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南京吏部咨、開南京
太僕寺寺丞文林、照例請給故父文洪、故母陳氏、故
繼母顧氏、見在繼母呂氏　勅命等因、到部送司、照
得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
兩京文武官員、未關誥勅者、七品以上至四品、若父
母見在、先與誥勅封之、三品以上、俱與應得誥命、不

爲常例、欽此、續該本部查照天順年間欽奉　詔書
恩例節比題　准各官父在兼贈其母、母在兼贈其
父、共給　誥勅一軸、以省多費事例、具題奉　憲宗
皇帝聖旨、照天順年間例給與、欽此、欽遵、又查得本
部見行事例、凡子應封父母者、繼母亦該受封、諸司
職掌內不曾開有繼母二人三人俱封贈、亦不曾開
有繼母止封一人、止有應封妻者、繼室止封一人之
說、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子之於繼母、禮有斬衰
三年之服、繼母或一人或二人三人、遇有大故、爲之

子者皆當依例守制、遇有恩典、似不可止及一人、今
寺丞文林請給父母并二繼母　勅命、揆諸天理民
彝、似合給與、但往時未見有二繼母並受封贈者、所
以再三躊躇、未敢輕易與之奏　請、若照繼室止封
一人例不與之奏　請、不審今後見在繼母奉養有
缺、及有所違犯、宜何如治罪、而其服制、宜何如守也
今因文林照例請給　勅命、若不與之講究陳　請
定奪、非惟有孤　恩典、且使爲繼母者自分彼此、而
意有厚薄、而其子之於繼母、雖欲同一孝心而不能

盡、非所以均　仁恩而勸慈孝也、合無准寺丞文林
封贈父母并二繼母、共給　勅命一軸、以後遇有應
請　誥勅官員、或有二三繼母者、亦照此例一體請
給、庶幾　恩典均及、而母子之心安矣、奉
旨、諸司職掌無盡封繼母之文、止許封一人

論釋奠禮奏狀　釋奠

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內開、　皇上于今年三月三
日　幸太學釋奠　先師孔子、以臣爲分獻東哲官、
榮幸莫大焉、切觀儀注內一段開稱、導引官導　皇

上詣大成殿陛上，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執事官各先斟酒於爵，候導　上至拜位，贊就位，百官亦各就拜位，四配十哲分獻官，各詣殿陛東西階下，兩廡分獻官各詣廡前，俱北向立，贊迎神，樂作，樂止，贊　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通贊百官行禮，同，贊搢圭，　上搢圭，執事官跪進爵，樂作，　上受爵，獻畢，復授執事官奠于神位前，樂止，贊出圭，　上出圭，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官，以次詣神位前奠爵訖，仍以次出殿門外，東西向立，典儀唱送神，樂作，樂止，贊　上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通贊陪祀官行禮，同，導引官導　上緣中道出，分獻官以次退，若依此儀注，則分獻官始終不拜矣。　臣上拜，陪祀官俱拜，獨分獻官始終不拜，恐非禮也，臣愚以為分獻官拜位，當在殿陛之下，列于陪祀官之前，贊迎神，　上在殿陛上拜，分獻官陪祀官俱在殿陛下拜，　上獻畢，分獻官以次詣神位前奠爵訖，復退于殿陛下原拜位立定，贊送神，　上拜，分獻官陪祀官俱拜，似為近禮，臣讀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此言春官之釋奠主于行禮，非報功也，故[illegible][illegible]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此言立學事重，故釋奠必以幣，今　皇上嗣登大寶，初幸太學，即所謂始立學也，臣愚以為釋奠當用幣，爵亦當三獻，今儀注內無獻幣之禮，是行春官釋奠之禮，非始立學釋奠之禮也，似為未安，或以為舊儀注如此，臣以為舊儀注是則當從之，或有差誤，亦當更之，以求合乎宜，似不可以訛承訛也，乞下臣言于禮官，會同翰林院官議之，然後行事，則　聖明幸學釋

奠之禮，庶幾合乎宜，而可以傳之于後矣。

疏上，准行分獻官拜禮，餘仍舊儀

陳言輔治奏狀　陞賞冒濫

伏覩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縱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前者　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叅[illegible]往年濫陞之弊，欲復　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遞

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為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為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　太祖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　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登　寳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治近習竊國亂政邪術欺　若罔上之罪迸逐剌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兢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

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　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恐不可得此　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幾也可不慎與況今北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　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　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弭　天變伏望陛下自今伊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要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決不可為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　天意下失人心而為　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議知州趙源乞開陞衙門奏狀　廣西土官

看得廣西龍州土官知州趙源奏稱本州地方與安南國毗連每遇交人進貢往來係臣率領目兵迎送護持其間官僞稱侯伯都督侍郎勢張狐犬之威欺壓守邊官員妄自尊大乞照憑祥縣開設軍民府事例將龍州改為龍州府土官知府職事長牙爪精神

固守地方一節臣等竊聞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古昔之格言後世君臣之所當法守者也緣前項地方自　國初開設州治迄今一百二十餘年自趙帖堅歸附為土官知州子孫世襲其職至趙源已是四輩未嘗改作所以邊釁不生境內晏然今土官知州趙源欲陞百餘年來已定之州治而為府治若允所請恐邊境自此多事矣非地方之幸亦非趙源之福合無行令巡撫都御史今後如遇安南遣使入貢經過龍州地方差官

開諭來使務要遵守禮法毋得生事擾害仍戒諭知
州趙源亦要安分循理遵守 祖宗成憲不享和平
之福毋再妄生異議率意改作以貽後日之悔

議修蘆溝河宮不當陞職奏狀

切惟 朝廷設文思院官并把總人匠無非爲營造
設也今副使潘俊等修築蘆溝河堤工完雖曾効勞
是乃職分之當爲非分外事也訪得天順年間并成
化初年亦曾修築河隄本部查無陞官事例止查得
成化十九年六月修築蘆溝橋決口工完陞把總袁

獨兒等十二名八月蓋造恭慎夫人墳塋工完陞把
總柴市成等四名九月修理大慈恩寺殿宇工完陞
把總金全等三十七名俱文思院副使是以濫陞匠
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益動以千計
大壞名器虛費錢糧物議爲之沸騰欲其革罷而未
之能也至 陛下即位因科道建言一切罷去人心
十分痛快仰望太平且如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乃
初政第一莫大工程凡八閱月所役軍夫匠作人等
何止三四萬然後告成中間豈無精通藝業造作有

方之人亦豈無狎摩月日修合藥餌書辦文案之人
未聞有加陞職事者今修堤之功不及山陵三分之
一較其事之輕重奚啻百鈞之於一羽也昔營造山
陵工完未嘗陞官今修築河隄工完若許陞官不無
有失輕重況且今修城等項工程數多若工完之日
俱照此例奏討陞官將何詞以拒之其爲冗濫又復
如前日矣豈不爲新政之累所據副使潘俊等只可
量加賞賚以酧其勞恐不可陞官以開弊端也

議進士石存禮除官奏狀 除授京職

照得今六月本部大選官員取到三甲進士內一
員石存禮年二十二歲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人照依
甲第次序本官該選知縣臣等竊惟知縣乃一縣之
主百責所萃生民休戚係焉非年少力弱者所能勝
任查得舊例中副榜舉人俱除教職中間有年未及
二十五歲告願不就教職者准送國子監讀書二十
五歲以上不願就教職者不准仍除教職蓋以未及
二十五歲者年少未可爲人師範故准令不就教職
況知縣比之教職責任尤重今石存禮年方二十二

歲氣質清秀、形體孱弱、若除授知縣使之宰百里之
地、居羣僚之上、督率衆職、分理庶務、加以送往迎來
承上接下、勞苦百端、恐不能堪、看得行人司行人、亦
係三甲進士、該除官員、其職最簡、而無勞事、欲將不
如此可謂路ノ茍近者一定資格付之制義之
存禮仍送該衙門辦事、候有行人員缺、另行除授行
歷嫌篤且大器成就人材之道乎雖然若ノ者哉
人、使本官讀書進學、日省月修、待其老成、然後授以
宰數千例外與人京官恐亦不可得矣
任事之職、斯可責其成績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選輯
錢穀子璧　參閱

楊大司農奏疏

疏　楊鼎

通惠河舊道事宜疏（通惠河舊道）

看得通州至京城四十餘里，古有通惠河故道，石閘尚存。永樂間曾於此河搬運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

行。先年曾奏欲於此河積水船運，又有議欲於三里河從張家灣煙墩橋以西疏挑二十里，灣泊糧船以避水患者，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流，其水約深二尺，不勞疏挑，惟用閘蓄水，令運糧衛所每船二十五隻，送剝船，自備米袋，挨次剝運。如此則運士得省腳費，而困憊少蘇矣。今蒙命臣等同恭將袁佑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三里河各河道將行船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閘見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看得閘河原有其閘二十四座，以通水道。但元時水在宮墻外，船得進入城內海子灣泊。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道行船，須用從安改闕。除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經過　祖宗山陵，恐於地里不宜，及一畝泉水，經過白羊口山溝，雨水衝截，俱難導引外，及勘得城南三里河，至張家灣運河口，袤延六十餘里，舊無河源，正統間因修城壕，作壩蓄水，慮恐雨多水溢，故於正陽橋東南低窪處開通壕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三里至八里，始接渾

河舊渠，兩岸多人家廬舍墳塋，流向十里流南，合接舊河，流入張家灣白河。其水深處止有二三尺，淺處一尺餘，闊處僅丈餘，窄處未及一丈。今若用此河行船，瓜河身窄狹，淤淺處必用濬深開濶，瓜遇人家房垣墳所，必須拆毀那移。且以今量處一丈計之，水深二尺，若散於五丈之寬，止深四寸，況春夏天旱，泉脈易乾，流水更少，糧船剝運，俱難行使。兼且沿河堤岸高者必須削卑，低者缺者必須增築填塞。又有走沙急湍處，俱要創閘，派夫修挑，倘水少，又須增引別處

水來相濟若引西湖之水則自河口迤西直至西河堤岸來兒添置閘座若引草橋之水必須於大通邊一路剏鑿溝渠亦恐有碍況其源又止出彰義門外玉匠局等處馬跑等地泉亦不深遠大抵此河天旱則淤塞淺澀雨潦則漫散衝突徒勞人力卒難成功況不可開況元人開此河曾用金口之水其勢洶湧衝沒民舍船不能行卒為廢河此乃不可行之明驗也今會勘得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諸水其源皆出於西北一帶山麓堆以導引匯于西湖兒今

大半流出清河若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閉住引至玉泉諸水從高梁河量其分數一半仍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其餘從都城外壕流轉通會流於正陽門東城壕再將泄入三里河水閘住併流入大通橋閘河隨將閘閉天旱水小則閉閘瀦水短運剝船雨潦水大則開閘泄水放行大舟況河道閘座見成不用增造官吏閘夫見有不須添設臣等勘將曾將慶豐平津通流等閘下板七葉剝船已驗可行若板下在官定水則其船亦可通行止是閘座河渠間有央壞淤淺處要逐加修濬較之欲剏三里河工程甚省況前元開剏此河漕運七八十年公私便宜後來廢弛今若復興則舟楫得以環城灣泊糧儲得以近倉上納在內食糧官軍得以就近關給通州該上糧儲又得運來都城與夫天下百官之朝覲四方外夷之貢獻其行李方物皆得直抵都城下若此事舉行實天意暢快人心歡悅足以壯觀我 聖朝京師萬萬年太平之氣象也伏望聖明早賜裁處乞勑各該衙門會計物料量撥官匠并各營見操官軍人等自山

西玉泉一帶并都城周圍壕塹及大通橋直抵通州張家灣一路河道分工逐一修濬如此則不惟省一時糧運之腳價實足以垂萬世無窮之利益矣

會議大同等處事安　會議邊事疏

巡撫大同甘肅等處都御史殷謙等所奏事宜一太原等府州縣歲運邊方糧草因山路險遠止是輕賫銀貨買納如蒲收價貴則積蓄者高價以罔利如有收價賤則　納者侵欺肥已宜令有司遇價賤則將令全買貴則使納至六七分其餘收銀給與官軍准

作倖糧。一山西新設威遠衛，與大同右衛相隣，右衛三面幾四百里，威遠四向僅六里，難以種牧，宜令分巡官會同守備等官查量，以隣近大同右玉林二衛倂地內西南各撥二十里，東北各撥一十五里，給威遠衛軍種牧。一陝西甘肅一帶官倉，近被官攢斗級侵盜糧料，多至一萬三千餘石，少者二千有奇，蓋因監收官不相交代，致生姦弊。況甘肅見有房報正積當衛管之時，其監收官宜二年一代，不許先期而還受代者亦不得託故延緩。一甘肅富豪之家，多賂總

兵副參等官，占奪水利，妨民灌溉，宜令分巡官兼管其事，犯者治以重罪。一陝西甘州左等衛、甘泉等驛遞，并河西一帶地連哈密等處，四外使人絡繹不絕，宜令臨鞏平鳳四府人犯死罪并徒流罪者，俱發充驛遞夫，自備馬驢牛車，相兼服役，仍給口糧三斗，限滿放贖。

覆山東巡撫事宜　山東巡撫事宜

巡撫山東僉都御史牟俸所奏事宜：一今山東飢民荷蒙聖恩，出內帑，發官廪，蠲逋負，停役徭，周恤保愛無所不至，然民日困甚，流移益多。昔宋仁宗遇契丹流民過界，分送諸州，以閒田給種；富弼守青州，遇河北流民至境，區畫賑恤，無異土著。方今天下一統，通融有無，何分彼此，乞勅河南等處巡撫等官，以山東流民分發各州縣，務隨所在區畫室舍居住，驗口給糧，候秋成仍給口糧，發遣復業，以其數奏報稽考，庶得彼此兼濟。一今山東長蘆二運司官鹽不行，而淮浙福建河東廣東鹽課積多久不開稱，乞撥百萬餘引於臨清濟寧等處，報中不拘資次，即與關支，則客

商見利，必趨樂於中納，而有助於荒政矣。一山東所屬該徵糧𥝮粟米豆麥之類，遞年派運在京諸倉，并在外河間涿州臨清德州等處上納，自成化六年以來，連遭旱澇，逋負甚多，官吏以此得罪。且山東飢民賑恤撫綏，尚不能全其生，使更差役追徵，是速之死也，乞俱停止，庶得少安。

議覆巡撫漕運疏　附漕事宜

各處巡撫漕運都御史等官所陳事宜：一工部以各衛所或失火延燒，多因旗軍侵盜，俱罪減遷別論有

此故自焚溺以覬免罪。欲令本衛旗軍備料造船。只
非此輩縱風火之趣。眾所共見。若令軍自造船。恐誤
京儲。請如舊例有司并提舉司相兼修造為便。一漕
運指揮等官年六十者例許更代。而代者率多少年
不諳漕務。請自今雖有年及六十。筋力精健。公勤辦
事者照總督漕運官審驗。仍留在運。一九江鎮江安
慶等衛自永樂年來。屯軍皆自耕自食。後以選征撥
用。運官者多。乃以運糧旗軍撥補。每田三十畝。納子
粒六石。身既運糧。又納子粒。每月又赴各倉支糧。誠

為不便。請各軍月糧一石。止關本色二斗。折色二斗
其六斗存積至一年。則有七石二斗。以六石抵納子
粒。餘為加耗。各都司倣此。一陝西盩厔縣司竹局額
設官吏各一員。歲納課鈔。後竹枯死。而課鈔均攤
補令佃戶俱稱有司官吏仍舊虛設。又正統時新設
靖虜衛除收糧經歷一員。是衛直隸布政司。既歲委
有司監督出納。經歷亦為虛設。請俱革之。一軍士運
糧。近例每石有耗米七升。以備盤剝顧直之用。近因
修濬河閘并造剝船。已摘取其中。而各軍運送本色
赴倉。并各船所帶修通惠河磚石顧直。全資于此。若
將七升之數。一例扣除。則軍士愈困。今宜斟酌每石
只加四升。後不為例。一洮河岷三衛該解廣南永昌
武清等衛軍。近清軍御史等官。加例拘解。緣土人習
性與番人不相遠。恐致激變。請各就附近編於三衛
當軍。一固原衛邊北葫蘆峽口并姚王城俱有古城
一座。通寧夏韋州計周圍數百餘里。內為土達居住
之巢穴。外為虜寇出沒之咽喉。今陝西該解福建廣
東廣西雲南軍一萬一千餘名。而各處該解陝西衛

分軍。亦六千四百餘名。請以南北軍頂充。順其水土
之性。免其跋涉之勞。仍修理姚王城。設平虜守禦千
戶所。其葫蘆峽口。設鎮戍守禦千戶所。俱隸固原衛。
其開城得為屯田。且耕且守。五年後方令納糧。平虜
千戶所仍聽寧夏總兵官節制。一褒城縣雞頭關沔
縣白馬關。舊于漢中寧羌二衛月差百戶率旗軍守
之。而各軍惟刻剝商賈。縱放軍囚。有害無益。請各設
巡檢司官吏署之。一和州含山縣。舊有斫辦蘆柴。弓
兵等以蘆場水衝。困於折納。令每柴一束。約米四升

其歲八百石有奇但納本縣倉至天順間以三分之二赴運於州每石盤運加耗多至一石四五斗請仍存留本縣以省加耗一鳳陽府廣儲等倉每歲約支中都留守司及各衛所官吏糧二十三萬九千二百餘石祿米倉歲收各處糧俱爲停免兼起運不到故支者茂增而納者茂減恐將來供給不足及南京金川門中和橋二草場所積草足用五六年恐年久腐爛請以明年河南有糧州縣實徵米麥添撥鳳陽倉上納又以鳳陽淮安揚州三府實徵南京馬草量爲

折米亦納於此使有積蓄已之一南京應天橫海龍虎二衛俱在江北衛各有倉歲收錦衣等衛屯種子粒不過十一萬二千一百餘石而所支三衛并武德河陽江淮各衛官軍俸糧乃用十三萬九千二百石有奇往往取足于南京在城倉各軍月支不便宜以應天府所屬江北縣分并直隸沿江府州每年夏稅撥於應天等三衛倉以足每歲各軍之用一南京各衛倉糧例以地濕泥爛每石該一尖一平收約餘八升今以糧長納戶作弊從都御史周瑄請每石明加八升正耗米俱令解甚便近因建議者復令如舊今欲令鳳陽及南京江北分弁五府以下諸司收糧則皆如舊其在城各衛倉仍如周瑄所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徐鳳彩聖期　選輯
　　　　　　　　　錢　穀子公參閱

馬恭襄奏疏

奏疏　　馬昂

覆陳選禦虜疏　　覆陳選奏

頃山西道監察御史陳選言、北虜部落惟孛來最強、又寄招爭顏三衛及海西野人女直相結屯住、去各

邊來朝要我賞賚、窺我虛實、其犯邊之情已露、而我邊臣守臣、多因循怠慢、城堡不循飭、甲仗不堅利、軍士不操練、甚至富者納月錢而閑、貧者迫饑寒而逃竄、是以邊備廢弛、緩急無憑、藉乞勅該部計議、行文各關務要脩治甲仗、操演軍士、痛革前弊、候至九月、請勅大臣編歷巡視、若鎮守備禦等官、果有盡心所事、邊備整飭、而士卒愛服者、量加賞賚、以旌其能、若素無勇畧、廢弛邊務者、量情降黜、以警其怠、邊關要害之處、或當益官軍守備、或當設營堡隄防、或當用墩臺瞭哨、而役未有者、俱要處置得宜、務要隨時月差遣大臣巡視督責、則五七年之間、一帶關口、無不整肅、威武無不振揚、而虜寇不足慮矣、宜准其言、

覆時政疏　　覆陳時政

頃南京監察御史鄭安等、上言時政八事、其一曰、徙戎狄以安中國、門庭之內、非宦豎所宜居、村落之間、非豺虎所宜伏、萬一四面有警、則彼伺變而動、昔晉人居戎內地、以致五胡雲擾、近日曾欽用達軍謀反、其明驗也、伏望

八事乃撮其一事者共徐并兵部事於此

陛下覽古鑑今、防微杜漸、凡京畿之內所置降虜、令該部設法處置、或遠徙邊郡、或分置外衛、肥隸軍伍之中、治以中國之法、其原管頭目、亦調開別衛、分不得羣聚一處、坐生其心、夫人少則易制、勢分則易弱、庶幾中國底寧、戎心永格、其一曰、平寇賊以靖邊徼、今天下太平、兵革不用、獨廣西蠻賊作耗、流及廣東、殺掠人民、攻陷城邑、蓋由將非其人、兵失其馭、是以人各偷安、莫肯赴敵、寇至則却走以避其鋒、寇退則張皇以徼其功、昔狄青宜撫廣南、示將月而破儂智高、近時山雲為總兵而徭獞不敢

由汝今天下豈無賢將如狄青由吾者但未有以的
知而用之也夫兩廣雖邊地然此賊不除則延蔓之
勢漸不可遏四夷聞之恐生他患乞選良將以滅賊
爲期仍遣有風力御史體審先論兵將老師玩寇之
故懲治一二以警其餘然後申明軍法凡賊人出入
蹊徑官兵不守把經過地方官兵不攔截攻劫堡寨
官兵不固守所牾城邑所司不報聞皆治以重罪如
此則法令嚴而將士奮勇賊可補定而邊境獲寧臣
等議以爲二事皆有理但徙戎之論朝廷往因言者

有違官不必動之說惟兩廣賊情宜另遣御史體審
事爲可行。

會議漕運事宜　漕運事宜

此成化三年漕運事也舉其一以例其餘蓋舉可以參

一兌運成化三年秋糧三百三十六萬石淮安徐州
臨清德州倉支糧七十四萬石如有災傷停免就令
漕運官於淮安等倉照數支運一兌運糧米正糧每
石兩尖加耗平斛其加耗則例湖廣江西浙江六十
五升江南直隸并廬州府五十五升江北四十五升
徐州四十山東河南三十一兌運米以十分爲率京
倉收六分通州倉收四分支運俱通州倉收上官軍
領運如遇風水壞船百里內府州縣正官百里外所
在官司親驗申漕運官依例處分一運糧官軍行糧
浙江江西湖廣江南直隸衛所并南京各衛俱於本
處支米三石江北鳳陽等八衛所并直隸廬州安慶
陸安滁州泗州壽州儀眞揚州八衛俱於淮安倉支
米麥二石八斗高郵淮安大河邳州徐州左六衛俱
於徐州倉支米麥二石六斗遮洋船并南京水軍左
等八衛於南京各衛倉大河等五衛於淮安常盈倉

山東於臨清倉俱支米二石四斗德州天津等九衛
於德州倉支米二石一南京有無籍之徒名爲跟子
遞各處起解糧草布絹到京先於艤舟處迎引赴官
每米一百石草一千包索取歇家銀一錢其歇家亦
百端邀說取利事敗法司罪如常例人無所懲請令
南京法司如有犯此徒罪以上者枷號三月謫戍邊
方一南京各衛應納屯田子粒已有定例近多拖欠
不完者蓋徵收之數少管屯之官多各役公營私屯
事應差不能存業請自今有屯衛所俱選老成廉幹

者一人總理。徵糧之時，不許差人及親[illegible][illegible]各衛，仍照紅牌例，無得擅科差遣，違者聽巡倉御史舉劾。一、南京英武、飛熊、廣武衛，初撥江北下屯，該納原額子粒一萬四千三百六十九石八斗有奇，除起運外，存留者俱各衛收。然既無監收之官，又無放貯之倉，故每月雖有俸糧支給，而無扣支之數。宜令本衛董脩倉廒，付經歷收支，歲遣主事一人監督。一、南京翰林院官吏，及翰林院官員，該支南京三分四分本色俸糧九百六十餘石，每歲俱於禮部關支，不便。請以本

院空地，修理倉廒，每年會計糧數，定撥收支，庶事體歸一。一、河南舊添注僉事一員，提督中都留守司并安慶等二十八衛屯種，近革去，於額內副使僉事，歲輪一人提督。事冗官少，不便，宜如舊添注僉事一。一、王府婚喪大事，每歲朝廷二五次遣官行禮館穀賻遺，未免浩費。請自今親王郡王并妃，如傳差在京內外官行禮，其將軍縣主以下，應差京官者以命布政司官，應差內官者以命本府承奉。一、朝廷設立倉糧，預備賑濟，官吏放給之際，多不用心，里老書手，貧緣作弊，貧難缺食不得其濟，而殷實賄賂多得支給，或假逃戶以冒支，或通與皂以關用，又有虛數侵盜，插和沙土者，以致小民不被實惠。乞勑該部出榜禁約，如有仍前作弊者，不拘贓數多少，發口外為民，事屬枉法者充軍。一、為事官贓證明白，問擬罷職者，往往捏詞赴京妄訴，擾捦原問官吏。自今在外巡撫巡按并按察司問過有贓官吏，赴京訴冤者，原問充軍者發極邊衛分，原問為民者發口外。一、濟寧州至汶上縣，先因雨雪泥濘，添置康莊驛，設馬二十五匹，驢六

十頭，專以驢撥南城開河二驛，改置站船，而馬仍留本驛，宜革去之，而以馬撥譚城、安城、劉晉、桃園四驛。一、山東所屬寧海、威海、成山、靖海、大嵩、鰲山、靈山、安東等衛，雄崖、海陽、靈津、奇山等所，僻在海濱，分巡分守、提督、把總官，經年不至，致軍民被虜，邊備不修，設或倭寇猝至，為患非輕。乞勑山東按察司管糧副使兼提督官軍，修城池，繕器械，禁科擾，操軍馬，以備不虞。一、直隸淮揚廬鳳四府，徐滁和三州，地勢卑濕，不利畜牧，故解官之馬，多以不堪退回，乞加江南鎮江

等有事例每年收價銀十兩類解則官民兩便矣一徐呂二洪全藉河南舺沙岡等處水灌注接濟運船先年設主事一員後又添設河南參議一員專理近乃罷去兼管於河南布政司分巡官以故上源淤塞水利不興請如舊增置參議為便一濟寧州小長溝至開河驛堤上接汶泗等河下通黑馬等溝道引泉水以濟糧運元時州之西蓄孫村南望二河之水設減水閘十餘座水大量為減泄小則流入官河甚利今久失修葺日就坍塌且每歲山水衝壞堤岸春時

無不接濟夏則漫流渰沒田禾舟楫難行請如前修築一儀真至通州俱係運道而淮揚一帶水路各有專官管理。惟自直沽至通州事多廢墜請令張家灣收輓主事督同所在軍衛有司委官提調各淺夫老以時採取椿草每春初糧運之時遇有水淺漫流如法築攔壩堰逼水歸洪庶糧運無滯留之患一貴州土官襲職有例就彼冠帶免其赴部乞照近年湖廣等處官吏事例令上官五品以上者納米三百石。六品以下者二百五十石以備凶荒一京倉缺廒收受糧米先請修造二百間工部已於大軍倉內蓋造六十間然猶未足用工部所餘木植尚多通州亦然請仍益成原請之數。

李中丞奏疏

奏疏　李賓

推舉御史疏　公同推舉

本院先奏御史缺員數多請將天下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正官選推官知縣中廉能名著歷練老成言貌相宜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進士舉人出身歷任

三年之上不限旌異與否舉送吏部覈實分送兩京各道問刑半年照例實授其有知而不舉舉而不公者罪之已蒙俞允兼命巡撫大臣公同推舉自是惟南直隸巡撫巡按及浙江兩司會舉數人其他顧忌畏避未見敢舉一人者。又其後止許推舉曾經旌異者且旌異多出好惡之私。又有避嫌而不肯旌異者巡按御史每年一更有前以旌異而後不肯覆勘者。其中有年貌不相宜者有非科目出身者有旌異之後易其初心者古稱立賢無方不可拘泥又曰薦賢

受上賞。薦賢蒙斷戮。若不納賄賂。不私故舊。不聽請託。不執偏見。謫於公論。自然得人。況今御史多缺。而緊急用人之際。乞如前例。仍行天下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正官。各舉所部推官知縣。凡以科目出身。三年洪清堪為御史者。雖未有異常薦舉之者。復知而不舉。舉而不公者。仍論以法。如此則振揚風紀。皆得其人。而天下有司亦知所勸勉矣

保舉疏

賢才循在下僚。上不見知。無由自達。乞勅在京文臣

四品五品管事官及六科十三道官。各舉所知。如知州缺。則於州同知判官知縣等官。知縣缺。則於縣丞主簿教職等官內各舉一人。該部再加詳察。遇缺除用。仍各註舉主職名。日後犯贓違坐。仍論通行各處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分巡官。照依憲綱事理。所至之處。廣詢博采。守令廉勤公謹。六事克舉。備荒積聚者。戒飭之。糾劾之。務隨實效。分事處文。若巡按御史按察司官不用心訪察。顛倒是非者。俱坐以罪。如此則守令各知所勸。而益脩厥職。守令知所懼。而勉於為善。庶幾守令皆得其人。下民各安其生。而無流移失所者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姚臺元可參閱

白恭敏奏疏

疏 白圭

禦寇方畧疏 禦寇

一延綏邊方東西綿亘二千餘里，通接察罕腦兒、斷頭諸處，最為要害。諸營堡防守官軍，俱於陝西南陽

潼關摘調，每歲分番往來無常，恐非經久之計。切見榆林城、安邊營、神木縣，係邊境要衝，土地廣饒，水草便宜，於其地各立一衛，或分調延綏、慶陽三衛全伍官軍，或編送內外問擬刑徒，及近歲清出諸衛新軍守禦其地。一虜寇近年以來，稔知我邊軍馬單弱，營堡寥落，輒肆侵掠。今河冰已解，尚在河套，且各堡屯兵相離路遠，猝遇有警，不能應援。切見榆林等營堡舊調諸處守備官軍，頗弱不齊，宜於其中精簡膂力過人、弓馬閑習騎兵二萬，分屯三路，量加賞賚，名曰遊擊。令其五人為伍，十五為隊，編為伍甲，籍其姓名。有功則同隊，無功則併戮。又推舉可用武臣三人，一人充總兵，二人充遊擊，專用禦寇。仍請敕文武大臣一人，蒞紀功勘合，同總兵等官，帥軍中激勸陞賞，假以生殺之權。其所選官軍，中路一萬，聽總兵參將調遣；其東西二路遊擊將軍各統五千，或在安邊、神木邊境，或駐延綏、環慶，就糧按伏，往來隄備，首尾相應。使我有掎角之勢，敵受腹背之攻。一甘寧延綏三邊操備軍士，俱係西安左等衛累次選調防禦之數，父

子兄弟相繼戍邊，離彼原衛既遠，數償官馬，歲治軍裝，勞役不息。戶有人丁，亦各差操。且陝西災旱連年，衣食缺乏，雖給口糧，不足以贍，故軍士逃亡，殆以千計。今軍旅方殷，恐漸乏人守禦。乞令各邊守臣查勘所調旗軍多寡等第，如京軍事例，或聽於原衛全支月糧一石，或聽優免餘丁差役，使聽助軍費，或聽歲加賞賚。倒死官馬，令守臣區畫，眾為買補，則軍伍無逃亡之患，而人心可勸矣。一延慶二府所屬環縣、合水縣、慶州、保安州等處，民居散漫，城堡遼闊，搶寇剽

掠，西合水白豹等川，鐵邊德靖金湯諸處，有城堡墩臺遺址，亦有山寨險利之處，乞令陝西三司堂上官親詣邊陲查勘，估有墩臺山寨之地，量役軍民修築，凡旁近散處軍民，悉拘入堡，守望相助，又增撥延慶二府原選土兵，分屯操守，及各處問擬囚徒，定撥墩臺哨守瞭望，有警舉火傳報，則邊氓有保聚之固矣。

四川盜賊疏　盜賊

日者四川盜起，燒毀縣治，敵殺官兵，而江西河南山東俱有草寇竊發，南北直隸水旱相仍，淮河淤塞，湖

水乾涸，所在多轉徙之民，行舟被刼掠之害，浙江自去年以來，旱潦為患，江湖溢漲，礦賊竊起，兩廣流賊未寧，陝西虜寇未息，荊襄流民未定，此皆目前可慮之事，令天下有司，既不能加意撫卹，以消患于未然，又不能及時緝捕，以弭患于已發，事機一失，漸不可圖，則遠近騷動，其憂將大。惟　皇上以生靈為念，申敕各處鎮守巡撫巡按并三司官，嚴撫捕之禁，重隱蔽之罰，凡有盜起，即時捕絕，仍令有司巡視撫理，如所巡之地，盜賊刼掠至于再三，而一月不獲者，分巡分守及原委官，俱令停俸捕賊，刼掠至于四五，而限內不獲者，令戴罪捕賊，必獲乃已，其或聚成羣，事勢艱大，馳奏處分，如有因循隱匿者，聽鎮守等官執問，如此則法令嚴明，盜可以戢，而民可以安生矣。

軍務七事疏　軍務

近者虜勢陸梁，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越，非假以便宜重權，人不用命，因疏軍務七事，請敕越遵行之。一，官兵有能以寡擊衆，出奇殺賊者，聽越取所在官庫金帛賞之，仍上其功籍，若畏縮失機，及奪取首級，掩

為己功，情罪深重者，參將以下，即軍中斬之以徇，輕者或停月俸，或奪冠帶，或降祿秩，庶賞罰嚴明，官軍用命。一，令陝西延綏寧夏官吏軍民舍餘人等，有計謀超越，習曉胡事者，有運籌破賊，可以成功者，悉聽越詢訪擧用，一體陞賞。一，陝西平涼及高橋等處，多土達土人，善射敢戰，宜令越選其衆所信服之人，令自招集，能招千人以下者，授所鎮撫，千人以上者，授百戶，五千人以上者，授千戶，原有職者，遞陞一級，仍人給銀三兩，布二疋，月米一石，并撥馬器仗，復其賦

役號爲義勇編立隊伍相兼調用如例陞賞事寧之日願從軍者聽不願者放歸農其官員軍民戶下有年力精壯自願報效者亦如例招募一官軍土兵人等奪獲虜寇畜產近皆以給有功官軍但虜寇所掠者多陝西軍民孳畜將置無以辨作後有奪獲者仍給原獲之人其餘被掠者給主還之不得侵奪一領軍守備大小將官戰守各有所宜宜因其才吏易之一典守糧草官總事作弊以致邊儲空虛及委辦軍務任情避事者不分方面軍職聽即執問其延綏陝西寧夏鎮守總兵副參遊擊等官俱宜聽越節制如有安邊弭寇之策馳奏以聞

處置荊襄疏 荊襄

荊襄一帶山林深阻流民往往羣聚其中時或弄兵以爲民害今人幸已掃除尚不乘時處置恐餘孽復滋將貽後患臣等議得襄陽荊州等衛所官軍永樂宣德間俱于本處操守未嘗遠調旁縣在萬山中去襄陽七百餘里山水險惡其千戶所專一守禦地方均州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穀城光化相爲唇齒其千戶所專一控制諸縣自正統十四年以來始將各衛官軍調遣麓川兩廣等處征進及于太和等處脩造以致城池空虛武備廢弛故賊首千斤劉得以乘隙爲亂請以分調各處官軍取回操守城池有警易於調用又安遠縣西北抵房縣五百餘里西南抵夷陵二百八十餘里東南抵荊州三百四十餘里又去荊門南彰當陽隔[illegible]縣小民寡遇有盜賊急難救援請于此設立千戶所以備禦地方又荊襄地方官與陝西四川河南四省疆域相接道路險遠要害去處無巡檢司盤詰以故所在流民往往趣之久則聚集爲非請於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房灘當陽縣漳河口立巡檢司設官置兵盤詰姦細又均州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城棗陽光化宜城當陽遠安等州縣州止設知州判官吏目縣止設知縣典史且此數處民少地廣就食流民屯田軍餘數少詞訟紛紜盜賊時發請州添設同知一員縣添縣丞一員俾專撫安人民緝捕盜賊防革姦弊

覆舊翼安邊疏　安邊

故事邊境封界之外軍民不得擅出耕牧邇歲守邊諸將乃私令軍士於界外開種沃地於各堡分牧頭畜招寇虜掠因糧於我（亦嘗下兵部覆奏通行邊上禁）欲令巡按御史行邊禁約宜移文延綏鎮守諸官禁之違者聽巡撫巡按并按察司奏治山東逃民見在神木葭州諸邊營堡耕牧致生邊釁俟無事之時欲審其貫籍給以口糧省令復業有居處成家願編軍伍者聽宜移文巡按并三司分巡官如所擬行之各邊將帥以損兵為失機寇至則嬰城閉匿欲遣科道一人在邊巡察凡遇有警敵衆則別守而要其歸敵寡則併力以殲其衆然兵無定法宜移文守邊官員有寇則相機戰守寇衆則互相應援不得依違誤事各邊營堡守瞭官軍羸壯貧富不同守備等官或包辦月錢或占為匠役或令耕田取利故有力者偷安自逸貧弱者久守墩臺欲專遣御史一員往來點視凡守墩官軍季一更代然令各邊有警專人巡視恐致煩擾宜移文巡撫官嚴加禁約務使差役均平違者聽巡撫巡按官參治榆林

東西地方胡寇出沒之所欲增設烽堠營堡調守墩軍馬宜移文鎮守等官令詳議可否以聞欲如舊制以奮勇當先者為奇功不次陞賞以斬獲首級為次功量加賞賚雖近年間以奮勇當先與擒斬一例陞賞然皆拘量賊情功次多寡處之實非舊制蓋奮勇數多恐賞至於濫宜仍如近例因功陞賞當先官軍有出衆奇功聽總兵等官擬奏區處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選輯

李之楠仙植參閱

王莊毅公奏疏

疏 王竑

論邊事疏 制虜

臣聞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曩者逆虜孛來犯邊朝廷用安遠侯柳溥充總兵官統大將軍趨涼

州以待敵所謂正兵也又命武平伯陳友充遊擊將軍往來截殺豈非奇兵乎友等用是出虜不意劫其老營輒獲無算至今虜聞遊兵輒懷畏避此用奇取勝之明驗也今此虜復來入寇雖與講和終非久計乞照前日用兵事宜令副總兵馮宗統領京營并河南山東等處官軍為正兵從蘭縣大路徑進復分兵一二萬人以參將一員充遊擊將軍統之仍命文臣一員監督各給旗牌從宜調度分為兩翼各路而進如知賊已成按兵是備不然則與甘肅等處總兵密相糾合或斷其前或截其後或衝其腹心劫其老營使彼腹背受敵首尾難救如此則虜酋可擒醜類可殄而邊民得以息肩矣

覆安邊方略疏 備邊

一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併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關閉使我有險可守寇無利可乘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處兵不過一二百人勢孤兵弱難以應敵遠兵猝難應援府谷縣境極臨東邊西距諸營八百餘里師來寇去勞敝無功可選諸營精兵九

千分為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統馭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則巡歷邊鎮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相去不止數程遇警猝難馳報況虜入寇必經邊堡而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餘人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因追補虧損官馬無力賠償雖出陣傷亦違例徵併是以頻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賠庶不使軍馬兩失

論陝西用兵事宜疏　陝西用兵

一關陝之地風氣剛勁俗尚武節多有智謀勇敢之人乞出榜召募一乞給降銀牌遇有功者即給賞存照以憑陞用一山東河南等處見調官軍乞如京軍例賜銀兩袢襖一軍中處置諸務並無法比可據軍士往往臨陣在逃多方誤事乞查洪武永樂年間行軍決罰條例頒降軍前以憑遵行一乞將陝西布政司官庫見貯銀布收買戰馬五千匹給軍征進一乞將陝西在城及邊西所屬衛所官軍民壯舍人餘丁操練以備警急調用

兩廣剿賊安民疏　兩廣剿賊

一兩廣之事在此一舉趙輔韓雍須假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斯可望其成功一輔等至彼須審度賊情輕重緩急事輕而緩者委三司官謀勇可任者分道守禦重而急者須躬親率兵從事欲于廣西進兵則先守潯州諸處要害賊奔之地欲于廣東攻剿則先據賊之歸路務俾此賊進退無路腹背受敵（兵每出賊遁兵去則復來此西南夷之常有也須）一賊聞我軍既集恐深遁不出須築堡立柵爲圍困之計（大抵以殺兵之）不可輒稱賊退民安即與班師一須嚴戒軍士不得斬殺幼兒婦女及被脅來歸之人以爲功仍宜榜諭脅從之人願復業者曲加賑恤一廣西土官人等有能招集土兵狼兵殺敗猺賊平定一村一寨者即給以冠帶具奏量與官職其兩廣境內官吏軍民及致仕閑住等官有諳破賊方略許詣訪舉用有功一例陞賞一兩廣連年被賊擾害民不聊生今大軍徂征復累供給其民間應買辦解納物料并清解軍匠及成化元年以前逋欠糧銀商稅鈔貫乞暫停止

李襄敏公奏疏

疏　李秉

奏虜情疏　貢虜

近者迤北進貢使臣從萬全右衛拆墻以進徑至宣府駐劄洽山牧放馬駝近者一二十里遠者四五十里聽候辦驗馬匹延住半月之上方起程赴京誠恐其窺伺虛實變生不測乞敕廷臣計議今後如遇使臣到就令將所帶弓箭行李收封在官依例放行騎牽馬駝選人伴送赴京辦驗庶不令彼久駐窺伺

奏邊務六事疏　邊務

一戶部送銀一萬兩收貯官庫令候軍士出戰日給賞臣以為未戰而賞則可使修器械壯士氣臨戰而賞則緩不及事雖有無益且既賞精兵次撥軍士亦守中路哨係策應人數若令不預恐沮其効勞之心乞以前銀精兵給什之六次撥給什之四庶恩澤稍均人有激勸可圖成功一各處軍士止以有妻為有家小其雖有父母兄弟而無妻亦作無家小減支月糧是輕父母而重妻非經久可行之法况父母兄弟供給軍裝

不無補助乞以此等作有家小開報一體增給庶使親屬有賴軍不逃亡一調撥守邊官軍俱有行糧口糧其家小在原衛者復給月糧固已重費矣近聞有家小隨住潛將本衛月糧糴賣與人者又有私探家小因而逃赴原籍者是虛出之弊又且甚焉乞令該衛送其家小俱赴守備處所就支月糧行糧併給其有父母年老果不能去及事故代回者仍在原衛給月糧必須開寫明白勿得重冒一舊例各邊瞭望官軍大城四十里之外者方給口糧近因達賊犯邊劄立墩臺多在腹裏守瞭官軍較之沿邊晝夜不得休息者勞逸不同而口糧一體支給亦有虛費乞令住給一宣府先因布少軍士冬衣布有家小者三疋四疋者內一二疋每疋折棉花三斤近聞本地布貴花賤價直不平人心嗟怨乞令每疋折棉花四斤一宣府既添除山西參政副使等官監督收放糧米其舊差本部收糧主事一員不無虛曠宜取回部。

論邊事疏　邊事

臣材識粗庸叨膺邊寄偶有所見不敢緘嘿謹條具

以聞一各處沿邊衛所舊有武學近多革廢故官舍之家雖有俊秀子弟無能教訓欲求將材不可得已乞令各衛所充軍文職有學問者免其差操或于舊學或于閒房專教官軍子弟庶俊材不至于失學將材不至于乏人一萬全諸衛所官軍自操撥以來或與賊交爭死于鋒鏑或勢孤力屈被賊虜去其遺留父母妻室有老年者殘疾者衛所無人養贍原籍程途窵遠形影相弔無所依倚饑寒死亡誠可哀憫乞令所在官司量與口糧布衣恤其饑寒俾全性命庶

廣朝廷之仁政以召天地之和氣一古云無三年之積則不可以爲國今戶外倉庾多無三年之積而來自永寧西抵蔚州多有荒閒田地可以耕種宜令宣府等處見操步隊及空閒軍餘開墾庶軍無饑饉之憂民免轉輸之苦一係安新城去懷來僅六十餘里柴溝堡距懷安城僅四十餘里鎮守內官在懷安城則有章係陳士在懷安城則有田霖韋源每歲令此四人者輪流守備更代不一士卒苦其往來艱難官吏厭其迎送頻數況所在各起房屋勞費軍民宜令

前四人者二人分守係安新城柴溝堡二人分守懷安懷來則官事簡而人無所擾委任專而責有所歸一直隸隆慶州民原有十四里永寧縣原有八里自變亂以來死亡逃竄者衆今見在民隆慶不過四百餘戶永寧不過一百四十餘戶合之不過五里有餘而兩處州縣相去僅四十里爾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今官吏多而民少民其能安富乎宜將永寧縣併之隆慶州則民不受害官無冗員而糧有蓄積

上邊議三事疏　遼東邊事

一遼東自在安樂二州先年投降夷人陞授指揮等官遇有病故免其子弟赴京就于都御史處驗査後兵部必欲其應繼之人赴京襲替多有貧難經年曠職者人心嗟怨或因而泄漏邊情乞今後凡有應該襲替之人許于遼東都司轉行巡撫都御史處襲替具由令本司年終通類造冊奏繳以備查考一遼陽開原二處有副總兵參將分鎮守地方緣其間所屬通遠等堡俱係夷賊侵犯之處山路險遠必得熟于鄉導裨將統調人馬分據要害庶幾有警易于應援

臣見延綏等處參將都指揮韓斌生長遼東曾守備義州號令嚴明夷狄畏讋今延綏邊警以寧乞將韓斌取回遼東命充遊擊將軍聽調殺賊一遼東地方自成化二年秋以後迄今被賊搶掠之處其聽調官軍多有與賊交鋒被傷陣亡者又有守瞭墩臺城堡被賊攻圍射傷身死者已該鎮巡等官節次奏報有案可查而陞賞不及乞行巡撫等官將節次行勘造冊敢勇當先及陣亡被傷官軍併未行勘冒與賊對敵被傷或因而身死沒于王事者通查明白量加陞

賞以激勸人

整飭邊備事　防守墩堡

臣聞制狄之方，固莫先于講武以練兵，安邊之策，尤莫先于據險以守固。照得獨石馬營等處城池形勢險隘，官軍頗多，戰守有人，若賊寡則有寡不敵衆之心，不敢輕進，勢衆則有腹背受敵之患，不敢深入。又有都督孫安在彼提督，號令頗嚴，官軍知畏，縱有警急，亦無足慮，所可慮者，惟宣府而已。切照宣府迤北沿邊一帶，大小白羊、常谷、青邊、張家等口，中間多有

迯行人馬去處，正統初年，該太監與安、尚書魏源，親詣彼處相度形勢，築立城堡，調撥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以絕邊釁，固安人心，續該總兵官楊洪奏准將大小白羊等城堡原守官軍馬匹歸併葛峪堡，練比因青邊口、張家口、西北邊等處城堡，係緊要去處仍前守備，不曾歸併，後因達賊犯邊，前項城堡無人守備，俱各廢弛，及照青邊等處，內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等處，況往宣府等處軍餘，俱由彼處出入，前去馬石等營，盤運糧米，被達賊搶擄者甚衆，此等之人深知鄉導，是以被擄軍餘王春等入境打細，由此進入其原立城堡，若不仍前復設，調撥軍馬照舊守備，非惟無以嚴邊防，誠恐有以啓賊意，臣屢以此事與鎮守總兵等官柏玉等極陳利害，商確施行，柏玉等僉曰可行，獨總兵官紀廣執迷不從，說稱沿邊墩臺俱有守哨官軍，便不守這也不妨，臣切慮沿邊墩臺相離遠，人馬去處城堡少者四五里，多者數十里，縱有奸細乘夜進入，守墩之人豈能望瞭，及照原守城堡，即今見存，其守備官軍俱在宣府等處團操，前

項城堡缺人守備，倘有奸細投間抵隙，因而入境窺探虛實，貽患非輕，臣叨居言路之官，濫膺糾察之任，義所當言，豈敢緘默，如蒙乞敕兵部行移鎮守等官將不係歸併團操青邊等口緊要去處量撥官軍馬匹，仍前修守，分委都指揮或的當指揮一員專一在彼提督，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仍行見在參將楊能，量帶官軍，于墩空添築墩臺，以便瞭望，其歸併大小白羊等處遺下城堡隘口，仍分守備萬全右衛都督江福、葛峪堡都指揮楊文提督墩臺、都指揮樂泰

等嚴督該管官軍常川遠出哨探以備不測不許怠忽以啓賊計務要關防周密而嚴謹隄備相機行而邊境無虞仍行都督紀廣從長斟酌如果要害去處可以不設守備本官別有禦寇長策令其明白奏請定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徐桓鑒惠朗 參閱

周文安公集

疏 周洪謨

安中國定四夷十事疏 安夏定夷

安中國者三。一積民食。國家舊有預備倉以積穀。但有司率爲文具。宜立定規通行天下。凡積粟以一萬

石爲率。遇大豐年。官積穀十之三。中豐年十之二。下豐年十之一。積之之久。十里小縣。可至十萬石。[illegible]大縣。可至百萬石。凡府州縣官考滿。以積穀盈欠爲殿最。不幸而遇災。驗口賑給。凶年既散。候大豐年悉令還官。不取息。中豐年還三之二。下豐年三之一。凡民所還。及官所積。須使滿小縣十萬。大縣百萬之數。則有備而無患矣。一撫流民。西漢時召信臣守南陽流民自附八萬餘口。東晉時雍州舊在陝西西安府因流民來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松滋縣舊在直隸廬州府。因流民來聚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荊江之南。其後南雍遂併於襄陽。松滋遂隸於荊州。此往事之可法者也。成化七年。從檢討張寬之奏。流民聚此處者。械歸故里。適值溽暑。因饑渴而死。（此自敍疑事）妻女被掠。瘟疫盛行。船夫逃解者。懼其相染。故覆舟於江。後令都御史原傑招撫。計死者九十餘萬人。故當時四川陝西地震五百餘次。災傷徧於天下。此今事之宜鑒者也。今宜著令流民與各郡縣相隣者。倣召信臣故事。聽其附籍。仍復九年。待其安定。然後徵

之。遠而不可附籍者。倣晉南雍州。松滋縣故事。設州（此亦於今當行）縣。置官吏。編里甲。建庠序。以治教之。今流民在在有之。四川湖廣尤多。凡流民所在。宜令附籍。量爲賑給。寬徭省刑。承絕戶田地者。使納其糧。刀耕火種者。免之。則流民即良民矣。一弭強寇。東漢時廣陵賊張嬰寇揚徐。太守張綱。單車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即降。今強寇時常有之。謂宜先令人以張嬰故事。備錄本末開諭招撫。如其聽從。散歸農畝。否則征勦未晚也。其禦四夷者七。一備胡虜。東漢大將軍耿恭擊匈奴所

閤恭遣人持藥矢射之其肉如沸而死今西北一帶守邊者俱宜用藥矢或用之弩箭邊箭神臂弓但賊近邊境即斃其馬則敵人畏懼永不敢窺伺邊境矣

一剿廣西猺獠漢順帝時日南象林蠻反乃募蠻夷使自相攻嶺外悉平唐明皇時西原蠻黃乾曜等叛詔募嘷古酋領方子彈甘令暉等討之遂斬乾曜今廣西左右兩江知府土兵不下四十萬若夷人出沒不調（土官勞同蜻蜓伐交雖爲上策然非十萬之忠不能以中言動也）中國軍馬止募土兵征剿轉輸金帛以資糧餉如通把事有功者陞爲冠帶通把事又有功許子孫世襲

又有功陞爲隨司長官又有功許子孫世襲若土官知縣有功陞知州知州陞知府知府陞宣慰又累有功則歷陞而上以至都指揮都督則人皆盡心無不可破之賊矣

一征剿西南夷及吐蕃漢昭帝時西南夷姑繒葉榆殺藍州太守乃召鉤町侯亡波擊之唐德宗時吐蕃入寇乃召南興牟尋擊之今貴州苗賊即古西南夷如其出沒則調貴州四川各宣慰司土兵以征之松潘番人即古之吐蕃山路極險百姓運糧常被夷人搶劫此四川之大害也乞將松潘官軍留一半守衛移一半於山麓之下庶省一半運糧之苦仍召松潘所轄四宣撫司長官與之約能勦捕羌夷者陞賞皆出常格則四川大害可去矣

一征剿雲南邊境雲南老撾等處其地瘴氣甚毒進者必死若不得已而征之必須調各處土兵資以餽餉約以陞賞如唐之調雲南異牟尋以征吐蕃遂在境外尚成大功況近在雲南者耶

一經制雲南境外地方雲南臨安縣南有野人一區內不屬雲南外不屬交阯宜善諭其酋長與之建立衙門使自推寨主堪任知府

等官者奏請定奪止許三年貢馬免其一應差發則內可以屏障雲南外可以捍蔽交阯

一經制湖廣溪峒諸蠻宋太祖時辰州夷人秦再雄武畧勇健擢辰州刺史終太祖世邊境無患今辰州苗賊地方宜因克平之後如宋太祖故事使各峒酋長自擇其溪峒可立宣撫長官司并土官知府等官則可使如宋之無邊患矣

一經制四川都掌大壩 太祖高皇帝經制雲南貴州及四夷之境設立土官宣慰宣撫知府知州知縣等官獨廣西蠻猺縣分湖廣苗蠻溪峒四

川都掌大壩三處未盡設立，所以三處每有夷人出
沒之患，乞如　祖宗成憲設立土官為便

條陳十二事疏　修內治

君天下者，貴乎采眾言之善，而采眾善者，貴乎盡力
行之功，故堯稽于眾，而舍己從人，舜察邇言，而用中
於民，禹拜昌言，而方懋厥德，湯若先民，而日躋聖敬
武王受丹書之戒，致慎德之功，是皆采眾善而力行
者也，故能致世太平，享國長久，伏覩　皇帝陛下，即
位以來，招延賢俊，容受直言，其與前代帝王致理之

意蓋一揆矣，惟在力行之可也，且羣臣進言，有繫百
司之分理者，有繫　聖躬之力行者，如整軍除冦守
禦饑饉，皆百司所當分理，至於親經筵以講聖學，謹
德政以惇化本，此則　聖躬所當力行者，臣聞苦藥
利病，忠言利行，伯禹戒舜有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
好，傲虐是作，伯益戒舜亦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
遊於逸，罔淫于樂，是皆謹德之功，保治之要也，夫舜
聖神文武，重華協帝，其德之盛，可以無加矣，其治之
極，可以無憂矣，而猶戒以謹德保治如此，則凡嗣舜
之治者，其可不加慎乎，今羣臣所進，雖不及禹益之
嘉言，亦當今之切務，　陛下誠能取其善者而體諸
身，則必光大有裨益于　聖德矣，近年以來，星變累
見，桃槐冬華，黃河泛溢，海水迭嘯，此皆上天譴告，有
司嘗以上聞，　太上皇帝雖自抑畏，天變未消，至於
北征之時，大臣切諫以為不可，而卒貿從，臣以為若
平昔因災異之言，而嚴修德，聽臣下之諫，而免親征
則安有今日之患哉，今天下臣民，以　鑾駕未復，痛
恨之深，切於肝腸，入于骨髓，所望者，惟欲　陛下勵

精聖學，懋昭厥德，以慰　四聖在天之靈，以承　太
上皇帝之統也，然而今日之務，在於外攘虜冦，內安
民而已，外攘之功，既無不舉，內安之政，豈容少緩，臣
近捧詔陝西四川水陸往還，萬八千里，得見民之所
以疲，政之所以敝者，實由內治之未修也，臣叨居侍
近，不得不為　陛下言之，謹條十二事以聞，一察吏
治以示勸懲，每歲各處巡按御史乞差二員，其一留
守三司，其一巡歷郡縣，一撫流民以防奸宄，各處流
民聽其遊食所到郡縣，撥與荒閒田地耕種，免徵稅

粮，一興學校以惇風化，各處提調學校僉事，無督教之實，乞裁革，及學官有缺，不許監生充選，一慎科舉以求真才，科目惟以得人為要，不必鄉貫是拘，宜令遊學之士，隨其所在，即許應試，一止苛斂以恤貧窮，各處有司科斂民財，或餽遺上官，或交通使客，宜加嚴禁，一均賦役以甦凋瘵，四川所屬郡縣，差役不均，乞令勿那各留一縣，專書戶口多寡，驗丁科派，一糾武職以足兵食，各處武職，或治產業宅第，而私役軍丁，或貸錢以賂上司，而借以軍粮，宜令巡按御史糾

察，而加降黜，一肅軍令以止劫奪，各處征討軍士，有沿途劫財害民者，乞許諸人殺死勿論，一謹防巡以禦寇賊，各邊守堡軍官，并巡檢，縱放軍士弓兵，致有賊盜之患，乞令巡按御史糾察治罪，一恤吏員以廣仁惠，各處吏員兩考赴部，因文書差訛，送問重歷者，自今乞皆停免，一省虛費以節民財，各處驛傳什物極事華侈，及使臣往來，多用船隻馬匹，并需索酒物，宜加禁治，一設方畧以遏橫暴，近歲四川夷民聚衆為盜，今有行人劉瀚係本處人，深知山川險阻，諳曉方言，乞借一職，協同僉都御史李匡調度殺賊，

耿文恪公集

疏

耿　裕

災異疏　修省七事

一實畏天戒，自元年三月至二年六月，各處奏報天鳴地震，地陷山崩，風雹雷雨，白毛黑氣等項災異，不止二三十次，其大水渰沒田禾人畜，係戶部按行者猶不在此數，天心仁愛，一至於此，　先帝大祥已屆，禫除有期，　陛下孝思之心，當于此而益加切，防微

之慮，當於此而益加審，倘左右之人，有先意逢迎導聲色而倡遊觀，通禱祠而進珍玩者，宜痛絕之，庶以盡令修省仰答之誠，一減省貢獻，各處鎮守內官，與并守總兵官今後遇慶賀　萬壽聖節，各仍舊進馬一匹，不許過多，其副總兵參將協守分守守備內外官俱不許進貢，科擾違者，許糾奏究治，一停止折納雞豬鵝羊，其價多寡不倫，乞令光祿寺止折納豬三千口，羊五百隻，其雞鵝仍舊解納為便，一革退軍廚光祿寺廚役原額六千三百八十四名，成化十一年

奏添五百名，二十三年，太監山青，又奏添一千名，每名月食粮一石，又日支白米八合，濫費無已，乞將青奏添之數，悉令革退，遇大庖廚等處缺役，即於原額廚役內揀選僉補，以後內外官，不許假奏投收，一慎重教職，今後教職，請仍舊止於科貢二途出身者考授，其餘納粟出身者，不許濫與，一均平取士，今後會試取士，請仍照宣德年所定南北中之數，南取六，北取四，中取二，以為常，一改調官員，今後有與王府結親官員，除護衛儀衛司軍職，照例不必改調，其餘不分軍民職官，但在一城居住者，請俱令照例改調，或致仕閒住，

應詔陳八事　時政典章

一曰尚勤儉，勤則心不他役，政事不怠，聖學無間，儉則志不外奪，用度裁省，物無妄費，皇上自即位以來，勤儉著聞，惟日慎一日，不替初心，則可以感格天意，二曰議宗室，天下王府封冊婚葬，各第食祿等費，皆出內帑，與下民供億，本部查自今年正月至四月，郡王將軍下至夫人儀賓受封甍逝已八十餘人，夫天下地有定所，賦有定額，加之水旱頻仍，天民凋耗，而宗室之費日增，計三月數尚如此，一年可知，推而至於百年之久，又將焉出，宜下支武大臣會議，務為善後之計，三曰減齋醮，皇上臨御之初，禁止齋醮，雨雪未見愆期，比因雨雪不降，啓建禳祭齋醮，動經旬月，所費不貲，茫無應驗，以初時禁止較之啓建祈禱，誠為無益，宜仍禁絕，以除奸蠹，四曰汰冗員，官多則民擾，而增設衙門，百費紛起，尤為不便，本部自去冬十月至今歲四月，僅半年間，該鑄開設衙門印信

關防銅牌，已八十有餘，似此增設，無歲無之，乞命吏部查天下添設官員及新增衙門，凡有冗濫，悉加裁省，五曰省供應，山東河南北直隸等處連年亢旱，民多逃亡，宜將光祿寺奏派各處豬羊鷄鵝，弘治五年前所欠，悉與蠲免，其已徵未解價銀，聽災傷處賑濟，弘治六七年，停免原派之半，俟豐年補納，庶民困少蘇，六曰免廚役，太常寺新僉山東河南北直隸廚役多擬起解，緣其地災傷，僉解費廣，俱累里甲，乞悉令停止，以少安人心，七曰罷營造，天時亢旱，軍民憂惶

工役繁興、人力困憊、祖宗陵寢、固不可不修、至於浣衣局、果園溝渠河岸等役、皆可少緩、宜命督工官將完者趣完、未興工者即暫罷之、八曰止差遣、近年降虜押送兩廣、或差部屬、或進士、或通事、初無定例、而通事在外、越禮犯分、往來騷擾、自今但差兵部屬官及行人為便、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張安茂子美
無錫周如璉鴻章參閱

林菲敏奏疏

林聰

疏

敦孝勸忠疏 疏止奪情

切惟君親人道之大倫忠孝臣子之大節未有忠於君而不由能孝於親亦未有薄於親而能厚於君者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欲求忠臣豈可不於孝子之門乎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勸天下之孝而我 太祖高皇帝以孝治天下酌古準今創制立法父母之喪斬衰三年緣情立義度越千古而冒喪有禁匿喪有罰典制甚嚴其所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者至矣盡矣 皇上中興臨御法 祖為治善繼善述天下臣民莫不仰戴襲以逆虜不庭國家多事內外近侍方面等官聞喪權令奪情起復以共濟時艱近年邊事寧謐在外方

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奪情而在京官員猶或有奪情者且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聖人之中制又況孝親之大節送終大事於此不盡其情惡乎盡其情哉以謂大臣之中有一身之去就係一國之安危者間父母喪不得已而奪情起復亦不過然一時之權宜升經世之常典若一槩奪情道成故事其流之弊將必至於貪戀名爵不顧廉恥以奪情為幸視父母猶路人子道既虧臣節難保綱常所關誠非細故伏望 皇上當念革之不試舉 祖宗之舊章乞降勅旨令在廷群臣若非職典機要重務頗國家之所倚毗而不可一日不在左右者有父母喪悉聽回還依例守制滿日起復不必奪情如此則君親之大倫於是而敦臣子之大節於是而勸矣

脩德弭災二十事疏

節該欽奉勅諭邇者自冬徂春雨暘弗順或積雪連旬否爾內外大小文武群僚君臣一體安同此心凡百致災之由皆當反求諸己庶幾上可以回天意下

可以愜人心此外別有可以弭災召祥之道並許直言無隱言之當者期於必行臣等切惟君臣上下實同一體臣等能竭忠進言則上下之情孚君能從善納諫則君臣之義洽今　皇上務於脩德弭災而責臣等進言此誠急於圖治雖舜之好問好察湯之檢身不及不是過也臣等敢不罄竭愚衷以副　皇上求言之萬一乎今將衆議事件切於時務者昧死上言

一曰崇　聖德以荅天意臣等竊聞惟德動天無遠

弗屆故吉凶不僭在人而天降災祥在德何也蓋災異之來固不虛發天意所在亦爲難知古之王者以禍福無不自己出之者故每遇災必恐懼修德以求消弭而天亦應之捷於影響後世以天地災異爲不足畏置之度外不事脩省而天亦厭之至於危亡昔楚一小國耳莊王以天不見妖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乎是能求過於天而安不忘危者也邇者陰陽失和災異屢見則天之不忘於　陛下者亦深矣　陛下省躬自責虛已求言則恐懼脩德以荅天戒者亦至矣而臣等拳拳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始終此德耳目玩好戒其蕩心掖庭嬪御戒其燕溺用度戒其過奢逸樂戒其忘返爵必當德而戒其濫施罰必當罪而戒其濫及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自隱以達顯自微以至著一一此心此德而不替焉則動人不以言而以行應天不以文而以實庶幾災異可消天意可回矣

二曰脩人事以消咎徵臣等竊聞災異之來悉由人事陰陽善惡各以類從志曰惟辟作福作威常也臣

有作福作威亂也大臣專政則寒甚而爲非時之霜雪又曰偏聽不察下情隔塞政事失謀則異雪傷物苦寒害人又曰臣下蒙蔽則積陰不散又曰大臣專恣厥罰常風又曰雷爲天之號令非時之雷乃號令出於下君子爲小人所制之應又曰木冰木介兵之象也近者河南等處巡撫大臣各奏自冬徂春雨暘弗順積雪連旬窮陰彌月或震雷非時或木冰木介春分之後京師風雪大作寒氣異常逼人傷物揆諸咎徵皆陰侵於陽小人進而君子退之應也夫天地

之有陰陽猶國之有君臣世之有君子小人也故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陽在內為泰陰在內為否是以古之聖人汲汲於進君子而退小人內中國而外夷狄者無非抑陰而扶陽也誠欲求救災之方不可不究致災之由今陛下之臣豈無君子尚在疏遠而小人幸蒙親任者陛下所當甄別而進退之也山東河南徐邳淮泗之間水旱相仍貧窮無告而夷狄強橫叛服靡常此陛下所當軫念而預防之也夫格君心之非當燮理之任大臣之職也夫大臣每遇災異不務悔過脩職而徒以引年退位為辭不務脩舉內政而徒以循默因仍為事如此而謂咎徵可消休徵克應者實臣等所未知也

若此乃以思紛心猶存古大臣之風矣

三曰慎考察以重人才切照各處巡撫大臣考察官員將罷軟闒茸等項官員起送赴部中間或有善於守分而短於治才作罷軟者或到任未久而以政績無聞為闒茸者俱照例罷黜及百官朝覲到京而吏部又令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報其所屬南北直隸府州縣官并令報其同僚一如前例黜罷其間多有不公往往下民保留及自行申辨不伏究厥所由蓋因察考之過煩採納之失實故也臣等以為人才之長短不同有長於才而短於德有優於德而劣於才有通敏而見事速者有魯鈍而成功遲者古人任人各因其材未嘗求全責備黜陟之典必俟三考未嘗責其速成今者各處考察官員不論久近不察實情上官止憑各屬長官及同僚開報者或宿有讐嫌甚者有以依稀闒茸之名為言殊無妨政病治之實即行罷黜以致更代不時去取不公人心生怨愈加煩亂誠為不便乞勅該部今後各處大臣考察官員除貪酷顯著不拘久近即時黜退外其餘闒茸等項俱要實跡果有守分愛民而幹材或短及到任未及一考而蒞事未熟者並不得以罷軟闒茸等名黜退其曾經巡撫巡按官員考過存留在任者後彼朝覲官報作罷軟等名並須行移巡撫巡按官員體勘回報定奪不許輒便信憑一槩黜退有傷公論如此則黜陟以公人心畏服而居官者知所勸矣

非但人才長短不同亦以愛憎之情不能相同耳

四曰罷齋醮以紓國用。夫唐虞三代之時，釋道之教無有，齋醮之事無聞，然而堯舜禹湯文武諸君享壽益高，傳祚愈久，未嘗祈福而福日臻，未嘗禳災而災自息。當時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初非因事釋道以致然也。自漢以來，頗崇尚之，或捨身以施佛，或迎佛骨以入禁，其信之非不專，奉之非不至，然而享壽未見其隆，傳祚未見其久，治道未見其古，若是二教之無益於國也明矣。近者在京各寺宮觀既有齋糧以飫僧，又有燈油以供佛，一月之間，或脩齋几度，旬日之

內，或設醮數壇。甚者內府亦行脩設，供奉之費既多，齋襯之儀不少，雖曰給自內帑，其實出於民間。以為為民祈福，而民之艱苦自若；以為為國禳災，而天之災變屢見，何嘗有補於國家之分寸乎。伏望　皇上鑒前代之得失，辨二教之無補，於其各處寺觀齋糧燈油之費，內外修設齋醮之事，悉皆停罷，庶幾當務為急，而不惑於虛無，國用可紓，而不至於妄費矣。

五曰節供應以省民財。自昔聖帝明王，凡遇天變，必減膳徹樂，痛自修省，以回天意。邇者光祿寺節奏往口等項供應日逐數多，各處送納數少，除行催併外，又復於在京市鋪收買，雖稱開與價鈔，其實虧折太[illegible]錢。是以民被其擾，不可勝言。近該禮部題稱，照得各處累奏災傷，其坐派物件數多，乞敕光祿寺除供應外，其餘祇待等項，量為撙節，以紓民力。臣等訪得內府供應之數常居十分之九，而祇待之數止得十分之一，今止撙節祇待等項，而不行撙節供應之數，是捨其大而圖其細，雖有撙節之名，而無撙節之實。伏望　皇上感天變之累見，而法先王之心，念百姓之

艱難，而務撙節之道，其內外日逐供應，除上用之外，量為撙節，可省者省之，可罷者罷之，庶幾供應可給，而無不足之虞，民力可紓，而無騷擾之患矣。

六曰禁勢要之討田地。夫分田制賦，我朝稽古定法，所以供國用而養天下之民也。有官守者自有祿以養之，豈可踰越而請求乎。近年以來，內外貴權之家往往挾勢，不思民間沒官空閑田地俱是起科之數，亦不思前項田地曾撥與民間，既以納糧當差，輒以朦朧奏討。該部不行查審明白，却乃依阿曲從，殉情

撥與其下民因見奉旨欽撥莫敢誰何其間奏討五十頃而侵占一百頃者有之奏討一百頃而侵占二百頃者有之况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不過一頃以養八口之家而又納賦於其上今以一人而輒討百頃之田又不納粮當差是一人而坐享百頃之利其可乎哉自古開國勳臣亦不過食邑五十戶或一百戶而已今其奏討者不可勝計且如武清侯石亨享祿千鍾尚稱興馬艱難奏討田地開種草料及跟隨指揮人等求地蓋房及都督同知王竑才方陞任前職

祿非不厚却稱日食不敷又奏討田地二處又如百戶唐興奏討田地不下二三百頃且唐興一家豈能盡種詢訪其實多係在京奸詐之徒投充家人名色倚恃勢要威逼侵占害人肥已所以怨則歸於朝廷利則歸於奸詐其他奏討田地者難以枚舉恐心逆理莫此爲甚乞勅該部自正統年間以來有等勢要官員奏討田地者逐一查出差官前去踏勘明白開奏將於內田地不係撥與之數而擅侵占者即歸還於民其果有功於朝廷而撥與者仍再斟酌多不過五頃十頃其餘悉撥與民及軍餘承佃屯種仍行禁約如有仍前恃勢侵占於民者治以重罪務使貧富田地適均而豪橫不得以兼併賦稅有徵而下民均得以蒙其惠矣

七曰紓匠作以省民粮仰惟　皇上制登大寶乘輿服御悉從儉約宮室制度不事華侈臣等因有以知　皇上節儉之心即大禹克儉克勤之心也且內府宮殿京都城垣俱已完矣及制造軍器等項近年各處解送量不缺用日逐工匠止不過修理損壞而已况

各處水旱相仍人民饑饉京倉粮儲宜當撙節照得在京軍匠等項并各處輪班人匠俱在京各衙門上工月支粮米動以數十萬計然不急之務既悉停罷其住坐軍匠役每名按月合無止令上工十日其餘二十日聽其營生供贍家口該支月粮量減分數其輪班人匠不支月粮者亦當寬恤該罰工者暫免罰工如此則工作得以少紓而公務自集月粮不至虛費而京儲自省矣

八曰汰僧道去遊食先儒有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

矣甚矣遊食者爲國之蠹也蓋一夫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不飢其可得乎一婦蚕之十人衣之雖欲不寒又可得乎且京師天下之本官吏軍匠等項凡有執役之人動以百萬皆仰給於京儲因不勝其費矣今京城內外僧行道童等項皆以請給度牒爲名累年留京不去或於寺觀安歇或於人家借住不下數萬又有已給度牒而不回者有托遊方而來此者是皆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者也雖曰朝廷未嘗給以粮餉散以衣布然其所服食者皆軍民之衣粮也蚕

食京師莫此爲甚況此輩既無室家之憂又無名役之擾服夷狄之服心禽獸之心奸盜詐僞又有不可勝計竊景泰二年以度僧三萬有零今歲復度恐天下之民將半爲僧道遊食者愈衆而生財愈窮矣其可乎哉伏望 皇上念僧道之無益於事懲遊食之有害於民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於各寺院宮觀除有度牒額設者不動外其餘遊方掛搭等項并無度牒僧道悉皆驅遣出京使之各回鄉里還俗當差如此庶能使民遂正業而不流於異端之教國無遊食而自得夫生財之道矣

凡同減冗食以節京儲夫在京錢粮未易儲積遠而水運則有百餘里風波之險近而陸運則有千餘里負載之難其間所納錢粮或水旱災傷而賠賍者有之或因人拖欠而累納者有之勞苦萬狀不可勝言是錢粮之出實生民之脂膏其可不知撙節量入爲出乎自正統十四年以來爲因京師缺兵各處起取軍士前來無非資其保邦而安天下也今看得在京食粮官軍固有而不得用者亦多自古兵不貴多而

貴精今或者以爲邊務方殷正在用人之際不可減省說固然矣使有名而無實徒多而不精則誠無益於事也且如府軍前衛老幼軍已蒙選取壯丁頂替外其老疾之人又不釋放寧家仍復在京閒住每月食粮三斗未免虛費況兵與食相爲依倚設有限之錢粮養無用之冗兵則日見虛耗矣查得京通二倉放支官軍等項本色俸粮共該四百六十三萬五千九百有零四季折俸銀共該五十萬兩有餘切詳前項歲出錢粮費用不少見今各處災傷起運京儲多

告停免。及沙灣河決。今年漕運尤未可必。是誠不可不慮也。乞勅該部及總兵等官。將在京各衛官軍。通行嚴加揀選。精壯者不動外。其老弱不堪征操者。妥從該部計議。從長處置。量減俸糧。如此則兵得實用。而所食者寡。糧有所積。而京儲不乏矣。

十日禁私役以清軍旅。夫兵者國之保障。所以戡禍亂而討不庭。所以威四夷而衛生民者也。爲之將帥者。要必訓練有方。撫綏有道。結其親上死長之心。作其赴敵決勝之氣。如此則有事之秋。必得其用矣。豈

容私自占役以剝削之哉。我祖宗舊制。一軍不許私役。一卒不許放閑。律有常憲。皇上中興以來。慮恐各官私役數多。故自總兵等官以下。定其名數。撥與跟隨。亦未嘗許其賣放辦納月錢。而不行操練也。臣等訪得各營自總兵監鎗以下。把總等項官員人等。不體皇上之心。不恤士卒之苦。將原定撥與跟隨者。盡數賣放。却將在營操練者。日逐跟隨。又行占恡數多。有七八十人者。有一二百人者。貧者隨操。富者賣放。不惟軍士被其剝削。抑且朝廷虛費糧餉。比

至差官點閘。却行顧倩頂替。以帳俱各數少。雖蒙恩宥不加之罪。然而玩法不悛者。至今猶然。且朝廷畜養軍士。所以防外患也。將帥訓練軍士。所以精武藝也。今既私役而放閑。不使赴操而演武。則軍士怠惰。武藝不精。卒有警急。幸之使戰。豈能得其實用哉。伏乞勅總兵以下等官。如有私役軍士者。悉皆退出。俾赴操練。原撥跟隨者。亦以時操練。不許賣放。敢有仍前占恡不發。雖一卒之少。亦必治以重罪。如此則軍不害而赴敵有必死之心。糧不虛費。而國家得實用之益矣。

十一曰嚴開中以實邊儲。切照戶部榜文。不分軍民官校之家。許於口外缺糧倉分。關中淮浙長蘆運司引鹽。無非欲廣邊儲以供軍餉。豈期牟利之徒。不以邊儲爲重。奸許百出。未奉明文開中。預令家人伴當將帶銀兩到於口外。各城堡糴買糧料。堆積在倉。却乃虛捏情詞。告稱遠運艱難。伺候日久。及至中納。正中淮鹽。其長蘆兩浙鹽。停滯不中。遷延歲月。又乞減去斗頭。纔方上納。臣等詢訪其內中間多是在邊頭目。

及在京權豪之家，倚勢爲奸，其上納粮料，既不資實
裝運，往往就彼買納。至使邊儲湧貴，軍民告艱。今後
凡遇開中，合無將淮浙長蘆三處引鹽，量爲品搭，不
許獨中淮鹽。若全中長蘆浙鹽者，聽。其所納鹽米，務
要腹里各處裝運到於砦廒關收，粮主事處從實報
數。驗米出關，不許止帶輕齎，仍就彼處糴買。行令總
督邊儲並管粮參政等官，及巡按御史，設法關防。倘
有仍前往於口外地方，預買聽候開中者。許諸人訐
告。粮料即追入官。不與支鹽。如此則豪强知警而不

敢以售奸，邊儲充實而不至於缺乏矣。

十二曰，愼刑獄以導和氣。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又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是刑不可以不愼也。惟
皇上自御極以來，屢敕法司，詳愼刑獄，以洽好生之
恩。但爲法司者，罔體此心，惟務深刻，或任好惡，或避
嫌疑，或執原詞，或拘成案，不審情犯虛實，但知希指
迎合。如　聖旨批法司辨理者，即與之辨理，罪雖怙
終而必宥。批法司知道者，多立案不行，情雖可矜而
莫伸。又有當行勘者，不與之行勘，當提對者不與之
提對。獄囚淹禁，經年文案，屢歲不清，如此拖負不平，
陳情懇訴，少者不下十有餘次，多者不下二十餘次。
罪終莫逃，積憤含冤，甚傷和氣。如蒙乞敕法司，今後
一應在監罪囚，務要推情鞫問，詳審重輕，不許任意
徇情，鍛鍊成獄。有奉欽依法司知道，其間情有可矜
疑，即與辨理。該提對者，即與提對。該行勘者，即與行
勘。毋一槩立案不行，視爲泛常。如是則刑罰得中，人
無冤抑，庶可以弭災異而導和氣矣。

十三曰，省班匠以紓民力。照得天下各色輪班人匠，

多是災傷之民，富足者百無一二，艱難者十常八九。
及輪班之時，典賣田地子女，揭借銀兩絹布。及至京
買囑作頭人等。代爲應答。多者賫放。或私下占役，而
辦納月錢者，甚至無錢使用，與人傭工乞食者，求其
着役上工者甚少。有當班之名，而無當班之實。況今
營建造作之事，比之永樂年間，十不及一。工作既少。
人匠實多。如蒙乞敕工部，將前項輪班人匠，二年一
班者，改作四年一班。三年一班者。改作六年一班。其
見當失班罰班者，悉與除免。止當正班。待其年豐稔

熟之時。遇有興作，量爲起取，照舊上工，如此則工作庶可不悞，人力亦得寬紓矣。

十四曰，撥吏役以疏壅滯。看得在京各衙門執事吏典，皆各布政司大小衙門兩考給由到部，不下數萬，有辨事二三年，而不得實撥者，有辨事一年半之上，而即得實撥者，查得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州縣吏典，俱與都布按三司吏典相兼，於五府六部參撥近止將三司吏典及府典吏，撥與府部，而縣司吏典，止於衛所倉場內撥充當該，雖府部有缺，亦不行取撥，所以壅滯於下，率多嗟怨。其中吏典，又有前考內犯罪

名者，給由之時，原籍官司，但已查考明白，咨送前來，該部不行准信，仍行於原籍官司查勘，有守候一二年之上，而回文不到者，又貧窮艱難，不能生活，及人物鄙猥，寫字粗拙等項，不可枚舉，乞勑該部將前項吏典，照依舊制參撥，有過名而無贓罪者，只憑伊原來咨文，不必展轉查考，積久留難，其於人物鄙猥等項，不堪實撥者，准其告回原籍爲民，如此則法例一而不偏，人心服而不怨矣。

十五曰，減科派以甦民困。照得內府衙門，一應買辦物料，雖稱年例，不可減免，然當周緩急之宜，量加寬恤之惠。且如油椿槐木石磨等件，例該一年一換，坐派直隸河南等各處買辦，所司以內府所用之物，不分地里遠近，價值高低，務令小民遍處尋買，雖油椿一木之微，計其買辦完備，而費銀不下二三百兩，臣等切惟油椿石磨，皆堅固之物，非用之一二年可壞者，必欲一年一換，其實勞民傷財，況今各處水旱災傷，民不聊生，艱難困苦，不可勝言，合無將前項油椿等

件，或三五年一換，仍將景泰四年以前拖欠未完者，悉與停免，如此則供用不至妄費，而民力亦得以少甦矣。

十六曰，驅民害以安善良。切見各處司府州縣額設皂隸弓兵等項，俱要一年一換，不許久占衙門，把持官府，係是舊例，照今巡撫鎮守內外官員，跟隨皂隸門子軍伴人等，有係富豪大戶，貪充躲避差役者，有係殷實壯軍，投托影射，差操者，跟隨情熟，積年不替，遂至狐假虎威，欺凌有司，需索錢物，透漏事情，甚者

說事過錢誆賺局騙人財物件作弊多端難以悉數其被害之人負屈含冤莫敢控訴乞敕該部行移各處巡撫鎮守官員將跟隨門子皂隸照例一年一換多不許過十名俱要行移本處布政司轉行各府州縣於相應人戶僉點其衛所軍丁軍人俱發原伍差操不許巧立名色跟隨害人如有仍前占恡不發不從有司僉替者並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從公劾奏治罪如此則民害驅除而良善獲安矣

十七曰惜柴薪以節民勞查得供用柴炭先於易州

山置廠採運後將廠那移地方不一近日方轉往真定靈壽等縣山場採運臣等切照易州去京不過百里真定靈壽等處到京七百餘里實路途窮遠加倍於易州日用柴炭不減於舊額因廠遠以致拖欠數多況今多有被災去處人夫缺乏逃移不下萬餘若不量為從宜寬減實是累迫人難乞將山廠仍舊那於易州就近採運便益或將供用及各寺觀等處該用柴炭量為減省愛惜以避民困

十八曰省重役以恤人難照得軍攻民匠先因營造將各處班匠見丁起取赴京工役後因逃回充軍隨改民匠(公移三匠事宜論之甚詳)常川上工一戶見當二三名者有之三四名者有之既當常工人民匠又當該季班匠以致重役靠損人難常工者經年逃去不來上工轉班者累次拖欠不見當班雖有其名朝廷不得實用乞將此等人匠減去班匠止當常工人匠或二三名者止當一名庶民不重困而官得實用矣

十九曰清軍政以通下情照得天下衛所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因父祖或身自効勞陞授前項職役後

為年老事故等項各有兒男弟侄俱該衛所官吏保勘明白送部襲替職役中間或有字樣差訛事情無礙該部亦行駁回照勘二三次者有之五六次者有之似此淹延月久負累人難及天下衛所軍或因鄉貫差錯或被里書人等挾讐妄指或被衛所妄報坐勾或因為事充軍於例止終本身或因調衛而姓名未曾開豁該管衛所一槩發冊清勾有司夯里書人等不與照例辨明回覆却又朦朧捏解似此之類往往赴京告訴該部俱各立案不行以致冤抑無申乞

勅該部遇有前項官旗匠作職役文書不係等[illegible]字樣差錯（不待甲覺察者亦行文查照）事無規避者仰與匠作其有軍役鄉貫差錯姓名相同果被誣指妄報并例該止終本身等項查理明白仰與分豁其挾傳妄報誣指之人務要究治毋容作弊如此則軍政無不清而下情無所抑矣

二十日省造作以革奸弊近者內外諸司不分事務大小輕重可否一槩具奏俱要修造此蓋有等無知官吏人等專一要得管押人匠夫工收放物料以為乘時射利之計豈有一毫為國恤民之念且如南京

等處衙門節奉修理臣等看得 孝陵太廟二處係緊要去處固不可缺其餘俱可暫停且令各處水旱相仍良多疲弊抑且近年抽分在官木料欠少動經造作輒要於民間買辦況土木之興傷財勞衆不可勝計若有不得已而修造者必須會官[illegible]提行移該部并該衙門相勘的確應否修造及查在官有無物料可勾應用明白回奏方許興工如此則修造有常而民不勞官府有規而弊不生矣。

議賜也先勅書稱號疏

切見也先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陛下以也先素無可汗之號回賜勅書難于稱呼乃命多官會議其為安內攘外慮也至矣臣等切惟中國之病戎狄其來久矣而戎狄之背逆天道則未有如也先之甚者也向者率犬羊之醜類仰[illegible][illegible]於土木邀留 上皇車駕舉衆入寇京師誠國家不共戴天之讐所當枕戈嘗膽思所必報者也仰賴 皇上嗣位中興威德並立選將練兵志雪國恥而逆賊也先亦知畏威懷德悔過向化奉送 上皇還京累遣部落

入貢。陛下洪天地之量與其自新然而狼子野心譎詐萬狀包藏兇禍無有紀極侻而自殺其主又即遣使來報使其不畏天道不顧醜類之誅不懼中國之討仰稱可汗亦孰得而禁之哉彼也先之不敢輒稱可汗而姑遣使于我者將覘中國之能議其罪否爾雖曰王者不治夷狄而弒主之賊豈可復加遜詞厚禮與之通問交好乎哉於斯時也召其使於庭下數也先以大逆不道之罪卻其所貢方物而并遣之斷其往來之使絕其欵塞之請內告藩鎮外告諸將

聲其罪惡而致討之則也先雖狡黠亦將斂手退避
而不敢大肆厥志矣惜乎當時失此之舉因循委靡
以至于今今日曰兵食未足姑徇夷情明日曰兵食
未足姑從其請是以逆賊驕恣今次遣使來貢稱可
汗以自尊竊胡元之故號雖以入貢為名其包藏圖
大之心窺覘虛實之意隱然可見今復失之而不圖
則後日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為今之計若賜以勅
書而稱為可汗則長逆賊之志而謂中國無人反示
弱於夷狄若稱其故號為太師恐激犬羊之怒而得

藉此生釁以貽患于邊境莫若待以常禮而賜勅與
其來使令之靖語也先而諭以華夏夷狄之分順逆
吉凶之道庶幾不失國體之尊抑亦可以示强于夷
狄必謂中國有人而不敢輕視我也今之議者乃以
可汗為酋長之稱隨唐以來夷狄之常號欲徇彼俗
稱為瓦剌可汗稽之於史謂夷狄之稱可汗猶中華
之稱皇帝也此唐之時四夷君長亦稱我 太宗為
天可汗也由是觀之則可汗之號豈可加於逆賊也
先乎若曰不稱其為可汗則必召致邊釁理固然矣

借使稱之而彼有他求不已邊釁亦生又將如之何
哉且如往年也先亦嘗索我中國遣使群議紛然亦
皆以為不遣使則釁從此生賴 陛下剛明斷然不
遣則我之强弱虛實彼不可得而知數年以來邊境
以寧故臣等愚昧以為今皆不稱其為可汗則彼或
入寇猶可暴白其僭逆之罪於天下而揭告于神明
以恭行天討天下之人亦知其為逆賊而有共討之
心焉若遽然稱之則是 陛下亦與之矣又將何以
號召天下義士以共事乎竊惟 皇上中興臨御以

來五年于茲凡百軍國重務皆托大臣為腹心咨詢
之而後行自古君臣際遇之盛倚托之重信任之專
未有加于此也奈何在廷大臣罔思付托之重徒狥
苟安于目前使其皆知以身狥國仰圖報 稱皆有効
死之心而不為身家之謀又何患區區逆賊也先之
不懷服哉況今日兵甲車馬非不足也糧餉非不充
也人才非不有也紀綱非不備也特有可為而不為
勢有可强而不强乃退縮委靡如是謂之不負 陛
下之委任可乎伏望 陛下俯察臣等千慮一得之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吳祖錫佩遠　參閱

項襄毅公集

疏　項忠

邊關缺軍防守事　邊關防守

查得成化十一年正月內該鄧亨奏稱本關官軍數少要將腹裏指揮馬驎等官軍調取防禦兵部奏行

鎮守代州等處都指揮僉事劉寬等公同布按二司分巡分守等官勘酌賊情事勢十分緊急徑自調用後因地方稍寧前項官軍一向在於山西操習聽用不曾調取又查得本年五月內該欽差刑部左侍郎杜銘奏照虜賊在於迤北地方住牧偏頭老營等堡切近邊境從宜處置暫將代州馬步官軍遊擊六百員名寧武關四百員名偏頭關馬隊官軍五百員名前去與見在官軍相兼防守候賊情寧息仍回原操處所依舊輪班操備成化十二年正月內臣照得黃河氷解賊情寧息照依原行事理行移左侍郎杜銘知會將前調去防守官軍取回照舊操守外臣等計議得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隣延綏河套東連大同朔漠北衔東勝一帶先年達賊累曾在於本關地方出沒搶掠最為極邊要害處所寧武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豬溝搭達沐河等處俱在本關西北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比肩聯絡正與煖會口要路相連先年達賊節從前項地方入境搶掠觀其城池似乎偏僻究其地方其實衝要代

州為門關西抵寧武偏頭東連紫荊倒馬逼近朔州威遠為京畿之藩籬作山西之屏垣自正統景泰年間以來達賊節從雁門關東茹越等口入寇直至忻州崞縣五臺等州縣殺虜人畜考之郡志亦云外繞群山中開平壤自古戰守之區論今之目前則偏頭寧武地方之要害相為甲乙論之深遠則代州為門關隘之緊關尤當注意今行偏頭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共兵五千六百七十三員名即今遊故等項八百三十員名見在止存四千八百四十三員名

代州鴈門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餘舍餘民壯六千九百五十二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三千三百三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三千六百一十九員名。寧武關原無常操官軍，原有夏班輪操官軍民壯三千二百六十七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一千五百八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一千六百八十四員名，除分守各營堡各隘口墩臺哨瞭等項外，三次見操官軍，委實俱各數少，守戰不敷。又查得先年巡撫都御史李侃奏調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舍餘三千名，分撥三關，與官

軍併力防守，近者又被山西都司都指揮僉事江湧（邊管各以不感要官爭執故操守官軍土窩無之）奏訖，俱各放回原衛所訖。即日三關兵勢，比之往年減去十之四五，況今北虜部落日衆，勢漸猖獗，奸謀詭計，故爲難料，若不添兵防禦，倘若大舉侵犯，各關兵力寡少，未免悞事。臣等查訪得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屯田子粒，折納柴炭、局料等項，與空閑逃年清解回衛軍，并遠方不服水土，願告附近衛所帶操旗軍數多，又有各關原撥軍士畏憚偏邊艱辛，往往托故投作各衛所守門操練等項名色隱占，徒費糧餉，不得實用。如蒙乞勑兵部計議，轉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同都按二司掌印官員，將前項旗軍，盡數查出，挑選殷實精壯者一千二百名，給與盔甲弓箭器械，選委的當官員管領，與指揮馬麟等官軍三百員名，定爲冬夏兩班，分撥偏頭關老營堡并寧武關主陽堡，與舊有官軍併力防守，將代州寧武等關先前調撥老營等堡防守官軍，照依刑部左侍郎杜銘原議，仍回原操處所，輪班操備。今後各官遇有賊情，仍照兵部先次議行事理，彼此馳報，互相發兵應援，如

此則旗軍不致隱射避役，邊方得以有備無患等因，照得偏頭、鴈門、寧武三關地方，原有額設帶操輪班官軍民壯，防守偏頭關最爲緊要，寧武關次之，鴈門又次之，但山川聯絡，烽火接連。一處有警，彼此皆懼。所以各該鎮守守備官員，凡遇隆冬之際，不問地方緩急事勢輕重，一槩奏討添兵。互相爭執。地方緊要此實積年通患。今照各官前項議擬，要將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田辦差與空閑及解到新軍帶操等項旗軍盡數查出，調撥各關操守，於備邊之計。固爲利

蓋但腹裏城池十分空虛，盜賊起於不測，將何調度，必須設法巡修，庶幾事體允當。合無行移都察院，轉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員，從公勘議前項邊關地方，孰爲緩急輕重，各關原設常操官軍若干，衛所官軍民壯輪班操守若干，見在若撥本官，各該城堡墩臺若干，守城操練若干，無事之日，可否勻用，有警之日，作何定議，及勘偏頭關先因警急調取代州等武官軍防禦，即今有無見在，應否發回原鎮操守，其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田

皇明經世編　[illegible]　五　平露堂

雜差守城等項官軍，有無多餘空閒，拈揮馬騾等所領二百官軍，原屬何處管束，見在何處差操，應否調去，何處邊關守備，逐一勘議處置停當，作急回奏。

處置地方事　[illegible]

竊惟陝西乃關中重地，屯駐軍民比之別處數常加倍，本處額徵稅糧馬草子粒有限，供給不前，每年戶部送江南諸處折糧銀十萬兩，河南送大布十萬疋，前來帳用，僅彀支持，未見充足，一遇邊方有警奏關鹽糧等項，猶不及當，未免勸分軍民，充丁借貸糧草，久去，子來車撥牛斃，苦不可言。臣等會勘得平涼韓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極臨邊境，宗支繁盛，儀賓數多，因城池窄狹，府地無處可容，不免終要分析，見今歲用祿米該五萬二千六百餘石，又有護衛儀衛司群牧所長史司等衙門旗校人等俸糧，不在此數，二府轉輸腹裏糧儲，因是路遠，每一石約有二三倍之費，人民實難供給。查得往年該陝西巡撫官建言，要將各處郡王府，照依山西晉王代王二府郡王例，那移腹裏地方，該禮部奏候豐年另行議奏定奪，

皇明經世編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緣陝西人民邊運困苦已極，如使早量遷移，人民歲[illegible]免兩石轉運，則受恩多矣。若待豐年議奏定奪，公文往轉，事務難成，如蒙乞勅禮部奏行各府長史司，各教授，俾王自陳，該部仍擇腹裏近南見有府地，及永次頒遣，易於供給去處，奏請遷移，既篤宗藩，厚親親，且將存省陝西稅糧，以供邊儲，及因那本，計其遷國之費，不及一年之供，實爲長便。

改徙犯[illegible]

廣東官吏軍民等官有功，聽門者何[illegible]府內所經今

本省海島山徭，所在竊起，乏人戍守。且東西相距千里，西還戍者多係故土，避難亡歸，即赴廣西亦鮮實用。乞衛浙稍例，定發本省甯廉高雷等處沿邊為便。

止濟師疏　止濟師

此討滿四時事

臣嘗勅諭，慮恐官軍數少，今臣所調各備軍士軍京軍及募義勇，共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員名，已足殺賊。

此言不須遣京軍與[illegible]同也

況秋深天寒，若再調京邊各軍，非惟路途往復勞苦萬狀，而冬初河凍，賊得遠遁，虜且入套，避寒難久留。今擇九月十九日聚軍中，令臣督帥諸將分領而進，近巢而屯，烽炮務必相接，聲勢務必相應，至期又各臨機應變，務收萬全之功。

改固原衛建西安所及更守備疏　改建衛所

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為土達巢穴，外為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

石城者滿四所據

石城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改所為衛，而廢城則添一所，留陝屬清出湖貴赤水銅鼓二衛勾解軍丁三千餘，免發瘴癘之鄉，以一千實新所，以二千實新衛，戍守兩便。又守備固原指揮同知馮傑，與平涼諸衛職位相埒，威令不行。陝西都指揮僉事樊盛，才力可用，以聯姻秦府，帶俸閒住，然隔府第三百里外者，例不拘。今固原去府不啻千里，乞令代傑守備。

請平糶疏　平糶

今畿輔災深，民居蕩析，雖蒙皇上發粟賑濟，然流移道路，困苦萬狀，目今尚可苟延旦夕，若薄冬臨春，青黃不接，必難堪命，非早為區處，設有不虞，即峻法嚴編，傾廩偏救，亦緩不及事。請廣施糶賣之術，如宋紹興五年斗米千錢時，參政孟庾、戶部尚書章誼請按原價，大出陳廩，每升止如前二十五文，既濟軍民，次年米賤，令諸路以錢收糴，復多贏羨，載在史冊，足為明驗。今天津、涿薊通州倉，并水次官糧，動稱萬計，乞勅戶部令各司屬會計足支本歲夏初官軍俸糧外，所餘糧米豆麥，俱自今十一月始，各委州邑正官，按月糶米三千石，每石五錢，麥減一錢，豆減一錢五分。凡糴至二石，至來歲三月止。泥少者許就近，隸多之倉，多糶實補，其勸借般運挨次者，不在此數。候參

部覆以如公請而糶則加[illegible]

盜乘賤即以所易銀布并准官軍買糧自給其貧無
籍者仍驗口賑濟。

報捷疏　荊襄流寇

亦以其地入係罪謫及自是故禁山不許入也若論
荊襄地連數省川陵延蔓環數千里山深地廣易為
又安之非可卒其入令易可聚以消之
屯聚自洪武初　高皇帝命申國公鄧愈芟平之後
禁無人入永樂逾令所在流移歲集月聚無慮百萬
今臣奉勅撫捕其有貫址姓氏名謹依詔旨省諭遣
散出山復業陸續共九十三萬八千餘人其餘混處
賊巢無籍檢查四散奔走出山者又莫知其數其賊

首小王洪有衆五百屯鈞州今改禹州龍潭溝李鬍子有
衆六百屯竹山官渡臣督土漢官軍分道剿判首擒
二賊餘多散亡領首一千二百五十二級俘獲黨與
放歸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名口欲緊行戕恐傷至
仁議欲戶選壯丁一人充戍湖廣邊衛計可得軍五
千其放歸附籍收管給田屯種庶恩威並濟反側永
安矣

善後十事疏　荊襄善後

一荊州襄陽河南南陽西安漢中夔州七郡所屬州
縣在山谷中者三十三今山地開者十四國初禁不
許入自禁宛致流民隨聚今依令開其已附籍者盡
逐其未附籍者正統後嘯聚如故昔　英宗皇帝
嘗命處置流民今宜申明仿議凡已獲業者復其家
三年悉蠲公私逋負其再入前禁山者就付三司枷
示一月全家謫戍為遺逃主者民編戶外軍調邊衛
所司容隱者按多寡而輕重罪之里老鄰佑連坐在
逃軍匠囚徒戍邊衛　一河南之盧嵩永寧內鄉淅
水鎮平陝西之商洛金洵湖廣之鄖均上津諸境山

多曠故流民以竊礦聚巡撫官吏莫敢誰何至交通
貿易利宜嚴礦禁凡竊者枷三月戍邊衛官吏故縱
者罪坐　一南漳縣之石門設城縣之高頭山鄖縣
之南門竹山縣之七官渡四莊坪遠安縣之南襄城
內鄉縣之順陽堡淅川縣之荊子口黃嶺裏嵩縣之
下陽堡馬糟洞洵陽縣之白石河凡十二皆通行要
口臣已築堡分兵守之堡二百人黃嶺裏尤要益以
一百人每二堡委一指揮提督屬河南者都指揮李
璉統之屬湖廣者都指揮柴政統之又南漳縣之金

府坪方家堰均州之黑火廟光化縣之左旗營歸州
之興山遠安縣之金竹坪浙川縣之花園頭鄖縣之
殺人嶺凡八亦皆要口已各立巡檢司乞鈴官鑄印
令各邪僉弓兵巡哨　一竹山縣城孤民寡壤接洵
商大寧正流賊往來之襟喉屯聚之巢穴宜設一千
戶所分調襄陽衛軍二百遠安所軍三百選三正副
千戶五百戶創立公署以時操練其官軍家屬授以
無稅田自耕食三年後輸子粒　一漢西郡偏商洵
鎮監金州與四郡鄰而陝民近以輸運苦倍他所不

嚴禁約必越界起患今漢中副　梁親職專撫民都
指揮吳榮職專緝盜乞令親兼理西安屬邑及江漢
要津令榮往來防禦凡流民不得過渡窮礦犯者懲
如例其夔州府大昌等縣亦鄰荊襄宜行四川鎮巡
官一體防范　一所屬惟襄陽衛備禦清浪廣西二
班戍卒及荊州三衛襄陽一衛清卒凡四千九百餘
員名分守堡外餘三千并舍餘六百指揮謝玉領之
荊州三衛舍餘一千五百指揮張高領之南陽衛舍
餘一千五百指揮王勇領之與新設各堡聲勢相聯

以禁遏進山流民其衛官分紮參政李璉各總撫民
官點閘前遣官軍仍敕督運管屯鎮守官提督　一
近增分守參將王信守備都指揮李震提督指揮王
勇張高并增縣撫民同知縣丞及新立興山縣止一
堡今流賊已平分守守備皆宜取回而撫民官與山
縣俱宜裁革　一荊襄德安三郡皆屬巡撫楊璿參
將王信統轄然湖廣既有巡撫吳琛去荊襄非遠而
總兵李震亦嘗往來其地且其統轄紊亂事機牽制
諸司艱於遵守乞令湖廣撫鎮官仍督守巡撫民官

嚴住流民房掠南陽仍令河南三司守巡官防究
一湖廣參議段慎副使余洵河南參政孫洪僉事顧
潛俱奉專敕撫民緝盜然荊襄南陽河南四府流民
俱盤據山谷視漢陽汝寧尤難乞行嚴禁流民不許
入山仍時巡房竹嵩淅及新建司堡防遏有便宜則
奏聞區處誤事聽撫按糾舉　一自鄉都老戶原種
土田外凡流民所棄平川田地務令府縣官吏挨畝
檢查洪武初原額稅糧分撥土戶丁多及田少之家
承佃補納若山谷新墾田稅舊應禁者俱與開豁仍

許官軍不得妄稱拋荒占為屯田及王官府莊遞者
重究

撫流民疏　徐吉白謙

流賊嘯聚山谷百五十餘萬自宣德至今四十餘年
屢命尚書白圭都御史王恕楊璿經略安撫雖皆移
文散遣奈有司虛文勘報實無一人還鄉由是日聚
月蕃蝟起行劫先之以劉千斤石和尚王彪繼之以
李鬍子小王洪王玉安抗殺官軍焚掠城郭鎮巡等官
調發官軍動數十萬挨蹕敗衂荊襄騷擾甚於楊么

伏蒙　皇上錄及庸才勑臣總督軍務前往撫剿受
命以來夙夜皇皇懼瘝曠職幸而　帝德　敷天威
遠震況荊襄與陝聯屬而寇黨孽臣咸信故臣初宣
兵降附人不在其數信大下
恩榜流民已有將散之勢方整軍容殲賊亦有可平
之機乃彼參將王信千戶吳綬鼓煽浮言沮壞臣事
臣具本奏劾蒙　皇上洞察其姦取回不用浮言漸
息流民頓悟兩月之間散出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
賊見民散勢逼遂攜餘黨入藏深山仍行劫掠僉謂
怙終法當剿殺臣猶以安撫為心仍行招諭又散出
者五十一萬有奇餘黨猶負固不出然後入剿夫莫
非民也劫掠人財故謂之賊今聚至百五十萬結成
巨黨殺傷官軍擄法皆當剿者設使如前負固不出
將姑息而坐視其反邪今臣以口舌代斧鉞盡行撫
存而一百五十餘萬之中斬首止二千一百七十五
人充戍止一萬二百四十三人押發止四萬八千七
百九十二人今乃謂殺戮太過何歟臣總督軍務實
功首罪魁之官使不殄絕逆黨而養成大患則臣殺
身亡家之禍誰則當之臣秉誠報國不顧勞怨豈敢

不仁不忠為是殘殺哉惟臣才識膚淺不達時宜處
置顛倒致干廷論特懇　天恩早賜放歸田里以消
物議以弭天災

撫流民疏　彼吉白府

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媢疾流言仰瀆聖聽
令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參駁大率謂
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
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並謂徒役係囚
告於夷狄皆出早傍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

然不得不宜懸賞臣若不發何由得明瑞淮荊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燃燈婦禍千百成群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制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請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參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瀝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子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

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因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荊襄山中已殺數（下未聞有以之嘗賞日論乃獲此而寄矣）千爺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因緊爰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倐於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誣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加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鎮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累乃白圭昔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濫賞俾其掄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御尚擢厚賞者孟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滴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除各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若時中外皆慮荊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為口實昔馬援征南家載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遇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授閒賜臣致仕以終天

年以謝人口

請防甘肅屬夷疏 防甘肅屬夷

諸夷寄居甘肅久矣但所在千計反側不常雖命都督李文通政劉文赴彼鎮撫恐不克濟近諜報乜剌乩吉帖木兒擁衆駐近哈密糾合速檀阿力大衆搶掠恐諸夷多復內應又土魯番差至使臣哈只馬哈麻等密議欲偵中國情形盜非虜馬駝逃歸勾速檀阿力入犯且潛藏軍器謀焚草場甘肅即有鎮撫而名位稍輕未足懾服安輯宜別推武職重臣才望素

者熟知邊務者馳會酌處

會覆監察御史薛篤學防邊疏 防邊

十二團營近以會選馬步銳卒三萬馬一萬五千匹遇薊鎮告急即刻啓行宜令戶部會計草料量須支給又居庸以東關隘甚多雖頻年修築而遇雨輙傾守備各官私役戍卒佃作自恣宜令鎮巡官嚴督官軍凡關隘頹缺者亟修築之私役戍卒者嚴執治之又鹿角槍乃今軍中所時用者偏箱車但宜於平原曠野不利於涉險乘危宜令工部如式製造試可然

後用又宜大獨石龍門并朔代偏頭寧前開原遼陽俱臨邊境虜自去歲進貢遠離邊墻奸謀叵測沿邊將官多擁兵自衛互相推託宜令各鎮巡總兵定議（凡各邊鎮布置連絡之宜）如偏頭有警延綏東路大同西路雖非統屬必須策應朔代有警偏寧南路宣府中路雖非管攝隨當掩襲宣大遼左有警本處左右前後副叅遊守互相邀截即將出援官軍總數及將官職名星馳奏聞其他迤朔代如繁與岢嵐諸邑近道陽如海蓋金復諸州恐虜糾三衛竊掠未遂必駐營要地散入各境宜令一體脩備嚴督訓練庶免後艱

覆稜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造戰車疏 造戰車

臣嘗督撫陝西竊見彼處收蓄兵車數千輛及在京團營定襄伯郭登嘗製小車二千五百輛俱日久毀廢今賓復計及此但宿將邊臣彼此異見謂車不可用（車戰利守不能一說之大約利于行圍而不利于）則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兵十萬車十五（畢之當思其大中世用但也）萬輛致柔然怖不敢南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皆御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殷見大捷是車誠可用矣然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

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焚十萬義軍殄亡殆盡宋神宗因契丹入寇取兩河民車爲備沈括以車行甚滯日可二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前斷不可用令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至今止馬步相參校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悖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期應用遲誤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該部督工如式先置車槍各十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團營驗其規制何以馳驅如虜衝騎剽掠何以追襲如虜阸險邀遮何以迎遏闔闢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宜俱要詳

明俠中製成門以聞

請散分守蘭州鎮夷參將劉成處哈密疏

除參將劉成議得苦谷降夷乜克力指揮脫脫不花等，計窮扎處，原非本心，求索無厭，輒生離間，頃有回酋哈密夷人傳說其將來入寇，明投非虜令果請朝貢使役，詐得行賂惡他翻若用其入京安置內地，庶發奸謀，且請速遣部議得乜克力自來降伺令，未聞叛逆，若且信傳報遽即拘留，恐他番聞之，各生疑畏，然狼子野心，有不可測，宜勅甘肅鎮巡官拘集哈

密酋通使人等，逐一譯審其各酋部落在苦谷、哈人從來有無和睦，乜克力的否離間，若嚴所奏果情虛詞，仍令加意安集，不然，即具奏處畫。

弭災六事疏　弭災修政

一、南京務朝廷根本，今災異屢見，恐有奸人竊發，宜行守備參贊官嚴加防守，撫恤軍民，嚴詰姦宄，凡門禁之啓閉，以將軍馬之操習，有頒及巡江船隻，俱當照視修補，其餘利弊，當興革者，與南京部院堂上、十科道官速計以聞。一、荊襄流民尚多，一、當時處患不測，宜行撫按官於附籍者多方存恤，俾安生業，新至者各給口糧，遣還原籍，不得緊留。一、陝西、邊宜用舊例，令文職大臣名位隆重、諳練軍務者，假以便宜，使總副參遊二司等官，選補軍馬，儲備芻糧，繕治兵甲，以至城池關隘、墩臺營寨。一、修葺以防不虞，自都指揮以下，不法及不勝任者，許其究治，陝忠與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余子俊，俱曾總督陝西軍務，乞簡命一人賜勅以行。一、各處災傷下班官軍，不能赴操者，懼於罰班，愈加逃竄，宜自今五月

十五日以前暫免罰班，止補該班月日，仍將一切工役暫令停止。一、神機營官軍缺少，成化十一年，武清侯趙輔曾奏止有旗軍二百七十二名，差操不乞暫停操，本部奏查官軍食糧名數，一向因循，未見增補，宜行豐城侯李勇、定西侯蔣琬，按成化初年多數，嚴加清理，不許仍前虛應。一、軍民利病多端，行鎮巡官速議興革事宜申奏。

記

涇陽廣惠渠記　項　修涇陽渠

但板閘之防不可不加意焉。蓋騎駝灣百餘步，渠身兩壁開鑿砌口二道，當時設此，恐遇涇水暴漲及洪堤倒塌之時，即下此閘，以備濁水澎溉渠道平流。一閘在退水槽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砌石四道。蓋任罷澆田之後，水既無用，遂閉此閘，退水還河。又當河漲之時，或洶湧之浪不能猝下，或已下而散漫，用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不可廢而不講。今二司又將各閘移修，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疏通之功可以減省，逆今而後，雖天不雨，而有蒙雨之休，雖地不

利，而有得利之美。隨所意用，自無不足，則吾軍民之俾賴何可既邪。故名曰廣惠，後之爲政者時加修葺，可保悠久，否則予不敢知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選輯
朱　灝宗遠參閱

章恭毅美疏

疏　章綸

養聖躬勤論政惇孝義疏　養聖躬

一養　聖躬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

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由于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恭惟　皇上身乃天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　祖宗　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　聖子　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遣之文宗取李孝本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　天地　祖宗　社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　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一勤論政　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

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觀歷代[illegible]有如我朝者哉）（[illegible]朝）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爲君皐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以爲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矣

而治體民情實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 列聖之於
諸司帝命各有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游
之箴或於 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
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 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
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
便殿以待顧問各條奏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
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惇孝義 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
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
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
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
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
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爲長
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
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
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 兩宮尊奉 上聖
皇太后 太后而侈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

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
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
親之兄也 皇上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爲 上
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 詔旨
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 陛下也 陛下尊之
爲 太上皇帝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爲 陛下同
氣之親兄 陛下爲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
其實一人況 上皇天性謙沖意無彼此伏望 皇

上於朔望日或節旦 幸南宮率群臣朝見 上皇
（谷以此疏下獄其忠可見是可謂人所難言）
於延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
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
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 中宮之象而位不
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
婦也今茲 詔冊妃汪氏爲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
是以正位 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
又 詔冊世子封杭氏爲 皇后是同所以正大禮
明彝倫而 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 世子

蘉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召汪氏於正
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國
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候
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
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　天心自回災異
自弭而治安不足平矣

上言十六事疏　時政

一躬攬乾綱在聖德英明臣惟人君宜法天道之運
隆英明之德羣臣之中有功罪者罰賞宜果有正直
邪佞者用舍宜當有君子所當親者有小人所當遠
者親疏宜明如此則內外得人矣一緝熙聖學在儒
臣直說臣惟經筵進講止以善可法者為言衍文料
請以應故事當面講歷代經史治亂得失之機盛衰
興廢之故則聖學日新矣一面議大政在委任孤卿
臣惟　皇上每早午朝退即御便殿將臣民奏題事
務公孤主意六卿論難臺諫參議選官入閣詳議臣

處如此則庶事無不理矣四為政得人在重惜名位
臣惟方今部院吏侍郎不下二三十員分鎮各處今
無止選才幹御史代之如此則官數不多而爵不濫
矣五肅正朝綱在激勸臺諫臣惟給事中即古之諫
垣御史即古之風憲職專諍奏得失糾劾奸邪已任
者賜勅激勵之未任者令吏部簡擇以任之如此則
朝綱正而臺諫之任重矣六廣開言路在聽用忠直
臣惟自古中興之主鮮不聽言納諫今直言未見盡
行直臣未見顯用自今凡有言者當理即行未當者

亦宜容受如此則言路開而忠有之上動矣七敬畏
天戒在下詔求言臣惟上天災異之見在於垂戒朝
廷弭災之道不在於肆赦赦者小人之幸今後有災
異當下詔求言使知天心垂戒之故及弭災之法如
此則天心回而災異弭矣八精慎選舉在羣臣得人
耳臣惟為政莫重於得人而得人必由於舉主吏部
自舉所知未免有私今令大臣得從臺諫郎官人與
所知得其人則記功罪則人亦得罪加州知縣亦與
法之行有功然後賞救如此則承流宣化得人矣

下之民久矣凡在京司考察任黜陟公當臣惟天下之
官清濁不一賢否混淆皆多今合布政司并直隸先擇御
此時天下十三布政司
史十五人大臣十五人每三年一次循吏先往徵行
詢察大臣總往重復考驗果清謹者陞之貪汙者黜
之如此則君子勸而小人有所懲矣十守備邊境在
選將練兵臣惟北虜在乎謹備預防非選將不足與
成功非練兵不足以威敵如昌平侯楊洪武清侯石
亨兵部尚書于謙固已重任而爲虜所懼其餘邊伯
下廣西南京今召來京共議邊事仍詔天下諸司

各衆諸曉兵法及有謀略者並許自陳然後試其實
而用之如此則邊方寧而中興之功成矣十一征討
不庭在專任將帥臣惟近者貴州廣東等處征討不
利皆因將多又以內臣臨軍偏裨以下難遵調度今
後止以文臣一人參贊號令賞罰皆出將帥如此則
事專一而平蠻之功可成矣十二禁止罪犯在遵依
律臨臣惟大明律乃　太祖高皇帝立法所謂罰當
者求數年間營造北京始運石米富者得以避貧者
役忠悼今後有罪令有司依律科斷如此則人心服

而刑獄自清矣十三官吏養廉在沙汰冗職臣惟館
清在有職以養廉官冗則徒費而無益今於事簡衙
門勘實量其能否將官俸糧半支本色如此則官守
廉而所食不冗矣十四作成人材在教養有道臣惟
國家以養賢爲本養賢以擇師當先其各處教授學
正教諭必擇文行優長者爲之提督學校官必擇文
行出衆者爲之其郡縣社學擇良學子訓誨之每四
季各赴提督官處考校俾進德修業如此則眞儒出
而任用有人矣十五端本風化在不許奪情臣惟古

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能孝於親則能忠於君近年
以來內外官員多奪情不奔喪今後除在京公卿守
邊重職不可離者可以奪情其餘不分官之崇卑一
體守制如此則風俗厚而人得盡其孝矣十六稽運
救荒在隨宜處置臣惟近者征剿貴州等處苗賊令
湖廣四川之民餽運路遠艱難宜令彼處各府州縣
分人接替如此則運餉易而民不勞矣

鍾恭愍公疏

疏　　鍾同

論大臣不以邊事為念疏　　彈劾大臣

公封亞有疏請加兵掃北復州並　人予逆借倉卒

北有定州諸都指揮吳玉并新樂縣爺獲逆賊一人

下錦衣衛訊　已覽乳下獄已定

各委送道臣訊問之但曰也先令來覘視北京軍馬

征錦輸亦照　如此

若何臨清買賣若何黃河深淺若何擬夏秋間大舉
虜衆從居庸關入至臨清徑往河南且也先帳下多
有南人如山西榆次李員外亦在彼處中國虛實靡
不知之臣聞此言深為寒心而朝廷大臣皆恬不介
意昔秦伐趙而諸侯自若獨子順諫燕王曰燕雀乳
哺子母煦煦然相得竈突炎上燕雀不知禍將及已

而顏不變當是時皆以子順之言為狂後燕果敗而
子順之言驗今言不知變者大臣且然況群臣乎臣
今言之不以為狂必以為漻且臣居草茅時聞內臣
搆惡賊賊忠臣劉球由是諫官鉗口當時使有數人
愛身狥國必能止　太上皇之行而無今日達賊之
禍既而　皇上中興深燭深衷忠直親命六師禦敵
于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達賊喪氣俛首北歸臣
謂　皇上有堯舜之仁兼湯武之智勇周文之小心
尤以觀提四夷坐致太平奈何達賊甫退齊虜求貢
而修心遠生伏望　皇上監前車之覆轍答今日之
有為親庶政以總成揩教倫理以厚風俗辯邪正以
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專彈劾去無益
之費罷冗雜之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養軍無
狥于貨色無耳於遊戲然後親率羣臣躬禱　郊廟
謝過如成湯之六事自責若太宗之十漸節以延攬
英雄講明方畧如此則　天意可回中國可安而達
賊可徐圖之矣不然災異之來猶不止此而禍患之
作殆難逆料且如昔者命將師各言方畧經句踰時

丕事推托及擁溥有亨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
而無經世遠久之慮天下將將師且如此達賊之來
又何長策以制之乎此臣所以涕泗交下而為今日
賢病因者醒之夫禦達賊之方莫先于用賢才賢才
之出何代無之顧用之何如耳昔者韓信出于餓夫
樊噲出于屠犬張良出于亡命衛青出于人奴皆能
樹功勲以扶國家懷忠赤以靖邊難蓋由上有若高
祖能用之下有若蕭何能薦之今　皇上雖求賢如
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故雖屢命選將而所舉者皆

胥梁厚祿之人親戚朋舊之子其屈抑在下者皆仁能爲之耶噫逆賊陸梁如此朝臣欺誣如此庶臣亦以懸膺長嘆而恐他日噬臍無及也臣父復昔任翰林院修撰臣又嘗當言路父子兩世叨蒙 國恩今臣又研審逆賊姦細而有所感發于心寧忍緘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何剛慤人 選輯

姚 壹元可參閱

彭文憲奏疏

疏 彭時

災異陳言疏

比者彗星見于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人愛之意也。皇上憂切于心，戒諭群臣，開加修省，是能體上天仁愛之心，而欲修政以弭之，其時政得失，生民利病，文武大臣已條陳矣。然德者政之本，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蓋正萬事必以正君心為本，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裨實政，慨惟謹采修德大端，安民大要，條陳如左。一曰正心術，夫天下之道正與邪而已，正者帝王之道也，邪者異端之教也，邪正之間，治亂係焉。皇上聰明聖智，豈不知所決擇，而頗留意佛事者，聊以試之，非誠信之也，然聞者竊議以為內府一次修齋，街市

一次驗撥，伏望皇上留心聖學，毋信異端，戒去內府修齋，如遇節令，止于在外寺觀舉行可也。二曰謹命令，夫命令之出，不可不慎，祖宗以來，凡傳旨必專任人，故責有所在，事無虛假，近來亦有行光祿寺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多疑慮，將來之弊有不可言。皇上凡百事宜，惟令司禮監官傳旨，庶幾命出于一，事有可稽而無弊矣。三曰親接見，自古賢君及我祖宗列聖，未有不接大臣議論政事者，君臣情通，政是以和，今皇上視朝即退，不一接大臣，天下軍民利病，何由盡知，伏望皇上日御便殿，召文武大臣忠直有識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則聰覽日熟而治道成矣。四曰慎賞罰，夫賞罰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也，慎賞罰莫先於循舊章守成憲，近者道路傳言罰賞典太濫，近幸無故而受賞者多，工匠無功冒官職者衆，用刑太深，有法不該充軍而充軍者，有罪不至死而死者，此非舊章成憲所宜也。伏望皇上節賞慎刑，惟舊典成憲是循是守，則公道彰，治法正矣。五曰納諫諍，夫日有萬幾而事有

萬變、非兼聽博采、何由一一當理。伏望　皇上虛心屈己、聽受群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即賜施行、如此則官賞政刑、不至乖失、而下情得以上通矣。六曰勵官守、夫百司庶府、各有所職、承平日久、事多因循、大槩主於奉　上。而嫌於違覆。所以事不便于軍民者多矣。識者徒能竊議、而不敢公言。謂目前苟安、懼煩瀆也。豈知下人愁怨、以致天變如此之甚乎、伏望　皇上戒勵各官、慎脩厥職、職股肱者、凡遇事有不便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行下。結怨于民。

司耳目者、但遇事爲民勵官爲民蠹者、即便舉奏。毋徇情容隱、然後政善民安。爲可冀也。七曰恤軍民、近者管軍管民官員、罔體朝廷愛養軍民之心、因公科歛、濟出百端、軍民窮困、日甚一日、若此者天下皆然、而畿內尤甚、何也、以差役煩重、而又無所資以爲生也、舊日牧馬草場、積年開種田地。今多爲有力者侵占、故馬死而罪責至、地小而衣食窘。懷憤蓄怨、非一日矣。伏望　皇上命該部清理三營草場、使官軍便於牧放、減退勢家莊田。使百姓便於耕種、其各處衛所府州縣官、有巧立名色掊刻軍民財物者、乞令都察院嚴行禁治、則軍民各得其所、而邦國永寧矣。凡此七事、實出輿論、伏望　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正、以正心爲修德之本、以餘事爲修德之助、德修于上、則群臣成知效職、而善政皆次第舉行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

民情馬政疏

今天下水旱相仍、人民缺食、山西河南陝西三處、急於餉軍、而民愈苦。京畿入府、迫於道馬、而民愈困。鬻

賣子女、流離道路者、在在有之、如是而不加存恤、誠恐良善化爲盜賊。則邦本動搖而事日多矣。然欲矜恤非人賜之衣食。家與之金帛也。但省科派。減力役、寬夏秋之稅而勿徵。弛山澤之利而無禁。使民得以休息營生。是即安養之道。惟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耳。昔之人君有言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斯言也、施於今日、尤爲切務、臣等於民情不能盡述、謹條列一二于後、伏望　皇上念上天付畀之重、思下民仰賴之切、采而行之、斯民幸甚、一　皇莊

之名自古無有。景泰存藩邸之舊。　皇上因東宮之餘莊名曰皇闕。已非理。然事因其實。猶爲有說。近聞故太監劉永誠所獻莊田亦欲立爲皇莊。深駭人情。居者懼於騷擾不已。耕者憚爲徙村遍野。而街談巷議。咸謂四海之内莫非王土。何獨以此之謂皇莊。臣等竊聞外議如此。恐不足爲　聖德之光。乞以劉永誠莊田令戶部籍之。俾居民仍舊耕種。以息外議。一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不爲厲禁。此先王仁民之意也。今畿内八府湖濼數多。若非官府禁地。即爲勢

家私莊。但其間所產魚蝦螺蚌菱藕蘆葦之類。皆天地自然之利。令人民缺食。又乏倉粮賑濟。請命有司凡所在湖濼。不分官私。許令饑民採取供食。諸人毋得禁制及抽分稅錢。亦救荒之一端也。二編民養馬。已有定制。計馬徵駒。亦有定期。但今畿内田土日狹。人民艱窘。孳牧虧欠。遇遣官印烙。其管馬官及群長人等因而科擾於民。實於馬無益。去冬詔令。每馬四匹聽買一匹。恩已寬矣。然及今有司追併。尚未能買者。乞暫免今歲印烙。仍行有司暫停折買馬匹。一順天等八府夏麥旱傷。秋成未卜。乞敕戶部早將夏稅勘實蠲免。勿令有司催逼。其他賦役有重難者。許有司申達暫行減免。一近者戶部以將有事河套。必須軍餉。遣官往山西河南陝西催運粮草。未免刻期取辦。乞令督運侍郎陳俊以大軍未出。宜從緩行。其已起者運赴軍前。未行者量爲停免。庶使三處之民。稍得蘇息。

劉文安公奏疏

疏　劉定之

建言邊務十事疏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盛於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直。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至於漠外。委以與寇刺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歛於虐燄而不入侵。梓宮韋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今

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暁竊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陣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

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鼓而敵至得互相應援迭為救護度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衝唐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胸下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遠超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門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遏虜之出名為關寨實則坦途虜騎其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

亭障缺敗蹊隊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隊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遏坎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為必有效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多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以信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使（其後劉濟行而上皇歸知使命爲重）職欲其內蘊忠誠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

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陸賈富弼者所為蘊忠誠而能言語者也柰何往時專以譯人驅夫為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敘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同日開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衛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

戎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戎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聖甲相雜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　皇上時言之皆謀短淺不足仰瀆　天聽然今日之禍可鑑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家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爲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

節但見其或轉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率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蹈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狠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其民何辜乎况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內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於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連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歛矣罰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之緩乎其七曰選將夫人材皆得天之生將材豈專（此時尚多以微侯爲大帥主木以充鉾斧者朱陰平也）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殖

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閒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擢陷陣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

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自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越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則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機務而大裘之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諮互相可否以

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　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務事但以奏本進入　宸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爲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爲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卽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詢於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士且未易徧觀而況於人主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

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
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
用舍當矣其爲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
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
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掩鼻而不嗅其不至於
誤食而嘔噦冥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
出世之聖當大有爲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
治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滅勢可
強讐恥可雪　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
何難哉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而赦其
罪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九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張安度子美

郁纓旭選士　參閱

王張二公奏疏

疏　　王崇之

遼陽時政疏　遼陽利弊

臣聞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城池器械守備之具也將帥士卒守備之人也遼東為東方重鎮各城有守

備等官有屯衛軍士城池修理之料軍國造作之需各有軍餘造辦既有其具又有其人宜乎軍威振揚武備修舉也奈何邊官廉勤者少貪惰者多不修兵備不恤士卒軍需物料多營於私室練操人力皆疲於私役甚至侵盜賣放之弊不可勝言所以城池失修器械不備士馬疲弊紀律廢弛修理操練有名無實凡遇撫按等官點視掯稱修理反又科害軍餘則權人頂替器械多挪借應點惟務遮掩遂為得計前此之弊在在有之如遼陽一方大鎮也有六衛官軍有四千馬步有都司以下統之有將官以臨之臣嘗一一點視如城中鋪舍多無門窗柴草間用土坯成倒四月之間操軍十日一隊之中常少數人馬僅可以調用步卒衣鞵不堪鎧甲可以禦敵青甲不能應體軍馬器械大率類此推究其故輒稱邊方多事未暇修理公差數多卒難備辦大鎮如此小處可知平居如此遇警可知今北虜大衆逼近我邊窺伺日久倘卒然有警遂備如此可為寒心但積日甚久無從稽考若只一一參究往日廢弛固不可究自今修整

不可不急乞　勅該部計議行移鎮巡等官嚴督所屬及時修理如法操練士卒謹慎烽堠及將見在不堪兵甲查照舊例　奏請給換堅完器械替出不堪之數官為修理庶不勞軍置辦亦足遇警克敵仍令各衛今後除軍器有例每年查盤外如盤鐵木植[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將但貪軍國重務每季各將收除實數開報撫按等官以備稽考年終仍委布按二司官員查盤若有短少就將經該官員參以侵欺之罪其巡撫等官亦要不時點閱如城池器械等項不完者將衛所

官員就加懲治並限完報都指揮以上官住俸督催完日照舊支給撫軍數少查有役占者廣寧總兵參副等官一體參究如此則法令嚴明人知警懼緩急得以濟用奸弊可以少革矣臣又訪得遼陽山東土人少種田土專一採取人參榛松鬪獵野獸爲生數年以來多被本處上司及衛所官員指稱進貢人參等項或借布疋或給銀兩使令部屬官舍到於各寨百般逼迫科擾士人不勝其苦近時因見境內人參榛松缺少不堪又多私役附近軍餘出境採打販賣

近者敉內之反亦皆起於採木採參之人

以規厚利常被賊人虜殺互相隱匿不報各處又有等軍餘士人將帶米包裹刀箭甲葉陰於墻下空野去處與夷人易換貂鼠參松等物透泄事情啓惹邊釁多由於此及各衛所官員又指以打採杉木買辦皮張爲由差派餘丁不下五六百名各衛每年進用杉木止該十箱人參三百觔狐狸皮張暫時買辦不多衛所官員却乃多方科擾日今前項出產地方。被賊搶虜空虛公廢田畝荒蕪不能存活止宜休恤伏望將各項供應暫且寬[illegible]民力以[illegible]待

賊情稍寧之日行令照舊採辦仍乞轉行本處鎮守巡撫等官通行所屬嚴加禁約及將令地方墩營巡守人員晝夜加謹巡察今後如有私役及縱容軍餘出境採取及將刀箭甲葉與夷人交易致生邊釁者許被役及知見人等徑赴撫按官處指實首告正犯旗軍人等量爲枷號滿日與守墩巡哨俱照律例問擬發落私役官員并地方該管軍職一體參奏拏問。庶官軍知所警懼下人免其疲勞亦杜邊患之一事也洪惟 聖朝愛養臣民官有常祿軍有月糧此外

又有折俸鈔貫冬衣布花恩至渥矣遼東阻山隔海官軍俸鈔布花皆仰給於山東河南十一衛自山海關陸路運到河南十四衛自登州海船運到兩得利便然河西常勾給散河東拖欠數多者蓋以陸路無虞海運廢弛也查得舊制造有海船一十二隻官吏奉職依期運到雖全伍軍士皆獲飽煖近來船隻損壞者無人修理鈔布拖欠者不肯補運至成化十三年海運不通官軍絕望 祖宗制度廢弛盡矣以致軍士凍餒流離缺伍者多官員剝軍自養廢職者衆

信乎其然也如將通路錢所軍但無月糧止負賞物
上官達官間有半俸又係無子人數亦俱給又超
明守臣晝夜在與尤爲寒苦近因各處災傷李蒙
皇上憫念元元遣使給倉賑濟所以洞那本重式命
安地方也今邊儲簡備少積別無賑濟官軍合得糧
餉尚不可得不無有孤　恩典查得自成化十二年
萬民起欠官軍俸糧鈔六百一十一萬三千一百七
十錠布九十七萬二千六百餘疋綿花一十八萬二
千一百餘觔先該撫按官累次奏乞令布政司起倩

夫脚解到每年量價值折銀補還戶部議得陸運艱
難海道雖有風險定奪造船僱運補解恐後但彼處
官員視爲泛常略不用意夫衣食切於人身不可一
日有缺今遼東錢糧不能備給致此處有饑寒之苦
彼處偏僻邊之地陸路既艱難來海運見今無船則
窮苦官軍何所仰賴矧遼東隔時收成糧食斷
不能買賣易換有無尚不免於飢寒今兵荒相仍
尚背困使軍士號啼饑寒以此饑寒之人不惟難
望其禦侮亦恐生意外之虞今無不爲常例將前

項拖欠鈔布管理行令山東布政司官存留在彼就
作官軍俸給查有見在銀兩照數折解或令布按二
司分巡分守官員公同估計量爲便易委官解送前
來以救邊方　時之急仍乞將六歲布花鈔貫另爲
處置或暫折收賣銀兩准作支給依造有船隻之日
照舊海運如此則邊軍得目前之濟免饑寒之苦臣
又聞食者民之天不可一日缺也故洪範八政食貨
爲先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食爲首民生最重邊方
尤急所以戰勝攻取守固皆賴於此　聖朝稽慮邊

儲因遼東屯種不足發銀糴買召商上納　欽命總
撫官以總督之布按二司官以分管之奈在前官員
職任輕大者多好逸惡勞卑微者惟畏勢貪利甚有
夤緣爲奸乘機逐利攙放糠粃穀且糴買腐爛倉糧
官銀多歸於富家錢糧虛報於紙上近因積弊多端
特命給事中御史等官查盤辨驗奸弊敗露一一清積
奏遣軍稱快但刑罰雖加而事勢無及粗腐虛關於
倉官之李蒙實惠折追拖欠於富商不肯還官開地腐
斷相積邊境惡缺被儲如前屯等處倉糧不及半年

之用海船等衛有十年之積客[?]等倉今無一月之
支今遼陽城中守但[?]兩出糴米二石五斗前可[?]
分每官價銀一兩作米一石或八斗尚不人[?]何況
因賊情緊急總兵等官[?]理糧儲官不得已忍[?]決策納倉
議於定遼金復等處十一衛[?]牛給輸運動調一萬餘
人往返一二千里每牛一隻有兩頭盤費多者要七八
十兩少者亦不下五六十兩河東之地遠近騷然各
官[?]用心催儹但山澗險阻車輛不通止是牛畜馱
載[?]役財殫卒難畢集事勢至此尤為可恨欲減米

數恐暫借官銀散增脚錢恐虛藏缺之即今[?]報聲
息不絕設若大軍屯駐日久轉運艱難逼迫緊急使
餘軍逃竄山林疲餓累死不惟重傷人命亦且大誤
邊備處從河間[?]興尤難為用乞 勅該部行移巡
按[?]御[?]督儲官員稍度賊情急緩酌量路途遠近聽
其[?]宜增減米數脚力多方措置以濟急用以恤人
窮[?]各衛地方所司羅[?]行令布按二司管糧官將
其各處杖追先[?]犯人財產變賣上納或令照依
時[?]納銀布入官另為處置以便目前支納俱先定
與限期完報今後整理糧儲亦要斟酌地方要乎邊
備之充修也

疏

張海

安邊方畧疏

甘肅邊務

一馭戎以定酋帥甘肅即古河西五郡之地自哈密
為土魯番侵擾人民奔潰諸夷熟羗來歸在邊安插
積聚蟻集者有日多犬豕之人而豢養之有識寒
心巳有[?]守臣欲令驅遣因彼逋逃窮虜不可輕

動至今彼之尤難況此虜心性叵測今轉徙日久不
立酋長未有統攝異日釀成大寇卒受其弊今甘肅
等係鎮守分守重地屯宿重兵皆有外城分住夷人
可以安輯防微杜漸終宜驅出但未有隙可乘耳及
照哈密都督奄克孛剌都督僉事寫亦虎仙等皆可任
使俟哈密平復設都督一人令奄克孛剌治事以寫
亦虎仙等分領部落則遠有專帥之託近無几席之
思又一立法以除亂本訪得哈密夷人馬黑麻打力
先使土魯番國收附之引率番衆入寇戕殺罕慎奪

據城池後得克番始入貢歸則糾合哈密許戈陵鎮
土魯番殘滅其國至今一國夷人怨入骨髓此我家
然有寄在甘州者乞責令撫夷官審察防范使哈密
恢復之日網之未捷以得從戎來歸者給之沿以
重法則內以懲創夷人不以入土魯番再與為亂
可息也一重譯以番夷情中國之於夷狄其情難知
如得其情思有以制之安能為中國患哉今訪之土
魯番在哈密迤西七百里土城大如嶺者三小如堡
者十六戈甲不滿三百軍馬不滿三千親黨俱亡止

存一人與相讐殺左右親者十一人與治國事外無
通番可倚之國內無中國交通之人昔狼何欲約匈
奴絕漢趙充國勅視諸羌豫令解仇元昊寇宋皆野
利天都二首之策种世衡以謀去之今土魯番之情
狀事勢卒難測知乞敕甘肅守臣或因其向背或跡
其虜實或用世衡之謀使彼親者相離或從充國之
計使彼仇者不解候時而動則虜情前知禍變先定
矣一先計以遏亂甘阿黑麻據西域交構叛虜其
規貢利昔莎車殺漢所置莎車王馮奉世矯制誅之郡

支單于拘留漢使陳湯矯詔殺之今阿黑麻殺牢憤
有莎車之罪執陝巴有郅支之罪臣計此虜專仰貢
路為生此可以計而不可以兵破若仍務苟且恐蹈
其計中以占哈密為利階以養陝巴為奇貨亂將何
時已邪乞將今之賞賜土魯番使臣衣服銀兩追回
發甘州收貯封閉嘉峪關絕西域貢路將本番使
人男婦拘留以彰天威以消逆志縱一二人歸諭彼
酋自審去就責重主將練兵聚糧為經久戍守之圖
俟此虜效塞求通果有誠意賓服上請區處則內振

國威外定禍亂哈密可復矣一修邊防以固分守甘
肅東州西三路延袤二千餘里四當敵衝盜賊窺伺
實難若不因地制利務為悠久守備之圖恐盜賊滋
蔓為患不可勝言臣擬諸路或當增築墩堡或當修
理墻塹或在數十百里取水之路遠者或四五十里
工程浩大必歲久乃可成功乞敕甘肅守臣督官於
農隙之時漸次修理邊隘或地有沙石者用古制木
立柵之法或水路不通者用鑿渠引水之法使墩堡
相望皆守相聞靖虜安邊之計得矣一預調度以濟

兵食，甘肅地遠寡援。一有警急，赴京請兵，往回萬里。及調客兵，緩不濟事。邇者議調陝西洮河岷之軍策應，尋復中止。然守身雖近涼州，係腹裏邊方。洮河岷雖近羌戎，係腹裏地分。官軍用之，有名無實。惟延綏之軍，生長邊陲，諳識戰陣。乞勅延綏守臣簡選遊兵二千，本鎮操守，專聽甘肅調用。及行戶部區畫糧草，務足主客兵力萬人三年之食，則足食足兵，久駐之休兆。

論阿黑麻事宜疏

阿黑麻貢使復來，而陝巴尚未歸，城池尚未復。臣等遵成算，凡阿黑麻所貢方物，盡數驅逐出關，示以絕意。其前次貢使寫亦滿速兒等一百七十二人，仍將拘留，不遣原給賜阿黑麻并使臣綵段諸物，悉貯之官庫。當日阿黑麻封閉嘉峪關，絕西域貢路，此後如天方國，或撒馬兒罕使臣來貢，仍左驗放入。其來自土魯番者，一切拒之。萬一阿黑麻自欲送還，則我邊將士及哈密之寄住苦峪者，自有以待之矣。臣自至甘州以來，苦峪城池修濬者數百丈。哈密寄甘涼地方諸夷住居苦峪者已二千餘人。其行者有所齎，來者有所止，耕者亦頗有其具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illegible]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上木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沈泓臨秋
張密子退恭閱

張方洲集

疏　張寧

乞省買辦疏　省買辦

近因買辦頗重，該順天府宛平縣奏稱大興縣地方廣潤，舖面數多，本縣地方稀少，舖戶消乏，乞將有多寡均平買辦。奉旨著戶部整理。欽此。臣聞此令一下，物議喧騰，謂將減宛平之常科，加大興之新額，以近事言之，似為可用，而節財裕用之本則未盡焉。切惟連歲四方多故，水旱相仍，糧道方艱，倉儲未實，而京師物價不甚踴貴，京民未甚窘迫者，收以買辦交通商賈四集，有無得以相通，貿遷得以相濟也。若准所奏，若官賂有則必搜求攀指，彼此互持，切恐貨易之家，咸懷疑懼，微發日甚，息不不克，居者閉門，行者散去，貿遷之路不行，物產之來漸少，官司又復點接

常額，一體催科，物價之踴貴可期，京民之窘迫可待。況今歲秋收，四方未卜，加以歲飢根本，設或多虞，其非所以亡中御外之勢也。且今日宛平告乏，既歸之大興，倘他日大興告乏，歸之何地？是猶割股克飢，腹不飽而股就廢矣。臣聞古之域民，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市宅貨易，本非為官而設，昔曹參入相，屬齊後相無擾獄市，其後卒成清淨之治。伏望軫念民艱，思近圖遠，省用裕民。凡朝廷祭祀宴享賞賚兵戎軍國重務，遇有缺乏，量給官錢，均平買辦，其餘齋醮祈禱造服御不急之務，得已之征，無名之費，悉宜停罷，以甦民困，不必著官踏看。

乞除調帶俸軍職　除調帶俸軍職

查得在京各衛武職官員帶俸等項數多，有一衛二千餘名，有一衛千五百餘名者，通計不下三萬餘員，每歲共支食米三十六萬餘石，折俸銀四十八萬八千餘兩，若併胡椒蘇木折鈔總計動經百萬之數，糜耗錢糧，莫此為甚。臣聞戰陣攻守，士卒當前，但使主將得人，不必多官給援。況其間多有老病怯弱，騎射

生疎之人，既無養調，又無掌管，徒建虛名，以支實俸。積歲彌年，何日為了。見今府庫告乏，四方飢饉相仍，平時錢糧仰給去處，多因停免，節財慎用，正在此時。今乃以有限之資，而供無窮之費，設若少有緩急，財賦不繼，京師百萬軍儲，將安出。臣訪得天下都司衛所官員，多有貪故及在前在今員缺不行申補，亦有曾經申奏，未蒙調撥者，以此千百戶所印信，多令總旗人等護掌行使，以致姦弊百端，軍無紀律。乞勑兵部計議，照查各處員缺，將前項帶俸官員內，除應合存留備禦者不動，外其餘相應除任者，照缺量行調補各處都司衛所管事。如此則在外無曠官之弊，在內省冗食之憂，事體人情，兩得其便。若能減去一分，則京師有一分之積矣。

鄉試時弊奏　劾陳王二輔

切照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己率人，為下為式，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聰明，積為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等聞宋范質為相，從子杲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為相，其子綜與進士，不就廷試，恭以父任執政為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況文通發進士第一，為京第二，昨以貴冑不可先寒畯，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答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不該子德有所失，則靖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為大臣元宰，公為其子恭才稱節丁。朝廷之上哉。即使才而稱，猶不可也，況無實之負，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府鄉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試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設若一一緊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陛下優禮大臣，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臣等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不可以人寬，人寬則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為易，而不知感。循等叙公濟私，妄告屬下，其所行施，非止一一。且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大小人心，莫不共怒，但畏其勢而

不敢言耳、　陛下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柢、則衙等愈無忌憚、乞將衙等䖏送法司、明正其罪、罷歸田里、別選文學公正之臣、以居內閣、用將輔弼乎明之治、其王倫陳璵、仍照不中生員事例、一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苟求而真材斯出

書

答陳彥章　處州山寇

凡制師破敵、莫善于自重、莫不善于自輕、以敵為重

則吾自備者亦重、以敵為輕、則吾自備者亦輕、自重者、始能審其機、終能輕敵、自輕者其始先失其機、終以敵為重矣、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生死勝敗之微、在重不重之間耳、夫處州一隅、其流寇不為不甚、其於藩鎮、不為不近、出將遣師、不為不專且久、其日士卒不勇、猶有所崹、苟徒因山川不可用武、設使鴟義矯虔、負固益甚、終不然、則棄其地耶、披嶮履險、莫若劍閣、而鄧艾破之、倚山葬洞、無甚赫源、而竟貫破之、在得人何如耳、古人用兵皆之衆人黎之、大將吉而後舉、况乎以新乘之師、而人發危之地、正宜按兵輯旅、士伍戒嚴、擇善地以安之、賊雖跋扈、未敢窺也、今以裨將支兵、脫甲胄弛、輜重拖其前、援兵斷其後、營壘本成、號令未施、而賊已與之接、雖有智者、亦無及矣、大將莫難于兵之所恃也、莫重于賊之所畏也、有將如是、而不自重、賊其有不逆人其有不怯者乎、所謂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此必破之機也、不此之慮、而傲然輕進、故鋭既倒、餘鐵頹然、卒至我師喪氣、無復取鬬之心、賊勢益張、人心益懼、其原

皆起于自輕、此用兵之失一也、兵之識敵、猶醫之識證、察其腠理、審其血脈、望聞問切、必得其源、投之一匕、可坐而起、苟寒則溫之、熱則涼之、因襲陳方、罔知腠理、吾見其能殺病者矣、賊以乘勢、方欲連兵、吾以前日之鑒、正宜撫慰衆心、坐定謀慮、而旣往之過誤示將來之可圖、相幾度義、遠攻近取、見其來而弗怖、含其去而弗追、遊哨其隱伏之區、窺覘其出沒之路、以逸待勞、以靜制動、雖知其情、然後出奇設伏以圖之、所謂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而勝之、此學

險之法不此之慮而恬然自居今日出一兵前日之兵也已損其一明日出一兵猶昨日之兵也又損其一陽氣之駁陰氣之係也卒至折車倒轂馬困兵疲而賊尚自若未嘗不由於無謀此用兵之失二也夫威與信兵家所恃以爲藩籬者也然必信立而後威行以行未有威不能制而可誘以信也故名將之臨敵欲致人之死必客人之生誘以利害誘其順從如不用命兵且加矣若夫猶豫不決進退狐疑既慮信之不行又懼力之不贍執己之疑而欲人之無疑

不可得已及其鋒力既挫然後一切以招撫爲辭彼雖至愚獨不知此耶今乃番然自來略無因互此正天與之機也正宜因其薦首招其部曲開心見誠以申彼此之情披肝露膽以釋疑懼之意呈乞部宥以安其心復其居繼其業有幹有年于茲然後誅首惡以申大法則餘黨不復疑矣而乃欣翫快執若獲大捷威既不行信復不立將何以閒衆志哉此其失三也夫士卒將之所恃以爲手足者也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所之有道處之有法則寡可敵衆弱可敵強用之無道處之無法雖衆且強無益也在今日宜勞之以禮勸之以義明生死存亡之究以激其心衆從事跋涉之勞以慰其勤使知將之愛其命惜其死無不感憤爭欲自効然後信賞必罰以勸其功立期定會以要其成則人皆知進死得生退生必死矣若夫因人迫已然後驅而陷之死地賞不徧及罰不致嚴營居無同甘共苦之人臨陣無勇敢當先之士昔李晟以孤軍而破強敵謝玄渡淝水而破秦兵豈勢均體敵而然有以厲勵士卒故也此

於處州何如此其失者四也蓋將士勵所以成其謀處罰宜所以行其謀自重者必知有謀而自輕者未嘗知有謀也惟一失其機於營壘未定之時而人心無不自危再失其機于狼犬自投之日而賊心始期必死以自危之兵而捍必死之賊此愚所以深惜其自輕也雖然始自前日論之彼賊之負固不服初不過承南賊之亂恃摽掠之富依山道險輕官兵之無略而已今南賊既破則聲勢倒矣南師既還則士氣益衰久禦我攻則欲掠無所矣力過德險則山川不

足恃矣匪黨一呼衍徵響應數年發動群賊斥潰崩
彼此之情見矣其所以堅持不服者特以叛逆之餘
勢不可復生與其死於彼不若死於此故也今 皇
上以天地好生之仁降賜綸音使之自附如天地之
於萬物一於長育而罪疾忿戾有不暇顧誠聖人之
心也設使 天路赴之數日不已思不知其成功果
何如也雖然猶有一焉竊聞虞書曰分北三苗周書
曰除惡務本在今日雖無事矣尤當以此為意

跋

皇明經世編　張方湖集　處州山寇　九　平露堂

齋醮進香

張方湖集卷之一　論止進香

臣聞釋道之教遠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本之呂黎表）
代君上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佛
老無補歷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長幼
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為此五者
而為之經理防範耳五者順序百度以寧是以聖人
之道始於有為而終于無為彼佛　之法不足以有
為而強于無為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
害滅從使其教者以則婚姻既無子嗣俱絕不過百
年人類盡矣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歷代英君誼辟有
見於此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術能以禍福
輪廻之空談聳動于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
為治化外之一術耳非真謂其能扶世翊教永國
步而為之崇奉也恭惟 皇上養在青宮今 大
寶夙精儒學日御經筵於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辯洞
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即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私藏
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承 睿旨不許將給度牒乞
請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每以濫度呼化不便為詞多

皇明經世編　張方洲集卷之一　論郊祀疏　十一　平露堂

被覽納傳之將來固當永遠無弊矣邇者恭遇 皇
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 皇上將欲表揚
孝道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
有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
道得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於各衙門斂
曾用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為儒者自失
其守業彼者焉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惟人
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
當勸以去逸欲順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

小民康濟四海故日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有墻以求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齋香尺楮列名其上宜揚于佛老之帳相率而拜日爲 朝廷祈福覬請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外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修諸儒之於佛老爲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闢而闢之論而排之今若此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道朝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于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

既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代惟 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屢有是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當衆行此事蓋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耳 祖宗之舊典 先帝之本心也罔循在今實急不宜尚沿故習大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則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偏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于經筵聖學不無咎有所妨其于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 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臨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請乞勑禮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賀日期等項不許仍前擺備炷香於寺觀行禮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令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

碑

海寧縣築海塘碑

海寧古鹽官縣瀕海南上有山名赭赭南遠有山對

峙如門是爲浙江受潮之戶歲久沂洄渟滀赭浸出潭若階則戶隘潮怒於擊于鹽官隈岸宋嘉定中潮決衝指官中野二十餘里史謂海失故道有內地也成化十三年二月海寧縣潮水横溢衝地隄塘逼邇城邑轉塌史則頃決數沒祠廟廬舍器物淪陷略盡邵不及者才里近民遁隘奔竄皆重足以待縣上其事於朝內守臣以事于欽差鎮守太監李巡按監察御史但以所上事淪諸三司布政使杜按察使楊又以三公命各詢其任咸集城地周視僉謀區

當會計相與祭於神具以成業托分巡僉事錢曰君宜任重有所給之從事惟君自處公乃躬履原隰量材度宜命杭湖嘉興官屬因地順民採石于臨平安吉諸山物用林積所得轉挽溉河而至分命把總指揮李道刊何兼總丁役何用漢犍石決不就乃斷木為人櫃編竹為長落引而下之派溜消定人知有成勢皆奮邀爭計以日費致月工頃點踊復為力漸易業可待就將感裝公有念曰吾聞聖禹治水奠厥定賦非但疏洩而已今民蕩析木實農稼方作飢勞野

漿必有疾疫不可療也於是作治罹癘聞輒撫循勞來失次者徙寓空舍惠以薪米大集醫藥以療病者作洞閘于里衛灌洞以防洩鹵之害義聲倡道富人爭自振施民至是始忘去徙之念歲八月塘成適沙塗迤障其外公因增高倍厚覆實搗虛使腹抗背負此故址防而海復故道矣是冬輿羨餘之財修葺文廟增廣學地重建按察分司致祭告成公乃復邑父老過邑諸曰昔元處海患財力大艱將官屢謀無以興衛今之[illegible]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近在吾少載猶見大父行於他瀧沸而道其苦辛者 皇朝永樂九年海決有司不時治民流移者六千七百餘戶淪田一千九百餘頃事聞遣保定侯孟瑛等力役蘇湖九郡貲費鉅萬積十有三載其患始息此吾輩耳目所及者今錢公以一騎行邑斂不及民勞不聚衆徒以三府萬二千人僅七越月而績用聿成患大費省力少效速較之前事孰與此賢方首事之際振撼倉皇若遇勍敵雖有俊才絕力當亦不暇旁顧公能發心蘊竭性能紓徐委曲以庇食我以調濟我以成我稼穡以寧

我婦子凡吾輩今日得以復安此土者皆公賜也奈之何泯沒其德遂相率具書幣走徵予文刻石予念風濤澎湃凡際海之區無不間遇至於衝決激射惟浙江地勢為常自延祐及今纔百五十年海已三變雖曰氣數消長未嘗不以人力定勝但恐物非天成終當復故使赭山之潭復出沙塗之壅再去後之繼任非人文獻無攷則父老前日之憂將或在其子孫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慤人
錢爾進及甫參閱

劉文和集

疏　劉　珝

愼服食疏　服食

臣風聞近日內府有術士造紫霞杯者（憲宗時頗尚方技多奇壓）蓋紫霞杯以硫黃爲主（之官此其驗也）本草云硫黃太熱有毒夫五臟柔脆只宜平和不宜餌此燥烈之物況金石之藥古人所忌硫黃硃砂此正金石之藥也　皇上春秋鼎盛聖體方強臣恐術士巧飾虛詞有以此杯進御一或用之倘有後患追悔莫及臣子之心日夜憂悸伏望　皇上念　祖宗付託之重萬幾之暇淸心寡欲靜以頤養則血氣自然平和可以無疾凡一切熱補之劑悉宜屏絕弗用醫書云人年五十以前不可服補藥是也之將造杯之人斥逐于外無使出入內府熒惑聖聰臣不勝惓惓納忠之至

免立五嶽廟碑疏　五嶽廟碑

竊惟唐虞三代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至秦漢以後始有封禪或封元帥或封王或封帝崇名美號不一至我　太祖高皇帝以爲岳鎭海瀆自天地開闢英靈之氣萃而爲神豈國家封號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前代封號盡行革去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一洗萬世之陋若立碑必頌神功德正詔書所謂瀆禮也非　祖宗之意況神不享非禮孔子曾有泰山不如林放之嘆我朝　祖宗不立者恐褻瀆故也今莫若每嶽鎭海瀆各頒賜一勑令有司歲時修理祠廟墻垣供具選委本處道士四五人看守焚修仍給田百畝或五十畝爲香火之需載在勑內令永久遵行庶廣　朝廷以禮奉神之意

遵舊制以安人心疏　諫罷西廠

竊惟東廠之設實自　太宗皇帝建立北京之初專爲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督之犯干法典仍下所司究治此亦當時權宜之制一向因而遵行未曾敢易近日京城妖狐夜出（即黑眚也）人心驚惶

皇上特設西廠官校、暫令太監汪直提督緝訪、用戒不虞、以安人心、臣聞自立廠之後、事情紛擾、人心反至不安、其于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　聖明洞察事機、特將西廠革罷、官校悉回本衛、庶使事有制、不爲變亂、而人心自安、臣已與同官論奏、未荷俞允、故不避震怒、再此申請、臣無任惶懼、待罪納忠之至、

開言路疏

臣聞宋臣蘇軾曰、天下治亂、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達、大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

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非真無邦也、雖有邦而亡之形見矣、臣不敢遠引前代、聞　上遇災求言之典、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百官公侯以及守令、下至軍民匠役諸色人等皆得言事、其言中理、即爲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言不中理、亦置而不問、蓋誘人使之言也、猶恐人不得盡言、再設登聞鼓于左右長安門外、遇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所以廣耳目、不偏聽、防壅蔽而通下情也、故當是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情、無不周知、天下太平、民有所依、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臣有以見　皇上之心、即　太祖高皇帝求言圖治之心也、夫何十數年以來、以言而行賞者固有之、以言而得罪者亦不少矣、夫在昔聖人誘人使言、人尚不敢、況加人以罪而孰敢言哉、即今妖物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刃、晝眠夜作、說者曰此陰盛之狀、又曰此胡虜將來寇邊之兆、延今半月之久、無一人敢言、豈非顧望猶結

于平時哉、設若有甚于此、亦孰敢言、或得禍亂、不言可知矣、伏望　皇上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詔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及一應官吏軍民人等明言致災之由、弭災之策、不復忌諱、　皇上俯垂睿覽、虛心聽納、如所言果中、即賜施行、以興政治、以獎群賢、如所言不中、亦望姑容、如是則言路開、君子進、小人退矣、萬事何憂不理、災害何憂不息哉、

記

濟寧中新河記

濟寧郡南河口會通元人開以漕運者自濟寧分水閘至東昌臨淸凡四百餘里久而淤塞國朝永樂初年詔大臣率民大役濬之其濟寧則引泗洸及徂徠諸山谷水注焉以後通行不易然而官舸商艑鱗集麻擁丁濟城之下在城天井二閘有不能容肆于二閘南穿越河可四里許吏宿以閘口上流下泝數十年來人雖爲便然下新閘之上幾二百步舊有小水橋鉎石以岸中僅二丈餘上新閘之上有濟安橋中流石堆屹立篙工栰師至此皆駢臂束肩瞪目不敢

前前此可運者不知其幾漠然以爲秦越乃成化甲午秋平江伯合肥陳公志堅督運過此步自堤上相厥地勢詢知宿弊遂與都憲李公自得議曰斯橋斯堆弗夷斯舟弗良于行乃檄東泉憲副陳公某卜吉伻屬具畚揭刻鏩鍤撤其橋去其石堆披材築壤擠窩瞭淤培高削卑壘石爲址琢石爲柱覆石爲梁並上下新之中增一閘焉首事于乙未二月奏功于四月既成名曰中新中新之上爲拖橋一易濟安爲渡冊二於是水勢無滯往來之人咸稱曰快凡糜錢十

九萬四千餘夫丁千餘木石以數千計他有色之需以百計財因素蓄民不告勞爰是工曹主事儲公明謂斯傑蹟雖由衆力造端托始則實志堅不可不刻文于河滸以昭示永久因以言見微夫自漢初用蕭何計戶轉漕而有漕運之名自唐則天用李傑爲水陸發運使而有漕運之官歷代官設不一漕法亦異而建都亦不同如漢漕仰于江淮宋漕仰于汴元漕仰于會通衛潞以其邇于都時然而然也我國家遷都于北蓋漕元人之漕者自永樂初年以迄于今凡

此漕不易志堅大父恭襄父莊敏公調度經營河道清爾倘運不乏卒之上裕國用下福生人至今江浦臨淸人爲祠之碑之足以耀當世而芳千古矣

鎭戎千戶所記

陝西于天下爲雄藩臨戎控虜而中國之勢自秦以來無虛歲其關制御之術擐却之功隨時代爲強弱可考見矣開城在平涼爲屬邑北去縣治若干里其地衍沃肥厚而居人多事耕牧舊有城基尚存相傳以爲范文正公領宜李元昊諸堡之一紀志雖無徵

要亦云然而有黑水口海剌都魏王城韋州花馬池
寧夏中衛其北則接西安州乾鹽池打剌赤靖虜衛
固原險隘數百里醜虜竊發往往至此亦實要害處
成化丙申巡撫右副都御史西蜀余公子俊建言欲
設置千戶所守禦于是地事未從以兵部大司馬召
赴京越三年庚子右副都御史阮公勤爲巡撫時整
飭兵備按察司副使王繼以爲言事聞 上以爲然未
幾繼陞山西憲使去而繼兵備者副使崔廷蕙實相
與共圖之方伯魯能憲使左鈺相與始終之于是因

舊址循定制築壘爲塹九仞諸野木石採諸山兵民
若干捐力備作晨夜罔倦工未就緒廷蕙丁內艱去
而副使孫逢吉乃始繼成焉城高凡三丈闊倍三里
門其設其一易防守也千戶所置于街之中而又置
總司行臺于所之東南隅公館倉場營舍皆以次而
成之又設墩臺若干隨山就險以便瞭望以關城在
花馬鎮戍軍故仍擬其處曰鎮戎其經始自壬寅夏
四月而告成之期則癸卯秋八月也阮公以城既修
而邊有備不可不告乃乞文于某某嘗考宋史夏昔

夏人爲患茲土往往有可除之勢然機每至而宋不
之省識者不能無憾焉方繼遷不臣勢猶未橫固宜
一奮而搗其巢穴人心斯快宋不能然固矣若乃繼
遷中流矢待死自度孤危將不免于宋取乃屬其子
德明以歸宋爲請豈得已哉當是時宜復合番漢之
衆而壓其境覆其人此機也而宋失之卒至元昊勢
熖紛紛橫不可遏而賀元東定之謂極矣其後元昊
死諒祚幼弱政專外族當是時可行間說捐數千金
誘其親密或許授節鉞以啖其部將使內自分亂乃

引兵而促之可以得志此亦機也而宋人失之卒至
于終宋之世不能去或曰宋不敢有加于夏者以有
契丹也是不然契丹嘗以黨項故于夏有怨者累年
是時使宋外假契丹而擁兵西向責以負恩背約彼
服不當不惟威夏而契丹亦有警不知出此而乃復
加冊封苟安目前嗚呼惜哉大抵宋之爲國武不勝
其仁疑不知其斷而志不足以振其氣是以驕怨發
寇不恥蓋宜矣君臣之間但與內修外防敎救求貞
而仁宗得以賢君稱亦可嘉哉若夫今寧宋以武功

定天下混一疆宇奄有甘凉而戎虜不敢以犯天誅固非偏區有宋者比然余以爲爲文正公經畧處故因以宋事言以見我　朝廷之所以盛也

重修大小清河記　清河

維青之區有河曰大清曰小清小清之源出于歷城之趵突泉中滙濟漯孝婦諸水東北抵樂安高家港達于海大清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富國鹽場達于海往年舟楫浮于二河商鹽徧于齊諸道水利鮮與爲儷自永樂初堙塞不通水失其

徑一值天雨茫茫巨浸壞民田廬弗以數計乃成化癸巳冬參政唐源潔分巡海右言於巡撫都憲牟公曰今二河爲患守土諸君子以頻年饑饉民不任勞爲辭彼不知救荒之中有可以興利者役民之中有可以濟民者患而不知爲政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疏河之責某請當之故告都憲公曰事當豫圖斯無患豈直二河凡東藩六郡罹水患之處即率僚塈之無食之民食而役之庶上下兩得告知若必能辦此其行無或源潔遂躬任其責然勞靡寧攉節省往相視地形令水工準高下自歷城濼至堰頭又至樂安小清通矣自張秋濬至平陰之滑口大清通矣大小清既通水循故道退出鄒平等邑膏腴可耕之田數萬頃民用大悅其河水備淺又置豬水閘防潦置減水閘閘旁各鑿月河總計閘二十濟道水路五百二里所役即無食之民當賑濟者每人日給米三升賞錢若干文民凡百萬七千百四十名米一萬六千百五十石錢一百九十八萬四百文復慮倉廩空竭措置戶口鹽五萬引俾鬻諸商得銀若干易米以補前米

易錢以補前錢仍以鹽之羨利爲一切傭工造閘之費是役也財不出于官不取于民而濟青之善利以完青船入于濟濟船入于張秋東西轉輸之人大稱曰便以甲午二月始至十月告完厥功既成都憲公爲疏源潔修河之勞于朝公卿大夫罔不稱善某東人也尤便之自夫洪荒之世天地人並位未嘗理水事理之自唐虞始以人而任天地之責所謂經理山川古聖賢第一功也後大時變地力取不窮用不竭旱不災饑不困萬世之計也欽惟備之之惟繼之一

方之入，纔足一方之出，天下之産，僅供天下之用，國可靜也，可逸也，不可動也，不可勞也，靜以逸，罔不全，虐斂，靜而勞，則雖免厚賦，一時之計也，夫二河之力，本天地自然之利，或者以爲窘于堙塞，迫于歲饑，若終不能爲者，頃都憲公獨知遠覽，預定事機，多方設法，既息小清之患，并通大清之波，二河如一水之周流，斷民歷年荼毒鹽利之苦，一旦告除，非萬世之利而何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李待問存我 選輯

董雲中士開參閱

劉文靖公奏議

奏疏　　劉健

論崇佛老疏

劉文靖爲首揆此疏爲三老共之謝文正奏議亦見于二家兩載之以見明

佛老異端聖王所禁中世人主崇尚尊奉者未必得福反以得禍載在史冊其迹甚明我朝之制雖設僧道錄司而出入有清規齋醮有定數未聞於宮闈之內建立壇場聚集僧道有如此者蓋祖宗宮禁之制至嚴至密雖文武大臣勳戚貴人不得輒入豈可使胡羯邪妄之徒厝行喧雜連朝累月以腥羶掖庭驚動 寢廟 祖宗法度一旦蕩然其爲聖德之累不小矣若謂 聖祖母太皇太后在上必欲曲爲承順以祈福壽則 皇上修建宮殿不日而成問安視膳無間朝夕純誠至孝通于神明自 天降祥有願必遂豈必假異端之術干宮禁之制然後爲孝哉伏

望速頒嚴旨將所建壇場即時撤去各寺胡僧盡行斥出使宮闈清肅政教休明臣等日直禁垣職專輔導乃居無格正之功臣事乏規諫之益此等詔旨不得與聞尸素之罪萬死莫贖今事出倉猝不暇從容論列不勝待罪俟命之至

論票擬疏

臣等伏見 皇上委任腹心愼重機務開決壅蔽防閑漏泄之意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正爲此也臣等俱以庸駑謬承簡任輔導無狀尸素有年 聖諭下臨捫心知感竊惟內閣之職所以承德弼違獻可替否輔佐朝廷裁決政務與百司庶府職掌不同中間事情誠爲秘密在 祖宗朝凡有諮訪論議或親臨幸或召見便殿或奉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右造膝面諭以爲常制臣等不暇遠引且如 宣宗章皇帝屢幸內閣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坐 英宗睿皇帝視朝將罷不時而召李賢 憲宗純皇帝亦嘗召李賢陳文彭時或遣司禮監太監如牛玉懷恩一二人到閣計議 上

有旨意則用御前之寶封示下（机密如此下人安可不慎）有章疏則用文淵閣
印封進直至御前開拆此臣等耳聞目見者也因循
至今事體漸異朝參講讀之外不得復奉　天顏雖
司禮監太監亦少至內閣朝廷有命令必傳之太監
太監傳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方傳至臣內閣有陳
說必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知太監太監乃達
至御前至於賠寫之職例委制勅房中書一二人臣
等雖時常戒飭而經歷太多耳目太廣豈能保無漏
泄宜如有　皇上所諭者臣等自當滌慮省躬盡忠

補過以副　聖心但內閣文書多係機密凡事關得
失利病職在輔導不敢阿順緘默未免有所陳奏緣
臣等不習楷書字畫鈍拙恐不能一一自寫除事理
重大者自行書寫封進以聽　聖裁其餘仍乞容令
中書代寫臣等亦當申嚴戒飭勿致漏泄　皇上若
有詔誥仍乞照　祖宗故事或召臣等面諭或親賜
御札數字封下或遣太監密傳　聖意使臣等有所
遵承庶情得通達事無漏泄實為便益

論虜情疏

[illegible]邊日久朝廷命將出師到彼已踰一月未聞
出奇制勝以挫賊鋒諸將皆無謀不足依仗誠如
聖諭但今武職大臣[illegible]有才勇超卓可當重任
者乞再降勑切責陳銳等令其奮勇設策務圖成功
其大同總兵官王璽怯懦尤甚眾心不附恐終誤事
乞以遊擊將軍張俊代之所部將先任遊擊將軍劉淮
代俊統領遊兵庶克有濟臣等又聞賊勢漸向東行
目下正在宣府地方乞令都督神英統領京營官軍
五千作急前去會合陳銳等移兵前來宣府會合劉

承軍兵威振舉可挫賊鋒臣等恐見如此伏乞　聖
明裁處其一帶邊關並城堡令都督李澄張晟各
統領官軍前去防守已不成命仍乞令兵部促之前
去不許遲延誤事

論財用疏　省節財用

近被達賊擾邊王師久駐糧餉缺乏上廑廟議屢遣
廷臣而計無所出閩中引鹽則鹽法已壞商賈不前
撥發官吏則名器徒隳實用亦寡都方糴買則貨輕
而直遞遞報難至加以近倉運民已不堪遞相繼

外患未除，而內地先擾。夫官軍一出，輒已闕乏如此。設使經冬及春，賊勞不解，不知何以給之。一方用兵，尚且窘急如此，況遼東虜勢大張，邊患大作，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臣等每思至此，食不下咽。竊惟天下之財，其生有限，若非節畜於平日，豈能驟集於一時。近年以來，用度太侈，光祿寺支費，增數十倍；各處織造，降出新樣，動千百匹；顯靈、朝天等宮，泰山、武當等處，修齋設醮，費用累千萬兩；太倉官銀存積無幾，不勾給邊，而取入內府，至四五十萬；宗藩

貴戚求討田土，占奪鹽利，動亦數千萬計；他如土木工作，物料科派，傳奉官員，俸錢、皁隸，投充匠役，月糧布花，歲增月益，無有窮期。財用之匱，率由於此。當緊急闕乏之時，猶不爲儆省節縮之計，將至大壞極弊，莫能救藥，其爲禍患，何可勝言。向來大小衙門陳言會議事，有干礙內府及親王貴戚者，無問可否，槩令照舊。臣等屢嘗因事規諫，雖荷優容，未盡采納。伏願皇上念國計之艱，憫民力之困，躬行節儉，減省供應，絕異端無益之費，停內府不急之工，仍敕各衙門凡

有救荒革弊之策，盡一具奏，特賜准行。其事關財用者，尤加之意，則邦本既固，國用可舒，內治自脩，外攘自舉，而區區夷虜之患，不足慮矣。

論軍功疏　陞賞軍功

有旨令擬陞賞獎勵功次，欲將奮不顧身二百一十員名，特陞署職一級。臣等看得兵部三次議擬，極言軍功陞職必論首級，係祖宗定制，彼處所獲首級止於三顆，今擬陞七人，賞四千餘人，其奮不顧身等項，又比賞加賞，已爲過厚，足以激勵人心。若又陞職

太濫，則恐將來軍前俱各倣效，冒報敢勇當先、奮不顧身等項，以圖僥倖陞職，誰肯著實向前殺賊。弊端一開，末流難塞，此誠爲國大計。若臣等苟且阿順，則是該部爲朝廷守法，而臣等職在輔弼，乃反壞之，罪無所逃。以此不敢輕易，伏乞　聖明採擇。

言時政疏

近因各處災異，伏蒙令各衙門將緊要事情具聞，所司必能仰體　聖心，備陳利害。臣等職在輔導，凡事關君德者，不敢不言。竊惟人君之德，以勤儉爲本，以

間不省帑、近因災異修省、府部院言閣、端一事、特
頒論旨、自有明諭、中外臣僚方側耳拭目以俟 聖
政者起而修禮藏之飾實以裝飾胡塊流播遠方國
體所關試非細故、臣等素讀孔孟之書、惟當以堯舜
之道事 陛下、若曲爲承順以希容悅、負君誤國、罪
不容誅矣。 聖明特垂鑒納、收回前命、吾道幸甚、

論君政疏　君政

竊聞天下之治、未有不以勤勵而興、亦未有不以懈
怠而廢。是以自古聖明之君、兢兢業業、不遑暇食、誠

知夫創立之難、而覆墜之易、故雖當天下極治之日
而不敢有一毫驕怠之心、驕怠一生則威權下移、姦
弊滋積、政刑舛錯、災異荐臻、而禍亂之作、理有然者
矣。恭惟 陛下聰明仁厚、聖質天成、卽位之初、百
度一新、遠近咸戴、大有爲之君也。邇來勤勵之志、漸
異於前、每日早朝不過數刻、而起鼓改令日高、宮中
奏事、止得一次、而本或出俟黑、侍衛接去之人、筋
力疲怠、不得休息、百司庶府之事、文書壅滯、不得施
行、一事之決、動逾旬月、一令之出、輒廢弛、群僚玩

習、視以爲常、卽此而欲久安長治、保無禍亂、恐亦難
矣。臣等嘗有言之難、苟倖容、旋復如故、夫禍亂未形
固宜不見、若禍亂既作、誠恐悔亦無及、此臣等所
以憂惶慚懼、不能自已者也。且晝勤而夜靜者、天道
之正、晝作而夜息者、人事之常、故朝以聽政、晝以訪
問、夕以修令、宴息向晦、此古昔之明訓、雖聖哲亦不
能違也。 陛下恩 祖宗創業之艱、念臣民仰望之
切、體晝動夜息之理、愼上行下效之机、順精養神於
昏夜宴息之時、奮發勤勵於旦晝清明之際、視朝聽

政、省覽萬幾、一如卽位之初、守而勿替、則威權在己
姦弊不生、刑政自清、災異自弭、理治可保於無疆矣

論聖政疏　聖政

竊惟天下之事、有輕有重、有緩有急、得其序則治、不
得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爲者、弗論也、夫事之重且急
者、不過親賢愛民、賞功罰罪而已、近時以來、奏事之
期、日漸遲晚、散本不及、禁門已閉、內外章疏、動經累
日、甚者或遲至半年、或終留不出、因循積習、遂以爲
常、仰惟 皇上於聲色貨利、無所嗜好、宮禁嚴密、臣

等所不敢知但崇佛老鬼神之事有妨　聖政耳夫
神之所當祭者不過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及
古昔聖賢而已其禮有明而不妨於政其用有節而
無害於民若佛老之教邪妄不經空虛無益蠹政病
民非所當務者也竊聞寺院宮觀齋醮無時佛書道
經刊寫俱繙譯者或累歲月總於千里之外或有書
散經於大市之間鄉野僧門無不駭異夫寵尚僧道
則親賢之禮疎耗費錢糧則愛民之意闕以方便爲
仁厚則冒功求進者得蒙濫賞以慈悲爲寬容則壞

法失機者得逃重罰是當急者反緩當重者反輕凡
政之弊皆由於此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蓋謂當祭之鬼也而況非所當祭者乎老子亦曰
明王在上其鬼不神蓋謂邪之不能以干正也而況
爲吾聖人之教者乎伏願　皇上法孔子之正言原
老子之初意洞啓　聖聰奮行乾健以萬幾爲重務
而速賜施行以異端爲竊政而不勞　聖慮務使紀
綱大振德化旁流下結人心上回天意實　宗社萬
萬年無疆之慶也

論造塔疏　題止造塔

臣等仰睹　陛下聖明不意有此舉祗聞命驚惶夜
不能寐竊念佛老鬼神之事無益於世有損於民臣
等已嘗累陳不敢多瀆今與其明且切者言之前代
人主信佛者無如梁武帝而餓死臺城宗社傾覆信
道者無如宋徽宗而身被拘囚斃於虜地本欲求福
反以致禍史冊所載非臣等所敢妄言在　祖宗朝
僧道有定員寺觀有定額不過姑存其教未嘗妨政
害民所以治天下者惟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今寺觀

相望僧道成羣齋醮不時費無算竭天下之財疲
天下之力勢窮理極無以復加夫以　天縱聖明洞
見物理乃空府藏而不惜勞民命而不卹者蓋謂其
能福禍消災庇民護國也近年以來災異迭見南畿
浙江湖廣陝西諸處大旱人民失所江西各府盜賊
縱橫廣西土官侵占地方四川番夷擾害邊境達賊
在今復圖寇掠禍患之多難以枚舉不知其所祈者
何福所消者何災護國庇民其功何在今若造爲延
壽之名上感　聖聰而　陛下信其游說輒與施行

嘗聞堯舜之壽皆過百歲當時未有僧道。未有塔寺
不知誰與延之。 陛下德合天道政協民心。則和氣
致祥。聖子神孫自可享萬萬歲無疆之壽何假于僧
道塔寺之力哉若建塔造寺果可以祈國家之福延
君上之壽則臣等雖家出資財身就工役亦且爲之
何暇與之較論是非揣量利害但決知其無是理爾。
祖宗朝間有塔寺之舉但當時官有餘財民有餘力
雖終無益亦未大損今內庫急缺段匹太倉銀數漸
少光祿寺行價累年賒欠各邊糧草所在空虛災傷

地方餓死盈途逃亡相繼賑濟官員束手無措尤爲
窘急而塔寺之費動以數萬若省修建之財爲賑濟
之用即可以活數百萬生靈之命豈非祈福延壽之
大功德哉且民之病遠在天下 陛下恐不得而聞
軍之病近在目前乃 陛下所親見今班操官軍歲
少一歲正以各項工役累力賠錢寧犯官刑苟逃性
命朝廷屢法容恕差官催督尚未肯來若又聞此大
役則今歲春班到者必更少京營無人操備設有
不測 陛下誰與守哉臣等每思弊政之來不能力

救懲懼交併今事關撰述若苟爲承順以上累 聖
聰下妨治化則臣等身負壞亂之罪雖萬死不
足贖矣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特收成命將前項塔
寺即爲停止其敕書免令臣等撰擬 宗社幸甚

諫崇道士疏 諫罷道士誥命封號

疏上亦聽得報罷

今早司禮監傳奉旨問臣等所撰真人杜永祺等誥
命封號久不進呈臣等竊謂異端之不可信及誥命
封號之不當與延請具奏已詳但誥命之典朝廷所
以獎賢勵能雖師保大臣必待三年考稱無過乃得

頒給今永祺等即與誥命不知其何賢何能而反重
如此至於封號尤爲非禮今祖宗所定不過十六字
況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而此輩
封號乃多至十八字虛辭濫譽流布朝野傳聞後世
皆曰此朝廷之所褒獎儒臣之所擬撰也臣等荷蒙
簡任內閣不能匡正闕失而坐視邪妄之徒妨政壞
俗死有餘愧若又阿衆從逆則今日所爲與前日所
言自相背戾何以上格君心此臣等所以畏避逡巡
不敢仰承明命者也臣愚以爲此等誥命俟一二年後

頒給日號用八倖出廢裝因襲不久而名器不濫矣

論災異疏

切見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官火災尤甚軍器局火番經廠火乾清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而前日清寧宮之災爲異尤大臣竊以警實爲宸心竊惟古之聖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或避殿減膳或責己求言修治政事明正賞罰然後可以轉禍爲福變災爲祥本朝列聖以來具有故事誠今日所當舉行者也臣等又恐議者或以爲天道渺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罪不容誅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死有餘責或以爲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適足以褻天或以爲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弊適足以長惡向來姦佞之人每用此說熒惑聖聰妨礙聖政以致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科派百出公私枯竭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挾制畏罪避禍循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師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天道昭明元惡殄喪　聖心開悟洞察前

非然後恩不濫宥賞不輕　伏惟大始示令守而中官□□□□以此照舊內勅洞察此弊□□□□勸庶政之時也伏願大開聰明深察□□明示賞罰當行之事斷在必行毋復因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綸音戒諭百工痛加省修求所以輔政兼加採擇次第施行以回天心以回天意宗社生民之福也

條處京營事宜疏　兵部尚書

大小戰軍必京營官軍別彼止可助爲聲援不若邊方生長之人習諳戰鬭合無就於彼處除已在兵籍外其餘不分舍餘鄉民人等但有勇力可備出戰者多方選募照依正軍給與糧餉并給甲器械馬匹每人仍賞銀二兩或三兩養贍家口令其隨軍調度庶幾人樂效死事必有濟一大同馬匹例死數多兵部雖曾依給尚不夠用況給與馬匹亦多不堪騎戰聞彼中馬匹亦有可買合無將太僕寺馬價銀運送三五萬兩前去就彼收買稍寬價值出榜召商關人皆趨利各處馬自當交一大同草糧不致逆罷已

准開中引鹽緣近來鹽法廢壞商不得利上納者少恐不濟事合無將太倉官銀再運一二十萬兩前去召商中納糧草以應急用 一 彼處武職官員生長邊方多有勇略過人者但為資格所拘一時不能超拔合無著總兵等官用心訪察但有才勇可用者不拘資格隨宜取用領軍殺賊仍一一具名上聞以備陞擢 一 彼處官軍比先聞說事者多係在一遊擊將軍張俊[illegible]勇[illegible]聞近又能以寡禦衆合無特寫一敕前去獎勵以勸有功 一 兵部原擬再選京營官軍一

萬員名今都督李澄孫貴統領以備後援臣等訪得二人皆非統馭之才恐不勝事近有取回都督神英係有人材總兵頗諳彼中邊務堪領前項官軍合令兵部再行訪求如神英者一人以備任用庶不誤事 一 京營人馬[illegible]京營官軍[illegible]宿衛所係至重今兩次選一萬官軍出征此外精銳數已不多近該各官建言[illegible]行伍事無急於此者伏望皇上留意早從人言速賜施行庶不臨時誤事 一 京營中營把總官坐營官有勝任者少在外衛所武職或有可用之人令兵部廣詢博訪不拘資格但有才勇可取者疏名具奏以備任使 一 各處守邊官員有因誤事降級帶俸差操及為事罷黜者中間多係曾經戰陣諳練邊事之人合無令兵部通查送赴軍前立功其有才堪領軍者就領軍殺賊 一 近日兵部奏乞招募軍士號令已出應募者少今京城內外實無名籍之人甚多合令兵部設法挨查但有年力精壯原無名籍在官者取具實址明白收充軍役庶得官軍充實 一 虜寇變態不常近聞大衆拆牆入我

境內[illegible]駐劄雖大同附近州縣城堡消息與城內等處不能相通若必待彼奏報然後處置誠恐緩不及事合令兵部選差慣騎鋪馬諳曉軍事之人三五日一次前去探聽星馳回報庶邊情易達事機不誤 一 虜衆入境久駐肆行搶掠我軍未能少挫其鋒合令總兵等官詢訪彼處諳練邊事之人從長計議多方設策或招募敢勇伺其不備直擣巢穴設伏出奇乘其零散相機截殺務使賊遭挫衄畏威遠遁

皇明經世文編卷五十二之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顧開雍偉南 參閱

劉文靖奏疏

疏 劉健

災異陳新政疏 勸論新政

今年自六月以來陰雲蔽翳天雨連綿京畿內外民舍傾頹田禾淹沒日復一日為患未已臣等官居輔

導職在燮調憂切于中至忘寢食伏惟 陛下嗣登寶位至德格天而陰陽盛衰其常可畏竊聞陽主剛健陰主柔弱陽主開明陰主晦昧人事下乖天道上應必然之理也自古帝王及我 祖宗列聖繼世更化必大有興革以新天下之耳目繫天下之心志昔在 先帝初年加減濫設汰冗食罷工役止貢獻放鷹犬出宮人凡百 聖政闕已傳之天下即當載在史書近者 陛下登極詔條一出中外臣民歡呼動地想望太平但各該有司視為泛常不即遵奉經今兩月之上內外多係官員未聞查減某職傳奉乞陞等項未聞查革何人諸如此類不易枚舉政纏于上而不得行民望于下而不得遂此陰陽所以失調而暘所以不順也如軍器鞍轡二局各門各馬房倉廠及各處分守守備等項內官舊設有數今添至幾倍朝廷養軍養匠錢糧萬萬足供其使令豈可不減文武官員中有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豈可不斥內官管監匠官御用等監書士多至數十百人濫授官職濫支俸祿皆剝民膏脂以供無益豈可不革內承運

庫放支銀兩全無印簿支銷二十年累數百萬以致府藏空竭承領之人豈無侵尅本庫內官月請查筭豈可不查司鑰庫收貯銅錢亦數百萬託稱內府關支其實罔之無用若洪武等錢不行明新鑄弘治通寶亦為虛費豈可不用今特旨批斷者照舊不動查例來看者展轉不行則其弊政皆難除華詔書所載盡為空言天下之耳目將何以新天下之心志將何所繫至如內苑之珍禽奇獸且無算宜盡放之以省食用之資宮人一事近在掖庭非外官所得干預竊

恐先朝舊宮或有年歲老大、及多餘名數、不惟妄費
供給、抑且不免怨嗟、亦宜疏放、或縱令寧家、或從便
嫁遣、以大布好生之德、上延和氣之祥、是皆國家要
務、新政所當先者、惟　聖明俯垂采納、事干宮禁、則
斷在不疑、責在有司、則嚴加催督、其有未盡事宜、令
所司查奏處置、務臻實效、不事虛文、庶可以調和陰
陽、化災爲福、宗社臣民之慶也、

金闕玉闕眞君祀典疏　革除濫祀

今月十七日冬至節、靈濟宮祭金闕眞君玉闕眞君、

奉旨遣尚書李東陽行禮、臣等切有愚悃、謹昧死爲
陛下陳之、佛老二教、聖王所必禁、儒者所不談、中世
以來、正道不明、人心久溺、如秦始皇宋徽宗好仙、漢
楚王英梁武帝好佛、唐憲宗仙佛俱好、求福未得、皆
以得禍、載在史冊、事跡甚明、若靈濟宮所奉二眞君
乃南唐徐溫二子知證知諤、謹按正史所載、徐溫養
子知誥篡僞楊氏諸子、皆爲節度使、知證夭死
知諤病死、五代有晉時無故立廟、稱之爲神、國朝雖
有廟宇、然亦止稱爲眞人、今道士供奉香火、成化末
年加爲上帝、禮官失職、不能規正、　先帝初年、革去
帝號、天下傳聞以爲　聖政、眞君舊稱、尚未盡革、至
于神父神母仙妃、皆是僭叛家屬、濫冒美名、尤爲非
禮、每歲三大節分官祭祀、不知何時復遣內閣儒臣
臣等仰承遺命、未敢固違、因循至今、勉强從事、恭遇
孝宗皇帝崇儒務治、含己聽言、方欲具奏論列、而龍
馭上升、往深哀慕、近者文華殿所供佛像、有旨見新、
令臣等撰文興言、臣等以爲事關治体、據禮上陳、荷
蒙　聖斷、即時撤去、仰見　陛下聰明正大、遠過百

王、善推所爲、雖堯舜之治不難致矣、靈濟眞君、生爲
叛臣、死爲逆鬼、而冒名僭禮、享祀無窮、惑世誣民、莫
此爲甚、臣等讀聖賢之書、當勸　陛下行帝王之道
心知邪僞、而身與周旋、則誦讀者皆成虛文、輔導者
更爲何事、且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縱
使有之、亦須誠心對越、乃能感格、臣等心既不信誠
從何生、强使駿奔、雖祭無益、若先師孔子遣祭舊規
臣等自當竭誠奉命、其一應宮觀祭告、自來並不干
預、伏乞　聖明洞察、俯聽愚言、將前項祭祀遣行革

罷免令臣等行禮　先帝華號于蒞政之初　陛下
華祭于嗣位之始傳之後世于前有光庶祀典不愆
治体無累而臣等瘝官失職之咎亦少逭于萬一矣

內侍隨駕疏　請减侍從

竊見去年　聖駕看牲及時享　太廟內官內使隨（今劉健政中引天下統計所用數十人各有侍從 進頁聯事川亥矣）
從數多今年大祀郊壇從者又多數倍臣等歷事
累朝見帶刀披甲等項內官甚少宜德正統前尤少
祖宗深意蓋以徹天事神爲重不敢過爲夸耀且執
事給役自有定額服食供給亦有常限不可過爲冗

濫故也今祭　太社耕籍田幸太學等禮在遍社稷
先農壇地方窄狹文武群臣守衛執事自有該用人
數國子監先師庭庭不過數丈出入門巷不過數尺
太學師徒不下數千百人伺候行禮塡塞擠雜尚恐
不容若增添內侍置之何地乞勅司禮監查照正統
以前舊制定爲名數不使仍前混雜庶國体清肅人
無窃議臣等又見每日常朝駕過文華殿隨從之數
漸亦增多內府各監局題本僉書官姓名或至七八
十人或至百數十人伏覩先朝每遇登極之初必一
簡選今則但聞潛補不計年資品級新舊累積賢否
混雜光祿寺傳辦卓面比先增已至七八十卓承
運等庫關出賞賜各該衙門役使人匠不知幾何蟒
龍玉帶內府乘馬不論其數耗竭財用壞亂名器未
及一年已至于此仰惟　皇上春秋鼎盛將隆億萬
載無窮之祚此處何以處之況自奉部書查革冗濫
文武官員俱曾華去數百各門倉庫及各處分守守
備等項內官照舊不動恐非朝廷大公至正之道臣
等因嘗論奏奉旨准行因循至今其弊愈甚臣等謬

膺顧命叨任腹心日夜憂惶罔知所措不敢不昧死
盡言尤望　皇上大奮乾剛特施睿斷將前項冗官
通行裁革非分賞賜服色盡行追還使制度光復于
祖宗詔令不失于天下實　社稷之福蒼生之幸也

論初政紛更疏　初政紛更

臣等俱以庸愚遭遇　先帝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
惓以　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
政竭力匡持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
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

路有日役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前後相
仍。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困。府庫空虛。風俗傾
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
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
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
情作弊。讒謗公行。變亂黑白。人怨于下而不知。天變
于上而不畏。窃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
不亂者也。恭惟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
太平。而朝令多改。迄于寧几。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

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
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專擅。査革弊政。則謂
之紛更。憂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
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
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
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
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條舉。臣等心
知不可。義當匡救。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為戶兵等
部、處置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共候敕
旨。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
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
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
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
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嘗聞宋儒朱熹有曰。一
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
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至于斯。若諉顧
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窃祿苟容。則既
負先帝。又負　陛下。不但取譏當世。亦將貽笑方

來。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　聖　矜察。特允
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
之年。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
而無遺矣。

[illegible]疏　票擬三事疏

昨司禮監遞出戶部兵部吏部都察院各一本。傳示
聖意。令臣等擬斷。臣等據理論事。皆不可行。逐一從
公擬票上請。又蒙發下。不從所議。臣等情意迫切。謹
昧死為　陛下陳之。今鹽法之壞極矣。譚景清等肆

行賄臨敵，公營私陞不肖人濫選官，又不肯領回京價，因壞新政，累歷后之興復，[illegible]其情罪，死有餘辜。況皇親之家，既自斷送家人等，且此商人者，已不相干。朝廷乃信其巧言，曲為庇護，廢國法，誤遂計而不顧，此不可者一也。軍法止以擒交大同隨征所開銜銓敘，故此次當先二項，按制俱不該陞。況經侍郎等官奏賞京軍，戰者陣後無顯功，無明證，姓名差謬多寡不一，徑擬給賞，已為從厚，乃欲踵近弊，陞兌員至于數百。其買功賣功事覺罪對者，皆小官賤人，又以

皆具有免，使奸人得計，法令不行，壞名器，糜廩祿，皆不之恤，此不可者二也。刑罰之壞極矣。神英侯貴官為賊餘孽，兩為監督等官所劾，下巡按御史勘實，而乃占恡其人，不甘就鞫，欲並釋其家人。自來武臣無敢玩法抗上如英比者。英縱有微功，亦當別為議處，豈通免究問，止令罰俸。堂堂朝廷，不能制一武夫，何以控御天下，威服戎狄？此不可者三也。選法之壞極矣。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選用，今乃令已序人員，遞送本監考較優劣，不付銓衙，而信寵幸，祖宗舊制，恐不如此。況命緣傳奉者，奉詔裁革，曾不幾時，而遽開倖門，旋復做效成風，以邪路為當行，祇詔書名授級，其所關係亦非細故，此不可者四也。凡此四者，或該部當行，或會官議奏。朝廷任賢圖治，責在有司，不宜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以一人之邪說，廢萬世之公論。況　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陰無光，盜賊縱橫，夷虜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內外臣僚，方且持祿固寵，乘機作弊，排忠直如仇仇，保

奸邪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于前，禍亂之來，恐亦不遠。臣等受知　先帝，久侍青宮，切任良心，實同休戚。[illegible]從中出，略不與聞，或有所議擬，竟從改易。[illegible]之臣不能悉舉，每事窮勞，極責亦難辭。若顧恤身家，只為阿順，則欺君誤國之罪，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所有前項四本，不敢別議，謹將原票封進。若以臣等迂愚，言不足信，則當乞身避位，以讓賢能。

再具自劾疏　再具自劾

昨日臣等具奏自劾，奉　聖旨，臣等切切為治之心

已知悉、所言事待斟酌行、其悉心輔導如故、臣等
聞命驚惕、僉不自安、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
託孤寄命、□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身、任重
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
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冒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
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
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
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伏自　陛下嗣
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

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詔
書不信、政令失中、臣等叨冒寵榮、憂慚無地、今不敢
縷數、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
討殘鹽、而乃曲爲庇護、寧使祭祀不虔、邊備偷惰之、此
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銜條、破敵三次、當先
一項舊例、俱不該陞、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
員、以官職爲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
內府僉書守門、及各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旨裁
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八千餘、至于
蟒龍玉帶、濫賞無節、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
缺人、乃令革退人役、遞選本監考校、凡匠官衛士之
查革者、皆許復職、成風、以邪路爲當行、視部書爲故
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
數、又復差官踏勘、帶領人役、騷擾地方、饑民困苦已
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皇親家人、奏乞饑民
侵占田土、徵爲出給私帖、提解赴京、鎮撫司鞫問、俱
與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瘐累、破
家蕩產、冤苦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

齊玄蠱惑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夤緣分宗
累劫不退、一則奏請追究、且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
刑典、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號頭官軍、及內府軍匠
各倉軍士、俱經參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
照舊廢管伍之籍、供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
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
庫內官、自前查筭、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
支用、展轉推延、至今不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滋
鼎、本部辭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

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追思 先帝臨終顧命之言仰念 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消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况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絜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且其于前向者臣等所陳奏有 聖諭朕便處治至今事有未行今所奏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採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 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

皇明經世編豈欲其甘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如此哉臣等再三籌度夙夜靡寧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用是備瀝愚衷再伸前請伏望 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爲國之心非內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爲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民心承 先帝付託之隆保 宗社基業之重矣

講學疏 [illegible]

竊聞自古帝王未有不資講學以成其德者惟 博學于古訓乃有獲詩稱學有緝熙于光明皆言君之不可不學而學之不可不勤也仰惟 皇上嗣承大統日新 聖學今年三月十二日開經筵次日即允臣等日進講讀中外臣民莫不忻忻相慶以爲 聖德之光明聖治之熙皞實基于此矣然自開講以來不時傳旨暫免計一月有餘進講之數纔得九日而已孟子曰雖有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以今計之則寒之者又不能知其幾何也且中間暫免之日多以兩宮朝謁爲詞近又以擇日乘

馬臣等愚以爲乘馬等事似與講學兩不相妨至于 慈宮問安往來不過頃刻 太皇太后 皇太后俱以宗社爲念見 皇上勤于講學亦必喜動顏色今以頃刻之問安而廢一日之學業恐非所以慰慈顏承尊意也竊惟先帝臨終之時特召臣等至御榻前而受顧命最後重加丁寧謂東宮聰明但未知好學先生每常常請他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玉音在耳死不敢忘近又蒙 聖諭令臣等盡心輔導重切戒飭竊惟輔導之職勸講爲先而今曠怠如此將

安啻其心哉此臣等所以憂惶慚懼不能自已者也伏望皇上念祖宗付託之重與臣民仰望之切惕然自省日勤聽講除舊例假日外其餘尋常之日不暫停免使臣等得以少効涓埃庶幾聖德日隆聖治可保矣

災變修省疏

近因災變疊見伏蒙陛下恪謹天戒諭令臣等同心修省凡興革事宜諸司自當開具奏請臣等職專輔導事關君德者不敢不昧死上陳竊惟自古人君必以勤儉為德怠荒為戒經書所陳史冊所載昭然可見也伏覩近日以來視朝太晚免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筵日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獸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鬬不祥之象不可施於宮禁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集於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

苦內外政事弊壞而不救其所關甚大臣等寔切憂之切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以至禁門房柱之類各有摧折燒燬比之四方奏報者事體尤重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望陛下惕然省悟奮發乾剛恭己敬德勵精圖治平旦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幾之暇將舊日所進講章直解不時省閱以開廣聰明窮究理義凡諸司所陳利弊詳加採納斷在必行庶可以消弭災變導迎和氣上回天意下慰民心誠國家萬萬年之福也

變賣鹽引疏

祖宗舊制鹽法本以備邊近來奏討數多成法盡壞先帝深知其弊特令該部查處臣等親承面命詳擬施行而龍馭忽升事功未就恭遇皇上渙頒明詔痛革弊端特令大臣分投清理天下傳誦稱為聖明奈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生財之源既塞竊財之弊復生臣等若坐視不言依阿順旨不惟負先帝面託之重亦且虧皇上新政之明前勑

決不敢濫支，寔見人監督等衙門指揮，不過變賣銀兩、
若工部又與價銀，在今者仍給引鹽聽其支賣、
必來幫貼，向來作弊射利之人因而附搭，則鹽法
之壞，愈甚於前，清理之官始為虛設，東南困敝之民
恐生不測，西北兵荒之急何以應之，臣等之憂有不
止此。伏望收回成命，止照該部原擬給與價銀織造、
則公用不乏，鹽法可行。

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　河功

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為二，一自祥

符于家店經蘭陽、歸德至徐、邳入于淮，一自荊隆口
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勢
損南北運道。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尚未
損也。六年夏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荊隆口一枝尤甚、
遂決張秋運河東岸，併汶水奔注于海，由是淤涸漕
舟阻絕。天子益以為憂，復命都御史臣劉大夏治
之。既而慮其功不時就也，又以總督之柄付之內官
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俾銜命以往。三臣者
乃同心協力，以祗本部命，遂自張秋決口視潰決之
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淺之跡，以北至臨清、衛河
地形事宜，既悉然，以時當夏半，水勢方盛，又漕舟鱗
集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通漕為急。乃于決口
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漕舟既通、
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荊隆等口又在
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急，然治水法不可不
先殺其勢。遂鑿滎澤孫家渡河道七十餘里，濬祥符
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
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

于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凡地屬河南
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即以其方面統之，按察副使
臣張鼐、都指揮僉事臣劉勝分統荊隆口，按察僉事
臣李善、都指揮僉事臣王杲分統黃陵岡，臣興、臣銳、
臣大夏往來總統之，博采群議，晝夜計畫，殆忘寢食。
故官屬人匠等悉用命，築臺捲埽，齊心畢力，遂獲成
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為最
難塞，是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
又築長堤荊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

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楊澄清通侯參閱

李西涯文集

狀　李東陽

西北備邊事宜狀　閣試　全陝邊備

右臣伏以北虜逆虜乩加思蘭等糾聚部黨并合群類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韋秦固原諸處近又窺我大同逼我萬全　朝廷命將出師　天威所在雖伏鼠竄無有遺者然其虜掠丁口驅逐生畜所喪已多況遼草難去而易生奇疾難攻而易動今草枯河凍風高馬健賊北無所獲計當復西西必復度河曲縱令不度明年必來歲復一歲爲患滋甚所宜深防曲慮以消未然之釁爲永久之圖也議者恒以爲夷狄劫歛因其本情邊方警報亦是常事故以計未然者爲喜事圖永久者爲迂談沿襲因仍莫知底極蓋三邊去京師凡數千里國家承平富庶已越

百年居中夏之豐而論遠彊之僻處冠裳之樂而謀兵革之難者無怪乎其然也臣竊觀秦并天下而長城新築近在洮延宋之盛時不收幽朔而靈夏之域（漢前事論累明了）旋亦棄去漢唐疆宇雖廣而和親歲幣所費不訾蓋匈奴盛衰不常多至數十萬少者亦不減其半必有兇主黠酋而君長之逮至于元遂偕一統爲天所厭極盛而衰自我　太宗親御六師虜遠北遁踰時累月振旅而還迄今虜衆鄰亂交讐互噬其數不滿數萬不能當我一鎮自有匈奴以來未有衰于今日者也夫以全盛之力馭極衰之虜雖草薙禽獮亦不爲難惟　陛下本懷以武功妨文德有所不暇以中國困小夷有所不屑以華民狗醜類有所不忍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覘糾結爲國大患至于民罷兵弊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故餽餉屯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

固也作止固授豫其習也斥堠間諜豫其所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飢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今國家經理區畫可謂甚精體統節目可謂甚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土屢告飢廐寺繁列而馬無留良武庫充牣而用輒失措城堡棊布墩堠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法之過哉奉法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循成於蒙蔽今堡伍所聞者方鎮莫得而什一也方鎮所聞者部曹莫得而什

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蒙蔽之禍開陳之害）不如是則辱（于今愈甚）如是則留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弊或者其專在乎此也古之論將者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轡不馳授鉞江南副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愛能避陣誅及裨官曹彬成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今縮章而拜秉鉞而行委任可謂不輕然責其得失則曰我不得專也捷獲有擢失機有律賞罰可謂不闕然考其勸懲則曰意不在令也夫國之安危民之休戚皆係之將而其去如此復何望哉臣願　陛下嚴簡擇之法省參督之制嚴功賞之實奮威刑之斷舉一將則衆議必同任一人則群臣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革其心官奉其職由是而糧芻可充器馬可利城堡可固練習可閑斥堠可明號令可信區區小虜惡足為西北患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也敢撮其大端為　陛下獻至于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具一二于後興利除弊則有可依惟在　陛下斷

而行之耳

一今西北邊疆大同萬全皆據山阻塞易為守禦惟陝西自撥東勝以來河曲內地棄為虜巢深山大沙險反在彼或乘凍度河或經歲不出蓋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餘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亦不減五百里漫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無所不寡截塹而運則有所不給遂使寧夏外險反南備河以漢唐之全壤守宋朝之近地此自失其險故也然虜始入寇不過近邊比歲得我遊降覘我無備頗敢深入蓋千

數百里而餘更數十年雖在運籌恐不易保往時屢有建言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以為脣援者事不果行或以為虜衆在內未易深圖或以為中界沙地餽運艱難或以為別立城堡兵力不堪蓋分地出頭止限本國受命出征不踰年歲誰肯任此事者臣謹按張仁愿城受降乘默啜之虛范仲淹城大順藉遊兵之力大順固不必論受降遠在河外尚不聞缺食之困必有其說今宜專委大將一人統領邊事詢厲士卒使成勢掎觕乘間而入何患

一面財有用假五年之積何患無費夫內邊之給皆力不供代成屯田漸省其半何患無食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一勞永逸以為長久計惟此為宜若當今攻守之宜則如別議

一屯田之制古今所重論守備者必先焉今沿邊諸衛所其田又地多歸長官壯夫餘丁半為服役不能不仰給于饋餉山西河南諸道遞進自綏德至榆林中上之間歲二百里及諸堡分給又倍蓰之山谷險諸軍衣不迴避所負芻米多至銀若干米之費或踰一兩求芻之費或至三錢民勞兵困而財不足遠不能致者則輕齎銀課而重其入價大抵士所食者皆陝西之米馬所食者皆陝西之芻銀價既賤芻米益高為之長者又加侵竊卒所當得不及其半此其為弊又有不可勝言者豈經久之利哉臣謹按趙充國之於湟中諸葛亮之於渭南皆以援擾之際責有成效今宜嚴責邊將均餘壯之役廣加開墾謹防鈔掠其目前所給取之三藩其所屯獲寖以收積五歲之內可省其一十歲之內可省其二雖推之天下可也

一馬者兵之所資況與虜戰尤為急務今太僕所依苑馬所牧名存而實耗孳息既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為斤八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為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敝茶給番族甚或有賊役其人者蓄既憾於失信又利於私易亦往往以鷙馬應故事使番地多良馬而西邊闕於用甚為非便臣謹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少唐兵益壯今宜枚巡茶御史及

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徵利不足卹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政之一端也

一臣謹按宋西邊三路東兵三十萬土兵之數亦千五六萬今河曲兵不過二萬有奇强健者不及其半營堡之間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較之於宋二十而一況日減一日雖欲增調其道無由惟土兵之制

猶有古之遺法常時召募甚得其用邇者驅之版築編之衛所即成其軍甚乃坐名僉補使爲世役故召募雖勤而應者不至夫自兵民既判則籍農爲兵猶非得已況驅迫維縶使同罪人誰肯爲之今宜厚加優卹罷其衛所除其補代無事則歸守令有闕則增其名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

一兵家之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以一鎮論之則自有首尾以天下論之則諸鎮相爲首尾如一鎮所轄少者不下數十城堡相去多者或至百里兩鎮相接必有所分其所分地非清命于主將則不敢妄動其所主將非受命于　朝廷則不敢遠遣或有緊急各幸其不值閉城坐視或當其分界則互爲諉託以避罪辜至有經數城而入寇者其爲玩事甚不細臣謹按趙充國在邊西則張掖酒泉北則鴈門代郡東則漁陽上谷皆其所統故其任不分張仁愿在邊城東西中三受降城相距八百里斥堠之所千有八百故其援不絕今陝西之地以鎮名者三河曲二千餘里以堡計者纔二十有三而

已今宜總置大將一人統領三鎮增置城堡使不過三二十里令百里之內雖不同鎮亦相救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隣則兵勢不離而邊患可弭矣

一胡虜之性本無遠圖在於得利其所以能死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其喪遁不愧中國之兵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聞于帥然後遂賞而取之或併分賞或爲私畜其在官之利甚微而在下之賦率其中人有遺力亦止之而夫細人[illegible]情敵不爲衣食計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富兵彊

利因有我臣謹按晁錯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
者以其十分之一予之縣官為贖今有所獲計首紀功雖子
女歸其家自餘給使驅馬使得用之牛羊則貨使得
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士卒之氣不勸而自奮矣
一比年命將出討多領官軍椽吏動數百人往往怙
寵恃勢所過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渙散則更縮不前
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興怨邊士離心至或
[illegible]
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卻其復出其
[illegible]
為弊也何可勝言況制勝則所費不貲失利則損威

不細邊兵生長疆塞能耐寒苦習戰鬪誠為可用但以
筋力則困於驅使以田產則窮於朘削得首級則若
於掊奪殯鋒鏑則蔽於申報故無肯致死命者臣謹
按陳[illegible]旅當衛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今
宜省行費以增邊賜節饋運以益邊儲操養有素以
事其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虛成在內則邦本不搖在
外則國威不失其輕重利害可坐而辨也
一功以首計自古為然比年以來南則鄖襄廣東西
東則遼陽西則[illegible]殺諸處出討官軍或以斬取或以
勢脅或以老稚或以婦女甚者邀殺被虜之人以為功
不以實已非懲勸若吾民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
生反逆我軍顧不脫死孤窮困厄實可哀憐傷天地
之和壞國家之體雖以死償死其損已多令罪惡暴
露而上事者尚蒙遷敘造罪者不過贖功夫罰而弗
果則如勿罰勿罰猶懼其罰罰而弗果則無復有所
憚矣臣謹按魏尚差上不免繫囚石鑒虛張竟行罷
黜此古之所已行者宜嚴敕邊將戒飭官士敢有仍
蹈前惡者以軍法徇于軍中用謝百姓主將不舉者

御史劾之雖有功寵亦不相掩以戒將來則民怨獲
伸士氣始振不然臣恐頗牧為將未易成破虜之功
也
一臣謹按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必操之得其
要處之盡其宜此理也亦勢也吐魯番近我甘肅境
外今虐奪哈密怙其桀驁又假貢獻以覘我動靜置
之度外似為良策恐小人者投抵釁隙邀功利損威
命以啟覬覦之心縱令以往不宜輕遣信使來則答
之去則遣之慎固封守以消未然之患此所謂操之

得其要也。哈密之使還自京師者，既無所歸，則羈于甘肅者至數十百人，既費廩給，又煩防範，日復一日，不可不慮。今宜擇近邊閑地，置爲官司，給田授種，使之居作，彼感我恩惠，惟其他種或有外患，可使盡力。不然則分置天下衛所，服其力役，使爲編氏，其願歸本地者，縱而勿禁。此所謂處之盡其宜也。

序

送舅氏劉侯之寧夏序　邊將

寧夏之域，左界黃河，右脊賀蘭諸山，在三邊爲險地。

然其所統，方數千里，而河曲乃居其半，則皆連山大沙，無兵城鎮壁之險，自河外失據，畫地以守，不過數百里，列堡分堠，一功而什力，令虜騎之警不及寧夏，乃自花馬池與武涉諸路以入，則寧夏所備不在外而在內，此論之形勢可論也。故守寧夏者必慎守河曲，河曲寧則寧夏可以高枕而臥矣。然以今昔之異勢，而成什一之全功者，豈不難哉。古之論擇地者必曰擇人，或曰南城有檀子，則楚不侵，高唐有盼子，則趙人不敢漁，徐州有黔夫，則燕趙之祭禳齊之一國，尚如此，況國家一統之盛，群才之富，而制遠方之虜，則亦何所憚哉。今年夏，巡撫寧夏都御史張公議攻下朝，言其所統地廣而裨將不足于用。上命兵部簡于衆，得三人，其一則我舅氏都指揮同知淮安劉公永也。公以武胄秀閑騎射，從征于外，南至湖湘貴州，以入兩廣，北歷萬全，西極于三邊之界，皆在閫幕，執旌鼓符信以號令群士，策名功籍，遂自千戶累陟都閫。人以爲才。居常奮厲，欲以兵革自效。今匈奴未滅，尚厪廟謨，而公適以選擇承委任，識者知其將建功

于西鄙也。嗚呼，士既患無才，而又患於所用，以公之才得謀國求士，如張公之賢者而爲之用，其將有所賴而成乎。東陽少負貔貅之威，於公之行深有感於渭陽之義，方喜邊鎮之得才，與人之獲于用也。故先述其大者，而後及其私焉。（韓文每有此風調）

記

冀州城重修記　修城

冀古州名也，自九州湮廢，天下郡縣代有沿革，今所謂冀州者，本信都郡，亦古冀域分并州地也。州故築

上爲城。環城東北有渠以洩滹沱衛漳諸水。每雨急[illegible]
水溢渠不時洩，則城爲所浸，久益圮。成化壬寅夏六
月，雨水大至，城自北門迤東至于南門壞者二千二
百餘丈。州人恟懼哀泣，罔不能定。莆田李君德美寔
知州事，出諭民曰：吾在，其毋恐，惟吾所令。乃柵水，舂
土囊瓦石以蔽水。衛水小郄，迴薄于西門，門且壞。君
露頂跣足，籲天而號。忽有棲苴數百，乘流而下，比及
門，從上下墜，若與之會者。於是木石可藉而施，水不（叙事古健）
得入。乃徐決渠瀹以殺其勢。越三日而水大。民相賀

曰：活我者李侯也。癸卯之春，沮溺未平，君乃議修復，
會物計費，經略既定，告于部使府長，下令于州中，帥
丁男五千餘人，俾就役事。斷槐榆諸木，坎而縶之，旁
上瓦甓，以次而下，下廣上綱，屬于故垣。樓櫓睥睨俱
崇旅峙，遂巍然爲完城焉。自是役之興，暘雨以時，未
浹月而工畢。畢之夕，大雨如注，民賴城以益安。大夫
士能詩者皆賦而頌君，尤欲刻之金石以紀歲月，乃
屬君鄉人刑部主事林君俊以請于予。夫所貴乎守
令者，能衛民生，捍民患，以爲之父母者也。水患之至，

民之死生聚散皆繫乎城，城存而後民有所恃，故曰
城所以盛民也。然則捍蓄補敝之責，非守土者其誰
望哉。蓄患之至，出乎天數，然必修人事以備之，應變
於倉卒之時，而圖安於千百載之後，則雖患而不爲
甚矣。蘇文忠公在徐，水患既去，以爲河之塞不塞，天
也，乃修其城，曰：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是之謂以（[illegible]水患甚大）
人事備天數。滹沱之爲冀患久矣，數十年以來，去歲
爲甚。方水之齧城而入也，非棲苴之來，雖木石填委，
無所施其力。是城之全也，亦有所謂數焉，然非李君

輯衆協力以爲之備，水雖少緩，未免浸潘之患；非其
培植修葺，俾堅完而不闕，亦豈能豫蓄備患，垂百歲
之利哉。且城之設，非直爲水患計也，設險守國之義
固於是乎在。冀畿輔地，干城保障之寄不爲不重，君（歸重本根甚得大体）
之功亦豈但捍蓄補敝於旦夕間哉。姑記其事如此。

岳州府新築永濟隄記　　閔橋

（[illegible]）

岳州府城北十五里有磯曰城陵，當川廣雲貴之衝。
官所置有驛，有巡檢司，有遞運河泊二所。凡　朝所
遣使有事於西南諸藩牧伯而下，方岳歲代及執事

役夫之宜教布令商賈民旅之往來背此焉作其爲
地至要也循其西則長江奔流衝齧靡定東則白石
翟家二湖所滙地勢卑軌夏秋際洞庭江漢與二
湖合浮蕩掀播茫無畔涯舟行則多阻風濤或累信
宿陸行則經山崖礀迂迴十餘里疲阻萬狀人甚
苦之前知岳州府翁山吳君行驗欲築隄溝橋以得
代弗果會清戴侯某繼至始就二湖口構木為梁頗
利病涉但冬罷春設歲費煩擾利與勞不相直成化
癸卯弋陽李君文明知府事既就緒乃命築土爲

隄長四千丈廣二丈緣地勢爲平高者七八尺隄成
名曰永濟衛夾樹柳二萬以固積壤又鑿巨石于華
容之僧山爲橋二于舊所置梁處廣二丈高倍半長
五倍之下可容舟橋成名其南與隄同其北曰廣通
復慮水漲則舟不能出入乃倣規運河鑿石爲閘于
二橋之北廣五丈高丈有二尺長加高之三尺架木
梁以通車馬建亭列室以爲官屬迎候之地而隄之
事始作畚始于甲辰十月越二年丙午某月竣工二
十有二萬金二千餘兩而成初城陵居民與水高下
依山並嶺以附市集至是乃聚民俾自占隄旁土架
屋市貨咸凑烟火相接戶累數百無復有轉徙慮隄
東隅地舊爲萑荻之區者恃其障蔽漸可耕藝以頃
計者要其成可至數百云夫隄堰之制起於中古所
以障蔽水患爲田廬計兼有事爲道塗設者然民之
生夷險勞逸亦惟所在而爲之利獨田也哉城陵之
險惟道塗最急今易水爲陸縮遠爲近就平夷而脫
危阻其利可知也甚者變榛莽爲市集化棄地爲膏
沃又昔之所未有者蓋一舉而數利兼焉古稱更舊

政者不十倍利則不必興有如是役亦可以興矣且
其費必公出工必傭役慮定而事動期尅而功集故
聽易視而民不知微李侯之賢其曷克臻茲哉隄以
永濟名者自唐已有之今名存實廢不可復考是隄
也吳侯之志戴侯略施之李侯寔大成之嗣是以往
知數侯者聞而同志則斯名也其亦可以稱情矣
乎

宿州符離橋月河記　治河

宿州符離橋月河者戶部右侍郎白公所闢以殺河

勢者也。自弘治二年秋，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其一出中牟下尉氏；其一泛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彌衍四出，不由故道，禾稼沒，民溺死者甚衆。守臣聞于　朝，詔廷臣舉可任茲責者，公自南京兵部改命茲職，至則金龍已塞，因隄而南之，又導中牟之派于淮，然河之大者未洩也。復舉兵部郎中婁君性，于南京，會于宿遷，籌議既協，循視原隰，得昉渠于小河口，東與泗接，詢諸耆民，咸曰：引汴而通之

則河勢可殺。退而稽據典籍，得之書曰：灉沮會同。傳曰：灉即汴，沮即睢。今睢尚名州，而宿有睢寧驛，淮亦有睢寧縣，則知小河之爲睢也。遂浚而西，抵歸德飲馬池諸口，以受汴，中經符離橋，見其庳不能容舟，且水爲所阨，故橫不可制，乃爲月河於橋南禹廟之下。長三百八十丈，廣十三丈，深二丈五尺，隄又以其地當曙滄爲機于梁，水涸則設以過輿馬。又病河勢多曲，徑其折而疏之爲月河者十有四，爲丈若萬餘，又緣河爲隄七百里，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復古故道，梁宋之地，沒于河者復爲良田，樹藝交作，貿易騈集，固小河之利，亦月河洩之也。凡河之費，取于遺儲之價，及有司之藏，夫取于旁近州衛之籍，而是河也用銀五百兩，夫三千五百人，量地授役，廩食支息，老弱者稍節其力，病則遣之歸，而責代其家，若其夫之長，工始于三年五月望日，至八月望而成。嗚呼，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決無常時，治法亦異，蓋有築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四決，後爲張秋，都御史徐公有貞治之，有堯

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徧開之邪？使者至徐，出示二壺，一廢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之所親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憂，而河南復慮其塞，兩議之弗定亦久矣。自公涖從塞議，於是培增汴隄，又疏其下流，如所謂月河者，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則甚矣哉。使公而治者修廢達滯，類觸而葺之，河之患可以終息，決之白公不得專一渠之利矣。公名昂，武進人，丁丑進士，今爲刑部左侍郎

重修呂梁洪記　治河

徐州有二洪一以州名一以山名山名者曰呂梁呂梁之為洪有二上下相距可五里蓋河之下流與濟水會于徐以達于淮國家定都北方東南漕運歲百餘萬艘使船來往無虛日民船賈舶多不可籍數率此焉道此其咽襟最要地也洪石猙獰廉利廣袤錯擢隱據險齟中僅可下上水勢為所束不得肆則激為飛流怒為奔浪哮吼喧鬨見者皆駭愕失度已鼓弦引進不得寸尺乘流而放瞥捩瞬息迅不及措手

其艱如此鉛山費君仲玉以工部主事督水利于徐稱而歎曰此可以人謀勝也乃循行洪北見其支流水所洩處舊閘以東蒙水至則蕩為浮梗以兵用絲所具費歲至二十五萬以錢輸者加十有三而恒病不足則又歎曰謀之不臧勞無益也乃白諸部長及總漕都御史張公瓚平江伯陳公銳聚徒給廩鑱塊石壇壤疊為長隄百六十有五丈廣五尺而崇不過五尺水小則道之歸洪河用不涸大則縱之使漫流其上又於隄西築隔二十餘丈以殺湍悍而隄得以不齧又觀於東隄叢石間民困牽輓足不能良步乃舂瓦礫實其窪隙外以石甃之為丈四百二十有奇又東則甃為長衢為丈七百九十而梁于衢上者三以析牽輓之壅而行者因以為利呂梁之洪歷數千萬年而十去五六君於是有奇績焉然問其役則洪夫之餘力問其費所出則歲課之羨財問其食所由致則夠載之餘粟而自以經畫佐之未嘗責辦於有司勸假於漕士及往來之商民而所糜減索歲十餘萬民錢至三十餘萬功倍而費益省可謂難矣初

君自成化庚子越三年而成西隄任滿當代民交章借君又三年而東隄成君既報政遷武選員外郎君友華容劉國紀亦與君有風昔及知徐州頗悉所營作歎其績不可以無述請予記予復聞于君從子翰林修撰子充者為詳乃為說曰天地之道必賴乎財成輔相然後可以利乎民故唐虞置虞官以領山澤禹治水周禮以中士為川師掌川澤之名與其物與其利害其為制不可詳而其職固在也今之漕河所經各有分職要害之地則委屬官以督之其害因

革。惟其所任。然不過水道之疏塞。如所謂溝逆地渺水屬不理孫者則濟滌之而已矣修治之而已矣若長慮倍力。去險爲夷。因害以爲利者。詎不甚難矣哉。君名瓊，仲玉其字。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治河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爲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而流，遂奪汶以入于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既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命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諸民夫，從其治之。僉議脊協，疏塞並舉，乃於上流西岸疏爲月河三里許，塞決口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上則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荊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蹙水南下，用徐淮故道。又議以爲兩堤綿亘甚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河憂，乃相地于舊決之南一里，用近世減水壩之制，植木爲杙，中實甎石，上爲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墁以巨石，屑鐵以錮之，液糯以埴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爲竇，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纜，竇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衞蓄水涸，則漕河獲存。廢幾役，不重費，而功可保。工既告畢，上更命鎮名爲安平，賜興歲祿二十四石，加銳太保兼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遷大夏爲左副都御史。又命工部伐石，敕內閣臣爲文，各紀功蹟。臣東陽當記茲壩之成，臣竊考之，治水之法，疏與塞而已矣。塞之說不見于經，中古以降，堤堰浸起，往往亦以爲利，利與害相倚，必較多寡以爲重輕。若勞役土石，當水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進，後患尚未形，周思豫制，以爲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況茲壩者，勢若爲障，而實疏之，觀其疏不至溢，障不至激，去水之害以成其利，暫勞而永逸，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博矣。捨之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云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易象所成，書陳所稱，若出其令，臣宜其方，適小大勞逸不同，同見道也。今聖天子勤民思理，重懷倜僩，流勢宵衣而前，顧者累歲，非二三臣之賢，其敢克副之。當決之未塞也，水勢衝激，深莫可測，每一舟至，百夫弗能勝，則人船俱沒，捲埽築堰，乘

皇明經世編　卷之　李文正集　治河　平露堂

成輒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然失之，若未始有者，羣議紛閧，皆欲棄而弗終，改而他圖，蓋方禦患不暇，而何豫備之有，及臣職就工，而地靈順洩，不逆性以制物，不後天以違時，而又從容優裕以圖可久之利，銷未然之患，誠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則萘徙撤之覆，而思成功之難，條陳補罅，以期不墜前功，庶有司者之責哉，嗚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以為而不為，彼宣成之怠，交成之誘，遺智餘力而莫為謀，未有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故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斯言也，亦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捍江堤，實以疏漲，詔刻碑紀功，著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為明命，按工治于乙卯春二月，畢于夏四月，凡用夫萬六千，巨石百為有奇，樁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倍十而五，鐵為斤萬一千，他物稱之，分董是役者，山東左參政張縉，今擢右通政，仍領河事，按察司僉事廖中，漯川定邵指揮僉事丁介，進署同知，文武吏士運，執事者名若干人，皆刻其名氏于後云，

疏

應詔陳言疏　陳音經傳

近來勅諭，以久旱求言，臣被擢先朝，纔塵侍從，職在講筵，不關政務，惟君心為化理之原，經傳乃致治之法，其執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顧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辭奧義，未易悉陳，嘗慕宋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論誠于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言勤儉為治之理，又聞唐崔鄲半歲不問經義，則謝以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自慚尸食，臣之衷曠實又過之，近臣于經筵輪講孟子，兩年之內，輪侍日講，亦曰此書，今不敢遠引，謹摘孟子中格言要端切于君心治道，臣與二三講官已徹　聖聰，而未悉愚見者，析為數條，極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　陛下所欲聞者，以類附焉，一，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伏見弘治紀元以來，二三年間，天地降祥，雨暘時若，感應之理，昭然可想，迨二三年，休徵寖息，自冬入夏，旱虐尤甚，意者于初政之美，有未盡合，于省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臣願　陛下益明治心，勵精圖治，實一物必思天命，

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珍膳必思民之飢服一美衣必思民之寒災異之奏自郡縣者衆爲卷冊以備覽觀章疏之付在有司者限以何日必令覆奏使謀朝政者不爲道旁作舍之容濟活民災者不爲紙上哉柔之故事若齋醮一事誑誕尤多徒費貨財復傷治體請斷自今日凡事關祈禱假託祝以下賞賚者并加屏絕亦應天以實之一端也一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臣按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正心必先于誠意誠意必先于致

知格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宋蘇軾進端午帖子曰始覺深宮夏日長只將無逸鑑興古王巖叟因侍講奏曰　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臣願陛下當此盛暑亢旱之時澄清聖慮保愛天和愼重遊宴調節飲食每朝罷兩宮裁決庶政之暇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置諸左右時一繙閱用代諸書以俟秋凉仍舊講讀則義理浹熟根本不移從而措之無不得其當者不然則雖發言盈廷積疏成案一覽之後旋復置之度外矣何所益哉一孟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今諸營官軍操練日少工作務役見在之數或不敷于坐派停止之詔或遽移于陳請使其精力消憊志氣摧頹怨咨之聲上干和氣此皆諸司優當執奏　陛下思其勤勞量爲停免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俱令停完尤有可以停止者請一朝廷以昔俗爲名召實相遵繼以廟示大信乞俟雨澤既降秋氣稍凉再圖修治其於不急之役仍照往年詔旨一切停罷一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

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民窮財盡其故已遍姑以三者言之山東之地剝根樹皮掘食殆盡繼以人肉荊沔諸湖水竭魚荒河泊諸課率多賠納用山陵林木已空漸出關外一二百里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貧苟據圖按籍計口數物于郡邑之間皆省之內何以知之而況于九重之上哉至若京師市鋪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于田賦買辦之使亟于催徵官價不充動踰時月閭門之擾冀因戶部委官張鑑

過于侵剝嗟怨盈途商賈幾絕　陛下洞見其情降
旨切責然後貿遷不滯天下歸心但其起利太重今
雖漸減猶未甚輕商賈利微物價增貴茲欲竭租減
稅則國用不充一省之外別無長策惟雜泛差役與
額外科派請下有司痛令裁省而節用一事乃萬事
本根我　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破垢納而復出謂
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
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
曰正可以為子孫法朕常守先訓不敢忘　宣宗章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　李文正集　陳言　平露堂

皇帝載在五倫書若道篇節儉類蓋將為萬世法也
願　陛下遠稽前代近法　祖宗上警天心下憫民
病凡群臣有司隨事經營極力裨補者不過分寸之
益惟　陛下一轉移幹運間而天下受無窮之福矣
一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臣切見山東等
處災傷已極近者延臣屢請漕運官糧量留賑濟未
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成給尚贏若限數借撥量價
糴賣計歲還納似亦無妨乞命戶部議行漕運官借
撥一百萬石少亦不下五十萬石及運所未盡之正

扣計後船于臨清等處永大倉分納令收糧委官臨
糶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用為糴本以俟來年豐熟
量價糴還後年運船分帶至京亦不為晚惟在糶糴
之間稍加調停則價之耗別為計處使還官雖遲不
失本數則　朝廷豈惜此百萬之數不假以一二年
之期哉況運船後至者多由軍衛貧窮力不能前歲
歲稽延愈久愈困使得稍免半途早還暫息以圖後
功亦未必為無益也一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切
見畿甸等處奸民惡黨競指空閑田地以投獻為名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　李文正集　陳言　平露堂

藩王戚家輒行陳乞雖有賜予勅數亦須得請之後
標立界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訴訟之牒纏綿歲年
忿戾之聲震動遠邇夫生齒既眾墾地有遺利凡以
空閑為請者皆欺也　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繼之
投獻者滿野相仍而陳請者終于得地歲復一歲何
時而已臣願自今已後除官有籍冊者上俟處分其
稱為空閑輒乞管業者不賜許使陳請者無効則投
獻者自息矣一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
長矣臣聞廣西之地近因軍旅不足以致官軍當闕

幾成大變，及出軍之際，纔賊截途，總兵方酌等官稽
被戕害，因由紀律不嚴，事出意外，而旅進旅行，事故
叢潰，不聞有挺身犯難，以相捍禦者，實亦豢養失道，
氣沮心離，故顛沛之間，視爲秦越，人心國勢所繫非
輕。今賊勢方張，散滿山谷，攻陷州縣，占據村落，敗闖
雖存，人戶漸耗，有可畏者，不致懸間數年之後，此地
之患，未易言也。攻守之議，必先兵食，今官軍士兵尚
皆可用，惟糧爲乏，近聞荒歉之餘，歲頗豐熟，請下巡
撫總兵大臣，亟議方略，措置儲蓄，審計折價，務使有

餘，然後可以責斬馘之功。臣又聞西北諸邊軍糧折
價，十分爲率，給不過二三分，禁例雖嚴，莫知改革。臣
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爲增給，使人情少慰，兵
氣漸振，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矣。一、孟子曰
省刑罰。今之五刑，罪輕者爲杖，爲笞，然杖有分寸，數
有多寡，極爲詳慎。獄訟既多，人苦難制，乃有矯枉以
從重者。在京法司，密邇輦轂，尚少過差，在外諸司，或
倚以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致死，補立卷案，旁引監証，
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遷職，于是筵人重者爲能吏，

殺人多者爲好官，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
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治，莫有大于此者。假令以一
時之暫，（今犯人內有身故者，即行查奏，不一也。）一二人之少，誤諸過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
十，甚者數百，乃槩以因公自解，豈復有所惧哉？今後
勘乎人者，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者，有除名之例，偶
不出此，則謂之因公，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
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臣請除已往不究外，自今
以後，凡拷訊輕罪，即時身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
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議行降謫，或病死不實者，皆

降人等，並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增，今科罰銀
物，不致殺人，尚有降謫之例，以此罪，當此情，似不爲
過，亦可以爲殘民者之戒也。一、孟子曰：欲爲君盡君
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世
人人得賢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諫名官，言者
亦少，願治之君，常勸其直而容其過，所容者愈難，則
其功愈大。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
言事之臣，如汪奎、蕭顯、徐鏞者，次第敘遷，如林俊者
特加超擢，天下之人歌頌　聖德，皆以爲堯舜復出，

間有言事狂直，上煩譴責者，詞雖太甚，心實愛君，既示磨礲，宜加拔拭。近者羣臣交章薦赦彭程，已蒙恩旨，令該部看詳，必有 聖裁，臣無容議。臣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持國體，非為私謀，而小小過差，未蒙湔雪。今當 陛下求言之日，而不宥以言得罪之人，天下之人孰知所嚮。 陛下既復赦人于前，亦何惜不宥此一二人于後，以答羣臣之請，以慰千萬人之望哉。臣近講孟子此篇，因推論此事，臣之愚亦堯舜吾君之心也。一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

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臣切惟今之內閣六部都察院諸衙門，所謂大臣，講讀臺諫，所謂重任，近年以來，二司得以訟巡撫，府縣得以訟巡按，小官百執事得以訟尚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為勝負，此風既行，漸不可長。況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 聖聽，下駭物情，非 聖世所宜有也。請自今以後，凡有屈抑，止許據實自陳本事，凡懷挾舊怨，故為誣蠛者，禁勿施行。庶幾委任得專，體統不紊。臣又見經筵乃講道之地，與朝著不同，故凡奏對之時，雖師保大臣，必行跪禮，惟講官拜稽之後，立講于前，以示優異。此 祖宗定制，而古之大儒猶有致嘆于坐立之間者，以聖賢之道在焉故也。官不必高，所任實重，苟非其人，不宜濫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小有遺誤，遽遭糾劾，苟蒙 聖恩特置不問， 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員，給事中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 先帝臨朝極嚴，奏對之禮，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學士陳文

侍講商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 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臣又伏見 先帝念通政司鴻臚寺奏事繁雜，特命一二字差錯，不必來說，欽遵至今，即是故事。臣愚以為經筵之職，較諸通政司所奏，鴻臚所引，事體尤重，而講讀文辭，動以千計，繁文倍之。臣請自今凡進講時一二字差錯者，照 先帝所降通政鴻臚例，勿得糾劾，以仰成 陛下優禮儒臣之盛心。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上木　顧開雍偉南　選輯
李雯舒章　參閱

韓襄毅集

記　韓雍

聚落新城記 大同聚落城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立言垂訓之意蓋欲君人者必高城深池以固

其國守禦備警戒以防其外患不然廢弛怠荒而患隨以生防守亦難矣大同古雲中郡西北之重鎮京師之藩籬也而聚落去大同二舍許居人叢集密邇狄境有警傳而無城郭往來虜寇充斥少壯者奔伏草莽鮮或能全老稚女婦死於鋒鏑虜于驅逐者多矣而驛吏騎卒亦皆竄匿因馳困之聲援不通道路梗塞虜蹤過去莫敢遠出產破而業荒君子惜之天順庚辰秋巡撫右副都御史大梁王公宣請于朝謀築斯城既而公以憂去雍代之而鎮守太監王公泰、總兵官彰武伯楊公信俱自延綏徙鎮于茲與雍及謀曰是果有益于邊計之大者盍共成之副總兵都督同知曹公安守備中貴阮公阿由羅公副總將猴偕地官郎中羅君紳巡按監察御史朱君欽亦皆力贊遂上其事得請而與王馬介與蔡公躬履其地相厥地形布方方位依山面帶水于是伐材鳩工作城周六百丈高三丈一尺作樓於其位以便瞭望作門扁其東曰鎮安西曰靖遠而復壕以深隍注以流泉嚴整周密屹然一形勝之區經始于辛巳二月二十

七日落成于是歲八月十六日既成益兵卒以嚴戍守積芻餉以備警急于是戍卒更大比屋居止芻牧種植以便以安卒然患生亦足防守道路無梗塞之虞驛使得寢處之安誠于邊計大益也衆率謂雍宜有言以記其成雍仰惟　聖天子在位道隆化洽超卓萬古覆載之間有生之衆罔不革心傾向惟是北虜醜犬羊之性亦率皆畏威懷德稱臣奉貢弗敢違越茲復從臣下之請以城斯城眞安不忘危之盛心況太監公歷事累朝屢長邊寬練達老成才望素著、

楊公乃顧問武襄公之猶子將軍家傳步右有洪堂然爲當時名將之稱首而同事諸公又皆同心協贊奮發踔以充宣威德勦除邊患爲事宜其克副 聖心而成功之速也昔周之聖王命大將南仲城彼朔方詩人咏之曰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蓋美其命將得人城守之功成而夷狄之難除也今斯城雖小實當大同之衝使大同芻糧屯駐而所倚賴而鎮守總兵諸公又皆得人若此繼今以往吾知陰山瀚海之北蓋皆革心向化相引來歸 聖天子不無西顧之憂必

矣惟諸公慎終如始兵政益修邊備益嚴以無負萬里長城之托是所望也用記之以紀歲月且爲同志勸

總督兩廣開設記 兩廣制府

兩廣古曰粵地自秦置郡縣以來蠻夷僭亂代不能無置將分閫不常所治而總府之名未立國朝洪武初 太祖高皇帝彌理天下設官分職兩廣各置都布按二司統治之永樂中廣西置鎮守內臣總兵武臣景泰天順間廣東置如廣西然各守一方不相統制而兩廣總鎮總兵之名未有自是以後軍務兼用文臣或總督或提督或贊理或兼巡撫或不兼又或專巡撫不加督理而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之名亦不多有成化改元初 聖天子軫念兩廣生民久罹賊害累征未能下乃命將出師以今太監陳公瑄監督軍務雍贊理來問叛夷之罪師至廣前巡撫皆改任去雍遂兼焉明年賊平班師詔留太監陳公鎮守廣東以雍提督兩廣軍務仍兼巡撫久之帝以地廣不克遍歷上章得請兩廣各添置都御史巡撫雍專

提督五年春雍以憂制歸是冬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龔晟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章言于朝以爲兩廣事不協一殘賊日熾須復得大臣提督兼巡撫斯濟時艱 上嘉其言下廷臣議兵部尚書白公宗玉集議規畫舉雍對 上可之以太監陳公總鎮兩廣起復雍進今官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雍固辭弗獲始就任未幾復以平江伯陳公銳掛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兩廣同開總府于梧便宜行事兩廣副將以下俱聽節制而廣西鎮守太監兩廣總兵

巡撫皆裁去、又以少監黃公沁、經署都督僉事夏正充副總兵、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馮昇、充遊擊將軍、都指揮楊廣、夏鑑、張壽充參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取決于總府、皆 宸斷也、惟茲梧州介乎兩廣之中、水陸相通、道里適均、羣山環拱、三江滙流。嶺南形勝無可比擬、總府之基、其山自桂嶺而來、至梧城中盡而復起、巍然突出、狀如磐石、登臨遠眺、一目千里、岡巒千萬年而一旦顯于今日、豈非天造地設。有所待而然歟、洪惟我國家 列聖相承、一以道德仁

義為治、 今天子繼承丕緒、益邁而烈、數載之間、四征不庭、罔不賓服、而復大顯神謨、命官開府于茲、合人心、光 祖德、超越秦漢以下因循苟簡之陋、而成萬世之良圖、自茲以往、出令惟一、而規畫大同、以我堂堂仁義之師、坐鎮于中、四顧蠻夷殘孽、向彼而撫治之、彼將日循化理、變惡習、相安耕鑿、以齊吾民、而凡覆載之間、有生之衆、聲教所及、將蓋無遠弗屆、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治、不于斯見乎、懿歟、 聖天子寵畀臣民、而付托至重、其興望固在于此、臣子感激圖報稱、當何如哉、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茲此皆當勉焉、府之正堂五楹、題曰總制行臺之堂、後作亭曰同心、門三楹、左右廂房各五楹、經始于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落成于七年五月十八日、既成、太監總兵徵予記、太監字德新、鎮靜有謀、屢立戰功、總兵字志堅、韜畧家傳、卓有將才、皆名重一時、而雍得預其間始開府、抑何幸歟、

序

璽書錄序　白西營學

璽書錄、錄吾友葉公與中、景泰中在邊鎮時、與其同事之臣、其奉之勑諭、并其所受之勑命也、國家以儒術安天下、凡方鎮之間、必參用儒臣、錫之以綸綍之寵、付之以責任之重、使其事經略、謹節制、以圖克濟厥事、然非有文武之長才、忠義之大節者、亦不輕用、故用之而多效、若與中、是已、與中初以進士為兵科給事中、尋陞都給事中、以深沈英毅之資、端方廉介之操、而濟之以該博純正之學、故運之為謀猷、慎密

而孔邇發之于事爲果敢而勇決正色立朝事所當
言者蹇蹇諤諤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家直聲流傳海
內敬仰受勅褒嘉推封及親入咸以公輔期之維時
邊方多事而獨石馬營諸城孤懸東北尤爲要害廷
議以與中爲山西參政賜之璽書往贊軍事自後凡
璽書下軍中者事無鉅細必及與中所條者是已時
他鎮將吏參贊皆爲都臺之官獨與中外職若難于
爲而與中處之有道區畫措置之有方撫綏禁防之
有法故將吏輯睦卒伍精練戎器銳整城堡墩隘之

屬罔不完固他如廣屯儲興學政表節義之類良法
美政不能具紀境內豐樂邊塵不驚越四載以憂去
人至于今若慕慈母天順初朝廷以兩廣地大民衆
難于撫巡特起與中進位都臺往兼二鎮其所建宏
勳鉅烈未能悉數與時進登台輔秉樞軸握化機責
任以天下之重又不止如所錄而已若與中者誠不
愧所學無負朝廷有光于吾鄉也吾鄉古今代不乏
賢邊者不暇論若范文正之在當時其所存所行雖
屢出安邊卒發柄用先民稱其忠義滿朝廷事業滿
邊陲功名滿天下千載之下猶景仰羨慕之不已與
中嘗思所以企齊焉敢以此復與中且以自勉

送胡共之方伯之任四川序　四川右轄

正統中余與胡君共之一時入臺爲御史時陳儒敏
公掌臺事待余二人加厚俾掌三法司十三道讞獄
之奏書予與共之日恭事每四鼓待漏聯步入朝朝
罷出則聯騎入臺暮則同散歸間訪故舊亦未嘗不
同往返如是者三載共之勤敏詳愼凡斟酌法律討
論詞章鍛煉精審長余良多後予累出使比還與

共之皆外補未幾予進官都臺後與共之皆升況轉
遷不一十數年間不過一再會會則未嘗不傾倒話
舊也成化改元秋予奉命有事兩廣時共之爲右布
政廣西入覲聞其廉公仁恕之譽洋溢遐邇因即禮
致幕下凡行師機宜多與共之計共之出奇獻謀雅
相契合用致廓清大憝奠安南服而凡區畫軍資賞
犒之費驗試獻馘俘擄之類一付之共之用周事集
而全活甚多有功軍中非淺淺也時余與監軍總戎
上共之功蹟于朝謂可膺峻擢當大用則已備在

帝心中外上大夫朋共之進大卿若章憲且一日矣。今數長始從一轉左而又道險途去他那凡廣西兵民老稚文武僚屬生徒吏胥聞之皆流涕日數千人詣臺下乞留共之不置。總鎮鎮守總兵諸公巡按三司皆請余入奏。予難之曰，君子之視天下，一其心而不偏視其民。廣西之民得共之同終惠矣，然蠻夷已平，臨以重鎮，民猶易治也。同一天下險地，自所司乘于撫制，道賊憤起，民皆始動，勞師數載，始克平一。而及側未安者猶或有焉。今朝廷裁去總兵巡撫大臣

而以共之爲左布政。臨之豈非亂後之民休養生息必得安靜出群之才，以專付之與執政論薦之公聖天子倚任之明，與將來付托之重，諒有在也。廣西安能私共之哉。共之往焉，施其平昔欲有爲而不能專之抱負，以大安川蜀之民，俾朝廷無西顧之憂。荊楚江東無上游之慮。經略中原，分奠九州者無顧此逆彼之患，則功益茂而譽益彰，終必移一方之惠以惠天下。四川亦安能私共之哉。予所歎然者，與共之由知極深，而先後有任，力未能引之同出，視其去不能自已者耳。衆皆曰然，遂相與餞之大江驛，而書以非其行。

送李咸章還京詩序　薦舉

今　聖天子嗣大統，網羅英賢，作新士氣，首詔天下守令各舉懷材抱德之士于其鄉，貢諸吏部而試用之。于是吉安郡守以泰和李咸章應詔，以聞。咸章處州太守之子，今少保大學士陳先生之婿也。承家庭之訓有年矣，讀書績文，服近植行，孝友稱于家，義讓稱于鄉，鄉人化之，勃勃起時名。斯舉也，人皆以爲宜。

既入官，敷實其行，進試內廷，敷陳條答數千百言，足以裨益時政。遂裒然擢高第，試事春宮。去年冬奉使嶺南，便道故鄉，茲竣事還京，與予邂逅江浦，仰之溫然，叩之鏘然，大非流輩所能及，信乎有司之舉明天官之試公，而家庭之訓有驗也。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夫體諸身者謂之德，見于事者謂之才。朝廷以此衆士，士以此進，豈直美其名以爲仕進之階梯，將欲有其實以爲致理之具焉。然古者才德爲一，而後世爲二，兼之者恒鮮，今既以此進，當以古大賢君

子自朝進進不已，使名實相符，隨施而宜可也。嘗言之馬焉，駕駑與焉，車清道而行，因稍調良之驥，至于用之戰陳，施之較獵，非絕塵駿足，不足取勝而獲多，是知二者固不可不兼，然驥之可稱，則以德不以力也。往哉咸章，駿駿顯融矣。古大賢君子，未必皆出于科目，亦未有不可企及者，在上之立志何如耳。況少保先生之道德功業文章學問，聖天子之所倚畀，百辟之所承式，海內元元之所仰戴，卓然冠世之大賢君子也。凡縉紳士夫，聞下風，望餘光者，莫不感發興起，而出其門者，皆黽勉盡瘁，求以償其知遇而無玷，又況其家之子姪，當何如耶。兒痛咸章上論古人，若李沆之風範端凝，若李訪之若學奉親，皆以德而顯者也。又若李漢之文章，無玷于昌黎，此皆咸章之先世也，勉之庶乎其可也。

疏

斷藤峽疏

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悖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魁僅已剪除，餘孽尚遺于數，頑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撫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渙，再起盧讙。竊見上隆州土知府岑鐸，先用撫字，恭其詭謀，尤奉旨撫制在禁，方恐寬無証，伏臣愚以為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尚自中摳，即使文傳武獄，亦且稱屈有詞，況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宜力荒徼。陛下若宥其宿愆，授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為諸徭之長，撫安流冗，堅辟菑畬，從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矣。大盜之始，必內一二黠奸越志萌亂，逆乎滋蔓不可，遂至橫行，故制盜于初發，一謀上而有餘，治盜於既張，疲萬人而不足，是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辯土音，不諳地里，淆隸遷悼，終難責成。臣今部下土人李升、陸善政、胡扶清、伍真二、陸明貴、零扶寨等，皆久參行伍，亦效勤勞，至于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

上按一巡必能保障此方况峽江百里中有三漈上
曰勞馬下曰獻符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
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
北兵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爲宜移尚冲巡
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符移思隆巡檢司
于碧灘與館驛同等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
使上下應援往來邏遏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
事分署諸司協助流官因俗防守至于藤縣五屯藤
峽之左臂也實生獞人與猺異黨洪武初獞首覃福

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爲
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隷桂林福既物故而部曲散亡
潛歸故窟生齒日繁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
千戶李慶招之諸猺莫不提刃而起爲官軍應援臣
以爲前蠻之俗憚見流官兼懷舊穴襲者遠驅省界
所以脫籍逃亡若此照邊江屯所就于本土開設千
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爲之酋帥以福孫伸瑛爲
之吏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
磯有營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斂矣
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唐允諧尹季　選輯

陶方燦星若　參閱

姚文敏公集

疏

姚夔

陵廟事第一疏　慈懿合葬祔廟

仰惟[illegible]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illegible]皇上嗣居宸極、尊為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大倫、[illegible]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位號彰著於海宇已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祔葬於裕陵、奉神主祔於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全大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聖命欲別卜葬地、臣竊切疑惑、竊謂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當與先帝同尊於陵廟、似嫌二后並配、非本朝之制、然行二太后、方自今始、則陵廟之制、亦當自今日考諸古、協諸義、以行之、臣考之前代、二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文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此文帝所以號為孝文、高出漢諸帝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宸妃為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此仁宗所以稱為賢君、高出宋諸帝之上也、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損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虧、載諸史冊、增我皇明之輝、增我皇上孝德之名、此臣所深願也、但臣識見愚昧、未敢以為至當、伏望皇上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所言、下於禮部、令同會議、求其至當、務合天理、允愜人心、其題奉旨、欽遵會議得、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先帝、二十餘年、誠孝一心、夷險一德、孚於中外、實無間言、是以

先帝眷禮始終有加無替，皇上嗣統既致隆於
所尊，而有 慈懿之徽稱，復推崇於所親，而上 皇
太后之尊號，兩宮之名號既同，二母之體位相等
陛下孝養，無間彼此，天下之人，曉然皆知 皇上
克體 先帝初心，以爲至仁大孝，莫過於此，今欲爲
大行慈懿皇太后別擇葬地，人情驚駭，臣昨者已
嘗備達悃誠，求蒙 允答，今該前因，臣等竊以爲
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今 慈
懿皇太后以 先帝之后，實 皇上所尊事者， 皇

太后以 皇上之母，實 先帝所眷厚者，情無間然
事同一體，人心大理，實難差別，臣等謹欽遵議得
大行慈懿皇太后，即今葬祭與 皇太后千秋萬歲
後，俱於 英宗睿皇帝 裕陵合葬， 慈懿皇太后
居左， 皇太后居右。一體祔 廟，允合天下萬世至
公之論。學士彭時等所言，委的出自誠懇，忠愛朝廷，
伏乞概然允納，則既足以副 皇上大孝之誠，亦足
以昭 皇太后仁厚雍和之德，而於 先皇帝在天
之靈，慰悅歆享，降嘏無窮矣。

慈懿合葬祔廟

陵廟事第二疏

該本部會同議得 大行慈懿皇太后，理宜合葬祔
廟，緣由，會本具題，奉 聖旨，卿等所言，固是正理，但
聖母在上，事有窒礙，朕屢行請命，不蒙俞允，又令
內臣往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
一，若因此違忤，致有他虞，豈得爲孝，今當於 裕陵
左右另擇吉地安葬，崇奉如禮，庶幾兩全，卿等其體
朕意，欽此欽遵，臣等有以仰窺 聖志既竭忠誠以
致送終之孝，又加委曲以承 母后之命，堯舜孝弟

之君，不是過也，臣等今復會同各官議得，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 皇上有 祖宗之天下，謹守 祖宗
之成法而已矣，我國家 祖宗成法，盡善盡美，父子
夫婦，各有倫序，是以百年以來海宇奠安，華夷一統，
國無異政，家無殊俗，良由此耳，今者合葬祔廟之禮，
祖宗之成法也，而 皇上重以 母后之命，而或
斟酌其間，尚有未盡，臣等以爲 祖宗成法，天下臣
民不敢違也，而 先皇帝與 母后繫屬 祖宗之
後，尤不敢違， 先皇帝與 母后不敢違也。而 皇

上爲　先皇帝與　母后之子。爲　祖宗列聖纘世
承祧之子孫。尤不敢違今日之禮。稍不合宜。非　先
皇帝之心。是　母后之德未盡（進則母后是正本之論）　皇上之孝未至。寧
獨安乎。　母后者。　先皇帝之所在。　先皇帝者。
祖宗之所在。　母后與　皇上之所以盡心於　先
皇帝者。即所以盡心於　祖宗也。　皇上之所以盡
心於　祖宗者。是即所以致孝於　先皇帝也。即所
以致孝於　母后也。使　母后於　祖宗有賢名。
皇上之孝孰大焉。使　母后於　祖宗有他議。　皇

上之孝未至。孰甚焉。如以爲　母后深居禁闈。偶未
及此。則曰起敬起孝。曰父有爭子。曰號泣隨之。徒
皇上處之而已。如以爲　母后有言。堅持不從。則曰
尊無二上。曰處親以六義。在　皇上處之而已。大抵
母后之命固所當重。而　祖宗之命尤當重。　母
后之命固未可違。而　祖宗成法。尤不可違。在　皇
上念之處之而已。

陵廟事第二疏　慈懿合葬祔廟

該大學士等官彭時等奏稱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
逝。所宜奉安　梓宮於　裕陵。祔主於　太廟。崇
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以其禮得今　大行慈
懿皇太后作。宜葬于　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
萬歲後宜居　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
等因覆奏。未賜　允納。臣竊以爲人臣治世所以
固結天下人心者。唯在於禮義而已。禮義廢。則人心
離。人心離。則國非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　山陵宗
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所繫焉。烏可
不慎也。　大行慈懿皇太后。自冊立爲皇后。正位六

宮。奉事　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
婦道全矣。　皇上嗣位。尊爲　慈懿皇太后。頒詔天
下。與　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
今茲崩逝。出於考終。發遣詔於天下。　陛下爲之括
髮跣足。朝夕哭臨。與大喪一体。孝恭章皇后禮制
行事。未嘗有缺典。則　陛下之子道全矣。使在　先
當時有廢命。則婦道虧。　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
稱。使居　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　皇上必不肯
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

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歿則致其哀

則 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

禮不可廢子有至孝則於合窆祔廟之禮所當行此

人心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旣無

毫髮之差亦無纖芥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 梓宮

不於 裕陵合葬 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旣駭

且疑 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

在累以爲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 皇太后之

命未賜允斷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窺 皇上欲

順承 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

於恩有未忍故輾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禮曰父母有

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

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養成恩也恭

惟 皇太后陛下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 皇

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

不是過也今特偶於 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

諭易爲轉移耳 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

勸至於再三 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

兩盡也苟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

公 皇太后雖或有怒而 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

色益加下而不敢怫焉則於恩義兩無失矣或者曰

皇上乃 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

夫 慈懿與 皇太后他日並合於 裕陵並享於

太廟無輕重之間無小大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

益於彼也設使 慈懿先入 裕陵而 皇太后他

日失所尊 慈懿先入 太廟而 皇太后他日不

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小大之分也則有損於

皇太后而益於 慈懿也今則不然 慈懿今日

葬於左 皇太后萬年之後葬於右 慈懿今日祔

於廟 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

毫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

者曰 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

在 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

謂之同乎況 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莫及

自矣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

綜，即因其言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禁則是，不合禁則非，附櫝則是，不附櫝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慕，同此向慕，則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威迫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嘗膠漆之堅也，何嘗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而不可收拾矣，夫天命之歸，人心是視，

人心一去，天命不能獨留，勿謂此一事未必遽失天（當時[illegible]）命也，天命人心之去留，毫忽之間而已矣，昔漢高祖（[illegible]）爲義帝發喪而得天下，項羽殺義帝而失天下，皆由（[illegible]）一事所召，可不畏哉，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illegible]）開諭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illegible]）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明之德，英皇歆享於上，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百斯年，臣等不勝幸甚。

處情疏　哈密固守

看得扶弱保小，王者至仁，興滅繼絕，朝廷大義，今哈密雖微，附我邊境，祖宗以來，世封爵以爲西域藩捍，緣國無其主，衆叛親離，其王母一一婦人，流離困苦，新復境土，國人控訴，再三情實哀切，無非欲使　朝廷威靈，選擇一人，賜與名號，總理衛事，庶幾人民有所歸戴，土地不致丘墟，設使　朝廷置之不問，彼將投托別部，非惟爲邊境之憂，抑且失懷柔之禮，會同府部等衙門，從長計議，得哈密雖蕞爾小夷，　朝廷設置衛分已久，今嗣守乏人，控訴哀切，義不可不爲

處置，照得把塔木兒係已故忠順王脫歡帖木兒外甥，嘗授都督同知職事，於哈密爲至親，於人望爲重，宜其爲彼衆所信服，但王母奏保的確，情詞難以遽授王爵，今都督毋雜法兒等既合辭奏報，合無俯順夷情，將都督同知把塔木兒量陞一級，重其名號，請（哈密王母爲上[illegible]）勑一道，假以威權，另鑄哈密衛銅印一顆，俾其收佩（[illegible]）行用，上以輔佐王母，下以管束人民，候過三年，果爲王母所信托，爲國人所親戴，事妥民安，得長人之體，宜從王母并合國人民奏請，定奪，仍請勑一道曉諭

王勿努溫答失的卽　朝廷恰恤之恩如此則逆夷有賴而事體得宜矣

捷音事疏　朝鮮攻建夷

准兵部咨兵科抄出鎮守遼東總兵等官官城伯衞穎等奏准朝鮮國咨差陪臣吏曹參判高台弼賫送到生擒建州等處賊屬男婦并首級及奪回男婦頭畜到驛除將被虜人口給親完聚牛隻給軍屯種等因具題節奉聖旨待朝鮮使臣在日來說欽此欽遵又該朝鮮國王李瑈奏稱先奉勑諭該建州三衞董

山等本以脅從世受　朝恩近者陽為朝貢之名陰行盜邊之計朕宥之而愈肆不得已用兵致討惟爾朝鮮國王世守禮義忠信於我國家有加無替朕甚嘉焉若我兵加於彼逆虜王宜閉絕關隘使彼奔逭無所以就擒殄若王能遣偏師與我軍遥相應援伺便而殲之則彼之授首尤易而王之功愈茂忠愈彰矣朕豈無以報王哉勉樹勳名時不可失欽此臣欽遵令陪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中樞府同知事南怡等領一萬餘兵入攻去後議政府狀啓據康純呈於成化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渡鴨綠江分道前進本月二十九日攻建州東北潑豬江李滿住等所居諸寨三十日攻兀彌府諸寨斬殺賊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把肥納等二百八十六級生擒滿住古納哈妻等男婦共二十三名口及其積聚二百一十七所收其家產并獲被虜遼東東寧衞男婦七名口刷還衞呈據啓得此除將上項俘獲頭畜等件另送遼東都司交割外具奏行該鴻臚寺回報使臣高台弼等到京闕坐具題奉　聖旨朝鮮國王并差來使臣宜

從厚賞賜還着禮部計議來看欽此欽遵移咨到部計議得撫馭外夷因其效勞而嘉賚之亦激勸之道也今朝鮮國王李瑈能奉勅出兵以助我師勦殺逆虜俘獻而來忠義可嘉誠不可不厚加賞賜合無國王賞綵段十二表裏銀一百兩差來吏曹參判高台弼賞綵段四表裏絹五疋織金紵絲衣一套咨狀通事趙秤等四員每人賞綵段三表裏織金紵絲衣一套從人李永義等八名每人賞綵段一表裏素紵絲衣一套俱與靴襪各一雙及議得中樞府知事等官

康純等三員，係本處領兵有功官員，亦當賞賚，合無每人賞綵段四表裏，銀二十兩，所據給賜國王并領兵綵段銀兩，行移翰林院，請勅選行人司官一員賫捧前去本國給賜獎諭，以酬其勞。

進貢疏　西番進貢事宜

禮部為進貢事，照得陝西番人番僧內外雜處不一，如中國番僧在西岷等處寺院住坐，外夷番僧在烏思藏等處居住，番人有附近西洮河岷等處寄居，辦納茶馬，號為熟番者，有遠離豐縣等處不入版圖，自行力耕火種，號為生番者，（西[illegible]番今亦在[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茶[illegible]中生番[illegible]）（或[illegible]番[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定[illegible]番[illegible]首制之）今皆無問遠近，效勞進貢，

乃尊敬　朝廷，向慕中國，即古四夷咸賓之意，但數內有本處寺院番僧土僧，詐作烏思藏等處者，有認納茶馬熟番，詐稱外處生番者，甚至有逃軍逃囚，及當地人戶，托名混同赴京者，及有所在無知軍民，或將瘦損馬匹，投送僧人進貢，分取賞賜者，似此奸弊多端，難以條分縷悉，若不申嚴禁約，使朝貢之有聯，賞賚之有節，起送之有定數，則內外真偽，實難分別，非但虛費府庫之財，抑且騷擾驛遞人衆，深為未便，所有禁約事例，除行陝西等處鎮巡等官，公同計議停當，覆奏外，合用出給榜文，仰陝西布政司翻刊轉發，通行張掛，遵守施行等因，具題奉旨欽此，今將申明禁約事例開列如右，

一西寧河縣鞏昌洮岷等處，瞿[illegible]崇發等寺，住坐番僧，一依天順七年欽奉詔書事例，每寺許四五人，年終趁大節一次赴京朝貢，不得違越，

一外夷疊州等處生番，許令二年一次進貢，認納茶馬熟番，許令三年或四年一次，不拘時月，每大族止將為首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起送赴京，其餘跟隨番僧番人，務以十日口糧，在邊倉支給，俱省令回族，矢務須察其虛冒，不許復蹈前弊，及夾帶別族之人混開數，

一各番到來，其守備等官務要安插停當，不許生事羈縻，遇有進貢方物，會同整飭邊務副使，看驗封記，并將發名數，通行呈報陝西鎮巡等官知會，如有不聽邊方守備官員約束，仍[illegible]遊多，并裝載私已貨物變賣者，候各夷到京，兆驛查審得實，諭以禁例，一體

押退發回，止依前數起送，其私物貨給還本人，不許官軍裝載，若有逃軍逃囚，又當地十人，并所在軍民人等，投托進貢者，就便拏問，監候奏請區處。

一所貢馬匹，解送陝西布政司，査照三邊缺馬官軍給與騎操，不許似前寄留在衛，致無稽考，其守備等官，仍前將選驗等第，明白造冊，轉送該部，査照關給賞賜，上中等馬，給與綵段，下馬給與鈔貫，盔甲佛像之類，聽送赴京。

一省令回族回寺番僧番人數內，備有方物，該賞綵段鈔絹之數者，就令為首番僧番人，帶回到衛，著令守備并副使等官，拘取原主給領，若是守備等官及用事人等，徇情縱容，番僧番人，似前作弊，及將帶綵段鈔絹之類，使用致損夷人者，並聽巡按及按察司官劾奏拏問。

一烏思藏等處邊夷進貢，從洮州來者，俱照見行事例，依洮州地方例賞。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顧開雍偉南 徐允貞雁冲 參閱

郭定襄忠武侯奏疏

疏 郭登

兵事疏 備邊

[illegible]之守大同[illegible]

用兵之法。雖千變萬化。不出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多方以誤之而已。（此文武[illegible]也）然兵勢有强弱。人心有勇怯。弱不可以敵强。怯不可以勝勇。倘能度我之勢。酌彼之情。審進退趨避之宜。察可否攻取之利。料敵制勝之功。雖不中不遠矣。比者我師屢挫。虜勢方張。較其利鈍。誠難爲敵。臣愚以爲今日之勢。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力爭。其紫荆等關隘及前日賊所經道路。精選諳達事情之人。率領驍勇敢死之輩。登高據險。晝夜瞭望賊行遲速多寡。其淶水易州貢定保定一帶鄉村。積柴架砲。使烽烟相望。聲勢相接。仍刻候騎傳遞邊情。賊小至則舉一烽一砲。大至則舉三烽三砲。郊居人畜。悉歛入城。京軍分爲數處。近城四角。以逸待勞。堅壁固守。彼雖百端挑釁。絕勿與之交鋒。亦以安閒養吾精銳。多張旗幟。振揚威武。或夜半舉砲。假欲劫營。或白日鳴鼓。假欲出戰。彼勞我休。彼勞我逸。使彼不能窺我之虛實。亦安敢蔑我堂堂之陣。凜凜之威。而深入寇抄也哉。彼既欲攻不得。求戰不能。人有倦心。馬無美草。雖無敗軍殺將之虞。必有鈍兵挫銳之咎。不出旬日。自當走矣。然後另選精騎。或邀十險。或躡其後。可擊則擊。勿求倖勝。務出萬全。蓋夷狄之性。貪而好利。得之則志驕氣盈。不得則心灰意阻。業已空還。必難再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上偏箱車式疏 車制

[illegible]

大同地居邊塞。虜衝不時出沒。軍民艱於樵採。臣等輒出鄙見。倣效古製。造爲偏廂車。用以防護軍民。其車轅長一丈三尺。前後橫轅潤九尺。高七尺五寸。廂用薄板。各留置銃之孔。輪輛如民間二桮輕車。其出則在右兩廂。次第聯絡。前後兩頭轅軫相依。各用鈎

鍬互相牽搭綳布爲幕舒卷隨宜每車上插小黃旗以壯軍威仍載脫卸鹿角二長一丈三尺遇止離車十五步外鈎連爲外藩每車用神鎗二人銅礮一人鎗手二人强弓一人牌手二人長刀二人通用甲士十人無事則輪流推挽有事則齊力防衛衣糧器械皆貝車内遇賊來攻勢有可乘則開壁出戰勢或未便則堅壁固守外用常車載大小各樣將軍銃每方五座共二十座每座用推挽及藥匠十二人共二百四十人共馬步官軍貳一千或二千以爲出哨策應

轉輸樵採之人皆處圍中又置二四輪車高一丈二尺別用木梯接高一丈五尺有竒上列五色旗視其方有賊以其方旗招呼聽鼓而進聞金而止然必相度地形斟酌進退行如長蛇首尾俱至止爲方域四壁堅介守已制人似爲可用敢以其式進呈乞勑在廷大臣議其可否而行之

請更換都御史疏　邊方賛理

左都御史沈冏在邊年久法令不行致邊城經收芻糧官吏大肆奸貪以灰土摻和米荳軍士啼飢號寒無所投訴乞別選廉明剛正之人以代冏臣竊見禮部尚書楊寧河南左布政使年富皆足勝其任乞勑廷臣會議選委一員授職來此與臣同心整理邊務庶克有濟

軍務疏　軍務

一增騎兵今近京衛分保定眞定等三十四處遠者不過千里近者三五百里分班上操共存萬六百餘員名各軍戶下多有餘丁乞差文武大臣并科道臣臨各衛于丁多之家選一丁壯健者爲馬軍優免二

丁津貼給與中上馬匹并軍裝什物委總兵官都督御史專一往來提督就彼差操不必輪班赴京仍于本衛推舉指揮一二員閑職把總降下戰陣圖式俾之悉遵京營號令每三九月一次令把總官率領赴京比較不出十日遣還仍令科道官時行訪察有縱私者懲治之則近畿可得精騎數萬一整步伍每見官軍出征分派有司備車以爲齎載而各營軍士亦舁鹿角隨之以行人民不勝勞擾軍士先受疲弊今擬每步隊製造人推小車六輛比今街市所用者稍

加寬大每輛可載九人資裝止用二人推輓其七人
散行更番相代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上以鐵索鈎連
下立木樁支柱車前張布爲屛畫爲猊首遠望則如
城壘近攻以閑人心一舊例每隊五十五人弓箭手
三十叉鎗手各十旗鎗手三人各具腰刀一今隊伍
中軍器自取便利請復舊制而增損之步隊用神鎗
手十牌刀手各五藥箭強弩手十司神砲及舁火藥
者八箭用者七自古長技無過強弓勁弩近來營陣
止有弓而無弩夫弩之爲器自古以爲中國長技其

比弓爲易每隊仍用藥箭強弩手以復古制一舉將
才今武臣中定西侯蔣琬彰武伯楊信修武伯沈煜
遂安伯陳韶皆年富力強才識可取馴致老成必爲
衛器其次有如守涼州都指揮趙英肅州署都指揮
王璘漕運參將都指揮袁佑陝西都指揮林盛倪勝
馬昂或驍勇識略或久任邊方或知夷情虛實或識
兵家利鈍乞勅多官計議將琬等量加陞擢或管府
事或典戎幟率有緩急使之防禦仍勅在廷文武大
臣各舉所知如非其人連坐保主一去姦民大盜之
起常隱於小姦小姦不除必至于大盜今有不逞之
徒農不能力勤稼穡商不能懋遷有無士不能習句
讀工不能精技藝依憑佛教假名善友繪畫無形質
之像講說無根抵之言惑人易惑而難曉邪說易入
而樂從男女聚觀蠱惑人心致使軍士習于見聞溺
于流俗手執干戈而口誦經呪一人唱佛衆人齊和
有酸楚悽惋之聲無剛強敢勇之志近者荊蜀叛逆
皆此輩爲之乞行禁約以作士氣以除姦人

營務疏 京營

神機營原有一十六司其各司兵伍多寡不同指揮
蕭英司二千七百人都指揮祁昇司僅九百人諸司
亦各不齊且各衛士卒有一衛分隸十數處者凡遇
征調工作請給軍需籍記名目未免參錯事無統一
今欲以京衛官軍分隸諸司頭緒一千一百餘人次
撥九百餘人其該屬衛分各令歸併一處軍多者一
衛分在兩司或三司軍少者或一衛或二三衛攢在
一司就令本衛官員總領隊伍又有原設前後二層
刀手牌手相參布列亦爲未便今以刀手作一層牌

手作一層及將强弩一萬張，分與正伍人數收執，待其放演銃事畢及其餘不當牌者，令其輪流操放。別選頭撥卅十專一教習騎射，選發與正伍馬隊神銃相兼出戰

奏八事疏　復辟新政

一曰古人君即位，必待踰年，然後改元，此以畢承尊之義也。切思皇上以尊臨畢，若復紀景泰之年，何以新天下之觀聽？伏請建元以隆萬年之統，就于本日建立東宮，其餘皇子當封王者，亦乞封建，以崇本

支藩輔之盛。二曰崇德報功，古今不易之典也。左都御史楊善嘗奉迎車駕，不避艱危，知有主而不知有身，其回天轉日之功，亘古無比，乞將善陞以公侯之爵，榮以師保之位。三曰兵部總督兵政，當選委名望重臣以專其任。臣見靖遠伯王驥年雖高，精神猶健，乞陞加選擢，俾領兵部。四曰各營馬步官軍，雖現有總兵等官管領，臣見安遠侯柳溥、右都督張軏，俱性資剛直，人皆敬服，乞將溥取回，軏革陞爵，又會昌伯孫繼宗忠厚醇實，沉靜有為，乞並加陞擢，令與溥軏同管軍馬。五曰錦衣衛係爪牙之官，乞將本衛百戶袁彬陞授指揮管事，又會昌伯弟指揮使孫顯宗，係朝廷至親，乞暫令與彬同管衛事，以關防機密。六曰台諫直言之臣，求利於國而不求利于身，好治之君尉薦嘉賞導之使言。前給事中林聰、葉盛，大理寺少卿廖莊，御史倪敬、左鼎，禮部郎中章綸等，皆以直言觸忤時諱，乞將各官重加陞擢，再選如聰等者數人，授以言官，如此則聖化日隆，而天下治矣。七曰方今四海臣民，思慕聖德甚于飢渴，不有非常曠蕩之

恩，何以慷動天下之心，以慰其歡欣鼓舞之情？乞於詔書內寬布條章，其湖廣等處征苗官軍，盡數取回。八曰臣聞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夫官苟賢矣，一人能兼數事，如其不賢，雖千百為群，何補于事？其各處總督巡撫勸農清軍修理河道催運糧儲等項添設官員，悉行取回，以除有司供給之擾，精選三司及守令官員，視理庶政，以仁愛寬和使民，以清淨簡默為治，如此則人心自然歡悅，雨暘自然時若，年穀豐登而盜賊息矣。

疏

楊洪

夷使疏　護封夷使

臣比奉勅同都督方政率兵護送都指揮康能指揮陳友及旡剌使臣阿都赤等出野狐關，得邊報，知黄河迤西有警，臣等猶前行數程，至官山議事臺，與能等議別，是日風雨晦冥，旡剌從人，有不由營門行者，門者難之，其衆紛爭，自誤擊一人傷其首，臣等自詰責管隊官軍，而阿都赤亦已知其曲在彼，來謝過，遂宴會別去，今能等妄稱臣等護送不前，縱卒徒擊傷其從人至死，蒙賜勅問臣，臣敢不以實對。

邊備五事　邊備

一宣府操備哨守等項馬步官軍，止一萬三千五百餘人，城堡關隘一十四處，內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新開堡、野狐嶺關，最爲要害，其餘白羊口等六堡，實非要地，乞歸併以便戍守。一柴溝堡地近萬全，却調宣府等衛官軍守備，其宣府城所領官軍，却又調自萬全等衛，彼此兩不便，乞依地方對換一柴溝堡調來備禦官軍，其芻糧仍于本衛支給，往來道途，動經旬月，乞于柴溝立倉，就令山西民運糧輸納，或給銀收糴，或召商中鹽，庶免軍士奔走負載之勞，而亦不妨戍守。一守邊軍器，惟火器最要，朝廷恐其傳習者多，不許邊方自造，然京庫關領，皆多有不堪，而臣前在獨石，亦蒙朝廷許以自造，乞如前例自造應用。一宣府沿邊臣躬行相度，其間墩臺闊遠者，擇地添設，古路窄狹者，用石砌塞，地勢平坦者，置門關鎖，無事則巡邏出入，有警則發兵策應

言四事疏　軍政

一申軍令，臣以爲爲將之道，在乎號令嚴明，則兵之畏將，畏過如畏敵，孫子所謂可以使之赴水火是也，乞賜總督軍務少保于謙以將權，俾軍士知所以畏令。一選軍操練，臣見在京教場德勝、安定門外兩處，軍士自城南至者，往回三十餘里，操練時少，走路時多，宜於九門外各設教場，將官軍選過精壯一等，輭弱一等，糧數揀能幹慣戰都指揮分領，常時操練，臣等時去比較弓馬，倘或有警調用，則管軍者知愛其

軍爲軍者知聽其令。一、成造軍器匠見在京操備官軍數多，盔甲器械數少，乞敕工部移文各布政司將所屬州縣成造軍器匠作人等取赴本司，照依班期者令成造，凡合用鐵就於各該收貯官錢內支給買辦，造完陸續送京。一、揀飾操備匠見日外近被達賊驚散，來京官軍，俊給紀錄者，多係老弱殘疾寡婦，宜將四原籍依親俊給者支與半俸，紀錄者絕支月糧，待出幼之時令親管官司起送襲職應役。

言八事疏　邊務

一、懷來、永寧、雷家站三處當用精兵守備，除原守備官軍外，宜將在京官軍添輳，一處可用五千，一千守城，二千耕種，二千巡哨。一、宜府、大同等衛所屯田軍餘，被賊驚散，不得耕穫，子粒糧草無從追徵，臨城田地宜聽其耕種，不許禁止。一、大同邊城低小，錢以爲軍器，宜於在京官庫內關領，每處給十萬斤。一、紫荊關城低塚淺，東西受敵，難以備禦，合於春暖土開之時移寄子口修築關隘城郭。其石門峪東至白陽口，直抵居庸關，宜遣都督一員率領曾經修築官軍將通行人馬道路，設法砌塞。一、大同宜府各邊隘口甚多，雖設置柵榨，挑掘壕塹，但恐賊人窺伺透過關山西潞州出哨，宜令於秋糧內折辦鐵蒺藜一百萬，遣人送至雁門關，俟官軍自運備用。一、向者虜寇入境保定等處，但無烽火瞭所以人不得知，宜於各村社立紫墩，五庫各至邊墩，但聞舉放炮火，各村隨即接應人得移入附近城中，庶不失所。一、萬全都司所轄衛所原有餘丁編成隊伍，宜令把總管隊官員如法操練，以防不虞。一、永寧城宜令都指揮黃寧守城，都指

揮張受巡哨，指揮張榮提督邊墩，懷來城宜令都指揮康能守城，都指揮沈禮巡哨，指揮朱亮提督墩臺，雷家站宜令都指揮王俊守城，指揮郝忠巡哨，指揮汪琮提督墩臺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徐期生處采　參閱

戈中丞奏疏

疏　戈謙

恤民疏　恤民

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蓋知爲邦之根本則栽培不可以不厚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知爲民之父母則撫育不可以不周臣觀堯敬民事舜勤民務禹泣罪人湯自罪己文王視民如傷二帝三王盡爲民父母之道故其享國多者有至八百餘歲降及漢之文景唐之太宗亦能輕徭役薄稅斂謹節用寔皆欲漢唐諸君庶幾作民父母之義故其享國長久亦在二四百年此本固邦寧之驗也洪惟我朝　太祖高皇帝起自布衣下了凡民間之事罔不周知故其發號施令未嘗不爲民是以三十餘年之間倉廩充積天下太平　太宗文皇帝纘承大寶恢弘

治化屢拓交阯沙漠親征北討胡寇以靖邊陲營建北京以固中原其志誠欲暫勞而永逸事雖不同其所以爲安民之心則一但牧民之吏不體朝廷仁民之意指一科十放富差貧小人怙恃愈肆愈甚遠近觀效海內成風致民有不得所者　皇上宸衷惻憫繇亦久矣是以卽位之初節罷土木之役以息勞瘁之民棄苑囿以興耕種放鷹犬以省膏粱蠲逋負以招流離擇賢才以全忠愛進廉潔退貪汙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四海聞命靡不歸心其厚邦本而盡作民

父母之道卽二帝三王　太祖高皇帝之道矣然陛下愛民之心雖勤而官吏貪殘之弊猶在如洪武中笞杖之刑各有等第而今內外諸司率用大棍掠人務欲使人畏懼得以遂其奸貪洪武中隸兵不得濫役人掃司衛所布政按察司府州縣官多選富實之民每員少者三五十人多者七八十人名以軍伴皂隸月令辦納貨財洪武中官員之家不得於所部內買賣今自都按衛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悉令弟侄子婿于所部內倚官挾勢買賣借貸十倍于

民部糴二十年十二月以前柴炭等物今有司徵歛
自如官爲逋民連負糧稅有司乃指爲逃欺公開
帑部庫民年過八十者布帛有司乃不出其在官者
而責取于民進賀表箋臣下所以敬上者所用紙筆
墨函等物皆取于民此其誠敬之心何在又如送往
迎來之費有司出于百姓軍衛出于軍糧軍民至有
終歲不自給者又如糧草有督辦者有點發者有部
運出納者誅求百途費倍正數未足公府先滿私家。
其一須而易見者有此數事其祕而難知者未易悉言

方今朝廷省事雖無往日之巨弊如臣所見聞亦豈
無民之細害苟不痛爲懲戒天下何由澄清昔舜欲
平水土必咨于衆故得大禹使之其績乃成我 太
祖高皇帝于凡民務重者必選其人而後遣之其命
遣也眞其食予嚴其訓戒是以人畏威懷德而功有
成。（以時論事之賢者之失尚未及會計者於此可觀） 陛下間命監察御史分巡外服考覈百司采協
有威夫之姑息剛毅者或過于勇猛狗私昧是非之
公偏聽失舉措之當顛倒是非變亂黑白欲得其情。（此又）
豈不難哉伏願 陛下若求大臣或令監察御史互

相保舉不徇六部六科務得廉謹老成之士授以詢
察考覈之方使纖悉糾察激濁揚清其實以聞如此
則官使得人而軍自安矣舜十九官十二牧必咨薦
舉而後任是以能致萬邦咸寧之盛 陛下誠欲官
使得人宜必法于大舜命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
官各舉所知以爲十四布政司按察司官命各布政
司按察司堂上官各舉所知以爲所屬府州縣官命
府州縣堂上官各舉所知以爲其所屬官仍命監察
御史給事中及在京衙門屬官各舉所知以備缺之

之趣或三人或五人不限名數所舉果賢及後有政
績者爲己之功所舉不賢及後敗黜者爲己之過俱
令書于考滿牌內則人知戒飭勉于事功而不敢爲
非矣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誠得其人一人有餘不
得其人雖衆不足今府州縣常員之外又有管馬之
官且計一官其家少者五六口多者十餘口俸既不（[illegible]）
足則其衣食器用僕隷之需必出于民爲害非小伏
願 陛下勅吏部省此官其所領馬宜以常員兼管
亦寬民之一端也古者祿以代耕養廉費因國用浩

繁文武官吏俸給什櫓節其六七。所得不給其所費。今界所儲不足以供。令于所在官司有布帛等物之積者從實準與。俾其父母妻子。不至凍餒。如是若復有不奉法守分而肆貪殘于軍民者。則必罪之如律也。夫忠言有益于國家大矣。古者人君設誹謗之木。下直言之詔。求之惟恐不盡。今　陛下審見于此。故屢降求言之論。惟恐群臣不言。然而猶有不盡者。惟　陛下致誠以求之。舜承堯禪。天下和平。舜大聖也。而禹告舜之言尤至深切。禹之意誠以人君處崇高之位。其所係甚重。爲臣者不敢恃其君之聖而輒已于言也。　陛下天授神明。洞見幽微。故人謂民之心。好古法。　剛之誠。三代以下。絕無而今見之者也。臣輒敢以古爲獻。而蓋亦竊有慕于斯義焉。伏願　陛下早朝宴罷。召致廷臣。討論得失。詢察治忽。何利未興。何害未除。盜賊蹤跡何以息之。民僞日滋何以淳之。勿恃治平之久。而忘儆戒之心。乾乾不息。日新又新。則唐虞三代之化。可計日而待矣。

上陳事疏　陳守令買辦

其一。經國理民。固以人才爲本。而所係之重。尤在守令。蓋守令得人。則民受其福。而太平可興。不得其人。則民受其殃。而風化以替。此自古所重。必審擇其人而後任之也。臣頃經北京直隸及山西陝西。其府州縣官。多缺。兼今歲所少。見今瀞收秋種半未入土。民心愁戚。形見容色。既無守令撫綏。而上官念慮亦不及此。乞勅吏部公同五府大臣于見聽選官及郎中給事中御史行人進士監生之中。選擇堪任守令者。授以郡縣之職。伏願親發玉音。丁寧戒諭。使之感恩民戚。不敢妄爲。如此則官無暴虐之政。民免失所之憂矣。其二。朝廷買辦諸色物料。有司給價十不及一。況民轉買。上下糜費。至于物十所得。幾何。名稱買辦。無異白取。且一夫耕作上農不過百畝。中下之農猶有不及。其二除夏秋二稅所存無幾。倘再分外侵耗。使民不貧而困者寡矣。各有司官。顧望進退。不敢遵依時值。意謂有益于官。無患于己。然不知科派頻仍。民力不支。逃竄流離。所謂有益于官者。實所以爲官損也。所謂無患于己者。實所以爲己患也。苟不虧其價

直。使民常得安生樂業如有急需應手輒集始若損于官終實益于官始若患于已終實便于已較之于前其功效相去不啻什伯傳曰財散則民聚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正謂此也臣願自今以後欲有買辦。如果不係軍需急用之物乞且停止候民力完實年穀豐稔然後派買實爲民便民便則國安國安則天下無事而致治之道可馴致矣。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選輯
吳嘉胤繩如　參閱

葉文莊公奏疏

疏　葉盛

軍務疏　天津續守

題為官務事。訪得南京取到軍器數多，俱在天津停貯，即今拒守官軍，見缺軍器，城南雖聞有賊出沒，終非大衆，乞勅總兵等官石亨于謙等計議，於在城無衣甲官軍選取二三萬，委的當頭目指揮三四員，乘夜徑往天津，將前項軍器披執，就揚旗幟號稱援兵，直抵城下，會合劄營，以張軍威，不惟可以震懾賊徒，而器械亦得實用，謹題。

緊急餉備疏　餉軍

題為緊急餉備事。臣聞行軍之際，糧料為急務，近者皇上俯念軍士，命光祿寺整理麵炒，分送各營，軍士感激，無不思報，今訪得各營雖有運到糧草，緣軍士俱各披掛，無暇炊爨，坐視糧豆，不得食用，實為可矜。乞勅光祿寺并五城兵馬司官，多方設法，將米豆炊熟，並派軍餘夫用，每日分送各營，戶部仍差能幹郎中等官，躬親提督給散，務俾人沾實惠，以養銳氣，以圖成功，謹題。

軍務疏　北虜請和

題為軍務事。邇者逆賊不道，僥倖土木之戰，驕氣盈溢，自以其鋒為不可當，賊酋也先，逼脇其主脫脫不花，擁我　太上皇帝，悉衆而來，南北分道，一從紫荊

關，一從[illegible]嶺，由排搨直入，肆無忌憚，我師臨城拒守，持重養威，討罪之義，尚未大彰，而也先不約而請和，無故而自屈，勤倦懇切，至於再三，奉我　上皇還宮，皇上待以不欺，遣使迎復，此誠天意悔禍，陰誘其衷，莫大之幸也，然臣等闇劣，竊以為逆賊奸險狡譎，至難測料，今此衆有二說焉，其一曰怯，其一曰示怯，北開邊釁之來，旬細如李讓喜寧輩誘之曰，中國一遭土木之潰，士馬耗矣，人心去矣，人物可唾手得也，而今所聞見，士馬尚如此其富也，人心尚如此其固也，

孤軍深入，且疑且懼，故爾陽爲善意，送駕回京，多索犒賞，貪得金帛，意在復歸巢穴，徐圖再舉。此其怯也。不然逆賊之計，必以爲中國人心不過以迎復　上皇爲急，　上皇既歸，人心必解，且我力請和好，彼必以我爲怯，而不我虞，假託結好之名，潛蓄跳梁之志，緩我戰守之具，懈我將士之謀，乘弊而發，大縱剽掠，通州而南，援絕水陸，此實示怯而實不怯也。今日之計，惟因可擊，示怯必擊，使以其怯而縱其歸，苟安則可，其如後患何。因其小怯，乃遂信之，而不疑置之，而

不聞其恐觸患之來，抵在目前，不得久也。昔宋金人入寇，种師道奏欲因擊之，李綱亦請縱歸擊之，師道又奏臨河要擊之，而當時主和議者不之聽，以致釀成靖康之變，追悔莫及。前轍昭然，不可不慮。伏望皇上急勅總督總兵等官，并各營大小頭目，仰須十分整辦軍馬，趲運糧餉，精明紀律，申嚴號令，厚賞而重罰，以和爲虛，以戰爲事，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榮，仍四散分差徤卒，晝夜多方哨探，虜騎一或退動，或擣其虛，或襲其後，或乘其斷絕，或縱其半出，運籌決勝，務出萬全，使沙漠肅清，匹馬不返，庶足爲雪恥復讐之一快。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邊關緊要疏　防守邊關

題爲邊關緊要事，臣竊惟中國之馭夷狄，固當練兵選將，以保衛京師爲本，然今日之事，尤莫若整理邊關之爲急也。蓋自虜騎奔遁之後，至今聲息未寧，且有復來犯邊之說，然逆虜之來不來，不足問，顧我之有備無備何如耳。今之極邊地方，其險要所在，莫若宣大，其切近邊關，莫要于居庸，其次紫荊，又其次倒

馬，又其次白羊，宣大不備，則虜賊經行略無疑礙，而直抵邊關矣，邊關失嚴，則長驅直擣，有不忍言者矣。姑以往事明之，獨石馬營不棄，則　上皇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居庸不守，則逆賊何以遠奔遁，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固，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此皆前事可徵，不可泯者，然禦戎之要，固在于守邊，而守邊之要，尤在于得人，得其人則其守固，其政修，不得其人，則其備弛，其

政隳故尤擇良將以重委託，設文臣以資參輔，列士馬以備攻守，運糧草以供饋餉，修器械以繕衛突之。數者皆關守之要務，而尤重于所用之得人，又皆今日所急而不可以朝夕緩也。臣等竊以今日京師言之，皇上命武清侯石亨以總兵，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以總督軍務，允愜輿情，事漸就緒。近復以昌平侯楊洪、都督范廣等分理各營，昨者復因近臣之請，以都督楊俊、都御史羅通留京操備，其於經畫區處至矣。以邊關言之，紫荆、倒馬、白羊等關，日虜賊退後，幾及一月，至今尚未設守，差官踏勘，尚未回報。都督顧興祖等雖承差遣，尚未啓行，是蓋有司者奉行紓緩所致，臣知未足以稱皇上安內攘外汲汲遑遑之盛心也。在外惟大同以都督郭登鎮守，可謂得人，其他天城、陽和等處亦皆有人可守，獨宣府切近居庸（以後又未出守），實關外重地，為大同（實有而並存之險後一失）一帶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天險莫此，自昔必爭之地，守之者固不可無人，尤不可非其人。伏望皇上念宗社至重，以邊事為心，精選而信用之，然思而審處之，如此則邊關充實，而賊虜寒心，中國藉寧，而大舉可圖矣。

提督軍務疏　撫治流民

竊照河南、鳳陽等處流民數多，而尤莫多於河南開封等府州縣，俱有流民，而尤莫多于陳州。該巡撫河南大理寺寺丞李奎等，為照前項流民所宜設法區處，陳州流民尤宜十分加意，因見陳州衛指揮陳紀公正老成，流土軍民皆所信服，會奏將陳紀授與都司署職，就注河南都司，及布按二司各專設官一員，與同陳紀招撫流民。太上皇帝特允所請，陞陳紀為河南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復簡命參議陳鑑、僉事劉懷，各授勑諭一道，令其專一管理，誠為處置停當經久不易之圖。後又該布政使等官年富等親歷州縣，將前項流民盡數編成老人里甲，使之各相統屬，不能為非。陳紀等職專撫治，往來無閒，又遇年豐穀賤，俱各安生樂業，是皆朝廷處事周密，任用得人所致。今該前因，臣切惟前項流民俱係山東、山西、江西、湖廣等處人民，其情不一，鬭爭讐殺，時亦有之。即今雖已安靖，所當愈益防範，不宜稍有懈怠，循常習舊，

不宜少有變更。況都司之事，見有都指揮使夏忠管理，難稱缺官。且可銓補其別選指揮一缺，實難其人。又況三司堂上官員不可缺一，而指揮之與方面名分又不相等，兼且吏改勅諭，未免往復煩瀆，深爲未便。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令陳紀不必管理司事，不許能安插流民之官必得素有威望爲衆所服者有兜偈被留名不敢其事則流民復安矣將勅諭進繳，照舊專一撫治流民，仍令陳紀等官三員，今後再不許別差，致妨重事，庶得事無改遷，民以寧。伏望　皇上留意陳州之民，惟明惟斷，允臣所請。

愼重名爵疏　禁革援納復爵

題爲愼重名爵事。該戶部奏准，許令客商人等進納草束馬匹等項，給與冠帶，以榮終身。臣等看得有等無恥之徒，前因居官不律，緣事革職爲民，一槩援例在京，揭借銀兩，納草進馬，意圖復任，剝取民財，以償前債。近該吏部題准，照依知府駱暹事例致仕。此固念革其爲民償債之弊，然於名爵之重，尤不可不惜。夫朝廷之名爵，所以待天下之賢者，甚不輕也。革職爲民之人，或任二品三品重職，已蒙欽發爲民。一旦納草進馬，用銀一百餘兩，遂得以原職致仕，腰金衣紫，炫耀鄉閭，靦其前日罪惡，泯然無跡。且官至大夫，秩高品貴，其在任則爲庶司之法則，其在鄉則爲後輩之儀刑。今以冒罪之身，援引客商之例，致仕而還，豈惟不足爲懲勸獎厲之道，適足以長無恥倖進之風。乞勅該部，今後合無革職之人，曾犯貪暴罪名，及過惡深重者，不許援引事例求復冠帶，玷辱名爵。其別項爲民官員，納草進馬者，止同常人一體冠帶，不許以原職致仕。臣等職當言路，事干名爵，不容自默。謹題。

軍務疏　飭勵將士佐理軍務

題爲軍務等事。該鎮守宣府都督紀廣等奏稱：虜賊近邊等因。查得近該羣臣上言，議遣使事節，該欽奉聖旨：卿等但當廣議備邊禦寇，復讎雪恥，長策軍馬如何可以戰無不勝，糧草如何可以用無不給，草茅之士，尚思獻議國家政事，況國之大臣乎？卿等勉之。有以知　皇上負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決修攘之大計，明輒復之大義，聖謨神斷，出於尋常萬萬也。

今將合言事件開坐謹題。一件、飭勵將帥。此項係
多事以來軍職官員其間多有拔自行伍或起自外
藩與握重兵享有高爵而侯伯等官。皇上賜之宅
第賜之弓馬賜之金帛衣帶賜之誥券俾世世榮寵
餘亦多倚賴功陞俸及子孫驕蕃之錫希闊之恩
幾以加矣其間感恩知報者固有而孤恩負國者亦
多縱役軍士供役私門有之委之統領剝削科斂者
有之荒淫沉湎酷虐無狀者有之甚至奔競成風趨
諂勢要不顧兵戎大事忿爭失和肆爲恇怯之言權

沮三軍之氣近日保傅等官胡濙王直等所言今日
將帥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心及即今邊防未皆修
舉等語要皆切中時病此皆各官累犯。皇上至仁
寬從寬貸恐各官狃有朝廷之恩不知有朝廷之
威凡事循常全無警懼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
威允罔功兵法亦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
此之謂也伏望聖慈一一如上項節次聖諭誥敕總督
總兵及各營大小頭目諭以國家今日用兵甚非得
已恭緣逆賊背德渝盟逼近邊境以故不恃講征按
兵秣馬以報大讎雪國恥爲急務爲將帥者務須上
體聖情下恤軍士勿惑和議勿圖苟安不可有遷延
中止之思玩歲愒日之念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
有功者賞不吝於褒嘉無功者罰必嚴於誅戮其總
督大臣亦須盡心力以開導之積誠意以感動之調
合衆情振作士氣如有不悛仍前縱玩及臨陣先退
望敵不進之人許其同列互相簡舉總督大臣指實
劾奏六科十三道官風聞糾劾審覈是實輕則降調
重則誅戮則人心曉然皆知　皇上大計已決大義

愈明恩威並行不事姑息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
虜賊不足平也。一件、佐理軍務事。聞之軍馬用事
固賴武臣以宣力必資文臣以督理是以國家行師
必先總督其次參贊紀功參贊者參畫之輔紀功者
賞罰之司誠不可或缺也況達賊倏犯雲集烏散去
來無方不可測料而軍馬之行或分一枝或當一面
故總督可以一人而參贊紀功不可以一人必佐望
任重識達軍旅者然後可充其選而又須備多人庶
幾臨時足用然文臣未嘗皆若此類多闇於武事或者

身不慣鞍馬目不識旗幟。且臨期奏請差遣猝然受命衙不慣事孫寧趙麟前鑒未遠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曰備豫不虞兵法亦以虞待者勝此之謂也伏望聖明特令吏部兵部於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衙門堂上官除掌印正官及年齡漸高精力稍減者外其餘一一具名上聞請 旨點選精力强健曉暢軍事堪以參贊紀功者十數員不妨本衙門職務不必先加以參贊等名目不必令其干預軍務止令輪流每月朝退或一員或二員隨同

總督軍務少保于謙閱看教場監軍操練使聞見習熟下人知識凡諸操練事體亦得與總督總兵等官商確俾益既不許猜嫌生事亦不許因循悞事一或有警承命即行俾之參贊紀功緩急不致有誤

操備緊要疏　操練官舍

題爲操備緊要事訪得在京軍職官員多有弟男子孫空閑在家者其中有素習弓馬志于殺賊而不得操練者亦有懶惰好閑甘于遊蕩者一家多或五七人少者亦不下四三人括而盡之可得萬數臣等切詳官舍由自將家多係應襲之數操練少其本等况今警息緊急京師守備爲重緊關用人似此官舍縱不能爲隨軍赴敵之資亦可爲上城守備之用乞勑該部通行在京各府衛所各將軍職官員之家弟男子侄年二十歲以上不係殘疾之人或甥壻等項及年未及二十歲情願操練者各各從實開報并行五城兵馬司排門挨究不許隱漏揑故作弊事發一體治罪挨報在且陸續送赴總督軍務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總兵官武清侯石亨處點選除軟弱不堪外其

餘分撥隊伍另作一營隨軍操練遇警聽候守城把門關用于中有願隨軍殺賊者聽有功一體陞賞仍與計議每月量支口糧庶使貧窘者樂于効力其隨軍操練及關支口糧俱候寧息之日另行奏請定奪則官舍不至閑曠緊急不至乏人謹題

資給軍儲疏　措置錢糧

此亦屬資儲便守禦之一端

題爲資給軍儲事切見京城角頭等處停積客貨客店塌房蓋往年無事之日出於一時恩賜皆爲貴近勳戚權豪勢要之家所有究其所得客商之利以歲

討之何止鉅萬。加以近年客店往往容留無籍之徒
或號稱管店，或叫名小腳，倚恃權豪，出入衙勢於京
城內外遠近去處，邀截貨物，不容客便，甚至欺詐銀
兩，打死人命，靡所不為，雖曾事發治罪，仍行擾害。臣
等切詳，即今三邊聲息未寧，軍國所需方急，納馬上
草，開鹽鬻爵，日不暇給，其前項貴近勳戚之家，高爵
厚祿，富貴兼備，而又侵利于國，貽罪於人，揆之理法，
實為不可。若不先為處置，不惟蠹國竭財，尤恐長奸
縱惡，尚祈斷絕。關係非輕，伏望聖明，特勅該部，行令

順天府，將在京應有塌房，除已入官外，其餘不分內
外貴近勳戚所有，盡數查勘，得出通行籍記在官，本
府止官督委整理，該得舖錢以備軍儲急用，仍行巡
視御史，每季稽考收支實數，如容隱弊漏，訪察奏聞，
庶幾遏絕豪要無厭之欲，且肇斂之下，兇惡不萌，而
實足以資給軍儲之萬一。謹題，

申明祖宗成憲疏　考試軍丁生員

題為申明　祖宗成憲事，伏覩　宣宗章皇帝臨御
之日，欽准兵部議擬軍政條例，頒布中外，永為遵守，
遵者。　皇上復從兵部申明，奏請通行，請軍御史等
官，一依軍政條例行事，此誠聖朝良法美意，行之久
遠而無弊，所謂凡聖後聖，其揆一也。今得條例內開
然只是充生員者不論有無文學考試第有無丁者只當
故軍戶下，止有人一丁充生員，起解兵部，奏請翰林
義之一冊
院考試，如有成效，照例開豁軍伍，若無成效，仍發充
軍。竊詳法制，例夫豈無自而然。蓋在　太祖高皇所謂得
下人如此說，人才為國之用也
帝之時，有生員陳質。　宣宗章皇帝太上皇帝以來，
有生員李宗佩、沈律、張珩等，俱蒙　列聖體念賢才
考試作養，底于有成，其後多助利用，布列仕途，為國

効用，由此觀之。　宣宗章皇帝之與　皇上所行，皆
所以仰法　祖宗成憲，甚盛德也。頃正統十三年間，
始有生員翟麟，亦援前例，蒙發補役，不曾考試，然亦
且是一時一人事例，其自　太祖高皇帝以來事例，
及軍政條例，昭然可考，至今奉行。近該江西吉安府
生員鄧源，奏乞照依　太祖高皇帝行意，并軍政條
例考試，兵部因查翟麟事例，擬奏定奪，蒙令補當軍
役。臣等欲乞聖明仍照　列聖以來，各生考試過已
行事例，及軍政條例見行事理，將本生明實送考定

督撫使族意遴行賢才，振勵諸道。

壅蔽賊情疏　申[illegible]

題為壅蔽賊情事。照得年來閩浙貴廣，[illegible]往往賊盜生發，荼毒生靈。原其所由，其本生發之初，多因貪官暴吏，豪滑吏胥，激變而成。及既生發，或由州縣官員畏懼上司罪責，希望寧息，不即申聞，漸令滋蔓；或由經該上司畏懼干己罪譴，隱匿不聞；或由領軍官員貪功好勝，粉飾欺蔽，動以公題語言賊情。且如往年贛建盜發，御史[illegible]並江滄等推稱先經該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illegible]　申文[illegible]奏疏　壅蔽賊情　十　平露堂

員失於聞奏。近者貴州、廣西賊情，貴州奏而廣西不奏；福建強賊燒劫，陳守正、家大科劾奏，而福建不奏。難以悉舉。類是各官不愉大計，推托隱瞞，以致賊情輕重緩急，朝廷不聞，養成禍患，日甚日深，不得消弭。自非　皇上中興撫運，德威神武，所及則殃民害衆，將不止如今日已也。臣等切惟壅蔽為患，自昔皆然；況在賊情，尤當深慮。已往者既無所及，方來者不可不防。臣等欲乞　聖明，特勅兵部，通行各處司府州縣及總兵鎮守領軍殺賊撫按官處，今後一遇大小賊情，但有白晝持仗劫掠，結聚為盜，或妖言惑人惑衆者，即時一面申達合干上司，[illegible]情，不許遮匿；上司沮匿，一面隨即各另具奏，以憑酌量緩急輕重，照詳處置。不許似前互相蒙蔽，隱匿情詞，以致醞釀禍患，貽患多人。如違，許諸人奏告，事發聽各該衙門一體參奏拏問，治以重罪。

軍務疏　[illegible]

題為軍務事。前該欽奉敕諭，獨在馬營，至長安嶺一帶，係日外緊要地方，操兵禦敵，尤貴得人。今朕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奏疏　[illegible]　六　平露堂

爾公直有為，特命往彼協贊都督孫安整飭軍務。凡役修築城堡，操練人馬，戰守長策，悉聽爾與孫安等公同計議，從宜處置。事有當奏請者，奏來定奪。欽此。欽遵。臣惟獨石、馬營等處，祖宗以來至為緊要之地方。孤懸日外，控制北狄，第一邊衛也。比年城戍匪人，措置失宜，遂使朝廷有大不忍言之事。幸賴　皇上中[illegible]進，臣明剛斷，用人修復，而今已有成，[illegible]事漸就緒。然今日之事勢，正如重病得愈之人，養之以藥石，衛之以參苓，猶恐病加小忽，況不以良藥投之乎？

又執殘器復完使加意捧持尚有服毀見更役傷損之爭臣本凡劣遇蒙委任雖承敕有職在當言今將事宜開坐奏聞乞敕該衙門詳議可否施行

一邊方軍中奸弊如越滅月支糧料占役辦納月錢科斂害軍往年失人心疲人力壞邊事者皆由于此除將加禁約外但宣府口外係是極邊衛分管軍頭目有犯前罪似該除調充軍守墩哨瞭者或仍于本衛所或止是的決着役以此小人更無遷徙之苦無所忌憚合無今後除軍人外管軍頭目有犯前罪如

皇明經世編　葉文莊公奏疏　卷之[illegible]　邊務條陳　七　平露堂

宣府口外者發遼東甘肅大同左右等衛所其遼東等處有犯者悉發開平衛庶使小人知畏法而重犯法奸弊可以銷除

一獨石馬營等處兼自失守以來閒止荒蕪狐兎之蹤交道至今聞者尚有畏心況彼戍守之輩多係各州遞移極貧卽今雖漸修復又值天年無收官軍人等雖是懼法前來戍守而妻男弟姪尚多寄住龍處然中間貧難困苦者固多而懷奸觀望者亦有若不立法整理終是人力不敷極邊地方事非細故合無行令各城堡守備都指揮皆同視管衛所官旗各將所管官軍從實審勘戶下人餘丁老幼家人等項不拘見在未到盡數供報姓名年甲在官如隱匿不報者治以重罪備細甘結造冊通送提督協贊官處以憑視詣各屬招撫未到者拘取前來見在者加意存恤使其盡力耕種以期來歲收成應襲官舍幷餘丁如有情願下場操練者聽與月支口糧三斗養贍不願者聽其隨住生理幇貼軍裝庶使下情顧戀緩急有人

皇明經世編　葉文莊公奏疏　卷之[illegible]　邊務條陳　八　平露堂

一邊城攻守之策錢糧最爲急務正統十四年獨石馬營等處拋棄糧料九十九萬有零以今較之十尚未及二三四蓋緣往時儲蓄年久屯戍豐收自經拋棄以來雖是多方措置終然轉運艱難除行各屬將殘毀缺少倉廒等項設法修蓋外合無將累次報中鹽糧客商該部通查拘送提督都御史處審勘中間有力無力應其轉換與人不許賣窩私販但係有本之人准與更名塡結通關庶免久占無益及每年量撥花布折糧銀兩再爲措置糧料解赴獨石等處選擇

官房委官收掌以便年例折色給散并緩急支用仍于來年徵收夏稅會計之時量增有餘人馬前來上納以備出戰飯炒支用庶使軍戰守有賴

一在邊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中間有將所管官軍或貪圖小利私自放假或營幹己事私自役使令其遠圖并赴各處者假以收買軍裝取討盤纏等項爲名目擅給任情差遣一月之內每一官員甚至有差七八起每起數十人者全不顧念前項官軍俱係邊城人數妨悞操守甚至姦詐小人往來之間

生事害人及變亂黑白交構是非若不關防深為未便合無今後除各衛所文引照例出給奏事人有關文照驗外其餘內外官員一應所管官軍公幹事件並不許自出批帖俱行所在提督協贊官處討給審看給批付與定限緣仍行居庸等關口一體遵守今後如各官自出批帖出入遠去者治以重罪各處邊方恐亦不無此弊仍乞通行庶使人力少紓事體得一

一宣府等處旗軍舊例有家小者月支糧八斗無家小者六斗以後增添八斗者支九斗六斗者支七斗近但仍照舊減支查得獨石馬營等八城俱口外地方砂磧之外萬山之中皆人未歇而常飢寒冬而號寒官軍十分艱苦比之宣府又自不同人所共知又況今年嚴霜早降所在無收即日燒造磚灰採打柴木一交春和便須併力修完赤城雲州等處城堡包砌正程又增置修補各處墩臺正在用工之際不得暫時修戶今欲將前項八城堡旗軍仍照九斗七斗事例關支待後修復完令屯種豐收之日另行定奪庶

使飢寒濟利邊事可圖

一朝廷爲見獨石馬營等處係是修復地方官軍數少將犯罪充軍修守等項發來著役今是良法奈此輩長慣邊方縱有家小隨發者亦多買囑所司賣放或托故行取隻身前來因無顧戀繫絆不久即便逃回其有關防久住軍人做作逃去以此該管官員加意看守伏路撥軍見在官軍不得休息從爾等人終多逃竄合無今後例該家小隨住充軍等項所司務要行拘到日審係正身取具解人甘結牢固責發聽

自填註批文前來兵部仍行提督協贊官處知會驗
放若有故托不到并人批不同者仰係責放將解人
送問明白編發充軍庶使人有警懲事有實效
一近該兵部議擬具奏欽准將各邊各處總兵參將
等官內外官員帶去京衛官軍人等盡數發回止留
老成諳曉者三名誠為邊方軍民之害近訪得多有
延緩占恪不發者似此故違禁令誠為禍患未除合
無該部再爲通行催取上緊回還不許托故稽遲及
該部該科遵守今後如有出外仍隨帶多人意在刑

結心腹生事害人者仰時劾奏不與准理庶使法令
昭明軍民感激
一各邊遇有緊關聲息烟火飛報到京兵部議覆或
請勅或差人齎文各邊知會宣府一帶止行宣府
獨石馬營等處必待宣府或該府轉行方得知聞切
獨石馬營特出境外若有此邊聲息必先當知而相
去宣府近二百里山路險峻又隔龍門衛[illegible]夜急
之間誠恐悞事合無今後遇有緊關邊報只行宣府各
另行遣庶使豫識敵事事機不誤

邊務疏 禁息流言

題爲邊務事臣聞守禦邊者莫急于安人心息流言
者莫重于嚴號令照得獨石馬營長安嶺保安永寧
一帶俱正統十四年失守地方即今皇上中興用
人悉已收復堅甲利兵謀臣猛將所在而有以故逆
虜聞風知有畏憚乃有小人妄生異議鼓扇愚人或
以爲守邊官員走入虜境或以爲各堡官軍仍要製
回或以邊報賊情如何緊急以致無知之人不審虛
實輒便驚疑 臣聞流言既惶無措臣與都督孫安等

辱詢察多是此先棄城逃走之徒或託故存留在
京或侮假狗發原衛僥倖脫罪不知感恩乃更造言
以爲得志若不嚴加禁約必致壞事方來除會同孫
安等曉諭終是愚人易惑難曉臣愚欲乞朝廷特降
聖旨榜文謂此處邊方往事悉不追究即今復守內
外文武官員統兵錢糧軍馬日已增益墩臺城池漸
已堅完朝廷顧念邊方時刻不忘有邊之人皆易忠
爲守以爲保障如有倡爲異議流言摇惑人心必在
棄城逃走悞壞大事者許臣等指實參處以極刑示

眾仍籍其家畜掠前來，于各該城堡不□發耕種成
將同卑官員亦須潔己正身，鎮靜持重，以安下人，以
同人効臣職守邊境，事切安危，豈容緘默。伏望 皇
上以窮邊社稷爲念，密切詳議，特出聖意施行。

邊務疏　重衛邊大將名號

題爲邊務事。朝廷今日防邊重鎮，其大者大同宣府，
而其中緊要莫先獨石馬營，至長安嶺一帶地方，此
因大寧則宣府遼東，居庸遼西，保安懷來，榆林土臬
皆爲藩籬，獨有人同宣府道路梗絕，莫如之何。往年

者守所不忍言追惟　祖宗在御之日，寧棄開平，事
守獨石，增兵築堡，務擇名將，高其爵位，付之重兵，責
庶深謀，將然可見。前項地方自經失守，以來或以爲
不足守，或以爲人力不足，未可守。 皇上力排羣議，
命部督孫安以復守之，而孫安仰體聖謨，盡心所事，
節今初見功效，漸有頭緒，但雲州亦城二處包砌尚
未完全，各城錢糧人馬數目未及舊日，加之近日邊
報愈多，賊情朝暮不保，正在汲汲修爲之際，而管軍
大臣必須崇重其名號，責成其職守，庶幾邊事可濟，
大分□□參將孫安，非是提督守備，別□將兵名目，官
府須有總兵副將等官，一則西路邊關尚多，一則孫
石孤懸，路遠，緩急不能相通，稍有所關，事體不小。□
孫安官至一品，恩寵已極，臣爲此言，非敢代求陞官
進職，特欲加與名目，使于行事便利，於地方有益耳。
臣愚伏望 皇上宸斷，特命該部會集看詳，臣言如
果不妄，則乞請勅孫安充副總兵名目，凡事仍依先
次勅旨，與臣等公同計議而行，邊境幸甚。

緊要邊儲疏　上納糧料

題爲緊要邊儲事。近該戶部爲獨石馬營二處糧少，
及大年不收，無從收買，奏准召人僱運糧料八萬石
前來，邊人聞之，不勝感激，後因獨石馬營路遠，無人
應召，又該本部奏准，于順天等□起倩民間車輛
開與鄉耗腳運來，然亦止運糧料五萬三千石，今
尚未完，臣訪聞得如糧米一石，京師通州值銀三錢，
三分之上，又每石關腳銀六錢，耗米二升，每三石貸
席一領，則是以銀一兩，然後運米一石，得到獨石。况
兼所起車輛係順天等三府，爲畿內根本股肱之地

兵餘之民衣食産業有計所出一家所靠之物與之
邊出沙漠之外爲山之中車騾死傷多予賤賣比及
還家十存三四者有車畜不給之家將官關借耗盡
蕩外又加銀五錢僱募腳家赴倉交納者有至懷來
岔道中途車推牛斃重別出銀僱腳到倉者由是而
觀朝廷寧當之焦勞下人轉運之辛苦臣身叨職守
竊親見艱難不覺隕淚但今日外糧少倉分又不止
一衛有馬營 倉目下僅可支吾全無積蓄若以往
拋棄有爲之餘較之則今十尚不及二三雖有蓋糧

等項多因路遠利微不肯完納除儘力整理今年耕
種及用心修葺各處倉廒外係今虜使已回貪饕之
心既不深遂侵犯之虞勢有必然若糧料不足縱有
城池軍馬其爲守戰亦難經久既恐夏秋警急緩不
及事尤恐京軍動調必費支持不可不爲之計希得
官府爲億庫收貯折糧銀兩數多可以措置轉換得
某入倉實亦足邊一策今將酌量計算到北京官府
等處可以上米糴銀之人定分路道遠近險易順逆
之宜斗頭上下多少之數開列上聞乞勅戸部計議

或可依擬給榜于在京并官府獨石等處城堡曉諭
自今春起直至今年秋月屯種成熟有米價賤之日
不拘官員軍民客商人等隨其所有米豆等項糧料
不必預先報名姑且不必限以石數多寡自十石以
上悉與隨到隨收照數出給通關齎赴總督邊儲官
處依例勞給文與銀兩如此則覓利之人自然營運
而無怨公私錢糧出納穩當而無失視之前項借運
并諸色措置詎爲容易倉廒可待自足緩急可保無
虞

分官銀兩各倉該上米豆數目

獨石廣積倉一石

馬營廣盈倉一石五升

雲州堡倉一石一斗

赤城廣備倉

龍門廣盈倉

龍門倉俱一石一斗五升

鵰鶚堡倉一石一斗五升

長安嶺倉一石二斗五升

卷之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上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剛愨人
吳嘉胤繩如　叅閱

葉文莊公奏疏

疏　葉盛

邊務疏　防守

題爲邊務事。據守備西貓兒峪馬營周賢呈。該兵部議擬奏准都督楊能建言事理。有警着令領軍與大同宣府官軍互相期約出奇勦殺等因。案查先該都督孫安具奏。兵部奏准令于馬營專一操守。令又奏前因欲便遵守。奈緣本營馬隊止有官軍二千四百餘員名。內除無馬官軍五百四十餘員名。令其專一屯種。其有馬官軍一千八百餘員名。又要守城守瞭并長哨夜不收等項。止有一千五百餘人。抑且地臨極邊。逼近胡虜。四通八達。最爲緊要喉襟之所。宣府懷來落籬。先年達賊犯邊。俱從大小石門樺皮嶺并獨石等處入寇。所繫非輕。設若有警本職將領官軍

前去會合出哨。恐賊誘詐。倘有搶擄。聲東擊西。一旦又從本營地方突入侵犯。本營孤懸狄境。入少力弱。外實裏虛。猝無應援。使進退不能成功。必致悞事。況獨石馬營雲州等堡人馬。已有欽命宣府副總兵都督等官孫安等提督節制管轄。各城各有分委都指揮等官職掌。豈敢擅自調領。如有警急。若領本營官軍出戰。則營堡空虛。缺人守備。若依先奉原議勘合事理。專一操守。則又違慢今奉欽依。得罪非輕。進退兩難。理合通行具呈。乞爲照詳定奪。庶免悞事等因。

伏念臣以一介書生。叨受邊寄。藩臣之體。本當奉行命令。但邊事甚大。理難緘口。況周賢所言。亦爲有理。臣更請以周賢所未言者爲陛下言之。臣聞兵法有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又曰。能守而後可戰。兵法未暇論。楊能獨不知往年獨石馬營楊俊棄城之事乎。獨石馬營口外各堡。俱是脣齒堅壁。足食足兵。入各守城。別無沮撓。尚且一篙不展。弃城而逃。今大同迤西至右衞宣府迤東至獨石。相去數千百里。重山峻嶺。深溝斷澗。自口外龍門迤西邊墩之外。別無設

置一有聲息，動輒便絕。楊能乃欲以不可測度之賊情，以貧難復守之士卒，以轉輸有限之糧草，而爲會合之過計，遠赴數千百里之期約。臣誠愚昧，未見其可。其言似乎可聽，其事未必可行，可以動廟堂而不可以欺邊人，可以惑一面而不可以掩衆目。臣與都督孫安等在邊，但知無事之時，愛軍惜馬，修器械，謹烽火，嚴兵自備，愼固封守。酌量人力，增修墩堡，于以制要害之虜衝，于以便耕作之人畜。近又將往年貪黷總兵鎮守內外文武官員莊田數百餘頃，一一勘

出分派貧軍，使之分布操練，儘力屯種，以養人力，以收人心。設若旦晚有警，持我之逸，乘彼之勞，守戰隨機應變在我。使賊欲爲久住，則野無所掠，而動止狼狽；欲爲南牧，則恐躡其後，而首鼠狐疑，犬羊無賴，坐取敗亡，必不使之有得意之日。且幸邊境小康，天年豐稔，庶幾人力稍蘇，人心稍孚，以須軍政修明，士氣振作，復佗大兵，資撫其將，而又上賴陛下盛德，九重之上，根本之地，進君子而退小人，百官之衆，心術之後，戒陰邪而進忠直，下服人心，上回天意，區區也

先逆賊，將呼之而不來，驅之而不行矣。臣迂濶之見，犬馬之誠，端在于此。若如楊能建言，所謂會合天兵，蕩滅腥醜，臣實未聞。古人有言曰：生事邀功，終匪朝廷之利。願陛下無忘此言。臣又竊有獻焉。今日邊上大事，臣之所憂，蓋不在于宦大之不能會兵，而特在于宦大之官多而不和。望朝廷力爲調停，早爲主張，邊境幸甚。臣非不知和同靜默，可以固位，數忤衆，足以取禍，顧以疏遠之跡，受恩深厚，今爲此言，在廟堂爲忠告，在陛下爲獻忠，況國之大事，在

乎兵戎，而又爲邊臣之職守，反覆思之，不能自已，乞勅兵部計議定奪施行。

撫服殘寇疏 安撫殘寇

議得我國家之與逆賊也先，誠萬世必報之仇。朝廷念邊儲未充，人力未蘇，故問罪之師，未即興舉。是上之心，即古先聖王待時而動，動在萬全之心也。臣等切照兀良哈等衞達賊，在北虜最爲精悍驍勇，反剌等部下人馬皆所不及。祖宗以來，設衞安插，寬撫得宜，不曾爲患。後來逆賊也先潛蓄異謀，妄加

各併搶鹵迫逐不能寧居加之處置乖方攻殺子合
功生事殺掠所守臣之逆退狼狽計窮力屈不得已
脅從也先往年領被入寇皆此賊為前鋒蓋一則藉
其勇力一則視為異類一則使之雪其宿憤逆賊之
得以一時俺答者蓋其善用兀良哈殘賊故也今聞
賊中有信受也先花狗來跟隨往來為腹心之人者有
因受逆賊陸虐偷掠馬匹前來沿邊一帶苟全喘息
者十百為羣各帶駝馬家小東西往來趁逐水艸打
圍過活近來邊墩上瞭見人馬及所謂野達子皆此

輩也臣等竊謂此賊殺之既有可矜且不足謂之雪
恥復仇不殺則恐在邊日久窺覘稔熟又復被脅歸
之也先其為患害實是不小臣等欲乞　朝廷特降
安撫殘寇之旨諭以　祖宗設衛豢養之恩與近來
撫馭失所之故若能糾衆歸順　朝廷必為區處安
插腹裡地面如其執迷不悟或聽別部指使沿邊往
來窺覘侵犯則立調大軍通行勦滅上以宣君父之
德意下以離逆賊之腹心且既得其人可以先知虜
情虛實因而取勝亦可豢養日久因為我用從此解

罪致討滅恥除兇伏望　皇上特召在廷諸臣詳定
可否務使殘寇見之必堅歸順之心逆賊得之亦無
藉口之數然後降式施行務面前寫直書後寫夷字
臣等依式刻成不揀選差敏捷夜不收乘夜將前項
木榜離墩三四十里之外有水艸去處安放若此賊
果有生道來降臣等則當另行奏聞處置設若此賊
執迷不省仍復在邊出沒別為構結侵犯之謀臣等
奏請會兵夾道勦率三軍搜捕殘寇使無遺類如此
庶得問罪有名而受殺之人亦無怨無悔所據大同

宣府等處各邊可用去處亦乞裁處緣係邊情重事
伏乞裁示施行

邊務　貢使臣

題為邊務事照得北虜今年進貢使臣于大同陽和
宣府馬營等處分道而來其蹤跡路道窺覘軍馬道
謀姦計昭然可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切惟進貢
一事中國近年自與[illegible]通好以來止是大同宣府
兩處大路尚其出入益兩處係是總鎮地方錢糧軍
馬蓄積屯聚皆非所屬城堡可比故令臨期又調所

屬城堡軍馬壯觀以振軍威以懾虜心今一旦虜人分道入境如宣府地方馬營又係極邊緊關要路今年亦有虜使從此入境若不與之戒約遵守舊規聽其自行來去切恐非惟城堡軍馬被其窺制拘得難以調發及邊方虛實被其偵伺稔熟他日託此為內分道入寇重為邊患且自此以後凡事不循舊規無所忌憚驕蹇縱恣妄自尊大無厭之求非分之欲其為禍亦豈小哉臣在宣府館待入境使臣那哈亦及卜花叔侍郎時曾問及以為爾等今歲來朝不依舊

年事例不循入境故道各邊分道入貢或稱係也先使臣或稱係各衛使臣其背也先使令主張或自各衛各自上張有那哈亦等各以並不係也先使令主張俱自各衛各自因其所住地方取便入來等語臣惟此言譎詐雖不可信而機會則有可乘臣議得前項事情干係邊務乞勑兵部將前見在京使臣諭以當年事例入貢故道使之遵守照舊俱從大同宣府出境仍行口外馬營所收弓箭若落原收官員送至宣府聽候原來使臣回日交割仍乞　聖明于使臣回還之日通行誡約也先今後務遵舊規戒約部屬凡有進貢使臣各要仍從大同宣府大路入境若仍似今年聽從各衛部屬擅自上張各因所住地方取便分投入境即係犯邊已令邊將俱不放入止知按兵斷殺而已如此庶使虜酋知懼奸計莫施而背約違盟其曲在彼唯　聖明留意

捷音疏　兩廣盜賊

以下文莊撫廣東時所

題為捷音事先次大藤峽等各處擒殺首從賊徒三千二百餘級于天順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馳奏訖

續該會官議得兩廣賊巢大概以交界江路龍山大藤峽五屯等處為中路柳慶為西路曹村木頭峒高肇等處為東路連賀為北路其北路會合湖廣另行即今我師總官見駐中路江上緊扼大藤峽賊巢居中節制各哨調度諸軍節次殺獲數多嚴兵固守且勦且撫山老人等詣營乞免訴係平民被脅情願領牌向化者絡繹不絕蓋賊之腹心已傾巢穴已破西北兩路賊黨俱伐賊膽俱寒連日分剿南北二哨寨悉龍山等處俱已克平軍威大震地方稍寧其高廉

間有出沒，多係舊年越過流劫之賊，五屯等處係防
廣切近災害，潮州山海賊徒尤當乘早撲滅，俱合分
兵搜勦。該征夷將軍總兵顏彪等，各于天順五年十
一月日期不等，分投躬親督率兩京漢達幷江西湖
廣沿江等衛所兩廣官軍土兵民壯欽夫報効官吏
人等，直抵蒔榕廉潮等府雷山程鄉平南貴縣五屯
大同等里曹邮等處，遇年為惡有名賊巢攻勦。有各
賊攜妻負子，奔入高崖峻嶺深菁密林，結為巢寨，築
立欄柵，四圍挑坑乞塹，牆下蒺藜荊簽，專恃山險，明

則滾木擂石，暗則裴塘設伏，搖旗吶喊，架弩持標，列
陣對戰。其潮州民賊偽稱名號，妄擬官爵，結聚數多，
尤為猖獗。當督官軍人等，或用計誘致，或攻圍追殺，
衝冒瘴毒，伐木運土，搭橋填路，殺敗賊衆，燒燬巢寨，
賊徒墜崖落澗，溺水漂流者不計其數，節次解送捷
報前來。通查得擒斬過首從賊徒，廣東潮州府首賊
羅劉寧、張福通等，木頭峒等處首賊劉公照、劉公陋、
劉公懸等，廣西五屯等處首賊周優正、貌度等，龍山
等處首賊陳公増、覃公仲、王乂齊、覃公瓛等，功次案

候類奏，仍行撫安驚疑，并脅從向化夷民，及催督各
哨作急追勦未獲餘賊，另行外，臣等復會同各官，參
照兩廣盜賊叛服不常，數年以來，愈加猖獗，固由地
方官軍不能擒殺，亦由兵力单薄而然。且如龍山巳
該一十餘年不曾用兵，比先用兵，每年所得或幾十
餘級，或數百餘級而已，今年旬日之間，斬殺二千餘
級。大同五屯等里，俱係大山長谷，高崖陡澗，彼處被
害父老迎接王師，以為從小至老，不嘗目見，以此蠻
賊知懼，一聞神機銃響，輒疑天雷迅殛，一見明盔官（明盔官軍）

軍，輒稱白帽天兵，聞風震懾，棄巢逃生，乞免來降，救（回文莊奏留二百人常練備中）
死不暇。出師將及半年，所向靡不克捷，此皆仰賴
皇上神功，聖德所致。

地方事疏　　議置將官

題為地方事，准鎮守廣東副總兵歐信手本，天順六
年十一月二十九等日，節據各處飛報，廣西流賊分
宗，水陸前來肇慶新會等處流劫，且聲言劫掠官窑
廣城等因。議得兩廣先年止有廣西猺獞，久為民患，
因有征蠻將軍掛印鎮守，後因宣德以來，廣東官民

不爲後慮招引廣西獞蠻越境佃種空閒田地自此漸生流賊勾引出沒近年廣東黃蕭養作耗始設副總兵鎮守查得猺獞蠻賊二十年來攻破兩廣州縣二十餘處雖即退散修復軍民受害已極前年廣西攻破北流藤縣廣東流劫珠池官窯事勢危急伏蒙
欽命大軍特下斬首萬餘今半年之上僅得稍寧軍民稍甦不料今秋廣西自撲古河毛峒賊遂驚疑竄動又聞復征各拋弃巢穴流過廣東行劫與昔無異臣等切惟廣西賊巢其于附近鄉村人民屢經遭劫家既貧薄又多防備兼之本處官軍時常與賊廝殺素號强勁又有土兵狼兵賊頗知懼其廣東地方比之廣西數倍寬闊山川隔遠經賊尚少富庶猶多人民輭弱兵力亦然且全無土兵狼兵其所在官軍僅勾守城所以流賊行劫如蠶食桑廣西已偏潛過廣東避强就弱而近及遠蓋亦理勢之常又兼兩廣將官各無統攝東省惟曰廣西流賊貽害廣東失機之罪廣東受之西省則言各守地方止能本處勦賊不能照管別境東省若謂廣西撲勦致賊流刦西省則

言界內賊徒如何不勦甚至廣東以西將爲放賊廣西以東將爲怯懦誇毀日增遂成嫌隙倘或不顧若非臣等極力調和誤事不待今日今臣等看得廣西梧州府是兩廣交界地方北抵全城南抵交阯程各半月東抵廣東省城順流而下俱途七日乃爲緊關中路控扼兩廣喉襟之地流賊往來必由梧州北南兩江水面偷度因無將官重兵總制其間又因先年原守廣西地方貴州湖廣官軍一萬五千俱不赴調舊守營堡俱各廢弃以此不能守把賊人肆志伏乞
皇上特勑該部會議令無于梧州立爲帥府掛印征蠻將軍總兵官鎮守節制兩省會官專管軍馬盜賊事務其兩廣各止設副總兵一員廣西柳慶潯梧等處照舊設立左右參將二員廣東高雷廉州設左參將一員肇慶韶州設右參將一員悉聽鎮守總兵官調度如此庶得耳目一新號令不變將帥歸一地方行事纔得兩我相救彼此相顧實爲經久便益謹題

邊方用人疏

題爲邊方用人事照得宣府地方控禦所處切近京

師實爲非門屏蔽而口外獨石赤城等八城係孤懸境外尤爲宣府重地往年逆虜入寇守將匪人雲州失守人心動搖從而棄回獨石馬營人馬以致懷慶無忌直犯居庸使當時八城得人固守必不至此由是觀之其爲重地可知已。但八城相離宣府窵遠恭自正統景泰以前俱用副將分鎮仍有文臣一員在彼協贊行事故得事體周當兵食有方前行之已有明效然所用文臣又必管理軍中事務若止管糧亦爲非便。今若得彼中分鎮右參將都指揮黃瑄號令

廓嚴素有執守可謂得人惟無文臣協助辦理未免規畫未周臣雖躧踏巡撫不能專在彼處。即目虜酋變詐聲言入寇且龍門所侵犯二次獨石馬營累有奸細蹤跡雖即退回其謀不測緩急之際難保無虞訪得監察御史張鵬曾經巡按口北戶部郎中王育曾在赤城管糧兩人俱負才能俱有潔操口外軍人傾慕風采臣一介庸腐素不知人但薦賢爲國區區寸誠可對天日伏望　聖恩軫念邊方重地用人重務特勅該衙門會同看詳臣言倘無妄謬將各官定奪一員量陞職事名目仍照往年事理齎勅前來管事兼管糧儲則邊方之幸也。

官牛足邊久計疏　耕種官田

邇爲官牛足邊久計事案照先該提督守備周賢奏稱聲息不絕乞將口外獨石等處先年領銀四千九百五十兩買到見在官牛一千八百四十五隻共六百五十二具馬步每隊量留一具共牛三隻摘撥放弱軍人養種照例上納餘糧買補馬牛措置軍裝賑濟貧軍等用其餘俱給與缺牛原額屯軍并復業舍

餘領養等因奏奉　英宗皇帝聖旨該本部欽遵查得前項官牛係是本部議行并總督邊儲右僉都御史李秉建議節次奏准行令彼處監收糧斛參政等官葉盛督運撥給整理去後緣前項牛隻給與各軍自種均收餘糧入官易買馬匹措置軍裝等項亦以優恤邊軍且耕且守今參將周賢奏稱前因未審有無偏礙合行彼處總兵等官會議前項牛具如果獨石等城堡軍人領種上納餘糧聽候買補馬牛措置軍裝等項於軍有益仍照舊例施行若是有妨各軍

操守就便取勘原額缺牛屯軍及復業舍餘從公給
依耕種等因具題奉　英宗皇帝聖旨該總兵官都
督傷能議得且耕且守經國遠謀不可輕廢況且大
同宣府自經兵以來人畜蕩盡田地荒蕪幸而　朝
廷大發帑金特差京官于河南山東等處買牛給發
以為足邊之計其數不敷又發邊庫官銀支買數年
以來邊儲稍積人得聊生夫何法立方行便益良多
而立法之人去尚未遠何乃奏稱勞軍未便要行改
變今會議得未可遽棄合照舊例施行等因在卷臣

今會議得臣等于成化元年分通查得前項口外并
宣府合屬地方先年原買前項官牛共該五千餘隻
中間有例前例後倒死老弱變賣不曾買補及官員
役占倒死之數俱各查勘得出設法陸續買補又將
倚有餘糧添買牛隻見在共分為一千八百餘具嚴
行參將等官將令各該守備堡等官摘撥馬步隊無
為軟弱不堪出戰軍人那支給領耕種官田今年雖
有災傷亦頗收成查得軍中騎操戰馬自天順八年
正月二十二日詔書例後至今年九月十五日止各

哨征傷架砲倒死應該買補還官騎操官馬共該二
千六百餘匹此係緊用征操每匹或用銀七八兩或
十餘兩纔可收買常年各處俱于原領軍人名下杖
併買補中間貧苦邊軍計窮力屈朋合科斂或不得
已而典兒賣女又不得已而除糧扣糧究竟馬匹難
完十欠六七軍士逼窘十常二三上下難為公私俱
困今年因有前項官田餘糧設法銀兩頭運差人于
山西係定等處買馬約一千匹之上即今秋田糧細
糧食量除牛料子種等用次運再行發買雖有欠馬

文莊所議要以官田所收餘糧糴買馬匹修葺城
上惜下友駁
計亦不多而官府不煩杖併之勞貧軍不知朋合之
若不動聲色遑事可了此皆官牛官田所致明效大
驗然非　英宗皇帝日月至明戶部當時參詳明白
宣府總兵等官楊能楊玉徐敬等力持公論則良法
美意廢壞久矣臣等切惟立法非難守法為難蓋任
官用人更代不常而流言異說易于搖惑伏乞　聖
明特敕該部計議前項軍中官牛官田事宜請敕宣
府邊方守臣著立定規其見在官牛務要時常禁革
奸弊用心查點孳牧設法買補不失原數所收餘糧

平日久。有司奉行。未免懈怠。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如河間涿州等處。因是城池不固。尚自驚疑不守。其餘屯堡不言可知。臣等近因巡歷邊口。訪得年高遐閭見在庄屯居住軍舍人等。言本年賊搶之時。其屯堡或有牆壁稍完。人畜擁聚在內。賊人雖是窺伺不敢進入。亦得保全。但弃家上山者。不分險易。俱被殺戮。慘毒難言。又如近年毛家溝達賊入境。凡本庄牆壁完好者。人畜無虞。無牆去處。即被慘掠。以此觀之。屯堡之有益于人多矣。臣等竊料虜酋即今肆志

搶掠西邊。日下各邊。難保無虞。操軍練馬。固是本等。而修理屯堡。誠亦急務。宣府一方。沿邊一帶。自副總兵孫安修復。至今遞年。於緊關要害去處。修築堡子。通計五十餘座。俱係附近屯種軍民在內。各有緊頭敵臺。撥軍相兼固守。名曰拒敵堡。亦頗周至。惟是四散及腹裏屯堡。因循年久。墻壁未完。愚民習懶。不爲後慮。若議修築。僉謂勞人妨農。不知一勞永逸。且被賊殺虜較之。勞一時妨一業者。其輕重何如。欲乞聖明特勅該部計議。行令嚴督都司衛所屯守等官

嚴切措置買備官馬及買補事故官馬。臣等看軍裝等濟貧難等用。不許役占侵欺。各官不得假公徇私。因而滋弊則貧軍有所賴。邊方足濟。而　先皇帝之良法美意永永不改

修復屯堡保障軍民疏　修復屯堡

竊爲修復屯堡保障軍民事。查得宣府各衛。舊築修置防內。該奉總兵官武安侯等劄付。永樂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節該欽奉勑諭。屯堡務要壕塹堅深。日夜遣人望高哨瞭。不可頃刻少怠。欽此。永樂十九年六

月二十七日節該欽奉勑。各處城池。務要十分整理得堅。屯堡務要修理得停當。擺佈如法。便如一座城一般。朕將親來巡視。欽此。永樂二十年十月初八日節該欽奉　聖旨。但是沿邊及各難守屯堡。即將人口並頭匹。盡數收拾入堅固屯堡內居住。務在堅壁清野。使寇無所得。必然就擒。欽此。臣竊詳戎狄爲患自古有之。欲嚴其罪狀。則不可勝誅。欲絕其種類。則勢有未可。久安長治之策。惟在備守。有其道耳。我朝已上　太宗文皇帝時。有籌畧。功效可見。前後

省令此等原有屯堡及近暗去處趁此春和土融或
秋成農隙之際各隨見住居民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或前或并榛俱要高築牆壁脚闊五尺頂收三尺其頗有築墩挑塹及申禀上司築立拒敵墩者聽各爲保障晝夜謹慎有警之時量賊多寡或併力固守或一時駱閃乘間投入城堡庶使賊人侵境野無所掠且知有備不敢深入亦可少紓生靈荼毒之苦其各邊并非直隸先年原有屯堡今見在村庄去處合無一體責成修理

經畫邊儲疏

糧料利弊

題爲經畫邊儲事成化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欽奉勅臣惟思患預防國家至計近因各處水旱災傷賦稅減免數多戶部已行節次議擬通行區畫去後第恐有司視爲泛常略不究心稍至爾即督同司府官員照依戶部節次議擬准安係定等府并兩廣四川納米事例通行斟酌出榜召人于缺糧去處上納以備官軍支用且爾巡撫一方則一方安危係爾一身可不思患而預防乎凡可以安民弭盜之術聽爾熟思審處而行之必使人民安妥盜賊屏息斯稱巡撫之職臣竊聞之經曰窮則變變則通言理道貴乎變通也唐虞之治蓋莫不然我朝　列聖所行多亦從時損益臣一方雖小莫非王事累奉勅旨曰聽爾從宜處置曰聽爾熟思審處而行之臣亦自謂有利國家不敢避事但緣邊儲事宜委官人等類多拘守常例備備爲惟是畏懼該部參駁雖欲興利除弊實難見諸行事臣謹經畫數事開陳特勅該部看詳計議定奪

計開

一件以陳易新免壞艸束事臣惟管理錢糧固是煩難管艸一事更無善法以其難于蓋藏易于朽爛故也邊方艸有二等、為備冬。馬軍自備艸不出通關餧馬牛任隨馬隨了於中則有役占頂補有馬無艸之弊一為預備積垛艸出給通關有營方支不許擅放但緣邊方俱係小城小堡中間上納堆垛既無京師慣熟之人其或驚急無閑軍馬不到無由動支雖經年年掙補苦盡坐見朽爛循環之虛數尚存在場

之艸束無有負累。收艸官攢數十餘年，不得了結，或告禮助燒窯糞田，或經赦宥免追免問，糜費錢糧，甚爲可惜。前件合無今後不拘常例，以陳易新，抵數收放。止如宣府有城馬軍，隨馬自備艸束，每年不下一百萬束。秋期採打完日，即令送場上納，堆垛出給通關聽候。有警支用，別將遠年挨陳艸內酌量抵數放支。喂馬則備冬之弊可革，官攢之累可免，馬得飽騰，艸得食用，新艸得以耐久，舊艸得以支銷，不致委有用爲無用。公私有益，經久可行。

一件收糴糧料，利于蓄積事。查得正統十四年夏季宣府糧料二百一十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三石五斗五升。今成化二年春糧數相等，惟是欠少糧豆二十九萬有餘。合當多方措置，務及先年之數。及照尚書年富、都御史李秉先在宣大時，將官庫銀兩，或春初給發耕種之家，至今還納糧料；或秋期出榜收糴，納獲通關後領官銀，俱隨時價定立斗頭，上下利便，蓄積數多。近戶部因防官豪貪利作弊，有例停止。臣惟地方官豪不過鎮守總兵等官，其各官若敢仍前作

時價收糴糧料，必當糧下的太低事俱

邊儲有可慮了，要旅勸也

弊，既有臣濫劾，巡撫又有巡按御史及戶部管糧委官把守，常憲孰敢容私？未可因噎廢食，致悞錢糧大事。但須似往年發運官銀，纔可勾糴。臣先已移咨具奏，蒙乞發銀前來，未奉明降。前件合無俯就邊方發運銀兩，仍照舊例，許照時糴糧，以爲防患蓄積之計。假糴有餘糧，該部查照量減山東山西艱難遠運，其利不小。

一件暫折遠艸，官民兩便事。查得宣府預備積垛艸束，正統十四年夏季不過一百萬有零，初不以爲少。

今成化二年春，六百六十六萬七千之上，猶不以爲多，而恒慮其少者，以當時犯邊賊少，不動京軍。今則賊屢犯邊，動調京軍故也。每歲坐山西納艸五十萬束，草束粗重，難于遠運，例年本處運來，車推牛駝，十分負累。近年小民費價，自至宣府地方，近者本處，遠不過蔚州等處，買艸上納。州縣科斂盤纏使用，其弊已多。及其既到，或奸貪軍舍，或官豪勢要，從中包攬，其弊尤多。入場之草，有數彼此之弊，百端疲民，不勝遠勞。官府被其攪擾，今年欠頭縣委官能幹本縣該

納草二萬五千束。每束止收雜銀四分五厘。一併于
赴宣府具告。令其買納。極爲省便。前件合無今後前
項艸束，行令彼處巡撫等官，干本布政司，每艸一束，
折收足色白銀四分，煎鑄成錠，委官送至宣府官庫
交收。候秋收之際，臣等酌量時價，許令諸色人等，先
上納草束，納獲通關，後領銀兩。若遇價高，另行議添徵
補。若價賤，積有餘銀，本庫作正支銷，備備宣府年歉
艸少之時，仍令徵運本色，如此庶在官在民，兩得便
利。山西小民，可以少甦，而艸場亦可以絕包攬之弊。

一件量減鹽糧足給馬料事。照得戶部先因口外獨
石等四倉缺糧料，奏開淮浙長蘆河東官鹽共九
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二引，止因斗頭太重，無人上
納。臣曾具疏，亦已量減，若使有人上納，亦可得糧四
十餘萬。今查得自開中以來，將及三年，止有淮鹽上
納過米豆三萬之數，其浙江長蘆河東之鹽，並無一
人告報上納，訪得宣府上鹽，比之大同不同，宣府淮
鹽每一千引，用銀五百兩以下，大同止四百兩以下，
蓋緣宣府軍衛地窄糧少，而產豆更少，又兼口外山
路險遠，非大同路道平坦，地方寬潤，人民繁庶之比。
其獨石馬營，先因宣府官軍在彼駐劄，殺賊支鹽料
艸，今料豆十分缺少，又通查宣府各倉料豆，視正
統間尚少二十五萬有奇，誠爲急需。臣惟商民中鹽，
非爲報國，其心止于謀利，今至於折貲本，皆以險
阻中前件，合無再加減輕斗頭，多定黑豆分數，令其
急于趨利，於居庸關南大同等處糴運前來，爭先上
納，庶使虜情不測之際，萬一有警，馬料充足，不致悞
事。

一件照舊添設管糧州官事。查得宣府倉場二十餘
處，正統間每倉添除衛經歷一員，提調收放，三年考
滿，守支鹽絕，起送養緣錢糧重事，而倉場官攢職小
名輕，易于挾制，亦易于自盜。添一名分稍重之人，互
相防範，爲良法。迨尚書金濂等，以各倉居軍衛管
轄，作弊多端，其奏改隸直隸隆慶保安二州，其經歷
改作各州判官，吏目倉糧弊端，十去四五。後經裁減，
近年雖爲缺官，提調奏添判官四員，分投收放，但每
員分管四五倉，道路往復，動有餘里，奔走不便，故救

糧等候，則山東山西遠運前來，有停牛歇車，買辦貨
房，經月不了之苦。欲委衛經歷等官，既妨本等職守。
又且不係守支，愈加作弊。查得天順五年，獨石倉官
攢爲包攬奸人挾制，虛出通關事發，都御史韓雍委
郎中王育前去查盤，虧折糧米一萬七千有餘。切照
倉官吏目一員，歷年俸給銀布本色米不過二十餘
石，今以一倉官攢作弊，幾至虧折邊糧二萬，得失多
寡，較然可見。前件合無仍照正統間事例，戶部行移
吏部，每倉除授判官，或吏目一員，前來提調收放。其

見在判官，就與計定倉分，俱照例收放，滿日起送。如
此庶得倉糧弊少，遠運稱便。

陳言邊務疏　邊務

題爲陳言邊務等事。臣以今愚待罪邊方，濫預臺職
十年于茲，頗貢瑣事，效無能效報，衰病之餘，似忘言
責。今略據邊方所見，條列上陳，犬馬之心，芻蕘之見，
伏望　聖明，憐其迂腐，而察其願忠，俯賜採納施行。

計開

一件優恤被虜走回人口事。照得各邊虜中走回被
虜男子，在虜年久，或頗知虜情者，奏送赴京，送審畢，
御馬監驗充勇士小廝，若貌陋軟弱不堪，發回原籍
應當本等差役，係是見行事例。臣惟被虜走回之人，
俱各亦由邊臣不能保障，以致被虜。連年陝西等處
被虜人口，不下萬計，多有父母妻子已被殺戮，孤子
一身沒入腥膻之地，捶打使令，百般苦楚，故思慕中
國，設計逃回。間有走至中途，被賊捉回殺戮。其走回
者，百中一二耳。今者發回應當差役，倘遇軍衛有司
不知艱難，不加撫恤，差役煩擾，愈加苦楚，致其自悔

逃回。甚者狡黠之徒，能覘虛實，復走虜地，因而作孽，
若宋范仲淹之才智，尚致張元昊叛歸西賊，亦不
可不爲之慮。再照走回人口，間有拐帶馬匹回者，因
無定例，多令隨同送京，或因走傷，中途倒死，更爲累
負，公私無益。前件乞敕該部計議，合無今後聽其自
行估價變賣，或令所在官司價買，給領騎操支遞。其
走回人口，不堪充勇士者，沿途給與口糧，遞回原籍，
該管官司撫諭完聚，除糧稅征操正差外，免其終身
雜泛差役，庶使再生之人，知感天恩，而被虜之人，皆

風而歸矣、
一件殊勳人臣事。照得前鎮守宣府總兵官永寧伯
譚廣、速事 太宗皇帝、功在漠北、時稱譚家馬、 仁
宗皇帝命守宣府二十餘年、邊境寧謐、修理邊防、遺
跡猶在、後人得以因而整飭、且其公忠寬厚、識達大
體、謹壇墠之祀、崇學校之政、至今兒童婦女皆知其
為賢將、然未聞本官得有世襲。臣因而有感、將近年
耳目所及舉其一二、如廣西都督山雲、浙江都督許
亮、寧夏都督張泰等、皆有賢名、皆不知其後何如、又

如政事文臣中、純誠利忠如王直、胡濙、高穀等、清德
正學如儀智、薛瑄、楊翥、吳訥等、風節凝峻如錢習禮、
李時勉等、廉恭體國如師逵、古朴、顧佐、王質、魯穆、李
棠、楊信民、軒輗、王守等、公勤才望如金忠、張本、魏源、
張駿、羅汝敬、劉中敷、鄺埜、王佐、王邑、侯璡、徐琦、王士
嘉、李嘉、段民、陳璉、熊概、令問、解瑜、王恂、張鳳、沈翼、年
富、賈銓等、皆學博識如胡儼、陳敬宗、吳節等、他如魏
驥、陳泰、李侃、馬謹等、未知存亡、要皆恪盡臣職、出于
流輩、又有效于王事、有足矜念、如都御史等官鄧棨

等、亦皆未知其恤典之詳。洪惟我國家有道之長、逾
百年矣、任賢輩出、中外大小皆有其人、臣寡陋之下、
不能悉知、惟譚廣之賢、後來將臣勳績未居其右、未
得世襲、至于文臣、先朝曾有贈謚廕敘者、雖曰一時
特恩、寬皆可行盛典、且近者 朝廷舉行 祖宗未
行之盛典、凡係文臣見任三品以上官、俱得追予入
謚、其即唐虞 一代敬禮臣下之盛心、照臨渥矣、臣竊
謂古人不死之日是非乃定、見任官員勞績未極、是
非賢否未可前期、尚蒙異典、既歿諸臣未蒙旌勸、恐

非 聖明優禮大臣之心。前件伏請 聖裁、特命儒
臣、備閱累朝紀載、或斷自宸衷、定立程期、大集廷臣、
博采公議、內除贈謚廕敘已備者外、其餘論其行能
之大小、勞績之淺深、歷年之久近、取其眾所共知、名
實昭著之尤、如譚廣、王直等、武臣或襲或贈謚、文臣
或贈謚、或另選用子孫一人入監、或俱令自陳定奪、
將見漢晉之報功、至及蕭何年始之妻、唐太宗特官
觕突道、張道源之子、不得專美于前、朝行之衆觀感
激發、為勸多矣、

一件兵籍事、臣近見武經總要四十卷者、乃仁宗命侍制曾公亮等編定、掌臣丁度成之、其爲書兵政謀防略備故事十五卷、自列國以至于宋、兵家成敗將帥得失皆在焉、何有據依非他書比、誠兵將所不可不知者、宋嘉亦嘗欲下此書以教武學、即今詩書禮樂之將、間有其人、然儲材以爲他日之用、必先教養、乞敕該部詳議、請命儒臣看詳此書、略加較定、刊刻模印、分給武學官舍人人講習、流布中外、誠亦兵戎之一助、臣又惟大學衍義一書、字字蓍龜、古言藥石

儒臣進講之餘、聖心默契、所得多矣、臣以爲今日之事、人所知莫先于攘夷、尤莫先于弭災、然衍義所載辨人材恤田里正綱常勵風俗、如此等事、馭夷之法、固在其中、其所謂修己之敬、事天之敬、遇災之敬、則弭災之道、又無不備、凡此皆今日所急、況又伏覩五倫書所載　太祖皇帝命侍臣書此于新城內殿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余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又嘗楊士奇云、　仁宗皇帝監國時、嘗于翰林院取閱此書、即令翻刊、間賜臣下、此又　皇上祖宗家法、伏乞　聖神留意、特命近臣簡命上項書板、或別行翻刊、賜及羣臣、將欽戴　聖恩、感化善道、賢者加勉、不肖者革心、可以使知輔導之方、可以使變中常之質、亦足以表古人爲君爲臣皆不可不知大學之深意、　皇上之盛德大業無窮[illegible]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七十二　終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勲勒卣　選輯

周季勲戒子參閱

余肅敏公文集

議　余子俊

議軍務事 邊墻 器具 糧草 火器

臣自出巡撫闕屢覧宣府大同山川形勝仰惟 祖
宗設武備宿重兵誠爲西北重鎮但經正統十四年

戒嚴之後虜賊搖邊自遼東以至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涼諸處不東則西習我水土投我邊方臣等議得所在兵民委的疲敝只合先其所急修理邊備成化十年臣巡撫延綏時曾奏起陝西民夫五萬名相兼所在官軍因其地勢或削山爲墻或築墩挑塹民夫每名免其遠運邊糧一石給與食糧一石兩月之間邊備卽成例今十餘年虜賊不敢犯爲今之計類而推之宣府山川比大同險處爲多若不惜小費使兩處邊備早成遇有警急少煩各兵不幾年間足償所費休兵息民實爲經久今將修邊添官懲惡等事開坐

一修理邊備如大同中路起西至偏頭關接界去處此東西地遠六百餘里地勢平坦無險可據會議得四月五月賊馬多瘦以往年較之未能大舉深入除調集中西二路征操馬步官軍并屯種官軍舍餘人等做與墩樣從中路起隨小邊故址每二里築立墩臺一座每座四面根脚各濶三丈高三丈對角做懸樓一座長濶各六尺空內挑壕塹濶一丈五尺深一

丈計用做工人五百名近者十日可成一座姑以一萬人十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十座連絡二百四十里各以十人守備非但瞭望得真多備鎗砲等器可以四面擊賊以平日試打鎗砲驗之可致三四百步今以兩墩鎗砲共擊一空中停兵處止有三百六十步决無不可擊至之理但邊人疲敝除馬隊防護外做工人不多今無一照延綏修邊夫例量爲優恤仍給口糧及大同東路另起一工宣府從西路與大同接界去處總起一

工作方次第爲之優恤等項一體施行若兩月內不能畢工附近山西腹裏人民多因連年荒旱加以供給大同等處糧草貽累逃竄未可望其撮補乞 勅兵部從長計議比照景泰年間借用京營軍人擺堡運糧接濟宣府邊備事例借撥外衛輪班步軍三萬名備布袋鍬钁等器令把總官領來聽臣分撥調度撥工完得一墩得一墩濟若聲息緊急兩月滿日卽爲放回如或稍緩量留過久照例優恤等項不使失所或疑二里一墩相隔太遠如俟下年空內再補務

期底功其偏頭關係延綏接界之北原本 勅諭不曾該載乞 勅令山西鎮守巡撫等官將修邊事理徑自施行

一關防邊儲照得大同宣府屯宿重兵隨處設有倉場逐年收受河南山東北直隸各府糧草以備供給歲用不敷者動支戶部官銀糴買正收正支實係軍國至計本部年例會計糧草明白但令運納本色如十分路遠者聽其從收輕齎銀貨於倉場附近去處糴買本色上納務要潔淨有司早獲通關軍民兩得其便近年以來各處官旗諸色人等號爲攬頭預料納戶起程分投差人接至中途巧言哄惑必欲包攬撮放沿途供給酒食加意奉承延至倉場城堡住處明白令大糧頭主張私自許伊乾納幾石不討價物遍令小糧頭盡數攬與上納或撒放以至下年了結俾得價物到手任意花費或克還宿債或代納舊糧納戶上門動輒倚恃官府情熟明則危言罵詈暗則隱而潛藏貽患有司坑陷良民臨敵缺乏弊源在此又有等挾勢賤買或尅減官軍俸糧不行關支就留

在倉通挾該倉出給實收却行增價關支官銀并攬糧過久因爲有司差官守併通關方與備辦三七四六糶米摻和沙土進倉該倉官攢平日被誘吞餌只得收受養軍無惠弊源在此其他料草之弊千態萬狀俱此一律乞 勅法司合無今後攬頭有犯盜將產業折判賠償糧價完日旗軍舍餘人等杖罪以下者照常罪發落徒罪以上者廣西充軍武職官員杖罪以下者調廣西差操徒罪以上者廣西充軍庶使好貪警懼邊儲完足官軍既得所養戰陣所向成功

一急鉄修造器具照得大同宣府边方不産鉄料即令修理並造俱合用熟鉄打造鎧甲鍬钁等器兵民疲敝無從措置況近日召募壯勇已有次第盔甲鎗刀等件官無給領必合成造乞 勅工部量送遵化所産或南方熟鉄十萬斤前來分送兩處應用庶幾民兵不致貽累

一急鉄神鎗火藥照得大同宣府原降神鎗硫黄未到多餘即日修理并添召募壯勇垂爲地方殄滅虜賊至計惟神鎗之勢所向無前大率須得神鎗一千

五百餘把硫黄一千餘斤方勾兩處應用乞 勅工部奏請 欽定神鎗硫黄各給若干差官運送前來交付守臣見有監鎗內臣收掌給與殺[illegible]虜賊不敢南侵若攙服勁敵百戰百勝必須神鎗多備所向無前及照各邊先年俱各給有手把銅銃以木爲矢其長稍似神鎗一頭以鉄爲鏃一頭木身三面拘陷類如箭翎曾用火藥點放僅去一二十步不能遠致賊前大抵不如神鎗以竹爲翎本身兩頭不失輕重之妝乞 勅再給神鎗一千把量分大同宣府兩處監鎗內臣嚴密收用更將手把銅銃木矢試造以竹爲翎用火藥點放果能去遠令其多造以爲守墩一助勁敵雖衆所至寒心懾服之機或不出此

軍務等事 邊防

驗得遼東山川險阻林木茂密地方窄狹虜賊間或侵犯難於久住陝西延綏邊衛頗闊少見賊入寧夏恃賀蘭山之險甘肅止一線之路且屯堡數多賊人不係惟大同宣府一帶山川曠濶水草便利往過來續未有寧歲臣奏准修理邊衛訪得宣府墩臺止用

石塊壘砌不用甎泥坐纏又無懸樓臣於本月十四日行令總兵官周玉即照原發墩樣成造每墩摘撥操熟神鎗五把砲二箇長鎗四根并弓箭等器共用十人守備非操熟者勿用如果懸樓長木未曾採有及或採有丈尺不勾者或二根三根接長一根用之給還官價及令宣府公差都指揮孫成仔細相看大同輸滿新墩修築方法回還傳說依此而行續據京營都指揮劉寧一十二員管領京軍二萬到來臣[illegible]其路遠倍勞以近就近分撥宣府一萬三千四百

有零大同東路陽和城六千六百有零在宣府者本月二十四日上工在陽和者二十九日上工令做輕省工役如剷山挑壕之類其餘鑿墩打窩勞甚之事未曾使令近因天氣炎熱本年二月二十五日令去渾源蔚州山場陰林採打懸樓木料每人日採椽二根木一根就山場堆放聽候載用續報達賊近邊日遣輕騎窺伺攻墩等項臣先機調度地方以獨石爲首柴溝堡爲尾軍馬以總兵官所領者爲首遊擊所領者爲尾鱗次分布其一總兵官共二鎮守巡撫官

其三副總兵共四遊擊務要聲勢相援會同所在城堡軍馬相兼防禦相機戰守其參將宋澄所守四海冶等處切近天壽山又係總兵等官會議處置本月二十八日行令總兵官周玉遊行續因宣府墩臺被賊攻圍數多行令總兵官周玉會同鎮守巡撫官趁今賊營頗遠前項墩臺應該作何防禦及早計處每墩該撥幾人該用何等器械不致墩臺失陷明白回報毋得臨期推托除京營做工官軍二萬令其將所採木料見數堆垛明白隨即放回外候邊事稍寧將

新墩閱實奏報施行

爲軍務議造戰車事　戰車

照得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所效足徵迨至後世如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戰功仰惟我　朝制兵之法超越前古凡有征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

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成造兵車用無不利至今賴之臣今春　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臣等議得爲今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伍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營車空闕失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賚引虜我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衛以俟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

彼將分散搶掠我則躡後起其伏兵或首邀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以臣所見前項車兩相應成造大同以一千兩宜府以五百兩爲則計算每車用砲四箇每箇生銅或生鐵俱用荒數二十餘斤其車頭車廂鐵椿鐵箍等項用熟鐵一百餘斤除木料近蒙 朝廷撥發[illegible]以京軍操打數多儘足選用其餘無所措置大同已行那借修造墩臺懸樓官鐵成造戰車百輛鹿角柞一千三百餘副在官諸色人匠俱各歇手所在官軍

疲敝之甚分毫不可科擾以挫其銳以速其逆乞勅工部量支係官生銅生鐵熟鐵各十萬斤送至大同宜府兩處三七分收領責成守臣於寧夏山西守臣處領募人匠隨其前料并各處炸碎銃砲廢銅等項成造戰車并器具若干備用如果不敷陸續另行[illegible]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今將戰車鹿角柞椿繩式樣及畫下營樁營圖本隨具

一戰車式樣一輛 一鹿角式樣二副 一椿繩式樣一副繩十二根施十條長者四條各長七尺短者六條各長三尺 一戰車五百兩每兩轅長一丈二尺下營圖一本樁營圖一本可禦萬餘賊之用 一鹿角柞五十副每副長五尺下營圖一本樁營圖一本可禦千餘賊之用 一椿繩一百副每副長五丈闊一丈下營圖一本樁營圖一本可禦二三百賊之用

一下兵車營圖周圍用車五百兩拒車者每兩一十人鹿角柞五百副拒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人之上車外壕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萬餘

一樁兵車營圖周圍外層用兵車五百兩拒車每兩十人裏層用鹿角柞五百副拒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并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萬餘

一樁鹿角柞營圖周圍用鹿角柞五百副每副有柞馬軍一人共用五百人之上營內可容馬隊

官軍四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千餘人

一下椿繩營圖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椿繩外壕深闊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千

一樁椿繩營圖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一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步軍一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

爲邊務事緊急[illegible]

照得榆林一帶二十五營堡東西縈延二千餘里額設官軍兩班守備鎮將不過一萬二千五百員名在在無險可據因爲向年套出零賊知鄉道自成化五年以來秋冬則聚衆爲寇春夏則潛退河套延邊軍民

多被其勞之衆軍民因之不安,作頻　朝廷憫念陝
西之中安所所輕定綏幷陝西邊儲添調京
營幷大同宣府寧夏甘肅陝西等處軍馬,通計數萬
用勤前賊領給銀兩,起倩陝西山西河南三處軍民
或僱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
設法整理糧料草束,以濟軍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
復議財力費耗,恐致他虞,止留大同宣府山西寧夏
等處,幷兩班軍馬相機戰守,又於去秋料彼賊馬勞
役,官將前項軍馬陳放休息,以此兩年之間糧料草

束可支持,即今黃河將開,臣等議得若使此賊即
日果被過河遁去,見在糧料草束已被費支盡,萬
一不支,不惟搖擾軍民,轉輸過勞,抑且遠來客兵久
累於無已　勅該部計議,合無趁今賊馬勞瘦,比照
上年事體,將大同宣府山西寧夏客兵幷本處頭班
官軍俱於本年正月終旬,暫放休息,通行陝西山西
河南三布政司上緊整理,今次奏討糧草,該部仍與
右都御史王越商議,將來或增兵搜勦,或照舊防守
至本年六月初旬賊馬漸肥之時,通行星夜前來,早

申其事,若前項休息月日遇有小寇,俱令本處軍馬
相機戰守,若是大舉入寇,不拘前限,一面俯取附近
山西寧夏幷大同宣府軍馬,兼程前來策應,一面奏
報,令王越星馳前來,用濟緊急,無事之時,令官軍牧
放馬匹,量支銀兩,以備草價,此外預料不盡事宜,又
在臨期處置。

處置邊務等事　處置邊務

臣會同右都御史王越幷鎮守總兵等官,議得虜酋
孛忽始則與阿羅出等同入河套,侵擾邊方,次則阿

羅出勾引亂加思蘭聚衆爲患,後阿羅出被亂加思
蘭殺散遁去,今孛忽又引毛里孩男阿抓來党衆搶
掠前後四年,雖累被官軍追殺,終不退去,推原其故,
因是此虜熟知延綏地方險遠,便於窺伺河套,散漫
易於潛住,且知我軍數少,分守不敷,爲今之計,必須
多調人馬,相機勦殺,俾此逆虜窮迫,必然遁歸,但延
綏一十五堡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俱係近賊緊
關處所,馬草支費將盡,安邊等營策預難定擬,即目賊
馬瘦弱,或難深入,且自正月被我官軍推殺之後,到

以後若遇操練軍伴餘民丁人等，再行添轄城中火夫併工修挑，不必每日工可就緒，乞　勑兵部施行。

一保民之計，據西安府申延慶境外即係河套，正統初年鎮守守備等官會同地名深井開場寬濶，易於打獵，水草便利，易於孳牧，地土肥饒，易於收種，於此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爲守備之處。其實規利幹家之意多，保障地方之意少，向後達賊每遇河凍，踏氷過套，不時入裏搶掠，鎮守守備等官不過束手閉門，只固失機，不聞得捷。成化年來，官軍委靡又不如前。成化九年，蒙鎮守分守等官計議，量留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爲截殺之所，將安邊營大勢軍馬那入近裏地名中山坡，即深溝兒就險守備，深溝陡崖，邊墻牢固，官軍易於戰守，軍民易於轉輸，遇有達賊在套，軍民耕牧自若，高城深池，隨修完固。近該陝西布政司將各縣成化十二年馬草共五萬二千四百束零，起運赴安邊營便利，余將另起程遲悞延綏鎮守分守等官不肯那移前項草束，仍要送去深井舊倉上納，百姓不堪，告乞施行等因。臣等會得巡撫都御史

馬文升等各照地方歷舉安邊之策內一欵，延綏西路定邊、安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去處難於打墻挑壕，近年因是相去路遠，於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按伏馬一百餘匹，接濟飛報軍情，及鎮靖堡軍馬原守寨門，今那於地方單家梁。前項五營堡俱各水苦且遠，人多生病，馬不長膘，內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賊易窺見虛實，軍馬難於出入。前項鎮靖堡已行奏准，仍守寨門，其餘四營堡俱各那移就險而守。仍定邊營挨連寧夏花馬池營，我固便利，彼無險接，合當照舊不動。合無將新興堡那於迤南古跡海螺城，安邊營那於迤南地名中山坡，永濟堡那於迤南地名上紅寺，鎮靖堡不必那回寨門，却那於迤北白塔澗口。前項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倚山爲城，因欲伏兵放馬，俱已倚城修有門禁，就可搬移，逐漸修理。其白塔澗口就決灘河迤南之險，其河深有二三丈，遠有一百餘里。事成之後，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寧塞、靖邊、鎮靖、龍州八營堡，以守則固，以戰則利，況常年不須民間運納，就草但得納戶

就被採打野草足勾供給該兵部題奏欽遵外今告
前因乞 勅兵部行令照依前該會官連名奏請施
行
一安民之計據西安鳳翔二府所屬咸寧長安鳳翔
等州縣里老連名赴告延慶邊方正統初年蒙上司
恐軍民境外種田引惹邊釁理立石界嚴加禁約人
知遵守邊境晏然向後官豪人等越界種田頭畜偏
野達賊窺伺搶擄蒙 朝廷西顧軫以爲憂遣勞禁
兵屯西案大同宣府甘寧陝西軍馬併力戰守老師

費財數以數計幸而達賊撈遁退河外即今軍民
瘡痍未復稚弱未成復聞沿邊把總守備等官未審
本制司文又將邊墻以外□□以裏堪種地土丈量
過後未免引惹邊釁又似往年遠近聞之無不驚疑
等因已等議得延慶沿邊一帶正統初年該鎮守陝
西都御史陳鎰經畫邊務理立界石彼時軍民依界
種田不敢纖毫逾越不問難過近年營堡多有移出
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田
引惹賊寇節該建議嚴禁皆蒙俞允今前項人民所

管果實緣邊墻至烟墩如清水營一帶中間多有耕
種自耕者誠恐此弊一開長流無所不至萬一被把
總官員將地土霸占派令軍人代種或歲有旱澇而
追租無旱澇人有逃亡而追租無逃亡往時覆轍今
猶在目爲今之計當思種菜之舉比之兵連禍結勞
民傷財孰爲輕重況堅壁清野古今禦寇一策即今
陝西地方災異非常人心洶洶恐於時政未宜合無
將原降 聖旨榜文并各官建議邊墻圖本內事理
重與申明乞 勅兵部施行

一選將之計有十萬人之將如都指揮以上之類有
萬人之將如指揮之類有千人百人之將如千戶百
戶之類陝西地方十萬人以上之將能稱厥任者雖
不多見其萬人千人百人之將容或有之此等官員
非在功不陞但中間或有被奸人排陷如遇勘問官
員長避嫌疑不肯擔代即罷禁錮後雖改過終身帶
係擬不許管軍管事在在缺員職此之故合無今
後此等官員三五年後果能改過自新照依舊例聽
鎮守巡撫巡按并三司官從公奏保前項官員有一

不肖者得非公論不許輕易施行所保官員再犯貪
淫等項者方絕終身不錄如此則人有自新之路政
無下衆之理乞　勑兵部施行
一善後之計照得近該都御史原傑奏　勑諭處
置荊襄等處流民編排里甲納糧當差既設都司衛
所控制又設府縣管束百戶逋逃一旦安插弄兵扇
亂之輩盡變耕田鑿井之民但事方垂成原傑物故
雖是新設巡按御史難行便宜之事誠恐前項盛衆
無官督責未成者中止已成者遽廢臣等境內如山

陽商南等縣亦在處置之數固已就緒使別處未效
壤地相接亦為無益合無仍　命廷臣一員亦如原
傑所奏　勑諭加重付託務責三二年內完報如此
則前功不棄後患潛銷乞　勑戶部施行

地方事　鄖陽

巡按湖廣御史吳道宏等題照得荊襄鄖陽西安漢
中南陽六府州縣數千餘里皆深山大箐窮谷茂林
其中土地肥美物產富饒自古及今聚隱盜賊臣得
歷所屬脩修道路自鄖陽一抵西安一抵漢中一抵
南陽均置鋪舍蹤跡險阻令商旅絡繹不絕公文時
達然官居其樂業改令流通尚慮接境四川一邊而
猶夔州北連保寧其間所屬大寧巫山廣元等處崎
嶇千里險惡萬狀物產茶鹽杉鐵之利往者劇賊石
和尚劉千斤皆自大寧巫山突入荊襄小楊兒輩亦
自保寧潛跡漢中及流民勞我師旅合無行令四
川鎮守巡撫等官會同計議督令分巡分守等官通
將前項接境地方踏勘體量要見何處可以開修道
路鋪舍何處可以增置巡司軍堡各照地方如法整

治務使萬山之中烽堠相接行旅無阻四通八達悉
聽鄖陽巡有賊情亦要彼此關報會合應援緝若違
從部議糾舉奏抄到部參照吳道宏等奏要會同四川
鎮守巡撫官將夔州保寧所管地方開修道路鋪舍
增置巡司軍堡以達鄖陽以便彈盜一節深為有理
但夔州保寧二府地方廣闊人民稀少若將所擬數
事一時並舉不無人心驚疑責近效合無行移梅
忠張瓚吳道宏各委四川湖廣三司分巡分守官員
係四川者親詣夔州保寧二府所屬大寧巫山廣源

等處係湖廣者親詣四川前項地方接界去處各再從宜勘議先其所急如果道路可開將該修道路量起地方居住人役令自備器具於今年冬末來年春初農閑時月用工如法開修平處修濶丈五險處亦濶六七尺俱要達於鄖陽具實回奏如或推委屬官致事無成聽吳道宏糾舉候人心喜見成功無所疑慮然後經畫何處應修衛所何處應增巡司軍堡另行奏請定奪

添設將官事 遼東添設將官

鎮守遼東太監葉達題稱會同總兵巡撫等官殷信陳鉞等議得建州三衛夷人世受官職給與印信管束人民先在幹木河地面居住後因有人有讐投奔勾引又與本處為惡被其征剿無處棲身節次赴京具奏 朝廷嘉其歸義准令那來鴉鶻關遼東蘇子河一帶居住遍年往來朝貢自成化二年恃負國恩糾集醜類累犯遼陽等處地方搶掠五十餘次人畜不下數萬以觸天威震怒命將元惡董山等二百五十餘人俱留廣寧監禁致死動調大軍抵巢征勦但為總兵等官遼陽班師未曾撫處成功遽令節次構結海西野人攻圍清河等堡搶殺屯寨人畜若不早為設備勦殺不免又似昔年之患令看得分守錦義二城右參將崔勝生長遼陽頗有謀勇熟知地里下人信服合將崔勝命充遊擊將軍於各城選取精銳馬隊官軍三千員名并召有東寧等衛土人俱令本官統領前去遼陽沿邊一帶駐劄遇有警急就便相機戰守如賊勢衆大一面量調附近城堡官軍分投抄勦一面令副將韓斌周俊併力夾攻仍飛報臣等

以憑應援務要謀有素定事出萬全但處軍馬數少分佈不敷廣寧原有京營調操官軍三千員名俱係永樂年間奉天征討人數到今五十餘年近於成化六年為因遼方稍寧取回京操仍乞添撥前來隨同巡守有驅殺賊寇使醜虜懾服邊境寧謐奏抄到部臣等切惟建州等衛女直本以犬羊賤類仰荷 朝廷設官降印使在羈縻之列迭往迎來以示懷柔之恩百餘年間遼東一應將官得人兵備整飭以時朝貢無敢輕犯近年以來兵備廢弛墩堡盡耗致伊輕

四路攻□臣本年自九月到今來衆深入清河靉陽等堡鬼人如蹈無人之境人畜被其搶虜官軍被其損折今業達等忠患預防要行添設遊擊召募土兵誠為地方至計但經兵一設未免於各營堡挑選團操以軍士一一分兩處為家人將內顧情或不堪其退回京營論□官軍一千四百員名團操甫定又復更張恐致嗟怨徒勞無益況數目不多縱令盡去不為輕重今無准其所奏毋以傳報夷情為虛詞驟以近行撫諭為足恃添設中路廣寧參將一員就將所舉

撥□□□勅齎與欽遵於總兵官所守地方內挑選官軍一千於副總兵所守地方內挑選官軍一千再行召募土人令崔勝統領於遼陽地方賊犯去處會合同總兵韓斌往來殺賊聽都御史陳鉞親臨節制其行戶部整理糧草定奪給賞土人銀兩候地方寧息官軍散回原處土人疎放寧家崔勝令於廣寧駐劄□後有警亦依前例行事無警於該操時月往來總兵所部官軍二千提調操練俯就軍士以遂安養另□參將一員代替崔勝分守地方

外夷侵占地方事 安南侵占

總鎮兩廣太監顧恒照得委官勘過龍州原奏安南邊境侵爭田地立營並河添兵看守等情內稱行拘該州目老農楊等審得本州所轄羅回峒原於江南立隘其紉淰營傍那郡三村俱係守隘村分到江為界地名丘沐一帶地土交人不曾耕種三村人民先年過江私自開耕成業成化六年交人譚莫等在於丘沐嶺一帶沿江埋立排柵起蓋營盤成化十一年又行栽添竹木接近江邊不曾越界侵占三村人民

只是不得過江耕田因此告爭再三研審交人素係自守疆界別無越境侵占田地情繇臣等議得龍州邊境與安南所屬太源等州縣邊方委的原隔一河河外丘沐嶺地方雖境外空閒之地先年龍州官民與彼夷民往來和好以致紉淰等村居民過河開種田禾埋葬墳墓後加偷竊往來招嫌致怨但安南 此亦越境之非宜 以其為己業 不當一概 斷也 假此守邊之名近逼龍州之境聚設營柵屯兵哨守使紉淰村民驚疑嫌怨搆結至此合無請勅安南國王差的當人親詣太源等州縣邊方戒諭在邊

夷民名要照舊保守本境地方安生樂業盡將龍州所屬近㳽等處附近瀧岡剝淰等村沿河一帶營柵兵守俱各掣回庶免驚疑不生嫌怨今後邊民敢在過河越境種田牧養偷竊生事擾人者就便擒拏解回本州痛加懲治。

增設國學事　四夷通事

武選清吏司照得四方夷狄自開國以來陸續開設衙所及行發官與安撫招討長官司等衙門百餘年間恩威並濟朝貢各有限期賞例各有等第懷柔之

道曲盡無遺凡四夷赴京朝貢有印者自有印信番文無印者自有自頭番文連方物俱赴沿邊應該起送官門並通事并官舍伴送前來訪得近年以來有等小通事自恃能專其事誘取夷人貨賄中間有不與者動輒交通來路通事并伴送官舍巧為詞說務盡其心與其捏寫番文連篇奏進及查所奏事理率皆認要之言只得勉為撫諭畧其罪責甚非增重國體抑且貽笑外方案呈到部照得通事之設本為傳說四夷言語以通其情有一句傳譯一句有十句傳譯十句不妄為加增不曲為減少庶盡本等責任今小通事懷奸至此法律不原合無將今年見在朝貢夷人求討番文行令御前答應大通事都指揮等官詹昇等會同本部該司官督令小通事逐一當面審勘要見所進番文係是夷人某人自寫就行給與筆墨令其重寫如其不能就行追究何人代寫其代寫之人得到是何賍物來路通事并伴送之人有無知情通行參送法司問罪仍明白將夷人省諭姑宥之罪今後再不許聽信交結此等奸人哄惑如違治以

重罪嚴懲無及仍行遼東甘肅陝西四川雲南貴州湖廣廣西等處鎮守總兵巡撫巡按三司等官各行所在起送官司今後凡有夷人進貢印便拘其來路有印無印番文用所在官司印信護封另行具本付與差通事伴送官舍賚進候到鴻臚寺報名即便通報大通事親自審勘前項護封番文數目相同本寺照依常例引見以後有求討大通事仍會本部該司官同該夷人令其當面親筆將前項事情自寫番文大通事與其封進照例番譯送科抄出施行。

修攘邊備事

照據四川都御史孫仁、題稱松潘東南二路番夷作
惡、年復一年、制馭之策、惟在撫剿兩盡而已、自洪武
初年克服以來、於各番開設安撫司長官司衙門、擇
其豪酋授以安撫長官、俾各管束所屬、無非所以撫
之也、而未嘗不勤兵及於松潘茂州各置一衛、疊溪
小河各置一所、東南二路各立關堡、積蓄糧儲、屯駐
軍馬、有總兵參將之官、以掛其綱、有提督巡守之職
以張其目、無非所以剿之也、而未嘗不寓、撫剿兼
行、恩威並著、制馭之策盡矣、但番夷猖獗、生齒益繁、
而我之邊備亦或廢弛、修而舉之、豈容少緩、內關堡
墩臺倒塌、橋梁道路傾頹、責於軍士、趲造行糧等事、
須經會同鎮巡等官計議、次第整治修復、不敢煩瀆
聖聽、外其申明五事、皆切要邊備、緣責任在人、乞
勑該部詳議舉行、

一申明恩典、

前件照得雲南貴州廣西湖廣四川土官襲職定
例、具在順天八年三月初八日欽奉　詔書之內、
應該本部行委三司御史、體勘定明、會奏、行令世
冠帶襲職、及有成化十三年二月初十日申明奏
行例、照舊土官襲職六品以上者納穀一百五十
石、以備荒、其間有洪武永樂年間各因撫安頑民、
或因從征進有功、除授土官、以後子孫為因讐殺、
或以爭職等停革、止做把事冠帶舍人等項名目、
停革遠年者毋、槩納穀朦朧奏保承襲土官、照
舊止襲把事冠帶等、今孫仁奏稱松潘一帶安撫
司長官司苗人貧窮者無米、俱不承襲、私自冠帶、
止將印信相傳掌管、要拘審勘、應襲明白、代其奏
請、奏有明文、就彼冠帶管事一節、上以尊崇國體、
下以俯就夷情、深得制馭之策、但恐前項土官中
間多有因事停革、年遠不該承襲之數、合無行令
本官會同鎮巡等官將前項未曾襲職、私自冠帶
土官通行查勘、不究已往之罪、分豁某人該襲把
事、某人該襲冠帶舍人、無力納米、某人因為某事
停革、年遠不該承襲、各具不扶保結繳報、就因定
名會奏、另作施行、

選練官軍

前件四川松潘茂州威州一帶衛所及東南二路關堡能知地利險夷賊情虛實武藝精熟官軍止合分為二等頭等專事攻戰次等專備防守務令兵將相識不許私自更代敢有故違即於戶口年貌籍貫冊內查驗是實治以重罪勿事姑息其鎮巡等官往來提督征勦躬親比較明示賞罰等事悉照所擬施行

鎮守往來

前件孫仁要將副總兵堯彧右參將傅泰務要照舊分定往來巡視駐劄傅泰一巡直至松城堯彧一巡直至茂州若有不遵聽鎮守撫按官參究則官軍知畏邊備修舉況各官往來隨從并各關堡官軍動以千數日計若將為惡寨賊掩其不備出其不意相機設策以攻剿之一節悉如所擬施行且關係分守地方界內關堡墩臺橋梁道路等項亦仰各自督令所部修理不致紊亂分守成命抑亦可以彌籍所守職業其餘往來耀武揚威設策殺夷等事不許互分彼此務須一體責成庶幾往年不為虛應故事

提督巡視

前件孫仁所言松潘南路歸化鎮平疊溪長寧東路三舍關堡尤為總要比先各添設提督都指揮一員各帶官軍三百員名在彼駐劄各照地方往來巡視遇有番賊出沒就便追捕截殺及護送糧運其法甚良近年以來不知添設之爲各帶家小經年累月止在各該關堡或私役賣放不過行文

虛應故事視賊縱橫若無干涉但每處一員常年巡視不帶家小人情弗堪要行鎮守巡撫官公同選委堪任提督都指揮或指揮千戶每處二員共十員分為兩班一年一換各照原定地方提督往來巡視遇有番賊出沒就便親率巡視守備官員指揮追勦截殺不許似前將帶家小關堡住坐一節悉如所擬通委都指揮指揮十員分為兩班各帶官軍往來巡視一年一換若所委間有指揮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所部指揮敢有輕視怠事者

仰符國法治之不必□千方攻而服人心

一審行間諜

前件孫仁所言各番巢寨悉在高山深箐地險人強若欲攻之無如行間若多擇能說番語諳曉番情乖覺之人以爲通事或令其往彼彌寨或覘其察我關堡醉之以酒飽之以食賂之以金銀布帛以投其好以誘其心向此寨則曰某寨番牌欲謀官軍來剿汝穀向彼寨則曰某寨番牌欲謀官軍來剿汝擒俾之自相猜疑互生仇隙然後欲攻此則謀之彼欲攻彼則謀之此或以其人爲鄉導或用其衆爲老營或募彼壯健充我先鋒果或成功厚賞勿吝要行鎮守巡撫轉行總兵參將等官務要慎擇行間之人密施攻剿之策及合四川布政司議支官錢送赴各邊收貯聽用一體但攻夷間之術止可用之於一人行之於一時前項所擬俱聽臨機隨宜而行若先機泄漏對衆宣揚爲兵家所忌矣

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何剛慤人 選輯
黃子錫復仲 參閱

馬端肅公奏疏

疏 馬文升

題為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疏

切惟人君之要、莫大乎謹始、謹始之要、莫先於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于乎敬焉爾、若敬有不存、則心放、心放則德不謹、而萬事俱不立矣、何望其凝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隆治道也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神聖知勇、始以布衣、能飛淮甸、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十八載而有天下、在位三十二年之間、宵衣旰食、勞心焦思、立綱陳紀、貽謀作則、此心此敬、未嘗少忽、蓋為 聖子神孫立萬世不拔之基、以垂之永久、其創業亦可謂之艱難矣、然創業固難、而守成尤不易也、逮我累朝、皆能以聖繼聖、以心傳心、克寬克仁、克勤惕勵、所以世底隆平、治臻熙皞、而無忝於

聖帝也、恭惟 皇上養德春宮、蓋已有年、潛心聖學、亦非一日、是以即位之初、勵精圖治、任賢去邪、放下法司、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勤政事、崇儉素、却貢獻、黜異端、隆大孝於兩宮、布仁恩於四海、躬耕籍田、親幸太學、凡古帝王盛德之事、皆有以備之於躬、而施之於事矣、真大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也、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主之大戒也、天命人心、去留靡常、人主之所當察也、且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而能致治者、近日有司言事之人、往往欲 皇上接見臣下、是亦忠愛之至、臣以為 皇上未接見臣下、非終於不接見、蓋亦有所待焉爾、若常如今日、臣恐君臣之情、上下不通、亦未可以言治矣、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位也、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修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為商令主、伊尹傅說、為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

咒邇來各處水旱災傷天鳴地震是皆天變之大皆
上天仁愛人君之意此正法古修德應天以實而不
以文之際也伏望退朝之後萬機之暇節嗜寡慾以
頤養天和澄心定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
臣或講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政要及通鑑綱目
等書而爲得相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此心
而不治用是以親決萬機斷事事有不難矣仍望於
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益隆其孝養於親王介弟益
篤其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

而貴其人珍禽異獸之貢必卻之而塞其釁大政事
之疑必召內閣大臣商議而後行或文武大臣有闕
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時降敕
戒飭務在保境以安民於在京武備敕令總兵等官
嚴加訓練足以防奸而禦侮科道爲 朝廷之耳目
若有小過曲賜其寬貸大臣爲人君之股肱務存大
體毋爲之傾陷左右舉一人之善必究其所自來毀
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於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
者與親信而任用之浮躁回邪者則疏遠而防馭之
大臣之中察其忠良者委任之不貳佞倖者竄逐之
無疑於母后之家重加賞賚而不假之以權於外戚
之爲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賞所當賞而不致太
濫刑所當刑而不致太酷浪費錢糧宜加減省無益
宮殿不必修建于宗室則推恩而昭德於四夷則厚
往而薄來減內百姓差役於沿邊所在地土暫免踏勘
凡百用度悉從儉約一應邪術可爲眩惑堯舜之道
亦不過此

題爲豫教皇儲以隆國本事疏

臣惟太子國之儲貳後世社稷之安危繫焉所當豫
教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敬天勤民法 祖圖治
至仁洽於四海大孝隆于兩宮聲色之不邇貨利之
不殖是以 皇天眷德 祖宗垂佑誕生 皇子實
由中宮爰自去春已正儲位神器有歸宗祧是託此
誠國家萬萬年無疆之休也臣聞 皇太子姿表異
常質性聰慧茲已能言能行矣不可不早爲之教養
也昔成王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
保伯禽唐叔與遊目不睹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

庸鄙、所以養成德性、及其爲君也、克紹文武之業、而爲有周令主、此其豫教太子之明驗也、爲今之計、必選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如衛聖夫人楊氏者、保抱扶侍、於凡言語、必教之以眞正之音、而非禮褻狎之語、不使之聞於耳、於行步必教之端莊愼重、而非禮邪僻之事、不使之接於目、教之不忍、教之有儀、以養其仁義之心、教之恭肅、教之分別、以養其禮智之心、内庭之宴、鐘鼓可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節、鼇山之戲、不使之見、至於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誦其言、目

覩其像而信之、篤遊戲之事、不宜任其所好、遂其所欲、而嗜之深、迨夫稍長、嚴敕東宮老成内臣、如太監覃昌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于天性、仁敬之心、本於自然、至于八歲、教之誦詩讀書、凡尊尊親親之等、仁民愛物之則、無不啟知、端其趨嚮、及其漸長、建立宮僚之時、仍乞敕内閣大臣、會同各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愼選名實相符、才德老臣、學問醇博、端良重望之臣、以克其任、閒邪詭秘者、不使之與、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使知窮理

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凡世事委曲、在所當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辨、與夫上天之所當敬、祖宗之所當法、百姓之所當卹、財物之所當惜、如此則内外輔導得人、而又教之於豫、皇太子德不至于堯舜文武之域者、臣未之信也、臣以菲材、荷蒙列聖厚恩、叨任六卿之重、去歲又蒙　皇上加臣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右今日具但爲[illegible]此而已）導之官、臣受任以來、夙夜惶懼、思無以報、惟在豫教皇儲、以成睿德、他日足克負荷、庶少盡臣職分萬一。而免曠瘝之譏矣、教太子之道、禮記文王世子篇、賈

誼保傅篇、載之詳矣、宋儒眞德秀亦采編入大學衍義、進呈於君矣、近日儒臣亦嘗進講於上矣、臣猶以此爲言者、良以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是蓋一得之愚、惓惓忠愛之至也、

敦懷柔以安四夷疏　賜宴

竊惟四夷來貢者、慕化之誠、　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之所行、亦我朝之故事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汛掃胡元、　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震朔漠、四夷入覲、罔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

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厭飫。所以提咸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苟且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　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食大宴品物頗可。而謝恩見辭酒飯甚爲菲薄。每楪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食。酒多攙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夷人到席。無可食用。全不舉筯。且朶顏等三衛。海西等處達子。女直。固不爲意。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訕笑。臣嘗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夷人怨言。亦嘗具奏。蒙　憲宗皇帝

敕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夷人。禮部該司官并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臣若不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且。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有損於中國。此事雖小。關繫甚重。乞敕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累朝奏蒙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謝恩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飲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午門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以前剋減酒肉。十分菲薄。若將光祿寺官并易長等參奏拏問。如此庶使隊系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

題爲選輔導豫防閑以保全宗室事疏　宗室

竊惟親莫親於宗室。法莫嚴於祖訓。宗室奉循理。恪遵祖訓者。朝廷親親之恩爲益篤。縱欲敗度。有違祖訓者。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

子恕之。鄭莊公弟叔段因母寵愛。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鄢。縱彼所爲。俟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豫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恕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生至聖龍飛淮甸。掃除胡元。奄有中夏。功德之盛。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支蕃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王藩屏王室。藩王之子。封爲郡王。郡王長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爲鎮國將軍。以漸而降。世爲奉國中尉。藩王

府內官設承奉正副各一員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
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門門正門副各一員內使司
藥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
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祀典寶紀善良醫典儀
七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門員教授一員內外各
設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以
克其任而輔導之方甚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
所以各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
欲敗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秦晉

蜀襄淮德吉徽崇等府并新封與岐等府內官不闕
外其餘王府內官有闕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
一員全闕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
府亦無火者前來傳事俱係外人千百出入尤無禁
忌所有藩王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屬或族屬頗疎
者雖卻所為非禮不敢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
鎮巡三司官員懼其捏奏欺侮離間動輒差官勘問
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為有潛蓄異謀而烝淫不
道者有擄掠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

而致成讐敵者有奪取外人之子為嗣者有呼喚樂
妓入府姦用者甚至宮闈不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
軍有潛入富樂院宿娼者或與市人飲酒賭博者及
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因違祖訓事干宗社有
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牆者有削去爵秩者有革
去祿米者若使原設內官不闕其員早為扶持輔導
外官各得其人早為諫正藩府親王肯為戒諭而鎮
巡等官豫為具奏豈有前項之事哉欲其懲治於已
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

乞敕各藩王除本府內官不闕不必具奏外其餘闕
少內官內使者明白具奏仍敕司禮監於相應內官
內使內擇其老成識書者具奏照闕給賜前去以後
有闕具奏除補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
項本府照例關給使之得所不許凌辱陷害其郡王
府每府給賜內使二名專管宮闈事務及關防門禁
其長史紀善伴讀教授乞敕吏部今後有闕務要訪
察國子監并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如藩王所為未
善長史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事情重

者，如再不聽，密切具奏，其郡王所爲不合禮度者，教
授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藩王具奏，事情輕者降
敕切責，若事干宮闈重者，差內官　皇親前去體勘，
至日密切處置，不宜瀉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內官
并法司官前去勘問，藩下有過專罪輔導官員，郡王
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關防，事無過舉，其藩王府
輔導官員亦要日逐請王于書堂內講讀經史，王子
王孫亦要講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爲者，各
府郡王自行禁治，若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

治，許鎮巡等官將所爲不法之事，會本着實具奏，上
請區處其藩王府選用多人，務要具奏奉有明文，定
其名數，方許於本府軍校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
許擅買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准事
例存留，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外人人
府者，許鎮巡官參奏，長史教授降調遠方任用，若樂
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各府將軍在家潛
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誆騙財物，及
擅入王府教誘爲非者，事發，邊遠充軍，色長依律問
罪，革去管事，保全宗室，莫過於此，伏望　聖明留意
俯賜施行

添風憲以撫流民疏　撫流民

臣聞防患于未然者易，除患于已然者難，蓋禍患未
萌，以治術防之而有餘，禍患已成，雖兵戈除之而不
足，此古人所以圖難於其易，而消患于未然也，切照
漢中府地方廣濶，延袤千里，人民數少，出產甚多，其
河南山西山東四川并陝西所屬入府人民，或因逃
避糧差，或因畏當軍匠，及因本處地方荒旱，俱各逃

住漢中府地方金州等處居住，彼處地土可耕，柴草
甚便，既不納糧，又不當差，所以人樂居此，不肯還鄉，
即目各處流民在彼，不下十萬之上，去歲因滿四等
反叛，臣恐乘機嘯聚，爲患地方，已令按察司僉事孫
逵吉前去彼處查勘，見數造冊收照，行仰各該官司
撫恤禁治，聽其自在生理，候豐年省令回還，此等之
徒，若逼退緊急，又恐激變爲患，若聽令在彼居住，難
保久遠無虞，況漢中山勢之險，尤甚于竹房，流民之
多，不減于襄鄧，雖嘗委官巡視，終是責任不專，必須

添官以專其任。庶使地方可保無虞。查得河南爲因南陽之間流民數多，添除參議僉事各一員，承敕專一撫治。近于荊襄南陽之間，又蒙欽命都御史一員以總其事。是皆思患豫防，防微杜漸之意也。乞照河南事例，或添除，或就于按察司僉事內專委一員，請給敕書前去漢中府，就帶家小，專一在彼往來巡視撫治前項流民。其一道分巡事務，亦令本官管理。及會同守備漢中府都指揮張順，操練軍馬，守護城池。禁革姦弊，防察不虞，務要處置有方，不許偏執誤事。

如此庶使責任專一，而地方可保其無虞矣。

恤軍士以蓄銳氣疏　恤軍

切惟克敵制勝，莫先于軍士之効勞；養銳蓄威，必在乎衣食之充足。古之名將，所以與士卒同其甘苦而頒[illegible]勞苦者，蓋以此也。照得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俱在三邊操備，有一年一次回衛休息者，有十八箇月回衛休息者，又有一家正軍餘丁二三名在邊操備者。其在衛餘丁，又要種納屯糧子粒，守城等項差使。且以在邊軍士言之，既有官給騎操馬匹赴邊之日，彼處總兵副參等官，每軍一名，又要脚力或馬或騾壹匹。顧其軍上既無營生，又無產業，止靠月糧六斗養贍。置備軍裝，整理盤纏，亦皆仰給。如此懼怕到邊責打，只得原籍戶下津貼財物，置買前去。比至則邊方該管官旗，或指以置買旗號纓頭為名，或假以修理城垣門樓為由，節次科歛，逼迫無奈，又將原買脚力馬騾變賣出辦。未及一年，使用盡絕，或又有倒死官馬，驗要買賠，逼迫緊急，只得揭借，或本管指揮千百戶彼處副參等官，馬匹代物，馬一匹還銀二三百

兩者有之，銀一兩還本利三四兩者有之。彼至回衛，各官家人，隨即前來索取。在衛官員，懼其勢要，只得臨追。或典賣妻子，或揭借月糧，歸還前去賠馬一匹。已至破家蕩產，倘再倒死，將何所買賠？因此而逃亡者十常八九。所以各邊軍士日見闕少。且以官馬倒死，責令賠補，固為良法。其馬之倒死，若不論其急病瘦損倒死之分，一槩令軍賠補，誠恐年復一年，艱難益甚，又不止于逃亡之患，而恐有意外之虞矣。罷敝軍士莫甚於斯。況在邊軍士，多有衣不遮體，食不充

且瘦損尫羸，形容枯槁，總兵等官，略不介意。臣在任
城日所親睹者如此。而欲望其用命效勞，克敵制勝
蓋亦難矣。所以一遇虜寇犯邊，多有不能支持，必須
奏討京軍。若不肯着實從領喂養，能無滅恐因循年
久，益加困敝，化弱窺伺我軍虛實，擁衆犯邊，亦有以
貽國家之大患也。乞敕兵部計議，行移各邊太監、總
兵、都御史等官，今後將所騎官軍領騎操馬匹，置立
印信文簿，每月三次點視。膘息肥壯者列爲一等，膘
息瘦者列爲一等。若三次點視俱瘦，以後馬匹倒死

者，責令買補，以戒軍士不肯用心喂養之弊。其三次
膘壯者，遇有緊急病証倒死者，免其追賠，以蘇軍
士。其餘一皆如果例，該買補。本軍在邊艱難，若行移
原衛有家户下餘丁買補完備，本都司差人解送前
去。若是各軍將及下班倒死馬匹者，就仰回衛從容
置買，上班之日騎坐赴邊。及遇有纓頭旗號損壞，須
該置備者，令總兵巡撫等官設法措置，買辦應用。如
果無處措置，行移陝西都布二司派屬買辦解去。並
不許分毫科擾于軍，及非奉奏准事例，亦不許擅自
役使酷害。其各軍士上班腳力，隨其貧富，或騾或驢，
或二人共買騾者，各聽從其便。總兵等官俱不許追
究逼迫，及不許仍前放債于所管軍士，令家人前去
各衛取討，逼軍逃竄。果有前項奸弊，許巡按御史指
實具奏區處。仍用心優恤軍士，作興銳氣，務令得所、
不致逃亡。如此庶使軍士感激，而可以成克敵制勝
功矣。

存遠軍以實兵備疏　

切惟陝西關中重地，北連胡虜，西抵番夷，南通漢中，

東接襄鄧。安危所繫，誠爲不輕，比之他方，尤當軫念。
見虜寇犯邊。必先于此方今急務，惟在兵足。兵若不
足，以戰則不能勝，以守則不能固。今陝西腹裏衛所
軍士，以十分爲率。逃亡等項已有三分之上，除各邊
操備及屯田外，見在守城正軍，每衛或二百名，或一
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十名，又皆老弱尫羸，不堪守禦。
若非宣德正統年間，將本處充發遠方不服水土，逃
年清勾軍人編發附近衛所收操，及將平涼臨洮延
安慶陽人民選作土軍，則陝西軍士誠爲之闕少，而

各邊操備者，益爲之不敷矣。近年闕少各邊操備逃故及死損軍士，爲因腹裏軍少，無從撥補，文移往來，終無杜絕。查得陝西西安等府所屬縣分人民，先年爲事充軍，多有發編四川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衛所者，爲因水土不服，多爲煙瘴所侵，隨到隨死，不可勝計。及至各衛所移文清取，過二年或三年，方得起解到彼，又爲前項之故，復多死亡，仍行原籍清勾，其戶丁與解人，懼怕煙瘴死亡之患，兩懷戀土之心，彼此通同，或逃走外郡，潛入番夷，一二十年不得

到衛。原籍人丁，懼怕清解，全家逃亡者有之。其南方之人發充陝西當軍，逃故等項，發冊清勾者，亦多畏懼此間地方苦寒，不肯前來，着役間有解到，又多體氣瘦弱，不堪操調，到衛未久，隨即在逃，雖有清勾之名，全無解補之實，軍伍空闕，兩無所益。乞敕兵部計議，將陝西人民，先發四川雲貴廣東廣西福建地方充軍者，除四川貴州見今有例，仍令解補應當外，其雲南兩廣福建年久逃故，原衛無丁，累到累死，累解累逃者，行仰陝西布按二司清軍官員，將前項衛所遞年清勾當解戶丁，如果累次解發到彼死亡者，仍照此先不服水土事例，收發陝西三邊闕軍衛所補伍操備。如此庶使軍士各服水土，而無死亡之患；衛所不致闕軍，而有操守之實矣。

禁通番以絕邊患疏　禁通番

切惟欲絕邊方之患，當禁啟患之原，蓋邊患不能以自生，必因人以啟召之也。照得陝西洮岷河州西寧等處衛所沿邊邊夷，即古之吐蕃，其性譎詐，叛服不常，歷代以來，屢爲邊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

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食茶鐵鍋銅器羅段等物，奏奉明文，方纔給與，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各邊交易買賣。委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軍民遵守，不敢私自通番，以取其利。其各族番人，亦盡知我邊情虛實，一向畏服，不敢爲惡。其後有等各邊無知軍民，及軍職子弟，甚至守備官員，往往亦令家人，將鐵鍋食茶段疋銅器等貨，買求守把關隘之人，公然私出外境，進入番族，易換彼處所產馬匹等物，以致番人將所得鐵鍋段

定置造軍器及戰衣等項遂萌侵犯之心或因爭論
價值將通番漢人殺死同去之人因是違法不敢告
官番人畏羅漢人報讐亦不敢前來交易日肆搶刼
漸成仇隙及各寨堡守把官軍因見鄰近有等本分
不曾爲惡吐番却又妄作不法搶刼等情悉皆賠償
財物因而激變隨同各族爲惡引惹邊患皆由于此
甚至有等近邊土人居民因與番人結親或通吐番
冒名進貢貪圖賞賜往來情熟專爲緝探邊方一應
事情動輒傳與所以各邊番人益加生拗不聽撫化

飾次爲惡搶殺人畜物件若不嚴加禁約誠恐各邊
官軍互相做傚一槩通番積習年久重貽邊患未便
乞敕都察院查照洪武永樂年間福建廣東下海通
番事例出給榜文發仰洮岷河州西寧但係鄰近番
人去處張掛曉諭但有仍前作過者依律處治庶使
法度嚴明人知儆懼而邊患爲少息矣

爲思患豫防事疏　撫恤流民

臣等切惟四川地方僻在西偶萬里之遠番漢雜處
水陸二途俱各險阻比之他省不同建昌地方尤在
四川西南西連諸種番夷南接雲南麗江平民等府
昔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即此之地且四川
地方自漢唐以來往往奸雄竊據殘元之季爲因荒
夏明氏據有其地我朝賊首趙鐸等所聚爲患累年
始克平定况人性猛悍易於倡亂今本處地方荒旱
軍民缺食餓殍盈途已爲可慮而又有非常灾異建
昌尤甚亦不可不爲之深憂臣等訪得建昌原有銀
場別無有司止是本處衛所軍餘煎辦歲辦銀課數
多十分困苦嗟怨之積已非一年灾變之示或由於

此况本處不通舟楫尤艱于食及訪得四川缺食之
人民流入陝西漢中者不下十數餘萬而湖廣飢民
流來河南盧氏永寧者亦不止此其襄陽竹山等處
潛住者亦衆前項地方往年無事之時尚有劉千斤
李鬍子等之患况今飢饉之際難保無虞誠恐陝西
河南官員止顧本處人民而外郡流來者既不稽撫
賑濟又不設法防閑缺食待死之人因而聚衆刼掠
其患非細萬一有此未免動調官軍糧餉從何仰給
其四川缺食人民目下雖是遣官賑濟頗可度日若

不種有秧苗、秋成亦無所望。將來所憂、又不止此、必
須處印苗給種子、方可濟其將來。伏乞降敕河南陝
西湖廣巡撫鎮守等官、作急前去漢中、盧氏、永寧并
竹山等處、聚有流民處所、將各處流民俱取見數、一
面多方設法量爲賑濟、一面嚴加曉諭防閑、務令流
民得所、不致貽患地方。及乞敕四川鎮守巡撫等官
將見在官軍、推手嚴加操習、振揚威武、用防不虞。仍
敕戶部、再差能幹郎中二員、星馳前去四川、一員專
在建昌賑濟撫恤、一員同先差郎中分投賑濟。及行

令差去湖廣督糧官員、務要於湖廣地方、糴買新鮮
種子數十萬石、運去四川、或就令成都府所屬糴買
若干、量給災重地方。無種人民、督令趁時播種。以繫
人心、不許權豪勢要一槩妄領。仍將建昌等衛歲辦
銀課、暫且停罷、待後豐收之年、所司另行奏請定奪
臣等職總風紀、事關地方、苟有所聞、不敢緘默

題爲釐正祀典事疏 北岳

自來名予秩秩建議及此未遂釐正也

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每
州必封表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嶽五鎮
之神、東封泰山爲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
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
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
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吳山爲西鎮、在今隴州
北封恒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山
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
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
海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
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

慶府濟源縣、意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于此。淮
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
都府、河瀆之神、在今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
代而下、歷秦漢而唐、俱于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
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
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嶽恒山於真定府曲陽縣、俗
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巫閭山于何處。蓋宋建
都于汴、而真定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
迨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建都金陵

觀與定遂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府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猶祭北嶽于曲陽縣惟北鎮仍祭于廣寧若以爲北嶽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爲幷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以此觀之則北嶽當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嶽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真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于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

山誠爲闕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爲釐正乞敕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爲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幷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于渾源州恒山舊址上處修蓋北嶽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乞敕翰林院撰文勒石豎廟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嶽之神于此行禮庶數百年之闕典得以正于今日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

題爲祓除邪術以崇正道事疏

臣訪得東嶽東鎮西嶽西鎮中嶽中鎮北嶽北鎮等祠廟俱有御用監太監陳喜太常寺卿鄧常恩安造石函一座開函俱有符書內放泥金書寫道經一卷金銀錢數箇各色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乎魘鎮之法及有外官所撰 皇帝遣御用監太監陳喜致祭于東嶽泰山等神祭文石碑一座臣切觀歷代幷我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幷因水旱災傷 朝廷命翰林院撰寫祭文分遣廷臣前去致祭五嶽五鎮四

瀆四海之神祭畢所在官司就將祭文刻于石碑以昭盛典並不曾有遣內臣令在外官撰寫 朝廷祭文致祭五嶽等神事例雖秦皇漢武之封禪亦未有於五嶽等祠廟安置石函之理前項二事俱屬不經此皆鄧常恩恣逞邪術熒惑先帝所致今鄧常恩等已罷憲典前項石函石碑若不除去不無取譏將來貽笑後世有虧先帝聖德乞敕河南陝西山西山東遼東各處巡撫等官將前項嶽鎮等廟但係陳喜鄧常恩安造石函幷所立石碑俱各拆毀仆倒磨去文

守其原安金銀錢寶不肯追繳若人齎進赴京庶免
後世之議以塞將來之釁

題爲因火變思患豫防以保固南都事疏

臣切惟南京鳳陽乃祖宗根本重地 皇陵 孝陵
寶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藏體之山 太廟
乃祖宗神主奉安之所與夫天地山川社稷等壇皆
國家重事所係非輕今風雨猛驟將各處百十餘年
樹株吹倒而江水洶湧損壞戰快船隻溺死軍民皆

併見于中都南京是誠非常之災變也禮部奏奉明
詔羣工言之已詳臣恐猶有所未及者竊以國家
之事在外者言之所大可慮者一則胡虜之猖獗一
則南都之無備北胡虜雖强四鄙之疾密邇神京兵
馬戍隸設有侵犯尚可支持況戍守之備素亦講圖
但南京雖江山險阻爲帝王之州而論建都之地以
此爲次者以其居長江之下流也仰惟我 太祖高
皇帝即位之初始欲建都于汴梁隨又建都于鳳陽
終復還都于金陵雖知居于下流乃于湖廣地方設

立二十六衛所官軍二十餘萬于江西沿江又多設
衛所控禦上游以爲金陵之屏蔽及于江西九江府
設立九江衛徑屬南京前軍都督府以爲蜀楚之喉
襟建置立法至爲詳密彼時京儲俱係各省民運赴
京官軍專備戰守所以三十餘年安如磐石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意固有在但南京各衛所官
軍分帶一半隨駕前來江南糧米後令官軍漕運以
備京儲該用官軍一十二萬而南京并湖廣江西沿
江衛所官軍已掣其十之五六矣加以逃亡事故埋

沒者又不知幾何以致上游無備屏蔽不固而九江
以下直抵南京城池缺人守把教場無人操練倉廩
空虛衛所狼狽既缺傳報烽火之墩臺又無飛哨巡
邏之船隻江賊出沒刼殺官商鹽徒縱橫操持軍器
南京相去京師二千餘里隔涉大江城池寬曠武備
不足此心腹之患萬一不逞之徒嘯聚之輩長艘巨
艦順風而下倉卒之間何以禦防昔宋齊梁都于金
陵者俱有故事臣任兵部尚書之時每常慮此奏准
于九江衛添設副使一員專一整飭自九江直抵南

京沿江一帶衛所兵備，以防不虞。尋被言者革去，誠非遠慮也。且天下之兵備，可有可無，而九江之兵備決不可無。緣今江西盜賊滋蔓，擒捕不絕；湖湘軍民困窮，瘡痍未復；風俗人心，比之洪武永樂年間大有不同。竊伺覬覦者，安知無之？況患生于忽，禍起于微。乞敕南京內外守備大臣，痛加省身之誡，毋負留鑰之任。各營軍馬，時加操練；京城門禁，嚴爲隄防；坍塌城池，作急修築；損壞船隻，早爲措備。凡防姦禦侮之事，用心經畫，從長議處。重大者具奏定奪。仍乞敕

吏部推舉頗諳韜略、素有風力官一員，陞任副使，江西按察司帶俸，請敕前去九江衛居住，上自湖廣接界，下至建陽衛一帶衛所，俱聽提調，專一整搠軍馬，修理城池，脩造軍器，整點民快，擒捕盜賊，禁革奸弊，及查理沿江驛遞、巡司、紅馬站船、巡邏官兵，或軍伍之不足，甲仗之闕少，與凡有益地方防守之事，宜從計處停當，徑自具奏定奪。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斷自宸衷，俯賜施行。

謹題爲追究庸醫用藥非宜明正其罪事疏

追究太醫

照得弘治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該司禮監太監陳寬傳奉大行　皇帝聖旨：「朕偶感風寒，欲調理數日，暫免視朝。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連日問安。至五月初七日，忽聞聖躬弗豫，臣等五內分崩，叫地號天，不勝哀痛。既而風聞原命醫人用藥非當之所誤也。雖九重深邃，莫知其的，伏思大行　皇帝平昔節膳寡慾，善養天和，縱感風寒，豈宜遽爾至此？臣等哀恨尤深。且　朝廷設置太醫院衙門，訪取天下名醫，授以

大官，養以厚祿。又設御藥房於內府嚴密之地，尤選上等之醫，日支酒飯，正爲調理聖躬之用。今臣等風聞之言，內外相同。臣子之恨，何忍遽已？伏望　殿下早行嚴斷，薦醫并用藥非宜、有誤聖躬官醫人等，合行拏送法司追究，節次所用藥餌有無當否，擬罪如律，上請發落，庶上有以紓　殿下痛悼之心，下可少釋軍民無窮之恨。臣等不勝哀悼之至。

題爲釐正封贈事疏　生母封贈

切照我朝諸司職掌內一欵：一兩子當封，從一高者，

婦人因其子封贈而夫子兩有官亦從一高者蓋古一人止二子俱任官當封其親若長子官五品次子官七品當從其長子五品者封贈其親是謂兩子當封從一高者其婦人一子任官當封其母而父亦任官若夫之官五品子之官七品當從其夫之官而封贈其母若子之官二品父之官四品五品當從其子之官而封贈其母是謂夫子兩有官亦從一高者此指嫡母而言一代定制開載甚明不知始自何年有父任尚書或侍郎都御史其次室所生子或中進士

或由監生等項出身任郎中主事評事太常等寺典簿等官三年考滿稱職該封贈其生母當依母以子貴隨其父之官品封贈令擬其從一高者往往將生母從其父之官不分存亡俱封贈夫人或淑人是以夫貴而封贈其妾非母以子貴受封之義也不可不爲改正切惟致治莫先于倫理倫理莫先于名分必名分正而後倫理可明前項封贈殊爲未當若不釐正誠恐因襲年久有紊舊制而貽譏後世合無今後若父任尚書侍郎都御史等官次室所生子或任郎

中主事評事典簿等官三年考滿稱職請給誥敕該封贈生母者依母以子貴照已之官品封贈不許再行比例從其父之官封贈其母庶舊制不違人心允愜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選輯
檇李黃孟淵波仙參閱

馬端肅公奏疏

疏　馬文升

恤百姓以固邦本疏　名賦田

切惟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嘗不以愛養斯民為首務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惓惓以仁愛養民凡遇災傷卽免稅糧雖豐收之年度其倉廩有餘之處亦量蠲免地畝稅糧什一而稅凡一應供用果品牲口顏料等項俱于糧石內免糧買辦未嘗分毫重科于民視彼成周尤為過之列聖相承咸遵是道所以人民殷富而天下晏然自成化以來科派不一均徭作弊水馬驛站之扯害戶口鹽鈔之追徵加以柴薪皁隸銀兩砍柴擡柴夫役與夫買辦牲口廚料夏秋稅糧馬草每省一年有用銀一百萬兩者少則七八十萬兩每年如是所以百姓財匱

力竭而日不聊生也一遇荒歉餓殍盈途盜賊蠭起若不痛加減省大為蘇息誠恐將來之患有不可救者矣乞敕戶部將天下買辦并均徭各照地方從長計議酌為一定之規行令永為遵守及將洪武年間原報食鹽戶口通行各該布按二司通吊戶口文冊備查洪武年間原報食鹽戶口數多今消耗數少者着實減去比先戶口數少今殷富戶口數多者量為增添十分貧難下戶免其報口務足原數每三十年一次造報及一應革弊良法從宜舉行以蘇民困而固邦本仍乞敕禮部行查光祿寺見今收貯歲用牲口價銀如果數多將徧收買比之往年價值果賤將派去各處原定價銀酌量再行減去若干行令作急徵收銀兩依限解部轉送光祿寺交收隨時收買應用不致餘欠于人凡百藥材等項不係土納本色者一體減價納銀庶供用不誤而民蒙其惠仍乞敕兵部將民間水馬二站及遞運所馬價鋪陳工食銀兩數目及合用廩給口糧各學齋夫膳夫俱定為則例通行天下遵守并將養馬地方或論地免糧或輳丁

朋合者備查節年奏准事例再行斟酌盡爲定例務在均平南北兩便使民不受害而馬無所虧及乞敕工部今後凡內府派出買辦木植顏料皮張等項查照往年奏准事例估計太多者具奏量減其數其成造軍器弓箭弦條通查在京該庫收貯有餘者量免成造衲襖褲鞋出征軍士多不關領亦暫且免派折銀及不係急用之物俱要斟酌停止庶財不妄費而民困少蘇矣

清屯田以復舊制疏　清屯田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法古爲治首定民田驗畝起科以備軍國之用次定屯田上納子粒以給軍士之食此我朝一代緊要制度行之萬世而不可廢者也故工部設屯田一司專掌屯軍牛具犁鏵耜齒等項彼時天下衛所軍士邊方去處七分下屯三分守城腹裏去處八分下屯二分守城雖王府護衛軍人亦照例下屯每屯軍一名有撥屯地一百畝名五十畝者或三二十畝者所收子粒內除一十二石准作本軍月糧仍納餘糧子粒六石上倉所

以各衛所倉廒充實紅腐相因而軍士無乏興之虞迨我　太宗文皇帝其於屯田尤爲注意創置紅牌事例示以激勸良法冊籍明白無敢欺隱者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所以各該衛所軍士月糧有一二年不得關支者近該廷臣會議奏准差給事中御史并戶部官一員請敕前去清查各衛所屯田隨該戶部郎中等官王勸等將清查過在京并在外保定等衛所屯田頃畝及該子粒數目奏行戶部會官計議定奪臣因看得本官所奏清出在京在外衛所屯田被人侵占等項共四萬一千餘頃該徵子粒四十萬八千餘石中間尚有未能清出者以其未知某衛所係洪武年間舊設某衛所係南京并口外調來一例清查又多委有司官員踏勘下人作弊以此未得其詳不能清足原額其南京并南直隸江西等處衛所屯田清出者尤少況今軍士月糧累歲不得關支而歸怨于朝廷勢官豪軍侵占屯田而久享厚利軍士嗟怨人

心未平若不再行査冊設法清理則占地之家終爲已業而屯田之制終未得復將來無所憑據軍士月糧何從仰給事之所重莫先於此乞敕該部一面咨行南京戶部於後湖冊庫內檢查洪武永樂洪熙年間屯田黃冊一面行查南京衛所某係舊衛某係新設某係各處調來某衛所幾分下屯該地若干頃但係屯田一應事例逐查明白仍查先差官員已行回報未足原額數多者并未經清查去處各再差官請勑前去設法清查若清出七八分去處不必差官止

請勑巡撫都御史督令管屯官員清查務足原額方許造冊回京戶部候各處清查完日通行計算停當仍仰各該衛所備造文冊戶部及都布按三司并該衛所各收一本仍造黃冊一本齎送南京戶部轉發後湖官庫如法收貯每十年一次照民冊事例造繳庶使冊籍明白將來有所持循而祖宗舊制不致廢墜矣

重鹽法以備急用疏 鹽法

切惟鹽課者國家之重事民生一日而不可缺者以之備緊急之軍餉以之救凶荒之民命誠有國者之大利濟時之急務也各處鹽課兩淮爲急若使法不嚴而利歸於下人必致用不足而患貽於不測所以歷代相因必重其法仰惟我朝建制之初其於鹽法尤爲嚴重行鹽各有地方販賣不許越境勢要中納者有禁例軍民私販者有重刑所以鹽法通行無敢沮壞至宣德正統年間鹽法漸弛朝廷屢命內臣同在京堂上官員前去清理祛除奸弊懲治豪強使存積鹽課常有數十年之用或遇緊急用兵缺乏糧

餉卒不能至或地方水旱災荒軍民缺食乏糧賑濟方纔召商中納糧米賴其飛輓以備急用上納完足通關繳部就給引文隨到隨支得利數倍所以客商樂於中納而緩急得其所濟此我朝鹽法之定規也自成化年間以來有乞恩求討者有織造支用者加以兩京往來勢要船隻夾帶私鹽數多又況行鹽地方之不拘私自販賣之無禁雖有中者及至到邊多（孝廟時行折色未久已受其患明知初制之不可擅易）不上納糧料止是折收銀兩一遇緊急缺糧復命大臣前去督理重復勞民買運所以祖宗鹽法壞之極

矣。若不通行整理，誠恐有誤大事。乞敕戶部通查鹽法始末舊規，并今日廢壞之由，徑自處置停當，上請定奪，務俾鹽課有餘而緩急得濟，法令嚴明而奸弊革除，緊急之軍餉不致有誤，飢荒之民命賴有所活。法定之後，永遠遵守。凡一應勢要之家，權豪之人，敢有乞恩沮壞者，許六科十三道官指實劾奏。皇上斷自宸衷，必置於法，庶祖宗舊制不至於廢弛，軍國重務弗被其沮撓矣。

撫流移以正版籍疏　撫流移

切惟戶口以版籍爲定，人民以撫字爲先。民雖有流（有謂流徙[illegible]版籍不[illegible]民流無歸以[illegible]）移，法貴乎招撫。若流移者不能招回，則見在者日見（[illegible]以之閒然祖宗舊貫冊并但）消耗，而軍匠埋沒者多矣。我朝洪武初招撫流民，俱（[illegible]籍吉幣民安其鄉此引本意也）有定法，彼時人民安業，無多逃亡。邇有災荒流移他所者，所司即委佐貳官員帶領各里里甲分投前往有收去處，查訪招撫，帶領回還，重加存恤，或給與雜糧，或量免稅糧，蘇息數年，方當差役。（[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安[illegible]有）窩藏流民者有重罰，隱占不報者有嚴禁，所以流民易于復業，而版籍不至于有虧，軍匠不至于埋沒，此誠安民之良規也。迨至宣德、正統、天順、成化年間，民困財竭，一遇大荒，流移過半。上司不知行文，有司不行招撫，任彼居住，詭冒附籍，南方州縣多增其里圖，北方州縣大減其人戶。軍匠消耗，率由于此。年遠者卒難得回，近逃者尚可招撫。若不申明舊制，着實舉行，誠恐數十年後，逃移稅糧，併于見在人戶賠納，日加困苦，無以聊生，誠非治道之所宜也。乞敕戶部，通行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北直隸巡撫都御史，各行所屬大小州縣，各查自正統元年以至弘治十六年，某州縣逃移人戶

共若干，曾經招撫復業若干戶，一向未曾復業若干戶。及行湖廣、四川、南直隸巡撫官，亦通行所屬州縣，各查某州縣安插某布政司某州縣人戶共若干，軍匠民籍若干，添設若干里圖，各州縣備造文冊，俱繳送巡撫官處，咨送北方前項布政司巡撫官，即行所屬州縣，查對相同，委有前項逃移人戶，仍各差佐貳官帶領里老甲首前去各該州縣關取。如已生成家業者，分房前去，承種田地，辦納糧差；其餘願在彼居住者，聽從其便。此外別有招撫良法，從宜具奏施行。

如此庶流民復其原業而版籍不至于大耗矣

革大弊以蘇軍民疏　馬快船

照得洪武年間建都金陵一應京儲四方貢獻蜀楚江西兩廣俱順流而下不二三月可至京師福建浙江直隸蘇松等府雖是逆流地方也通不一二月可抵皇都北方賦稅止供各邊不勞遠運所以民不受害而得遂厥生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其南京并各處進貢方物數少尚未有馬快船隻之差至宣德正統年間以後或裝載薦新品物及南京所造

飾緞等項用船數多所過州縣動撥人夫千百名其夫俱係附近州縣衛所出辦銀兩僱覔少則用銀十數餘兩多則三五十兩一年之間自儀眞抵通州所用僱夫等項銀不下十數萬兩俱係小民膏脂而不係賦稅洪武年間裏河軍民未嘗遭此困苦來京馬快船隻其弊固多而進鮮者其害尤甚其進鮮乃朝廷敬奉祖宗之意固不可闕今所進鮮物若青梅小竹筍蓮藕苔菜宜州梨枯四　太祖高皇帝南京踐祚之時所用故循進以供薦今京師果品菜蔬雪梨青杏比之南京所產者其味尤佳隨時供薦亦可將敬又奚待于南京者臣任南京兵部尚書之時訪知內府針工局遞年將在南京內官內使所用鋪陳衣服該用絹布俱于在京該庫關出用馬快船裝載差內官或內使管運前去南京織染局染造差去官到彼俱支廩給下程一年該用銀數百餘兩俱係上元等二縣出辦待其染完南京兵部復撥馬快船裝運來京南京內官內使者此中做成衣服鋪陳仍關支絹布復用馬快船隻一同裝載差官管運前去南

京染造交割歲以爲常此裏河軍民受害第一大弊也臣思天下之弊有大小有遠近若弊之小而近者革之而遠且大者不革豈能回天意而蘇民困哉況裏河實南北喉襟之地我朝鴻圖億萬年若革裏河前項馬快船之弊則軍民蒙億萬年之利若前弊未革則軍民受億萬年之害利害之間何昔所係又況我列聖相承咸以愛養黎元爲心雖　皇上篤於大孝以奉祖宗但祖宗在天之靈憫念軍民困苦亦必爲之不懌伏望　皇上將臣所言乞勅乙夜之覽斷

自宸衷將前項薦新，如青梅蓮藕宣州祭器等之類，
於中量免進奉，省少船隻，其餘楊梅枇杷鰣魚北方
不產者，照舊進奉供薦，其兩京內官內使合用該港
布絹，每年該局行移該部計算一年該用若干數，俱
于南京該庫交收，該局每年預先奏行南京該部，并
南京守備太監，再行查算明白，照數就於南京該庫
支送南京織染局染造完備，該南京內官內使者，就
彼支與應用，免其運來，以省勞擾

為嚴武備以伐北虜奸謀事疏　接待貢使

切照北虜自成化十三年遣人進貢之後，迨今一十
二年，屢在邊方為患，今無一事，而自遣使進貢，此蓋
我　皇上即位以來，任賢選將，勵精圖治，德化溥及
於四海，威名遠振于外夷之所致也，抑或北虜聞我
憲宗皇帝上賓，　皇上嗣登寶位，故來窺我虛實，亦
未可知也，且北虜之奸謀詭計，固難測度，而在我之
預防，誠不可不嚴，故兵法有曰，上兵伐謀，往年故事
凡北虜進貢，京營差撥官軍護至居庸關，既至會同
館，必照人數多寡，撥與馬匹騎坐，上直官軍必點班
侍衛，皆所以壯軍容而振國威也，其迎接軍馬并騎
坐馬匹，及上直侍衛軍人，并撥去居庸關防護者，俱
係步軍，中間老弱相半，盔甲不鮮明，器械不鋒利，而
侍衛軍人老弱者尤多，又刀長鎗盔甲大半損壞，夷
人所騎馬匹俱是瘦損，而軍多疲老，且在京各營軍（不足以示之以有餘，此伐謀之道也。）
馬，乃　朝廷之六師也，侍衛軍士，乃　朝廷之禁軍
也，居重馭輕，兵之至強，莫過于此，彼虜在大同，見我
邊軍精強如此，若見我前項軍馬，其敢彼輕視之心
也必矣，必須揀選精壯軍馬，另關新鮮軍器盔甲，庶
可壯國威而伐彼之奸謀，乞敕兵部先將上直官軍
預為揀選，老弱之數，暫為退出，另選精壯之人補數，
臨期關與內府鋒利鮮明盔甲軍器，仍令把總管領
官員嚴加鈐束，其隊伍立站之間，行伍疏密，俱要如
法，務有精銳之氣，不許似常喧嘩錯亂，其該去居庸
關防護軍馬，乞敕該營總兵官，亦要選撥十分上等
馬隊軍人，并在京擺隊官軍，俱要關領內府收貯上
等盔甲軍器，其部伍進退，務要其止如山，其行如雲，
凛然節制之兵，而有不可犯之勢，其若去把總官，亦

要驍勇老成，使彼望而畏之。如其為中國之將，而不敢萌侵犯之心。會同館答應夷人騎坐馬匹，亦要揀與上等有膘好馬，精壯有識軍人，不可將瘦小馬匹罷弱軍人。一槩揀去，役使輕侮。本館年久損壞床帳器皿不全，乞敕兵部量為修理，以備應用。仍敕禮部行令大通事選差善曉夷語之人，假作館夫，各色混人館夫之中，專一密聽北虜言語，察彼心事，每日報與大通事，密切具奏，以憑防閑。仍乞敕光祿寺，將今次進貢夷人飲食，稍加豐厚，以敦懷柔之道。彼虜感

我之恩，畏我之威，釁隙無由而啟。雖小犯邊，不足深慮。及令經衛御史督令五城兵馬錦衣衛官校，嚴加禁約閒雜人等，不許私下擅與北虜交接，及令夷人無故出入外境。入軍民之家，往來自由，如此則我之虛實，彼不能知，而彼之奸謀，我先發矣。苟一北虜果來，窺我虛實。若不如此預防，被其奸謀，彼虜出塞為患非細。臣叨任大臣，同國休戚，況職總風紀，事所當言，苟有所見，不敢緘默。

為驅虜遠出套以防後患事疏　[illegible]

弘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有巡撫延綏都御史黃紱差舍人房正奏事到京，前來本院投文，臣當臺詢問地方事情。本舍說稱虜賊俱在河套，近邊墻居住，日逐射獵，通事回話，答說並不做賊搶掠，到明春要來進貢。臣切惟胡虜為患，自古而然，勢盛則搶掠，勢衰則北遁。近年以來，東則在於大同宣府，西則在于延綏寧夏，再西則在於甘涼，趁逐水草，時或出沒。此虜賊之常態也。以今日虜勢論之，部落分散，固不足深慮，但我武備不振，芻糧不足，亦在所當憂。成化四年，

虜酋阿樂出紇加斯蘭上居河套，犯我邊陲，朝廷命將出師，往彼征剿，彼欲緩我之師，亦嘗遣人進貢，由偏頭關經大同赴京。朝廷賞賚甚厚，回套之後。大衆入寇，仍前剽掠，至成化九年冬，方逐出套。復犯大同宣府，又已數年，軍勞于征戰，民困於轉輸，幸而虜賊自相讐殺，邊方稍寧。及太監汪直之啟釁，總兵官許寧之失律，官軍喪敗，所不忍言。仰惟皇上嗣登寶位，威德遠及，虜酋向化，遠貢闕廷。今此虜居於河套近邊，牧獵聲言春間又要進貢，臣切思河套之

中地方千里草木茂盛禽獸繁多北有黃河可以近我邊河冰開後彼藉黃河之險而不慮零賊之偷其馬匹又得時常出沒以掠我之生畜欲居河套之心無時少忘過年冰結之後虜必擁衆進入但將草燒燎已盡馬無所食不能久居隨復出套所以套中十數年餘又無邊患今此虜居於套中不復搶掠意在緩我之兵春初即來進貢必須似往年從榆林南偏頭關經大同而來爲詞不從則阻彼向化之心從之則貽我邊無窮之患彼既進貢餘衆居于套中從容就

草牧馬比及彼回草芽已茂馬膘已壯欲令彼出套彼必藉言河冰已開倚此虜背我國恩入寇刦掠陝西邊患何時得已況今各處府庫未見充實陝西人民未獲蘇息供給轉輸賴之何人及甘涼一帶見今亦有聲息而哈密地方又被殘破萬一如臣所慮事之可憂莫大於此乞敕兵部再行查訪果有前情另行計議請敕延綏鎮守總兵巡撫等官一面用心操練軍馬嚴加防禦一面令通事與彼答話既要進貢早爲出套還從大同赴京　朝廷仍有重賞彼若又以由榆林進貢爲詞緩我之兵大張兵勢攻勦有討謀務要逐彼出套不可容彼久住貽患邊方實官軍免征戍之苦生靈無轉輸之勞而　朝廷亦無西顧之憂矣

爲預防虜患以保重地事疏　防守甘涼

臣切聞事貴豫圖患當預防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制治于未亂此皆防患于未然圖事于未萌也凡事固然虜患尤甚切照甘涼地方乃右胡虜右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

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胡虜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分而離之使番虜相合不下數十餘萬而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地方誠爲西北之重地也漢唐之末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得我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聚重兵故我　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無事干戈後至正統初年虜酋朶兒只伯等爲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虜酋孛來毛里孩等侵犯此地　朝廷命將出

師未能剿平既而寧夏副總兵仇廉前去截殺兵過
蘭州迤北輕率寡謀被虜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
自後虜賊入于河套侵擾陜西而甘涼地方稍爲寧
謐迤自成化二十年以來此虜知彼將不得人生畜
蕃息復往彼處侵擾者又數年矣不入則已入則必
得厚利而去所在生畜搶掠殆盡而人口擄出者不
可勝計況先因進貢等項各該衛所罷困已極所以
虜賊知我虛弱益肆猖獗而侵擾之心未嘗少已且
陜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

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
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
危近日本院節准兵部咨文該甘涼等處鎮守總兵
等官具奏達賊入境或五六十騎或一二百人其所
在各城堡官軍所報不曰追至某處路遠天晚恐墮
賊計掣兵回還必曰用箭射死賊人數多俱被約拖
去訖未嘗見其奏有挫衄賊鋒斬獲賊級數多者止
是陜西靖虜衛官軍斬獲達賊首級三十七顆而人
民被其擄掠者亦不知其幾何況邇因甘涼等處關
糧陜西臨鞏二府人民已經借運數次困苦不勝近
該巡撫甘涼都御史羅明差來奏事舍人石玘臣等
詢問說稱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達賊自
涼州直抵陜西蘭州一帶入境搶掠四五日得去頭
畜人口不知其數今甘涼總兵等官奏稱止被達賊
搶去夜不收馬五匹且前項達賊連年搶掠每得厚
利邊將畏懼罪責往往惟務隱蔽誠恐此賊窺知我
邊糧匱兵寡卽目天氣炎熱遠遁窮荒固覺無事但
恐秋高馬肥弓勁之日糾合別種部落擁衆入寇我

邊無備不無又遭蹂躪年復一年彼賊益爲得志而
甘涼之地大有可憂乞勅兵部計議甘涼各城見有
馬步官軍若干若達賊擁衆犯邊有無足彀調用如
或兵數不足預調何處客兵前去截殺雖曰延緩調
兵三千往來不常久住則虛費糧草頻回則徒勞士
馬遇賊入寇緩不及事如何爲宜及行彼處總兵等
官計議賊若擁衆侵犯用何方略挫其初來之鋒設
何奇謀遏其深入之勢賊若據守河橋援兵從何而
進糧運從何而通方略早定人馬預集務使此虜大

遭挫衂，不敢犯我邊方，用紓　朝廷西顧之憂，永絕邊陲侵掠之患。明白具奏，期于必行。

為慎守備以防不虞事疏　守備南京

切惟南京祖宗根本重地，陵寢宮闕之所在，百官衙門之攸存。永樂、洪熙年間，俱命　皇太子監國。至宣德年，方命武職重臣與老成太監守備，後又添協同守備武臣并參贊機務文臣各一員，無非欲修飭武備，總理機務，統攝人心，而防不虞。其任至重，而不輕也明矣。向來四處操練軍馬，操江船者在于上新河，大教場與神機營俱在城南，小教場在于城內。不知比先何等武官坐營管操，近年以來，有係指揮坐營管操者，間有都指揮、都督者。其守備內外官員，止是每年春秋二次親詣各教場閱視軍馬，所以軍馬未甚精強。其各門守門官員，亦不十分嚴謹。臣昔年亦嘗在彼參贊機務，所以備知其詳。況南京城內城外，四方通逊并趱食等項，百種之人，俱集于此。門禁之寬嚴，軍馬之強弱，無不知悉。矧居大江下流，而上有荊襄、武昌、豫章，俱係重鎮，自古必命重臣鎮守其地，

正以屏蔽金陵。且如近者寧王國居上流，乃敢潛蓄異謀，使其異謀果成，順流而下，南京城中無備，倉卒之間，何以支持？事之可憂，莫大于此。幸而天佑國家，殲彼凶醜，早為敗露。今四方水旱災傷，民財困竭，奸凶之徒，難保必無，而所在兵食又多不足。任南京守備之責，誠宜日夜關心，而嚴為預防也。預防之道，修武備，謹門禁，察奸宄為先。此非臣之過慮，實亦職任當為。近南京神機營、小教場闕坐營官管操，至今半年之上，不見具奏補官，不知軍馬付之何人管理。誠恐闕官日久，武備廢弛。乞降敕南京守備內外官，自今各要同心戮力，彼此務積操練軍馬，振揚威武，嚴謹門禁，防察奸宄。照依在京提督太監總兵事例，不時輪流親詣各教場提督操練，務使軍馬強盛，威武奮揚，門禁謹嚴，關防詳密，足以懾服人心，而潛消奸宄，紓九重南顧之憂，保國家萬年之業。其於委任，斯無所負。

為禁伐邊山林木以資保障事疏　禁伐邊木

切惟帝王之有天下，禦外侮，固賴乎兵威之盛，亦藉

平山川之險，故周漢都關中，得四塞之固，而以為安。
趙宋都汴京，無險阻之利，而虜寇憑陵，僅弊。
高皇帝龍飛淮甸，奄有萬方，定鼎金陵，綏馭英及其
於四方之險無所不飭，而於北虜尤注意焉。故于甘
肅、大同、宣府、大寧、遼東俱設都指揮使司，并于寧夏
設立數衛以屯重兵。又建封肅、慶、代、谷、寧、遼等王，以
為第一藩籬。其寧夏有賀蘭山、黃河之險，徑自偏頭、
鴈門、紫荊歷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關一帶，
延袤數千餘里，山勢高險，林木茂密，人馬不通，實為

第二藩籬。而居庸關迤東，又命太傅魏國公徐達修
理數年，尤為完固。封疆之險，非前代之所能及。逮我
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纘紹鴻圖，以為金陵雖古帝
王之州，終是偏居一隅。河北之地，切近胡虜，精兵健
馬甲于天下，若非建都，難保無虞，乃遷都北平，一面
而制天下，且易于控制北虜，神謀睿算，亦深且遠矣。
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邊山樹木無敢輕易砍伐，而胡
虜亦不敢輕犯。自成化年來，在京風俗奢侈，官民之
家爭起第宅，木植價貴，所以大同、宣府規利之徒、官
員之家，專販筏木，往往雇覓彼處軍民，糾聚入山，
應禁樹木任意砍伐。中間鎮守、分守等官，或役軍而
起蓋淫祠，或貽後而修造私宅，或修蓋不急衙門，或
饋送親戚勢要，輒私役官軍入山伐木，牛拖人拽，
邊備失其一也
艱苦萬狀。其本處取用者，不知其幾，何販運來京者，
一年之間，豈止百千餘萬。且大木一株，必數十年方
可長成。今以數十年生成之木，供官私砍伐之用，即
今伐之，十去其六七，再待數十年，山林必為之一空
矣。萬一虜寇深入，將何以禦？是自失其險阻，而撤其

藩籬也。靜言思之，實可寒心。本部雖嘗節次奏准，而
給
聖旨榜文，發去沿邊張掛曉諭，禁約軍民人等，
犯者俱發烟瘴地面充軍。但立法在乎上，而行法在
乎人。今鎮守等官既已縱人採取，何以禁約軍民？年
復一年，誤事非細。請敕沿邊守臣嚴飭險阻，以保障
京師。謹題請　旨。

為修飭武備以防不虞事疏　京師武備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
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伺，而

天下危矣昔殷高宗奮武於荆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
詩書稱之以為盛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
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
斯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
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
賓服海內晏然迨我　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
北平密邇胡虜其于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
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
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

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
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危
至今傳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營差官
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克足原
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
在不滿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
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
而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
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

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一時
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
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
啟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惟加優恤尚以為進
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
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催工等項打用銀
一兩二三錢行糧糶賣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
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于此時
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年間

京衛于空野官地置立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
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足堪牧放春冬又令支料
草以備餵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
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　親王占為己有亦有被
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
及一二月即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
回京衛之數一昨調用率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
石軍士艱難多有賣與人況六箇月止關草二箇
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發一月支用且人無食

必死馬無艸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艸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供支糧馬不支艸夏秋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盔甲廠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盔甲其甲中不掩心下不遮

膝葉多不堅細長厭府今不合式盔尤太重即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係自置弓力不過一二十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乎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入己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兵器不精亦莫有甚于此時也雖軍馬克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者數十人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衆年老有疾而上論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將不得人亦莫有甚于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克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

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刀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于馬匹猶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爲住操所以馬多生拘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寄壞之不作剗鞍轡銜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于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況近日北虜大

衆近邊遞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不要減去一人似有啓釁之意既而俱各退去不露形跡且北虜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大京師以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

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不無有誤國家大事也

爲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事疏　刊印武經

切惟人君之治天下文德武備相資並用武備莫先于將將得其人則武備自修兵威不振可以懾伏四夷潛消奸宄矣且古之爲將者必學之于師于數年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得也蓋兵法始于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吳之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武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奧世之諳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亦應蒙舍人但教官亦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況我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爲難得近該本部節次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畧堪爲將官者起送來京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目今除在京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畧素諳固有其各邊將官亦止是或號令嚴明或弓馬熟閑或持己頗廉或愛君頗仁

若求其洞曉韜略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不多見昔宋因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累命儒臣編集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宋仁宗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等編定仁宗自爲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營邊防地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合用事宜酌古準今靡不該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于心施之于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克任邊方重寄況不係機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鋟梓所以武職官

員多未得見。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之人，遂事雖非趙宋之比，固不足慮，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自古所不能滅，屢為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卒之間，求之良將，將何以禦？乞敕內閣儒臣，檢尋如有古本武經總要，揀正明白上進，仍乞敕司禮監將此書從新刊板，務在字樣真正，用好紙刷印數百部，頒賜兩京、今兵部都督武職大臣并各邊鎮守總兵、太監、巡撫都御史官員并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在各邊者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

許帶去，及損壞遺失，各官務要時時觀看，十分精熟，毋得視為虛文，庶將材可得，而兵寄不乏之人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選輯
檇李黃斎淵波 仿參閱

馬端肅公奏疏

疏 馬文升

爲會集廷臣計議禦虜方畧以絕大患事疏 （禦虜方畧）

照得先該兵部題議得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考之史冊。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而漢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而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啟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虜遁沙漠。警息邊陲。實萬萬年無疆之鴻業也。迨

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神謀睿筭。有見于斯。即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于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所以胡虜欵塞。入貢

闕庭。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之虛實。累歲貨賚。以資彼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又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癿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于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木凍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時或遣人進貢。未敢大肆猖獗。其虜酋脫羅干之子火篩。比之也先。梟雄尤甚。今歲春首。以計誘殺我官軍于神木。二月以詐大敗我師衆于大同。本部繕甲利兵。募軍給馬。更易將佐。振奮威武。經略半載。期于挫虜。以絕邊患。不意此虜十月擁衆侵我大同西路。我之三鎮精兵戰將。約有二萬餘衆。于此儘有可乘之機。柰何將佐畏彼衆勢。嬰城自守。無敢出門與戰者。使彼得利而去。竟無擒斬之功。輕我之心。由

此益肆南侵之謀、豈肯終已、即日彼虜見在河套延
綏守臣具奏走回人口傳說、十二月十二日會事、待
月明亮時要搶榆林地方、且彼聚會議事、其勢必併
于一。彼之奸謀詭計日深一日、而我之修攘戰守。或
作或輟、矧今海內百姓敝困已極、邊方軍士艱難亦
甚、府庫空虛、郡縣無備、加以各邊將佐乏人、而京師
武備未振、彼虜往牧處所相去京師密邇、實賴大同
宣府為之藩籬。今彼二鎮將佐官軍往往不能禦虜、
而啟彼之驕肆。誠恐此虜養威日久、明春過河、復來

大同、與衆南侵、將何以禦、京師未免震驚、國之安危、
實係于此。臣等才識短淺、誠恐將來有誤國家大事、
必須廷臣集議、庶得禦虜奇謀、會同太師兼太子太
師英國公張懋等、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等、將所
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陳、伏乞俯
賜施行。

計開

一自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嘯聚之強賊、其
勢已衆、為患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剿平、若

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未下、裴度一
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代之、日
久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朝遼東三
衛達賊為寇、欽命都御史王翱、往彼鎮守、重以軍權
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靖。兩廣猺獞久叛、欽命
都御史馬昂為總督、總兵官、俱聽節制、而地方亦
寧。成化初、虜寇久駐河套、侵犯陝西、欽命都御史王
越為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督總制之設、前代我朝
（總制之設或以為便或以為不便便有遠略不便）
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

掠延綏、（係牽制之）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
鎮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痛剿殺、以絕邊患。因無總
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致勢愈猖
獗。恐生異謀、後必難制。必須照依王翱馬昂王越事
例、伏望　皇上命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
西偏頭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邊
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
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即所在、調度剿殺。候虜賊遠遁、
地方寧靜、具奏回京。其右都御史史琳、仍作提督軍

務名色，若監督太監苗逵、總兵官朱暉，如果赴邊，各官一同前去，止提督京營大同宣府一鎮軍務，總制爲主，提督爲客，務在協和行事。候命下之日，兵部會官，于兩京諳曉韜畧，曾經邊方文職大臣內推舉二員，上請簡命一員，照例請敕前去行事，所貴威權頗重，虜患可滅。

一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係，得其人則四夷畏服而國家安，非其人則四夷猖獗而國家危，所以自古欲安中國而懾服外夷者，必以選將爲首務。

今各邊主將，如甘州之彭清、延綏之張安，固不爲今之名將，亦頗稱其委任；其他若宣府之莊鑑、大同之張俊、遼東之蔣驥、薊州之阮興、寧夏之郭勳，中間有或頗知謀畧，而驍勇不足者；有驍勇有餘，而謀略少聞者。內張俊士論稍不歸服，但目下亦無武官可代。謀略兼全之將，近來委的少見，然謀略可學而能，驍勇可勉而進，但將官自受命之後，亦以主將自尊，遂乃稍寬，惟知謀營己私，貪圖貨利，或耽婪樂，或恣邪慾，所以謀略不進，而驍勇日耗矣。合無兵部通行各邊總兵官彭清、張安，益加勉勵，以副委任之重；將張俊、阮興等各要延訪不分軍民職官，或老將宿儒，有諳曉韜略曾經戰陣者，敦請至家，令其朝夕講論武經七書，用兵大意，務在得之于心，熟之于己。凡古兵書所載戰陣攻取，無不講求，仍要寡嗜慾，養壯氣，勤操演，常以無勇爲恥，而當懷欲過人，每以貪生爲戒，而誓死以立功，務俾韜略騎射，卓冠一時，則驍勇日加，而謀益進矣。此雖不及古之名將，亦可少稱其閫寄。仍通行內外各該坐營副參遊擊守備把總軍

政等官，各知此意，期成功，以圖任用，不可苟安，甘於下品。及訪得閒住都督馬儀，驍勇絕倫，久經戰陣，但年踰七十，精神頗衰；劉寧謀略兼資，敢于殺賊，但久患腳疾，艱于騎射。其馬儀如果大同等處緊急，本鎮守臣取赴軍前，咨議軍事；劉寧候腳疾痊愈，另行舉用。兵部仍通行訪取軍職有過，不係敗軍誤事，及屈在下僚，并曾經保舉將材，再加考試，或令坐營坐司，使之開廣聞見，蓄養威銳，遇警委任，領軍剿殺，庶謀勇之將，自此可出矣。

一照得順天及直隸保定八府實係內地且有山西極口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糧艸馬匹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府之民儧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存恤無擾庶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濟近年以來修造不息各部科派木植竹杆牲口及燒造官瓶等項歲無空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于所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終累小民況輸納邊糧起價過重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緣今虜寇猖獗未退各邊芻草糧米甚不充足

正在勞民儧運之際合無行移戶禮工各部將遞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各色物料牲口果品等項通行查出具題上請不係緊急之用俱暫停止及今後凡有所派物料暫且分派無事布政司買辦存省前有事司府民力以備供邊凡有取索庶易辦集

一京師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盛雖有團營官軍十二萬倒該京衛八萬分為兩班每班四萬常有一十二萬以壯國威以備征調近年京軍逃亡數多不及原數節今除欽命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領并奉欽命夜選聽征馬隊官軍共二萬步隊一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年下班甚不得用除此之外再無可用之兵況京軍又多隻身艱難今騰驤左等四衛月報除勇士外見在官軍三萬有餘多係得過之家其各軍餘丁向來不當差役見今雖有四衛營操練軍士數亦不多養馬之外儘有空閑緣今虜寇猖獗邊務方殷正當增武備以防不虞之時乞勅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食糧官軍文冊照冊查選若干名通前見操之數共湊一萬員名就在

本營分為兩班如法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聽調殺賊庶武備益盛而北虜聞之亦畏矣

一將官奉命征討不廷與同事官員貴乎協和行事和則謀慮僉同否則互相矛盾欲望成功蓋亦難矣近年以來　朝廷命將出師征討夷虜其同事官員多有偏執己見各逞所長誤致嫌疑不相協和徒勞王師遠出竟不成功而還以致虜寇恣肆猖獗大為邊患見今虜寇未退終欲出師合無兵部行移聽征監督總兵并提督等官保國公朱暉等如果出兵剋

邊之日凡事務要公同裨將從容計議行兵方略務（[illegible]）
虜機宜彼言可用則竟為用之彼言難行則從容止（[illegible]）
之不可專執己見而必于用亦不可忌彼所長而輒（[illegible]）
為沮抑心易氣以共成其事為念忘勢妄分以剿滅
虜為心將官既和軍士作其必思奮勇以殺賊捐
生而圖報何大虜之不滅而大功之不成哉
一軍令貴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
怠玩而多致敗績昔航底誓師必曰威克厥愛允濟
愛克厥威允罔功行軍貴嚴自古為尚故古之人君

命將必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蓋許
其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而退縮者徑自誅之以肅人
心且驚人之命係于一將若非軍以此權誰肯捨死
赴敵近年以來　朝廷命將制勅所開止曰以軍法
從事所以為將者多避嫌疑軍士雖有退縮未敢輕
律一人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斷罪坐主將無益
于事伏乞　聖明丁聽征總兵官朱暉等并凡欽命
總制總兵官制勅內明開若官軍臨陣有不用命退
縮者就陣斬之以狥有生訛言鼓惑人心情罪至重
者命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受命之後督令行
軍令各開條款三令五申使官軍曉然知軍法之嚴
各思奮勇殺賊不敢畏縮先退
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鸇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
馳倏忽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銃
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
制人而不制于人此車之造軍被虜圍以為自守之
計并臨陣可以敗賊之術況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
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

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
馬之衝突二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
于此昔吳玠拒金人于殺頭關實藉此具先該兵部
奏行工部成造拒馬鹿角計二千架攢竹長牌計二
千面該部裝造呈樣後遂停止今北虜之勢日熾而
我軍每不能勝若不成造二物臨敵何以相拒合無
仍行工部照依兵部奏准事例將前拒馬鹿角攢竹
長牌照數成造完日暫送九門角樓收放如遇出征
領去應用回還照數交收縱雖虜賊遠遁邊方無事

必可以備他日軍中之用
一兵不貴多而貴乎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練兵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兵馬熟閑武藝。超絕乎作進退之有度。攻戰擊刺之不失。目識旌旗。耳熟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臂使指。方爲可用。故兵法曰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教千。是知兵須學成。方可用戰。今各邊將官多尚姑息。不肯操練軍士。使知節制。凡報有賊。散亂而追。或先遣哨馬遠出。一遇伏兵。輒致潰散。去年大同遊擊將軍

王杲。乃其明驗。合無兵部通行各邊將官。今後照依兵部奏行事例。各將所在軍馬。着實操練。務使武藝精熟。騎射便捷。勇于赴敵。樂于効死。各能殺賊。以除邊患。仍行在京團營。內外提督大臣。并總兵等官朱暉等。各將原選聽征。并見在官軍。一體操習。以備征調。其於委託。斯無所負。
一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極臨虜境。藩屏京師。國家安危實繫于此。所在軍馬寡少。無計可增。役占數多。不能禁革。切緣三鎮既有鎮守太監。各路又有分守內臣。如薊州一鎮。分守守備內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備六員。三處地方城堡關寨。相距多則一二百里。少則百里。總計東西不及二千餘里。今共設內臣二十三員。且以每員占用軍人少則二三百名。多則四五百名。通計役占。已有數千。大半納銀跟用。絕不操練防邊。鎮巡等官。不能禁革。同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東延綏寧夏甘涼。止有分守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參將同居行事。此外俱無此等守備之數。委的無益于事。有擾于邊

累。該廷臣會議。要將前項多設守備內臣裁革。但未蒙俞允。伏望 皇上念虜寇連年之猖獗。邊方軍士之寡少。照依遼東等處事例。通將大同宣府。除監鎗分守薊州。除分守密雲古北口少監韋祥不動外。仍乞將薊州一鎮內臣九員中。簡命二員。改爲分守名色。照例與分守東路參將高英。中路參將白琮同居一城計議行事。其餘三鎮各城堡營寨守備內臣。斷自宸衷。俱暫取回。別項任用。庶軍免役占。而少助戰守之用。官免掣肘。而得遂行事之權。

一足邊儲查得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差[illegible]戶部
文冊大同一鎮各處倉場見在糧米一百三十一萬
八千一百五十石零料豆六十一萬二千三百七石
零草九百二十二萬三千四十束零宣府各城倉場
見在糧一百一萬二千九百石零料豆七十四萬二
千四百石零草八百五萬零計二鎮糧料草束見在之
數頗為有積若以本城堡主兵論之多者可敷三四
[illegible]
年之用少者亦可敷一二年之需況大同并各城堡
[illegible]
即今亦多發銀糴買糧草未已臣等第恐一時調集

客兵久住支費不繼失悞事機必須再為斟酌措置。
庶糧有備無患查照兩淮兩浙長蘆各運司見在存
積常股引鹽召中　一百五十萬引合無行移戶部差
官前去大同宣府會同各該巡撫及管糧官出榜地
方招[illegible]草束時價定與斗斛斤束分撥要緊城堡倉
廒召商上納俱要本色不許折收銀兩大同係買鹽
[illegible]
引之時務要先儘西路井坪平虜威遠左右二衛有
警[illegible]人戶收[illegible]等處以濟一時之急臣等又看得
[illegible]一帶有[illegible]鹽專為[illegible]而設發賣有地方私

販有禁例是以商人一聞各邊開中。樂于趨赴。邊儲
充足。事機不悞。近年以來各王府奏討食鹽及織造
段疋皆于此取給。并兩京公差官員人等馬快船隻
動輒一二百號。夾帶私販越境貨賣。不可勝言。故商
人得利微細。不肯報中。鹽法阻壞。邊儲闕乏。葢皆坐
此。伏望　皇上軫念邊儲之重。恪遵祖宗之法。今後
凡有奏討引鹽。一切停止。非邊報緊急不開。非商人
正名不支。戶部仍行移都察院等衙門。轉行各該巡
鹽御史及管河管閘等項官員。但遇公差人等。及勢

要之家。裝載私鹽越界發賣。就聽各官徑自查盤究
問。照例發遣。干礙內外官員。指實參奏。置之于法。客
商聞之。必然樂從。而邊儲不致難矣。
一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人。上下相
統。自克成功。今團營聽征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
揮一員。分管二百五十人。二千用指揮四員。別無總
領官員。臨時難以照管。若以兵法論之。每千當用一
總領指揮。庶易調度。合無行移監督提督總兵等官
朱暉等。會同將所統官軍一萬員名。每千推委驍勇

曾經戰陣都指揮或指揮一員總領□指揮俱充當
東督令殺賊庶上下相維大小相統易于成功不致
誤事仍將選定總領官員職名徑自具奏

爲大修武備以豫防虜患事疏　兵備防虜

切惟胡虜爲中國患其來非一日矣洪惟我　太祖
高皇帝膺天眷命汎掃胡元以一四海功烈之盛亘
古莫匹乃以北平實殘元之故都密邇胡虜故于大
同宣府大寧遼東各設都指揮使司以統重兵于四
處封建代谷寧遼四王以爲藩籬復慮後來忽其虜

患被其侵犯故以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戒之祖訓之
內其禦虜之計亦已切矣迨我　太宗文皇帝肅清
內難之後舍金陵之華麗卽遷都于北平聚天下精
兵于此居重馭輕盧意有在時征胡虜出塞千里胡
虜畏服不敢南牧其防禦之謀亦已深矣至宣德年
間老將宿兵消亡過半而武備漸爲廢弛至正統年
來虜酋也先生有大志收併部落其勢甚盛假以進
貢窺我虛實我之備禦全不介意一旦擧衆犯順宣
府大同勢不能支王師遠討十數餘萬亡於土木之敗其
禍甚慘胡兵直抵京師幸□虜□□□左右周旋天
佑中國卒保無虞至今□□□□□□□□□長不
一我之邊方累次失利而彼胡虜未嘗遭其大挫近
來虜酋火篩集雜部黨同來連□常欲犯邊誠恐部
落歸從養威蓄銳擁衆內侵是亦昔之也先也我之
所恃以捍禦北虜者惟大同宣府二鎮以爲藩籬但
各鎮軍馬通不過六萬而十分精銳亦止二萬有餘
所守地方一千餘里兵分勢寡彼聚而侵我散而守
以聚攻散其敗必然其次所恃者惟以京師爲應援

但京軍勞敝已甚加以敎習之未精強弱之相半卒
遇大敵豈能支持臣等于邊方之事京營之軍節次
奏行各邊但將官少諳謀畧士卒不知節制加以鎭
守官人肆貪殘巡撫官少振風紀若遇小寇則漫散
而退僅能斬獲一二如遇大敵輒墮計中而爲之喪
敗今大同宣府并各邊之兵其勢大率類此原其所
以實由操練之日少而敎習之無方也邊方尚然而
京營之兵狠猘尤甚欲望克勝大虜實以爲難臣等
聞之永樂年間士馬精強甲兵堅利官軍出征所當

之物多係官給令軍士出征合用物件十無一二雖
賞官銀一二兩臨時豈能逐一措辦所以遲延月餘
不能起行倉卒之際豈不誤事此尤大可憂者臣等
令將整飭武備十事條陳上請伏乞陛賜施行
計開
一北虜自十歲以上就學弓馬射生度日不待督責
所以弓馬便捷我之軍士弓馬自不能及凡遇小寇
固能擒斬其一二若遇大敵多不能支以其無可勝
彼之器具也昔金兀朮以拐子馬衝我堅陣無不敗

者岳飛以麻札刀勝之金人大懼令各邊軍士止用
弓箭腰刀何以勝彼往往致敗先該本部奏准兵仗
局造樣通行天下都司衛所將各衛局匠俱于布政
司闘局成造斬馬大刀盔甲弓箭腰刀長牌等項近
有陸續解到者儘爲可用數亦不多已經奏給宣府
大同盔甲等項各二千副件去訖今聞北虜俱用長
刀直衝我軍所以軍輒敗北是我之所長者彼已得
之矣以今觀之須每隊給與一十把臨時出奇制勝
使彼前鋒大遭挫敗彼方知懼不敢輕我合無通行
河南山東浙江江西福建南直隸巡撫都御史并直
隸府州將原造軍器作急起解前來俱在工部收貯
以備出征應用仍照前歲成造軍器事例通行各衛
匠役在于本城支給官銀買辦南鐵照依今發去式
樣斬馬大刀山東二千五百把河南二千把浙江四
千把南直隸二千五百把福建三千把江西一千五
百把俱限今年九月以裏解送工部交割俱收九門
城樓以備應用違期不到者三司官員一體參究
一團營軍士近年以來爲因做工頻繁累及艱難平

昔不曾置有雨具氈衫等項今夏天不得已出征隨
身軍器等項若無氈衫萬一卒遇大雨盡爲所濕必
致損壞臨時豈能應用氈衫一事最爲軍中急務闕
少之際用銀一兩四五錢方買一領而賞銀俱兩已
去十之七八所以只得顧借臨時應點起程之時依
舊無有因而在逃者亦多除今次出征外合無行移
陝西河南山東北直隸保定等七府分派所屬州縣
一總做造氈衫陝西山西各四千領河南山東各三
千領北直隸共三千領每領長四尺濶一丈五尺務

要緊窩如法，止用椒礬水洗，不用麵糊，致生蟲蛀。完
日布政司并直隸府分，一總差官管解，沿途應付車
輛裝運，赴來本部告交，俱收于九門城樓，如法堆放。
關管存檢官軍看守，每年夏天晒晾，如遇關管官軍
出征，行分冬夏，每軍給與一領，回日交官，一體收貯
晒晾。
一河南山東北直隸見在民壯，係正統十四年，因北
虜也先擁衆犯邊，官軍喪亡甚多，京師戒嚴，兵部建
議添設民壯，以備守城等項，以後軍寧，有司官員遂

將民壯雜項差使，以致人多不堪。補民壯如充邊軍，
近來州縣不過視為卑隸，專令接官擡杠。雖非軍人，
終係在官之數，已嘗行令所司教習武藝，遇警聽調。
今大同達賊侵犯，恐腹裏地方人心驚疑，一時無人
防守城池，不無誤事。合無行河南山東北直隸巡撫
都御史，各委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直隸委各府
佐貳能幹官，各親詣所屬，將原有民壯逐一揀選年
力精壯者，分為三等，河南二千名，山東二千五百名，
北直隸二千五百名，備開年甲籍貫在冊，仍編成總
小甲隊伍，定委各州縣佐貳官一員管領，各置器械
什物，用心操練，習熟武藝，分巡官不時提調。每戶優
免人丁三丁，幫貼盤纏，不許私自更替，仍將選過民
壯等第，各造冊繳送本部備照。鎮守太監總兵等官，
將在鎮見操軍馬，自行揀選，為標下名色，有四五百
名者，有六七百名者，凡遇追剿賊寇，本官前去，方纔跟
隨。其餘副參等官，俱不敢帶遊兵，亦不敢選，以致殺
賊之時，精兵數少，此乃各邊通弊。合無通行各該巡
撫都御史，將前項各官標下之兵，盡數查出，歸于本

營，當選遊奇兵者，一體揀選，敢有挾私占恡不發，許
其明白具奏，以憑參究。其遊兵中間果有老弱不堪
者，亦要公同揀退，一體選補，仍各將選過遊兵，并查
出標下官軍數目造冊。
一胡虜以弓馬為先，我之禦胡亦當有備，庶不至于
敗北。昔吳璘與金人相拒于興元，璘置拒馬木以禦。
分番輪戰，而金人卒不能逞。其法以長木為身，長入
尺，徑過五六寸，如鹿角木樣，中鑿小孔，安小鎗，鎗桿
如雞子大，行則束縛馬上，可帶，如遇賊衆我寡，列此

爲營操之而行，登山赴城，賊不能衝。今所造大牌，體
重難用。舊樣用苗竹斷截爲片，用生牛皮爲條遊綴，
穿之外用牛皮裹之，書以五彩虎頭，取其體輕遮警，
最可華矢石。此皆軍中之要務也。乞敕工部成造拒
馬木二千架，竹牌二千面，滚刀五千把，定日收於九
門城樓，凡有出軍，領與軍前應用，庶先事有備，臨敵
無失。

爲成造堅利甲兵以防虜患事疏　防虜

照得克敵制勝，固在乎官軍之奮勇，尤在乎甲兵之

堅利。甲不堅，則不能以遮矢石；兵不利，則不能以摧
賊鋒。故古人云甲不堅，是以其卒與敵也。本部同因
天下衛所年例成造軍器，有名無實，徒費錢糧，俱不
堪用，已經奏准，行移內府兵仗局，成造盔甲、腰刀、斬
馬大刀、長牌、弓箭等項，發去浙江等都司團局，照樣
成造，已有解到之數，俱爲可用。今看得凡京營官軍
每遇出征，止關與軍器局所造盔甲。其甲中不掩心，
[illegible]
下不遮脇，袖口太寬，又多壓肩，不掩心則不能遮矢，
袖寬壓肩則不能開弓。且重二十四五斤，而甲葉不
堅，軍士豈能披之而臨敵？又平常甲面，有多藍色，不足
盛軍容而振軍威、懾敵誠。爲誤事，況今邊方多事，正
係繕甲利兵之日。臣文升任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之時，南京軍器局所造軍器，每年內外守備參贊
官員親詣本局試驗，其甲頗堅，甲面布色亦青，但甲
亦重二十斤以上，補亦歷有。不如前項軍器置之何
用。即今京庫闕少盔甲，乞敕兵仗局成造上樣盔甲
各二項，副腰刀二把，其甲重十八斤，盔二斤半，發與
南京軍器局，着令管局內外官員照樣成造，務將甲

葉冷鍛數百鎚，使之十分堅固，鄉地有聲，方爲得法。
甲面務要青布，用火漆釘釘之。若用線穿者，其線亦
要精緻，而盔要低矮，不宜太高，亦須端正，自不生秀。
在京軍器局所造軍器，合亦照南京事例，聽管提督
內外官，并工部堂上官，每年公同給事中御史試驗
一次，如有不如式者，令其依式成造。伏乞　聖明留
意，俯賜施行。

爲豫防黠虜奸謀事疏　防虜奸謀

臣於六月十七日，隨衆顏衛進貢夷人到京，該大通

事諱審得說稱本衛大頭目阿兒乞歹與小王子結
親和好等情其事未知的確臣先恩往年三衛達子
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俱來投說我每
在大達子營偷馬回還緣往年如此臣設的知道今將
一年宣大二邊守臣俱不曾奏報前因臣已疑有彼
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朵顏等三衛達子與虜
酋也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北虜大衆即目
俱在宣府地方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竊疑
此虜奸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墻重復

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遊擊官軍在此虜意要斜之
間彼此各有所傷或被朵顏衛爲彼鄉導引領大衆
俱到本衛地方劄營或留虜衆在于大同宣府邊外
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處分遣精銳或從
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彀十里即係
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頗多彼賊朝入搶掠夕可
計歸彼處軍勢寡弱豈能支持在京師時發兵不無
緩不及事成化年間朵顏衛達子曾由此處而入搶
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之境若此虜熟知道路利擄

日久京師未免戒嚴畿民爲之驚擾其爲國家之害
非細也乞敕兵部一面于團營揀選馬步精銳官軍
三千員名前去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員名前去密雲
各整點器械齊備令知兵武臣管領操候一面選差
乖覺舍人收聽官星馳前去宣府大同各鎮巡等
官哨探夫虜的人住行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
府地方爪探的確作急回奏如果東行即將原定二
處軍馬就便起行前去所據地方據守遇賊侵犯相
機截殺務在度時審勢不可輕率僨事又恐此虜詐

許聲東擊西彼此不可不防復慮擁衆之賊三千之
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達馬未經搶掠不敢驅馳秋凉
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軍休息將及半年合無
兵部奏差偏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并德州左天
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限八月初起程
取便俱赴永平聽候欽差武臣一併提調操守及將
河間等三衛并保定等五衛馬步官軍及原選土達
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定州衛官軍俱在
本州真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戶所官軍俱在

眞定、各如法操練，仍乞欽命知兵武職大臣一員前去往來提調防守。若大同宣府緊急，先將前項各城精銳步軍分散各關口，協同守把。其馬軍遇有入關賊寇，相機戰守。若大虜俱在東路，出設總兵等官統領聽征官軍，前去剿殺。如果西路無事，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舊赴京。其在京春班官軍，若係選作聽征之數者，月不令下班，留之以實京師。庶東西二路各有其備，倉卒之間，不致誤事，亦可以拱護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不可空虛。若只

依前擬，或又調遣赴邊征剿，未免京師兵少，非居重馭輕之計。臣思得順天并保定等八府，原有選定民兵八千餘名。比先眞定府知府張璵、大名府知府李（璵明民兵已演郡縣約八百中演）瓚（中本頁用），俱能操練，僅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一賊勢猖獗，再無應援之兵。若將此等民兵用心操練，臨時亦可調用。合就令兵部差去官員，一員在于眞定等四府，一員在于保定等四府，將各府所屬原僉民壯，俱從容調取赴府，逐一揀選，分爲二隊，一體操練，一則可以振揚威武，一則可以守護地方，亦可以爲京師之援。揀選畢日，造冊在官，仍每名免戶下二丁、專一供給盤費。其馬匹盔甲弓箭什物，官從兵部設法整理，乞敕兵部將臣所言，參詳斟酌上請定奪。

爲經略近京邊備以豫防虜患事疏　防虜

職方清吏司案呈，切惟患貴豫防，事貴有備。故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蓋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是皆思患豫防之意。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加意焉。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後，以西北邊境與胡虜密邇，慮爲邊患，故於甘州設

立陝西行都司，寧夏設立五衛，所大同設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設立萬全都司，古營州設立大寧都司，於遼東古襄平設立遼東都司，各統屬衛，如臂指之相使，氣脈之相關，以捍禦夾虜。又分封肅慶代谷寧遼六王於甘州寧夏大同宣府大寧遼東，凡有軍馬，俱聽節制，以藩屏王室。遇有寇賊，使犯就命各王掛印充總兵官征剿。各邊初無總兵鎮守巡撫官之設。彼時胡虜遠遁，邊方寧謐。　聖祖于西北設兵禦虜之謀深且遠矣。迨我　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所資

仿之初遷都北平親率六師將勇兵強武備充盛所
以虜遁漠北不敢南牧遂將大寧都司遷于直隸保
定府所屬營州等十數衛俱遷于畿内寧王亦遷於
江西布政司郡將其地分與今朶顏等三衛達子居
住除官降印爲我藩籬補其脩貢因有在矣且三衛
達子每歲朝貢來京。朝廷優待降厚彼時固不敢
爲大患但彼狼子野心終存桀性近年虜因也先犯
順彼曾爲之鄉導以犯我京師且甘涼寧夏俱在河
外大同宣府内有偏頭寧武鴈門紫荆居庸等關其

險可據外有邊墻重兵可恃遼東亦有山海關之固
惟永平薊州一帶因舊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所再
無藩籬所以與胡虜止隔一山不及二十餘里內俱
畿甸之民生齒繁多素號殷富宜如各邊鎮巡等官
同居一城閲操軍馬大振威武外以懾服胡虜内以
拱衛京師乃爲上策但先自正統九年大軍征剿三
衛達子之後止命都指揮一員在於獅子峪鎮守至
景泰年間方命通政鄒來學徃來整飭邊防以後漸
添鎮守内臣并總兵官巡撫都御史令總兵太監都

御史各居一城相離窵遠分統軍馬會議邊事且是
行文況設立邊營門十四處關一百一十二處寨七
十七處俱要分布軍馬在内兵分勢寡應援實難其
與各邊鎮城事體大有不同而分守四參官軍見在
者少。實放者有多總兵太監都御史所統者多不過三
四千各參將所統不過二三千各城操練又無一定
之規徒使兵分無益於事。目下鼠竊狗偷之賊固不
足慮倘遇大虜兵難卒集憑何捍禦況今虜因火篩
部落日衆奸謀日深往往敗我邊兵得其厚利已有

輕我之志其三衛達賊最爲狡詐。永平道路無不周
知萬一彼大虜收併爲彼前驅從燕河營等處平漫
地方而入相近京師不遠其患有不可言者矣且永
平自古爲盧龍大郡曾設節度久屯重兵今本邊關
係甚重而防守疎略有識者爲之寒心已嘗具呈本
部奏行鎮守總兵巡撫等官計議各邊地方俱分三
路以守本鎮守臣各居一城各領軍馬不分地方恐
難商度仍着某城寬大可容鎮巡等官團操軍馬會
議邊事所守地方應否分作三路各有所司續該各

官同奏別無大城可居酌居一城有警分投保守
护亦使反覆論辯意在從舊官等看得承平一□□
廻京師切近胡虜要的藩籬單薄武備廢弛軍馬夫
精邊墻少固事體不一他日急遽大事必須差遣大
臣往彼經略庶保經久無虞合無照依各上請簡命識
達事體諳練老成官一員不係憲職者兼以憲職請
敕前去薊州會同鎮巡等官自密雲起直抵山海關
逐一相看某寨某關不係緊要去處應當減去止令
修築墻垣或斬削偏坡務令高堅陡峻不通人馬某

處當修築高墩以便瞭望某營寨合當移於某處某
處可總屯軍馬若干某處營寨軍馬當減去若干某
處當蓄積糧草若干其太監總兵官都御史副總兵各
處一城於事體邊務有無便利令若將退出各將關
寨營併首三屯建作二營官軍并鎮守太監總兵官
巡撫都御史協守副總兵同處一處當居何城或可
在永平城內或於三屯建作二營某城可以增展以
容或當另築一大城同處如各邊事例會議邊事同
操軍馬其三屯建作二營官軍或當益留各積糧草

遇有警急以便軍馬駐劄互相應援其沿邊小營應
該若干照存留一營其餘盡行減去凡有合行事宜
輕者從宜處置重者具奏施行

為申明舊章以正罰俸事疏 罰俸

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及謁見園陵若朝會行
禮差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欽此又伏覩大明令
內一款凡民官月俸錢米相兼罰俸止罰俸錢軍官
月俸錢米如遇罰俸合與民官一體扣筭追罰俸錢
欽此欽此我 聖祖立法蓋因文武官員凡有小過輕

犯不即加罪止是罰俸而又止罰俸錢猶存俸米使
之得以養其妻子不至失所情法兩盡其仁愛優恤
臣下之心雖古帝王無以加矣但今內所載年久未
曾申明近年以來文武官或有大小罪責荷蒙 朝
廷寬容罰俸有一月二月者有四月五月者戶部行
令將月俸不分錢米盡行住支況邇因水旱災傷倉
糧數少即今各官月俸止支本色米三分折色錢鈔
七分若不分錢米全不關支妻子無所養贍未免常
飢大官猶可小官何以度日誠非 聖朝頒祿養賢

古者既富方穀之意也。恭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事法祖，一應舊章，悉皆舉行，天下臣民不勝慶幸。如蒙乞敕戶部，遵依大明令內所載事理，通行在京大小衙門，今後凡奉欽依罰俸者，止將月俸折色錢鈔，照數住支，仍存本色，養贍妻子。庶　祖宗舊章得以昭明，罰俸官員咸蒙惠澤。臣叨任大臣，事干國體，職所當言者，不敢緘默。

為申明律意以弭盜賊事疏　弭盜

此疏見端肅公為大司馬時所上，見其政之大者

切惟為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奸宄。故在帝舜之世，契敷五教，而皋陶典刑以弼其教，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殘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為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禪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於強盜。何則？強盜之行，執兵持刃，生殺在乎掌握，劫財

姦淫，操縱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祖宗朝凡錦衣衛捉獲強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俱奉綸音，三法司、錦衣衛午門前當時會問明白，隨即具奏，奉有欽依，刑科三覆奏，就行處決。或有不待三覆奏而處決者。所以良善者知所勸，奸惡者知所懲。典刑既正，盜賊屏息。

此亦止盜肅治之要道也

至天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該司禮監官傳奉　英宗皇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但有該決重囚，着三法司奏請會多官人，每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為定例。欽此。蓋專指律該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枉，故令三法司會多官審錄，即古帝舜欽恤、大禹泣辜之心也。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決不待時，緣何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該傳奉欽依，所以一向因循。但係強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秋後處決之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異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

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反得刑。況處決之際，因是囚衆多至日晚，或至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義。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如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鬬毆殺人者為無異矣。又非歷代制律懲惡之意。欲強盜之息，得乎。伏望　皇上，今後凡錦衣衛官捕獲強盜，鄉赴御前引奏者，乞照先朝故事，敕令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於午門前會問明白，追有贓仗，擬罪如律，備由具奏。奉有欽依，刑科覆奏

不必監候，隨即處決。中間果有情可矜疑者，亦要明白上請定奪。或有冤枉，亦與辯明。其法司徑問強盜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兇犯，務在鞫問情犯明白，贓仗真正，毋撓于勢要，毋拘于成案。務大理寺審擬合律類奏。奏有欽依者，刑科覆奏，亦就處決。庶有以正邦刑而懲奸惡，息厲階而安良善。其律該秋後處決重囚，照舊會審。恭惟　皇上寬仁慈厚，實同舜禹，而臣猶以此言進者，蓋此時強盜恣肆，劫財殺人，全無忌憚，比之往年，大有不同。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往往有之。若不將強盜兇徒依律不時處決，則恐厲階日此而生，將來有不可制之患矣。況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事也。強盜有犯，不時處決，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于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王元瑞青城參閱

徐文靖奏疏

疏　徐溥

論選庶吉士疏

比給事中涂其建議欲選新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讀書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以來或間科一

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或每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謂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廷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自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與輔世之佐咸有賴于斯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皆選而所選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于地方年歲則是已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有成請自今以後立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此常之選今已停罷若復舉行則此為得）俾其中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十五篇以上于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禮部閱試訖編號封送翰林院考訂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例于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取投之文相稱即收以預選若其詞意鈎棘而謬僻者不在取列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無宿構文字能于

此一月之間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許投試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有所論撰便堪供事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如是則預列者無狥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乃其職也

論時政疏 方衍

臣等伏覩　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敬天勤民兵

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為堯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
近年以來視朝漸遲或日高數丈殊非美事臣等已
嘗屢言不敢質論內殿奏事舊制每日二次若有緊
急事情不時開奏今止一次遂以為常批答之出動
經累日各衙門題奏本或稽留數月或竟不發出事
多壅滯不得即行且本朝 列聖自洪武以至天順
年間時召面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之外不得一望
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惟在章奏又不以時斷決其
於政體實為有礙至於經筵日講所以明義理是非

之端陳古今治亂之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於
此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去年春夏日講止得三次
秋冬經筵止得一次較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等竊聞
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
則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有以修齋設醮燒
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端惑世求利之
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科儀符籙一時
最盛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猶誑稱作法令使乘輿
播遷社稷失守求福未得反以召禍今內庭禁地修

建不時賞賚無筭黜退道官復异真人賜以玉帶
恩寵服色逾於公卿遠近傳聞無不駭異至若燒煉
之事其害尤慘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
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遂隕其身卿杖殺柳泌何
救於事惟漢武帝始雖迷惑終知悔悟謂天下豈有
仙人盡妖妄耳於是文成五利之徒相繼誅死故雖
海內虛耗亦以壽終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
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毀無遺如神有靈何不自保
天厭其為亦已甚明況依方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

何丹所驗者何藥如其無效則 聖明所照亦可以
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政自足以感召嘉祥
培益 聖壽永享和平之福何假於彼異端之說哉
且自古姦臣妄人蠱惑君心以自肆其欲者必以太
平無事為言禍患一來悔之無及唐相李絳有言憂
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
溺於宴安自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派
重疊財穀耗竭兵馬疲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愁嘆
之聲上干和氣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

妖。其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為可發。陛
下深居九重，言路之臣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言，
背負為　陛下言者。伏願　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
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誕
罔之說，則　聖德日新，聖政日理，億萬年太平之
業可保無虞矣。

止崇王朝見疏　初丁朝見

今月十日禮部太監韋泰傳諭　聖意，以　聖慈仁
壽太皇太后思念崇王，欲令入朝，命臣等查照襄王

入朝事例。臣等仰惟　太皇太后之聖慈，皇上之聖
孝，皆天理人情之至也。但分藩建國，自有成規，奉旨入
朝，原非常例。襄王之朝，乃在英宗皇帝復位之後，與（時孝肅皇后欽加厚南內欲央命　特詔王入朝以欲親親非常例也）
今日事體不同。憲宗皇帝聖孝純篤，所以奉養
太皇太后者，無所不至，而臨御二十餘年，亦未聞崇
王等入朝，蓋以母子之情，一時之私，朝廷之計，天下
之公，故寧咈私情而存大計。此誠　聖子神孫萬世
所當法也。況今國用繁重，府庫未充，天災流行，民力
已竭，山東、河南一帶，雷雹交作，春田告荒，而二三年
間，親王之國，朝廷篤念親親，恩禮加厚，船隻車輛借
於往時，加以輔導非人，罔加約束，需求財物，夾帶私
鹽，所過地方，騷擾非一，官吏惶懼，人民怨嗟，流上之
國。又在八月秋來，供億何以堪之？又況今年當天下
朝覲之期，各處王府具奏入朝，俱蒙　皇上賜旨諭
止。若此端一開，各府親王無不欲動，爭相陳乞，朝廷
雖欲止之，恐亦難分彼此，縱能止其入朝，未免曲加
賞賚以慰其心，費用不貲，事體無益，不可不深思而
預處也。伏望　皇上益積孝誠，婉容陳說，如　太皇

太后堂情切至，特遣內臣量齎賞賜，遠加慰問，則
皇上睦族之仁，與朝廷定分之禮，兩盡而無遺矣。臣
等惓惓為社稷生靈至計，偶有所見，不敢不盡。伏乞
聖明裁處。

論占城安南事宜疏　占城

占城國乞差大臣往本國將安南所侵境土盡數退
還，各衙門兩次會議，皆以為不必請敕，續該司禮監
傳示　聖意，欲准差官往諭，臣等仰見　皇上一視
同仁之心，不以夷夏而有間也。但臣等竊以揆理揆

之，春秋傳有曰：王者不治夷狄，蓋馭夷之法，與治內不同。安南雖今正朔，修職貢，終是外夷，恃險負固，逞越侵犯之事，往往有之。累朝　列聖，大度包容，不以爲意，若古城者，尤小而疏，臣等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古城諸國來朝貢時，內帶行商，多行譎詐，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後於成化七年，爲安南所侵，累來奏訴。　憲宗皇帝屢勅總鎮兩廣都御史，爲之區處，而安南上奏强辯，謂已還其侵地，實未嘗輸情伏罪，今若降勅遣官，逕至其國，徒

掉口舌，難施威力，海島茫茫，無從勘驗，彼豈能翻然改悔，舉數十年之利，一旦棄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詭迷抗令，則使臣無以復命于朝，邊將無以揚威于外，致虧國體，遺患地方。當此之時，何以爲處？若置而不問，則損威愈多；若問罪興師，則後患愈大。臣等又伏覩　祖訓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大哉　聖言，誠爲萬世如見之論也。況今國計之虛實何如？兵馬之强弱何如？而欲發不貲之財，滋不毛之地，爲無益之舉，尤不可也。且哈密爲土魯番所奪，二三十年間，命官遣將，隨服隨奪，至今未寧；及各處土官互相讐殺，亦不能繫以王法，爲斷蓋夷狄相攻，乃其常性。今占城名號如故，朝貢如故，境土侵奪，有無誠僞，尚未可知，情雖可矜，理難盡許，得令有司行文諭之足矣。何必上塵　聖慮，特爲遣官？況朝廷大事，未有不詢於

羣臣者，令衆口一詞以爲未可，但其所言不過據理，而於利害得失之際，尚恐支移傳播外國，不敢盡言。臣等居密勿之地，膺腹心之託，若不爲　皇上言之，萬一事有乖張，死莫能贖，所以不避煩瀆者，實爲　皇上計，爲宗社生民計，非敢苟同於衆也。如時勢可爲，事理無害，臣等自當贊　皇上行之，何敢故爲此逆耳之言哉。

論三清樂章疏　[illegible]

近司禮監傳示　聖諭，遞出祭三清樂章，令臣等改

補進呈臣等謹按天子祀天地天者至尊無對盡天下之物不足以報其德惟誠意可以格之故禮以少爲貴物以簡爲誠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一牛今祭非不欲頻頻則反瀆物非不欲豐豐則反褻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正此謂也漢祀五帝儒者尚非之以爲天止一天豈有五帝況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至以周時柱下史李耳當之是以人鬼而加于天之上理之所必無者也若夫樂器之清濁樂音之

高下有制度有節奏毫釐之際不容少差差則反以召禍譽製爲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以此獲福又豈有是理哉我朝 天地合祭祭用正月皆 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 太祖所親製足以傳之萬世當此之時豈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今所遞出樂章雖亦出乎永樂大典恭是昔之作博采兼收欲以昭天下之事初未聞以此施之朝廷見諸行事以爲後世法也 陛下純誠至孝嗣統守成似太祖爲法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不宜瀆褻此事矣臣等頗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于於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不當以非道事 陛下所以連日憂惶不敢奉命者實不願 陛下此舉也且古之帝王必資輔弼以成治化舜大聖也其命禹之辭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遜惟恐臣之不盡言也仰惟 祖宗所以置文淵閣館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論講經史培養本原彌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其言而莫之違也臣等待罪此地積歲累時今經筵早休日

講久曠異端邪說得以乘間而入此皆臣等講讀不勤輔導無狀不能事事規正以啓 陛下之聖心保 陛下之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近數月來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仰承德意不敢違越間于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應命以誤 陛下未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迹似違忤情實忠愛似此者多伏願 陛下垂日月之明廓天地之量俯加鑒察曲賜俯從臣等益當勉策駑鈍庶幾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楊彝子常 參閱

楊文懿公奏疏

疏

楊守陳

題禮儀事 祧廟

往者欽蒙勅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 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 仁宗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自 仁宗及 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 太祖 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謂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前詔已言九廟而難遽 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 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

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從若 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皆爲百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顓頊既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于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爲獻祖幷謚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幷祧獻懿德宗又祧光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每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歉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于興聖廟不預祫祭而太

廟正東向之位而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于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于夾室當時若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顔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英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歉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禧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

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愜于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　德懿熙仁四祖亦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　仁宗亦惟取嚴父之義耳故未嘗以　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　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　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

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
高皇帝既號太祖復號　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侍者分太祖始祖爲二）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各尊推祫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　朝時享之禮則惟　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祧　懿祖則以　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求居南面之位而常尊　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聽之孰無憾恨必有傅聞達

禮之儒昔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　德祖而尊　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　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　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況別殿密邇太廟而祫祭則　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　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于興聖廟宋遷僖祖于四祖殿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　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

熹廟議寬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于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眞以僖祖爲稷契而合于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下祔于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于宋者而必欲行之于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

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祔子孫者　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　太祖乃不得如契之爲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失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亦但如前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強擬上不當　祖宗之意下不愜方子之聽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

爲典而垂世哉　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仝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　聖明裁處凡宗廟之數　祖宗名號之義廟主當祧與不遷之制行于古而宜于今者臣既備陳於右至于歷代羣臣之議論其是非得失有鑑者臣

復條列于左宋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院承旨張方平等議謂合禮遂祧僖祖神主藏之兩夾室矣至熙寧五年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宣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嚳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

毁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非所以
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宜在聖
時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義故孔子
論郊祀后稷以配天則日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論
廟祀祖宗則日祖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當安石
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
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稷契實以有功而不遷
豈徒以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乃
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

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稷之先世自帝嚳以泝黃帝此辯更爲精確
譜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爲始祖也宋祀僖
祖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遷僖之有廟也
以親親盡斯毁矣烏可謂無異邪若以僖祖藏主夾
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功之大體也哉當時
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也諸說具見于後翰林學
士韓維等議曰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之
爲太祖稷契是也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遂爲
一代太祖國家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

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知所
始而欲以稷契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安今之廟與
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
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天章待制孫固曰后稷播種
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爲始祖而配天今　太祖皇
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涵泳生養
而安樂于無事者皆其功也宜尊奉爲始祖若僖祖
之德不昭見于生民不明被于後世豈可以齊后稷
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毁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

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于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爲不
可則特爲僖祖立室凡毁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此論最得既無下祔之嫌又使僖祖得正其位
時以僖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群廟之主皆順昭穆
之次從之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
室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無禮也判太常寺
張師顏等曰商周稷契皆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
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盡
迭毁身自爲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毁唐祖景帝則
弘農毁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稷契之明例也。

僖祖雖爲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疏援而進之，以爲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必不受封而引以爲據，應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爲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宜畧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爲太祖，請極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謂武皇帝爲太祖，請遷處士主于園邑。

晉則范宣、蔡謨羣臣，皆謂宣帝爲太祖，請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則張薦、齊賢謂景皇帝爲太祖，而弘農及京光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真卿、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于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近是，皆爲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有天下者，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之祖稷契，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固爲輕重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禹氏不郊鯀矣。今大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系不可得而知，則僖之爲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之主，皆祔食于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于太祖之廟，則祫禘之日，四祖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于此。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于先王之禮意。臣按絳議有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辨矣，餘亦未安。

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商自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稷契；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下，何者非宗？而商獨取祖乙、太甲、太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鯀于一時，不廟鯀于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漢以高帝功大而爲太祖，文帝德盛而爲太宗，降歷魏晉，無不以有功者爲祖，有德

者爲宗嘗繹之稽古未詳敏若謂四祖降而合食爲
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
祀之于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
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旣毀之廟不立
也宋既號有功者爲太祖矣繹乃欲以無功者立其
既毀之廟而又號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
謂禮者合何禮也繹本傳云繹有威名而無特操在
翰林詣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繹之此
議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議禮

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詎能違戾而變古今或
以夾室在右謂于宗祏爲尊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爲
當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于是遂奉僖祖爲
太廟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
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
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躋僖公春秋譏其逆祀
宋禘未始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
禮非變古而違逆順之大倫也古者太廟惟太祖有
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
來必推有功者爲太祖不遷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
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
石卒然以無功者推爲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
不順且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
違戾變古者非安石其誰歟若祧主之藏則歷代因
時損益故有不同或室如韓愈所議別廟如張師顏
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宮
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

耳唐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
祖宋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
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祫享必虛東向之位
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爲始祖
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戾矣倘以此爲是則僖祖當
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既不能
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以爲始
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毀之廟是亦違經悖
禮矣何乃以是闕舉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

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者也祧主異
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
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世
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强辯力排羣議而
自用此即其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
時勢所可行而强行之殷周契稷亦非後王祖宗所
可擬而强擬之同一室也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
祧之議今尚踵其非可勝歎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
員外郎董棻太常寺寺丞王普皆請祧僖祖而祫祭

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
也至紹熙五年寧宗即位太常少卿曹三復言如普
棻而尤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以大行祔廟之
祭是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不經之論請祧僖祖而
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興
聖之制立為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遇祫則
即廟而享於禮為稱詔有司集議諸儒若樓鑰陳傅
良輩皆以為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祖殿
於太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

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集議狀
上今羣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
有祖考祧主藏於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室視夾
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
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于祫祭則又設幄於夾室之
前而別祭既不可謂之合食而禧祖神坐正當太祖
神主之背前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
則不惟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
其棟宇儀物必不能如太廟之盛（別廟自當減一太廟小不可偏而失）是名為尊祖而實

卑禮之又群廟之主祫于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
不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
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
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
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
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強弱
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擯彷徨躑躅不知所歸
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號之
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

矣又況僖祖祧于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爲始祖以爲得禮之正而今於人心又豈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 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亡如生存之

時乎蓋議者之爲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后稷始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于戎狄公劉太王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奚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

太廟之初室順翼宣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親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也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熹竊以爲羣議皆舛逆

而難通不若遷禧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無事也臣按羣議四者雖若不可然背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 朝太廟既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毀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毀廟之主前寢仍藏未毀廟之主廟則爲時享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爲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時享爲祫祭則毀

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擯別享
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熹之所疑者乎然則
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祧　德祖而熹尚在亦
或無異議卽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
擯徬徨躑躅恐未必然熹皆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
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來尚
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
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祧見於經典皆

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
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謚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
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
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記者之
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旣
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
亦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論僖祖之爲始祖
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時附安石者惟元絳
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顏輩數十人皆論其禮逆

情而力爭之後世董棻王普數人亦皆用其逆經戾
古而請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十人又皆謂
其不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
雖熹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蓋臣子之
願卽人心也尊太祖旣快天下臣子之願則尊僖祖
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
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
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
心而可謂正理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戴記有是言

矣然僖祖旣祧之後熹援安石故事又謂更改豈忘
其上文有其廢之莫敢舉也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
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親事亡如生
存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取譬未議不嫌太甚）
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爾僖祖而黜三祖
則於所尊者有敬有不敬若矣豈太祖生存之時之
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邦啟
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
記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

稷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爲太始而不以才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尚矣之說何背戾也况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祭文王而不言文王爲太祖熹乃以祖有功爲文王無乃失其旨歟况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誤今未暇辨也謂僖祖擬稷而居初室祫享東向則諸賢羣議已具前矣所謂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尊太祖爲恩尊僖祖爲義固當

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掩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亦可以期斷祖考之謚亦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說亦恐未安所引韓文臣有別論在後蓋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遂主張其說而盡排羣議其于諸書衆論皆不暇顧雖孔子之言亦不暇詳與平昔之言牴牾而一篇之中言亦自相矛盾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者徒以熹爲大儒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從之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甚者或謂祧首

廟之主則爲無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次廟等耳祧其主而不毀不瘞乃遷居別殿且享祫祭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信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安可狥人蓋尺寸各有長短智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熹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既爲此議續訪

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祧僖矣介甫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祖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德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而爲之並不係于祖德或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于此人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于世俗之儒竊詳頤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以爲高于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

人心之所同然固有不謀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决之是非可坐判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已功不念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有功耳且晉耶鄉王德文討七世之廟自由德厚流光非爲太祖伸尊祖之禮也亦有肯哉宋之僖祖猶商之報乙周之亞圉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爲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報乙亞圉爲太祖可矣何必祀契稷耶然則復立僖祖之廟固非得禮

而安石違聖變古所見豈高于世俗之儒也頤之此說不載於遺書外書或如熹所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蓋禮義之心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韋玄成魏高堂隆晉蔡謨唐張齊賢宋司馬光等動輒數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頤相合爲足以見義理人心之同哉豈韋玄成以下數十人皆愚不肖而無義理之人獨安石與頤有是心耶其議論之公必出于衆人之口故

公論謂之輿論熹不考孔子之言惟韋玄成等數百人之論以爲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爲公論以判百年不决之是非顧安得而判之宜[illegible]諸賢之不從也熹面奏劄子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毖庶其爲功德豈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于此

有所不恐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討功德矣尋因程頤僖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爲盛何其立言之不一耶且頤所謂天下之基本熹所謂篤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教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盛哉若僖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真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毀

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將安施耶熹嘗作韓文考異於禘祫議考下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于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廟以下各祭于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于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

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眞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于一時而已臣按唐代宗立時郎祧獻懿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居于初室禘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眞卿議乃以獻祖主還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二十年至貞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僚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毀或瘞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借大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爲不

可但欲仍藏主夾室而禘祫則出之以暫伸其尊耳非謂獻祖不當祧其主不當藏夾室也然則所謂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因今擧之意然獨爲太祖設耳蓋謂室自爲尊不相降厭則諸廟皆尊不獨太祖而已蓋當時時享則獻祖不預太祖居尊是獻祖屈而太祖伸也祫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時享常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爲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

多也祫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爲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恒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于契稷廟以契稷爲太祖莫有尚者故時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興由于景帝廟以景帝爲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時享則尊太祖祫享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若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祫祭東向則今與商周之說同

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　玄宗廟遷議，其
言唐之廟制甚明，謂　國朝九廟之制，法　之文太
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建大命，議同周之后稷；高祖
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
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
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只是親之，則愈之本意
何嘗以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熹
之說哉？熹固謂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
可爲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禘祫議，與遷廟議，實同一
意，可通行者，熹惟主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
究韓文，而遂以己意爲愈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
之哉？觀安石與熹之議，實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
陳，則僖祖之不可擬契稷而爲始祖也，較然哉。我朝
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祧也。祧德祖而以太祖擬
之殷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
祧主藏于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
祭則尊　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
泥其文，豈不甚哉？

卷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慤人
宋存標子建 參閱

椒丘文集

疏　何喬新

覆神補治道事疏 刑律

看得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文貴題稱要將內外大小問刑衙門今後但有問該准贖死罪囚犯除文武職官監生旗軍校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事例發落其餘吏民舍餘匠竈僧道樂工人等一應准贖斬絞死罪及豪民犯該流罪竊盜犯該徒罪俱各免其做工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悉發本犯原籍附近衛分充軍及民人誣告十人以上發口外爲民舍人妄爭嫡庶官職侵奪畢姻產業發原籍爲民者俱各免其遷徙就發本處附近衛分充軍并弩獲礦賊不分初犯再犯兒其伽號徑解原擬都司衛所充軍等因臣等將所奉事件逐一參詳明白開立前件伏乞　聖明裁處緣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十月十八日本部尚書何等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准擬欽此

計開

一編罪囚以足兵戎臣聞兵者國之所恃以爲安者也充足精強邦家攸賴臣看得河南衛所軍士消耗十分已五六矣各處雖有充軍官員但以歲久人亡版籍更易百名之中清無二三目在撥之天下大抵皆然若不量爲處置兵政何自而足查得見行事文職官吏監生有犯枉法滿貫絞罪者充軍其餘軍職舍餘民匠等項犯該一應雜犯死罪者立功哨瞭運炭做工納米擺站等項發落切詳此等囚犯二目兇暴貪戾蔑視　憲章犯罪至此已該滅性雖有准贖之例終係死數之人及照各該有司地方有等丁多財富挾衆行兇欺打良善把持官府攙奪行市厚取債利侵奪平人產業强臺欠戶妻女豪民及竊盜俱係梗化爲惡之人合無乞　勅該部計議通行內外大小問刑衙門今後但有問該准贖死罪囚犯除文

武職官監生旗軍校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事例發落其餘吏民舍餘匠竈僧道樂工人等一應准贖斬絞死罪及豪民犯該流罪竊盜犯該徒罪、俱各免其做工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悉發本犯原籍附近衛分充軍、一年之內、奚止數千、數載之間、收集多矣、足兵之道、此其大端也、　前件看得御史文貴要將犯該准贖斬絞囚犯除文武職官監生旗軍校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事例發落、其餘吏民舍餘匠竈僧道樂工人等、及豪民欺打良善

把持官府、攙奪市利、侵占田產、强奪妻女、犯罪至流者、竊盜得財、犯罪至徒者、俱免做工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悉發原籍附近衛分充軍、蓋以兵備多缺、欲以此等囚犯塡實軍伍也、切惟兵戎之備、固當究心、然祖宗之法、尤當愼守、我　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制爲律書、輕重適中、度越前代、其後以死刑條目頗多、又定爲眞犯雜犯之等、眞犯以時處決、雜犯照例收贖、經今百有餘年、罔不稱便、今要將吏民人等有犯前項斬絞罪名、及豪民竊盜有犯前罪至徒流者、俱發附近衛分充軍、非惟人情驚駭、亦於　舊制有違、不若照舊爲便、

一改遷民以助兵食、臣聞保邦大要以兵爲先、守國良規、以食爲本、查得見行事例、凡民人誣告十人以上者、發口外爲民、舍人妄爭嫡廕官職侵奪卑幼產業、發原籍爲民、臣於成化二十年蒙　先帝差往口北巡按、到於保安州查得彼處自景泰年間以來遷民四百有奇、止有三戶見在、其餘俱各隨到隨逃、其舍人發回原籍者、又百中無一、而去是徒有遷發之

名、而無遷發之實也、切詳此等囚犯、才許隨惡或誣陷良善、或殘害宗枝、罪惡深重、實當遷徙、但多顧戀鄉土、不肯遠離、潛栖故廬、不敢顯出、官府不得其用、本犯不安其生、兩無益也、合無乞　勅該部計議、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有民人誣奏十人以上、該發口外爲民、舍人妄爭嫡廕官職侵奪卑幼產業該發原籍爲民者、俱各免其遷徙、就發本處附近衛分充軍、督令屯田辦納子粒、如此不惟犯人得免遠離鄉土之苦、抑且衛所小得足食足兵之助、　前件看

得詠告十人以上及舍人妄爭承襲宮職侵奪早幼產業俱係評陷良善殘害宗枝罪惡深重之徒減如御史文貴所言然此等凶犯或發口外爲民或發原籍當差法如是是矣若發附近充軍彼無離鄉去井之苦將益肆其評陷殘害之心覤潛栖故廬不敢出官者不仵矣但發口外者隨到隨逃發原籍者百無一去誠有此獘合無行移戶部查遍年發去人犯姓名轉行原發官司逐一查究中間在逃并未到者除遇例放免外其餘俱要行原籍官司照名拘解前來

編入圖籍責令里老收管毋致逃竄則前獘可革矣

一發礦賊以實邊衛臣聞立法尚嚴爲政貴簡切照河南永寧盧氏等縣一帶山場各有封閉礦洞往往各處人民聚衆盜取查得見行事例偷採銀礦因犯初犯枷號三箇月滿日哨瞭擺站再犯免其枷號不問軍民舍餘係河南籍貫者發遼東邊衛浙江者發福建沿海衛分福建者發浙江沿海衛所各充軍家小隨住切詳此等囚犯結黨聚衆玩法非爲其初犯閒發哨瞭擺站之人往往逃回又行恣肆侵盜雖經再獲原無刺字之律俱各變易姓名更改鄉貫查對是終無充軍之日也仰今前項山洞礦賊又復滋蔓若不量爲處置恐後糾聚日衆不無貽患地方合無乞 勅該部計議今後但有拏獲礦賊不分初犯再犯免其枷號徑解原擬衛所充軍使賊徒不遂許變之謀邊衛小得真實之助 前件查得先該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稱軍民偷採銀礦初犯枷號發落再犯發邊衛充軍已經通行遵守去後近年以來河南浙江福建有等奸頑之徒嗜利

玩法往往聚集兇徒少者二三百人多者七八百人强採銀礦甚者憑據險阻拒敵官軍搔擾地方訪得先年處州葉宗留亦因聚衆採礦驅至攻刼府縣況河南等處連年饑饉人民流亡者多誠恐屯聚山谷採礦圖利漸生厲階御史文貴所言誠爲有理合無依其所奏通行各該布政司等衙門今後但有糾集兇頑盜採銀礦百十爲群者不分初犯再犯免其枷號徑發原擬地方充軍若有逃回潛住者許令自首仍發原衛着役不首者着該管地方里老緝拏送官

照依兵部見行事例枷號三箇月滿日改發極邊衛分充軍里老隱情不首者一體治罪如此雖未能足兵亦可以徵惡矣

書

答余司徒 停徵山西荒糧

三月中僕在蒲州忽報閣下仍以節鉞出總軍務蓋朝廷以北虜爲憂故暫輟廟堂之相以爲邊陲之重耳方欲遣使問候起居忽承華翰誨諭且以不及與僕始終賑飢之事爲歎仁哉大君子之用心也閣下

垂念及此僕敢不盡言以獻于左右乎山西之民凋獘極矣或父食其子而子亦殺父而食之或夫食其妻而妻亦殺夫而食之至于叔姪相食姻婭相胥又其小者耳人類至此有識寒心蓋自去歲春夏不雨而麥菽無收八月降霜而黍糜盡槁非惟平陽澤州二處而已潞沁汾遼與太原之岢嵐保德二州與嵐臨河曲四縣災傷莫不皆然有司已嘗具奏該部移文覈實而分守分巡者以邊儲方急慮爲已累但將平陽所轄十五州縣澤州并所屬四縣勘作全災其餘州縣或作七分有收或作五分有收但派邊糧督責嚴急人情不堪軍民所以逃亡或去爲盜賊者以此也幸蒙閣下在朝翊贊 皇猷將平陽所屬三十五州縣并澤州所屬四縣稅糧悉皆蠲免已徵者亦留賑濟而潞沁汾遼等處以勘作半收之故不沾恩典此乃分巡分守者快悶病民之罪也僕至此以來加意賑恤流逋復業者十纔一二近聞貴部委官催徵去歲所派邊糧百姓憂惶咸欲逃竄愚竊以爲山西之民如久病之人瘠已甚矣飼之以粥尤恐其不

活又從而奪其食其有不死者耶且數州原派邊儲不滿三萬以大同師旅之衆豈數萬石所能濟哉倘邊儲有缺不過煩閣下一奏朝上章而夕報可矣敢煩閣下憫此方羸餒已甚移檄所司已徵在官者先行起運未徵者暫候秋成追徵則僕之受賜多矣是乃閣下始終賑飢之心也萬乞留意焉黃河運道甚艱畢主事所運糧此月半方可伺孫家灣大同糶米僕已均派煩諭各府赴藩司關領目前緊急不勝悚慄

與少司馬李公勉　蠲除什徵

臨鎮以來邊務方殷加以歲歉民饑公私匱竭茲因
條陳救荒事宜及地方急務其救荒本內軍職比試
一事議事本內禁革饋設軍站二事皆爲貴部掌行
會議之際萬望維持俯得准行山西軍民之幸也
前者因奏事人去已曾奉書想達左右矣區區備員
巡撫材薄識劣無足爲年兄道者山西列郡凋獘極
矣荒歉之餘加以疫癘而戶部催徵糧草正急軍民
流亡不知其數死者相枕藉于道殆不忍言嚮者屢

陳救荒事宜及　請蠲除什徵當道以私忿每事沮
抑馴至今日公私匱乏所謂末如之何矣萬一饑民
嘯聚攻剽刼奪僕之罪固不容辭其如一方不靖何
今　王府祿米尚欠二十三萬鎮西潞州瀋陽等衛
并儒學驛遞俱無升合之儲太原城中有粮十萬石
不足供一歲之用布政司庫僅有銀八萬餘兩戶部
行令買金解京不敢動支此外惟有闕布三十餘萬
疋及戶口食鹽尚多未關者大損三十萬疋之帛與
數十萬引之鹽而使軍民獲生一方獲寧其爲利害
孰爲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茲特具以上　聞乘
乞蠲除什徵但恐權奸沮撓則異日之患有不勝言
者伏惟閣下爲　天子之股肱爲　朝廷之蓍蔡諫
則行而言則聽者也萬望維持而施行焉

寄劉太保翊　山西邊防

邊防一事生之所職也然未敢遽陳于　黼座謹以
瀆聰聽焉生竊聞之戰不可數戰數則民疲兵不可
分兵分則勢弱北虜自正統十四年以來憑陵中國
久矣邊將懷奸不肯橫身以禦敵每虜寇小入輒張

大以聞朝議遽出京軍以征之成功則同受陞賞僨
事則有所推托此邊將之奸謀也數年來京軍凡幾（特京兵以援邊）
（雖非善策亦可見當時京兵尚強也）
出而幾戰乎京軍出則虜退京軍歸則虜來是虜得
亟肆以疲之之術也不知　朝廷置邊閫果何爲乎
使京軍疲於奔命而宿衛寡弱供饋煩苛得無可慮
乎山西都司所屬官軍舍餘僅三萬餘人除分戍各
邊者存老弱守城多者不滿千餘人少者數百而已
生近閱視爲之寒心今於妳河堡築城分山西精銳
官軍三千以守之則三關戍守者亦有缺矣邊兵得

無益弱乎況聞其地之水泉亦恐難守宋徐禧水洛城之事前車之覆轍也未審獻策者亦嘗慮及此乎生以一介書生素不知兵此二事皆心所未安故以獻諸左右

記

新建巡撫院記　南贛撫院

皇帝即位之七年汀贛姦氓合爲寇其始甚微雀苻狗鼠之盜耳郡縣有司無遠略不急逐捕其勢寖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室

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闖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驗而圖之備其東則發于西勦其南則竄于北時鎮守江西太監鄧公原暨巡按監察御史布按三司議以爲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也迺合辭以聞　皇帝俞其請爰命大臣愼選方岳重臣有牧民御衆之才者以授之得廣東左布政使金公澤遂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俾巡撫江西兼督閩廣湖湘之地置司于贛而割江西之南安贛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廣東之潮州惠州南雄湖廣之郴州隸焉四省三司皆聽節制賜之璽書許以便宜行事公旣至贛而贛舊無巡撫治所於是鎮守巡按三司諸公謂公奉　勅巡撫一方兼督四省事體至重不可無建牙駐節之所迺請于　朝命副使談君俊參議李公魁鈎校府庫羨財市材僦匠卽贛城中擇地營之前後堂五間穿堂兩廊大門儀門廊廡各若干間東左建寢室又東則建貫功所大門之外立撫安鎮靜二坊牌屏墻之南又

立三司廳以爲巡守兵備會議白事之所經始于弘治八年十月落成于明年閏三月穹堂峻宇高閎崇墉規制壯麗它鎮所未有也凡公政令之布賞罰之施皆在此諸帥出兵受律獻馘亦在此郡縣百司政有弛張亦必至此白之而後敢罷行焉而贛遂爲重鎭公旣涖政盜遁奸革兵民以安旣而廣東守臣謂韶州地險民獷且於潮惠爲近宜以隸公　朝議皆以爲然遂以韶州屬公所轄公以贛有巡撫院實自今始以書屬喬新記之竊惟自昔帝王經理宇內固

貴乎任用得其人，然亦必政令出于一。昔漢有西羌之警，命趙充國出鎮，雖強悍如辛武賢者，不得撓其策。宋有西蜀之變，命張詠出守，雖驕貴如王繼恩者不敢拂其言。此二公所以能成功也。夫以數郡之地分為四省，政令不一，心力不齊，安能成功乎。（益知近者不可設督臣為失策也）聖天子納用群策，舉而付之於公，自東徂西，延袤數千餘里，皆受節制。廟謨宏且遠矣。今公祇奉綸音，以節鉞鎮茲要地，朝下一檄，而諸藩奔走恐後，夕馳一使，而列闖罔敢差池。異時群盜屏息，四境晏然，豐功偉烈，銘彝卣而垂竹帛，豈直追蹤趙張二公而已哉。公字德潤，由名進士歷中外，所至有賢聲。所謂有牧民御眾之才者，公真其人也。遂為之記。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沈泓臨秋 參閱

秦襄毅公奏疏

疏 秦紘

獻戰車疏 戰車

騎戰非中國之所長而車戰乃夷狄之所短古有元戎小戎武剛偏廂諸車制猶未周臣推廣其制另造

一車車高五尺四寸廣闊二尺四寸前後通長一丈四寸在上放銃者二人在下推車并放銃者四人每車重不過二石遇險但用四人肩行車上下前後通用布甲以遮矢石甲上皆畫猛獸轅內放銃者亦用布甲護蔽下身每遇賊先發車十輛或五輛直衝賊陣前有阻塞則首車向前放銃後有追襲則尾車向後放銃若入賊陣則各車兩廂放銃使賊馬驚擾自相蹂踐其餘車輛或犄角夾攻或邀賊歸路庶可謂萬全之策

邊備事宜疏 陝西邊備

公奏二邊先後斬首虜九十級修堡寨一萬四千所列山寨三千里亦西陲良將也

益禦戎之道當以守備為本平涼北四百餘里舊有豫望城固靖北三百餘里舊有石峽口及雙峯臺城此皆達賊入寇總路最宜設備欲將此三處修完分兵防守東與環慶北與韋州烽火相傳互為應援此第一阨也進而稍南內有野鹿軍民已為隨山修堡使皆險固可依又有西安州鎮戎所海剌都打剌赤黑水口乾鹽池撒都城犬牙奏錯此第三阨也又進而南則有固原衛靖虜衛平灘堡一條城東山城白

楊城分布守禦此第三阨也又進而益南則有火龍溝虎山溝金佛峽麻張溝海子口乃賊深入腹裏之路亦皆山間蹊徑用力不多各以石甃為墻仍各留門以便軍民出入其門俱用鐵裹墻上各建營房分兵阨護一夫守險百人難過此第四阨也夫賊路固多如此處置則賊無入路就令能入跋涉路迷人馬力疲況各堡屯兵隨處設險我欲守攻者易賊欲入寇者難以此防邊似為得策今將應修處置所畫圖具奏

論固原邊事疏 增築屯堡

臣自到固原凡事必詢謀僉同復折衷己意臣見固（固原向屬內地成弘之間邊患寖劇乃析平涼開建衛所然成大鎮者自總制秦公也）原人烟蕭條城池湫隘於是增築城郭又以小鹽池鹽立為定價賣之固原不匝月商旅日集官徵其直歲可得銀四五萬兩又固原迤北地名豫望城騾子川獅子川石硤口韋州袤延千里可種田土無慮數十萬頃韋州迤東至花馬池亦不下萬頃但曠野近邊人無城寨可依盡為拋荒況腹裏商民輸納貨賣寧夏者野食露宿餘二百里遇賊入寇多致失陷欲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增築一小堡周四十八丈每堡用工五百人騾子川等處亦各築屯堡募人佃種計頃徵糧姑以十萬頃為率每頃五石歲可收糧五十萬石又使糧戶鹽商之往來者遇警有所依避計畫已定擬於來年興工近巡撫寧夏都御史劉憲奏花馬官軍俱邊方待敵之兵使之執役恐人心不樂激成意外之變正欲依都御史王珣增築舊墻厚三丈高二丈墻之內外各掘溝塹深濶各二丈以為防禦若使此墻果能阻賊墻盡之處即黃河南岸冬深河凍可以履冰亦徒勞無益且臣議築堡用五千人其堡周僅二里每人分工不及一尺憲欲西安等八府起夫五萬修墻寧夏延綏共三百里墻溝三道通計九百里一人分工一尺該一百六十二萬人以五萬人修九百里比之五千人修二里工役孰易孰難西安等八府人民距花馬池俱在二千里外比寧夏至花馬池三百里孰遠孰近臣嘗評三邊之要害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強寧夏士馬雖怯弱而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士馬怯弱墩堡疏遠達賊一入即至固原而入腹裏故花馬池必當築城堡墩臺韋州豫望城等處必當增築任種屯堡今固原迤南修築將完惟花馬池迤北楊墩紅山墩迤西二百里該築一堡而寧夏官狃於偏黨危言阻撓然功已垂成勢不可止乞令憲總制三邊令臣巡撫寧夏專事以成此邊防為便

許襄毅公奏疏

疏 許進

勇士名額疏 裁省勇士

勇士（以其為內臣胃濫之官）名雖養馬，實為禁兵，防姦禦侮，關繫為重。近進
充者五百五十人，未論其身力武藝，其中尚多稚子
年方五六歲者。此類以牧養則未能執轡，以操練則
不任荷戈，每歲月糧為六千六百石，而冬衣不與焉。
即今災異頻仍，倉儲告乏，可復啟濫收之門，而增坐
耗之蠹乎。望收回成命，俱各裁革，或勅御馬監內官，
會同本部從公閱其年貌膂力，堪養馬操練者留之。
而裁其短少羸弱，及家有二三名以上，年十五以下
者。若前此查革詐冒之人，仍復貪緣進充者，宜譴戍

邊衛。況內臣進充勇士，例在身後，未有生前進充，亦
未有一時並進至四五百名之多者。乞通行戒諭，仍
如前例施行。

與革事宜 內臣積弊

一、重爵賞以救時弊。捕盜陞賞，先朝有定例，近緣聽（此疏多奏革內臣積弊，公在吏部時曾不苟與劉瑾抗，幾中絕不測之落職以去）
人報効，貪冒功賞，名器太輕，宜掣回令供本役，止責
成東廠錦衣衛，并義井各官軍旗較，分地巡捕。其大
勢兇賊，奉有特旨緝獲者，即時論奏。餘尋常賊犯，俱
以三年為期，査例論功。一、減皂隸以蘇民困。各處僉
解京班皂隸，為七千四百五十餘名，除分撥諸司之
外，尚餘四百四十餘名。今擬留柴薪六十名，直堂諸
色三十名，以備增置官員取用，餘各照地方分派減
免。一、遵成命以振兵威。近清查內外諸司役占官軍
應裁革送操者，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三人，太監龔真
蕭壽貪緣阻格，而各官效尤，不還一軍。送操清查之
舉，徒為虛文。請如前旨，斷于必行，興利除害，此其大
者。一、革冗員以清門禁。皇城各門內官原額正副
各一員，後雖漸增，亦不過三四員，且無納錢之例也。

後雖聽其（九門禁役其數甚多）稍取網中錢，亦有定數。近來冗員數倍，誅
求過多。軍士守門三日，用錢萬二三千，壘直米月糧，
猶不能辦。京城九門守卒各二百，以官多占役者半
之，是使禁衛之兵，盡為私卒。望查舊例，止選廉謹者
四員，餘還原用，仍嚴禁科擾。一、嚴比試以復舊法。
武官襲職，比試弓馬中者，方支全俸，再比不中，罷職
充軍。其聽小旗告替，併鎗得勝收補，若不併及併不
中，亦革充軍，此舊法也。近來徒存故事，多出姑息，是
以官軍人員多不閑于武藝。今後本部奏堂上官一

員公同內外監比官嚴加較閱仍行各省鎮巡官查出未併餘旗役俱照舊制施行一蘇困苦以隆繼述內官司死局種菜裹外牛房養牛旗軍先年因所司占用侵尅逃亡數多一軍逃則衛所官月償銀一兩即見役亦助米一石議者病之乃請立嘉蔬蕃牧二所選官晉理于事非便未一年司死局以不便已私奏革嘉蔬所乞如舊復立不許該局干預庶貧軍得免科尅之害一清文引以袪宿弊內官家人出外倒給順天府文引近射利之徒投托告結前往宣大遼

陝各邊城堡倚勢為奸擾軍罔利宜嚴加禁約其非往邊方者照舊給與亦必覆實而行年終該府仍通將內官家人給過文引總目奏繳庶人有所警一禁泛濫以省驛傳各處驛傳疲困已甚宜著為定例凡遇內官差出惟本身照例應付廩給馬匹車船人夫其奏帶之人止應付口糧驢匹紅船不許違例奏擾王府及鎮守分守內外官幷三司所差奏事人員非飛報軍情諸重事毋得泛濫起關多助夫馬需索酒食折乾之類

求旌毛忠疏　立祠

故伏羌伯毛忠生長邊疆性資忠勇自永樂至成化間躬歷行陣累立奇功由百戶歷陞指揮都督充参將副總兵鎮守甘肅累於鎮番古浪等處擒斬番夷凉州城外征勦達賊錫封伯爵後固原叛賊滿四等作亂忠統軍征勦與姪孫毛愷等奮勇當先一門三人同死鋒鏑臣嘗聞其凉州之戰與敵晝夜相持矢盡力疲士卒失色皆自謂死不旋踵而忠感激諭衆殊死血戰卒全師而還西賊嘆服降者甚衆至於石

城之戰尤能奮勇奪險身死之後賊已勦平向日隨戰老卒備悉其情每時言及莫不流涕凡遇調發出境皆相聚叩靈乞庇今見　聖朝賜立忠義表坊無不歡呼稱嘆獨廟祀一事未蒙舉行乞于甘州城東建祠一所仍以忠義為名行令所司春秋致祭庶死者得以慰安生者有所激勸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